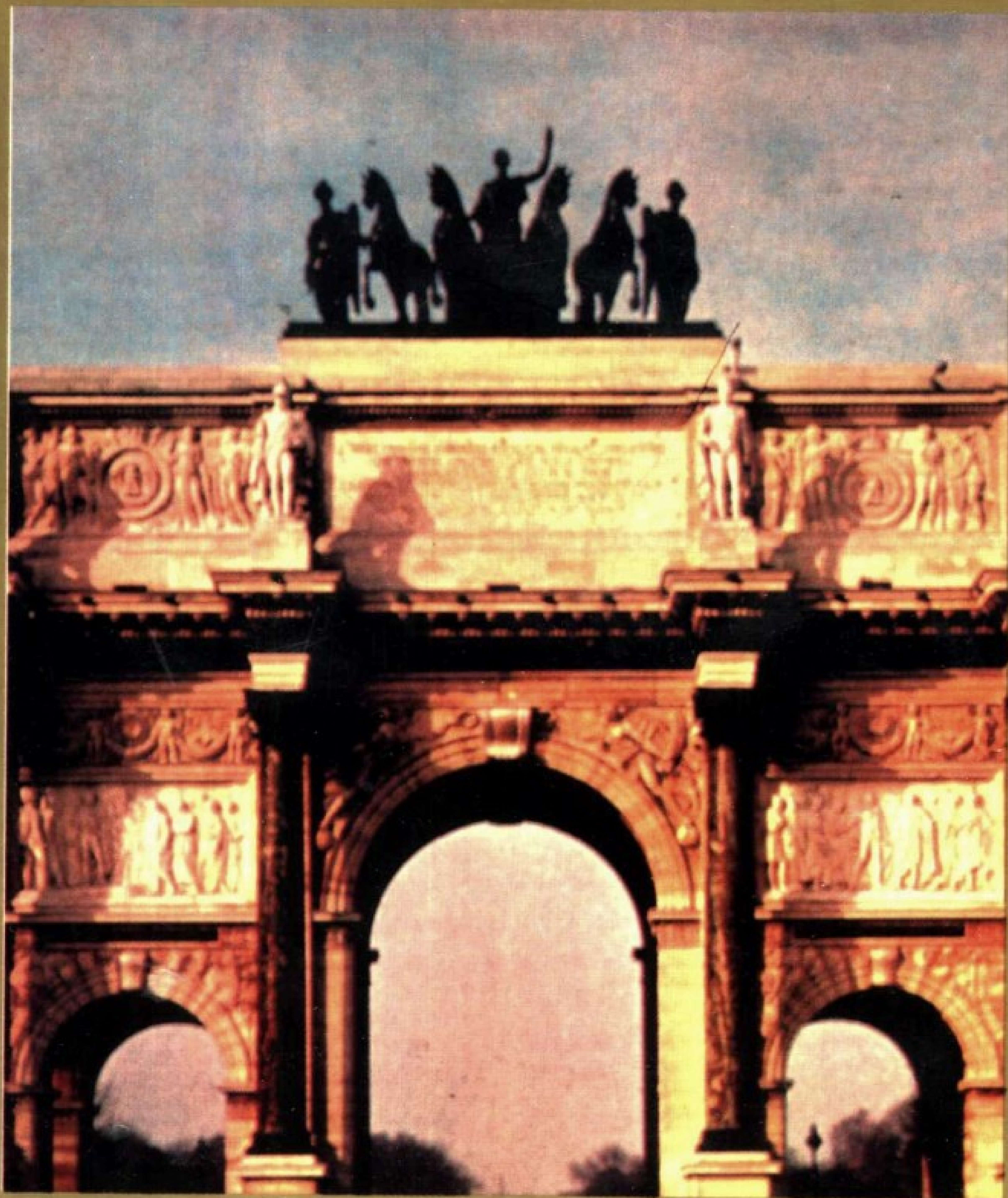


LA COMÉDIE HUMAINE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

人间喜剧

2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人间喜剧

第二卷

〔法〕巴尔扎克 著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II〕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ï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二卷/（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889-0

Ⅰ.人…　Ⅱ.①巴…　②多…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34号

本卷编校人员：王文融　艾　珉（责任编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438,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2.0625　插页7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8.05元



巴尔扎克塑像

〔法〕罗　丹作

目　次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II〕

两个新嫁娘

献给乔治·桑

亲爱的乔治，此书不能为您添加丝毫光彩，倒是您的大名将神奇地为拙作增光；但是就我而言，这里既无个人打算，也并非出于谦逊。我愿以此证明：尽管工作繁忙，社会上又有恶语中伤；尽管我们远游他乡，阔别多年，而我们之间却依然存在着真正的友谊。无疑，这种感情永远不会改变。随着我创作的进展，将出现一长列朋友的名字①，使我在写作时感到苦中有乐，因为我在写作中并非毫无痛苦；仅就我吓人的多产而言，就已遭到种种非难，似乎呈现在我眼前的大千世界不是比我的作品更加丰饶。乔治，如果有朝一日，古文学的考证家们在这一长列名单中，发现的全是著名的人物，高贵的心灵，圣洁的友谊和本世纪的光荣，那岂不是一宗美事？比起那些总是毫无把握的成功，我怎能不对这万无一失的幸福更

① 巴尔扎克随当时的风尚，在每篇作品前面都题有给亲友的献词。

感到自豪？对了解您的人来说，能象我此刻这样自称为您的朋友，不就是一种幸福吗？

您的朋友

德·巴尔扎克

一八四〇年六月于巴黎

第一部

一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勒内·德·莫孔伯

亲爱的小鹿，瞧，我也离开修道院寄宿学校啦！如果说，你还没有往布卢瓦①给我写信，那么，倒是我先如约给你写信了。读完我第一句话，你且抬起你那双乌黑的秀眼，忍住你的欢呼吧，我还要在信中向你吐露我初恋的心情呢。人们经常谈论初恋；那么，难道恋爱还有第二次吗？你准会说“住嘴！”还会说：“先告诉我，你是怎么离开修道院寄宿学校的？你本来不是发愿要在那里出家的吗？”亲爱的，不管加尔默罗会②的修女们的遭遇怎样，拯救我的奇迹倒是最自然不过的。惊恐不安的良心的呼声终于战胜了强硬的决策，如此而已。对于我的疾病，我母亲给我开的唯一药方是“静修”，姑母③却不愿眼

① 布卢瓦，法国小城，位于巴黎西南一百五十三公里，市内有一所加尔默罗会修道院。

② 法国天主教会中的一派，以教规严格著称。

③ 路易丝的姑母即该城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院长。

看我消瘦至死，她终于把我母亲说服了。自从你走后，我陷入了深沉的哀愁之中，正是这种哀愁加速了这一美满结局的到来。我的天使，我就这样来到了巴黎，说起来还是托了你的福哩。我的勒内，那天你走了，剩下我孤身一人；要是你能见到我当时的情形，你准会感到得意，因为你在一颗稚嫩的心中激起了如此深厚的感情。我们俩在一起曾有过那么多的梦想，多少次我们一起展翅飞翔、共同生活，以至于我相信，我俩的灵魂如同那两位匈牙利姑娘① 一样，已经融合在一起了。这两位姑娘的死，博维萨热先生曾向我们叙述过，自然，这位先生名不副实，相貌并不俊秀②，但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校医了。记得有一次，你的"小娇娇"③ 病倒以后，你自己不也病了吗？在无比沮丧的情绪中，我只能逐条清理联结我们的纽带；由于我们的分离，我以为这些纽带都已断了。我好比一只失去伴侣的斑鸠，突然产生了厌世的念头，觉得还不如死了的好，是的，我会慢慢死去的。在布卢瓦，我孤零零地和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们在一起，我忧心如焚，惟恐不曾经历德·拉瓦利埃小姐那样的开端，④ 惟恐没有我的勒内在身边就立下修行的誓约。真象害了一场病哪！而且是一场致命的大病。这种

① 指匈牙利连体姐妹海伦和裘迪(1701—1723)。

② 博维萨热，原文有"漂亮面孔"之意。

③ "小娇娇"是路易丝的昵称。

④ 路易丝·德·拉博蒙，即德·拉瓦利埃公爵夫人(1644—1710)，一六六一至一六六七年系法王路易十四的宠姬，失宠后，于一六七四年入加尔默罗会隐修，直至终老。这里所说的"开端"，指她出家修行前的爱情经历。

生活实在太单调了，每个小时，总是千篇一律的日课、祈祷和作业，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的哪个时辰，人们都可以说出加尔默罗会修女正在做什么。然而周围这一切存在与否，对我们来说却无足轻重，这种可憎的生活竟然能够变化多端：我们思想的飞跃根本就没有界限，幻想给予我们进入一座座王国的钥匙；时而是我，时而是你，常常成为对方的一匹可爱的鹰马①，总是由机敏者唤起怠惰者的热情；于是，我们的心灵争先恐后地嬉戏着，去占领这个禁止我们进入的世界。连《使徒行传》也能帮助我们了解那些最隐秘的事情！就在你这可爱的伴侣被领走的那一天，我几乎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加尔默罗会修女，一个当代的达那伊得斯②了。但我并没有想方设法去装满那个无底的木桶，而是每天用一只空桶从一个不知名的水井里汲水，希望能把它装满。姑妈不了解我们的内心世界。她无法解释我的厌世情绪，她在占地两个阿尔邦③的修道院里，为自己建起了一座人世的天堂。要在我们这样的年龄献身于宗教事业，生活就该过得极端俭朴，——可是亲爱的，我们却做不到，——或者是充满献身的

---

① 典出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罗兰》，书中一匹半马半鹰的怪兽将阿斯托弗驮往月球。

② 指希腊神话传说中利比亚王达那俄斯的五十个女儿，她们分别嫁给埃及王埃古普托斯的五十个儿子。在新婚之夜，除一个女儿外，其余四十九人均奉父命将丈夫杀死，因而死后被罚永远在地狱里往一只无底的木桶里注水。由此产生了一个典故："达那伊得斯的水桶"，意即"永远得不到满足"。

③ 阿尔邦，法国旧土地面积单位，约合 42.21 公亩。

热忱，就是这种热忱使姑妈变成一个崇高的人。她为了自己所钟爱的哥哥作出了牺牲；可是，谁能为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或是某些观念，去牺牲自己呢？

将近两个星期以来，我咽下了那么多的疯话，将那么多的沉思冥想埋在心里，我有那么多只能和你交流的思想和只能讲给你听的故事；我别无他法，只能将这些悄悄话写下来，替代那些亲切的交谈，要不然我真会闷死的。我们是多么需要精神生活呀！今天早上，我开始写日记，而且想象着你也已经着手记日记了，要不了多久，我就能生活在你那美丽的热默诺斯山谷①之中，而我至今还只是从你那儿听到过一点有关的情况，正如你就要在巴黎生活而你只是通过我们的梦想才对它略有所知。

我漂亮的孩子，咱们言归正传吧。一天清晨，从巴黎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我的伴娘，另一个是菲利浦——我祖母留下的最后一名听差。他们是奉命来接我回家的。在记录我一生的史书中，值得为这个早晨夹上一枚玫瑰色的书签。当姑母把我叫到她的房里，并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高兴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呆呆地瞧着她。

"孩子，"她带着喉音说，"我看得出来，你离开我毫无留恋之情；可是，这一次并不是永别，我们还会见面的：上帝在你的额上留下了被选中的印记。在你身上有一种傲气，它可以把你引向天堂，也可以把你带往地狱，但是你太高贵了，不至于下地狱！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激情在你身上起的作用，将不

① 热默诺斯山谷，位于从马赛至土伦途中的欧巴涅的东南方。

能和寻常的女子相比。”

她轻轻地把我拉到身边，吻了吻我的前额，在那里印上滚烫的一股热情，这股热情正在吞噬她，使她的目光黯淡，眼帘松弛，金色的两鬓起了皱纹，美丽的脸庞变得蜡黄。她使我浑身起了鸡皮。我吻了她的双手，然后回答：

“亲爱的姑母，如果您的慈悲没能使我觉得您的帕拉克莱① 能强健我的身体，驯化我的灵魂，那么我肯定会因回到这里而淌下大量眼泪，以致您宁愿我再也别回来了。若要回来，那只能在我的路易十四对我负心之后，况且，假使我真会遇上这么一个人，那也只有死才能把我和他分开！我才不怕那些蒙泰斯庞② 呢。”

“得啦，疯丫头，”她微笑着说，“别把这些不着边际的念头留在这里，把它们带走吧；要知道，与其说你象拉瓦利埃，不如说你更象蒙泰斯庞。”

我拥抱了姑母。这可怜的女人忍不住把我送到马车旁，眼睛一会儿看看祖传的纹章，一会儿又盯住我。

这次奇特的离别使我的精神陷于麻木状态，当我到达博让西③ 的时候，我才发觉天已黑了。我将在这个如此值得向

① 即著名的爱洛伊丝(1101—1164)生前任院长的修道院。此处泛指修道院。爱洛伊丝和她的老师，法国神学家兼哲学家阿贝拉尔的爱情和通信，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死后先后葬在帕拉克莱修道院，法国帝政时期，人们将他们的墓迁至拉雪兹神甫公墓。

② 指蒙泰斯庞侯爵夫人(1640—1707)，路易十四的另一个宠姬，正是她取代了德·拉瓦利埃公爵夫人的地位。

③ 博让西，巴黎西南奥尔良地区一城镇。

往的世界里看到什么呢？首先，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在大门口迎接我：我白白地作了那样的思想准备。原来，母亲去布洛涅森林了，父亲正在议院开会；至于我哥哥雷托雷公爵，据说他只是为了更衣才在晚餐前回家。格里菲思小姐（她有一对爪子①！）和菲利浦把我带到了我的居室。

这套房间本来是我敬爱的祖母沃雷蒙王妃住的。她好象给了我一笔财产，不过这事没有人向我提起过。当我走进这个被记忆所神化了的地方，一阵忧伤突然袭上我的心头；你读到此处，一定和我有同感吧。房间的摆设还是原样！我就要睡在她去世时睡的那张床上了。我坐在她的躺椅边哭了起来，忘了身边还有人。我想起过去我常常跪在这把椅子上，听她谈话，也就是在这把椅子上，我看到她那张埋在橙红色花边里、因年老和临终痛苦而变得十分瘦削的脸。我感到，这间卧室里似乎还留有她的余温。想不到阿尔芒德-路易丝-玛丽·德·绍利厄小姐竟象当天刚死了母亲的农家女，不得不睡到这张死过人的床上！因为我觉得，一八一七年去世的老王妃，仿佛就是前一夜才断的气。这间卧室里有些东西似乎安置得很不妥当。这说明忙于国家大事的人对自己的家事是多么不关心；同时也说明，那位高贵的女子一旦去世，人们多么难得想到她，而她还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呢。菲利浦似乎明白了我为什么伤心流泪，他告诉我，王妃在遗嘱中将她的家具留给了我。我父亲让一套套大房间都保持着革命时期的

① 格里菲思小姐是英国人，她的名字（Griffith）与法语中的爪子（griffes）字形字音相近。

原状。我站起身，菲利浦替我打开了小客厅的门，从这里可以通向招待宾客的那套房子，我马上看到了早就熟悉的那种破败景象：门上珍贵的嵌画只剩下了画框，大理石雕像残损不全，镜子也被取走了。从前，我害怕走大楼梯，害怕穿过这些冷冷清清的高大厅堂，所以去王妃那儿时，总是走大楼梯拱顶下的一道小楼梯；这道小楼梯直通她盥洗室的暗门。

我这套房间有一个客厅，一间卧室，还有我对你讲过的那间金碧辉煌的漂亮书房。它们占去了傍着荣军院的那个侧翼。一道长满爬籐的围墙和一条清幽的小径把这部分房屋和大街隔开，小径旁的树和大街便道上的榆树枝叶相接。要是没有荣军院金闪闪、蓝湛湛的圆顶和这座灰色的建筑物，人们还以为自己是置身于森林中呢。我这三个房间的风格和它们所处的位置说明，这里原是绍利厄公爵夫人们的那种讲究排场的居室，公爵们的住处应该在公馆的另一翼；这两套房间十分气派地被正面的两套房间和正厅隔开。菲利浦领我在楼里察看了那些阴暗而且有回声的厅堂，昔日的富丽堂皇尚未恢复，正如我童年时代所见的一样。菲利浦看到我脸上的惊讶表情，便露出一副令人莫测高深的神态。亲爱的，在这个外交官的公馆里，所有的人都是既谨慎又难以捉摸。他告诉我，家里正在等待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将折价归还流亡贵族的财产。我父亲准备等这笔款子发下来以后再修缮府邸。据王家建筑师估算，修缮费将达三十万利勿尔。他向我透露的这个秘密把我吓得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怎么！难道父亲不愿用这笔钱将我出嫁，反倒让我死在修道院里？这就是我

一踏进这个家门时产生的感想。啊！勒内，我多么想把头靠在你的肩上，多么想回到祖母在世时的日子，那时，这两个房间多有生气啊！如今她只活在我的心中，而你又在离我七、八百公里以外的莫孔伯。只有你们俩爱我或者爱过我。这位亲爱的老太太眼睛里闪动着青春的活力，一听到我的声音更返老还童了。那时，我们的关系是多么融洽啊！一想到往事，我初来时的心情全变了。方才在我看来有些不洁的东西，现在却带上了某种说不出的神圣意味。我感到这些用剩的扑发粉似乎有一股淡淡的幽香，闻着很舒服；我还觉得，在黄底白花的锦缎窗帘保护下安眠，一定睡得很香；祖母的目光和气息准是把她的一部分灵魂留在了窗帘上。我吩咐菲利浦，让屋里的东西恢复它们原有的光泽，给我的套间造成一种适于居住的生活气息。我亲自为每一件家具指定了摆放的位置，告诉他我要怎样在这里生活下去。我清点了属于我的所有财物，并告诉他怎样把我喜爱的这些老古董整旧如新。由于年代久远，卧室略呈灰白色，金色的阿拉伯式图案有些地方已经泛出红色的斑点；但这倒同路易十五赐给祖母的萨伏纳里① 地毯颇为协调，因为地毯已经褪色了，和王上那幅肖像一样。座钟是萨克森元帅② 的礼物。壁炉架上的瓷器是黎塞留元帅③ 的赠品。祖母二十五岁时的画像镶在一个椭圆形的镜框里，挂

---

① 萨伏纳里，法国著名的地毯厂。

② 萨克森伯爵(1696—1750)，法国元帅，十八世纪著名的军事家。

③ 黎塞留(1696—1788)，路易十五朝的元帅，著名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

在国王肖像的对面。亲王的肖像在这里是看不到的。我喜欢这种直率的毫不虚伪的遗忘，它一下子就刻画出了祖母讨人喜欢的性格。祖母生过一场大病，她的忏悔师坚持要让在客厅中等候的亲王进来探视，她却说：

"让他带着大夫和药方一起来吧。"

卧床带有天盖，床头配有软垫靠背；床帏向上卷起，形成宽大的波浪形皱褶；一色的金漆木制家具，蒙着和窗帘一样的黄底白花锦缎，还有一种类似绉纱的白绸作衬里。门上镶着不知是谁画的画，表现日出和明月当空的景象。壁炉砌得非常奇特，看得出来，上一个世纪的人经常守着火炉过日子，许多大事也是在那儿发生的。镀金的铜灶膛是一件雕刻珍品，炉框精细完美，火钳灰铲做工精巧，风箱小巧玲珑。隔热屏上的挂毯出自戈伯兰工场，屏框更是精美绝伦；它的脚上，支架上，横档上，都刻满了荒唐滑稽的人物图像；整个隔热屏做得活象一柄扇子。祖母生前非常喜欢这件漂亮的家具，我至今还很想知道那是谁送给她的。有多少次，我看到她深深地埋在屏前的安乐椅里，把两脚搁在支架上，这种姿势使她的长裙在膝盖上微微拱起。她不时去取摆在壁炉台上的烟盒，烟盒两边分别放着她的糖果盒和露指丝手套。瞧她多么爱俏啊！直到她去世那天，她始终很注意修饰自己，仿佛刚让人画完那张美丽的肖像，又似乎在等待簇拥在身边的献媚者的鲜花。看到这张安乐椅，我又想起她深深地坐进椅子里时，使裙子飘然舒展的那个根本无法模仿的动作。这些昔日的女子去世时，也带走了显示她们那个时代特色的某些秘密。王妃的神态、

说话和看人的方式、所使用的特殊语汇，在我母亲身上是没有的：王妃既精明又随和，既有心又象无意；说起话来既冗长又简练，她很善于叙述，三言两语就能绘声绘色。特别是她有一种畅抒己见的习惯，这自然对我的性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七岁到十岁，我简直象是生活在她的口袋里；她喜欢把我带在身边，我也同样乐意和她相处。她对我的偏爱曾不止一次在她和我母亲之间引起口角。然而，没有什么比苛待的寒风更能煽起感情的火焰。当我受了好奇心的驱使，象水蛇似的穿过一道道门，溜进祖母房间的时候，她总是这样说："小淘气，是你来啦！"那言词中包含着多少深情啊！她意识到有人爱她，她喜欢我那天真稚气的爱，因为这使她在晚年看见了一道朝阳。我不知道她每天晚上都做些什么，不过她总有很多客人；早上，我踮起脚去看看她那里是否已经天亮，我总是发现她客厅里的家具很乱，牌桌也未撤去，好些地方放着烟草。客厅的式样和卧室相同，家具形状奇特，雕有凹形装饰线，而且都是一式的鹿脚；镜子上镌刻着华丽的花饰，一个个倒垂下来形成弓形。蜗形脚桌上摆着漂亮的中国花瓶。整套家具的底色是绯红和白色。祖母是一位高傲泼辣的棕发女子，看她选择的那些色彩，就可知道她的肤色。我在客厅里又看到了那张写字台，那上面的图案曾使我百看不厌；它包着刻花的银箔，是热那亚一个名叫洛梅利尼①的人赠送的。写字台的四面，表现人类一年四季的劳动场面；人物采用浮雕，每个画面上的人

---

① 意大利热那亚有名的贵族。

物都数以百计。在这神圣的场所，我独自一人待了两小时，逐一追忆着往事，路易十五宫中以其智慧和美貌享有盛誉的女子之一，就是在这里谢世的。你知道，人家是怎样突然把我和她分开的，那是一八一六年的事，真是风云突变哪。

"去和你祖母告别吧。"母亲对我说。

我找到了王妃，她象平时一样接待了我，对我们的离别她并不感到意外，而且看上去似乎还无动于衷。

"我的宝贝，你要去修道院寄宿学校了，"她说，"你在那里可以见到你的姑母，她是个杰出的女子。我会把你放在心上，不会让你出家的。你将不受约束，以后你愿意嫁谁就嫁谁。"

半年以后，祖母去世了；她生前就把遗嘱交给了一位来往最密切的老朋友塔莱朗亲王①。有一次，亲王去德·夏尔热伯夫小姐家作客时，设法通过她告诉我：祖母不让我立下誓愿。我希望早晚能遇到亲王；那时，他一定会告诉我更多的情况。所以，美丽的小鹿，如果说我回家时没有人来迎接我，那么能和亲爱的王妃的影子作伴，我也大可聊以自慰了。现在，我已经有可能履行我们事先的约定，你还记得吧，就是将自己的"小窝"和自己的生活情况，尽量详细地告诉对方。能知道自己亲爱的人在哪里生活，怎样生活，确实是十分愉快的！

快将你周围最细小的事物描绘给我听，所有的事都要讲，就连大树上落日的余辉也不例外。

九月，于巴黎

① 塔莱朗（1754—1838），法国著名外交家。

我是下午三点到家的。五点半左右，萝丝来告诉我，母亲回来了。于是我下楼向她请安。母亲住的那套房间就在我这幢楼的底层，房间的布局和我那里一样。我就住在母亲的楼上，合用一道暗梯。父亲住在宅邸的另一翼；由于我们这里有一座大楼梯，靠院子的那边就多出了与楼梯同样大小的面积，所以他的套房要比我们的大得多。波旁王室复辟以后，恢复了我父母的地位，但他们还是住在楼下；他们可以在那里接待宾客，祖辈留下的房子真是宽敞极了。母亲的客厅里景物依旧，我见到她时，她还是一身盛妆。当我一步步往楼下走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女人将怎样对待我，因为她过去实在难以配得上母亲的称号。整整八年里，我只收到过她两封信(就是你知道的那两封)。我想，硬装出不可能有的亲热劲是可耻的，于是扮作一个傻呆呆的修女，怀着局促不安的心情走了进去。但这种心情很快就消除了。母亲待我极为亲切：她并未表露出任何虚情假意，也不是冷若冰霜，既没有把我看成外人，也没有把我当作宝贝女儿搂在怀里；她就象天天见面似的接待了我，仿佛是我的一位最温柔、最真诚的朋友；她吻过我的前额，然后象对待一个成年女子似的和我交谈起来。她说：

“亲爱的孩子，您与其死在修道院里，不如活在我们中间，您使您父亲和我的打算落了空，但今天已经不是盲目服从父母的那个时代了。德·绍利厄先生本来就要使您生活过得愉快，让您在社会上开开眼界，这方面他什么也没有忽略，他的想法和我完全一致。要是我处在您这个年纪，我也会象您那

样想的；我不怪您，因为您不可能理解我们当时向您提出的要求。我也相信，您不会觉得我严厉得近乎荒唐的。假若您曾经怀疑过我的用心，那么您很快就会明白您领会错了。虽说我愿意让您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我想，您开始时还是多听听母亲的意见为好，她会象姐姐似的对待您的。”

公爵夫人侃侃而谈，替我整了整从寄宿学校穿回来的斗篷。她把我迷住了。虽然已经三十八岁，她还是美若天仙；她的眼睛黑里透蓝，睫毛柔软如丝，额上没有一道皱纹，那白里透红的皮肤使人以为她施了脂粉；她的肩膀和胸脯堪称卓绝，腰肢和你一样挺拔纤细；她的手美得少有，白得象奶，那洁净的指甲富有光泽，小拇指微微叉开，大拇指如象牙雕成；她的脚也同样好看，是德·旺德奈斯小姐①那样的西班牙式的秀足。如果她四十来岁还这样美，那么到六十岁时也不会难看。我的小鹿，我象一个听话的女儿那样回答了她。她怎么对待我，我也怎么对待她，甚至比她态度更好，因为她的美貌已经把我征服了，我原谅了她遗弃我那件事。我明白，象她这样的女人，总是象女王那样行事的；我天真地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她，就象对你说话一样。也许她没有料到能从自己女儿口中听到这样情意绵绵的话语。我那怀着诚挚敬意的赞美打动了她。她的态度变了，变得更加和蔼可亲；她不再用“您”来称呼我了。

“你真是个好孩子，我希望我们俩永远是朋友。”

---

① 路易丝和勒内在布卢瓦修道院寄宿学校的同学。

我觉得她这句话够天真的。可是我不想让她看出我的想法，因为我马上懂得，我应当让她自认为比女儿更加精明，更有才智。于是，我故作呆傻，她对我十分满意。我连连吻她的手，告诉她我对于她的接待非常满意，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拘束，我甚至把原来那种担心也对她讲了。她嫣然一笑，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拉到她的身边，用一种满含深情的动作吻了我的前额。

"亲爱的孩子，"她说，"今晚，我们请了几位客人来吃晚饭；你也许和我一样想到：最好等女裁缝把你打扮好了再踏进社交界；所以，你见了父亲和哥哥以后，先回房里去吧。"

一听此言，我立即欣然同意。我们曾在梦中模糊地看到过那个世界，妈妈那身令人神往的服饰就足以见其一斑了；不过，我丝毫没有嫉妒之心。这时，父亲进来了。

"先生，这就是您的女儿。"公爵夫人说。

父亲突然表现得十分亲热；他把父亲的角色扮演得那么好，以至于我完全相信他是真心实意的。

"你回来啦，不听话的女儿！"说着，他抓住我的双手，吻了起来，那神情与其说充满着父爱，不如说带着几分风流。

接着，他把我拉到身边，搂住我的腰，抱着吻我的两颊和前额。

"你这次改变志愿，使我们产生了忧虑，但你会以在社交界的成功来使我们快活的。——夫人，您知道吗？您的女儿将出落得美貌非凡，有一天您会为她感到自豪的。——这是你的哥哥，雷托雷。——阿尔丰斯，"他对一个刚进屋的漂亮

青年说，"这是你的修女妹妹，现在她想还俗了。"

哥哥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

"吻吻她呀。"公爵吩咐儿子。

于是，他吻了我的两颊。

"妹妹，见到你我很高兴，"哥哥说，"我是始终站在你一边反对爸爸的。"

我向他道了谢；但我觉得，他那次去奥尔良军营探望我的侯爵哥哥时，完全可以来布卢瓦看看我。这时，我怕外人来访，便告辞回房了。我在房中稍事整理后，一面将给你写信时需要的一应文具放到漂亮书桌的绯红色丝绒桌面上，一面考虑着我现在的处境。

美丽的小白鹿，以上写的不多不少，正是一个出身名门望族，阔别九载，十八岁[①]才回来的姑娘到家后的全部情况。由于旅途劳顿，加上回家的激动，我吃过晚饭，象在修道院时一样，八点钟就上床了。这里还保存着一套小型的萨克森瓷餐具，那是亲爱的王妃珍藏的，有时她兴致来了，就用它在自己房里单独进餐。

十月十日

① 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年代、年龄经常发生混乱。上文提到，路易丝于一八一六年进修道院寄宿学校，那么，到一八二三年应当只隔了七年，路易丝当时理应为十七岁。

二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勒内·德·莫孔伯

第二天,我发现几间屋子都整理好了,那是老仆菲利浦收拾的,他还在花瓶里插上了鲜花。现在我总算安顿下来了。只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加尔默罗会修道院的寄宿生一清早就感到肚子饿了,萝丝费了好大的劲,才让我吃上早点。

"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小姐已经睡了;老爷刚回家,小姐就起床了,"萝丝对我说。

我开始写信。下午一点左右,父亲敲我小客厅的门,问我能否见他;我去给他开门,他走进客厅,发现我正在给你写信。

"亲爱的孩子,你在这儿需要添置衣服,梳妆打扮;这个钱袋里有一万二千法郎,是我一年的收入,现在先供你花费。如果你不喜欢格里菲思小姐,你可以和你母亲商量,请一个合适的家庭教师;因为,德·绍利厄夫人上午没有时间和你作伴。这里有一辆马车供你使用,还有一名男仆供你使唤。"

"请把菲利浦留下吧。"我向他要求。

"好的,"他回答,"你不必担忧,你有足够的财产,可以不必由你母亲或我负担你的生活。"

"如果我问一问我有多少财产,您会怪我冒昧么?"

"一点也不,孩子,"父亲回答,"你祖母留给你五十万法郎,全都是她的私蓄,因为她不愿削减她家里的任何一块土

地。这笔款子已记入公债持有人总名册。利息累计起来，如今约有四万法郎的年收入。我原打算用这笔钱给你二哥置一份家业，所以你大大地打乱了我的计划；但不久以后，你也许会为我的计划出一把力的：这就全看你的了。我发现你比我想象的更明白事理，所以我不必叮嘱你该怎样做一位德·绍利厄小姐；你眉宇间透露出来的傲气，就是最可靠的保证。在这个家庭里，不会对女孩子采取种种戒备，那是侮辱性的小人之举。如果有人对你恶意中伤，那人就可能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或许老天不公，让你的某个哥哥为此丧生。在这方面，我不想谈得更多了。再见啦，亲爱的孩子。”

他吻过我的前额后走了。我原来一直弄不明白坚持了九年的计划为什么一朝放弃？我喜欢爸爸这种明人不作暗事的态度，他这番话说得毫不含糊。我的财产应该给他的侯爵儿子。那么是谁发了善心呢？是母亲，父亲，还是哥哥呢？

我坐在祖母的沙发上，两眼盯着爸爸留在壁炉上的钱袋，对这一关怀既感到满意又感到不快，因为它把我的思想引到金钱上来了。当然，我的疑团已经消除，再也不必考虑这些事，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某种尊严感也可使我免受傲气带来的痛苦。菲利浦奔忙了一天，来往于各种行业的商人和工匠之间，让他们负责替我改换衣装。先来的是一位名叫维克托莉的著名女裁缝，接着是一个专做内衣的人和一名鞋匠。我象孩子似的，急不可耐地想知道，卸下那个包住我们身体的口袋——修道院的道袍——以后，自己会是什么模样；可是这些工人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做紧身上衣的裁缝说要一个星期以

后交活，否则弄不好我的腰身就毁了；这问题倒是挺严重，难道我真有什么腰身吗？歌剧院的鞋匠冉桑明明白白地向我保证，说我的脚和母亲的一模一样。这种事确实马虎不得，我为此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后来，一个做手套的又来给我量尺寸。内衣商也拿走了我的订货单。我吃晚饭的时候（家里正吃午饭），母亲让我和她一起去女帽店，她要培养我的鉴赏力，使我日后能独立定货。这种不受约束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就已经把我弄得晕头转向，恍如瞎子重见了光明。现在，我看出加尔默罗会的修女和社交界的女子之间有什么差别了：这种差别实在太大，要在以前，我们是永远无法想象的。这天用午饭时，父亲有点心不在焉，我们也不去打搅他；对王上的秘密，他是深知内情的。我完全被他遗忘了，他只在需要我的时候才想到我，这我看得出来。父亲虽然年已半百，可是还很讨人喜欢。他身材挺拔，面容俊秀，满头金发，神态高雅，仪表堂堂，他有一副外交家的相貌，既富于表情又不露声色；他的鼻子狭长，眼睛是棕色。他和母亲是多么漂亮的一对！但我看得明明白白，这两个同样高贵、同样富有、同样出人头地的人，根本不在一起生活，他们除了姓氏以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在外人面前做出一家人的样子。看到这些，有多少奇特的想法涌上我的心头！昨天，宫廷和外交界的精华在这里会齐了。再过几天，我将去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家参加舞会，届时我将被引进那个如此令人向往的社交界。一位舞蹈教师将每天早上来给我授课，我得在一个月内学会跳舞，否则就不能参加舞会。晚饭前，母亲来看我，谈谈我的家庭教师。我把格里菲思

小姐留下了。她是一位大臣的女儿，是英国大使介绍给我母亲的。这位小姐现年三十六岁，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后要教我说英语。她是苏格兰人，母亲也是贵族。我的格里菲思长得够美的，所以眼界很高；她人虽穷，但心性高傲，以后她就是我在社交场所的女伴；她将睡在萝丝的房间里。萝丝得听她调遣。我马上看出，我能够驾驭这位家庭教师。我和她待在一起已经六天了；她清楚地懂得，只有我才会对她感兴趣；我呢，尽管她象一尊雕像那样死板，我心里却非常明白，她一定会对我百依百顺的。我觉得她人不错，但很谨慎。她和我母亲之间说了什么，我一无所知。

还有一条新闻，可在我看来没什么了不起：今晨，爸爸谢绝了让他当大臣的建议。他昨天考虑的就是这件事。他说自己对公务方面的争论感到厌倦，宁愿主持一个使馆。他很向往西班牙。我是在午饭时听到这个消息的。父亲、母亲、哥哥共进午餐，这是他们一天中亲密聚会的唯一时刻。仆人们只是听到打铃召唤才进来。其他时间，哥哥和父亲一样，总不在家。母亲在两点到四点之间从不露面，她要穿衣打扮；到了四点钟，她出去兜风一小时；遇到不在外面吃饭的日子，她六点至七点在家会客；晚上的时间她都用来娱乐，看戏，参加舞会、音乐会，或作客访友。总之，她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我相信她没有片刻的空闲。她每天上午要把很多时间花在穿着上。所以在十一点和正午之间用午餐时，她已经打扮得美如天仙。我开始弄明白她屋里的响声是怎么回事了：她先要洗一个冷水澡，喝一杯加奶油的冷咖啡，然后穿衣打扮；除非情况特殊，

她绝不会在九点以前醒来；到了夏天，她上午也骑马出去溜达。下午两点，她接见一位我还没见过的青年。以上就是我们家的生活情况。我们在午饭和晚饭时才聚到一起；但往往只有我和母亲用晚餐。我估计，以后我会更经常地象祖母那样，在自己房里和格里菲思小姐一起进餐，因为母亲时常在外面吃晚饭。家里人对我很少关心，对此我已经不以为怪了。亲爱的，在巴黎，要爱我们身边的人，还真得有点英雄气概，因为我们并不经常在一起。在这个城市里，谁会记得不在身边的人呢！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跨出过家门，我什么也不懂；我要使自己变得老练些，使我的穿着和举止同这个世界协调起来，那里的种种事情都使我感到吃惊，尽管我只听到一些传闻。目前我只是到花园里走走。再过几天，意大利剧院就要演出了。母亲在剧院里有一个包厢。我非常想听意大利音乐和法国歌剧，都快想疯了。巴黎有十二家剧院哩。我开始改变从修道院带来的习惯，以便适应社交界的生活。我在晚间给你写信，一直写到就寝为止，于是我的就寝时间便推迟到晚上十点。要是母亲不去剧院，她就在这时外出。我太无知了，所以拼命读书，但我是不加选择地读，一本书引导我读另一本。我从手头那本书的封套上找到好些书名，却得不到任何指导，结果我经常遇上一些十分乏味的书。我读的现代文学作品大多是写爱情的，这曾经是我们何等关心的主题，因为我们的命运往往是由男人决定并为男人而安排的；但是，这些作者与名叫“小白鹿”和“小娇娇”的两个小姑娘——勒内和路易丝——相比，就显得太平庸了！啊！亲爱的天使，他们写的故

事多么无聊，情节多么离奇，感情的表达又是多么平庸！但有两本书倒使我特别喜欢，一本是《柯丽娜》①，另一本是《阿道尔夫》②。有一次谈起这事，我问父亲能不能见见斯塔尔夫人，父母和阿尔丰斯全笑了。阿尔丰斯还说：

"她是从哪儿来的呀？"

父亲回答："我们真糊涂，她是从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来的嘛。"

"孩子，斯塔尔夫人已经死了。"公爵夫人和颜悦色地告诉我。

我读完《阿道尔夫》的时候，曾向格里菲思小姐请教："一个女人怎么会受骗呢？"

"因为她爱对方呀。"格里菲思小姐回答。

勒内，你说，男人真会欺骗我们吗？……格里菲思小姐终于意识到我并不是完全不懂事，但不知道我是从哪儿受的教育。其实，这种教育是我们俩通过没完没了的辩论互相交流得来的。她明白了我仅仅是对外界的事物无知。这可怜的女人向我打开了心扉。我将她这个简洁的回答和一切可以想象得出的不幸作了比较，不禁打了个寒噤。这个格里菲思反复叮嘱我，进入社交界以后，千万不能被任何事情冲昏头脑，遇事要小心提防，特别要提防最讨我欢心的事情。不过，她没法也不能说得更多了。她这番话听起来实在太单调。在这一点

① 《柯丽娜》，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人（1766—1817）的书简体小说。

② 《阿道尔夫》，法国作家兼政治活动家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的中篇小说。

上，她具有与鸟类相近的特性：只会唱一个调。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三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勒内·德·莫孔伯

亲爱的，我就要进入社交界了；因此，在摆出适当的架势以适应这个社会以前，我尽量放纵一下自己。今天早上，经过多次试装以后，我穿上了胸褡，束紧了腰身，脚登皮鞋，头戴帽子，穿戴打扮得整整齐齐。我象交战前的斗士，关起门来练习；我要瞧瞧自己全身披挂时的形象。我满意地发现，自己身上有那么一点儿洋洋得意的胜利者的神态，我今后就需要这种神态。我对自己作了一番细致的观察和鉴定。古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将这句至理名言付诸实施，认真检阅了自己的力量。我认识了自己，感到无限欢悦。我玩了一次布娃娃的游戏，这个秘密只有格里菲思一个人知道。我既是布娃娃，又是孩子。你现在还认得我吗？我看未必！

勒内，现在我来给你描绘一下我的形象；你过去那位加尔默罗会修女装束的妹妹已经死而复生，成了一个轻佻时髦的姑娘。除了普罗旺斯地区，我是法兰西最美的女子之一了。①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概括这一令人愉快的话题。我也有不足之处；不过，我要是个男人的话，也会喜欢这些缺点的。事实

---

① 路易丝说这句话，是因为勒内是普罗旺斯人。

上，它们只是反映了我对自己的更高希望。半个月来，当我面对着母亲绍利厄公爵夫人那双浑圆的玉臂赞赏不已的时候，我遗憾地发现自己的臂膀太瘦了；不过，我能聊以自慰的是，我的手腕颇为纤巧，凹陷部位的轮廓相当柔和，日后一定会长出柔滑细腻而丰满的肌肤的。我的双肩和胳膊一样瘦削。事实上，我没有肩膀，只有一副由两块坚硬的肩胛骨组成的骨架。我的腰身也不柔软，两肋有点僵直。

喔唷！我全说出来了。但我的整个身段是秀美挺拔的，健康的活力使这些刚劲的线条变得柔美纯净。蓬勃的生命和蓝色的血液①，象潮水似的涌流在半透明的皮肤下面。金发夏娃最美的女儿和我相比，也不过是个黑娃娃而已！我还有一双羚羊的脚骨！我的整个肩膀十分纤巧，我的容貌端正，轮廓有如希腊人。不错，我的肌肤的色调不大柔和，但很鲜艳；我是一只漂亮的青果子，我有那种未成熟的风姿。总而言之，我就象姑母的旧祈祷书里那尊耸立在紫百合花丛中的神像。我的蓝眼珠毫不呆滞，非常有神，螺钿般的眼白由于一些美丽的细小纤维而略带色彩。两道细长浓密的睫毛宛如一对丝绸的流苏。我的前额闪耀着光泽，一丝丝秀发柔滑驯顺，象一层层中间呈栗色的金黄细浪；其间偶有几根显得桀骜不驯，充分说明我不是一个平淡无奇、容易晕倒的金发女子，而是一个热血奔腾、喜欢进攻而不是束手待毙的南方型金发美人。理发师本想替我梳成平滑的中分头，并用金链在我额上缀一颗珍

① 当时人们常说贵族的血液是蓝色的，实际上是因为蓝色的脉管在贵族的白皮肤衬托下格外明显。

珠，还说这种发式能使我带上一点中世纪的神采。我说："要知道，让我做个中世纪的人，我还没到那把年纪呢，更不必戴上这么一件首饰来使我返老还童！"

我的鼻子狭长，两只鼻孔十分匀称，中间隔着一道可爱的玫瑰色软壁；它显得威严，带有嘲弄的意味，鼻尖神经过多，永远不会变得肥大、发红。我亲爱的小鹿，如果这不是为了让人娶我这样一个没有陪嫁的姑娘，那我就太缺乏自知之明了。我的两耳轮廓俏丽，珍珠挂在耳垂上也会显得萎黄。我的脖子相当长，洁白的皮肤在暗影中呈金黄色，它那蛇一般的灵活劲使我显得神气十足。哦！我的嘴也许大了点儿，但是非常富于表达力，嘴唇血色鲜艳，齿间露出优雅的微笑。亲爱的，一切都十分协调：我的步履优雅，嗓音甜美。我还记得祖母碰都不碰就使裙子自然舒展开来的动作；总之，我既漂亮又风雅。我可以随心所欲，象以往那样嬉笑而且得到别人的尊敬，玩笑之神将用灵巧的手指轻拂我白净的面庞，使我的笑靥中呈现某种不可名状的威严。我可以垂下眼帘，使我雪白的前额冷若冰霜。我可以装出圣母的姿态，伸着令人伤感的天鹅般的脖颈，而那些出自画家之手的圣母们却比我远为逊色；我在天堂里将占有更高的位置。男人们和我说话，势必使自己的声音变得象唱歌一般动听。

就这样，我已经全副武装，足以在卖弄风情的键盘上弹出高高低低的音符了。掌握多种格调，确实大有好处。母亲既不爱笑爱闹，也非静如处子；她仅仅是庄重威严，要不然就变成一头狮子；她一旦伤了人，就很难把人治愈；可我既会伤人，

也会把人治好。我和母亲完全是两种人。因而，我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竞争，除非在关于谁的手脚长得更完美上，可能会发生一点儿争执；但实际上，我俩的手脚长得十分相似。在精明和乖巧这一点上，我象父亲。我的举止颇象祖母，声音和她一样优美，我大声喊叫的时候用头声，促膝谈心时用悦耳的胸音。我恍如今天才离开修道院；对于社交界来说，我还不存在，我对它是陌生的。这是多么值得回味的时刻！我就象一朵蓓蕾初放，未被人发现的鲜花，至今只属于自己。是啊！我的天使，当我在客厅里一面踱步一面察看自己的时候，当我又看到那件朴素的寄宿学校校服的时候，我心中滋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那便是对往事的眷恋，对前途的忧虑，对社交界的畏惧；我就要向那些苍白的雏菊告别了。我们曾天真地采集它们，漫不经心地摘掉花瓣；回想起来，真是百感交集；但是，还有一些荒唐的念头被我隐藏在灵魂深处，它们在那里滋生，但我不敢深入进去加以探索。

我的勒内，我已经有了一套妆奁啦！全都洒上了香水，整整齐齐地收藏在雅致的盥洗室那些上了漆的松木抽屉里。我有许许多多的缎带、鞋子、手套。父亲慷慨地送给我许多年轻姑娘的必需品：一口杂物箱、一个梳妆匣、一只香料盒、一把扇子、一柄阳伞、一本做祷告的经书、一根金链和一条开司米围巾；他答应请人教我骑马。现在，我已经学会跳舞了！明天，对，明天晚上，我就将被引见。那时，我要穿一身洁白的细纱袍，戴一个希腊式的白玫瑰花环。我要扮出圣母的表情。装作幼稚无知，将女人们都争取过来。母亲万万想不到我会给你

写这些，她以为我不善思考。她要是读了我的信，准会目瞪口呆。哥哥对我极为轻蔑，承他的情，我在他那儿继续受着漠不关心的待遇。他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但脾气暴躁，神情忧郁。我知道他的隐私，而公爵和公爵夫人却猜不透他的心。尽管他年轻，又有公爵的封号，但他嫉妒自己的父亲，因为他在政府里没有职务，在宫廷里没有差使，没有资格说："我到议院去了"，家里只有我可以每天静心思考十六个小时。因为父亲忙于公务，耽于逸乐，母亲也同样忙碌；谁都不会因自己的行动在家里引起什么反应，他们差不多成天在外面过日子，就连应付日常生活也觉得时间不够支配。我多么想知道社交界究竟有何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竟能使你每晚从九点钟滞留到凌晨两、三点，让你既花费那么多的金钱，又忍受那么多的疲劳。在力求理解它的同时，我想象不出怎么和他们有这样大的差距，他们怎么这样如醉如痴；但事实上，我忘了自己是在巴黎了。在巴黎，人们可以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而形同陌路。一个几乎成了修女的人回家才半个月，就看到了一位国务活动家未能在自己家中看到的事。也许他早就看出来了，而在这视而不见的态度中包含着某种父爱。我还要继续探测这个阴暗的角落。

十二月

四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勒内·德·莫孔伯

昨天下午两点，我到爱丽舍田园大道和布洛涅森林兜了一会儿风。这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正是我们曾在卢瓦尔河畔尽情赞美过的那种秋日。我终于见到巴黎了！路易十五广场看起来确实很美，但只是人工点缀出来的美。我穿戴齐整，尽管满心欢喜，表情却很忧郁。我抄着手，沉静的面孔配着一顶漂亮的帽子。我的马车缓缓前行，车速和我的姿势非常协调，但一路上没有人对我露出一丝微笑，没有一个可怜的小伙子看着我发呆，没有一个人回头望我一眼。我错了，有一位路过的漂亮公爵突然掉转了马头。然而这位在公众面前给了我脸面的人，原来是我的父亲；他对我说，他这样做也感到非常光彩。我还遇到了母亲，她微微竖起手指，向我打了个招呼，好象是给了我一个飞吻。我那位格里菲思遇见谁都满不在乎，一路上总在东张西望。按我的想法，一个年轻姑娘应当知道眼睛该朝哪儿看。我十分恼火：有个男人非常认真地察看了我的马车，却压根儿不注意我这个人。这个拍马屁的家伙准是个马车店老板。我发觉我对自己的力量估计错了：在巴黎，美貌这个惟有上帝能恩赐的难得的天赋，比我想象的要普遍得多。装腔作势的女子倒能受到殷勤的问候，男人们见到一些涂得绯红的脸蛋，就相互提醒："她来了！"母亲受到异乎寻常的赞赏。这个谜自有它的谜底，我会把它找到的。亲爱

的，我觉得这里的男人都很丑，就是长得美的人看上去也很不顺眼。我不知道是哪位要命的天才发明了他们的服装：和前几个世纪相比，这些服装别扭得出奇；毫无光彩，色泽单调，缺乏诗意；既不是为感官，也不是为精神，更不是为视觉设计的，这种衣服穿在身上一定很不舒适，因为又短又窄小。那帽子更使我惊讶不已：它简直是一段圆柱，根本就和人的头型不一致；可是，有人告诉我，要把帽子改得雅观些比闹革命还难。在法兰西，人们一想到要戴上圆圆的无边毡帽就失去了勇气，正因为缺乏一时的勇敢，也就只好把这种滑稽可笑的帽子戴一辈子了。可有人还说法国人轻浮！况且，男人们不管戴什么帽子都面目可憎。我所看到的那些人，都是面露倦容，神态严峻，脸上没有一丝宁静或安详；他们的五官都挤在一起，一道道皱纹说明他们的野心未能实现，虚荣心未得到满足。神情开朗的容貌实在少见。

"啊！巴黎人就是这样的！"我对格里菲思小姐说。

"这些人很可爱，很有才华。"她却这样回答。

我不吱声了。姑娘家到了三十六岁，心胸自然要宽大得多。

这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舞会，我老是待在母亲身边，她诚心诚意地让我挽着手臂，她这种诚心也大大得到了报偿，因为荣誉是她独占的，我不过是那些最甜蜜的恭维话的借口罢了。她竟有能耐让我陪一些笨蛋跳舞，这些人全都一个劲儿地和我谈天气热，好象我被冻僵了似的，还和我谈舞会如何如何壮观，仿佛我是个瞎子。这是我第一次在舞会上露面，他们

没有一个忘了对这件新奇古怪、异乎寻常、前所未有的事情发出赞叹。当我独自一人在金、白两色的客厅里进行操练的时候，我这身打扮简直使我心醉神迷；现在，我置身于一大批珠光宝气的妇女中间，这套服饰就很难惹人注目了。这里的女人各有各的忠实追随者，她们全都用眼角互相打量着对方，其中有好几位也象我母亲那样艳丽过人。在舞会上，一个年轻姑娘根本算不了什么，她只是一架跳舞机器罢了。舞会上的男人，除极少数以外，比我在爱丽舍田园大道上遇见的强不了多少。他们萎靡不振，容貌毫无个性，或者说，他们全都是一样的个性。我们祖先画像里那种刚毅、自豪、寓精神力量于形体之中的相貌，现在看不到了。然而，在这群人中间，有一位很有才干的男子，他的美貌超凡出众，但他并未在我心里激起本应使我领会到的强烈感情。我还未见识过他的作品，而且他不是贵族。一个平民或一个被封为贵族的人，不论具有多高的天才和长处，我的血管里没有一滴血是为他们而流动的。而且，我发现他只顾自己，对别人漫不经心，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类伟大的思想家准是把我们看作没有生命的东西，压根儿不把我们当人看待。一个才子一旦爱上了什么人，他们就写不出东西来了，要不就是他们并没有恋爱。他们的头脑里有某种比情妇更重要的东西。我似乎在此人的态度中看到了这一切。据说，他是一位教授、作家、演说家，他野心勃勃，成为一切丰功伟绩的奴仆。我当场拿定了主意：我觉得，抱怨自己在社交界未得到成功，简直是降低了自己的身分。于是，我无忧无虑地跳起舞来。再者，我也觉得跳舞很有

趣。我还听到许多不太刺耳的背后议论，这些议论涉及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也许我必须了解许多尚不知情的事，才能理解这些谈话的涵义，因为我发现大多数男男女女都兴致勃勃地议论着或倾听着某些话。世界上有许许多多难解的谜，还有许多错综复杂的阴谋。我的眼光相当锐利，听觉也颇为灵敏；说到我的理解力么，莫孔伯小姐，你是有所了解的！

回到家中，我感到疲惫不堪，同时又为此感到高兴。我非常天真地把我的心情讲给身边的母亲听，她告诉我这类话只能对她讲讲。

"亲爱的孩子，"她补充说，"情趣高雅的人不但知道什么事该说，还知道什么事不该说。"

这一嘱咐使我懂得，有哪些感受应对所有的人，甚至对自己的母亲守口如瓶。我一眼就估量出女性藏匿秘密的广阔领域。亲爱的小鹿，我可以向你担保，若能恣意发展我俩天真无邪的本性，我们可以成为两个相当活跃的小饶舌妇。在放在唇边的手指头上，在某一句话中，在某一眼神里，包含着多少的秘密！一时间，我变得出奇地胆小了。怎么？我竟不能表达翩翩起舞时领略到的如此自然的乐趣！"那么，"我暗自思忖，"我们的感情又成什么啦？"我闷闷不乐地睡了。至今我还强烈地感觉到我那坦率开朗的天性和严酷的社会法则之间所发生的第一次冲突。我已经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象小羔羊似的留下了一撮洁白的细毛！再见，我的天使！

十二月十五日

五

勒内·德·莫孔伯 致 路易丝·德·绍利厄

你的来信多么令我感动！尤其是你把我俩的命运作了一番对比。你将生活在多么光明的世界里，而我又将在怎样的隐居中默默无闻地了却一生！我回到莫孔伯的城堡，转眼已有两个星期了；关于这座城堡，我已经对你谈过多次，这里不再赘述。我的卧室里景物依旧，从那里可以领略到热默诺斯山谷的壮丽景色，而在童年时代，我却对此熟视无睹。父亲、母亲和我的两位兄弟一起，带我到邻居德·莱斯托拉德老先生家赴宴，这位老贵族象一般外省人一样，靠着吝啬变成了富翁。老人家没能使自己的独生子免遭彪拿巴①的贪婪所造成的祸害；尽管儿子曾经免于征募，但到了一八一三年，老人还是被迫将他送进军队，当了一名警卫队员；莱比锡战役以后，莱斯托拉德老男爵再也得不到儿子的音讯。一八一四年，德·莱斯托拉德先生去拜访德·蒙特里沃先生，后者肯定地对他说，他亲眼看见俄国人把他儿子抓走了。德·莱斯托拉德夫人徒然派人在俄国到处寻访，最后还是在忧伤中死去。男爵是一位基督徒，坚定地奉行我们在布卢瓦所培养的那种美德：希望。② 这种希望常使他在梦里见到儿子，他也不断地为这个儿子积攒钱财，照管亡妻从娘家带来、准备留给儿子的那

① "彪拿巴"(Buonaparte)是普罗旺斯人对拿破仑·波拿巴的蔑称。

② 基督教教义中的三超德(信、望、爱)之一。

份遗产。谁也没有勇气取笑这位老人。后来我终于明白，他这个儿子的意外归来，正是我重返老家的原因。谁能料到，当我漫无边际地神游八方的时候，我的未婚夫正在一步一步地穿越俄国、波兰和德国呢？到了柏林，法国公使帮助他回到了祖国，他的厄运才告终结。老莱斯托拉德先生每年有一万利勿尔的收入，是普罗旺斯的小贵族，但因缺少一个在欧洲叫得响的姓氏，难以引起人们对这位莱斯托拉德骑士的兴趣，何况骑士的姓名又带有浓重的冒险家味道①。德·莱斯托拉德夫人每年有一万两千利勿尔的进项，加上父亲历年的积蓄，这位倒霉的警卫队员就有了一笔在普罗旺斯算得上可观的财产，大约二十五万利勿尔，房地产还未计算在内。莱斯托拉德老人在重见骑士的前夕，按预定的计划买进了一块管理不善的好地，准备将苗圃里栽培的一万株桑树苗移植进去。儿子回来以后，老男爵剩下的唯一心愿是替他攀亲，娶一位年轻的贵族姑娘。老人将娶勒内·德·莫孔伯为儿媳的意愿告诉了我的父母，他非但不要陪嫁，还愿意在婚约中写清楚勒内姑娘在夫家享有的一份遗产继承权。我父母当场表示赞同这一想法。我的弟弟冉·德·莫孔伯成年之日，就曾明文从双亲那里接受一笔生前馈赠，这笔款项相当于全部遗产的三分之一。普罗旺斯的贵族家庭就是采用这种巧妙的办法，来规避彪拿巴先生那部臭名昭著的《民法》的。这部民法还要将许多贵

① 莱斯托拉德(L.Estorade)的字形和读音都和轻骑兵(l'estrade)近似；加之他的头衔是骑士（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最低层），而古代骑士都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说他的姓名带有冒险家的味道。

族姑娘送进修道院，那数目将和嫁出去的一样多。据我听到的一言半语，法兰西贵族在这类严重问题上意见非常分歧。

亲爱的小娇娇，这次宴会正是为你的小鹿和那位流亡者安排的一次会见。现在让我从头说起吧。莫孔伯伯爵的跟班们穿上镶饰带的旧号衣，戴上绣花帽子；马车夫足登大口长统靴；我们五个人坐在旧马车里。宴会定在三点钟，我们两点钟左右就威风凛凛地到达了莱斯托拉德男爵居住的农舍。我的公公没有城堡，只有一座建造在山岗下的普通乡村住宅。这所房子位于我们那个漂亮山谷的出口处，而莫孔伯家古老的小城堡则算得上是山谷的骄傲。老男爵的农舍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农舍，四周是抹着淡黄色水泥的石砌围墙，屋顶盖着漂亮的红瓦，沉重的瓦块几乎要把屋顶压弯。几扇开在墙上的窗户互不对称，厚实的护窗板全都涂成黄色。房屋周围有一座普罗旺斯式的园子，低矮的围墙全用鹅卵石垒成；从一层层横竖不一的排列方式上可以看出泥瓦匠的天才，墙上的泥巴有好几处已经剥落。路边入口处的一道栅栏使这座农舍具有了庄园的模样。为了修这道栅栏，有人还掉了不少眼泪；它是那样的纤细，我一看就想起了安杰莉克修女①。房前有石台阶，大门上装有一个挡雨的披檐；这种披檐，卢瓦尔河流域的农民谁也不愿装在他们那些白石砌墙、蓝瓦盖顶的，既气派而阳光又充足的房屋上。园子和屋子周围，尘土厚得吓人，树木

① 布卢瓦修道院的一位初学修女，以纤瘦闻名。

也都干枯了。一望而知，很久以来老男爵日复一日地过着起床、睡觉、再起床、再睡觉的生活，除了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钱以外，再也没有值得他关心的事了。他的饮食和两个仆人一样。这两个仆人一个是普罗旺斯男孩，另一个是男爵的妻子留下的老侍女。每个房间里只有很少几件家具。然而，这一回莱斯托拉德家却不惜工本，翻箱倒柜，动员了全家的人力来请客，还找出一套坑坑洼洼、黑不溜秋的旧银餐具。亲爱的小娇娇，这位流亡者也和那栅栏一样，十分瘦削。他脸色苍白，沉默寡言；他受过很多的苦。三十七岁的人，看上去倒象有五十。年轻时一头乌黑的美发，如今却象百灵鸟的翅膀，黑白相间了。一双俊美的蓝眼睛已经深陷下去；他的听觉有点迟钝，所以看起来颇象那位愁容骑士①；尽管如此，我还是乐意当德·莱斯托拉德夫人，得到二十五万利勿尔的财产；我只提出一个条件：由我来修整这所农舍，并建造一座大花园。我正式向父亲提出，要他让出一小部分莫孔伯的水，把水引到此处。再过一个月，我就是德·莱斯托拉德夫人了，因为，亲爱的，我很得他们的欢心。一个经历过西伯利亚大风雪的人，确实不难在我这双黑眼睛里看到有价值的东西；你曾说过，这双黑眼睛可以使我凝神注视的那些果子很快成熟。想到要娶“美丽的勒内·德·莫孔伯”（这已经成了你朋友的光荣称号）为妻，路易·德·莱斯托拉德真是喜出望外。如今，你这个生活在巴黎，并将统治巴黎的德·绍利厄小姐，正准备在最广阔

① 指堂吉诃德。

的生活领域中收获欢乐的果实；而你那可怜的小鹿，这个荒漠中的姑娘勒内，却从我俩曾经遨游过的九霄云外跌落到最平凡的现实之中，她的命运变得象一朵雏菊那样单纯。是的，我已经向自己发誓，要好好安慰这个失去了青春的青年，他从母亲膝下投入了战争的怀抱，从田园乐趣转向了西伯利亚的冰雪和苦役。就我自己的前途而言，也只有用微不足道的农家之乐来点缀这单调的岁月。我将在我家周围建立起和热默诺斯山谷一样的绿洲，种上浓荫蔽日的高大树木，铺上在普罗旺斯四季常青的草坪，把花园一直修到山岗，在山巅建造一座漂亮的凉亭，以便从那里眺望光灿灿的地中海。桔树、柠檬树，植物界种种最丰富的出产，将美化我的隐居生活；我还要养儿育女。我们将置身于不可摧毁的大自然的诗情画意之中。我只要忠于自己的天职，就不必为任何祸事担忧。我的公公和莱斯托拉德骑士也象我一样具有基督徒的感情。啊！小娇娇，我隐约看到，我的生活就象法兰西的一条大路，平坦而优美，两旁是遮荫的参天大树。本世纪再也不会出另一个彪拿巴了。所以，我要是有了孩子，就可以把他们留在身边，抚养他们成人，我将从孩子们身上享受生活的乐趣。假如你不乏好运，你将成为地球上某个权势显赫的大人物的妻子，那时候，勒内的孩子们也可以受他的荫庇。我们曾把自己想象成小说或奇情异景中的主人公，现在至少我要和这一切永别了。我已经预见到自己的一生。我的生活将不断遇到这样的大事：小莱斯托拉德先生们长牙啦，给他们吃些什么东西啦，他们在花坛里或在我身上捣了什么乱啦。我的乐趣将是给孩

子们的小帽绣花，在热默诺斯的山谷口，受到一个体弱多病的可怜男子的热爱和崇拜。也许有朝一日，这位农家女会去马赛过冬；即便如此，她也不过是在外省的舞台上露露面，那里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幕后活动。我既不必担惊受怕，也无缘消受我们引以为荣的那种仰慕之情。我们将热中于采桑养蚕，并把一部分桑叶出售，我们将经历普罗旺斯生活中的奇特变迁，我们的夫妇生活中将很少发生轩然大波，因为德·莱斯托拉德先生已经明确表示一切听从妻子安排。既然他不用我费劲也能保持这种明智的态度，那他很可能就会永远如此。亲爱的路易丝，你将是我生命中带有浪漫色彩的那一部分。所以，请将你的种种奇遇详细地讲给我听，给我描绘那些舞会和喜庆佳节，告诉我你穿些什么衣裳，在金色的秀发上插戴什么鲜花，男人们对你说些什么，他们长的什么模样。从今以后，你将代表两个人听别人说话，和别人跳舞，感受到被人捏住的手指上的压力。当你在克朗帕德——这是我们那所农舍的名字——当主妇的时候，我也很愿意在巴黎尽情欢娱。那可怜的人还以为只娶了一位女子！他怎能想到我们俩是不可分的呢！我开始说疯话了。由于我只能由你代我去做疯疯癫癫的事，我也就不说下去了。好吧，让我在你两颊上各吻一下，我的双唇还是童贞少女的嘴唇（他只敢握我的手）。哦！我们俩礼数周全，互相客气得有点叫人担心。好啦！今天就此搁笔……再见吧，亲爱的。

十月

文及：刚接到你第三封来信①。亲爱的，我手头大约有一千利勿尔可以归我支配，我想请你替我买些在我家附近甚至在马赛也见不到的漂亮东西。你在为自己的事奔忙的时候，可别忘了我这个克朗帕德的隐士。要知道，无论是我家还是他家，老辈们在巴黎的亲友对置办这类东西都缺乏眼力。过些日子再给你回信。

六

堂费利普·埃纳雷斯　致　堂费尔南

弟弟，这封信将告诉你，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你们的一家之长已经脱离了险境。如果说，当年在“雄狮院”对我们祖先的大屠杀，迫使我们成为西班牙人和基督徒，那么那次大屠杀也给我们留下了阿拉伯人的谨慎；②这一次，我大难不死，可能全仗在我血管中流动的阿邦塞拉热人的血液。恐惧使费迪南③

① 路易丝的第三封信写于十二月，而勒内的这封信写于十月，作者由于疏忽，所署书信日期时有差错。

② 堂费利普是摩尔人（即中世纪入侵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的后裔，属阿邦塞拉热部族。传说中世纪时，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格拉纳达王鲍布第尔（属塞格利斯部族）的妃子和阿邦塞拉热部族的阿邦·哈迈特私通，塞格利斯人为进行报复，在阿尔汉布拉宫的“雄狮院”南侧大厅屠杀了大批阿邦塞拉热人。后格拉纳达为西班牙所征服，部分摩尔人成为西班牙人和基督徒。

③ 费迪南·德·波旁（1784—1833），即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法王路易十四的后代，他的倒行逆施在西班牙本土引起了一场革命（1820—1823），法国出兵后才镇压下去。这里“恐惧”指他对革命的恐惧。

变成了高明的戏子，连瓦尔代①也听信了他的表白。要不是我，这可怜的海军司令早就完了。自由派永远不会认清国王的本质，可是我早就摸透了这位波旁先生的性格：这位陛下愈是高唱保护我们的调子，就愈引起我的怀疑。真正的西班牙人无需一再重申自己的诺言。说得过多反倒不实。瓦尔代上了一条英国船。至于我，当我眼看亲爱的西班牙在安达卢西亚已经难以挽回厄运时，我立即写信给我在撒丁岛的总管，要他为我提供安全措施。能干的采珊瑚的渔夫们驾了一条小船在海滩边等我。当费迪南命令法国士兵逮捕我的时候，我已经安抵我的玛居梅男爵领地，置身于无法无天、根本不怕复仇索命的盗匪群中了。如今，西班牙的摩尔人在格拉纳达的最后一门望族，似乎又回到了非洲的沙漠之中。这个领地是我们的撒拉逊②祖先传下来的，连马匹也是撒拉逊种。那些强盗听说自己是在保护他们的主人索里亚公爵，防备西班牙国王对他的仇杀，一双双眼睛里顿时闪射出带有野性的喜悦和骄傲的光芒。说起来，从摩尔人统治该岛至今，我还是第一个来拜访他们的埃纳雷斯家的人，而在不久之前，这批强盗还害怕受到我的家法惩治哩！现在有二十支马枪为我瞄向费迪南·德·波旁；当阿邦塞拉热人征服卢瓦尔河沿岸时，他那个家族还不知在哪儿呢。我本以为，虽然我们过去对这个地方很少关心，我可以靠这块幅员辽阔的领地上的收入来维持

① 瓦尔代·伊·弗洛尔(1767—1835)，西班牙政治家，海军司令，一八二三年曾任加的斯城的总督；特罗卡德罗要塞为法军所陷后，他乘一艘英国船逃亡。

② 中世纪欧洲人对阿拉伯或西班牙等地的穆斯林的称呼。

生计；可是，我一住下来就发现自己打错了主意，克韦尔多① 报告的情况是真实的。这个可怜虫手下倒有二十二条光棍可以供我支使，但是连一个铜板也没有；那里有两万阿尔邦的萨瓦纳② 草原，但看不到一所房子；那里有一片片原始森林，却没有一件家具！要开发这块好地，需要一百万皮阿斯特③，还要它的主人亲自监督半个世纪：我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战败者们在逃之夭夭的时候，总会精心筹划自己的未来，检查失败的原因。我眼看这具漂亮的尸体被秃鹫啄得不成模样，不觉热泪盈眶：我在这具尸体上看到了西班牙可悲的前途。在马赛，我听到了列戈④ 被害的消息。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也将在长期的、默默无闻的苦难中了此残生。既不能为一个国家献身，又不能为一个女人活着，这难道算生活吗！爱和征服，本是同一个观念的两个方面，它被作为法则，镌刻在我们的军刀上，用金字写在我们宫殿的拱顶上，并不断地被散落在大理石水池中的喷泉所传诵。可是，这条法则徒然在我心中燃起热情：如今军刀已经砍断，宫殿已成灰烬，活水泉已被贫瘠的沙土吸饮殆尽了。

以下就是我的遗言：

堂费尔南，你这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压制你的激情，嘱

---

① 玛居梅男爵领地的总管。

② 生长在热带地区的一种稀树草原，也叫萨瓦纳植被。

③ 埃及等国的货币名。

④ 列戈·伊·努涅斯（1785—1823），西班牙爱国将领，一八二〇年发动反对费迪南七世的武装起义，一八二三年法国出兵后，又领导游击队进行抵抗，九月十五日被俘，十一月七日在马德里被处绞刑。

咐你继续效忠于 rey netto①。作为你的哥哥和朋友，我请求你服从这道命令；作为你的家长，我要强迫你执行。你去求见国王，向他索取我的爵位、财产、职务及头衔；他可能拿不定主意，对你装模作样；你就对他说，玛丽·埃雷迪亚爱上了你，但她只能和索里亚公爵成亲。你的话一定会使他喜不自胜，因为埃雷迪亚家族的巨大财富使他无法逼我破产；这样一来，他会认为我彻底完蛋了，你很快就会得到我的一切。然后，你就和玛丽结婚。因为我早就发现你们俩勉强克制着相互的爱慕，所以我一直在使老伯爵作好思想准备，让他能接受这个替婚的办法。玛丽和我过去遵从的只是礼仪和父辈的意愿。你长得象小爱神那样美，我可是丑得象个西班牙大公；她爱你，我在她心中却只引起难以出口的厌恶；由于我的不幸，那位高贵的西班牙姑娘可能对这种作法稍加抵制，但你很快就会说服她的。索里亚公爵，你的前任并不想给你留下任何憾事，也不会让你少得一个铜板。请将母亲留下的钻石交给我的老奶妈于拉卡，使我能独立地生活下去。于拉卡是府里的仆役中唯一我想留在身边的人，只有她知道怎样替我做巧克力饮料。至于这些钻石在你府邸留下的空白，玛丽会用她的珍宝加以补足的。

在我们这次短促的革命当中，日常事务使我的生活下降到最低的水准，我的俸禄已经可以满足我的需要。这两年的地

---

① 西班牙文：自由的国王。指专制的、不受议会制约的国王。这里指费迪南七世。

产收入均在你的总管手中。这笔款子本当是属于我的，但一位索里亚公爵办婚事，势必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所以我们可以各取一半。想必你不会拒绝这个当强盗的哥哥赠给你结婚的礼金吧。再说，这也是我的意愿。玛居梅男爵领地不属西班牙国王管辖，它还在我手中，如果我心血来潮，想有所作为的话，它可以使我能拥有自己的乡土和姓氏。

赞美上帝，现在总算了却了一件事，索里亚家族得救了！

当我只剩下玛居梅男爵的头衔时，法国人的炮声正在宣告昂古莱姆公爵①班师回朝。先生，你一定明白我为什么在此搁笔……

九月，于巴黎

我到达此地的时候，身上连十个金币也没有。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未能制止的灾难临头时，只为自己着想是否显得过于渺小了呢？战败的摩尔人，只需单人匹马投身荒漠；希望破灭的基督徒，所需要的却是修道院和几枚金币。然而，我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还只是出于厌倦。我的思想离出家修行还很远，我还想好好活下去。奥扎加②给过我几封推荐信，以备我不时之需。其中一封是写给一位书商的，这位书商在此地和我们同胞的关系，类似加利涅亚尼③和英国人之间的关系。此

---

① 昂古莱姆公爵（1775—1844），法王查理十世的儿子，一八二三年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的指挥官，当年十二月二日率部回到巴黎。

② 奥扎加，费利普的朋友。

③ 指巴黎著名的加利涅亚尼兄弟书店，该店代销英国的书籍和报刊。

人为我找了八名学生，按每课时三法郎收费。我每隔一天去一名学生家授课一次，这样，我每天有四节课，可挣十二个法郎。这笔钱我一个人开支还用不了。待于拉卡到达以后，我想将自己的学生让给某个被放逐的西班牙人。眼下我住在伊勒兰-贝尔坦街一位供食宿的孤苦伶仃的寡妇家里。我的房间朝南，面向一个小花园。我在这里听不到一丝嘈杂声，却可以看到青翠的草木，而且每天只需花一个皮阿斯特；在这种与德尼隐居科林斯①相类似的生活之中，我惊奇地领略到一种纯洁恬静的乐趣。从日出一直到上午十点，我坐在窗前抽烟，喝巧克力，注视着两株西班牙植物，这是生长在茉莉花丛中的染料木：点点金黄映在洁白的背景上，这种图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拨动摩尔子孙的心弦。到十点钟，我就出去教课，一直教到下午四点。然后回来吃晚饭，抽烟和阅读，直至就寝。我可以长期过这种生活，把工作和沉思、孤独和与世人的来往交织在一起。

我祝你幸福，费尔南，我在放弃自己的名位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我不象查理五世②逊位后那样懊悔不迭，也不象拿破仑逊位后还想重整旗鼓③。我花了五天五夜时间写这

---

① 德尼（约公元前367—344），古代西西里岛东岸城邦叙拉古的僭主，与邻邦争夺西西里霸权失败以后，于公元前三四三年隐退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科林斯，当了一名教师。

② 查理五世（1500—1558），西班牙王兼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争霸世界的企图失败以后，于一五五六年逊位，隐居在西班牙于斯特修道院。

③ 指拿破仑一八一四年四月逊位以后，又于次年三月逃出流放地，在法国登陆，重新统治法国一百天。

篇遗言，可是我的思想却回溯了五个世纪。爵位、头衔、产业，对我来说仿佛从未存在过。亲爱的孩子，如今，敬畏在我们之间竖起的屏障已经倒塌，我可以向你展示我的心迹。这颗心被尊严披上了一副穿不透的铠甲，但它却充满了无处可使的温情和忠诚；没有一个女人能猜透它，就连在襁褓中便许配给我的那一位也不例外。这就是我所以热中于政治生活的秘密。我没有情妇，所以崇拜西班牙。可是现在连西班牙也失去了！如今，我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以凝神细察这个毁灭了的我，想想我的生命因何而至，又何时终结？这世代相传的优秀的骑士门第，又为什么将其固有的美德、非洲人的挚爱，还有那炽烈的诗情，根植在我这末代子孙的身上？这颗种子是否应该保存其粗糙的外壳，而不抽芽吐蕊，从那光艳夺目的花萼上散发东方的幽香？我前世犯了什么罪过，今生竟不能得到任何人的爱？难道我生来就是一段朽木，注定要弃置在冷漠的沙滩上？如今，我在自己的心灵中又看到了祖辈生活过的沙漠，那里阳光灿烂，灼热逼人，不容任何植物生长。我是一个失败的种族所残留的一点骄傲，我是一股劳而无功的力量，我丧失了爱情，未老先衰，我要居安思危，静候死神给我最后的恩泽。唉！在这雾气迷濛的天空下，没有一颗火星能在这堆灰烬中重新燃起烈焰。所以，我可以用耶稣基督的那句话来概括：*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①这是一句可怕的话，没有一个人敢于深入探究它的涵义。

---

① 耶稣在临死前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和《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要知道，费尔南，我能在你和玛丽的身上复活，感到多么欣慰！从今以后，我要怀着创造者欣赏自己杰作的自豪感注视着你们。愿你们永远相爱，别使我悲伤，你们之间任何一场风波，都会使我比你们自己更加痛苦。我们的母亲早就预感到，总有一天会发生某些事件，使她的心愿得以实现。一个母亲的愿望或许就是她和上帝立下的一纸契约。何况她不就是那类神秘人物，可以神游太空，并从那里带回关于未来的幻景吗！有多少次，我从她额上的条条皱纹间看出，她多么希望费尔南得到费利普的爵位和产业！每当我对她谈起此事，她总是用两滴眼泪作为回答，以此显示她心灵上的创伤。她这颗心本应属于你我俩人，但某种难以抑制的爱使她把心全给了你。因而，当你们向神坛躬身致敬的时候，她那欢乐的身影必将翱翔在你们的头顶上。堂娜克拉拉①呀，现在您总可以给您的费利普一点儿爱抚了吧？过去您遗憾地把一位年轻姑娘推到了他的身边；现在您该看到，他连那位姑娘也让给您的爱子了。我现在所做的事使女子、死者和国王皆大欢喜。既然上帝这样安排，你就不必打乱他的计划，费尔南，你就服从和缄默吧。

十月

又及：请嘱咐于拉卡只称我为埃纳雷斯先生。有关我的事，对玛丽一个字也不要提及。皈依基督的最后一个摩尔人

---

① 堂娜克拉拉即费利普和费尔南的母亲。

将在孤独中了此残生，在沙漠中诞生的伟大家族的血液，将在他的血管中凝结。永别了，你将是世界上唯一知道这些秘密的人。

七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勒内·德·莫孔伯

怎么，这么快就要结婚啦！有你这样嫁人的吗？才不过一个月，你就答应嫁给一个素不相识、不知其底细的男人。这个人可能是个聋子，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聋子哩！他也可能满身是病，索然无味，令人难以忍受。勒内，难道你还看不出他们把你派什么用场吗？你之所以对他们有用，还不是为了延续莱斯托拉德这个了不起的家族，事情就是如此。可你只好做一辈子外省女人啦。难道我们当初就是这样说定了的？要是换了我，我宁愿驾一叶扁舟，去伊叶尔群岛游玩，直至一艘阿尔及利亚的海盗船把我虏去，卖给土耳其的苏丹；然后，我当上苏丹的妃子，有朝一日还能成为太后；我要把后宫闹个天翻地覆，而且不管是在年轻时，还是成了老太婆。可是你呀，刚出了一个修道院，就进了另一个！我可是认识你了，你真懦弱，你象一只小绵羊，就要乖乖地和别人成亲了。现在让我来给你出个主意吧：你到巴黎来，我们一起在这里惹得男人们发狂，我们将成为女王。漂亮的小鹿，不出三年，你的丈夫就会当上众议员。我现在知道众议员是怎么一回事了，以后我会给你解释的；你可以随意玩弄这架机器，你可以长住巴黎，并

按我母亲的说法，成为一个摩登女郎。喔！我当然不会让你留在你的农舍里的！

一八二四年一月

亲爱的，我进入社交界已经半个月了；一天晚上，我去了意大利剧院，另一天晚上又去了大歌剧院，从此以后，总有参加不完的舞会。啊！这里简直是人间的仙境。意大利剧院的音乐使我陶醉，而正当我的灵魂沉浸在神圣的欢悦中时，我受到别人的注视和赞美；但是，我只需使一下眼色，就可以叫最大胆的青年垂下眼帘。我在那里见到许多可爱的青年；可惜，没有一个能讨我的欢心；没有一个使我产生聆听《奥赛罗》中加西亚和佩莱格里尼一段优美的二重唱时感受到的那种激动。上帝！这个罗西尼① 把嫉妒心表达得那样淋漓尽致，他自己的嫉妒心该有多重！IL mio cor si divide②，那是何等感人的心声！我简直是在自言自语，因为你根本没有听过加西亚的歌唱，但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多么好嫉妒！莎士比亚真是个蹩脚的编剧！奥赛罗打了许多胜仗，载誉而归。他颐指气使，炫耀自己，只顾悠然踱步，把苔丝德蒙娜撇在一边；苔丝德蒙娜明知他喜欢在公众面前干这类蠢事，胜过喜欢她这个妻子，可是为什么一点儿也不生气呢？这只小绵羊死了也是活该。我倒要看看被我爱上的人除了爱我还敢干什么别的

---

①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法国王政复辟时期在巴黎尤负盛名，《奥赛罗》是其著名歌剧之一。

② 意大利文：我的心碎了。引自歌剧《奥赛罗》第一幕中的一段二重唱。

事！我赞成古代骑士中盛行的那种长期考验。依我看，那位年轻的贵人简直是个既愚蠢又无礼的大草包，女王命令他到群狮中去找手套，那准是为他留着一朵美丽的爱情之花。可是他以为这是坏事，结果失去了本来归他所有的鲜花，真是个无礼的家伙！① 瞧我多么唠叨，就好象没有重大新闻要告诉你似的！父亲很可能代表我们的君主出使马德里；我说“我们的”君主，因为我也将是使团的成员。母亲想留在巴黎，所以父亲要把我带去，为的是身边有个女人。

亲爱的，这件事你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却非同小可：我花了两个星期，才探明了家里的秘密。要是父亲能把德·卡那利先生作为使馆秘书带到马德里，母亲是愿意和父亲一块儿去的；可是秘书都由国王指定，公爵不敢触犯国王，国王向来是说一不二的；但他也不敢惹母亲生气；于是，这位大政治家索性把公爵夫人留下来，以为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德·卡那利先生是当今一位大诗人，这个年轻人专为母亲那个社交圈子联络感情，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他显然是和母亲一起研究外交问题。外交这玩意儿一定非常有趣，因为他始终兢兢业业，活象一个跑交易所的老手。我的大哥雷托雷公爵先生神情严肃，整天冷冰冰的，脾气古怪得很。他要是去马德里，准会被爸爸压得抬不起头来，所以他也留在巴黎。格里菲思小姐还说，阿尔丰斯正爱着歌剧院的一位舞蹈演员。他怎么会爱上大腿和旋转的足尖呢？我们也注意到，每当蒂丽娅登

① 指洛尔热的贵族弗朗索瓦·德·蒙哥马利的一段轶事。

台的时候，哥哥都要去看演出，他为她的舞艺鼓完掌就离开剧院。我认为，一个人家要是有两个姑娘在一起，她们所造成的灾难准比瘟疫还要严重。至于我二哥，他还在军队里，至今我还未见过他的面。所以，陛下派出大使，我也就命中注定要充当大使身边的安提戈涅①了。这样一来，我可能会在西班牙结婚，而且父亲很可能想不用陪嫁把我嫁在那里，就象他们把你嫁给那位死里逃生的老警卫队员一样。是父亲提出要我跟随他去的，他还把自己的西班牙语教师让给了我。

"您想要我在西班牙嫁人吗？"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用狡黠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近几天来，他喜欢在吃午饭时逗我，他在研究我，但我尽量掩饰自己；就这样，我不管他是父亲还是大使，in petto②将他狠狠地捉弄了一番。谁叫他把我当作傻瓜呢？他问起我对在别人家遇到的某位年轻人、某几位小姐有什么看法，我就用关于她们头发的颜色呀、腰身的粗细呀、年轻人的相貌呀等等无谓的议论作回答。父亲见我头脑如此简单，显得大失所望，他暗暗责备自己对我提这类问题。

"不过，爸爸，"我又说，"我并没有谈自己的真实思想。妈妈最近还告诫过我，谈自己的想法是不合适的。"

"在自己家里嘛，你就不用害怕，尽管讲自己的看法好

---

① 据希腊神话，忒拜国王俄狄浦斯发现自己犯下杀父娶母的罪行后，刺瞎了自己的双眼，离家流浪。他的两个儿子自私无情，拒绝帮助他，长女安提戈涅却自愿陪他放逐，为瞎眼的父亲引路。

② 意大利文：暗中。

了。”母亲接口说。

“那好吧，”我说，“照我目前所得的印象，那些年轻人与其说令人感兴趣，不如说他们只对自己的利害感兴趣，他们关心自己，胜于关心我们女孩子；事实上，他们也没怎么掩饰这一点。他们和我们交谈时装出的一副面孔转瞬即变，大概以为我们眼睛看不见。和我们说话时是情人，不和我们交谈时就成了丈夫。① 至于年轻女子么，她们是那样的虚伪，要摸清她们的性格，除了从舞姿上观察，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惟有她们的腰肢和她们的动作才不会装假。我对上流社会的粗暴尤其感到吃惊。吃夜宵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打个比喻说吧，简直就象民众的骚乱。再高雅的礼节也难以掩盖普遍的利己主义。我过去想象的上流社会不是这样的。在这里，女人们是微不足道的，这大概是波拿巴主义的残余吧。”

“阿尔芒德的进步令人惊讶。”母亲说。

“妈妈，难道您以为我还会问斯塔尔夫人是不是死了吗？”

父亲微微一笑，站了起来。

星期一

亲爱的，我还没有说完。以下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们应该把过去想象的爱情深深地隐藏起来，这样的爱情，我在哪儿也没看到一丝痕迹。我在沙龙里倒是发现过急促的眉目传情，但那是多么平淡！我们的爱情，那个充满奇迹、美梦、甜

① 意谓谈话时挺殷勤，一转身就冷漠无情。

酸苦辣的世界，那显露本性的微笑，令人心醉的话语，相互授受的幸福，离别引起的哀伤，还有爱侣走近身边时带来的无尽欢乐……这一切，这里一概不存在。那些璀璨的心灵之花究竟开在何处？是谁在撒谎？是我们还是这个社会？我已经见到成百个年轻人和已婚的男子，但没有一个能激起我丝毫的热情；即使他们向我表示仰慕和忠诚，为了我大打出手，我也会用冷漠的眼光看待这一切。亲爱的，爱情这东西包含着一种如此罕见的现象，以致人们可以活上一辈子，也难以遇到一个掌握大自然所赋予的权力、能使我们幸福的人。这个念头使人不寒而栗，因为，万一这样的人很晚才能遇上，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几天以来，我开始为我们的命运担忧，我逐渐懂得为什么那么多的女人愁容满面，虽然节庆的虚假欢乐在她们的脸上涂了一层朱红的油彩。她们盲目地结婚，你就是这样结婚的。想到这里，我的心中就掀起了层层波澜。每天被人用大同小异的方式爱恋，十年以后还能象第一天那样幸福，这样的爱情要花多少时间去培育！一定要让人长期孜孜以求，要引起强烈的好奇心，然后再予以满足，要激起多方面的爱怜，然后再予以报答。心灵的创造是否象见于自然界的造物那样具有某些规律呢？欢乐能否持久？掺杂在爱情中的泪水和乐趣应该有什么样的比例？我觉得，生活的组合完全有可能象修道院那样凄凉、阴郁、平淡，见不到尽头；而瑰丽、华美、眼泪、欢乐、喜庆、愉悦，以及平等的、分享的、被许可的爱情所带来的乐趣，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那爱情的温柔之乡，在那绿荫掩

映的神圣的散步场所，在那照得河水银光闪闪、有人正在抵拒情人求爱的月色下，我却找不到立足之地。我富有，年轻，漂亮，我只须爱就行了，爱情可以成为我的生命和唯一的生活内容；然而，三个月来，我怀着热切的好奇心来回奔波，在这些闪亮、贪婪、警觉的目光中，我却什么也没有遇到。没有一条嗓子使我激动，没有一道目光为我照亮这个世界。惟有音乐充实了我的心灵，只有它才能替代我俩的友谊。有些夜晚，我整小时独自伫立窗前，两眼注视着花园，心里召唤着不寻常的事件，向那不知名的源泉求索。有时候，我坐上马车出去兜风，到了爱丽舍田园大道就下车，指望着有一位男子来到我的跟前，追随我，注视我，唤醒我这麻木的心灵；可是，这些天，我只看到一些江湖骗子、卖果料面包的小贩、变戏法的和行色匆匆、忙于事务的过路人，要不就是避人耳目的情侣，看到他们，我真想走上前去拦住他们问问："幸福的人哪，你们能否告诉我，什么叫爱情？"当然，我收起了这些疯狂的念头，重新登上马车，立志当个老姑娘。爱情一定是某种神灵下凡，那么得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使它降生呢！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一定能和自己意见一致，那么两个人在一起时又会怎样呢？这个问题只有上帝能解决。我开始相信，我会回修道院去的。要是我留在这个上流社会，我准会干出一些类乎愚蠢的行为，因为我难以接受自己所看到的事物。一切都在伤害我细腻的感情，我心灵的习惯，或者我那些隐秘的想法。啊！我母亲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受到她那位伟大的小卡那利的崇拜。我的天使，有时候，我产生了一些非常荒诞的念头，真想知道母亲

和这位年轻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格里菲思说她也有过这些想法，她甚至想冲到那些她认为幸福的女人面前，打她们一巴掌，她还诽谤过她们，诋毁过她们。按照她的说法，把这一切野蛮的念头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里，这才是一种美德。那么“心底”又是什么呢？它无非是我们藏污纳垢的处所罢了。我一想到自己至今还未遇到过崇拜者，便感到十分委屈。我是一个待嫁的姑娘，但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家庭，两位敏感的双亲。唉！倘若这就是男人们谨慎从事的理由，那他们也太卑怯了。《熙德》①里面的施曼娜，还有熙德这个角色，都使我陶醉，多好的一出戏哟！好吧，再见啦。

星期六

八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勒内·德·莫孔伯

我们请了一位西班牙语教师，他是个可怜的逃亡者，因为参加过昂古莱姆公爵帮助平定的那次革命，而被迫在此避难；公爵取得的胜利曾使我们大大地庆祝了一番。这位教师虽说是个自由派，而且多半是个平民，但还是引起了我的兴趣：在我的想象中，他是被判了死刑的。我想引他打开话匣，以便知道他的秘密，可是他具有卡斯蒂利亚人②的沉默寡言的习性，

① 《熙德》，法国剧作家高乃依（1606—1684）的四大悲剧之一，熙德和施曼娜是剧中的男女主人公。

② 西班牙中部地区卡斯蒂利亚的居民。

还象贡萨尔弗·德·柯尔杜①那样高傲，然而他又有天使般的温柔和耐心；他的傲气不象格里菲思小姐那样表露在外，而完全是内在的；他为我们尽义务，来换取应得的权利，又借着对我们表示尊敬，和我们保持距离。父亲坚持认为这位埃纳雷斯先生身上有不少大贵族的气派，所以在我们中间把他戏称为堂埃纳雷斯②。几天以前，我曾经冒昧地这样称呼他，他抬起那双总是朝下看的眼睛，向我射过来两道闪电似的光芒，使我愣住了；亲爱的，他的眼睛一定是世界上最美的。我问是不是在哪儿得罪了他，他操着一口漂亮纯正的西班牙语这样回答：

“小姐，我到这儿来只是教您西班牙语的。”

我听了很委屈，脸上飞起了红晕；我本想狠狠地回敬他几句，可是又想起我们那位亲爱的院长嬷嬷对我的嘱咐，所以就这样回答他：

“无论在哪方面，如果您要责备我，我将感激不尽。”

他身子一震，一股热血涌上了黄褐色的脸膛，他用略显激动的声调对我说：

“教谕一定训导过您，要您体恤人间的巨大不幸，这些毋容我细说了。如果我在西班牙真是一位贵族，而且费迪南七世取得的胜利又使我丧失了一切，您开这个玩笑就是一种残忍的行为；倘若我仅仅是个可怜的语文教师，这种玩笑岂不是

---

① 贡萨尔弗·德·柯尔杜(1443—1515)，西班牙著名将领，一五〇三年曾在意大利打败法军。

② 在姓名前面加“堂”，过去是对西班牙贵族的尊称。

令人难以忍受的讽刺吗？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一位年轻的贵族姑娘来说，都是不合适的。”

我抓住他的手说：

“那么，我也要以教谕的名义，恳求您忘掉我的过错。”

他垂下头，打开我的《堂吉诃德》，坐了下来。我在晚会上曾经是受到奉承最多的人，但这次小小的意外却使我比受到恭维和赞赏时心里更乱。上课的时候，我细细地将他审视了一番，他对此毫不觉察，因为他从来就不正眼看我。我发现这位老师还很年轻；我们原先估计他有四十来岁，实际上他可能不超过二十六至二十八岁。我还让格里菲思仔细看看他；她告诉我，他那乌黑的头发和珍珠般洁白的牙齿实在太美了。说到眼睛，则既象丝绒般柔和，又象火舌似的灼人。不过也仅此而已，总的来讲，此人生得既瘦小又难看。人们曾把西班牙人描绘得相当邋遢，可是他特别注意仪表，他那双手比他的脸更洁白；他的背稍稍有点驼，脑袋长得特别大，头型也很怪；脸上的麻斑给他的相貌增添了几分丑陋，但丑陋中显得颇为睿智；他的前额十分突出，两道浓眉拧在一起，使他带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严厉神情。他神色忧郁，面露病容，就象那些将死未死、全靠精心护理而生存下来的病孩，玛尔特嬷嬷就是这样的。总之，如同我父亲所说的，他简直就是希门尼斯红衣主教①的缩影。父亲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和他待在一起就觉得

① 希门尼斯(1436—1517)，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女王的忏悔师，后任卡斯蒂利亚的行政长官和宗教裁判所首席裁判官，晚年因病而脸容消瘦，有人认为他的病是中毒引起的。

不自在。老师的举止透着天生的尊严，亲爱的公爵似乎为此感到不安；他不能忍受在他身边有任何超越他的东西。等父亲一学会西班牙语，我们就将动身去马德里。两天以后，埃纳雷斯又来授课，我为了向他表示我的感激，就对他说：

“我毫不怀疑，您准是由于政治原因才离开西班牙的；要是确如人们所说，父亲将出使西班牙，我们可以为您略效微劳，如果您被判了罪，我们还可以为您请求赦免。”

“任何人都帮不了我。”他回答说。

“怎么？先生，”我紧接着问，“莫非您不愿接受任何庇护，还是因为没有那样的可能性？”

“两者兼而有之。”他欠了欠身子说，那种语气使我再也不敢开口了。

父辈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奔腾。他的高傲激怒了我，我和埃纳雷斯先生的谈话就此中止。可是，亲爱的，我认为，不要别人任何施与，这确实高尚。我嘴里背着动词变位，心里却在这样嘀咕：“连我们的友谊他也不肯接受。”想到这里，我实在想不下去了，于是就把这种想法用西班牙语如实地告诉了他。这个埃纳雷斯温文尔雅地对我说，感情也需要讲平等，而平等在这儿是不存在的，所以探讨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那么，您认为这种平等应该体现在相互间的感情里，还是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地位之间呢？”我提出这个疑问，想使他改变他的严肃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很受不了。

他又一次抬起那双令人生畏的眼睛，而我却垂下了眼帘。亲爱的，这位男子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他似乎在问我，我的

话是不是一种爱情的表示，因为他的眼神里显露出幸福和自豪，还有因没有把握而产生的焦虑。这种眼神使我的心房阵阵紧缩。我明白了，我这些卖弄风情的话在法国确有其特定的价值，但对于一个西班牙人说来，就可能带上危险的涵义了。于是，我有点尴尬地缩进了自己的甲壳。课程结束时，他一面向我鞠躬，一面投来两道充满恳求的视线，那恭顺的目光似乎在说："请不要愚弄一个不幸的人吧。"这和他那种严肃庄重的态度适成对比，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我真不敢再想下去，更有点说不出口。我觉得，在这位男子的心里，蕴藏着一个感情的宝库。

一月

九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致 德·绍利厄小姐

亲爱的孩子，一切已成定局，现在是德·莱斯托拉德夫人在给你写信了；但是我们之间一如既往，只是少了一位姑娘而已。放心吧，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答应这门亲事的，绝不是疯狂之举。现在我的命运已定。确信我走上了前人开辟的道路，这既符合我的思想，也符合我的性格。这里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永远改变了被我们称为机缘的那种东西。我们有土地要经营，有一座房子要装饰整修；我要治理家室，使它令人愉快，我要使一个男人重新对生活产生好感。我将照料家庭，把孩子们抚养成人。有什么可说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有什

么伟大或非凡的事。诚然，开拓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境界的无尽欲望，是不会进入这样的生活组合的，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我们曾向无边的大海投入过多的小舟，谁又会阻止我驾着它们在海上航行？然而，你别以为我为之献身的区区小事里不包含热情。要使一个曾被政治风暴捉弄的可怜人相信幸福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足以改变我那单调的生活。我丝毫不认为这样做会使我痛苦，只觉得这样可以有益于人。说句知心话，有一种爱情，会使我们一听到脚步声心房就突突乱跳，听到对方的说话声，或者被人用火一般的目光看上一眼，就会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不是用这种感情去爱路易·德·莱斯托拉德的；但他也不叫我讨厌。你会问我：那种感受高尚事物的本能，那些存在于我们心中并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强烈愿望，你把它们怎么办呢？是的，我曾经为此忧心忡忡。那么，把它们隐藏起来，然后瞒着大家，用它们来谋求家庭的幸福，给那些托付给我们，让我们为之献身的人带来快乐，这样做岂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吗？女人身上所具有的这种性能不可能永放光彩，它们就象一个季节那样转瞬即逝。我的一生即使算不得伟大，至少是宁静和睦的，不会发生太多的曲折。我们生来就比男人优越，可以在爱情和母爱之间选择。那好，我就作了这样的选择：我要将孩子们当作心目中的偶像，并把这一小块土地视为我的 Eldorado①。这就是我今天能

① 西班牙文：假想中的黄金国。相传十六世纪西班牙冒险家在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和奥里诺科河之间发现一黄金国。后用以泛指富饶美丽的乐园。

告诉你的一切。谢谢你寄给我许多东西。随信寄去我的“收益清单”①，请你过目。我要生活在豪华优雅的气氛中，对于外省的事物只汲取其美妙的部分。在孤单寂寞之余，一个女人永远也不会成为外省人的，我将依然故我。我相信你对我的诚意，一定会使我了解各种流行的服装款式。我公公现在兴头正浓，对我什么都不拒绝，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我们即将从巴黎招请一批工人，以便把一切都装修成现代的式样。

十二月

十

德·绍利厄小姐　致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喔，勒内！你使我难过了好几天。你那美妙的身体，漂亮而高傲的脸蛋，天赋的优雅举止，才智横溢的头脑，为心灵提供爱情之源的眼睛，充满着隽永细腻感情的心田，宽广的精神世界……所有这些罕见的才能，加上大自然的陶冶和我俩的相互熏陶，能为激情和欲望提供独特资源和诗情画意的这些宝贵秉赋，连同几小时抵得上若干年的时光、颦笑间能把男人变成奴隶的那种乐趣，这一切全都要消失在庸俗平淡的婚姻之中，淹没在生活的空白里面！你会感到这种生活无聊透顶的！我现在就已经在憎恶你未来的孩子；他们将会缺乏教养。

① 法语Commande，原意是教皇赐给修道院的产业收益权，这里用来戏称勒内收到路易丝寄给勒内的种种时髦用品后寄回给路易丝的清单。

你既没有什么可指望，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甚至无痛苦可言：在你的生活中，一切都已经预见到。那么，万一在某个光辉灿烂的日子里，你遇上一位使你如梦方醒的人呢？……啊！一想到这里，我的背上就冒出一股凉气。但说到底，你总还有我这样一个朋友。你无疑将成为那个山谷的精萃，你将逐渐领略到它的美，你将和那里的大自然共同生息，体会到万物的宏伟，植物生长的缓慢，思想发展的迅速；当你观看那含笑的鲜花时，你将会反躬自问。继而，你会和丈夫、孩子一起外出；你的丈夫走在前面，孩子们跟在身后，尖叫着，呢喃着，嬉戏着；你丈夫默默无言，怡然自得；我事先就知道你这时会在信中给我写些什么。你那雾气腾腾的山谷，大树满坡或寸草不生的丘陵，如此珍奇的普罗旺斯草地，那分成涓涓细流的清泉，那色彩丰富的光线，总之，你置身于上帝使之变幻无穷的那个无垠天地，将深感内心无限单调乏味。不过，我的勒内，那时还有我呢，你还可以找到这样一位朋友；她的心永远不会受到社会上任何卑劣习气的侵蚀，她这颗心永远是属于你的。

一月

亲爱的勒内，我的西班牙人伤感得令人赞叹：他身上有着难以名状的镇定、严峻、尊贵和深沉，使我感兴趣极了。他那经久不变的庄严态度，以及把自己包藏起来的那种沉默，足以刺激人的灵魂。他象个丧失了王位的君主，缄默而傲慢。我和格里菲思都非常注意他，把他看作一个谜。我已经见识过所有的名门子弟，从大使到使馆随员，从将军到少尉，从贵族

院议员直至他们的子侄，总之，所有的宫廷显贵和市政官员，都没有一个人象这位外语教师那样引起我的注意。这是多么古怪的事！他那冷冰冰的态度真惹人生气。他试图并且果然在我们之间设置了一片荒漠，荒漠中充满他那深奥莫测的傲气；总之，他用不动声色的办法把自己的真面目遮盖起来。现在是他在忸怩作态，倒是我在大胆进逼。这种怪现象使我觉得好玩，尤其是因为这一切不致引起严重的后果。一个男人，一个西班牙人，一个外语教师，这算得了什么？我对于男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敬意，即使他是一位国王。我觉得，我们比所有的男子都强，就连货真价实的社会名流也不例外。喔！就是拿破仑，我也能向他发号施令！如果他爱上了我，我一定要他明白，他是受我摆布的！

昨天，我说了一句俏皮话，不料这一下触到了埃纳雷斯老师的痛处；当时，他一言不发。他已经上完课，拿起帽子向我躬身告辞，临行前还瞟了我一眼，使我以为他不会再来。这对我可太刺激了：这里面有一种不祥之兆，似乎《新爱洛伊丝》①的故事要重演。我刚读过冉-雅克·卢梭的这部作品，它使我把爱情视若畏途。争争吵吵和有口无心的爱情叫我受不了。克拉丽莎②也是高兴得过了头，才写下了那封微不足道的长信；但是，父亲对我说，理查逊描写英国女子的心理实在令人

---

① 《新爱洛伊丝》，卢梭（1712—1778）的书信体小说，描写贵族小姐朱丽和出身平民的家庭教师圣普乐的爱情悲剧。

② 克拉丽莎，指英国小说家理查逊（1689—1761）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哈洛》的女主人公。

叹服。而卢梭那部作品给我的印象却是用文学形式进行哲理说教。

我认为，爱情纯粹是一首属于个人的诗篇。作家们为我们描写爱情的时候，没有一点东西不是真假掺半的。我亲爱的美人，事实上，你除了夫妇之爱，不可能再对我谈别的，我想，为了使我俩双重性的生活过得完美，我必须永不嫁人，又要热烈地爱上一个人，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生活。把你那里的事原原本本地讲给我听吧，特别要告诉我，你和那个被我称为“蠢货”的丈夫一开始是怎么过的。万一我被人所爱，我也会如实地写信告诉你。再见吧，可怜又可爱的沉沦者。

星期一

十一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致 德·绍利厄小姐

亲爱的小娇娇，你和你的西班牙人使我不寒而栗。我这寥寥数语就是特为恳求你将他辞退的。你告诉我的有关他的事恰恰说明，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是最危险的。这种人没有什么可丢失，所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此人既不应成为你的情人，也不能成为你的丈夫。以后我会详细告诉你有关我婚姻的种种秘事，但要等我消除你上封来信在我心中所造成的焦虑之后。

于克朗帕德

十二

德·绍利厄小姐 致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美丽的小鹿，今天上午九点钟，父亲来到我这里要见我，正好我已起床并穿戴整齐。我见他神态庄重地坐在我客厅的壁炉旁边，一反常态，仿佛在想什么心事；他向我指了指他对面的一张安乐椅，我领会了他的意思，装出一副和他一样庄重的表情，深深地坐进那张椅子里。他看我模仿得如此相象，不禁淡淡一笑，但笑容里露出一丝凄苦的表情。

“至少你和你祖母同样聪明。”他对我说。

“得了，爸爸，何必跟我来这一套，”我回答，“你准是有什么事要求我！”

他焦躁不安地站起身来，和我谈了足足半个小时。亲爱的，这次谈话很值得记录在案。所以他刚一离开，我就坐到书桌边，尽量把他的原话记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彻底暴露他的思想。他一开始就奉承我，而且干得还相当出色；我得多多感激他，因为他猜到了我的心思并给了我好评。

“阿尔芒德，”他说，“你着实把我哄了一阵，又美美地让我吃了一惊。你刚从修道院寄宿学校回家的时候，我错把你当成寻常的年轻姑娘，以为你思想贫乏，幼稚无知，不善思考，几件不值钱的小玩意、一件首饰就可以应付过去。”

“我替年轻人谢谢您啦，爸爸。”

“喔！已经没有年轻人喽！”他习惯地作了一个政治家常

用的手势，“你的智力发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你对事物的判断恰到好处，你很有见地，也非常圆滑：别人以为你对某件事还一无所知，可你已经看清了他们还在寻找的因果关系。你简直是一位穿裙子的大臣；这儿只有你能理解我；如果要谁作出牺牲的话，那也只有你能够承担。所以，我想把我制订并坚持的计划坦率地告诉你。为了使你易于接受，我应该向你说明这套计划所包含的崇高感情。因而，我不得不和你一起探讨，什么是这个王国的最高政治利益，而这种探讨除了你以外，别人都不会感到兴趣。你听完以后，可以慢慢考虑；如果有必要，我就给你半年时间。事情完全由你自己作主；如果你拒绝我要你作出的牺牲，我也会接受下来，不再和你纠缠。”

我的小鹿，听了这段开场白以后，我确实认真起来了，我对他说：“爸爸，请说吧。”

于是，这位政治活动家就发表了下面的长篇大论：

“孩子，法兰西的处境并不美妙，此事只有国王和少数几位才智超群的人看得出来；但国王没有得力的助手；那些头脑清醒、深知危险的人又没有任何权威，不能调遣别人，以取得理想的结果。那批人在民众选举中被唾弃，又不愿充当别人的工具，尽管他们具有卓越的才能，可是他们非但不帮助我们加固这座大厦，反而继续在社会上进行破坏活动。简而言之，现在只存在两个政党：一个是马利乌斯党，另一个是苏拉党；① 我拥护苏拉，反对马利乌斯。事情大体就是如此。说得再详细一点，大革命仍在继续，它根植于法律之中，刻写在土

地之上，始终留存在人们的脑海里；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在大部分王室谋士的心目中，大革命已经一无士卒，二无资财，完全被打垮了。国王是个聪明人，他对此看得非常清楚；可惜，久而久之，他兄弟一边的人占了上风。那些人都希望步子走得再快些，而他却活不了两年了。所以，这位行将就木的国王正在准备后事，以求安安稳稳地死去。孩子，你是否知道，大革命所造成的后果中最具有破坏性的是什么？这个你怎么也料想不到。它在砍下路易十六脑袋的同时，也砍掉了每一个家长的头。如今家庭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孤立的个人。法兰西人想组成一个国家，却不愿建立一个帝国。他们在宣布继承祖业权利均等的同时，扼杀了家庭观念；他们还设立了税务机关。这样，他们会把优势变成劣势，培养盲目的民众力量，消灭艺术，使个人利益占统治地位，并开辟武力征服的道路。如今，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不是以家立国，就是把国家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简单地说，不是民主政治就是贵族政治，不是讨论就是服从，不是崇尚天主教就是对宗教持冷漠态度。我属于少数派，我们主张和所谓的"人民"相抗衡，其实这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问题不在于是否保留封建权利，那是对傻子们说的；也不在于要不要贵族身分；它涉及到国家本身，是法兰西生死攸关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以父权立国，就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由此就产生了等级制度

---

① 马利乌斯（公元前157—86），古罗马军事统帅和政治家，曾联合平民派势力，向其政敌即权贵派独裁官苏拉（公元前136—78）进行激烈的斗争。这里马利乌斯党指资产阶级自由党，苏拉党指贵族保王党。

和各种从属关系，这个阶梯的顶端就是国王。所谓国王，也就是我们大家！为国王而死，也就是为自己而死，为家庭而死；家庭与王国共存亡。每种动物都有本能，人的本能就是家庭观念。由富有的家庭组成的国家是强大的，因为它的全体成员都热心保卫他们共有的珍宝：金钱、荣誉、特权、享受；由互不团结的个人组成的国家是弱小的，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能保持自己的地盘就行了，至于服从一个人还是七个人，听命于俄国人还是科西嘉人，都无关紧要；而这个可怜的个人主义者却根本看不到，有朝一日别人会夺去他的地盘。如果我们失败了，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今后将只有刑法或税法，钱袋或生计。人世间最仁慈的国家，将不再由感情来引导。人们将扩大和护理难以治愈的创伤。首先，到处都有嫉妒心理：上层阶级将被挫败，人们会把欲望的均等视为力量的均等；众所周知的、被确认了的真正优势，将被资产阶级的浪潮冲垮。人们可以在一千个人里面挑出一个中意的，而在三百万野心勃勃的人们中间，却什么也找不到，因为他们穿着同样的制服：平庸。这群胜利者不可能意识到，自己还会被另一群可怕的人所反对，那就是占有土地的农民。这两千万阿尔邦活生生的土地，会走路，会思考，什么也听不进去，贪得无厌，对什么都要抵制；它们掌握着野蛮的力量……"

"那么，"我打断了父亲的话，"我该为国家做些什么呢？我压根儿没有想到要做一个保卫家庭的贞德①，在某个修道院的火堆上被文火慢慢烧死呀。"

"你真是个小精灵，"父亲说，"我和你讲道理，你就和我开

玩笑；我和你说笑话，你倒正经得象一位大使。”

“通过对照，才知道什么是爱。”我这样回答。

他听了笑得眼泪也流了出来。

“我方才对你讲的那些道理，你要好好加以考虑；你会发现，我在说那番话的时候，对你是多么信赖，那里面包含着多少崇高的感情。也许，社会上发生的事将有助于实现我的计划。我知道，这套计划对你来说是不公平的，会伤你心的；因而，我与其求助于你的心灵和想象力，不如求助于你的理智，以便得到你的首肯；我发现，你比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更富于理智和见识……”

“您这是自我吹嘘，”我含笑回答，“因为我是您的女儿呀！”

“那好，”父亲接下去说，“我说话不能前后矛盾。为了达到目的，就得想尽办法，我们为别人做个榜样吧。在你二哥的财产得到保障以前，你不能占有任何财产，我要用你名下的全部资金，为你二哥册立一份世袭的产业②。”

“但是，我放弃了财产，您不会不准我随心所欲地生活，过幸福的日子吧？”

“啊！只要你所理解的生活丝毫无损于我们家的名声、地

---

① 贞德或圣女贞德（约1412—1431），农民出身的法国女英雄，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成为法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光辉旗帜，后因被封建主出卖而被俘。宗教法庭秉承英国人的旨意，将她诬为妖异，判处火刑。

② 世袭产业原是封建贵族给予长子的一种特权。但本篇所说的却是为了次子的利益而剥夺女儿的财产。

位，以及我们家的光荣。”

“嗬！”我叫了起来，“您这么快就撤销我那高人一等的理智啦。”

“在法国，”他辛酸地说，“我们找不到一个男人甘愿娶一位出自名门望族，但没有陪嫁的年轻姑娘。即使有，也肯定是个资产阶级暴发户。所以，从这一方面看，我们还停留在十一世纪。”

“我也有同感，”我说，“可是为什么要让我失望呢？贵族院不是还有老议员吗？”

“你想得太远啦，路易丝！”他嚷着说。

他吻了我的手，笑眯眯地走了。

就在这天早上，我接到了你的来信。你说我会掉进深渊，于是我好好思考了一番。我恍惚觉得，在我心里真有一个声音在喊：“你会掉下去的！”因此，我现在处处小心。亲爱的，埃纳雷斯现在敢于正眼看我了，他那双眼睛使我心慌意乱，它们在我身上引起的感觉，我只能比作深深的恐惧。真不该对这人多看一眼，就象不能看癞蛤蟆一样，因为他长得既丑，又迷人。这两天，我一直在进行思想斗争，要不要直截了当地向父亲说明我不想学西班牙语了，让他把埃纳雷斯辞掉；可是，我刚刚果断地下了决心，又感到需要再看他一眼，让那种可怕的感情再次搅乱我的心田。于是，我总和自己约定：“再见他一次吧，然后再对爸爸说去。”亲爱的，他的嗓音甜美得沁人心脾，他说话时就象女歌手福多尔在歌唱。他的举止落落大方，毫不矫揉造作。他那副牙齿有多美呀！刚才，他离开我们的

时候，一定看出了我对他很感兴趣，所以似乎想拿起我的手来亲吻，当然，他的态度还是十分恭顺的；但他立刻缩回手去，仿佛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过于唐突，在他面前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虽然他只是稍有流露，我却猜透了他的心思；我微微一笑，看到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在热情冲动时如此克制自己，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动的呢？一个平民爱上一位贵族小姐，这要多大的胆量啊！我的笑容使他增添了勇气，这个可怜人找他的帽子，却视而不见，他心里并不想找到它。于是，我郑重其事地把帽子递给他。他的眼睛里滚动着泪花。这短暂的瞬间，包含着表不尽的情意，说不完的话。我和他是那样心心相印，我甚至主动向他伸出手去，让他亲吻。这样一来，我也许等于告诉他，爱情可以填补我们之间的距离。嗨！不知道是什么因素驱使我这样做的：当格里菲思转过身去的时候，我勇敢地向他伸出了洁白的小手，我立刻感觉到了两滴热泪伴随着两片火热的嘴唇。啊！我的天使，我浑身软绵绵地瘫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我感到幸福，但又说不清是怎样一种幸福，为什么幸福。我只感觉到，这是一首诗。虽然我现在羞愧难当，但这种有失身分的做法委实是一种伟大的举动。是他把我迷住了——这就是我为自己开脱的理由。

二月

这个人确实很出众。他谈吐高雅，才华过人。亲爱的，他向我讲解西班牙语结构的时候，也阐明了人类的思维和一切语言的结构。他讲得非常透彻，逻辑性很强，简直可与博叙

埃① 媲美。他讲起法语来，好象在讲他的母语，我对此表示惊讶时，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曾随西班牙国王到过法国的瓦朗塞②。这个人的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他和以前不一样了：他来这里时穿着俭朴，但完全象一位清晨出来散步的大贵人。在这一堂课上，他施展了全部的口才，他的智慧象灯塔似的大放异彩。他象一个疲惫不堪的人又恢复了体力，向我袒露了精心掩盖着的内心世界。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可怜的听差，为了朝西班牙的一位王后看上一眼，招致了杀身之祸。

"那他只能死！"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回答使他心中充满了喜悦，但他的目光实在使我惶恐不安。

晚上，我去勒农库公爵夫人家参加舞会；塔莱朗亲王也在那里。我向一位名叫德·旺德奈斯的漂亮青年打听，一八〇九年那会儿，在亲王的封地上有没有来过一个名叫埃纳雷斯的客人。

"埃纳雷斯就是对索里亚家族的摩尔式称呼，他们自称是皈依了基督教的阿邦塞拉热人。老公爵和他的两个儿子曾陪同西班牙王来过。现在这位索里亚公爵就是他的长子，他刚被费迪南王剥夺了一切财产、官职和最高的贵族爵位。这是

① 博叙埃(1627—1704)，法国作家，著名的宣道家，曾任太子太傅。

② 瓦朗塞，巴黎西南的一个小城，塔莱朗亲王的领地，建有华丽的城堡。一八〇八至一八一四年，西班牙费迪南七世被拿破仑废黜期间曾被囚于此。

国王借机发泄宿怨：公爵犯过一个大错误，他在瓦尔代的立宪内阁中担任了大臣的职务。幸亏，他在昂古莱姆公爵大人进入西班牙加的斯城之前就逃跑了。虽然昂古莱姆公爵并无恶意，但还是没能阻止国王在他身上发泄怒火。”

旺德奈斯子爵这一番原原本本的答复引起了我的深思。直到今天上午听第一节课的时候，我还说不上自己心中有多么焦虑。上课开始后的片刻，我一面观察他，一面寻思他究竟是公爵还是平民，但仍然弄不明白。他似乎猜透了我逐渐显露出来的那些念头，所以一心想打断我的思路。我终于忍不住了；我突然放下书本，停止了正在做的翻译练习，用西班牙语对他说：

“先生，您把我们骗了，您不是个可怜的自由党人，您是索里亚公爵！”

“小姐，”他凄苦地打了一个手势，“可惜我不是。”

我理解他在“可惜”这个词里倾吐出了多少绝望啊！亲爱的，仅仅一个词就容纳了如此丰富的感情和内容，这在别人肯定是做不到的。他垂下眼帘，不敢再看我了。

“德·塔莱朗先生认为（在他府上，您曾经度过了流亡的岁月），”我对他说，“一个名叫埃纳雷斯的人要么是失宠的索里亚公爵，要么是个仆役，二者必居其一，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可能。”

他抬起眼睛看我，那是两块闪闪发光的黑色炭火；这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露出一种屈辱的表情。我觉得这位男子当时一定非常痛苦。

“家父确实是西班牙国王的仆人。”他这样回答。

格里菲思不太习惯这种研究问题的方式。因为，我们的每一次问答之间总有一段令人不安的沉默。

“那么，您究竟是贵族还是平民？”我问。

“小姐，您知道，在西班牙，所有的人都是贵族，连乞丐也不例外。”

这种持重的态度使我心烦。自从上次的课程结束以后，我异想天开地准备了一手捉弄人的把戏。我写了一封信，信里描绘了自己理想中的爱侣的肖像，我打算请他把这封信翻译出来。至今，我只练习从西班牙语译成法语，还从来不曾从法语译成西班牙语；我向他指出这一点，并请格里菲思帮我把一位女友最近写给我的那封信取来。

我心里是这样盘算的：我要看这个计划将对他产生什么效果，判明他血管里究竟流的是哪种血液。

我从格里菲思手上接过那封信，嘴里在说：“不知道有没有抄错。”

因为，这封信全是我的笔迹。我把信递给他，你也可以说，我给他设置了一个陷阱。紧接着，我开始观察他的表情。他念道：

亲爱的，我所喜欢的男子，必须在男人面前表现得剽悍和豪迈，但对妇女应该很温柔。他那鹰隼般的目光足以立刻制止任何近乎荒谬的行为。有人想把圣洁的事物，尤其是心中的诗情当成笑柄，对于这些人，他将报以怜悯的一笑，因为心中没有诗情，生活只会变成凄凉的现实。我深深蔑视企图剥夺我们宗教思想的那种

人，因为它是充满了人生慰藉的源泉。所以，他应该具有稚子的淳朴信仰，又具备睿智者经过深思的坚强信念。他的思想新颖独特，既不矫揉造作，也不炫耀自己：他言谈得体，没一句多余的话，他不会使别人厌倦，也不会百无聊赖，因为他的内心非常丰富。他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富有高雅的侠士遗风，摈弃一切利己主义。他的一举一动，没有任何个人动机或谋求私利的打算。如果说他有什么缺点，那么这些缺点也来自他那超越时代的思想，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会发现他走到了时代的前面。出于对弱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会亲切地对待所有的妇女，但又很难爱上其中任何一位，因为他将爱情看得分外严肃，绝不当作儿戏。所以，他虽然显示出能引起别人深深爱慕的一切优秀品质，却极有可能终生不恋。然而，如果他发现了梦寐以求的意中人，遇到了一位真正理解他、能充实他心灵的女性；如果这个女子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投进一束幸福之光，象一颗耀眼的星星，穿透人世间如此阴沉、寒冷和冰凉的云层；如果这个女子能使他的生命增添新的魅力，拨动他沉寂至今的心弦；我认为，他还是会认清并珍视自己的幸福的。所以，他一定能使她的生活过得美满。她象睡在母亲怀中的婴儿，怀着一片盲目的爱，把一颗多情的心交到他的手里，他决不会用言语或眼色去伤她的心；因为，万一她从这个温柔的梦乡中醒来，她的心灵就会永远破碎：她如果不曾信托以自己的整个未来，就不会登上这个海洋的航程。无论是从事伟大的事业，还是处理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个人必定有淳朴而自然的上等人的相貌、神态和举止。他可能长得丑，但双手一定十分好看；他的上唇稍稍翘起，对不热爱宗教的人投以鄙夷和嘲弄的微笑；最后，他将在自己的眼神里，为他所爱的人们留下一道充满心灵火花的灿烂霞光。

“小姐能否允许我留下这封信作为纪念？”他用西班牙语对我说，声音里充满着激情。“今天是我荣幸地给您上的最后一堂课，但我在这篇文章里学到的东西，将成为我毕生的行动

准则。我逃离西班牙时身无分文；今天，我收到了家里寄来的一笔钱，足以维持我的生活。我将荣幸地为您物色一个可怜的西班牙人代替我的工作。”

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戏演得够了。"他带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尊严站起身来，他那个阶级的男人们那种出奇委婉的谈吐，弄得我窘态毕露。他下了楼，要求和我的父亲面谈。晚餐的时候，父亲笑嘻嘻地告诉我：

“路易丝，给你授课的先生原来是西班牙国王的一位前任大臣，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

“是索里亚公爵。”我说。

“公爵！”父亲回答说，“他已经不是公爵了，他现在只有玛居梅男爵的头衔，玛居梅是撒丁岛上的一块领地。我觉得此人相当古怪。”

“爸爸，请不要这样说一个和您不相上下，而且我认为具有美好心灵的人，‘古怪’这个词出自您的口，总有一点讽刺和轻蔑的意味。”

“你想成为玛居梅男爵夫人吗？”父亲叫了起来，带着揶揄的神情望着我。

我以一种高傲的姿态垂下了眼帘。

母亲插话说：“好象埃纳雷斯在门口遇上了西班牙大使，是吗？”

“不错，”父亲回答。“大使还问我是否在密谋反对他的主人西班牙国王；可是，他毕恭毕敬地向这位西班牙的前大贵人行礼，表示愿意听从他的调遣。”

亲爱的德·莱斯托拉德夫人，以上就是这两个星期内发生的事，而我也有两个星期未见到那个爱我的人了；他确实爱上了我。他正在干些什么？我真想变成一只苍蝇，一只耗子，或一只小麻雀，好独自去他家里看望他，又不会被他发觉。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男人，可以对他说："为我去死吧！……"按他的性格，他也确实会这样做的，至少我相信这一点。总之，在巴黎城里，我已经有一个可以思念的人了，这个人的目光使我心中充满着光明。哦！这是一个应当被我踩在脚下的敌人。怎么，难道真有一个我少不了的男人，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你结了婚，我已经在恋爱！我们这对鸽子过去飞得那样高，仅仅过了四个月，就已经跌落在现实的沼泽地里了。

星期五

昨天，在意大利剧院，我感到有人盯着我，两只火辣辣的眼睛象两颗红宝石，在乐池的阴暗角落里闪闪发亮，象魔石一般吸住了我的目光。埃纳雷斯始终未将他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这头怪物想找一个能看到我的独一无二的位置，这个位置被他找到了。我不了解他在政治上有什么能耐，但在恋爱方面，他确是一位天才。伟大的高乃依曾这样写道：

美丽的勒内，我们的事就进行到这个地步①。

星期日

---

① 套用高乃依的悲剧《西拿》中的一句台词，原文是：美丽的爱米丽，我们的事就进行到这个地步。

十 三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致 德·绍利厄小姐

亲爱的路易丝，在给你回信以前，我不得不等了一些日子；现在，我知道了很多事，说得明确些，我学会了很多事，为了你未来的幸福，我应当把这些事都告诉你。我发现，在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位已婚女子之间，差别之大是年轻姑娘难以想象的，就如同已婚女子无法再变成年轻姑娘一样。如果要我回修道院，我宁可和路易·德·莱斯托拉德结婚，这是明摆着的。我估计，倘若我不嫁给路易，就只好顺从父母之命，回修道院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尽可能采取对我有利的立场。

起初，订立婚约的严肃性使我心惊胆战。结婚是一辈子的事，而爱情只是短暂的欢乐；可是，当欢乐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候，婚姻却继续存在，并为男女双方带来某种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较之他们的结合本身更值得关心。所以，为了缔结一门美满的婚姻，也许只需要友谊，为了建立愉快的友谊，就要向许多人类的缺点让步。没有任何东西妨碍我对路易·德·莱斯托拉德的友谊。我们曾经带着如此危险的狂热，梦想爱情的乐趣。现在，我已经痛下决心，不再在婚姻中寻求这种乐趣，所以我感到心情十分平静。我想："如果我没有爱情，那为什么不去追求幸福呢？"再说，既然有人爱我，那我就让人爱吧。我的婚姻不会成为对我的一种奴役，而是一种永久的支

配权。对于一个希望掌握绝对自主权的女子，这种境遇有什么不合适呢？”

我想结一门排除夫权的亲事，这一重大问题在我和路易的一次谈话中得到了解决。路易在这次谈话中向我显示了优良的品性和美好的情怀。我的小娇娇，那时我多么希望能在期待爱情的美好季节中长驻久留，这个季节虽然不产生任何乐趣，却能使心灵保持纯洁。不必承担任何义务和法律责任，只须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保持绝对的行动自由……这是多么甜蜜和崇高的事啊！这份违背法律和婚配本身的婚约，只能在我和路易之间签订，这头一个困难，是使这门婚事议而不决的唯一原因。如果说，为了不再返回修道院，我一开始就横下了一条心，那么得寸进尺也是符合我们的本性的；亲爱的天使，我们正是这种贪得无厌的人。我时常偷偷地端详路易，心想：“不幸究竟使他变好还是变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他对我的爱情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一旦我成了他心目中的偶像，哪怕是一个稍微冷淡一些的眼色，也会使他脸色发白，浑身颤抖。我明白，我已经可以随心所欲了。我利用散步的机会，很自然地把他从二老身边引开。我对他的内心审慎地进行了一番试探。我引他讲话，让他如实地对我俩的前途谈谈自己的想法和打算。我提出的问题显得那样深思熟虑，并恰恰击中了可怕的夫妇生活中的薄弱环节，竟使得路易向我承认，他被一位如此博学的少女吓坏了。我听着他的回答；他却越说越乱，就象那些吓得神不守舍的人一样；我终于发现，偶然的机缘给了我这样一个对手：他愈意识到我有

一颗你所谓的"伟大的心灵"(对此你是何等得意)，就愈感到相形见绌。不幸和贫困曾使他身心交瘁，他认为自己的一生几乎已经毁了，脑子里总萦绕着三个"怕"字。首先，他已经三十七，而我只有十七岁；他在考虑我们年龄上这二十年的差距时，不能不感到心寒。其次，我素来被认为长得非常漂亮；路易在这一点上和我们看法一致，而苦难却剥夺了他多少青春年华，这不能不使他感到辛酸。最后，他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比他作为一个男人要强得多。由于这三方面明显的弱点，他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担心今后不会使我幸福，感到我是万不得已才选中他的。有一天晚上，他怯生生地问我，是不是因为我怕回修道院才答应嫁给他的。

"这是事实。"我郑重其事地回答。

亲爱的朋友，我第一次因为男人而感到心情激动。我的心被他眼眶里滚动着的泪花打动了。

"路易，"我用抚慰的语气接着说，"要把这门亲事从门当户对变成我心甘情愿，现在全看您了。我向您提出的要求，是希望您做到忘我，这种忘我较之真诚的爱情使您所处的所谓受奴役的地位要高尚得多。对于友谊，您能否达到我所理解的那种高度？人的一生中只有一个朋友，我愿意做您的这个朋友。友谊是联结两颗同类心灵的纽带，它们既被双方的力量联结在一起，又是独立的。但愿我们能成为这样的朋友，同舟共济，共同挑起生活的担子。让我保持完全的独立吧。您说您爱我，所以我不禁止您在我心中唤起爱情；但是，只有出于我的自愿，我才能当您的妻子。希望您能使我自愿地舍弃我

的自由意志，我会立刻将它奉献给您的。所以，我并不禁止您使这种友谊带上热烈的感情色彩，让爱情的声音打破友谊的宁静；我将尽力为之，以便使我俩的感情日益融洽。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处境将相当奇特，为此，请不要让我在外界遇到这种处境可能带来的种种烦恼。我既不想表现得喜怒无常，也不会假装正经，因为我生来就不是那样一种人；我相信您是个相当有教养的人，所以我会为您维持表面的夫妇关系的。”

亲爱的，我还从未看到过象路易这样感到幸福的人；他听了我的建议，两眼顿放异彩，幸福的火焰烤干了他的泪花。

“您想想看，”我最后说，“我对您提出的这些要求没有一点值得奇怪的地方。提出这条件是由于我热切地希望您尊重我。如果您只通过婚姻得到我，那么，当您发现自己的爱情不是从我身上，而是通过法律或宗教手续才获得美满的结果，那时您还会不会感激我呢？如果您不讨我喜欢，而我又只能象可敬的妈妈嘱咐我的那样，被动地服从您，而且还因而有了一个孩子，那时您是否认为，我对他的爱，会象对待一个出自我们共同心愿生下的孩儿一样？先生，即使我们双方不能象恋人似的情投意合，那么至少也该不惹对方讨厌才是。哎哟！我们的处境将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我们要在乡下生活，难道不该考虑一下感情是否会出现反复？明智的人难道就不能防备感情变化带来的不幸吗？”

听了这一席话，他对于我既通人情又善说理深表惊讶。他向我作了庄严的许诺，于是，我抓起他的手，温情脉脉地握了

一下。

我们就在那个周末结了婚。由于我的自由有了保障，所以我非常快活地对待种种乏味的婚礼细节：我和平日没有两样，也许，用我们在布卢瓦惯用的说法，我还被人当作一个伶牙俐齿的饶舌妇。我已经迷上了为自己安排的这个大有发展余地的新环境，人们也就把我这个年轻姑娘看成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了。亲爱的，我早就隐约地看到，今后我的生活中会出现许多困难，但我还是诚心诚意地想使这个男子幸福。然而，在我们这样偏僻的地方过日子，如果妻子不能发号施令，婚后的生活很快就会变得使人难以忍受。所以说，一个女人应当同时具备情妇的魅力和妻子的品德。欢乐一旦带上了不肯定的因素，不就可以使幻想更为持久，并使男男女女那样理直气壮、令人向往的自尊心永远得到满足吗？所以，我所设想的夫妇之爱，就为当妻子的增添了希望，使她成为家庭的主宰，赋予她取之不尽的力量和生活的热情，这种热情能使她置身于百花丛中。她愈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愈能使爱情和幸福体现出来。但是，我尤其要求对我们私下的安排严守秘密。怕老婆的男人往往遭人耻笑，妻子的影响应该是绝对秘密的。所以，在我们家里，无论在什么事情上，最关紧要的就是这种神秘性。如果说，我正着手使一个灰心丧气的人重新振作起来，让他身上那些隐约可见的品德重放光彩，那么，我希望在别人看来，这一切都是靠路易本身的力量得来的。这就是我赋予自己的一项使命，这项使命称得上崇高，足以给一个妻子带来荣耀。我有了一个关系到我一生的秘密，一个惟有你和

上帝才知道的、我将为之努力的计划，我几乎为此感到骄傲。

现在，我差不多是幸福的，也许当我还不能向我所爱的对象诉说时，就不会完全幸福。可是我怎么对他说呢？我的幸福会伤害他的感情，我必须在他面前加以掩饰。亲爱的，他的感情象女人一样脆弱，受过很多苦的男人都是这样的。婚后的三个月里，我们就象婚前那样相处。正象你所想的那样，我研究了一大堆细小的个人问题，这些事对于爱情的重要性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尽管我表现得很冷淡，这个受到鼓励的人心胸已经舒展多了：我眼见这张脸换了表情，一天天显得年轻起来。我对家里的优雅布置似乎也影响了他的身心。我已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和他待在一起，我把他变成了另一个我。通过日常的观察，我发现他是表里如一的。我们私下里称为"蠢货"（这是你的说法）的那个丈夫已经无影无踪了。我记不起是在哪一个甜蜜的夜晚，我发现他象一个情人，句句话都打动我的心，我倚在他的怀里，欢悦之情难以言表。当然我是骗不了你的，我要象对上帝那样对你说实话。也许，当他怀着令人赞叹的认真态度坚守誓言的时候，我心中萌生了好奇心。那时，我为自己感到羞愧，竭力抗拒着。唉！当你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才抗拒时，精神上很快就与之妥协了。于是，一场秘而不宣的欢乐就象在一对情人之间那样产生了，而且这秘密也只应永远存在于我们之间。当你结婚的时候，你会对我的守口如瓶表示赞同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最细腻的爱情所希望有的，这里都有了，连意想不到的，可以说为此时此刻增光的事情也发生了：我们的想象力要求爱情赐予我们的那

些神秘的恩典，可以原谅的冲动，好不容易取得的允诺，面对现实之前早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并使我们心醉神迷的最完美的快感，这种种魅力全以迷人的形式出现了。

不过，我得向你承认，尽管有这些美妙的好事，我还是重申了掌握自由意志这个条件，但我不想把全部理由都告诉你。当然，将来我只向你倾诉这一半隐情。我认为，即使我们已经属于自己的丈夫（且不谈爱不爱他），但如果不掩盖我们对婚姻问题的感情和判断，我们就会大受损失。我尝过一次人间难有的欢乐，那是因为我确信，我把生命赋予孩子之前，已经使这个可怜的人获得了新生。路易恢复了青春和体力，变得活泼开朗，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我象一个仙女，把他所遭受的不幸也从他的记忆里抹掉了。我已经使路易脱胎换骨，变成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子。他现在深信能得到我的欢心，所以施展出全部才智，还显示了新的优点。成为一个男子幸福的不竭之源，而他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使爱情带上感激的成分，啊！亲爱的，这一信念在心灵里培育的力量，超过了最完美的爱情本身所具有的力量。也正是这种热烈而又持久、单一而又变化多端的力量，最终产生了女子的崇高事业：家庭；现在我已设想这个家庭将结出累累硕果。他的老父亲现在一点儿也不吝啬，我想要什么，他就盲目地给什么。仆人们也兴高采烈。我用爱情治理这个家室，而路易的幸福似乎也充溢其间。老人的行动已经和家里的一切改革协调一致，他不想在我阔绰的生活中留下任何瑕疵；为了使我高兴，他也穿得整整齐齐，而且随着穿戴的改变，还学会了符合潮流的举止。我

们买了几匹英国种的辕马，一辆四轮轿式马车，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和一辆双人两轮马车。仆人们也穿上了俭朴大方的服装。为此，有人说我们太挥霍了。我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不是说笑话）勤俭持家，用尽可能少的钱来换取最大的享受。我已经向路易指出，有必要在家乡修几条道路，以便获得热心于造福乡里的美名。我督促他弥补学识上的不足。我希望运用娘家和她母亲的影响，使他不久成为省议会的议员。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如果他父亲继续治理我们的家业，并能积攒一点钱财，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因为我希望路易一心一意去干政治；如果我们有了孩子，我希望他们生活得幸福，将来能在政府里有个好位置；路易还得在下一届选举中当上省里选派的众议员，否则他将失去我对他的尊重和爱情；我娘家可以帮助他竞选，这样，我们每年都可以快快活活地去巴黎过冬了。啊！我的天使，从他听从我规劝的那股子热情里，我看出他是多么爱我。就在昨天，我还接到他从马赛寄来的一封信，他要在那里待几个小时。信是这样写的：

温柔的勒内，当你允许我爱你的时候，我相信幸福的存在；而今天，我更是感到幸福无边了。以往的岁月只留下模糊的记忆，成了一片衬托出我那幸福光辉的必不可少的暗影。当我在你身边的时候，爱情使我那样心荡神驰，竟至无法向你述说我对你的一片深情：我只能钦慕你，崇拜你。直到远离了你，我才重新找到了言词。你的容貌完美无缺，神态是那样的凝重端庄，任岁月流逝，也难以改变你的丽质。对于夫妇之爱，感情固然比美貌更为重要，而且你

的感情又是那么细腻，但我还是要对你说：确信你的美貌能长驻不衰，这一信念给予我的快乐，我每看你一眼便增添一分。你脸上的线条和谐而庄严，显示出你心灵的高贵，配上健美的肤色，更是纯净得难以形容。你那乌黑的眼睛神采奕奕，你的天庭异常饱满，这些都说明你的品德是多么高尚，你的为人又是多么持重可靠，万一在生活中遇到风暴，你的心也经得起考验。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你突出的天性；我无意于教你意识到这一点，我写下这些，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了解自己据有的珍宝的全部价值。你对我的点滴赐予，无论在今天还是久远的未来，都将永远成为我的幸福之源；因为，对于我们之间互相保持独立的那个诺言，我已经充分体会到它的伟大之处。我们之间任何一次温情的表示，都将出自我们双方的意愿。尽管我们被紧紧地拴在一起，但我们依然是自由的。如今，我已赢得了你，正因为我知道你对此多么珍惜，所以我将为再次赢得你而感到更加骄傲。你每说一句话，每进行一次呼吸，每做一件事，每想一个问题，无不使我对你的肉体和心灵之美增添一分崇敬。你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神圣、理智和使人心醉神迷的品质，它把思考、荣誉、欢乐和希望融为一体，从而使爱情具有比生活本身更广阔的天地。啊！我的天使，你给予我的快乐美化了我周围的一切，但愿掌管爱情的神灵永远忠实于我，愿这种快乐永远伴随着我的未来！你什么时候做母亲呢？我要目睹你为自己的生命力欢呼！我要聆听你用甜美的声音，用如此奇特地表达出来的那些细腻而新颖的思想，为我们俩的爱情祝福；是它更新了我的心灵，锤炼了我的才干，它是我的骄傲，也是一泓神奇的清泉，我从中汲取了新的生命。是的，我决心按照你的要求努力去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我将本着使你满意这个原则去争得荣誉，给你的脸上增光添彩。

亲爱的，我就是这样培养他的。这封信的文笔是他新近才学会的，一年以后将会更加优美。路易的激情也是初步的，我希望他这种幸福感持久不衰，因为它来自一宗美满的婚姻。当男女双方互相信任，互相了解以后，他们就找到了使漫长的岁月变得丰富多采，使生活本身充满魅力的秘诀。这个秘诀只有真正的妻子才能发现，现在我已经隐约地看到它了，我一定要将它牢牢掌握。你瞧，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还真以为我爱他，就好象他不是我的丈夫。目前，我只是在物质上和他联结在一起，因为这种联结给予我们力量去承担许多事情。然而，路易还是很可爱的，他心性平和，他老老实实去做的那些事情，绝大多数男子都可以引以自诩。总之，即使我现在还不爱他，至少我是很可能会依恋他的。

以上就是我本人，连同我高傲的神态和一头乌发，以及象你所说的，闪动着“遮光帘”式睫毛的黑眼睛，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情景。亲爱的，再过十年，我们再看看自己能否在这个巴黎城里笑逐颜开，生活过得美满幸福；有时我还要把你带回这个美丽的普罗旺斯的沙漠绿洲。路易丝啊！别毁了我们俩共有的锦绣前程。不要象你威胁我的那样，干出那类荒唐事。我已经嫁了一个老青年，那么你就嫁一个人老心不老的贵族院议员吧。在这一点上，你倒是对的。

二月，于克朗帕德

十四

德·索里亚公爵 致 德·玛居梅男爵

亲爱的哥哥，你确实让我当了名副其实的索里亚公爵。假如我知道你还在到处流浪，享受不到财富给予人们的舒适，那么我是无法消受你给予我的幸福的。无论是玛丽还是我本人，我们一致决定，待到确知你接受了我们让于拉卡转交给你的那笔款子以后，我们俩再成亲。这两百万是你和玛丽两人的私蓄。我们跪在同一个神坛之前，双双为你祈福，而且怀着极大的热忱！对！上帝可以作证！哥哥啊，我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你所寻求的爱情将会从天而降，成为你流亡中的慰藉。玛丽流着泪读了你的来信，她对你是十分钦佩的。至于我，我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家庭，才接受你的爵位。国王满足了你的要求。啊！你以何等轻蔑的态度让他称了心，好比将猎物抛给了虎狼。为了替你报仇，我想让他知道，你是用何等高贵的心胸使他相形见绌的。敬爱的兄长，我为我个人所接受的唯一东西，就是我的幸福，也就是玛丽姑娘。为此，我要永远象造物对待造物主那样对待你。在我和玛丽的有生之年，总会出现和我们的幸福结合同样美好的一天；那时我们将知道，你的心已经为人所理解，有一位女子给了你应得的和所想望的爱情。请别忘了：如果说你活在我们身上，同样，我们也活在你身上。你可以放心地用教廷大使的名义，通过罗马给我们写信。法国驻罗马大使一定会负责将它转交梵

蒂冈的国务卿邦博尼大主教，我们的教皇特使想必已经通知他了。其他的途径都不可靠。再见了，亲爱的被剥夺权利的人，亲爱的流亡者，如果你不能分享你为我们所创造的幸福，那么至少为此而感到自豪吧。上帝将听到我们为你祈祷的声音。

费 尔 南

于马德里

十 五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啊！我的天使，一结婚就成了哲学家啦？……当你把关于人生和义务的可怕想法写在纸上的时候，你的脸色一定是蜡黄的。你以为能用这种隐蔽的计划，使我改变对婚姻的看法吗？唉！难道我们的幻想过于广博，竟使你想到这般地步？当我们离开布卢瓦的时候，我们是那样天真无邪，具有敏锐的思考能力。如今，对于事物的纯精神上的体验，反倒把矛头指向你自己啦！若不是我早就了解你，知道你是世界上最纯洁、最完美的女性，我准会对你说：你这套打算简直有一种堕落的味道。怎么啦，亲爱的，为了你的乡村生活，你竟把爱情当作你的森林，将你的欢乐寄托在定期采伐之中！啊！与其在枯燥乏味的精打细算中生活，我宁愿死于心头掀起的汹涌波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懂事最多的年轻姑娘，因为我们常对细小的事物作多方面的思考；我的孩子，殊不知缺乏爱情

的哲理，或者披上了虚情假义外衣的哲理，正是夫妇间虚伪关系的最可怕的哲理。我不知道地球上这个最蠢的笨伯是否能不时看到，在你的玫瑰丛中蜷缩着明智这只猫头鹰，这个令人兴味索然的发现有可能驱散最热烈的感情。你是在安排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当他的玩物。我们俩都变得很古怪：哲理多于爱情，那是你的章法；爱情多于哲理，这是我的规程。冉-雅克笔下的朱丽在我看来足以当个老师，而和你相比，她只不过是个学生罢了。多么贤德的女性！你估量过生活的斤两吗？可惜，我根本不信你那一套，也许你是对的。你在一日之间就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又过早地成了一个吝啬鬼。你的路易无疑会感到幸福。如果他真的爱你，而我并不怀疑这一点，他就永远看不出你的行为纯粹是为了自己家庭的利益，正如高等娼妓的一切行动全是为了敛财；当然，娼妓也可以使男人感到幸福，因为她们本身就是花天酒地中的一个玩物。一位有远见的丈夫无疑会对你怀有持久的热情；可是万一他意识到，自己的妻子给虚情假义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就象她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的身体穿上了必不可少的胸衣，那时他还会感激你吗？亲爱的，在我心目中，爱情乃是与神祇的形象相关联的诸般德行的本原！它象任何本原一样，没有任何得失考虑，它就是我们无限深邃的心灵世界。一个姑娘嫁了一个男子，对他只敬不爱，难道你硬要向自己证明这种可怕的处境是应当的？所谓义务，无非是你衡量事物的尺度；然而，出于需要而有所作为，岂不成了无神论者社团中通行的道德标准？发之于情，难道不是女人们的秘密法则？你现在倒成了一个男子

汉了，那么你的路易就得变成女人喽！啊！亲爱的，你的来信使我陷入无尽的深思。我发现，对于某些姑娘来说，修道院寄宿学校永远起不了母亲的作用。高贵的黑眼睛天使，你是多么纯洁和骄傲，多么庄重和典雅，我要恳求你好好想一想我首次发出的呼声，这是被你的来信逼出来的！每当我自怨自艾的时候，爱情无疑推倒了理性拼凑成的种种论据，一想到这点，我的心中反倒有了慰藉。我既不思考，也不盘算，也许我会做得更糟，因为激情本身具有的逻辑，和你的逻辑同样不讲情理。

三月

昨天晚上临睡前，我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夜景。天空清澈明净，星星宛如一颗颗银钉，钉住一张蓝色的天幕。在沉寂的夜色中，我似乎听到呼吸的声音，借着皎洁的星光，我发现了我的西班牙人。他象一只松鼠，蹲在大路便道边一棵榆树的枝叶丛中。无疑，他正怀着爱慕的心情窥察我的窗户。这一发现在我身上产生的第一个效果是吓得我手瘫脚软，立刻缩回到屋子里；可是，在这阵恐怖的背后，我感到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我浑身乏力，心中却充满了幸福。有许多聪明的法国人想和我结婚，可是没有一个甘冒被卫兵抓走的危险，在这株榆树上过夜的。我的西班牙人来这里准是有好一阵了。嗨！他现在非但不给我上课，反而想听我的课了。那好吧，我会给他上课的。要是他知道，我私下里把他的相貌说得那样丑，那怎么了得！勒内，我也曾经探讨过一番哲理。我心想，倘

若去爱一个美男子，一定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它不等于承认，肉欲在爱情里面占了四分之三的地位！那么这种爱情还称得上神圣吗？我从最初的恐惧之中镇定下来以后，就伸长了脖子，贴着玻璃窗朝外张望，想看看他是否还在原处。说来也真巧！他正把一根竹管对准我的窗子，将一颗铅丸吹进我的房间，铅丸上巧妙地卷着一封信。

“上帝，他会不会认为我故意将窗子敞开的？”我暗暗寻思，“要是这会儿突然将它关上，那倒真成了他的同谋了。”

这事我处理得还不坏。我若无其事地回到窗前，装作并未听见铅丸落地的声音。我大声呼唤：

“格里菲思，快来看星星哪！”

格里菲思象个老处女，睡得正香。摩尔人一听此话，立即象一个幽灵似的溜了下去。他准是和我一样，吓了个半死，因为我没听到他离去的脚步声，他一定还留在榆树底下。这时，我已经沉浸在蓝色的夜空里，神游于奇特的意境之中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我才关上窗子。我上了床，然后象在那不勒斯研究古籍的人那样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张薄薄的纸片。我觉得手指象触到了一堆火。我思忖着：“这个男子在我身上产生了多么可怕的力量！”一想到这儿，我打算把信放到蜡烛上烧掉……可是，又一个念头止住了我的动作：“他给我写了些什么，为什么弄得这样神秘？”嗨，亲爱的，我还是把信烧了，因为我觉得，即使地球上所有的女孩子都贪婪地阅读这类书信，我阿尔芒德-路易丝-玛丽·德·绍利厄也不会看它一个字。

第二天，在意大利剧院里，他还是待在老地方；纵然他当

过立宪政府的总理大臣，我也不认为自己的态度会在他面前泄露任何一点思想上的波澜。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仿佛前一天晚上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收到。我对自己相当满意，他可是伤心极了。可怜的人哟，通过窗口谈情说爱，在西班牙是那样的自然！幕间休息时，他曾经去回廊里徘徊了一阵。这是西班牙使馆的一等秘书告诉我的。这位一等秘书还提到了他的一桩高尚行为。当他还是索里亚公爵的时候，他本该和玛丽·埃雷迪亚公主结婚的。公主是西班牙最富有的继承人之一，她的财产本可以减轻他在流亡生活中的痛苦；好象还在童年时代，他父亲和玛丽的父亲就给他俩订了亲；可是这两个人都违背了双方家长的意愿。玛丽爱上了索里亚家的小儿子，所以我的费利普甘愿让西班牙国王褫夺了他的爵位，以便放弃和玛丽公主的婚姻。

“这件了不起的事，想必他干得十分自然，”我对这位青年人说。

“那么您很了解他喽？”他天真地问。

母亲嫣然一笑。

“他以后会怎么样呢？他不是被判了死刑吗？”我反问他。

“如果说他在西班牙必死无疑，那么在撒丁岛他却有权活下去。”

“噢！西班牙也有坟墓呀？”我说，装作把这件事当成笑谈。

“西班牙什么都有，就连古老的西班牙土著也还有不少哩。”母亲也开了腔。

“撒丁国王有点勉强地给玛居梅男爵发了一份护照，”年轻的外交官接着说，“可是这么一来，他就成了撒丁的臣民了。他在撒丁岛拥有几处出色的采邑，在那里享有高、初两级裁判权①。他在萨萨里②还有一座宫殿。费迪南七世一死，玛居梅很可能进入外交界，都灵王室③可能会请他当大使。尽管他还很年轻，他……”

“啊！他还年轻？”

“是的，小姐……尽管还很年轻，他已经是西班牙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我一面听着外交官的话，一面用观剧镜察看剧场大厅，对他的谈话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气；不过，实话对你说，我真后悔不该把那封信烧了。象这样一个男子恋爱的时候，会怎样表白他的爱情呢？而且，他爱的是我。暗地里被人所爱，被人崇拜，自己的心上人就在这座聚集了全巴黎权贵的大厅里，竟谁也没有发觉！哦，勒内，这时我才理解了巴黎的生活，还有它的舞会，它的游乐活动！如今在我的心目中，一切都获得了真实的色彩。当我们有了意中人以后，我们难道不正是为了用以奉献给心上人才需要其他的么？我感到自己身上有另外一个幸福的我。我的虚荣心、自尊心和自豪感全都得到了

---

① 欧洲封建领主在自己的封地上享有两种裁判权：高级裁判权——生杀大权；初级裁判权——审理一般案件的权力。

② 撒丁岛北部的城市。

③ 意大利统一以前，撒丁王国是意大利境内各小王国中较强大的一个，都灵是它的首都。

满足。上帝知道，我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的！

“啊！小饶舌妇！”公爵夫人笑眯眯地凑在我耳朵上说。

是啊，我那狡诈的母亲从我的态度中看出了我内心的喜悦，在这位见多识广的女人面前，我只好甘拜下风。她以短短一句话教给我的社交艺术，比我一年来所猎取的还要多，因为现在已经是三月了。① 可惜，一个月以后，意大利剧院将要停演。当人家心里充满了爱情的时候，怎么能不听那美妙的音乐呢？

亲爱的，我从剧院回家以后，决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绍利厄，我打开窗子，欣赏了一阵骤雨。哦！英雄的行为往往能在我们身上产生巨大的诱惑力，如果男人们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会变得非常了不起；就连最懦怯的人也会成为英雄。有关西班牙人的那些事使我非常激动。我敢肯定，他当时正在窗外，准备将另一封信投进屋里。这一回，我没有把它烧掉；我读了这封信。善于推理的夫人哟，我们就算是“各得其所”吧。

以下就是我收到的第一封情书：

路易丝，我爱您，并不是因为您美若天仙；我爱您，并不是因为您有着过人的智慧、高尚的情操，以及对待一切事物的宽广胸怀；也不是因为您高傲，并对身分低下的人表示极端轻蔑；诚然，出于您天使般的慈悲心肠，这种轻蔑丝毫也不排斥您的仁慈。路易丝，我之所以爱您，是因为您对一个可怜的流亡者一改那种傲视一切的态度；是因为您的一举一动、您的每一个眼神，都安慰着一个

① 路易丝九月份离开修道院，这封信写于次年三月，所以相隔应该是半年。类似的时间矛盾很多，下文不一一列举。

身分远比您低下、只配受您怜悯的人，而您的怜悯又是那样的宽宏大度。您是世界上唯一不用严酷的眼光看我的女子；我是尘埃中的一粒细沙，您却向我投以善意的目光，这种目光，即便在我作为一个权势显赫的大臣时，我也从未见过。路易丝，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告诉您，您已经成为我所珍爱的人。我爱的是您的人品，绝无其他的意图。我对您的爱可能大大超过了您对美满爱情所提出的条件。云端里的偶像呀，请了解这一点：当今世界上，有一个撒拉逊人的后裔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您，您可以象支使奴隶似的命令他做任何事，他将不胜荣幸地执行您的命令。我决心献身于您，纯粹是出于奉献自己的愿望，是为了求得您看我一眼，是为了握一握那天早上伸向我这西班牙语教师的小手。路易丝，您得到的只是一个仆人，而并非其他。至于我能否得到您的爱，对此我不敢有非分之想；也许由于我的忠诚，我能够为您所容忍。那天上午，您理解了我这颗遭人背叛的孤独的心，您这心灵高贵的姑娘对我笑脸相迎，从那时起，我就把您视若神明了。您是我生命的唯一支配者，我思想的主宰，我心目中的女神，我头脑里的明灯，我的花中之王，我呼吸到的清香，我身上的血源，我睡意朦胧中的幽光。现在只有一个念头侵扰着我的幸福心情：您自己可能未意识到，您已经获得了无限忠诚的对待，得到了一只忠实的手臂，一个盲从的奴隶，一个沉默的替身，一个宝库，因为现在我只是我的财富的保管人了。总之，您还不知道有人把自己的心交给了您，您可以把一切向它倾诉，这是一颗老祖母的心，您可以向它要求任何东西；这是一颗慈父的心，您可以要它提供一切保护；这也是一颗朋友的心，一颗兄弟的心；我知道，您身边正缺乏这些感情。我曾经偶然发现过一个秘密，看到了您那孤立无援的处境！我的大胆行为出于这样一个愿望：向您揭示您都拥有些什么。路易丝，请接受我的

一切，您将是这个世界上给了我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人，我要为了替您效忠而活下去。您在为我套上一条奴隶的锁链时，自己不会担任何风险，因为我别无他求，只须知道我是属于您的，这样我就感到快慰了。您不用说永不爱我之类的话，因为我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应当离得远远地、自得其乐地爱着您，而不抱其他任何希望。我想知道的是，您愿不愿意收下我，把我当作您的奴仆。我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个佐证，证明您收下我并不损害您尊贵的身分，因为我偷偷地属于您已经有好些日子了。为此，请在某个晚上去意大利剧院时，手持一红一白两朵茶花，作为允诺的标记。这束鲜花象征着一个男子的满腔热血，他将听命于自己所崇拜的圣洁的女性。这一切将意味着：无论何时，明天也好，十年以后也好，凡是男人们能办得到的事，您只须吩咐我这幸运的仆人，都可以立即办妥。

费利普·埃纳雷斯

亲爱的，你看，这些大贵人多么会谈情说爱，简直象非洲狮扑向它的猎物！感情多么热烈！多么诚恳！多么真挚！虽然低声下气，心灵却显得多么高尚！我感到自己太渺小了；惊愕之余，我暗自思忖："该怎么办哪？……"所谓伟大，无非是摈弃了寻常人的种种小算盘。他既崇高又使人感动，既天真又非常了不起。仅仅一纸心曲，就超过了洛弗拉斯①和圣普乐的一百封情书。喔！这才是真正的爱情，绝没有互相挑剔的味道；要爱就爱，不愿爱就不爱；可是一旦爱上了，它就有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我已经没有一点忸怩作态的余地了。要

① 洛弗拉斯，小说《克拉丽莎·哈洛》中的人物，诱惑女性的能手。

么拒绝，要么接受！我只能在两者中进行选择，甚至找不到任何借口来掩盖心中的迟疑。任何商讨的余地都没有了。这事好象不是发生在巴黎，而是发生在西班牙，发生在东方；总之，求爱的是阿邦塞拉热人，他带来了自己的弯刀、马匹和首级，跪倒在信奉天主的夏娃脚下。我究竟要不要接受这个摩尔人的后裔？我的勒内，你把这封西班牙-撒拉逊式的情书再读它几遍，你就会发现，爱情足以从你的哲学里勾销所有犹太教律法的条文。是啊，勒内，你的来信已经影响了我的心，你给我把生活庸俗化了。难道我需要什么手腕吗？难道我不是这头狮子的终身主人吗？他的吼声已经变为谦卑的、教徒般的叹息。喔！他在伊勒兰-贝尔坦街的巢穴里不知怎样怒吼过哩！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这儿有他的名片：费·德·玛居梅男爵。他弄得我无法回答了，看来只能将这两朵茶花全抛在他的脸上。纯洁、至诚、天真无邪的爱情包含着多么可怕的学问啊！当一个女人的感情只剩下简单易行的一步时，这当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哦，亚洲！我读了《一千零一夜》以后，发现这些书的精神实质就是：千言万语全藏在两朵鲜花之中。十四卷的《克拉丽莎·哈洛》的精髓就藏在一束鲜花里面。面对着这封情书，我觉得左右为难。这两朵茶花究竟拿不拿？是答应还是拒绝？让他死还是让他活？最后，有一个声音在向我呼喊："考验考验他！"所以，我还得考验他一番。

星期一

十 六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我穿一身雪白的衣裙，头上戴几朵白茶花，手上也拿一朵白色的；母亲拿的是红茶花：如果我需要的话，可以向她要一朵。我感到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欲望，想在稍稍犹豫之后，将他所要的这朵红茶花出卖给他，而且要就地成交。我打扮得够漂亮的！格里菲思要我让她仔细欣赏一番。这个夜晚的庄严气氛和默许的戏剧性，使我的两颊染上了一片红晕，宛如在两朵洁白的茶花上面绽出了两朵鲜红的茶花！

三月

所有的人都以羡慕的眼光打量我，但是只有一个人懂得怎样崇拜我。他见我手上只有一朵白茶花，顿时就低下头去；可是，当我从母亲手里要过一朵红花时，我发现他的脸色变得象白茶花一样白。拿着两朵花来可能是出于偶然，但我现在这样做，则是一个答复。这样一来，我把定情的意图表达得更明确了！舞台上正在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由于你从未听过这对情人的二重唱，你可能体会不到，在这仙乐般的情歌声中，我们这一对情场新手是多么的幸福。当晚，我耳听着墙外人行道上响亮的脚步声上了床。喔！我的天使，我感到心里和脑子里有一团火。他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他有没有——哪怕是一个——与我不相干的念头？他是不是一如既往地愿

意当我的奴隶？我怎样才能肯定这一点？他心里难道丝毫不怀疑我的允诺包含着某种谴责、某种反复和委婉的拒绝？我象《居鲁士大帝》和《阿丝特莱》① 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在内心进行各种精细的诡辩，并象过去的宫廷女子一样，钻起牛角尖来。他是否懂得，在爱情方面，女人们哪怕是最微小的行动都要经过千思万虑，经历无数次的思想斗争和失败呢？这会儿他正在想些什么？我怎样去吩咐他，要他每天晚上给我写一封信，详详细细地向我报告白天所做的事？他既然是我的奴隶，我就不能让他闲着，我要让工作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凌晨一点钟

这一夜我睡得很少，现在已经是正午了，我让格里菲思替我写了这样一纸短简：

致

德·玛居梅男爵先生

男爵先生，德·绍利厄小姐委托我取回被您带走的她一位女友的信，这封信是她亲手抄写的。

顺致……（下略）

格里菲思

亲爱的，格里菲思走了，她亲自前往伊勒兰-贝尔坦街，

① 《居鲁士大帝》，法国女作家玛德莱娜·德·斯居代里（1607—1701）的小说。《阿丝特莱》，法国作家奥诺雷·德·杜尔菲（1567—1625）的小说。这两部作品都是法国十七世纪矫饰文学的代表，曾风靡一时。

让人将此信交给了我的奴隶。他把我那篇择夫纲领装在一个信封里还给了我。我发现那纸上沾满了泪痕，他服从了。喔！亲爱的，他一定是很舍不得的！换了另一个人，可能会拒绝我的要求，另写一封满是甜言蜜语的情书给我；可是这个撒拉逊人说到做到：他服从了。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星期日中午

十七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昨天，天气好极了，我打扮得非常讨人喜欢，确实象一个有了恋人的姑娘。父亲满足了我的要求，给了我一套在巴黎还十分少见的漂亮车马：两匹灰白相间的花斑马和一辆最时髦的敞篷四轮马车。我这是在试试自己的装备。我撑着一把衬白绸里子的阳伞，人在伞下宛如一朵鲜花。当我的马车驶上爱丽舍田园大道时，我发现我的阿邦塞拉热人骑着一匹雄壮非凡的骏马迎了上来。眼下男人们几乎都成了地地道道的马贩子了；他们一看见他，便停住脚步，细细端详他的马。埃纳雷斯前来向我行礼，我对他作了一个鼓励的手势；他让马放慢步子，于是我对他说：

"男爵先生，我向您要回那封信，您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吧，因为您拿着它没什么用……"我又小声地补了一句："您已经超过那里面的条件了。"然后，我又说："您这匹马好引人注目呀。"

"这匹马是我在撒丁岛的管家特地为我送来的，他为此十分自豪，因为这马是阿拉伯种，是在我领地的丛林里生养的。"

亲爱的，今天早上，埃纳雷斯换了一匹英国种的栗色马。这匹马虽然也很骏美，可是不那么引人注目：我那句略带讥讽语气的话果然起了作用。他向我行礼，我微微点了点头，算是还礼。玛居梅的马已经被昂古莱姆公爵派人买去了。我这个奴隶也意识到，骑那样一匹好马，已经超过了俭朴的需要，引起了那帮游手好闲者的注意。一个男子应该引人注目的地方不是他的马，也不是其他的饰物，而是他的人品。在我看来，骑一匹过分漂亮的马，正如在衬衣上佩一颗大钻石那样可笑。我因为挑出了他的毛病而万分高兴。也许在换马这件事情上，他作为一个可怜的流亡者，多少表现了目前所能具有的自尊心吧。我很喜欢这种孩子气的做法。

啊！善于说教的老奶奶，你听了我的爱情故事，是否也领略到某种乐趣，就象我听了你那沉闷的哲理，变得如此伤感呢？亲爱的穿裙子的腓力二世①，你想不想坐着我的马车兜兜风哪？我手上总拿着白茶花，他在上衣翻领上总插着一朵红茶花；他为这种奴隶的地位感到自豪；当他在我身边经过时，他总要投来恭顺而又满含情意的柔和的目光。你想不想看看这种目光呀？爱情使人耳聪目明，我现在多么理解巴黎！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充满着智慧。是的，爱情在这里要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美好，更伟大，更迷人。但我可以断然地

① 腓力二世（1165—1223），法国卡佩王朝的国王，颇有作为。这里路易丝将雄心勃勃的勒内戏称为"穿裙子的腓力二世。"

说，我绝不会折磨任何一个蠢人，使他神不守舍，我也不会成为这类人的主宰。只有那些才智过人的男子，才能理解我们的心，才值得我们去施加影响。哦！请原谅，我可怜的朋友，我把那位莱斯托拉德忘了；不过，你对我讲过，你要把他培养成一位天才，是吗？啊！我可猜着了：你是想用餵鸟的方法去培养他，使他有朝一日能听懂你的话。再见吧，我有点过于兴奋，不想再写下去了。

四月二日

十八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致 路易丝·德·绍利厄

亲爱的天使，不，我不如把你叫做“亲爱的妖魔”！你无意间把我折磨了一番。倘若我俩没有共同的灵魂，我会说，你是故意伤我的心；但不是也有人自己伤害自己吗？我看得出来，写在联结一男一女的婚约上的不可分离这个词，你的思想还没有在这上面驻足，对于哲学家或立法家们的理论，我不想加以批驳，他们自己有足够的劲头去互相批驳；可是亲爱的，人们一方面使婚姻变得难以挽回，并使全体男女受到同一种形式的无情约束，另一方面他们各自的结合又是截然不同的，正如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差异；每一种结合都有它内在的规律：乡下的婚姻不同于城市的家庭，因为在乡下，夫妇俩总是朝夕相处，而城市则由于娱乐较多而显得色彩丰富；在巴黎结合的家庭也不同于外省的夫妻，因为前者的生活好比一股

激流，后者却相对地比较稳定。如果说婚姻是因地而异的，那么，不同的性格所造成的差别就更大了。一个女子如果嫁了一位天才的丈夫，她只须由他牵着鼻子走就可以了；而蠢人的妻子如果认为自己比丈夫聪明，她就得自己操纵家庭这台机器，否则就会遭受最大的不幸。说到底，善于思考、富于理智的人可能容易堕落。在我们看来，在感情上工于心计不就是一种堕落的行径吗？用理智来驾驭激情算是堕落，那么，只有在不自觉的时候，并且在不带任何利己主义的冲动中，它才是美好的。啊！亲爱的，你早晚也会这样想的："是呀！虚情假义对于女人来说，就象她的胸衣一样必不可少。"当然，这里的"虚情假义"实际上就是遇事勇于保持沉默；这个"虚情假义"也指那种对于前途的必要筹划。任何一位已婚妇女都要付出代价，才能掌握社会规律，而这种规律在许多方面都是和自然界的规律大相径庭的。在我们这样的年龄结婚，婚后可以生出一打孩子；可是，我们果真有了十二个孩子，那无异是犯了十二条罪行，给十二个人造成不幸。那样做难道不是给这些可爱的生灵带来贫困和失望吗？可是生两个孩子就是两宗幸福，两桩好事，两项合乎当今社会风俗和法律的创造。自然界的规律和人类的法则是互不相容的，而我们这些人正是这两者发生冲突的场所。如果妻子因为不愿看到自己的家庭解体而采取了明智的行动，那么你也把这称为道德败坏吗？一次算计也好，千般考虑也罢，感情就全完了。美丽的玛居梅男爵夫人哟，现在那位男子崇拜你，不久你将幸福而骄傲地成为他的妻子，总有一天，你也会作这种无情的算计的；也许，这位才智

超群的人自己安排好一切，免得让你操这份心。疯姑娘，你看，我们从夫妇之爱的角度研究了这部法规。以后你会领悟到，为了使我们的家庭永远过得幸福，只有靠上帝和我们自己去找办法；与其让轻率的爱情造成家庭悲剧，引起争吵或不和，不如通过某种筹划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痛苦地研究了妻子和家庭主妇的职责。是的，亲爱的天使，我们在履行自己的义务的时候，确实要说许多漂亮的假话，才能成为现在这样高贵的人。你说我虚情假义，就因为我要让路易逐日地渐渐熟悉我；造成家庭不和的不往往是由于过分熟悉吗？为了他的幸福，我要让他不得空闲，使他的心思不要总放在我身上；这并不是出自情欲的盘算。如果说温情是永不枯竭的，那么爱情却不尽然。所以，一个贤惠的妻子应该明智地将爱情分摊在整个生命的历程中，这才是一项真正的事业。我宁愿被你看成恶劣透顶，也要告诉你：正因为我认为自己是伟大和仁慈的，所以我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小娇娇，所谓美德，无非是因地而异的某一原则的具体表现：在普罗旺斯、君士坦丁堡、伦敦和巴黎，美德的表现形态全然不同，却都不失其为美德。每个人的生活都包含着种种不规则的组合；只有从某一高度上观察，才能看出它们的一致性。倘若我忍心看着路易遭受不幸，并最终和他分居，我只须跟着他转就是了。我没有你那样的福分，竟能遇上一位才智超群的人物，可是，我也许乐意帮助路易成为这样的人；关于这一点，我们五年以后在巴黎见分晓吧。那时，你自己也会上当的，你会说我看错了人，说莱斯托拉德先生本来就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至于那种美妙的爱

情，那些从你那儿我才间接体验到的激动，那些就着星光在阳台上进行的幽会，那些过度的崇拜和神化我们的做法，我认为都应该加以摒弃。你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使生活过得丰富多采，但我被克朗帕德的围墙束缚住了，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使这种脆弱的、隐秘的、可怜的幸福得以持久不衰，变得绚丽夺目，并带上某种神秘的色彩，我只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而你对此却横加指责！我原以为，站在妻子的立场，我那样做就已经做到了情人的体贴，可是你几乎说得我面红耳赤。在我们两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说不定我们俩同样是又对又不对，也许社会要让我们为花边、名位以及我们的孩子付出高昂的代价！至于我，我也有自己的红茶花，它们就开在我含笑的嘴唇上，这些花是专为他们父子俩绽开的，因为我忠于他们，我既是他们的奴隶，又是他们的主人。可是，亲爱的！你最近的几封来信使我隐约看到了我已经失去的东西！你让我看清了已婚女子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对于你在上面欢蹦乱跳的那片美丽而荒芜的大草原，我只粗略地看过它一眼；我在阅读你的来信时还擦掉了几滴眼泪；这些我也不想细谈了。可是，遗憾不等于后悔，尽管两者有点亲缘关系。你对我说："一结婚就成了哲学家啦！"可惜呀！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当我知道你被卷入了爱情的激流，我为此而流泪的时候，我就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我父亲让我读过一位作家的著作，他是博叙埃的继承人之一，也是本地区思想性最强的一位作家，更是一位善于用自己的文章使人坚定信念的无情的政治家。当你阅读《柯丽娜》的时候，我正在读这位波纳尔① 的作品：我看见

了那稳固而神圣的家庭②，这就是我产生哲学思想的奥秘。按照波纳尔的思想，你父亲对你说的那番话是很有道理的。再见吧，亲爱的幻想家，我的朋友，我真爱你！

四月

十 九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好啊！我的勒内，你真是个贤惠的妻子；我现在同意你的看法了：欺骗就意味着诚实。这样你该满意了吧？况且，爱我们的人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有权使之成为蠢人或天才；可是，说句知心话，我们多半会把他培养成一个蠢人的。你既要把他造就成一位天才，又要向他保守秘密：这可算得上两项杰作了！啊！要是确实不存在什么天堂，你准会感到失望的，因为你这是自讨苦吃。你既要使他树立大志，又要使他继续钟情于你！唉，你真是个孩子，让他永远钟情于你就足够了嘛。在什么程度上算计才称得上美德，美德才等于算计呢？嗯？既然波纳尔说过，我们就不必吵得不可开交了。我们是讲道德的，至少我们愿意如此；可是，就目前而言，虽然你油嘴滑舌，你还是比我强得多。是啊，我确实是个极其虚伪的姑娘：我爱费利普，可是我道貌岸然地掩盖这一点。我希望他从树上跳到墙头，再从墙头跳上我的阳台；可是，他真要那样做的话，我

① 波纳尔（1754—1840），法国保王派政论家，顽固维护君主制和天主教。

② 指《圣经》传说中的耶稣一家：约瑟、马利亚和耶稣。

准会用轻侮的话训得他抬不起头来。你瞧，我真是诚实得可怕呀。谁在阻挠我？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妨碍我告诉亲爱的费利普，说他那纯洁、完整、伟大、隐秘、充实的爱情向我倾注了多少幸福？弥尔贝尔夫人①为我画了一幅肖像。亲爱的，我打算把肖像送给他。有一样东西使我日益感到惊讶，那就是爱情给予生命的活力。每时每刻，每一个行动，甚至最细小的琐事，都有了不寻常的涵义！过去、将来，全都成了现实生活中耐人寻味的混合体！我就生活在动词的这三种时态里。以前有过幸福的人现在是否也有这种体会呢？啊！请回答我，告诉我，什么叫幸福。它使人平静，还是惹人气恼？我现在心乱如麻，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心中有一股力量，一个劲儿地把我朝他那里推，几乎使我丧失理智，不顾礼仪。现在，我终于理解你对路易的那种好奇心了。这你总该满意了吧。费利普因从属于我而感到的幸福，他那保持着距离的爱恋，以及对我唯命是从的态度，全都使我感到焦躁不安，正象他在担任西班牙语教师时，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使我生气一样。当他从我身旁经过时，我恨不得向他高喊："蠢货，如果你把我当作一幅画像来爱我，当你熟悉我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哪？"

哦，勒内，你把我的信烧掉，好吗？我也要把你的信烧掉。倘若除了我们以外，别人的眼睛看到了我们俩互相倾诉的知心话，我会让费利普把他们的眼睛都挖掉的，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我甚至还要叫他杀几个人哩。

---

① 弥尔贝尔夫人(1796—1849)，法国微型画画家，曾为路易十八、查理十世等王公贵族画过肖像。

啊！勒内，怎样去探测一个男子的心哪？父亲将把你那位波纳尔先生介绍给我，既然他如此博学，我就可以向他寻求答案。上帝多么幸福，因为他能看到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于这位男子，我能否永远当他心目中的天使？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如果有一天，我从他的举动、目光或说话的声调中，发现他对我的尊敬比他教我西班牙语的时候有丝毫的减弱，那我一定能痛下决心，忘掉现在这一切！也许你会产生一个疑问："她为什么说这样的大话，下这样大的决心？"亲爱的，事情是这样的：我那可爱的父亲待我真好，他象一个老骑士，在为某位意大利姑娘效力。我已经对你说过，他特地请弥尔贝尔夫人为我画了一幅肖像。我设法将它复制了一幅，那张复制品也相当出色，我要将它交给公爵，把原件赠给费利普。昨天我已经派人把肖像送去了，同时还附上了这样几句话：

> 堂费利普，谨以盲目的信任答谢您对我的忠诚：时间将作出结论，这样做是否对一位男子估计太高了。

这一酬谢是够重的，它有点许愿的味道，甚至是一种鼓励，这太可怕了；还有一点可能使你更觉可怕：我要让这一报酬既能表达许诺和鼓励，又不致被视为主动献身。如果他在回信中写上"我的路易丝"，或仅仅是"路易丝"，那他就完了！

星期一

不，他还不至于完！这位立宪政府的大臣真是一位可爱

的情人。他在信中写道：

每当我见不到您的时候，我就呆呆地惦念着您；我两眼看不到周围的一切，却注视着您在我脑海中的倩影。在这幻梦连翩的阴暗宫殿中，您洒下了一片光明。您的形象从未象现在这样迅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从今以后，我要将自己的视线留在这幅神奇的象牙画像上，我应当说，留在这个护身符上；因为，您那碧蓝的眼睛充满了生机，使画像在我的眼中很快就变成了真人。我急不可待地尽情欣赏，对着您的倩影私下里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故而连回信也延迟了。是的，从昨天到现在，我足不出户，独自一人陪伴着您；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享受到完整、圆满、无尽的幸福。倘若您能见到我供奉您的位置——圣母和上帝之间，您就会明白，这个夜晚我是在何等焦躁不安之中度过的；不过，我对您说这样的话，全无冒犯您的意思，原因是，只有您那天使般的仁慈才能使我生活下去，一旦它在您的目光中消失，我就会万分痛苦，所以我不得不事先请求您宽恕。我生命和心灵中的女王呀，您能否将我对您的爱回赐我千分之一呢？

这个"能否"正是我持续不懈的祈求，它使我精神上备受折磨。我信疑参半，自觉生死未卜，徘徊于光明和黑暗之间。我对您作出了大胆的举动，心里却为此上下翻腾，惟恐引起您的不快；一个罪犯等待宣判时，也不会如此忐忑不安。只有随时看到您嘴边的笑容，我才能平息由于害怕引起您的恶感而在心中掀起的波澜。自从我出生以来，从来没有人对我面含微笑，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例外。许配给我的那位漂亮姑娘背弃了我的心，爱上了我的弟弟。我在政治上所作的努力也遭到失败。我在国王的眼睛里，只看到过复仇的欲望；况且，我们从青年时代起就已经势不两立，以至于他将

议会推举我执掌政府的愿望视为对他的凌辱。纵使你为人刚毅，些许小事也可能使人满腹狐疑。再者，我也有自知之明：我长得其貌不扬，很难使人透过这副皮囊欣赏我的内心世界。当初我认识您的时候，要得到您的爱，至多只是一个梦想。所以，在我对您产生依恋时，我心里很明白，只有对您忠贞不渝，才能使您体谅我的温情。我凝视着这幅肖像，倾听您笑容中的神圣诺言，脑海中赫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希望。疑虑的阴云曾不止一次地遮蔽了这道曙光，生怕冒犯您的顾虑使这道希望之光难以显露。不，现在您还不会爱我，这一点我已经感觉到了；不过，您会逐渐体察到，我对您永不枯竭的爱情是多么强烈，多么持久，多么深厚，那时，您将会在自己心中给它留下一个小小的位置。万一我的奢望辱没了您，也请平心静气地向我直说，我将重新扮演过去的那个角色；只为您一个人效力将是我终生的幸福，如果您愿意试着爱我，请在给我回音以前谨慎三思。

亲爱的，当我读到最后几句话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他的脸色又变白了。那天晚上，我用茶花通知他，我已经接受他宝贵的忠诚时，他的脸色也是这样的。我看出，这一席恭顺的话语完全不是情人们常用的华丽词藻，我感到自己的心头起了一阵骚动……宛若吹进了一股幸福的清风。

今天的天气坏极了，这种天气去布洛涅森林兜风，必然会引起家里人的种种猜疑；连平时下雨天也外出的母亲今天也独自留在家里。

星期二

刚才我在歌剧院见到他。亲爱的，他似乎变成了另一个

人：在撒丁大使的引见下，他来到我们的包厢。他从我的眼神里看出，自己的大胆行为丝毫未引起我的不快，但他的举止还有点拘谨，甚至用“小姐”两字称呼埃斯巴侯爵夫人。他目光炯炯，顾盼之间宛如两盏明灯。但他很快就告退了，大概怕待久了会闹出笑话来。

“玛居梅男爵一定在恋爱！”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对我母亲说。

“因为他是一个下了台的大臣，所以这事更显得非同寻常。”母亲回答。

我鼓起勇气，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德·埃斯巴夫人、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和我的母亲，就好象听着陌生的外国话，猜测着她们谈话的内容；但我心里却暗中乐开了花，我觉得自己飘飘然，只有一个词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陶醉。费利普爱得那样深，所以我认为他配得上被人爱。而我恰恰就是他生活的源泉，我手里牵着他思想的那根线。总之，如果我们得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心，那么，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他克服一切障碍，径直来到我的面前向我求婚；我要试试他，在我的目光逼视下，他那狂热的爱情能否恢复到原来那样的恭顺和平静。

啊！亲爱的，我浑身颤抖，不得不搁下了笔。正当我给你写信的时候，屋外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声，我当即站起来向外探望。隔着窗子，我看到他冒着摔死的危险，在墙头上行走。我赶忙走到卧室的窗前，向他打了一个手势；他从墙上往下一跳——围墙高达一丈——然后在大路上跑了一段，一直跑到我能看见他的地方；他要让我知道他从墙上跳下来一点没有

受伤。尽管他这时可能被摔得晕头转向，可他还是想得如此周到，这使我非常感动，不知怎么竟哭了起来。这个可怜的丑八怪！他来这里想得到什么？他想对我说些什么呢？

我不敢把当时的想法写下来，我满怀着喜悦上了床，脑子里遐想着：如果我俩真待在一起，会互相说些什么话。再见吧，漂亮的哑巴。我已经有一个月没听到你的消息了！不过，我现在没有时间训斥你。难道你真的感到幸福啦？或者是，你丧失了你那样引以自豪的自由意志啦？今晚我差点也把它失去了。

星期三晚

二十

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致 路易丝·德·绍利厄

如果说爱情就是社会生活，那么严肃的哲学家们为什么把它从婚姻中勾销了呢？为什么社会要让我们女人为家庭作出牺牲，并以此作为至高无上的法则，从而使婚姻本身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场隐蔽的斗争呢？这场斗争是社会早就预见到的，而且又是那样的危险，所以社会要创造一些权力来武装男人，使他们用来反对我们女性；它认为，我们可以用感情的力量，或者通过心中的积怨来毁灭一切。现在我已经看到，婚姻中确实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立法者应该把它们联合起来；那么，它们什么时候才能联合呢？这就是我在阅读你的来信时产生的想法。喔！亲爱的，我置身于阿韦龙省那位伟大

作家① 所建立起来的大厦之中，本已感到心满意足，可是你一封来信，就把这座大厦给摧毁了！法律都是老年人制订的——这一点女人们都看得见；他们明智地宣布，缺乏热情的夫妇之爱，丝毫也不降低我们的身分，相反地，只要法律允许男人把女人娶为妻子，她们没有爱情也应该献出自己。他们确实为家庭操了一番心，最后就仿效大自然，使家庭成为繁衍人类的场所。从前，我是一个有生命的人，现在却变成一件物品了！我曾经独自一人偷偷咽下不知多少泪水，我本来是要用它换取抚慰人的微笑的。我们的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同呢？被许可的爱情能开拓你的精神世界。对于你来说，美德将体现于欢乐之中。你只会为自己的意愿感到痛苦。倘若你嫁给这位费利普，你的责任就会变成一种最甜蜜、最溢于言表的感情了。我们的未来本身就充满着答案，我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好奇心，期待着这一答案。

你爱着别人，自己又受到别人的崇拜。哦，亲爱的，那就献出你的全部身心，把它赋予使我们念念不忘的美丽诗篇吧！上帝在你身上创造了如此纤丽、如此超凡脱俗的女性美，正是为了让你取悦于别人，使人为之陶醉，这是上帝有意作出的安排。对了，我的天使，你得继续为自己的爱情保守秘密，让费利普经受我们所能设想出来的种种巧妙考验，看看我们心目中的情人究竟是否值得我们去爱。你尤其要弄清楚你是否爱他，至于他是否爱你倒在其次。因为，好奇、欲望、自以为能获得幸福的信念在我们心里产生的幻景，是最能欺骗人的。亲

① 指上文提到的波纳尔，他当时是法国阿韦龙地区的议员。

爱的，在我们两人中间，现在只有你还是一块白璧，所以我恳求你，在得到足够的保证之前，千万别轻率地达成这笔交易，殊不知一旦成了亲，你就很难挽回了！有时候，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个别交谈中，当人们完全摆脱了世俗的虚伪时，对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甚至一个眼神，都可以照亮你面前的无底深渊。当然，你的高贵和自信足以使你大胆地走上这类羊肠小道，而换了别人，就会在那里迷失方向。你也许无法相信，我是怀着何等惶惑的心情追随着你的踪迹。纵然相距遥远，我还是能看得到你，体验得到你心中的激情。为此，还望多多来信，什么也别忽略！我的家庭生活是那样的单调、宁静，坦荡得犹如阴天里的一条通衢大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每一次来信都能在我的生活中激起一股热情。我的天使，我这里发生的一切，无非是经常和自己过不去罢了，但我今天先要保守一下秘密，以后再如实地告诉你。我一会儿忘乎所以，一会儿又头脑清醒，执着地经历了从气馁到希望的历程。或许，我向生活索取的幸福超过了生活应该给我们的幸福。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俩都热切地希望理想和现实能协调一致。我坐在花园的假山石上，独自一人陷入深思，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婚姻之中的爱情原是一种偶然，人们不可能将支配一切的法则建筑在这种偶然之上。阿韦龙的那位哲学家确实说得对，他把家庭视为唯一可能存在的社会单位，并使古往今来的女子都就范于它。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简直非同小可，只有在我们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才能解决。所以，即便是为了向我这个活跃的、不知餍足的心灵世界提供精神食粮，

我也要当妈妈。

路易的心地实在太好了，而且是一贯的，他对我的爱情非常热烈，而我对他的感情却是抽象的；他很幸福，怡然自得地采摘着鲜花，从不考虑培养它们的土壤付出了多少艰辛。真是幸运的利己主义啊！不管他可能使我付出多少代价，我也要象母亲对待孩子似的满足他的幻想，因为我已经产生了母亲们独具的想法：纵然累得人憔悴，也要让孩子过得愉快。路易是那样地沉溺于欢乐之中，以至于对别的事都视而不见，他的欢乐的光辉也折射到我的身上。我怀着使他幸福的信念，用心满意足的微笑或眼神哄着他。所以，在家里，我对他的爱称已经变成"我的孩子"了！我作出了这么大的牺牲，而且只有上帝和你我两人才知道这个秘密；我现在正等待着它们开花结果。生育将是我投下巨额信贷的一项事业，这项事业欠我的实在太多了，我担心它不能偿清我的债务，因为它承担着这样一项义务：增强我的毅力，开拓我的心胸，用无尽的欢乐补偿我的损失。上帝啊！但愿我的希望不致落空！我的前途全寄托在这项事业上了，尤其使我不敢设想的是，我的美德也将在此得到体现。

五月

二十一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嫁了人的亲爱的小鹿，你这封信来得正好。它为我证明

了一个大胆计划的正确性，对于这个计划，我已经酝酿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欲望，想了解某些从未经历过、甚至被禁止知道的事，这种欲望使我时刻不得安宁。它也说明，社会法则和自然法则在我的头脑里正进行着一场战斗。我说不清楚，自然法则在我身上是否要比社会法则更加强大，然而，我惊讶地发现，我正在调和这两大力量。说得明白一点：我想找一个晚上，单独和费利普在花园尽头的菩提树下谈一个小时。公爵夫人曾笑着把我称作*情窦初开的饶舌妇*，这一说法还得到父亲的肯定。现在，我这种欲望倒是使我无愧于这一称号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种做法虽有不妥，但还是谨慎和明智的。我一方面要对费利普在墙脚下度过的无数夜晚给予报偿，另一方面我还想知道费利普先生对我这次举动有什么想法，以便及时对他作出判断；如果他把我的过失加以神化，我就让他做我的好丈夫；如果他一反在爱丽舍田园大道骑马兜风时那种恭顺小心的态度，我就再也不和他见面了。说到社交界么，与其在德·摩弗里纽斯夫人或者鲍赛昂老侯爵夫人家对我的情人频频微笑，不如这样和他见面，还可以少担一些风险。因为，在这些夫人家里，我们已经被间谍包围了；上帝知道，一个姑娘被怀疑钟情于玛居梅这样一头怪物，会招来多少异样的目光。啊！你可知道，我在酝酿这一计划的时候，心情是何等纷乱；为了使这个计划得以实现，我操了多少心哟！可惜你不在我身边，要不然我们可以谈上几个小时，或在一座座吉凶未卜的迷宫中寻找出路，或不论好歹，事先领略一下夜阑人静的时刻，在绍利厄公馆，

在透过点点月光的美丽菩提树下初次幽会的滋味。我独自一人扪着跳动的心儿对自己说："勒内啊，你在哪儿？"就这样，你的来信无异是烈火碰上了干柴，烧掉了我仅余的一点踌躇。我终于向窗外那个惊愕不已的崇拜者抛出一封短信，信中附有一纸花园小门钥匙的精确图样。我写道：

> 有人要阻止你做出疯狂的举动。你在摔得头破血流的同时，将败坏你所爱的那个人的名声。当月光将花园尽头的菩提树置于阴影之中的时候，你值得人家这时来和你谈话，配得上这个新的敬重的表示吗？

昨晚深夜一时，正当格里菲思准备回房就寝时，我对她说：

"亲爱的，请戴上披巾，陪我出去走一走，我想到花园尽头去一下，但不想让旁人看见。"

她什么也没有说，当即跟着我走了。勒内，我怀着忧喜交集的心情等了他好一会儿，当我看到他象一个影子似的闪了过来时，真说不出那是什么滋味！顺利地来到花园以后，我对格里菲思说：

"请不必惊讶，那是玛居梅男爵，正是为了他，我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她还是一言不发。

"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费利普的声音充满着激情；在夜阑人静的气氛中，我们衣裙的窸窣声，脚踩在沙子上的响声，尽管非常轻微，却已经使他不能自持了。

“有些事我无法写在信中，所以想当面和您谈谈。”我这样回答。

格里菲思走到六步以外等着。这是一个暖洋洋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花香；现在，我几乎是单独和他置身于菩提树下恬静的阴影之中；树荫之外，府邸被月光照成白幽幽的一片，使花园更显得光熠熠的；此时此刻，我感到有一种醉人的快意。月光所造成的明暗对比为我俩的爱情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而这一爱情终将归结为盛大的婚礼。我们俩对于这一新奇的意境深感惊讶，同时又觉得十分愉快。这样过了一会，我才想起要说的话：

“虽然我不怕别人恶意中伤，我还是不能让您再爬这棵树，翻上这堵墙，”我指着榆树对他说，“我们俩一个象小学生，一个象寄宿学校的女孩子，这样的把戏应该玩够了。让我们把自己的感情升华到决定命运的高度吧。万一您跌下来摔死，我就是跟您死了也落个不清不白……”

我注视着他，他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要是您被人发现，那么，我，或者我母亲将会受到怀疑……”

“请原谅。”他用微弱的声音说。

“以后可以在路上走走，我听得到您的脚步声，要是我想见您，我会打开窗子的；不过，我不想让您担这种风险，我自己也只有在事态严重时才会冒这个险。您为什么用冒冒失失的行为逼着我做出同样冒失的举动，从而使您对我作出不良的评价呢？”

我看到他眼眶里闪动着泪花，这实在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回答了。

“您一定认为，”我含笑对他说，“我今天的举动是极为轻率的……”

我们默默地在树下踱了两圈，然后他开了腔：

“您一定认为我傻气十足；幸福使我那样的陶醉，以至于我一点力气和头脑都没有了；但至少请了解这一点：在我的心目中，您只是用自己所许可的办法使您的行为变得更加圣洁。我对您怀有的敬意只能与我对上帝的敬意相比。再说，格里菲思小姐也在这儿。”

“费利普，她在这儿是防别人，而不是防我们。”我急忙向他解释。

亲爱的，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知道，”他用极为谦恭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即使她不在，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也会象她看到我们时一样：如果我们面前没有别人，至少还有上帝，我们既需要得到社会的尊重，也需要自爱自重。”

“谢谢您，费利普，”我向他伸出手去，我这个动作你一定想象得出来。“一个女子——请把我看成一个女子——，总是愿意爱一个了解自己的男人的。啊！只是愿意罢了。”说到这里，我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上，“除了我愿意给的以外，我不能让您抱有非分之想。我的心只能属于理解它、能看到它意图的人。我们俩的感情即使不完全一致，也应该有同样的广度和高度。我并不试图抬高自己，因为，我认为自己具有的优点

中也可能包含着缺点；但是，如果我真的毫无长处，那我一定会感到痛心的。”

“您在收下我这个奴仆以后，又准许我爱您，我得到的东西超过了我原先的希望。”费利普的声音发颤，每说一句话都要看我一眼。

“可是我觉得您的命运要比我的好得多了，”我急忙反驳他的话，“如果要改变我的命运，我决无怨言，而这种改变就关系到您。”

“现在该由我来谢谢您了，”他回答说，“我明白，一个忠实的情人应该尽哪些义务。我应当向您证明我配得上您，您有权考验我，愿意多久就多久。上帝啊！如果我辜负了您的期望，您可以将我抛弃！”

“我知道您爱我，”我回答，“到目前为止（我着重地强调“目前”二字），您是我最喜欢的人，正因为如此，您才能到这里来。”

我们一面交谈，一面又走了几圈。我应该向你承认，我的西班牙人一旦摆脱拘束，就真正施展了他的口才，他已经不是用激情，而是用柔情向我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在向我表述感情的时候，善于讨人喜欢地用对神灵的爱作比较。他的声音感人肺腑，宛如莺啼鹂啭，使他本来就十分细腻的感情更增添了特殊的意味。他娓娓细语，从优美的发声器官中发出一种饱满的男中音，那滔滔不绝的话语犹如翻腾不息的水花；他的心里话实在多得装不下了。

“好了，”我打断他的话，“我在这里已经待得太久了。”

说罢，我挥挥手，把他打发走了。

“小姐，您做了许诺了。”格里菲思对我说。

“在英国也许是这样，可是在法国还不算数，”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我要的是由恋爱而结合的婚姻，而且我不愿受骗：事情就是这样。”

亲爱的，你看到了吧，爱情还没有来到我的身边，我现在的做法，正如同穆罕默德向大山靠拢①。

六月

我又见到了我的奴隶：他变得小心翼翼，带着一股神秘莫测和虔敬的神气，我看了觉得很顺眼；大概是我的光辉和力量渗透到他的心里了。可是，他的眼神和举止都没有什么异样，任何一位女占卜家都难以看出他对我怀有无限的深情。亲爱的，话得说回来，我可没有被他慑服，更不会受他的驾驭和支配；恰恰相反，是我慑服、驾驭并支配着他……总之，我的理智占了上风。是啊！当他还是我的老师并以平民的身分出现时，我曾经拒绝他，因为他对我的吸引力使我感到恐惧。现在，我很想重新体验一下这种恐惧的滋味。我认为爱情有两类：一类是支配对方的，另一类是听命于对方的；这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并使人产生两类截然不同的激情；为了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一个女人对这两种激情也许都应该有所体验。那么它

① 伊斯兰传说云，穆罕默德在沙漠里行走，看见前面有山……先知说：“山哪，既然你不愿向穆罕默德靠拢，那么穆罕默德向你靠拢吧。”路易丝将她对费利普的爱情比作山，把自己比作穆罕默德。

们会不会混同起来呢？钟情于我们的男子能否使我们也钟情于他？有朝一日，费利普会不会成为我的主人？我也会象他那样战战兢兢吗？这些问题使我不寒而栗。他真够盲目的！要是换了我，我会觉得菩提树下的那位绍利厄小姐有点故作冷淡，显得过于刻板，甚至太工于心计。不，这不是在恋爱，而是在玩火。费利普始终讨我喜欢，但我现在的心情很平静，很自在。再也没有障碍了！这句话多么吓人！在我身上，一切热情都低落下来，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我不敢扪心自问。他真不该把爱的激情向我隐藏起来，使我至今还把握着自己。总之我没有从这类过失中得到任何好处。是的，亲爱的，树下这半小时的约会确实是甜滋滋的；尽管如此，我觉得，这种欢乐要比我问自己“去不去赴约？给不给他写信？”时感到的激动差远了。是不是任何欢乐都有这样的滋味？延迟这类欢乐，是否胜于享受这类欢乐？难道到手的东西比不上希望得到的东西？难道富翁等于穷人？我们俩的想象力是否过于丰富，以致扩展了自己的感情？有时候，这些想法使我感到浑身冰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我的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念头：我想撇开格里菲思，独自一人回到花园尽头。我这样做会走向何处？想象力是无限的，而欢乐是有限的。亲爱的穿胸衣的博士哟，请告诉我，怎样才能调和女子一生中这两者的关系呢？

星期五

二十二

路易丝　致　费利普

我对您很不满意。假如您读拉辛的《贝蕾妮丝》①时不掉眼泪，假如您不认为这是人间最可怕的一出悲剧，那么您就一点儿也不了解我，我们就不会有共同语言。所以，我们还不如一刀两断，别再来往了，您把我忘了吧；因为，如果您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就会把您忘掉的。对于我来说，您还是那位玛居梅男爵先生，或者什么也不是，就象您从未存在过一样。昨天，在德·埃斯巴夫人家里，我发现您表现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气，简直难以形容，我看了实在不是滋味；您好象很有把握，自以为有人在爱您。总之，您那满不在乎的态度使我吃惊。当时，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您是第一封信中所标榜的那个奴仆。您不但没有做到恋爱中的人应有的专心致志，反而和别人谈笑风生。一个真正的信徒不应有这样的举止，他应该永远在自己崇拜的人面前表现得忧心忡忡。如果我并不比其他女子略胜一筹，如果您在我身上看不到自己的生命之源，我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女性了，因为那样一来，我就成了一个寻常的女子。费利普，您引起了我的不信任感，它如同五雷轰顶，盖住了我柔美的心声；再看看我们走过的道路，我就更有

① 《贝蕾妮丝》，拉辛的悼歌体悲剧，作者在剧中塑造了一位理想的君主，古罗马皇帝悌德斯的形象，颂扬他的英明仁慈和为社稷而抑制个人感情的品德。

理由不信任您了。西班牙古往今来的第一位宪政大臣先生，要知道，我曾经深入地考虑过我们女性的可悲的社会地位。我那纯洁的天性曾举过火把，但没有点燃自已。我阅世不深，但也学到了一点东西，希望您记住我讲过的这些话。在其他事情上，口是心非，缺乏诚意，说到做不到，这些都会招来审判者的干预，受到应得的惩罚；可是在爱情上，情况就不一样了，爱情既是受害者，又是主诉人、律师、法庭和刽子手；因为，最恶劣的负心行为，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只有您知我知，不为人知，没有旁证，所以，受害者也只能缄口不言。由此，爱情就产生了本身的法规和它独特的报复手段：社会与此毫不相干。既然如此，我就下定决心，绝不原谅这方面的任何罪愆，要求在感情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轻率行为。昨天，您完全象那种自以为受人爱恋的男子。没有这种信心固然不对，但过于自信势必排斥以往的殷切期望所赋予您的质朴，这样，您会在我的心目中成为一个罪人。我既不愿看到您畏畏葸葸，也不能让您妄自尊大。我不喜欢您因担心失去我的爱而变得战战兢兢，因为这无异是一种侮辱；但是，我也不能同意您有恃无恐，从而轻率地对待爱情。您永远也不应该比我更自由。如果您还未尝过哪怕是一点点的疑虑在精神上造成的痛苦，那么您得小心，我会叫您尝一尝这种滋味的。过去我只须看您一眼，就把自己的内心世界都显示给您，您也就理解了我的想法。您得到了一个少女最纯洁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她的心灵上已经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我曾经向您谈起，反躬自省和沉思默想只会充实我们的头脑；年轻姑娘的心一旦受到伤害，就会求

助于自己的智慧，那时候，她就会象一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神。费利普，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您真如我想象中的那样爱我，但又使我怀疑您一贯标榜的忧虑、服从、恭顺和驯良的感情有所减弱；如果有朝一日，我发觉这心心相印的美好初恋确有一点点不如以往那样热烈，我也绝不会说长道短，我可以不再写这样的信来训斥您，也不会使用严肃的措词、傲慢激烈的话语，来影响您的情绪；费利普，我什么也不会说；但您会发现，我将变得郁郁寡欢，如同一个死期将至的人；可是，我要在临死以前给您打上最可怕的烙印，并使您所爱的人声名狼藉，从而在您的心中留下终身愧疚，因为您将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在世人面前，甚至在来世也要遭人唾骂。

为此，希望您别让我看到另一位幸福的路易丝，使我产生嫉妒心，因为，那位路易丝一定被您敬若神明，她的心灵之花曾在不带一丝阴影的爱情中尽情地开放，如果引用但丁的名句，她曾经

Senza brama, sicura richezza!①

要知道，我翻遍了他的《地狱篇》②，才找到了最最痛苦的刑罚：一种最可怕的精神折磨，我要将它与上帝安排的报应结合起来使用。

您昨天的行为无异是朝我心上插了一把冷冰冰的、无情

---

① 意大利文：安心地占有不会丧失的财富！引自但丁的《神曲·天堂篇》。

② 《神曲》中的另一篇章。

的怀疑之剑。您是否明白，我对您产生了怀疑？我痛苦已极，甚至不想再怀疑下去了。您要是认为我对您的奴役过于严酷，您尽可以就此摆脱它，我将毫无怨言。难道我不知道您是个卓有才智的男子吗？您应该为我留着所有的心灵之花；当着别人的面，您的目光必须黯然失色；不管是谁向您阿谀奉承，对您赞扬或恭维，您都应该竭力回避。当您被人恨入骨髓，招来百般诋毁、诸种轻蔑的时候，您再来见我；您来对我说，女人们一点儿也不理解您，她们在您身边走过的时候，谁也不看您一眼，更没有人想到爱您；那时您就会知道，路易丝在心里对您怀着什么感情，会以什么样的爱来对待您了。我们的珍宝应该掩埋得非常巧妙，即使全世界的人把它踩在脚下也绝不会觉察。倘若您长得俊美，我恐怕永远不会注意到您，更不会发现您身上有这么多能使爱情之花绽开的因素；诚然，我们对这些因素的了解，并不比对太阳如何使植物开花结实的知识了解得更多，但在这些因素中，有一点是我深知，并为之入迷的。您那卓绝的脸上，有一种惟我才能理解的性格、语言和表情。也只有我，才具备改造您的力量，把您变成世界上最可爱的男子；所以，我绝不能让您的思想脱离我的掌握。在别人面前，它不能超越您的眼睛、您那可爱的嘴巴和脸部的线条所显露的内容。只有我，才可以使您两眼生辉，点燃您智慧的火花。您要象过去的那个西班牙大公，表现得阴沉冷漠，郁郁寡欢，傲视一切。那时候，您代表着被推翻了的野蛮的统治力量，没有人敢于冒险进入这片废墟，您只能远远地供人瞻仰；如今，您正在开辟几条坦荡的道路，以便让所有的人都进来。这样，您才

能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巴黎人。难道您已经忘了我选择爱人的条件？您那喜滋滋的模样太能说明您在恋爱了。我只好给您丢几个眼色，免得您在巴黎最洞察入微、最爱嘲笑人、机灵鬼涉足最勤的沙龙里露出底细，让人知道阿尔芒德-路易丝-玛丽·德·绍利厄使您变聪明了。我相信您是个正人君子，绝不会在爱情上玩弄政治手腕；不过，如果您不用稚子般的淳朴对待我，那我会为您惋惜的；但是，尽管您错走了第一步，您仍然是某个女子深为仰慕的人物，这个女子就是

路易丝·德·绍利厄

二十三

费利普 致 路易丝

上帝发现我们犯错误的时候，也会看到我们的悔恨：亲爱的女主人，您说得很有道理。我意识到我得罪了您，但无法找到使您产生烦恼的根由；这一下您不但已向我解释清楚，而且还给了我崇拜您的新的理由。您的嫉妒正和那位以色列的上帝一样，使我的心中充满了幸福感。再也没有别的东西比嫉妒更合理，更神圣的了。我美丽的守护神啊，嫉妒正是一位永不交睫的哨兵；它对于爱情犹如病痛之于人类，是一个切切实实的警告。路易丝，请尽管嫉妒您的仆人吧，您愈是敲打他，他就愈是顺从地、谦卑地、可怜巴巴地去舔这根棍棒，因为您在责打他的同时，也表明您是多么爱惜他。唉！可是亲爱的，如果说，您不知道我为克服腼腆，克服您所认为的脆弱的感情

作出了多少努力，那么上帝能顾惜这一点么？是的，我是在竭力克制自己，为的是在您面前表现得和爱上您以前一样。在马德里，人们喜欢听我讲话，于是我想让您了解我的价值。这是虚荣心在作怪吗？现在，您狠狠地惩治了它。您那最后的一眼直看得我浑身颤抖；想当初，我在加的斯城见到法军，又明知自己的生命取决于君王的一句伪善言词，那时候，我也没有现在这种感觉。我多方寻找使您不快的原因，但始终未能找到，我为这种心灵上的失调感到黯然神伤，因为我本当按您的意志行事，想您之所想，用您的眼睛观望，和您共享欢乐，象感知冷热一样体验您的痛苦。在您为我们俩设计的如此美好的内心生活中，步调不一致在我看来是一种罪愆，是令人焦虑的事。“把她得罪了！……”我象发了疯似的把这句话重复了上千遍。高贵而美丽的路易丝呀，您那精辟的道理宛如又一道阳光，温暖了我的心房，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加深我对您的绝对忠诚，坚定我对您的神圣意志的信仰，那就只有这番道理了。您向我说明了我自身具有的感情；您为我解释了我思想中含混不清的东西……哦！倘若您想这样惩罚我，那奖赏又是什么呢？当然，您把我收为奴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从您那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生命之源，所以我早就献出了自己；如今，我活着不再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是为您受苦，我的力量也算有了用武之地。我曾经对您说过，现在再说一遍：您将看到我永远和当初一样，甘愿充当您的谦恭卑微的奴仆！是的，纵使您真象自己所说的，变得声名狼藉，不可收拾，我对您的爱也将随着您甘愿遭受的痛苦而有增无减！我要为您洗净伤

口，使之愈合；我要用祈祷说服上帝，证明您的清白，您的错误都是别人犯下的罪孽……我心中对您怀有多种多样的感情，有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也有姐姐和兄长的感情；对于您来说，我已经集一个家庭于一身了。我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这就全凭您的意愿了。这些话我不是都对您说过吗？正是您将这么多人的心幽闭在一个情人的心中，请原谅我常常忘了父兄的责任，只对您怀有情人的感情，因为我知道情人背后确实还有兄长和父亲。每当您乘坐马车行经爱丽舍田园大道，或安坐在剧院包厢里的时候，我看到您是那样美丽，娴静，容光焕发，令人仰慕；那时，您能否体察我的心情？……啊！您是否知道，每当您的美貌和丰姿引起别人的颂扬时，我的骄傲含有多么少的个人成分？我是多么喜欢那些赞美您的素不相识的人？偶尔，您向我招手致意，使我心花怒放，感到既谦卑又自豪；我象受到上帝的祝福似的走开，又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您的身边。这种喜悦在我身后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光带，甚至在我抽烟的时候也照亮了袅袅青烟；于是，我更加明白，在我的血管里沸腾的热血都是您的。难道您不知道我是多么爱您？每次看到您以后，我就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尽管这里到处闪耀着撒拉逊式的豪华，但我只要按一下为了遮人眼目而设置的那个机关，您的肖像立时就压倒了一切光辉；于是，我就没完没了地凝神细看起来。也就是在那样的时刻，我写下了许多幸福的诗篇。我站在天宇之上，发现了一条我敢于寄托希望的新的生活之路！在夜阑人静的时刻，或当您置身嘈杂的人群，您是否听见，有一个声音回响在您那秀美的耳边？您

是否知道，有人为您作过数千次祈祷？我静静地凝视着您的倩影，终于发现了您的相貌固有的特性，看到了这种相貌和您心灵的完美统一；这时，我就用西班牙语写下一篇篇十四行诗，歌颂这两个协调一致的美好天性。可惜，我的诗才大大低于所描写的主题，所以至今未敢寄出，而您也就不知道有这些诗了。我的心是那样和谐地融合在您的心中，竟使我无时无刻不惦念着您；要是您不再用这样的办法赐予我生命的活力，我将痛苦万分。路易丝，现在您是否明白，由于无意间引起您的不悦，而又找不到其中的原因，我精神上是多么痛苦？当时，这一休戚相关的双重生命忽然中止，我的心顿时就凉了。后来，在无法解释这种不协调的情况下，我以为您不再爱我了；我闷闷不乐地回家，但由于能当您的奴仆，我还是幸福的。正在这时，我收到了您的来信，它使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啊！请以后也这样训斥我吧。

一个孩子跌了一交，他一面爬起来，一面装作若无其事地对妈妈说："对不起！"是啊！他因为使妈妈感到心痛而向她道歉。咳！这个孩子就是我：我没有变，我以奴隶般的顺从向您呈上了解我心性的钥匙；但是，亲爱的路易丝，我再也不会失足了。请尽量拉紧这条拴住我的锁链，您只须轻轻扯它一下，就足以将自己的任何意愿通知他。

您的终身奴隶

费利普

二十四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亲爱的朋友，不到两个月，你就嫁给了一个备受艰辛的可怜虫，又对他担负起母亲的责任；所以你根本体会不到在心灵深处搬演的那出叫做爱情的戏，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转瞬间一切可以变成悲剧，一个眼色，一个轻率的回答，都足以导致死亡。我对费利普作了最后的考验，这次考验非常可怕，但却是决定性的。我很想知道，我是否仍然被他所爱；"仍然"是保王党人所用的一个伟大而至高无上的字眼①，那么，天主教徒为什么不能使用它呢？我和他漫步在花园尽头的菩提树下，度过了整整一个夜晚。我发现，他思想上甚至没有一点怀疑的影子。第二天，他对我爱得更深，和前一天晚上同样忠贞、崇高、纯洁；他并没有乘机捞取任何便宜。啊！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西班牙佬，一个不折不扣的阿邦塞拉热。我站在阳台的阴影处向他伸出手去，他爬上墙头，过来吻我的手；他差一点摔得粉身碎骨；那么，有多少年轻人会干出这样的事呢？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基督徒们为了升天，再大的磨难也经受得住。前天晚上，我将可敬的父亲请到一边，他即将出使西班牙

---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波旁王室幼支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上台，拥护波旁长系的正统派对新政权不满，但说："王上仍然万岁。"作者在此处套用的就是这句话，但他把年月记错了，路易丝这封信写于一八二四年，当时七月革命尚未爆发。

宫廷，充当我国的大使。我笑眯眯地对他说：

"先生，少数几个朋友认为，您要把自己的宝贝女儿阿尔芒德嫁给一位大使的侄子。那位大使早就希望攀上这样一门亲事，很久以来就恳求您的女儿嫁过去。为此，他要用自己身后的巨大财富和高官显爵确保婚约的签订，并立即给予一对新人十万利勿尔的年收入，还承认未来的侄媳有八十万法郎的奁产。您的女儿暗暗哭泣，但只能屈从于您那不可违背的父道尊严。有些爱讲坏话的人声称，在您女儿的眼泪后面，隐藏着一个谋求私利和野心勃勃的灵魂。今晚我们要上歌剧院，坐在贵人们的包厢里看戏。届时，玛居梅男爵先生将会去我们的包厢的。"

"他因此不舒服了吗？"父亲笑嘻嘻地问我，那神气几乎把我看成一位大使夫人了。

"您把克拉丽莎·哈洛当作费加罗①了！"我向他瞟了一眼，眼睛里充满轻蔑和嘲弄的神情。"当您发现我的右手脱下了手套，您就来揭穿上述那种荒谬的传闻，公开声明那是对您的侮辱。"

"我可以对你的前途感到安心了：你没有女孩儿的头脑，正如贞德没有女人的感情。你会幸福的，你谁也不会爱，而要别人来爱你！"

一听此话，我放声大笑。

"你笑什么，我的小妖精？"他问。

---

① 费加罗，博马舍(1732—1799)的戏剧《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主人公，以聪明、机智、诡计多端著称。

"我可是为国家的利益感到担心呀……"

我见他脑子还转不过弯来，就加了一句：

"在马德里呀！"

"你能相信吗，这小修女回家才一年，竟捉弄起自己的父亲来啦。"他对公爵夫人说。

"阿尔芒德对什么都满不在乎。"母亲一面接话，一面朝我看看。

"您指的是什么？"我问她。

"譬如说，你连夜里的潮气也不怕，它会让你得风湿病的。"她一面回答，一面又瞟了我一眼。

"不过，上午那段时间可太热了！"我反唇相讥。

公爵夫人垂下了眼帘。

"是该把她嫁出去了，"父亲说，"我希望能在我动身之前把这件事办妥。"

"好吧，只要您愿意这样做。"我简单地回答。

两小时以后，母亲和我，还有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和德·埃斯巴夫人，已经坐到了包厢的前沿，看起来就象四朵鲜艳的玫瑰。我挑了一个边上的座位，使观众只能看到我的一个肩膀。这样，我可以看到别人而不被别人发现，因为剧场从顶端开始分成两个斜面，这个宽敞的包厢就占去了整整一面，隐藏在大柱之间。玛居梅来了。他并不就座，而是举着双筒望远镜不时向我观望。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一位年轻人走进我们的包厢。他就是亨利·德·玛赛伯爵，此人生就一张女人的俏脸，我管他叫"花花太岁"。伯爵在包厢里露面，带着讥讽

的眼神，嘴角含笑，满面春风。他依次和我母亲、埃斯巴侯爵夫人、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埃斯格里尼翁伯爵和德·卡那利先生寒暄了一番，然后对我说：

“为某件大事来向您道喜，不知道我算不算捷足先登；通过这件事，您就要获得一件梦寐以求的东西了。”

“噢！您说的是婚姻大事吧！”我回答，“难道刚离开修道院寄宿学校的年轻姑娘会对您说，人们经常议论的那类婚事，她永远不办吗？”

德·玛赛先生凑到玛居梅的耳边；我立刻从他的口型上看出来，他说的是这样几句话：

“男爵，您也许爱上了这个小妖精，她把您耍了；要知道，这关系到婚姻大事，而不是短暂的热情，所以，总得把发生的事摸清楚呀。”

玛居梅向这个殷勤的诽谤者瞟了一眼。这个眼神在我看来，无异是一首诗。他似乎还这样回答了他：“我可一点儿也不喜欢风骚的女孩子！”他说话的神气使我兴奋得看着父亲，脱去了我的手套。费利普没有丝毫的疑虑。他终于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我所盼望的那种性格：他只信任我一个人，社交界以及那里的谎言根本就打动不了他的心。这个阿邦塞拉热人连眉毛也没皱一下，他那高贵的蓝色血液并未使他脸色发青。两位年轻的伯爵出了包厢以后，我笑着对玛居梅说：

“德·玛赛先生准是作了一首讽刺我的诗。”

“比讽刺诗强多了，”他回答，“那是一首庆婚诗。”

“您说的话我听不懂。”我向他嫣然一笑，又向他瞟了一

眼，作为奖励，我这种眼神总使他失魂落魄。

“但愿如此！”爸爸向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大声说，“现在外面是有一些无耻谰言。只要有个年轻姑娘踏进社交界，就会有人发疯似的想把她嫁出去。于是，他们就编造了许多荒唐的故事！我绝不会违背阿尔芒德的意愿，逼她嫁人的。我要去观众休息室走走，要不然有人会认为是我故意放出这种空气，以便提醒这位大使，促使他产生求婚的念头；可是恺撒的女儿比恺撒之妻更不容怀疑，① 绝不允许怀疑。”

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和德·埃斯巴夫人先向我母亲看看，又向男爵看看，一脸狡黠、诡秘、奸诈的神气，她们的眼睛里好象有许多无声的疑问。这两条精明的水蛇终于悟出了一点道理。我认为，在各种秘密事情中，爱情是最为公开的，女人们总要把它流露出来。因此，哪个女人想把它严密地隐藏起来，她就得成为一头怪物！我们的眼睛比舌头更多嘴。自从我发现费利普的举动和我想象的同样崇高，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喜悦，而且很自然地想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我向他打了一个预定的暗号，示意他通过你知道的那条危险的路来到我的窗前。几小时以后，我发现他象一尊雕像似的立在墙头，一手搭在我窗前阳台拐角上，正在仔细观察我屋里的亮光。

“亲爱的费利普，”我对他说，“今天晚上您干得不坏：您刚才的表现很好，要是我听到您要和别人结婚，我也会表现出那样的态度。”

---

① 这里套用了“恺撒之妻不容怀疑”这句谚语。

“当时我想，您一定会在别人知道此事以前先通知我的。”他回答。

“您凭什么得到这样的特权？”

“凭忠实仆人的身分呀。”

“您真是一个忠实的仆人吗？”

“是的，”他回答，“而且永不反悔。”

“那好，倘若真有这样一门亲事，而且我又只能听天由命……”

柔和的月色下，似乎有两道亮光闪过，那是他射出的两道视线。这两道视线先是射向我，然后又转向将我们分隔开来的高墙下的那个深渊。他好象在考虑，是不是让我们都掉下去摔死；但这种感情就象掠过他面前的一道闪电，从他的眼睛里放射出来后就消失了：它被一种比激情更强的力量克服了。

“阿拉伯人决无二言，”他用压抑的声音回答，“我是您的仆人，并永远属于您：我要终身为您效劳。”

我感到按在阳台上的那只手渐渐变得软弱无力了，我一面将自己的手按在他的手背上，一面对他说：

“费利普，我的朋友，从现在起，我自愿成为您的妻子了。明天上午，您去向我父亲提出娶我的要求。他想留下我的那笔财产；所以您还得保证，虽然婚约里承认我有这笔财产，但实际上我并不掌握这笔财产，那样，他一定会答应您的。我已经不是阿尔芒德·德·绍利厄了；快下去吧，路易丝·德·玛居梅不想作出任何欠考虑的事。”

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两条腿几乎站立不稳；他从一丈来高

的墙头纵身跳到地上，幸而没有摔伤；他先是把我吓了一跳，后来就朝我挥挥手走了。"那么，"我心里思忖着，"没有一个女子象我这样被人爱着了！"于是我象孩子一般心满意足地安然入梦；我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下午两点左右，父亲派人把我叫到书房。我看到公爵夫人和玛居梅也在那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十分投机。不过，我的话非常简单。我说，既然埃纳雷斯先生已经和我父亲谈妥了，我就没有任何理由违背他们的意愿。母亲一听此话，就挽留男爵共进午餐；饭后，我们一行四人去布洛涅森林兜了一会儿风。当我发现德·玛赛先生骑马经过时，我以嘲弄的神情瞟了他一眼，因为他已经看到玛居梅和我父亲并排坐在敞篷马车的前座上。

我那可爱的费利普重印了自己的名片：

埃 纳 雷 斯

德·索里亚公爵系，德·玛居梅男爵

每天上午，他都要亲自给我送上一束高雅华贵的鲜花，花丛中还附有一信，里面是一首赞美我的十四行诗，那是他在头天夜里用西班牙文写成的。

为了不让我这封信过于冗长，谨附上其中第一和最后一首作为样品，这是我按照原诗的格式，逐字逐句地译出来的：

其 一

何止一次啊，我披上了单薄的丝衫，

心情平静地，我高举起手中的利剑，

静待着疯狂的公牛，向我发起冲击，
它那锐利的犄角，胜似福柏①的新月。

哼着安达卢西亚的谢吉第亚舞曲，
我冒着枪林弹雨，攀上险峻的山坡，
向着命运编成的绿茵，将生命抛掷，
并不比抛掉一个金币，多半点迟疑。

我能够，从炮口里抓取发烫的弹丸，
也会象掉入陷阱的兔子，心虚胆怯，
更象那，从窗缝里看到鬼魅的孩童。

只因为，你那温柔的眸子注视着我，
我两腿发软，额上沁出冰凉的汗珠，
我战栗，退却，全身的勇气丧失殆尽。

其 二

今天晚上，我想在睡梦中和你相见，
但那嫉妒的梦神，总躲着我的眼帘，
我走到你的阳台前，举首仰望苍天；
每当我想起了你，两眼总抬向高处。

茫茫的苍穹失去了蓝宝石的光泽，

① 福柏，希腊神话中月亮女神的别名。

钻石似的星星在金座上变得黯淡，
只射出无力的秋波和冷冷的清辉，
这怪异的现象惟有爱情能够解释。

月儿洗去了百合花的银白色脂粉，
带着满面的愁容驶向无垠的天际，
只因你在天空里遮住了她的光彩。

皎洁的月光在你明净的额头闪耀，
蓝湛湛的夜空尽收入了你的眼底，
繁星的光芒全成了你秀美的眼睫。

向一个年轻姑娘表示无尽的思念，还有比这更讨人喜欢的例证吗？要表达这种爱情，必须奉献出无数的智慧之花和大地之花，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呀？西班牙男子的求爱方式过去是非常著名的，我只是在这半个月里才真正领略到了。

哎！亲爱的，你那克朗帕德有什么新鲜事呀？我的思想经常在那里漫游，察看我们那些农作物的长势。关于我们的桑树和去年冬天种下的植物，你就没有什么可告诉我的？是不是万事如意呀？作为一个妻子，你心里开出的花朵是否和花丛——我不敢称作花坛——里的鲜花同样繁茂？路易是否总有说不完的恭维话？你们俩相处得还好吗？比起我这种湍湍激流似的爱情，你们夫妇俩用娓娓细语编织情网是否更有趣味？我那温柔体贴的女博士生气了吗？这一点我无法相信，如果

你真生气了，我可以派遣费利普当我的使者；他会跪倒在你的脚下，然后带回你的脑袋或者你对我的宽恕。我的心肝，我在这里过得挺有意思，也很想知道你在普罗旺斯生活得怎样。我们这个家庭刚刚增添了一个西班牙佬，他的肤色很深，活象一支哈瓦那雪茄；我还等着你的祝贺呢。

说实在的，美丽的勒内，我很为你担心，怕你为了不影响我的欢乐情绪，正在暗暗吞下所受的痛苦，你这个坏蛋！快给我满满地写上几页，精细入微地描绘一下你的生活情况，告诉我你是否在继续维护自己的地位，你的那个“自由意志”是站着还是跪着，抑或是坐着；这将是个严重的问题。你是不是认为，你的婚姻大事我一点儿也没放在心上？你在信中告诉我的那些事，有时使我浮想联翩。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我人在歌剧院里观赏女演员的足尖旋转，可是心里总在想：“已经九点半了。她该睡了吧。她现在正干什么呢？她幸福吗？她是否单独和她的自由意志在一起？或者她的自由意志跑到无人管辖它的地方去了？……”

顺致亲切的情意。

一八二四年十月

二十五

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致 路易丝·德·绍利厄

无礼的野姑娘！谁叫我告诉你那些事的？我对你说了些什么呢？这段时间里，节日的欢乐，爱情的苦恼，它的怒火，它

的鲜花，这一切都使你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我读了你描绘的情景，恍若看了一出精彩的戏，而我却过着单调、划一的修道院式的生活。我们总是九点钟就寝，天一亮就起床，一日三餐按时不误，无比准确。从未发生过意外的事，我已经习惯于这种支配时间的方式，至今未遇到过多大的困难。也许这是很自然的吧：不受某些固定法则的影响，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按照天文学家的观点和路易的说法，世上万物都要受这类法则的制约。把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倒也并不使人感到厌倦。再说，我迫使自己作必要的梳妆打扮，也占去了起床以后到早餐以前的那段时间。因为我还得承担做妻子的义务，在家里也要显得楚楚动人；我对此甚感满意，也使善良的老人和路易看着非常舒服。早饭后，我们一同出去散步。报纸送来了，我就去作家务，或者读点东西（我书读得很多），或者给你写信。晚饭前一个小时，我和家里人会合到一处；晚饭后，大家聚在一起玩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外出作客。我的日子就是这样打发的，身边一个是满心欢喜、无所用心的老人，另一个是把我视为幸福之源的男子。路易是那样快活，甚至用自己的欢乐温暖了我的心。对于我们来说，所谓幸福，显然不是那种寻欢作乐。晚上，有时用不着我去凑牌局，我就深深地埋在安乐椅里，思想活跃得足以强行侵入你的躯体；于是，我就进入你内容如此丰富、色彩如此鲜艳、如此动荡激烈的生活领域。这时我心里就琢磨：你这几篇头绪纷繁的序言将把你引向何处，它们会不会把整本书扼杀？亲爱的小娇娇，你可以对自己的恋爱抱有幻想，可是我只能面对家庭生活的现实。是

啊！你的恋爱史对我来说就象一场梦！所以我很难想象，为什么你把它编排得如此曲折离奇。你想要的是一个心灵超过感官、高尚和美德多于情爱的男子；你希望年轻姑娘在走向生活的时候，让自己的梦想即刻就变成血肉之躯；你为了奖赏对方而要求对方作出牺牲；你对自己的费利普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以便了解欲念、希望和好奇的心理能否持久。可是我的孩子，在你那些异想天开的布景后面，一座神坛已经搭起，那里正准备着一场终身的结合。新婚的第二天，姑娘变成妻子，情人变成丈夫，这一可怕的现实可能会推倒由你精心设置的那座漂亮的脚手架。要知道，每一对情侣，还有如同我和路易的每一对夫妻，都要象拉伯雷①所说的那样，在新婚的乐趣中寻找那个伟大的也许！

你和费利普到花园尽头密谈，你盘问他，你们俩一个在阳台上，一个在墙头，可以待上一整夜；这种事尽管干得有点轻率，我也不想责备你；不过，孩子，你这样做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我担心生活也会要弄你。我不敢用自己从亲身经历中悟到的那点道理，劝你怎样去获取幸福；可是，我还得让你再听一听来自我那遥远山谷的声音：婚姻成功的秘诀存在于"顺从"和"忠诚"这两个词中！因为，即使你一次次地考验别人，即使你作出许多迷人的娇态，并对他进行细心的考察，你最终也一定会象我这样嫁人的。扩大自己的欲望，无异于将悬崖下的深谷挖得更深，事情就是如此。

① 拉伯雷（约1494—155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人文主义作家，《巨人传》的作者。

喔！我多么想见见玛居梅男爵，和他谈上几个小时，因为，我是多么希望你获得幸福啊！

十月

二十六

路易丝·德·玛居梅　致　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费利普表现了撒拉逊人的慷慨大度，确认我可以放弃自己的产业，从而实现了我父母的计划，所以公爵夫人对待我的态度比以往更亲热了。她把我叫做“小滑头”、“小饶舌妇”，还说我有“一张利嘴”。

“亲爱的妈妈，”我在签订婚约的前一天对她说，“您竟把最真诚、最天真无邪、最大公无私、最完美的爱情看成是一种策略、一种诡计和巧妙的手法！要知道，我可不是您所认为的那种‘饶舌妇’，我没有那个荣幸。”

“得了吧，阿尔芒德，”她挽住我的脖子，把我拉到面前吻我的前额，“你既不想回修道院，又不甘心继续当大姑娘。但是，作为一个高贵而美丽的绍利厄小姐，你意识到了为父亲重振家业的必要性……（勒内，你一定体会不到这句话对公爵包含着多少阿谀奉承！他当时正在旁边听我们谈话。）我发现，去年整个冬天，你总是把自己的小鼻子伸向每一组跳四对舞的舞伴中间；你很善于判断男人们的优劣，也很会探测当今法国社交界的秘密。所以，你才能认准这样一个西班牙人，知道他可以使你过美满的生活，让你做一个能当家作主的妻子。我

的小宝贝，你那时对待他很象蒂丽娅对你哥哥的态度。”

“我妹妹的寄宿学校真有能耐！”父亲大声地感叹。

我向父亲瞟了一眼，这个眼神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话；然后，我转身对公爵夫人说：

“夫人，我真心实意地爱我的未婚夫费利普·德·索里亚。虽然当初我心里萌生这种感情时，我曾经是不自觉的，并且竭力想克制它，但我现在可以向您保证，我认为玛居梅男爵具备一颗适合于我的心性的，细腻、仁慈、忠贞不渝的心。他这些优点以及他的性格和感情全都和我一致，所以我才下了这样的决心。”

“可是，亲爱的孩子，”她打断了我的话，“他丑得象……”

“您认为他丑得象什么都可以，”我急忙回答，“但我就是喜欢他这种丑模样。”

“好啊，阿尔芒德，”父亲插嘴说，“你要是真爱他，而且又能驾驭你的爱情，你就不应该拿自己的幸福去冒险。然而，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婚后的那些日子……”

“为什么不对她说，取决于新婚后的那些夜晚呢？”母亲大声打断他，“请别插嘴，先生。”公爵夫人盯着爸爸，又加上一句。

“亲爱的孩子，再过三天，你就要结婚了，”母亲凑在我耳朵上说，“现在，我该象所有的妈妈对待自己的女儿那样，认认真真地叮嘱你一番，而不是眼泪汪汪地学那种小市民的做法。你嫁的是自己所爱的男子，所以我既不用可怜你，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你回家只有一年光景：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我还

说得上爱你，那么，我现在也不必哭哭啼啼地舍不得你出嫁。你的智力已经超过了你的美貌，使我这个作母亲的自尊心得到很大的满足；你确实是个非常听话的好姑娘。所以，你今后还是可以把我看作你的好妈妈。你在笑？……唉！虽说母亲和女儿能和睦地相处一段日子，但作为两个女人总难免要闹别扭。我希望你今后生活得幸福，所以你要听我说下去。你现在体验到的爱情，不过是小姑娘家的爱情，对于生来就要从属于某个男子的所有女人来说，这种爱情也是很自然的；可是，唉！我的乖女儿，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男子世界上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而我们想亲近的那个人却往往不是被我们选来当丈夫的，尽管我们自以为爱他。我的话你听起来可能有点怪诞，但你要好好地加以考虑。假如我们不爱自己选中的男子，那么这个错误我们和他双方都有份；有时候，这种错误是由环境造成的，而这种环境既不取决于我们，也不取决于他；然而，家里为我们选定的，或是我们内心向往的男子，完全有可能就是我们所喜爱的人。日后我们和他之间产生隔阂，往往是因为我们本人或我们的丈夫缺乏长性。要使自己的丈夫成为一个情人，这项任务正如把自己的情人变成丈夫一样艰巨，可是你却把这件事干得再好不过了。好吧，我再重复一遍：我希望你过得幸福。所以你现在就应该考虑到，如果在婚后三个月里，你对婚姻缺乏顺从的态度，不象恋爱时那样表现出柔情和智慧，那你可能会感到不幸的；因为，我的孩子，你已经尝遍秘密恋爱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幸福了。如果你在幸福的爱情生活开始时感到乏味和不快，甚至感到痛苦，你尽管回

来找我。先别对结婚抱过高的希望，它给你造成的痛苦也许比带来的欢乐还要多。你婚后的幸福和恋爱一样需要加以培育。那样，万一你失去了婚姻中的情侣，你还可以得到孩子的爸爸。我亲爱的孩子，这就是全部社会生活。既然这个男子的姓氏已经成了你的姓氏，既然他的荣誉和名声受到的任何损害都会殃及你自身，那你就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他吧。为自己的丈夫作出一切牺牲，不仅仅是我们这个阶层的女子应尽的义务，也是一种最最精明的打算。道德准则的最完美的特性，就是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这些准则都是切实可行和有利可图的。这些话对你来说已经够了。现在，我认为你似乎有点嫉妒了；可是，好孩子，妈妈也是有点儿爱嫉妒的！……但我不希望你愚蠢地嫉妒别人。听着：把嫉妒表现出来，有点类似往台面上摊牌的策略。把嫉妒两字挂在嘴上，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岂不等于把自己手中的牌全亮给了别人？而我们对别人手里的牌却一无所知。凡事都以忍让为佳。另外，在你结婚的前夕，我还要和玛居梅严肃地谈谈有关你的情况。”

我托起母亲美丽的胳臂，吻了她的手，还在她手上掉了一滴眼泪：她的声调早已使我的眼眶里滚动着泪花。这一段高深的道德教育完全符合她和我目前的身分，我也从中领略到她的老谋深算和某种摆脱了社会偏见的温情，特别是对我的个性的真正尊重。她在这一席朴实的话语中，归纳了自己的生活和经验所给予她的教训，这些教训也许是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换得的。这时母亲也很感动，她看着我说：

“我的宝贝女儿，你就要经历一次可怕的转变。而绝大多数不知底细或看破一切的女孩子，都会重蹈威斯特摩兰伯爵的覆辙的！”

一听此话，我们都笑开了。要把这个笑话解释清楚，还得从前一天晚上谈起：席间，一位俄国公主告诉我们，威斯特摩兰伯爵想去意大利，他在横渡芒什海峡的时候，晕船晕得很厉害。后来听人们说，去意大利必须翻越阿尔卑斯山，于是他半路折了回去，还说：“这类转变① 我已经受够了！”勒内，你一定明白，你那灰色的哲学理论和我母亲的道德观一样，本质上都会唤起在布卢瓦折磨过我们的那种恐惧心理。所以，婚礼愈接近，我就愈要积聚力量、意志和感情，以便经得住从姑娘到妻子的那个可怕的“转变”。我们过去谈过的话总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反复阅读你的来信，总觉得信里隐藏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忧伤。这类恐惧心理足以使我变成版画上或民间常见的那种庸俗的未婚妻。正因为如此，在签订婚约那一天，社交界人士觉得我表现得既可爱又十分得体。今天早上，我们不事张扬地来到市政厅；参加仪式的只有几位证婚人。我是利用人们替我梳妆打扮准备参加晚宴的时间，写完这封信的。我们的婚礼今晚将在圣瓦莱尔教堂举行，时间定在子夜，在这之前，还有一个盛大的晚会。我承认，我的恐惧心理使我带上一种受害者的神情、一种虚假的腼腆。可是，这一切却为我赢得了连我自己也大感不解的一片赞美声。可怜的费利普也和我一

① 威斯特摩兰伯爵是英国大臣。这里的“转变”(Passage)是双关语，并有“渡海”、“翻山”、“通过”等意思。

样，表现得象个大姑娘；见了他这种态度，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人们使他不快，他简直象钻进水晶玻璃器皿店里的一只蝙蝠。

“好在过了今天还有明天！”他凑在我的耳朵上说，话里没有任何微妙的含义。

他真想什么人也不见，因为他感到非常拘束，非常羞怯。在签订婚约的时候，撒丁王国的大使把我领到一边，交给我一条珍珠项链，这是我的妯娌索里亚公爵夫人送给我的礼物。项链上的珍珠由六颗光灿夺目的钻石串在一起，另外配有一只蓝宝石镶成的手镯，手镯上刻着这样一句话：*未曾相识，但我爱你！*礼品装在两只漂亮的信封里面。我不知道费利普是否允许我收下这份礼品，所以不想接受。

“因为，”我向他解释说，“我不愿让你看到并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他深受感动，吻了吻我的手说：

“看在题铭和这片真诚情意的份上，你就把它们戴上吧……”

一八二五年三月

可怜的勒内，这是我以姑娘的身分写下的最后几行字了。费利普出于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尼维尔内① 去普罗旺斯的路上买了一块地。望过子夜弥撒以后，我们将动身前往。我

---

① 尼维尔内，法国旧省名，今涅夫勒省，是法国的森林和畜牧区。

已经开始用路易丝·德·玛居梅的名字了，可是几小时以后，我还是要以路易丝·德·绍利厄的身分离开巴黎。不管我用的是什么名字，对于你来说，我永远是你的

路易丝

星期六晚

二十七

路易丝·德·玛居梅 致 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亲爱的，自从我在市政厅举行婚礼以来，八个月已经过去了，至今还未给你写过信。至于你，你也是音讯全无！这简直难以想象啊，夫人。

话说那一天我们乘上驿车，向尚特普勒城堡进发；那是费利普在尼维尔内购置的产业。城堡滨临卢瓦尔河，离巴黎有六十法里①之遥。除了我的贴身女仆以外，其余的仆人已经先期抵达，在那里迎候我们。但我们的速度也快得出奇，出发的第二天晚上就到了目的地。我刚出巴黎就睡着了，不知不觉过了蒙塔尔吉②。我这位丈夫对我作出的唯一放肆举动，就是搂着我的腰，让我的头靠在他的肩上；为此，他还在肩上垫了几块手帕。这种几乎是慈母般的关怀驱走了他自己的睡意，使我感动得难以言表。我在他火热的黑眼睛注视下入睡，在烈焰般的视线下醒来：只见他眼中热情依旧，满含着同样的

① 指古法里，每里约合四公里；尚特普勒是个虚构的地点。

② 蒙塔尔吉，法国卢瓦雷省一个地区的首府。

深情；可是，就在这双眼睛里，曾表现过何止千百种思想！另外，他还吻过我的前额，先后共两次。

行经布里亚尔①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吃了午饭。第二天傍晚，就象我们在布卢瓦时那样，我和他一面闲聊，一面欣赏卢瓦尔河。七点半光景，我们就走上通往尚特普勒的林荫大道。这条路又长又漂亮，两旁种满了菩提树、刺槐、大枫树和落叶松。八点钟，我们用了晚饭；十点，我们已经待在一间哥特式的卧室里了。这间卧室原来就很吸引人，现在加上许多时髦的奢侈品，就显得更加漂亮了。至于我的费利普，别人都说他长得丑，我却觉得他很美，因为他美在善良，美在优雅，美在温柔，美在隽永细腻的感情。我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有任何情欲。一路上，他待我就象对待一位结识了十五年的老朋友。他向我描述——他多么善于描述——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情，可是这种激情一到他的脸上就踪影全无了。他一直是给我写第一封信时的那副样子。

这时，皓月当空；月光下，雅致的花园里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直到现在，我觉得结婚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一面说，一面走向窗口。

他走过来站在我的身边，搂住我的腰问：

“为什么要觉得可怕呢？是不是我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譬如说，我的举止或眼神有过这种表示？要不就是怕我以后违约？”

---

① 布里亚尔是蒙塔尔吉地区一个州的首府。

他的声音震撼了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激发了我的全部热情；而他的目光还具有太阳般的力量。任何人的嗓音，任何一道目光，都不可能具有这样大的威力。

“噢！”我回答，“要是你成了终身奴隶，谁知道你会有多少摩尔人式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呀！”

亲爱的，他当时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所以呀，美丽的小鹿，如果说我一连几个月没有给你写信，那么你现在总该猜到其中的原因了吧。我是为了向你叙述做妻子后的心情，才不得不好好回顾一下做姑娘时那段奇特的经历。勒内，现在我才算理解你的话了。一个幸福的新娘，恐怕对任何人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新婚之乐，别说对好朋友不行，对母亲不行，就是对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们应该把这种记忆留在心中，作为自己特有的、但又说不出名称的又一种感情。可是谁能想到，人们竟把发自内心的狂热而美好的爱，把难以遏制的欲念的冲动，都称之为义务！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可怕的力量竟异想天开地迫使我们糟蹋自己细腻的感情、女人的千种娇羞，并将这类感官的享乐转化为义务呢？怎么可以把这种心灵之花，把这些生活中的玫瑰，把激越的感情所产生的诗篇，都献给一个我们不爱的男子呢？在这样的感受中有何权利可言！这种感受只能在爱情的阳光下生长开花，不然它们的幼苗就会在厌恶和反感的寒潮中夭折。让爱情来维护它们的权威吧！噢！我举世无双的勒内呀，我现在发现你确实非常伟大！我真该向你屈膝下跪，我对你的深思熟虑和真知灼见深为惊讶。是的，女人们如果不象我这样，用

合法和公开的婚礼掩盖这来自秘密恋爱的婚姻，她们就得置身于家庭主妇的地位，如同一个脚不着地的幽灵投身于太空！从你的来信中可以悟出这样一个无情的道理：只有才智超群的男子才懂得怎样去爱。现在我明白了，人必须服从两条原则：在他身上既有需要，又有感情。智能低下或者生性软弱的人将需要看作感情；而才智超群的人则用感情所产生的奇妙效果将需要掩盖起来。这是因为，感情用它强大的力量，使他们产生一种极大的自制力，使他们对妇女产生崇敬之情。显然，一个人的感情和他的机能适成正比；惟有天才的男子才能接近我们的细腻感情：他可以谛听，可以揣摩，最终得以理解女人的心；他展开情欲的双翅载着女性翱翔，但他的情欲受到羞怯感的节制。所以，当我们被充满醉意的思想、心灵和感官所驱使时，我们会从空中掉到地上；我们可以升入天界，可惜待不长久。亲爱的，以上就是我婚后三个月内所领悟到的哲理。费利普真是一位天使。我完全可以和他赤诚相见。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我的化身。他那崇高的天性简直使人难以理解：通过结合，他对我更加依恋，并在幸福之中发现了更值得爱我的理由。对于他来说，我是他自身最美好的那一部分。我深信，无论再过多少年，我们婚后的日子非但不会使幸福的源泉枯竭，反而将加强他的信心，增添新的感受，从而使我们的结合更加牢固。多么美妙的狂热啊！我的心生来就是这样，欢乐会在其中留下强烈的闪光，它们温暖着我，渗透进我的心灵；这闪光纵然会有间歇，也不过是漫长的白昼之后的短暂黑夜罢了。夕阳西下时将山峰染成一片金黄，当它在东方升

起的时候，又烤暖着余温未消的山峰。不知是出于何种巧合，我现在也处于这种情况。母亲的话曾叫我提心吊胆；她的经验之谈似乎对我充满着醋意。这一席话尽管没有一点小市民的浅薄，也终于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宣告失效了，因为无论是她，是我，还是你，我们的恐惧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在尚特普勒住了七个半月，就好象一对情人，男的拐带女的，两个人双双躲在此处，逃避父母的追寻。欢乐的玫瑰为我们的爱情结成了花环，给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插满了鲜花。一天早上，我完全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之中；当我突然反省自己的时候，想到了我的勒内和她那门当户对的婚姻；我猜到了你的生活情况，因为我已经将它体察入微了！我的天使哟！为什么我们各执一端？你的婚姻纯粹是一种社会性的结合，而我的婚姻却完全来自美妙的爱情。它们是两个无法互相理解的世界，如同“有限”之不可能理解“无限”。你留在地上，我安居天界！你跳不出凡夫俗子的圈圈，我置身于神圣的领域。我用爱情进行统治，你用盘算和义务巧作安排。我是那样高高在上，以至于万一失足，必将粉身碎骨。好了，我该少说两句了，因为我感到很难为情，尽向你描述我这欢乐的恋爱之春如何风光明媚，如何丰富多采，如何绮丽多姿。

我们回到巴黎已有十天，住在渡船街一座漂亮的公馆里，费利普聘请了布置尚特普勒的那位建筑师，将它重行布置了一番。幸福的婚姻使我心中充满了欢乐；我曾经怀着焦虑的心情听过罗西尼的音乐，那时我还不自觉地为爱情的好奇心所折磨，而今我又一次听到了这仙乐般的曲子。人们都说我

更漂亮了；当我听到别人叫我夫人时，我高兴得简直象个孩子。

一八二五年十月

勒内，我美丽的女圣人，幸福使我常常想起你。我觉得过去从未象现在这样待你好：现在我是多么忠实于你啊！我通过刚开始的夫妇生活，深入地研究了你的夫妇生活，并由此认识到，你是多么伟大、崇高，品德完美，我在这方面是自愧不如的；我除了继续做你的朋友以外，还成了你的衷心仰慕者。从我现在的婚姻来看，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它不是现在这种样子，我一定会死去的。快告诉我，你是靠什么样的感情活下来的？我以后再也不和你开玩笑了。咳！我的天使！玩笑实在是无知的产物，人们取笑的恰恰是自己不了解的事。“新兵觉得可笑，老兵就得严肃对待”，这句话是绍利厄伯爵①说的，这位可怜的骑兵上尉只在巴黎和枫丹白露之间走过几个来回。我的爱友，根据这一说法，我认为你一定还有什么事瞒着我。是的，你掩盖着某些创伤。你很痛苦，这一点我已经感觉到了。我用你告诉我的片言只语，为你编了几本意念小说，力图在远离你的地方找到你这样行动的理由。一天晚上我曾经这样想：她只是在婚姻问题上作了一次尝试吧。我认为是幸福的东西，对于她来说则是痛苦的事。她白白地作出了牺牲，她想减少牺牲的次数。她将自己的忧伤隐藏在冠冕堂皇的社会

---

① 指路易丝的二哥。

道德准则之中。啊！勒内，有一点倒是值得赞赏的，那就是：欢乐不需要信仰和排场，也不需要豪言壮语，它自己就是一切；然而，为了使那将女人陷于被奴役的从属地位的可怕的社会结构合法化，男人们制定了一大堆理论和信条。我的幸福得到教会黄白色纱巾①的庇护，还有脸色最为阴沉的市长签字画押；如果说你的种种牺牲都是美好和高尚的，那么我的幸福难道是一个可怕的怪胎？勒内呀，为了法律的荣誉，也为了你本人，更为了使我的欢乐完美无缺，我还是希望你过得幸福。喔！你能否告诉我：对于这位崇拜你的路易，你已经在心中萌发了一点爱情？你能否告诉我：婚姻那支庄严而具有象征意义的火炬，不仅仅为你照亮了心中阴暗的角落？我的天使，这是因为，爱情对于道德的本性恰恰就象太阳之于大地。我要一再向你谈起使我见到光明的这个日子；我担心的是，这一天终将耗尽我的精力。亲爱的勒内，想当初在修道院后院的葡萄棚下，当你沉浸在友情中的时候，你曾经这样说过："路易丝，我是那样爱你，如果上帝显灵，我一定求他让我承受种种苦难，让你享尽生活中的乐趣。是的，我甘愿受苦受难！"好啊！亲爱的朋友，我今天要把同样的话奉献给你，并向上帝大声疾呼，让我们分享欢乐。

你听我说：我猜想，你是借用路易·德·莱斯托拉德的名字，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既然如此，让他在下一届选举中当上众议员吧！因为他很快就要四十岁了，加上众议院要在

① 天主教结婚仪式中披在新婚夫妇头上的纱巾。

竞选结束后六个月才开会，所以，他正好达到当一位政治家的年龄界限。届时你就来巴黎，现在我只告诉你这一点。我的父亲，还有我即将结交的朋友们，一定会给予你高度的评价，倘若你那年老的公爹有意让自己的儿子享受世袭的特权，我们可以使路易获得伯爵的封号。这是十拿九稳的事！那时，我们又可以待在一起了。

星期五上午

二十八

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致 路易丝·德·玛居梅

福星高照的路易丝，你使我眼花缭乱了。我独自一人坐在悬岩底下的长凳上，久久地拿着你的来信，拿得我两臂酸麻；几滴眼泪掉在信笺上，在夕阳下显得晶莹夺目。远处，地中海银光闪闪，象一把钢刀。长凳上方，几株绿叶成荫的树散发着阵阵幽香；周围是移植过来的忍冬，西班牙染料木，还有一株巨型茉莉花。再过些日子，悬岩上将布满藤蔓类植物。这里已种上五叶地锦。可惜冬天已经来临，这一片葱绿已经变成一张旧地毯了。每当我在这里时，任何人也不会来打扰，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独自一人在这里小憩。这条长凳叫“路易丝的长凳”。这就告诉你，虽然我只身独处，却并不孤单。

我之所以向你叙述这些枝节小事，还讲得这样具体而微；我之所以向你描绘这绿色的希望，它使这座光秃险峻的悬岩提前披上了新装，而且出于植物界的巧合，岩顶上长出了一株

壮观的伞形松树：这一切，是因为我在此发现了某些值得留恋的景象。

当我正在分享你那美满的婚姻并羡慕不已的时候（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将心里话和盘托出呢？），我感到腹中的胎儿开始了第一次胎动。孩子在我身体内部活动，也在我灵魂深处引起了反应。这一无声的感觉既是一个通知，一阵欢乐，也是一种痛苦；既是一项许诺，也是一个现实。这种幸福的感受在世界上唯我独享，也是存在于我和上帝之间的一个秘密。这个奥秘告诉我，悬岩终将被鲜花覆盖，花丛中将响彻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它告诉我，我的腹腔已经受到祝福，将象涌泉似地孕育出新的生命。这时，我感到自己生来就是要当母亲的！所以，当我第一次确信自己身上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时，我感到了无限的慰藉。这些日子我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已经使路易兴高采烈，而今又为我自己赢得了无比的欢欣。

"忠诚呀！"我曾经暗自思量，"你在哪一点上不如爱情？谁说你不是我们精神上最大的快慰？因为你是一种抽象的欢乐，是可以派生出其他欢乐的欢乐。忠诚呀，难道你不是超越效果的功能？世界上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中心，一个个社会在此接踵而过；难道你不就是隐藏在无数天体背后的那尊神秘莫测、不知疲倦的神灵？"忠诚本身就充满了被人默默地品味着的欢乐；对于这种欢乐，谁也不敢投以亵渎的目光，谁也不敢稍加怀疑；惟有忠诚才知道个中的奥秘。忠诚是善于嫉妒和使人难堪的神灵，是强有力的必胜的神灵，它有着永不枯竭的源泉，因为它根植于事物的本质之中；尽管它不断倾泻自己

的威力，却仍然保持着原状；如此这般，忠诚就成了我生命的印记！

路易丝，爱情不过是费利普在你身上产生的一种效果；可是，我射向家庭的生命之光，将使这个小天地在我身上持续地产生反应！你那金黄的秋收毕竟是短暂的；我的收获季节纵然来得较迟，难道就不能更加持久？它将不断地充实新的内容。爱情无非是人类社会对大自然的手法高超的偷窃行为；而母爱不就是沉浸在欢乐中的大自然本身吗？一张笑脸可以止住我的眼泪。爱情使我的路易变成一个幸福的人；但婚姻使我成为一个母亲，我也就要变成一个幸福的人了！想到这里，我就迈着沉稳的步子，走向配有绿色百叶窗的白色家宅，来给你写这封信。

亲爱的，总之，我们女人所能遇到的最自然又最意外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已经五个月了；但我可以悄悄地告诉你，这件事无论对于我的心情还是对于我的智力，都毫无影响。我成天看着这父子俩的高兴劲：未来的祖父已经侵犯了小孙儿的权利，因为他自己就成了一个孩子；做爸爸的神情严肃，似乎有点放心不下；父子俩对我关怀备至，异口同声地叨念着做母亲的幸福。可惜！我自己却一点儿也感觉不到，但我不敢把这种迟钝的感觉告诉他们。为了不使他们扫兴，我也只好说些谎话。不过，我对你完全可以开诚相见。我承认，我现在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但做母亲还仅仅是想象中的事。路易听说我怀孕时，也和我同样感到意外。这不就是告诉你，这个孩子是自己要来的吗？他的到来只和他父亲的热切期望有关。

亲爱的，巧合本是一位生育之神。按照我们那位家庭医生的说法，这类巧合符合自然的愿望，但他也并不向我否认这一点：作为爱情的结晶生下的孩子，必定长得又漂亮又聪明；他们的生命往往会幸运地受到保护，因为他们在受孕时，幸福曾经象一颗耀眼的星星，向他们射出灿烂的光芒！所以，我的路易丝，也许你在怀孕的时候，会感到我所体会不到的某种乐趣。一个是普通的丈夫的孩子，一个是你所崇拜的费利普那样的男子的骨肉，在这两个孩子中间，我们也许更喜欢后者，因为出于理智嫁人，妻子委身于丈夫无非是尽自己的义务，甚至纯粹是为了做妻子！这是隐藏在我心底里的想法，这些想法，使我这个未来的母亲更要采取严肃的态度。可是，每一个家庭都要有孩子，所以，就我本人的愿望而言，我希望能使这一时刻及早到来，因为它可以使我开始享受家庭的乐趣；也只有这种乐趣，才是我生命的唯一寄托。目前，我的生活是在期待和神秘的气氛中度过的。最难忍受的妊娠反应无疑将使女人习惯于其他的痛苦。我时刻观察着自己。尽管路易作出了种种努力，用他的爱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料，对我轻声细语，情意殷切，我还是感到有说不出的焦虑，伴之而来的还有恶心、烦躁和妊娠期奇特的食欲。如果我不得不把这些事如实地告诉你，很可能会使你对生育产生厌恶情绪，我得向你承认：我也不懂为什么突然喜欢起某种桔子来，这些桔子有一股怪味，但我吃起来觉得非常爽口。我丈夫去马赛为我买来世界上最好的柑桔，有来自马耳他的，有产自葡萄牙的，也有生长在科西嘉的；可是，这些桔子都被我撂下了。有时候，我自己

徒步去马赛城里采购。离市政厅不远的地方，有一条通向码头的小路，那里有不少只值一个铜板的烂桔子，我见了就要大嚼一番。那些青绿色的霉斑在我眼中犹如一颗颗钻石，我觉得它们就象鲜花那样美丽。至于那种死尸般的气味，我已经毫无印象，反而觉得这种桔子能刺激食欲，有一种强烈的酒味，吃起来鲜美极了。唉！我的天使，以上就算是我一生中领略到的初恋吧：这些不堪入目的桔子就是我的情人。纵使你喜欢费利普，恐怕还不如我喜欢这些开始腐败的水果呢。有时候，我甚至偷偷地溜出去，迈着轻快的步子，在马赛街头疾行；当我走近那条小路的时候，我会馋得全身颤抖，就怕那女摊贩的烂桔子已经卖完。我一发现这些果子，就扑上前去，抓起来就在露天里狼吞虎咽，大嚼一番。我觉得这些水果来自天堂，甘美馥郁，营养丰富。我看到路易背过身去，想避开那种臭味。这时我就想起《奥倍曼》① 里那句令人恶心的话：*惟有吸取臭水，植物才能生根！*这本是一曲调子低沉的挽歌，我一直后悔读了它；可是，自从我吃了这些桔子，我不再恶心了，而且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这种反常的嗜好既然是自然的结果，半数的妇女都有这种有时是十分怪异的食欲，那它必然具有某种涵义。等到我的身子变得过分显眼的时候，我将不再离开克朗帕德，因为我不想让人看到我那副模样。

现在我非常想知道，我会在一生中怎样的时刻开始当母亲。总不会在难熬的痛苦中开始吧，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

① 法国作家塞南古(1770—1846)的小说。

再见吧，我的幸运儿！再见，你是我再生的躯体，通过你，我可以想象出那种美满的爱情，想象出某一个眼神所带来的猜忌，还有那些耳边的细语，以及象置身于另一种气氛、另一种血液、另一种光明、另一种生命之中的诸般乐趣！啊！小娇娇，现在我也理解爱情了。希望你不嫌麻烦，告诉我一切。我们应该信守协议。我一定对你不隐瞒任何事情。正因为如此，我要把这封信的结束语写得严肃些，我要告诉你：我把你的来信又读了一遍，心底里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恐惧。我感到，你那光彩夺目的爱情似乎藐视了上帝的存在。当人世间至高无上的主人——灾难——发现自己不能分享你那盛大的筵席时，它能忍气吞声吗？什么样鸿运当头的人没吃过它的苦头！啊！路易丝，当你身在福中的时候，可别忘了向上帝祈祷啊。做点好事，待人要仁慈、宽厚；总之，用你的谦逊来避免厄运吧。自从我结婚以后，我比以前在修道院时更加虔诚。你在信中只字未提巴黎的宗教生活，依我看，你对费利普的崇拜，是宁求圣徒，不求上帝，把那句谚语颠倒过来了。① 也许是我对你的情谊太深，所以才产生这种恐惧。你们俩一定是同去教堂，常在暗地里做些好事，对吗？你看了此信的结尾，也许会说我乡气十足；但你要明白，我的忧虑后面隐藏着异乎寻常的友谊，这种友谊正如拉封丹所理解的，作了一个梦，或者看到云彩的变化，就会感到惊惶不安②。你应该生活得愉快，

① 这句谚语原为："与其求圣徒，不如求上帝。"

② 拉封丹(1621—1695)，十七世纪法国杰出的寓言诗人。这里援引的是他的寓言诗《两个朋友》中的最后一句："当事关自己，一场梦，一点小事，都会使他不安。"

因为你身在福中还能想到我，如同我在单调的生活中想到你一样。我自己的日子尽管有点灰暗，但是颇为充实；尽管俭朴，但颇有出息：那么，我祝福你！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

二十九

德·莱斯托拉德先生 致 德·玛居梅男爵夫人

夫人：

我的妻子不愿简单地用一纸通知书，把我家的一件大喜事通知您。她刚刚产下一个胖男孩。我们已经决定，将他的洗礼推迟到你们回尚特普勒庄园的时候。勒内和我，都希望您光临克朗帕德寒舍，作我们这个头生子的教母。有鉴于此，我已经替他在户籍簿上写下了阿尔芒·路易·德·莱斯托拉德的名字。我们亲爱的勒内受了不少痛苦，但她象天使般地都忍受下来了。您是了解她的，她坚信能为我们大家带来幸福，正是这种信念支持着她经受住了第一次当母亲的考验。在此，我不敢效法那些初次当爸爸的人，用夸张的词语让您见笑，但我还是可以向您保证：小阿尔芒长得确实很漂亮；只要我一说他的轮廓和眼睛完全象勒内，您就不难相信这一点了。这就已经给了他一副聪明模样。由于我们的医生和助产士一致断言，勒内不会有丝毫的危险，而且她已经在自己喂奶，所以家父和我完全可以安心庆贺了。这孩子的胃口真大，但母亲的奶水也很充足：大自然在她身上表现得多么富足！夫人，

这种欢乐是如此巨大，如此强烈，如此充盈，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多少生气，又使我妻子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以至于我要向您祝福，祝愿您很快就得到同样的欢乐。勒内已经命人布置了一套住房，我希望它能配得上我们贵客的身分，虽说谈不上豪华，至少你们可以在这里得到兄弟般的热情接待。

夫人，勒内已经把您为我们所作的打算告诉了我。我特别要借此机会向您表示谢忱，因为良机不可多得。我儿子的诞生使家父下了决心，作出了一些牺牲：他花钱买了两处地产，这通常是老年人很难决断的事。眼下，克朗帕德这块土地每年有三万法郎收入。家父想请求国王准许他立为世袭领地；为此，还要请您按照上一封来信中提及的，为他谋得这一封号，那样，您也就为您的教子办了一件好事。

至于我本人，我一定接受您的劝告，当然，这纯粹是为了能在开会期间让勒内和您相会。目前，我正在刻苦钻研，争取做一个被称为"专门人材"的男子。您是那样的美丽和娴雅，那样的崇高和聪慧，如果您愿意为我的小阿尔芒充当保护人，那就没有比这一点更能使我增添勇气的了。为此，请答应我们，务必光临寒舍，为我的长子担任仙女的角色。夫人，那样的话，我将荣幸地终生感激不尽。谨致热烈的敬意。

您谦卑而恭顺的仆人

路易·德·莱斯托拉德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

路易丝·德·玛居梅 致 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我的天使，刚才玛居梅拿着你丈夫的来信把我叫醒。我这封信一开始就可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我们将于四月底前往尚特普勒。这么一来，我既可以旅行，又可以见到你，还要当你头生子的教母，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过，我希望让玛居梅当教父。倘若让另一个人当教父，这门教亲会让我感到别扭的。啊！我对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可惜你看不到他的脸部表情，否则你一定会知道，这位天使是多么爱我。

“费利普，”我对他说，“我希望你和我一道去克朗帕德，特别是因为我们还可能在那里得到一个孩子。我也想做妈妈……尽管这难免使我在你和孩子之间分散精力。更要紧的是：倘若我发现你喜欢另一个人胜过喜欢我，即使这个人是我的儿子，我也无法预料那时会发生什么事。看来，美狄亚① 倒是对的：古人也有不少优点哪！”

他一听这话就笑了。亲爱的小鹿，如此说来，你是不开花就结了果，而我倒是只开花不结果了。我们俩的命运继续存在着差异。我们俩都具有哲学家的气质，所以总有一天要找

① 美狄亚，希腊神话传说中科尔喀斯王埃厄忒斯的女儿，精通巫术。她帮助忒萨利亚王子伊阿宋取得金羊毛以后，随他私奔。后来伊阿宋另有所爱，美狄亚为了报复，将一件婚服送给新娘，新娘披上婚服后立刻被烧死，接着她又将伊阿宋和她所生的孩子全都扼死。

出这中间的涵义和教训。嗳！我结婚才只有十个月，还不能说浪费了时间，这一点我们总能取得一致吧。

我们的生活象幸运儿那样过得放荡不羁，但很充实。我们总觉得每天的日子太短。自从我改为已婚女子装扮以后，社交界都说玛居梅男爵夫人比路易丝·德·绍利厄漂亮多了。这说明，美满的爱情自有其增姣添媚的功用。有时候，我们在下霜后阳光璀璨的日子里外出，只见爱丽舍田园大道的树木上挂满了一串串洁白的霜花；我和费利普坐在轿式马车里走遍了巴黎的各个角落，遇到我们去年曾经话别的地方，总要下车看看；这时，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头，但我担心这样做是否太惹人注目，因为你在最近的来信中曾有过这种揣测。

现在，我当然还体会不到做母亲的欢乐，不过你会告诉我的，我可以通过你的感受充当母亲；但依我看，这种欢乐肯定不能和爱情的乐趣相比。也许你认为我这个人非常古怪；确实，在这十个月里，我已经有十次突然产生这样的念头：最好趁自己处于生命的黄金时代，死于爱情的玫瑰丛和欢乐的怀抱之中，三十岁上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人世。因为，我已经沐浴过太阳的光辉，在茫茫太空中生活了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爱情把我累得精疲力尽，但我头上的花冠依然完整，没有掉过一片叶子，而且我还保留着全部的幻想。就这样去死，我也死而无怨了。试想我们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女子，所有的人，包括不相干的人，都曾对我们笑脸相迎，等到我们人已衰老，心还年轻的时候，我们所能看到的却是一些冷漠死板的面孔，那将

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那简直是提前入地狱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费利普第一次发生了口角。我要他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把我杀死在睡梦之中，这样，我可以不知不觉地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这个怪物不愿意这样做。于是我就威胁他，要把他一个人丢下。他一听此话，脸色陡变，真是个可怜的孩子！亲爱的，这位了不起的大臣竟成了一个十足的娃娃。他身上保留的那种幼稚和天真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现在，我象对待你那样把自己的想法都告诉他，使他习惯于这种互相信任的方式，于是我们俩人又互相叹服了。

亲爱的朋友，费利普和路易丝这对情侣打算送给产妇一件礼物。我们要送你一件定能使你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想学小市民的做法，给你来个"出其不意"，所以望你坦率地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准备给你的东西要使你时常想到我们，给你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样东西既可以每天使用，又不会在使用中遭到损坏。由于我们两个人单独用午餐，这是最快活、最亲切、最活跃的一餐，所以我想寄给你一套名叫"午餐"的特制器皿，它将用儿童的图像作为装饰。如果你赞成的话，就立即来信告诉我。这样一套礼物必须定制，因为巴黎的工匠简直是一批懒王①。这就是我要奉献给卢喀那②的礼品。

再见啦，亲爱的乳母，我祝愿你享受母亲的一切乐趣！我

① 公元七世纪时，法国墨洛温王朝最后几个国王因不问政事，被称为懒王。

② 卢喀那，罗马神话中执掌生育的女神，这里是指勒内。

热烈地等待着你当妈妈以后的第一封来信。我想，你会把一切都告诉我的，是吗？你丈夫在信中提到助产士，使我毛骨悚然。这个词不仅仅刺眼，而且刺心。可怜的勒内，这个孩子让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不是吗？我会嘱咐我的教子，让他将来好好爱你，我的天使。

顺致亲切的情谊

一八二六年一月

三十一

勒内·德·莱斯托拉德 致 路易丝·德·玛居梅

亲爱的，我分娩至今很快就有五个月了，可是总找不出一点空闲时间给你写信。等你自己做了母亲，你会更加体谅我的，因为你已经在用减少来信的办法惩罚我了。亲爱的小娇娇，快给我写信吧！把你的欢乐都告诉我，把你五彩缤纷的幸福生活都描绘给我听，即使用上一点云青色，也不用担心使我悲伤。因为我现在感到非常愉快，愉快得简直使你永远难以想象。

那一天，我气派十足地前往本区教堂，作了一台安产谢恩弥撒①，普罗旺斯的世家大族都是这样做的。两位爷爷：路易的父亲和我的父亲，让我挽着他们的手臂。啊！当我跪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的心头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激之情。我

① 妇女产后进教堂接受祝福的仪式。

现在有多少话要对你述说，有多少感情要向你描绘，真不知打哪儿说起；突然，在这团乱麻之中浮现出一个光辉的记忆：那是我在这座教堂里做过的一次祈祷！

当我还是年轻姑娘的时候，我也是跪在这个位子上；那时，我感到自己前途茫茫，可现在却成为一个快乐的母亲了。我恍惚看到神坛上的圣母俯首下望，将正在向我微笑的圣子抱给我瞻仰！当本堂神甫为我的小阿尔芒行简洗礼，并为他祝福的时候，在我心中油然而生的是一种何等神圣的激情啊！好在你很快就要见到我和小阿尔芒了。

我的孩子，瞧我把你称作"我的孩子"了！不过，这正是做母亲的挂在嘴上、留在心间的最甜蜜的字眼。是啊，我亲爱的孩子，在产前的两个月中，我拖着这个包袱懒洋洋地在花园里漫步，行动不便，疲惫不堪；我没想到，虽然有这两个月的烦恼，这竟是个如此珍贵、如此美妙的包袱。当时我是那样害怕，眼前涌现出那样不祥的幻景，以致好奇的心理反倒不那么强烈了。我只是听从理智，心想：凡是顺乎自然规律的事，就不应有什么可怕的，于是也就乐意当母亲了。唉！那时，我一想到在我肚子里踢脚蹬足的这个孩子；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亲爱的，生过孩子的人，可能喜欢被蹬被踢；可是第一次生孩子，这个从未见过的小生命在挣扎中为我带来的惊奇，胜过他带来的欢乐。我在这里毫不虚假、毫不夸张地对你表达自己的心情，我认为这个果实与其说来自我喜欢的男子，不如说来自上帝的恩赐，因为上帝可以赐给我们孩子。现在，让我们把这些忧虑丢到脑后去吧。我深信，它们将一去不复返了。

当阵痛开始时，我积聚了全身的精力来与之抗衡。由于我对这种痛楚有了思想准备，所以人们事后告诉我，说我非常出色地经受住了这种可怕的折磨。我的小娇娇，大约有一个小时，我耗尽了全身的力量，昏昏沉沉地象在作梦一般。我觉得自己成了两个人：一个是被揪、被撕、备受痛楚的躯壳，另一个是平静的灵魂。在这奇特的意境中，苦难好象在我头上戴了一顶花冠。我恍惚觉得自己脑门上升起了一朵硕大无比的玫瑰，这朵玫瑰越来越大，最后完全将我裹住。这时，室内充满了霞红的血光，眼前的景物红成一片。过了一会儿，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痛得我几乎灵魂出窍，以为马上就要死了。我发出一阵惨叫，总算在不断产生的痛苦中增添了一分新的力量来与之抗衡。突然，一阵银铃般的美妙乐曲盖住了这骇人的叫嚷：一个小生命诞生了。可不是，这种时刻真是难以用笔墨形容：起初，我只听到整个世界在和我一起尖声嘶叫，我所感觉到的不是痛苦，就是喧嚣；忽然，这一切全都被孩子的微弱哭声淹没了。人们让我重新躺好，虽然我这时已经虚弱不堪，但我睡在自己的大床上就象进了人间的乐土。这时，我看到三、四张喜气洋洋的脸一齐凑到我的面前，他们的眼睛里滚动着泪花，把这个孩子抱给我看。亲爱的，这一下却把我吓得惊叫起来。

“真难看，象只小猴子！”我说，“你们能肯定这是一个孩子？”我问。

我侧过身去，觉得做母亲的滋味不过如此，想想有点懊丧。

“别难过，亲爱的，”母亲在旁边安慰我，她充当了我的看护妇，“你生了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孩子。别胡思乱想了，你要专心一意地想着自己是一头牲畜，想着变成一条正在吃草的母牛，这样你的奶水就足了。”

我决意把自己交给大自然去安排，所以很快就安然入梦了。啊！我的天使，当初，我在遭受痛苦，心中象一团乱麻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模糊不清，难以忍受，充满着不肯定的因素，现在回忆起来，却又觉得那么神圣了。这昏暗由于某种感觉而变得充满活力，这种感觉较之孩子的呱呱坠地声还要甜蜜。我的心灵，我的肉体，总之，一个从未有过的我，慢慢地从这具痛苦和软弱的躯壳之中苏醒过来，宛如一朵鲜花在阳光的召唤下摆脱了它的花萼。那小怪物含着我的乳头吮吸起来，这一回真可以说：fiat lux①！我忽然成了妈妈了。这才是真正的幸福，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欢乐，尽管欢乐之中还有一点儿痛楚。喔！嫉妒的小美人，这种乐趣只有我们女人、孩子和上帝才能享受得到，对此你将会给予怎样的评价啊！这小生命只认识我们的乳房；对于他来说，世界上只有这一处是光明的。他全力以赴地喜爱它，只想着这一道生命之泉。他来就是为了吃，吃饱了就去睡，一觉醒来又想到了它，他的小嘴巴对它有说不出的依恋，他的嘴唇一贴到上面，就在我身上引起一种既难受又舒畅的感觉，好象是从舒畅到难受，又象是从难受转为舒畅；我无法向你解释清楚：这种感觉从我的乳房扩散

① 拉丁文：要有光！典出《旧约·创世记》第一章：“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后来成了一句成语，泛指一切新生的事物或重大的发现。

到全身，一直到达我的生命之源；因为，这里好象是一个中心，千万条光芒从这里发射出去，使我心中充满了愉悦。分娩倒算不了什么；可是喂奶呢，简直是随时都在分娩。啊！路易丝，那两只玫瑰色的小手轻轻地在我身上到处摸索，试图抓住这生命之泉！任何一位情人的抚摸都比不上他。瞧这孩子一会儿看看我的乳房，一会儿看看我的眼睛，那眼神是多么柔和！看着他用嘴唇把自己吊在那宝贝上，又是多么令人神往！他使用的精神力量并不少于肉体的力量，他既调动了自己的热血，也运用了自己的智慧，他已经不光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了。他那呱呱坠地的哭声所引起的甜美感觉，就象是第一道阳光照射了大地。当我觉得自己的乳汁灌满了他的小嘴时，我感到了它；当我接受他第一道视线的时候，我也感到了它；刚才，我从他的第一个笑靥中捕捉住了他的第一个念头，于是我又感到了它。亲爱的，他向我笑了。这笑声，这眼神，这咬，这哭，本身就是四种回味无穷的乐趣：它们一直深入到我的心底里，拨动着（而且也只有它们才能拨动）我的心弦！人类离不开上帝，正如孩子和母亲的每一根心弦都紧紧相连，上帝正是一颗伟大的慈母之心。受孕的时候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甚至妊娠期也是如此；然而，路易丝，在哺乳期间，我却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这种幸福。我们看得见奶水所起的变化：它变成了孩子身上的肉；它在花朵一般纤细的小手指上，开出了朵朵鲜花，变成了透明的、薄薄的指甲；它抽出了一根根发丝；它随着小脚的蹬动而翻腾。啊！孩子的小脚简直会说话，他们就是用脚开始表达思想的。路易丝！哺乳这件事，每时每刻都让

你看见变化，简直看得你目瞪口呆。他们的哭声，你不是用耳朵、而是用心儿听到的；他们表露在眉宇间和嘴角上的笑意，他们小脚的蹬动，就象是上帝在太空中用火写下的字一样，其中的涵义你全都能理解！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使你关心了；那么孩子的爸爸呢？……要是他竟敢把孩子弄醒，你真会把他杀掉的。只有母亲才是孩子的整个天地，如同孩子就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深信自己的生命已经分成两半，我深感自己所受的辛劳和痛苦已经得到充分的报偿；因为痛苦也是事实……但愿你的乳头不要有裂口！这个伤口会在两片粉红色的嘴唇下重新开裂，使我们痛得几乎发疯，而且又很难愈合；要不是能看到孩子的嘴上沾满了我们的乳汁，这个创伤对于我们的美貌来说，简直是一种最可怕的惩罚。我的路易丝呀，你要知道，正因为皮肤细嫩，才会有这种伤口。

刚五个月，我那只小猴子就变成了一个其美无比的娃娃，我当母亲的不知淌了多少喜悦的眼泪，替他洗，替他擦，替他梳头，把他打扮得花团锦簇；因为上帝知道，人们会用何等不知疲倦的热诚来打扮这类小小的花朵，替他们穿衣，梳洗，还要亲吻他们，为他们更换衣衫！这么一来，我的猴子就不再是只猴子了，正如我的英国女仆所说的，他成了一个又白又嫩的baby①；现在，他已经意识到有人爱他，所以很少大哭大叫；事实上，可以说我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他，我用我全部心力去理解他。

---

① 英文：娃娃，婴儿。

亲爱的，我现在对路易怀着这样一种感情：它虽然不是爱情，但在一个多情女子的心中可以弥补爱情的不足。我不敢肯定，这种温情，这种摆脱了一切私利的感激之情，会不会超越爱情的界限。亲爱的小娇娇，从你的来信中可以看出，爱情多少带有一点可怕的世俗气味，而一位幸福的母亲对丈夫所怀的感情，却带有某种虔诚和神圣的内容，因为他为她创造了无尽的欢乐。做母亲的欢乐象一道光芒，既能射向她的未来，照亮她的道路，也可以映出她的过去，使她体验到回忆的魅力。

如今，莱斯托拉德老爹和他的儿子对我真是好上加好，我在他们的心目中就象换了一个人。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都渗透到我的心田，他们每见我一次，每和我说一句话，都要向我热烈地祝贺一番。我看，这老祖父也成了一个孩子；他用歆羡的眼光注视我。当我第一次下楼用饭时，他看到我边吃饭边给他的孙子喂奶，竟哭了起来。他那双只是在想到金钱的时候才偶尔放出光彩的干枯眼睛，这时竟然泪水充盈，使我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我觉得这老头很能理解我的欢乐。至于路易，他恨不得向道旁的树木和路上的石子说，他有了儿子了。他一连几个小时看着你那沉睡的教子。他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会觉得看够了。这类异乎寻常的欢乐表示，也使我看到了他们的忧虑和畏惧之深。后来，路易还向我承认，他曾经疑惑自己，以为今生不会有孩子了。我那可怜的路易一下子变得更有出息了，他比过去学习得更加勤奋。是这个孩子增强了父亲的雄心壮志。至于我自己，亲爱的朋友，

我只觉得越来越快活。每个小时母亲和孩子之间都会添加一条新的纽带。我发现自己心中的感情确实是无穷无尽，非常自然的，每时每刻都可以体验出来；同时，我对爱情却产生了怀疑，譬如说，它的表露会不会有间断的时刻。人们总不会每时每刻都用同样的方式去爱，在生活这件外衣上，不会永远绣着光彩夺目的花朵。所以，爱情能够、也应该有间歇；可是，母亲的欢乐却不会衰退，反倒会随着孩子的需要而与日俱增，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发展。它既是一种激情，也是一项需要；既是一种感情，也是一项义务；既是一种必需，也是一种幸福；难道事情不正是如此？是啊，小娇娇，这就是女人的特殊生活。我们献身的渴望，在此可以得到满足，决不会被嫉妒害得心绪不宁。如此看来，对于我们来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许只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和谐一致。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社会起到了丰富大自然的作用，因为它用人们的家庭观念，通过他们的姓氏、血缘和财富的延续，增加了慈母的感情。一个可爱的小生命使他的妈妈第一次享受到这样的欢乐，使她发挥出心灵的威力，并使她学会当好母亲的高超本领。对于这样一个小生命，做母亲的怎能不用全部的爱去关怀他呢？在古代，长子继承权和社会的继承权相一致，并且和社会的起源有关联；在今天，我觉得这种权利也不应被否定。啊！一个孩子让他妈妈懂得了多少事！在给予一个孱弱的小生命以持续不断的保护中，对女子的德行提出了那样多的要求，以至于女人只有当了妈妈以后，才真正符合她的身分；只有在那时，她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尽她作人的本分，对此，她会感到无比的幸福和

快乐。一个不当母亲的女子毕竟是个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人。我的天使，你也早点做母亲吧！那时，你会用我感受到的乐趣使眼前的幸福愈加美满。

方才，你的教子少爷在花园尽头哭叫，我只好暂时搁笔。但我不想在信中和你不告而别，所以回来后又把它读了一遍，我为信中所包含的庸俗感情深为惶恐。嗳呀！我所感受到的这一切，无非是所有的妈妈都感受到的，都能用同样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你一定会嘲笑我一番；就象人们嘲笑那些当爸爸的，他们总是天真地对别人夸赞自己的孩子多么聪明，多么漂亮，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总之，亲爱的小娇娇，这就是结束语，我再给你重复一遍：我现在是幸福的，而过去是不幸的。这座普普通通的农舍既将成为一块领地、一份世袭的产业，对于我来说，它还是一块福地。我终于越过了人生道路上的荒漠。亲爱的小宝贝，请接受我亲切的情谊。望来信。现在我读到你信中对幸福和爱情的描绘，再也不会流泪了。再见。

三十二

德·玛居梅夫人　致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嗳呀，亲爱的，一转眼又是三个多月互不通信啦……在我们两人中，我是最该挨骂的，因为你上一封信我还没有回呢；不过，据我所知，你不是一个爱生气的人。关于那套以儿童图案作装饰的午餐用具，我和玛居梅把你的沉默看作赞同的表示；

今天上午，我们就要把这套小巧玲珑的器皿寄往马赛了。这是工艺家们花了六个月才制作成功的。为此，费利普建议我趁银器还未包装，先去看上一眼；经他一说，我当即驱走了睡意。这时，我才突然想到，自从读了你的来信，和你共享做母亲的欢乐，我们俩至今还未通过音讯呢。

我的天使，这种情况完全是这个可怕的巴黎造成的：这就算是我的辩词吧；我这里也等着你的解释呢。啊！这个社交界简直是一个无底洞！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只有成为巴黎女子，才能待在巴黎。在社交界，任何情感都会遭到摧残，社交占去了你的全部时间；如果你稍一大意，它就会吞掉你的感情。莫里哀在《恨世者》一剧中创造了赛莉梅娜① 这个角色，那才真是令人叫绝的杰作呢！虽然他描写的是路易十四时代社交界的女性，但对今天，甚至对任何时代的社交界也都适用。要是我没有自己的神盾，没有对费利普的爱庇护着我，我将会变成什么样呢？所以，今天早上，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对他说，他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说我每天晚上的时间被晚会、舞会、观剧、听音乐等活动塞得满满的，那么我至少在回家以后还能享受到爱情的乐趣和它的疯狂，舒展一下我的心胸，抹去社交界在我心里留下的伤痕。我只是在接待客人时才在家里吃晚饭，人们把这种客人称为“朋友”；也只有在会客的日子里，我才待在家中。我会客的日子是星期三。我已经在和德·埃斯巴夫人、德·摩弗里纽斯夫人以及勒农

① 赛莉梅娜，《恨世者》中的女主人公，美艳妖娆，然而尖酸刻薄、感情冷漠。

库老公爵夫人竞争了。我的家已经被视为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所；我发现，费利普为我的成功感到高兴，所以我也就乐意赶这种时髦。我把每天上午留给他支配，因为从下午四点起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我是属于巴黎的。玛居梅是一位值得钦佩的主人：他是那样聪明、稳重，为人是那样高尚，风度又是那样优雅，就是通过门当户对的婚姻嫁给他的女人，日后也会真心爱上他的。我的父母已经动身去马德里了：路易十八去世以后，公爵夫人没花多大力气，就从慷慨的查理十世那里，为她可爱的诗人获得了使馆随员的任命，所以也把他带走了。承家兄德·雷托雷公爵看得起，把我视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至于绍利厄伯爵，这位富于幻想的大兵，则应该终生对我感激不尽：父亲在临走前，已经用我的财产为他买了几处作为世袭领地的地产，每年也有四万法郎的进项。而且，他的婚事也已安排就绪：对方是都兰地区莫尔索府上的遗产继承人。国王为了不使勒农库、吉弗里两个家族的姓氏和封号在这一代上断了线，所以将颁布一项圣谕，授权我二哥继承勒农库-吉弗里家族的姓氏、封号和家徽。是啊，怎么能让这两个漂亮的纹章，以及象 Faciem semper monstramus① 这样一条卓绝的题铭湮没呢！人们正在议论，勒农库-吉弗里公爵的外孙女德·莫尔索小姐将是这两个家族的唯一继承人，她将来总共可以有十万利勿尔以上的岁入。父亲只提出一个请求，就是要把绍利厄的家徽置于勒农库家徽的中心。所以，我二

① 拉丁文：我们时刻露面。

哥将要成为勒农库公爵了。这一大笔财产本应归莫尔索的儿子继承，可惜他的肺病已经第三期，生命岌岌可危。到了冬天，等丧期一过，婚礼就要举行。人们说，我将要有一位名叫玛德莱娜·德·莫尔索的可爱的嫂子。你瞧，说来说去，还是我父亲的那套理论有道理。这个结果使我又赢得了好多人的赞许，我的婚姻也就得到了理解。塔莱朗亲王出于对我祖母的深情，大肆宣扬玛居梅的优点，从而使我们的成就更臻于完美。社交界起初还责备我，现在都赞成我的做法。仅仅两年以前，我在巴黎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如今可也坐上一把交椅了。玛居梅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羡慕他幸运，因为我是巴黎最聪明的女子。你知道，在巴黎，象这样最聪明的女子足有二十来个。男人们象鹧鸪似的尽向我说调情的话，或者用羡慕的目光代替这类语言。通过这场欲望和赞叹组成的大合奏，我们确实可以充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女人们之所以甘愿花费大量的开支，为的就是得到这类靠不住的眼前利益。但这种成就足以使女人们沉醉在骄傲、虚荣、自尊等等感情里；总而言之，这里离不开一个我字。这种永无止境的神化现象具有如此强烈的醉人之处，所以，当我看到女人们在纵情玩乐中变得那样自私、健忘和轻佻，也就不以为怪了。社交活动把人害得晕头转向。人们大量挥霍自己的智慧和心灵之花，浪费掉最宝贵的时光，慷慨地作出种种努力，为的是让别人用嫉妒和微笑来报答你，让他们用一钱不值的空话、恭维、阿谀来换取你黄金般的勇气和牺牲；而你只不过是为了打扮得漂亮一些，穿戴得好一些，显得聪明一些，让

别人觉得你和蔼可亲，令人愉快罢了。人们明知这样做代价太高昂，也知道自己在受人哄骗，却仍然执迷不悟。啊！美丽的小鹿，我是多么热烈地渴望得到一颗挚友的心！费利普对我的爱情和忠诚又是多么可贵啊！我是多么爱他！我们在打点行装的时候，感到多么幸福！在渡船街以及巴黎的沙龙里演完这些戏以后，我们很快就要去尚特普勒休养生息了。总之，我在重读了你上次的来信以后，很可能把巴黎这个天堂描绘成了地狱，我还得告诉你，一个社交界的女子要当母亲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回头见吧，亲爱的，我们在尚特普勒最多待一个星期，五月十日前后，我们就可以到你家了。分别两年多，我们又可以见面啦！可是，两年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俩都成了已婚的女子：我是一个最幸福的情妇，你是一位最幸福的母亲。亲爱的人哟，虽然我没给你写信，但我并未把你遗忘。还有我的教子，这只小猴子还是那样漂亮吗？他为我挣面子了吗？他已经九个月了吧。我非常乐意亲眼看着他在这个世界上迈出头几步；可是玛居梅说，就是早熟的儿童，十个月还不太会走路呢。用布卢瓦人的说法，我们又要乱弹琴了。人们都说生了孩子腰会变粗，我要看看这话究竟是真是假。

一八二六年三月

又及：了不起的母亲，我马上就要动身了；你要是给我回信，可寄往尚特普勒。

三十三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致 德·玛居梅夫人

嗳呀！我的孩子，要是你做了母亲，你就会明白，给孩子喂奶的头九个月里还能不能写信。我和我的英国女仆玛丽每天都忙得精疲力尽。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我都想一个人包下来。生产以前我为孩子缝制衣衫，亲手绣上花儿，为他的小帽添上饰物。我的小娇娇，现在我真成了一个奴隶了，简直日夜不得安歇。再说，阿尔芒·路易想什么时候吃奶，我就得给他吃奶，而且他总是吃个不停！其次，还要经常给他换尿布，洗屁股，穿衣服；做母亲的又那样喜欢看自己的孩子睡觉，给他唱小曲；遇上好天气，还要抱着他到外面散步，这样一来，连自己梳妆打扮的时间都挤不出来了。总之，你忙于应酬，我忙于照料孩子——我们俩的孩子！这种生活是多么充实，内容是多么丰富啊！喔！亲爱的，我等着你，你会看到一切的！现在我担心的是，孩子快要长牙了，到时候你会不会嫌他太吵，太爱哭。目前，他还不怎么哭闹，因为我总是守着他。孩子所以要吵，就因为大人猜不透他们需要什么，但我对他的需求是十分清楚的。哦，我的天使，我觉得，你将自己的心思用在应酬上以后，心胸变得狭窄了，而我的心胸却变得多么宽阔啊！我象一个孤独寂寞的人，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你的到来。我想知道你对莱斯托拉德的看法，如同你一定要了解我对玛居梅的看法。来我家以前，务必来封信。家里的人一定要前去迎

接我们的贵客。快来吧，巴黎的女王，快到我们寒伧的农舍里来吧，你会受到爱戴的！

三十四

德·玛居梅夫人　致　莱斯托拉德子爵夫人

亲爱的，这封信专为通知你，我的申请已经获准。现在你公爹已经是莱斯托拉德伯爵了。我不愿意在得到你需要的东西以前就离开巴黎，正好掌玺大臣来告诉我，命令已经签署，所以我现在就当着大臣的面，给你写了这封短信。

回头见。

一八二六年四月

三十五

德·玛居梅夫人　致　莱斯托拉德子爵夫人

我这次不辞而别一定使你惊讶，我也为此感到羞愧；但我总还是个诚实的人，并且始终非常爱你，所以，我要如实地把一切都告诉你。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我非常嫉妒你。费利普太注意你了。你们两人曾经待在那个小悬岩下喁喁细语，简直让我受了一次刑罚，弄得我脾气也坏了，性格也变了。你那酷似西班牙人的美貌一定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国家，还有那个我始终怀着戒心的玛丽·埃雷迪亚，因为我对过去的那些事至今嫉意未消。你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又有一双俊美的褐色眼

睛；你的额上洋溢着做母亲的欢乐。这雄辩地说明，你的痛苦已经过去，成了光辉前程的一种衬托；你那南方人的皮肤又白又嫩，比我这个金发女子的白皮肤还要白皙；你的体形如此健美；你的乳房在轻纱般的衣襟里华光四溢，我那漂亮的教子吃奶时如同啣着一个鲜美的果子；这一切既刺痛了我的眼，也伤害了我的心。我一会儿往头发上插矢车菊，一会儿为了改变黯淡的色调，在金色的发辫上饰以樱桃色的缎带。可是，这一切都毫无用处，在你的面前全都显得那样的苍白。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在克朗帕德这个沙漠中的绿洲，见到的竟是这样一位勒内。

费利普对这个孩子也太眼红了，使我对孩子也产生了忌恨。还有，这个傲慢无礼的小家伙使你的家庭变得这么热闹；他又哭又笑，到处是他的声音；我希望他是属于我的。我从玛居梅的眼神中看得出来，他对此感到懊丧。为这事，我还偷偷地哭了两个晚上。我住在你家里就象受罪一样。你作为一个妻子，长得实在太美，作为一个母亲，生活实在太幸福，这些都使我无法在你身边待下去了。啊！你这个虚伪的人，你还要在信中抱怨哩！先说你的莱斯托拉德吧，他为人善良，谈吐高雅；那一头黑发虽然开始花白，但看起来还是很漂亮；他的眼睛长得也很美，特别是，他那南方人特有的举止中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劲儿，看上去十分顺眼。据我观察，他迟早会被任命为罗讷河口省的众议员的；他将在议会里闯出一条路来，因为，有关实现你宏大志向的事，我会随时帮助你的。他在流放中遭受了苦难，但反而使他养成了沉着稳重的风度。我认为，凭

这一点，就达到了做一个政治家的一半要求。亲爱的，依我看，全部政治手腕无非是使自己表现得稳重一些罢了。所以，我曾不止一次对玛居梅说，莱斯托拉德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

现在，我已经确信你是幸福的，所以就拍拍翅膀，高高兴兴地回到尚特普勒的老巢去了；费利普将作出安排，等着在那里当爸爸；我一定要抱上一个象你儿子那样的漂亮娃娃，到那时，我才愿意好好招待你。现在你愿意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吧：我荒谬、卑鄙、没有头脑……这些评价都是我应得的。咳！当一个人醋劲大发的时候，这一切缺点全给她占了。我并不怨你，可是我受不了。为了让我免遭这些痛苦，你一定会原谅我的。要是让我再多待两天，我真会干出一些蠢事来，使大家感到没趣。但尽管有这种疯狂的念头噬咬着我的心，我来这里还是很高兴的，我高兴地看到你成了一位如此美貌、生命力如此旺盛的母亲，看到你在享受母亲的欢乐之中不忘我这个朋友；当然，我在享受恋爱的乐趣时也永远是你的朋友。喏，现在我在马赛，离开你才几步路，就已经为你感到骄傲了，因为你必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家庭主妇。真不知你是用了哪个感官，能如此充分地理解自己的天职！因为我感到你生来就该当一位母亲，而不是当一个情人；而我却是为爱情而生，不善于当母亲。有些女人既不能当母亲，也不能成为情人，因为她们长得太丑，或者太笨。一位出色的母亲和家庭主妇应该随时动脑筋，想办法，并善于展示当妻子的最优秀的品质。哦！我好好地观察过你，我的小猫咪，这不就等于说我很欣赏你吗？不

错，你的孩子将来一定能生活得幸福，个个都会很有教养，他们将沐浴在你所倾注的柔情之中，受到你心灵闪光的爱抚。

你可以将我离别的真相向路易直说，但一定要在你公爹（他活象你的总管）面前找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特别在你娘家的人面前更要如此，因为你这个家非常象哈洛的家①，只是带上一点普罗旺斯的特色罢了。费利普至今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走。他永远也不会了解事情的真相的。要是他问起来，我会尽量找借口。我可能会对他说，因为你嫉妒我。你就让我借用这个事先串通好的谎言吧。再见；为了让你在用午饭的时候读到这封信，我就草草写上几笔。马车夫还在一旁喝酒，等着为我送信呢。替我好好亲亲可爱的小教子。望在十月份来尚特普勒一聚。那时，玛居梅将回撒丁岛的领地进行一些重大的改革，那段时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至少，他现在有这样的打算。他因为制定了这个计划，正在自鸣得意呢，他自以为是不受约束的；所以，当他告诉我这种打算的时候，还真有点儿迫不及待的味道哩。再见！

七月，于马赛

三十六

莱斯托拉德子爵夫人 致 玛居梅男爵夫人

亲爱的路易丝，午饭时，仆人报告说，你们已经走了，送你

① 指理查逊小说中克拉丽莎·哈洛的家，克拉丽莎在那里遭到苛刻的对待。

们到马赛的驿车夫还带回了那封胡话连篇的书信，我们全家人真不知有多么惊讶。可是，你这个小坏蛋，我和他坐在悬岩下的"路易丝长凳"上，谈论的正是你的幸福，你怎么会因此产生不愉快呢。Ingrata！①我罚你随叫随回。你就知道用小旅馆的信笺乱涂一气，可是竟连个落脚的地址也未留下来；所以我不得不往尚特普勒给你写回信。

听我说，我的好妹妹，我首先要你明白的是：我希望你过得幸福。路易丝，我无法表述你丈夫的心灵和思想有多么深邃，这和他庄重自然的态度、高雅的举止同样令人肃然起敬。再者，在他灵气十足的丑陋中，在那丝绒般柔顺的目光中，有着一种震慑人心的威力。为此，我还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和他建立起这种亲切的关系，否则就不可能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简言之，这位男子虽然当过总理大臣，可还是象崇拜上帝似的崇拜着你：所以，他准是深深地隐藏着某些想法。为了发掘这位外交家心灵深处的秘密，我同时施展了巧计和谋略，终于发现了我的小娇娇从未想到过的事，而且毫不为他所觉察。在我们两人中间，我有点象理性的化身，你可是一位幻想之神；我掌管着庄严的义务，你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小爱神。这是反映在我们俩禀性中的鲜明对照，而我们的不同命运又使这种差异继续发展下去。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子爵夫人，但又怀着宏大的志向，一心想把自己的家庭领上繁荣昌盛的轨道；而上流社会早就知道玛居梅曾是索里亚家族的一位公

① 拉丁文：没良心的！

爵，正因为你是名正言顺的公爵夫人，你才能统治整个巴黎，这是其他任何人，就连国王也难以做到的事。你拥有十分可观的产业；玛居梅开发撒丁岛大批领地的计划如果得以实现，你的产业还要成倍地增长。那里的自然资源在马赛也是有口皆碑的。你得承认这一点：在我们两人中间，如果有谁产生嫉妒心的话，那应该是我。我们应当感谢上帝，让我们具有一颗颇为高尚的心，使我们俩的友情超越了庸俗狭隘的心胸。我能够理解你：你确实在为离开我而感到羞愧。尽管你已经逃之夭夭，我还是要把心里话毫无保留地告诉你；这些话我原准备今天在悬岩下对你说的。我求你好好读一读这封信，因为，下面我要告诫你的话，尽管与玛居梅有关，但主要是关系到你。亲爱的，首先，我觉得你并不爱他。要不了两年，你就会对这种崇拜感到厌倦。你永远不会把费利普看作自己的丈夫，而是象寻常的妇女玩弄自己的情人那样，无忧无虑地玩弄他。不，他在你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你如果真心实意地当他的情人，就应该把他当天神看待，并从心底里敬爱他，关怀他；可是你恰恰缺乏这种精神。啊！我的天使，我对爱情有过一番深入的研究，还不止一次地探测过自己的心灵深处。经过对你的仔细考察，我可以告诉你：你不是在恋爱。是的，巴黎的女王，你象所有的女王一样，巴不得别人把你当作轻佻的小女工；你希望有一个壮实的男人任意摆布你，在你和别人吃醋的时候，他非但不对你表示崇拜，反而一把揪住你的胳膊，抓得你臂上伤痕累累。可是玛居梅太爱你，不忍心责备你，或违背你的意志。你只须看他一眼，或者说一句迷人的话，就足以使他最大

的决心软化下来。将来你迟早会因为他太爱你而蔑视他的。唉！他把你宠坏了，就象我在寄宿学校时过分宠了你，因为你是我想象中最迷人的女性，是一个最能摄人心魄的精灵。你一点不会装假，而我们生活在上流社会里，有时为了自己的幸福，不得不说点假话，可是你绝对不愿干这种事。社会要求当妻子的不让别人看出是她控制着自己的丈夫。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一个男人当了丈夫以后，即使还象情夫那样爱着自己的妻子，表面上也不能有这样的举止；当然，做妻子的也不能充当一个情妇的角色。然而，你们两人都违背了这一法则。我的孩子，从你所讲的情况来判断，上流社会最不能原谅的正是你这种幸福，所以你应该把它隐藏起来；不过这还算不了什么。依我看，每一对情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夫妇间永远不可能有的平等地位，因为在夫妇间一讲平等，就可能造成社会的颠倒，会遭受难以补救的灾难。毫无价值的男子当然令人厌恶；可是还有比这更坏的，那就是把一个男子汉变成废物。在一定的时间里，你会使玛居梅这个男子落到有名无实的地步；他将缺乏意志，自己作不了自己的主，变成一个按照你的用途塑造出来的工具；到那时你会渐渐地将他同化，以至于在你们家里，两个人只剩下一个人，而这个人又必定是不完整的；你会为此感到痛苦，当你想起睁开眼睛的时候，却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的，我们女性永远不会具备男人特有的长处；这种长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不仅是一种需要，而且是绝不可少的。玛居梅对你尽管还在一味盲从，可是也隐约地看到了这种前景。他已经感觉到，爱情使他变得渺

小了。去撒丁岛旅行的计划恰恰证实了我的观点：他试图用暂时的离别恢复自己的本性。当然，你会毫不犹豫地运用爱情授予你的权力。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眼神，你的语气，都显示了这种权威。喔！亲爱的，你确实象你妈妈所说的，是个疯疯癫癫的小妖精。我想，你应当看得出，我比路易高明得多；可是你何曾听到过我反驳他的话？无论人前人后，难道我不象一个恭顺的妻子，把他当作全家权力的化身？你会说：这是虚伪！首先，所有我认为对他有用的建议，还有我的意见和想法，都是在卧室里暗暗地、悄悄地向他提出来的；不过，我的天使，我可以向你发誓，即便是在那种时刻，我也从不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态度。倘若我私下里不象公开场合那样，表现得真象他的妻子，那么他再也不会相信自己了。亲爱的，行善之所以成为行善，就在于使受益者不觉得自己比施与者低下；这种不露痕迹的忠诚包含着无尽的乐趣。因此，我的光荣就在于把你也蒙骗了，使你也在我面前恭维路易。再说，两年以来，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的幸福和希望，确实使他重新获得了不幸、贫困、遗弃以及怀疑使他丧失的一切。眼下，据我观察，我认为你爱费利普完全是为了你自己，而不是为了他。你爸爸所说的话中，有一点倒是实在的：你那贵妇人的利己主义只是被爱情春光下的鲜花掩盖起来了。啊！我的孩子，我真心实意地爱着你，所以才把这种残酷的现实如实相告。让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不过有个条件：你无论如何不能对男爵透露一个字。那是在我们的一次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当时，我们异口同声地将你颂扬了一番，因为他看得出来，我确实象对待自

己的妹妹那样爱你；后来我趁他不备，把话题引向隐藏在心中的秘密。我说：

“路易丝从未受过生活的考验，命运把她当作一个宠儿，如果你在象情人一般对待她的同时，不懂得怎样表现出父亲般的感情，将来她可能会遭到不幸。”

“唉！我能做到这一点吗？”他回答。

他突然不说下去了，仿佛发现自己的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这种悲叹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倘若你这次不走，几天以后他会告诉我更多的事情的。

我的天使哟，这位男子一旦丧失了力量，当他在欢乐之中逐渐感到了餍足，当他觉得自己已经——我这里不用“堕落”两字——在你面前丧失了尊严，那时候，他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并为此感到内疚。仅仅这一点，也会使你意识到，你已经成了一个罪人。你本来就不善于尊重他，久而久之，你终将对他产生轻蔑。你要好好想一想。轻蔑表现在女人身上，乃是表现仇恨的第一步。由于你心地善良，你会一直记着费利普为你作出的种种牺牲；然而，一旦他也在这场盛筵上满足了口腹之欲，他就无需再为你作出牺牲了；于是，男女双方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他们就该倒霉了！我要说的都说了。至于今后是耻辱还是荣誉，对于这个微妙的问题，目前我还难下结论。我们只是为了爱我们的人才严格要求自己的！

路易丝呀，快改变你的态度吧，现在为时还不晚。你完全可以象我对待莱斯托拉德那样对待玛居梅，以便让藏在费利普心里的那头雄狮一跃而出，因为他确实是个杰出的男子。否

则的话，我会说，你这样做是因为他比你高明，所以对他进行报复。我自己正在将一个平凡的男子造就成一个杰出的男子，那么你为什么不能运用自己的权力，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将这样一个高贵的男子造就成一位天才呢？

即使你留在乡下，我也要给你写这样一封信；因为我担心，如果和你面谈，你会卖弄自己的聪明，使着性子对付我；而在读我的信时，你会考虑自己的前途的。亲爱的，你有一切条件可以过美满的生活，千万别糟蹋自己的前程。到十一月份，你就回巴黎去吧。我曾经因为不能进入社交界而自怨自艾，你就更应该在那里领略一下人们对你的关切，这也是你生活中必要的消遣，因为你们两人的生活也许过于亲密了。一个已婚女子应该有她的迷人之处，尤其是做了母亲以后，更不能减少她在夫妇生活中的作用，给人一种可有可无的印象，否则，别人会对你感到厌倦的。即便我有了几个孩子（这也是我向往的一种幸福），我还是可以向你作这样的保证：当孩子们稍微长大以后，我仍然要留出一些完全供个人支配的时间；因为，我们应当让家里所有的人，包括自己的子女，时刻想到我们。再见啦，亲爱的醋罐子！你可知道，我若是一个庸俗的女子，能让你产生这样的嫉妒心，真该洋洋得意哩。可惜！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一个真诚的朋友，所以只能为你难过。请接受我无限的深情。如果你要为自己的不告而别找什么借口，我悉听尊便。总之，你要是不信任费利普，我可是信任路易的。

三十七

玛居梅男爵夫人　致　莱斯托拉德子爵夫人

亲爱的美人，我忽然心血来潮，想去观光一下意大利，我非常高兴，把费利普硬拉去了。为此，他去撒丁岛的计划只好推迟。

这个国家很能吸引我，使我为之陶醉。这里的教堂，尤其是那些小礼拜堂，都带有一种脉脉含情、楚楚动人的神态，足以使一个新教徒产生皈依天主的愿望。人们盛情地接待了玛居梅，并为得到这样一个子民而欢欣鼓舞。要是我愿意，费利普可以回巴黎主持撒丁王国的使馆；因为，王室待我非常亲切。你要是给我写信，可以寄往佛罗伦萨。眼下我时间不多，不能将详情细告；等你这次来巴黎小住时，我再给你叙述旅途的见闻。我们只准备在这里住一个星期，然后取道里窝那①去佛罗伦萨。我们在托斯卡纳地区游览一个月之后，再去那不勒斯住一个月，这样可以在十一月份到达罗马。我们的回程是先去威尼斯，计划在那里度过十二月的上半个月，然后取道米兰和都灵，预计明年一月返抵巴黎。整个旅程中，我们象一对情侣：每到一个新奇的地方，都会使我们重温新婚之夜的良宵美景。玛居梅对意大利不太熟悉，所以我们就从柯尔尼舍这条道路②开始我们的旅程；修成这样一条道路，称得上是

① 里窝那，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一城市。

② 指从法国尼斯到意大利热那亚的一条道路。

鬼斧神工了。再见，亲爱的。别埋怨我不给你写信，一路上实在是找不出一点空闲的时间；我只来得及观看、体验并玩味旅途中的感受。以后我会加上一些追忆的色彩和你详谈的。

于热那亚

三十八

莱斯托拉德子爵夫人　致　玛居梅男爵夫人

亲爱的，我有一封相当长的信已经寄往尚特普勒了，那是特为回复你在马赛所写的那封短信的。你这次情侣式的旅行丝毫也没有减少我对你表露过的那种忧虑，所以我要求你一到尼维尔内就给我来信，使我知道下一封信该寄往何处。

据说，内阁已经决定解散议会。王室本想利用这个忠于自己的立法机构的最后一次全会，通过一些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法律。如果说解散议会是王室的一大不幸，那么，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幸，因为路易要到一八二七年年底才满四十岁。幸亏我父亲同意担任众议员的职务，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刻提交辞呈。

你的教子不等教母在场就学步了；他实在惹人喜爱，并开始向我作出种种可爱的举动，他的微笑中包含着无数的内容。这些都说明，他已经不是一个只管吃奶的器官，一个未开化的生物，而是一条有头脑的小生命了！我在哺育他的过程中实在太受照顾，所以我想十二月份就给小阿尔芒断奶。吃一年奶就足够了。孩子吃奶太多，长大了会变笨的。我相信这

类民间的格言。我的金发美人，你这次在意大利一定获得很大的成功吧。顺致亲切的情谊。

九月

三十九

玛居梅男爵夫人 致 莱斯托拉德子爵夫人

我读到了你那封令人不齿的来信，那是我让尚特普勒的管家转寄给我的。啊！勒内……这里先不谈我是何等的气愤，我只想告诉你这封信所产生的效果。这一天，大使专为我们举行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晚会；我在晚会上出足了风头。当我们回到住处时，玛居梅也为我的成功完全陶醉了，连我也难以描绘他当时的心情。这时，我把你那封骇人听闻的复信读给他听，读着读着，我就哭了起来，也不怕让他看到我一副丑相。这个亲爱的阿邦塞拉热赶忙跪倒在我的脚下，说你尽讲胡话。然后，他把我领到这座宫殿的阳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罗马的一角。这时候，皓月当空，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他的话语完全配得上这一美景。由于我们已经学会了意大利语，所以当他用这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爱情时，就更显得情深意切；我觉得这种软绵绵的声调美妙极了。他说，纵然你是一位预言家，他也宁愿用整个生命来换取一夜的幸福，或者一个甜蜜的上午。如果能这样的话，他就算活了一千年了。他希望我继续当他的情妇，他自己除了保持情人这样一个称号以外，就别无他求了。他觉得，能每天成为一个被人喜爱的男子，心

中便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幸福，要是上帝向他显灵，要他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进行抉择：一种是象你所说的那样，活三十年，生五个孩子；另一种是再过五年这种色彩缤纷的、极为珍贵的爱情生活；——那么他早就打定了主意：他宁愿要我象现在这样爱他，他可以为此而死。他搂着我的腰，我头靠着他的肩，听着耳边这阵信誓旦旦的话语。忽然，他的话被几下蝙蝠的尖叫声打断，原来蝙蝠被一只灰林鸮抓住了。这垂死的哀鸣给了我一种惨烈的印象，几乎使我晕死过去，费利普急忙把我扶到床上。不过，你且放心！尽管这一不祥之兆还在我的脑际回荡，今天一早我就恢复了常态。我起床跪倒在费利普面前，我注视着他的眼睛，抓着他的手说：

"我的天使，我不过是个孩子，也许勒内说得对：我所爱的可能只是你对我的恋情；但是，你至少应该明白，我心里再也没有别的感情了，所以我才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爱你。总之，要是你发现我的行为、思想和生活中有使你不如意的地方，你就尽管告诉我！我要知道这些事！我一定乐意听从你的话，完全按照你眼中的闪光来支配我的行动。勒内真使我害怕，因为她实在太爱我了！"

玛居梅泪流满面，声音都哽塞了。勒内呀，我现在该谢谢你；我原来不知道我那漂亮、忠诚的玛居梅是多么爱我。罗马是一个适宜于谈情说爱的城市。当人们产生了爱情以后，就应该到那里好好体验一下爱的欢乐，因为那里有艺术和上帝充当你的同谋。我们将去威尼斯，和索里亚公爵夫妇见一面。你要是给我写信，可寄巴黎家里，因为三天以后我们就要离开

罗马。大使为我们举行的晚会是专为我们送行的。

十二月，于罗马

又及：亲爱的笨蛋，你的来信表明，你对爱情只有一种概念。要知道，爱情是一项信条，它会产生许多互不相同的效果，所以，没有一种理论能概括和指导它的行动。穿胸衣的小博士，以上这一点，就算是我给你的赠言吧。

四十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致　玛居梅男爵夫人

我父亲当了众议员，公爹已经去世，我自己又将临产。以上是去年冬末的几件大事。我把这几件事同时告诉你，为的是使你驱散这个黑色的火漆封印给你的印象。

小娇娇，你从罗马寄来的信使我毛骨悚然。你们两个都是孩子。费利普要么是个善于掩饰的外交家，要么是个荒唐的男人，他爱你就象爱一个妓女，明知遭到背叛，也甘愿为她倾家荡产。这事就到此为止吧。你们说我胡话连篇，我以后就不说了。但让我再告诉你一句话：通过我们两人命运的研究，我引出了一条严酷的道理，它就是：你要被别人爱吗？那你就不能爱别人。

我亲爱的路易被任命为省议会议员以后，就获得了荣誉勋位勋章。由于他进入省议会很快就要满三年，我父亲也已为他女婿申请了四等勋位，所以我请你对这件小事操点儿心，

使我能在这次授勋中过一过玛玛慕齐[1]的瘾。你回巴黎以后，在议会的例会期间可能会见到家父莫孔伯伯爵。我这位可敬的父亲正在忙于索求侯爵的封号，对此你千万不要插手；把你的优惠留给我。待路易当上众议员以后，也就是在今年冬天，我们就一起去巴黎，届时我们将用尽一切办法，将他安插到某个中央领导机构！那样，我们可以靠供职的薪金生活，而将地产上的收入全部节省下来。我父亲在议会中持中右观点，但他关心的只是一个爵位；我们家早在勒内王[2]时代就已出名，查理十世不会拒绝一个莫孔伯的要求的；可是，我担心父亲会异想天开地为我的弟弟谋取某个封号；但他这样做也无非是用侯爵的头衔吊吊他儿子的胃口，他心里只能想着自己的事。

一八二七年一月

啊！路易丝，我好象刚离开了地狱！我把你看作我的化身，所以才有勇气和你谈谈我的痛苦。我至今还说不清，能否让自己的思想再回到这致命的五天中去！只要一提"抽搐"这两个字，就会使我胆战心惊。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五个日日夜夜，而是痛苦的五个世纪。如果哪一位母亲没有受过这种折磨，她就无法知道"痛苦"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我甚至觉得，你没有孩子倒是很幸福的，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出，我的理智丧失到何等程度。

---

① 玛玛慕齐，莫里哀在《贵人迷》一剧中虚构的一种土耳其爵位。

② 勒内一世(1409—1480)是安茹公爵，巴尔-洛林公爵，普罗旺斯伯爵，那不勒斯王和西西里王，一四七一年定居普罗旺斯的埃克斯。

出事的前一天，天气又闷又热，我当时就发现，这种气候使小阿尔芒很不舒服。他的性格一直很温和，非常讨人喜欢，可是那一天显得十分抑郁；他动不动就哭叫，既想玩，又摔坏玩具。看来，孩子得病前脾气都要变坏，这是一种征兆。这种奇特的坏脾气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发现阿尔芒脸色时而发红，时而发白，我以为这是他同时长四颗牙齿之故。于是，我让他睡在我身边，我可以不时惊醒过来。夜里，他有一点点发烧，对此我并不在意，总以为是长牙引起的。快天亮时，他叫"妈妈"！同时做了个要水喝的动作，可是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响声，而且动作里带有一些抽搐。一见这种情况，我全身的血都凉了。我急忙跳下床，为他冲糖水。但我用杯子喂他喝水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动弹了，只是连声叫"妈妈"！那声音已经全变了。你想，我这时多么害怕呀。我去握他的小手，可是那手已经不听使唤，而且变得越来越不灵活。我将杯子放到他的唇边；这可怜的小家伙边喝边抽搐，一共才喝了三、四口，水在他喉头发出奇特的响声，听了实在吓人。最后，他无力地倒在我的怀里。我接着又发现，他的眼珠似乎受到某种内力的拉扯，开始渐渐地泛白；与此同时，他的四肢也越来越僵硬。我大声惊呼。路易闻声而至。

"快请大夫！快请大夫！……他要死了！"我向他喊着。

路易立时不见了人影。可怜的阿尔芒吊在我的脖子上还在叫"妈妈！妈妈！"这是他头脑里知道还有妈妈的最后时刻。他额上的血管原来很好看，现在一根根都鼓了出来，抽搐开始了。在医生赶到前的一小时里，我一直抱着这个僵直的孩子。

他原先是那样的活泼可爱，长得白白嫩嫩，宛如一朵鲜花。他是我的骄傲，我的欢乐，现在却象一段木头了。他那双眼睛多吓人！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不寒而栗呢。我那可爱的阿尔芒毫无声息。他的脸变黑了，身上的肉萎缩了，人也似乎缩小了许多，看上去活象一具木乃伊。一位医生先到，接着又来了两位，是路易从马赛请来的；几位医生直挺挺地站着，象几只不祥之鸟，使我浑身颤抖。其中一位说，可能是脑炎，另一位认为是儿童常见的惊厥。区里的医生看来还比较聪明，因为他一直未发表意见。后来的一位医生说："是长牙引起的"；先来的那位说："是发烧引起的。"最后他们一致同意，在孩子的脖颈上用水蛭吸血，并给他戴上冰帽。我一听就吓得灵魂出窍。我站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活泼喧嚷的孩子一动不动，毫无声息，变得象一具青黑色的尸体！我眼看着被我亲吻过无数次的美丽的脖颈遭到水蛭的噬咬，眼看着这个可爱的小脑袋套在冰帽里面。有一阵我觉得自己的神志也迷糊了，好象还神经质地笑了起来。亲爱的，为了放置冰帽，竟把他的头发也剃了，那是我们多么喜爱的一头秀发，你也曾爱抚过的。就象我分娩时那样，他每隔十分钟就抽搐一次，可怜的小家伙扭曲着，脸色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发紫。他那脆弱的四肢互相接触时，发出一种好似木头相撞的声音。这个失去了知觉的小生命不久以前还在向我微笑，和我说话，叫我妈妈！一想到这些，一阵阵剧烈的痛楚穿透了我的心窝，它们翻江倒海，象起了一阵风暴；这时我感到，把孩子连结在我们心中的一切纽带都靠不住了。本来，妈妈会在一旁帮助我，安慰我，

替我想想办法，可惜她当时正在巴黎。我想，在对付惊厥方面，母亲们比医生更有办法。一连四天四夜，孩子的病时好时坏，我为他受尽了惊吓，几乎也送了命。最后，几位医生一致商定，使用一种可怕的药膏敷贴，给他吊毒！喔！要在我的阿尔芒身上吊毒！五天以前，他还眉开眼笑，学着叫教母呢！当时，我拒绝用这种方法治疗，心想还不如听其自然吧。但路易责备我，他还是相信医生的办法。男人总还是男人啊。在这类可怕的疾病中，病人有时会出现假死的现象；而恰恰在这段时间里，我所厌恶的这种药膏好象成了阿尔芒的救命良药。我的路易丝啊，那时候，孩子的皮肤又干、又硬、又糙，开始时连药膏也敷不上去。我在床边泪流满面，哭得枕边都湿了。后来，医生们吃饭去了！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孩子。我趁此机会，把他从这一切药物中解脱出来。我发疯似地抱起他，把他贴在胸前。我将自己的前额贴在他的前额上祝告上苍，求上帝把我的生命赐给我的孩子，并试图用这种办法把生命转移到阿尔芒的身上。我就这样把他抱在怀里，甘愿和他一同死去，做到生死不离。亲爱的，我忽然觉得，他的四肢在渐渐地变软，抽搐也停止了；孩子终于活动开了，皮肤上那些不祥的、可怕的色斑也消失了！我象发现他病倒时那样喊了起来，医生们闻声而至，我赶紧把阿尔芒抱给他们看。

“他得救了！”最年长的那位医生喊道。

喔！多么中听的话！多么美妙的音乐！天堂向我敞开了。果然，两小时以后，阿尔芒竟死里逃生，可是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我需要得到欢乐的安慰，否则自己也要病倒了。上帝啊！

您用了多大的痛苦，将我们母子连结在一起！您将多少颗钉子打入母亲的心房，使孩子时刻挂在她的心上！尽管孩子在呀呀学语、蹀蹀学步时曾使我掉下喜悦的眼泪，现在看起来，我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做母亲的甘苦！为了尽我做母亲的责任，并在这项甜蜜的事业中提高自己的技能，我可是没日没夜地研究过他的心理啊！对于这样一个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偶像崇拜的母亲，难道有必要使她受这样的惊吓，让她看这类可怕的形象吗？我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的阿尔芒正在一旁嬉戏，他又是叫嚷又是欢笑。于是，我就想寻找这次可怕的疾病发生的原因，同时又在考虑自己现在的身孕。是不是长牙引起的？莫不是他的脑子受到了特殊的刺激？发生惊厥的孩子是不是在神经系统方面存在着先天性缺陷？这些想法使我为现在和将来同样感到不安。我的乡下医生认为，这种病是长牙时神经受刺激所引起的。为了使我们的小阿尔芒长好牙，我愿意献出自己满嘴的牙齿。现在，当我看到血红的牙床上长出一颗珍珠似的白花，我的头上就冒出一阵冷汗。这可爱的小天使在受苦的时候显示了英雄气概，这一点足以向我证明，他会具备我这样的性格；当时，他投向我的视线简直象痢了我的心。对于这种速来速去的强直性痉挛，医学界了解得还不多，所以既不能预防，也难以治疗。我要再说一遍：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发生惊厥，对于做母亲的来说，简直象下了地狱一般，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我拼命地吻他！喔！我久久地把他抱在怀里来回踱步！在第二次分娩前的六个星期，我受到这样大的痛苦，简直是磨难重重，我真为另一个孩子担心

啊！再见吧，我那可敬可爱的路易丝；千万别想要孩子了，这就是我的结论。

一月十五日

四十一

玛居梅男爵夫人　致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可怜的人哟，惊悉你受了这么大的折磨，我和玛居梅都原谅了你对我们的恶语中伤。细读你所遭受的两次磨难，我真是不寒而栗，心中难受万分；可是这样一来，倒减轻了我因没有孩子而产生的伤感。现在，我要赶快向你宣布给路易授勋的消息；他可以佩上四级勋位的玫瑰章了。你希望有一个女儿；幸运的勒内，你一定会生一个女孩子的！我们回来以后，我二哥和德·莫尔索小姐举行了婚礼。我们的国王真是一位大好人，竟让我二哥接替了他岳父担任过的王室首席侍从官的职务。

“职务和头衔由你同时继承。”他对这位勒农库-吉弗里公爵说。

不过，他要把莫尔索的家徽和勒农库的家徽合并在一起。

我的父亲真是精明。如果没有我那份财产，这一切全都不可能实现。他和母亲专程从马德里赶回巴黎参加这次婚礼。明天，他们还要参加我为这对新人举办的晚会，然后再返回任所。这次狂欢将办得气派十足。索里亚公爵夫妇也在巴黎；他们俩在场使我有些不安。玛丽·埃雷迪亚无疑是欧洲

的一大美人，我不喜欢费利普注视她的那副样子。为此，我给了他加倍的温存和爱恋。“她根本就不会象我这样爱你的！”这句话总是在我心中嘀咕；虽然我话未出口，但这种意思随时表露在我的眼神和动作之中。上帝知道，我是多么落落大方，妩媚动人。昨天，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对我说：

“亲爱的孩子，必须向你认输呀！”

其实，我使费利普感到那样快活，所以他准会觉得自己的弟媳蠢得象一头西班牙母牛。我不再遗憾没能为他生下一个小阿邦塞拉热，因为公爵夫人可能要在巴黎分娩，这一下她要变丑了；如果她生个男孩，他们就给他取名费利普，以纪念这位被驱逐的伯父。说起来也算是造化捉弄人吧，我这一次又要当教母了。再见吧，亲爱的。今年我要早点儿去尚特普勒，因为这次旅行花去了我们一笔巨款；我想三月底前后就动身，这样我们可以在尼维尔内节俭地过一阵子。再说，巴黎我也住腻了。费利普也和我一样，渴望再见到我们那幽静美丽的花园、清新的草地，以及任何一条河流也难以与之相比的沙砾闪烁的卢瓦尔河。领略过瑰丽多姿的意大利的浮华风光，尚特普勒在我眼中就别有一番风味了；因为，说来说去，富丽堂皇的东西总会使人厌倦，而情人的眼睛却比一件capo d'opera①，一幅bel quadro②还要美！我们在那儿等你；我再也不妒忌你了。我怀着充分的信心把我的玛居梅文给你。你可以随意探测他的心，从那里捞取一些感叹和他的一些顾

① 意大利文：杰作。

② 意大利文：美丽的绘画。

虑。自从在罗马发生那件事以后，费利普更爱我了；昨天他对我说（他从我的肩膀上看着他的弟媳），埃雷迪亚公主蠢得很。要知道，他说的是年轻时的未婚妻玛丽，也就是他的第一场春梦啊。喔！亲爱的，我真是比歌剧院里的姑娘还要坏，听了这侮辱性的话，心里感到美滋滋的。我向费利普指出，她的法语说得不够准确，她把*例如*说成*尼如*，把*五*说成*无*，把*我*说成*涯*；不过，她长得还是很美的，只是缺少点儿风度，才思也不够敏捷。当人们向她说恭维话的时候，她竟愣愣地看着你，好象不习惯于听这种赞美之词。照费利普那样的性格，他很可能在婚后两个月就离开她的。可是那位索里亚公爵堂费尔南却和她非常般配；他天性宽厚，但却是个娇惯了的孩子，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我的天使，我可能心眼很坏，会让你耻笑；不过，我说的都是实话。顺致亲切的情谊。

于巴黎

四十二

勒内 致 路易丝

我的小女儿已经两个月了；妈妈当了她的教母，路易的一位年老的舅公当了她的教父；我们为小家伙取名冉娜-阿苔娜依丝。

既然你不怕一个正在哺乳的奶娘把你吓坏，那么一有机会，我就去尚特普勒看你。你的教子已经会叫你的名字了。他把你叫作玛图梅！因为C这个字母的音他总是发不准。你见

了他一定喜欢得了不得。他的牙齿都出全了，现在吃起肉来简直象个小伙子，跑跑跳跳活象一只耗子。但我的眼睛总是不放心地盯着他，特别使我担心的是，在月子里不能把他带在身边守住他，因为医生出于谨慎，要我在四十天内不出房门。唉！亲爱的朋友，生孩子可成不了习惯。生第二胎还是那样痛苦，那样担惊受怕。不过（别将这封信给费利普看），这个小女孩长得象我，她以后可能对你的阿尔芒不利呀。

我父亲觉得费利普比以前瘦了，我那可爱的小娇娇也略微瘦了一些。不过，索里亚公爵夫妇已经不在巴黎，所以你没有什么可妒忌的了！你这封信比起以前来要短得多，感情也没有以前那样充沛。是不是向我隐瞒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要不就是你这任性的孩子又在使性子了吧？

我写得太久了：我的女看护已经在责备我擅自给你写信，而且，阿苔娜依丝·德·莱斯托拉德小姐也要吃晚饭了。那就再见吧；多给我写几封有趣的长信呀。

四十三

德·玛居梅夫人　致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亲爱的勒内，在尚特普勒的长池塘边，我独自一人坐在柳树下的长凳上伤心流泪，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这里景色优美，你来了，那就是锦上添花了，因为这里惟独缺少欢乐的娃娃。你的生育能力使我想到了自己。结婚快三年了，我还没有孩子。“喔！”我独自思忖着，“纵然我要比勒内生我的教子

时痛苦百倍，纵然我会看到自己的孩子发生惊厥，上帝啊，这些我都不怕，让我生个小阿苔娜依丝那样的孩子吧！我在这里看到她啦，她美如日月，真是个小天使！"虽然你并没有告诉我这孩子的长相。从这里我看出了我的勒内的为人。你似乎猜到了我的痛苦。每当我的希望成了泡影，总要有好几天闷闷不乐，不断地长吁短叹。什么时候我才能在小帽上绣花呢？什么时候我去挑选婴儿的衣料呢？什么时候我才能为一个小脑袋缝制帽上的花边呢？难道我就永远听不到这样一个可爱的小生命叫我一声妈妈，或者扯住我的裙子，跟我撒野吗？难道我永远看不到童车在沙地上留下的车辙，捡不到在院子里摔坏的玩具？有多少个妈妈前往玩具铺购买小刀枪、布娃娃或成套的小炊具，难道我就没有这个福分？难道我就看不到一个可爱的小生命逐渐长大，成为另一个更招人喜爱的费利普？我希望有一个儿子，让我好好体验一下，怎样在孩子身上加倍地爱我的情人。而今我的花园和城堡显得冷冷清清。一个女人没有孩子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做母亲的。喔！你这位穿胸衣的博士，你的生活经验多么丰富。人不生育，树不结果，都是可憎的。现在，我的生活与杰斯奈①和弗洛里昂②在他们的牧歌中所描绘的确实有点太象了，黎瓦洛尔③读到这类作品时曾说，那里的人希望有几只狼④。我

① 萨洛蒙·杰斯奈（1730—1788），瑞士诗人和画家，擅长田园诗。

② 冉·皮埃尔·克拉里·德·弗洛里昂（1755—1794），法国作家，著有牧歌和寓言。

③ 安托尼·黎瓦洛尔（1753—1801），法国作家，当时的名记者。

④ 意思是牧歌中描写的生活太宁静，有几只狼可以打破那里的沉闷气氛。

也希望为别人献身！我觉得自己身上有某种被费利普忽视的力量；所以，要是我不能成为母亲，我会心血来潮，闯出什么祸来。刚才我把这句话告诉这位摩尔人的后裔，他一听此言，眼睛就湿润了；他实在配得上"忠实的傻瓜"这样一个雅号；在爱情问题上。谁也不能和他开玩笑。

有时候，我真想念几台九日经①，到各处求求圣母或求点圣水，让我喝了以后能够怀孕。到了冬天，我要请大夫治治。我越写越恨自己，实在写不下去了，就此搁笔吧。

四十四

德·玛居梅夫人 致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怎么啦，亲爱的，竟一年不来信？……我真有点生气了。你认为，路易每两天来看我一次就能代替你啦？只告诉我你没病，家中诸事顺利，这是不够的；我要了解的是你的感情和想法：我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的时候，并没有怕受到你的训斥、谴责或误解呀，因为我爱你。你满可以来巴黎，和路易分享他在议会中获得的成果，他的口才和忠诚为他颇赢得了一些声望，这次会期以后，他很可能获得某个高位，而你却默默无闻地躲在乡下，这种做法使我深为忧虑。难道你就满足于给他发发指示，就这样度过你的一生？纽默和埃杰丽②也不

① 天主教的一种祈祷仪式，以九天为一单元。

② 纽默·庞皮利厄斯（约公元前715—672），传说是古罗马的第二个国王，罗慕洛的继承人。他自称曾在一个山洞里受到山林水泽女神埃杰丽的指点，从而创立了罗马的宗教。

象你们离得这样远呀。你为什么不趁此机会来这里看看？这样，我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和你在一起待四个月了。昨天，路易告诉我，你不久将来巴黎找他，还要在这里生下第三胎，你真是个吓人的纪戈涅妈妈[①]！路易尽管学会了外交辞令，但经不起我一再盘问，他又是埋怨，又是叹气，最后只好告诉我，阿苔娜依丝的教父，也就是路易的舅公，眼下病得很重。不过我想，你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完全有办法利用这位议员的名声和口才，替路易从他外婆家的最后一位长辈那里获取一份可观的遗产。我的勒内，你尽管放心好了，勒农库一家、绍利厄一家，还有德·玛居梅夫人的沙龙，都在为路易效力。马尔蒂涅克[②]完全有可能把他安插到审计院。但是，你再不向我说明为什么还要留在外省，那我真要生气了。是不是为了不让人看出你是莱斯托拉德家的决策者？是不是为了继承舅公的遗产？是不是担心在巴黎不能象乡下那样当个好母亲？喔！你这个坏蛋，我多么想知道，莫非你这一次真不愿让人看到你的大肚子啦！再见。

一八二九年，于巴黎

---

① 纪戈涅妈妈是法国木偶戏中的人物，身材高大，从她裙子里钻出来许多小孩子。

② 马尔蒂涅克（1776—1862），一八二八年一月至次年八月任内阁首相和内政大臣。

四十五

勒内 致 路易丝

你埋怨我不给你写信，难道你忘了这两个长着棕发的小不点儿？我得照料这两个孩子，何况他们也把我管住了。再说，我离不开家的另一些原因你也找到了。除了我们这位珍贵的舅公身体欠安，我本人也不愿意挺着肚子，扯着一对儿女上巴黎，他们大的才四岁，小的还不到三岁。我不想拖儿带女来干扰你的家庭和生活，也不愿在你统治的这个灯红酒绿的上流社会丢人现眼，更厌恶那种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和旅馆里的生活。路易的舅公听到外孙晋了爵，就把自己的一半积蓄计二十万法郎赠送给我，让我在巴黎购置一所住宅。我现在已经让路易在你那个区里物色房子了。母亲也给了我将近三万法郎，让我添置家具。以后，我在议会开会期间来巴黎居住，就可以在自己家里安身了。到那时，我一定不会辜负我这位好妹妹的期望，我这话没有一点玩弄词藻的意思。

我非常感谢你使路易得到如此的恩宠；不过，尽管德·布尔蒙[①]先生和德·波利尼亚克[②]先生好意垂青，要路易进他们的内阁，我还是希望他不要那样出头露面：太出头露面会受

---

① 德·布尔蒙（1773—1846），原是拿破仑麾下的将军，一八一五年滑铁卢战役前夕投向路易十八。一八二九年八月以后任查理十世的陆军大臣。

② 德·波利尼亚克（1780—1847），大贵族，一八二九年八月以后任查理十世的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

牵连的。我倒喜欢审计院这个位子，因为这个职务可以长期留任。我们在这里经营的产业，要托付给可靠的人掌管；一俟我们的总管熟悉业务以后，我就来协助路易，你尽管放心好了。

你要我把信写得长一点，你看我能做到吗？就说这一封吧，我本想在信里给你描述一下我的日常琐事，可已经在桌上放了一个星期了。再放下去，阿尔芒要把它叠成小鸡，放到排列在地毯上的那群纸玩具中间，或者做成小船，编入小澡盆里的那支舰队。这样的日子，我只要给你描述其中一天就够了，它们天天都是一个样，归结起来也就是这样两件事：孩子们有没有病痛，是不是安然无恙。严格地说，在这座荒僻的农舍里，有时候一分钟慢得象一个小时，有时候几小时快得只能当几分钟使用：一切都取决于孩子们的情况。如果说，我能有一些甜美的闲暇时刻可以供我享用，那只有在他们两个都入睡以后。这时，我不需要替小的摇摇篮，也不必给大的讲故事，哄他们睡觉。只有当他们在我身旁入睡以后，我才能自言自语地说："这一下我就不必为他们操心了"。真的，我的天使，白天里，所有的母亲都会设想出种种危险。孩子们一离开她们的视野，就会想到：也许阿尔芒偷偷拿了刮胡子刀去玩；莫不是衣摆上着了火；会不会被玻璃蛇咬着；也许他奔跑时摔了一交，头上摔出个大包；还有池塘，他会不会掉进水里啦。你看，母亲的生涯就象一连串又甜蜜又骇人的诗篇。不是欢乐，就是担惊受怕，没有一刻能得到安闲。一到晚上，当我回房以后，我就睁着眼睛做美梦，为他们的命运巧作安排。我仿佛在

孩子们床头看到一群笑眯眯的小天使，于是我相信他俩一定前程似锦。有时候，阿尔芒在睡梦中叫妈妈，我就偷偷地去吻他的前额和他妹妹的小脚，出神地盯着这一对漂亮的小兄妹。这是我最得意的时刻！昨天半夜，大概是受到我家守护神的召唤，我忽然不安地跑到阿苔娜依丝的摇篮边，我发现她的头睡得太低；我又看到阿尔芒蹬掉了被子，两只脚已经冻得发紫了。

"喔！好妈妈！"他醒过来搂住我直叫。

亲爱的朋友，这可以说是夜晚的一景吧。

做母亲的多么需要让孩子们睡在自己的身边！当他们在恶梦中惊醒以后，保姆无论多么尽职，难道会起来抱他们，安慰他们，哄他们入睡吗？是啊，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梦；可是，要向他们把这类可怕的梦境讲解清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总是惊慌地半闭着眼睛，既聪明，又呆傻。这简直是两次睡眠中间的一个延长符号。这样一来，我自己就睡不好了，我甚至可以透过薄薄的眼帘，看到这一对小儿女，听到他们的声息。他们叹一口气，轻轻地挪动一下手脚，都会把我惊醒。惊厥那只怪物仿佛还蹲在他们的床脚下呢。

天亮了，窗外响起第一阵鸟鸣，两个孩子也叽叽喳喳地说开了。在这睡意朦胧的时刻，这阵难懂的语言听起来就象小鸟的啁啾，燕子的呢喃，那欢快的叫声里夹杂着委屈的呜咽。这时候，与其说我在用耳朵听，不如说在用我的心谛听。当娜依丝① 张着双手，迈着踉跄的步子，想从自己的摇篮摸到我的

① 阿苔娜依丝的简称。

床上时，阿尔芒已经象一只敏捷的小猴，跑来搂住我了。于是，两个小不点儿就将我的床当作他们的舞台，让自己的妈妈受他们摆布。小女孩扯我的头发，还想吃几口奶，小阿尔芒护住我的胸脯，好象那是他的财产。有时候，他们弄得我实在难以忍受，于是我放声大笑，那笑声直上云天，最后也就驱走了我的睡意。这时，我就装扮吃人的女妖。这个妖怪妈妈用亲吻来吞吃孩子身上的细皮嫩肉；她发疯似的亲吻他们那双俏皮而水灵的小眼睛，还有那使人又怜又爱又羡慕的玫瑰色肩膀。有几天，我试图在早上八点穿好袜子，可是常常闹到九点钟还穿不上一只。

亲爱的，我们终于起床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梳洗。我穿上浴衣，挽起袖子，系上漆布围裙，在玛丽的帮助下开始为这两朵鲜花洗澡更衣。只有我才能判断洗澡水的冷热是否适度，因为判断水温，多半要根据孩子的叫声和哭声来确定。这时，纸折的舰队和玻璃做的小鸭子也进了澡盆。要给孩子们洗好澡，还得让他们玩得痛快。你要想方设法，使这两个小霸王感到有趣，听任你用柔软的海绵擦遍最细微的角落；倘若你知道做母亲还要具备高超的技巧和机智的头脑，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你一定会为此咋舌的。她要会恳求，会训斥，会许诺，简直象一个高明的江湖骗子，而这个江湖骗子之所以高明，还在于懂得怎样伪装自己，倘若上帝不让母亲用精明的头脑去对付孩子们的精明，真不知道人类会变成什么模样呢。一个孩子就是一个伟大的策略家，人们只能象控制一位大政治家那样把他控制住……但只有激情才能做到这一点。幸亏这

类小天使不管见了什么都觉得好笑：刷子掉了，肥皂滑脱了手，都会引得他们咯咯地笑个不停！总之，我们每做成一件事，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事情毕竟还是办成功了。当我们终于替这两个小家伙穿好衣衫，又在一大堆肥皂、海绵、梳子、洗脸盆、吸水纸、法兰绒，总之在nursery①的全套用具中间看到两个干干净净的娃娃时，我和玛丽互相交换一下眼色，这个眼色，只有上帝和你或小天使们才懂得其中的涵义，做父亲的对此却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一个英国人了。我承认，这个国家的妇女确实具有育儿的天才。尽管她们只注意孩子们的物质福利方面，但她们做得尽善尽美还是对的。因此，我的孩子总是光着小腿，两脚包在法兰绒里面。他们自然不会感到挤脚，感到受束缚；不过，他们决不是没人照看。法国儿童身上捆着各种带子，使保姆得到了自由；当然这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一个真正的母亲是不自由的，这就是我很久不给你写信的原因，因为我这双手既要掌管我们的家业，又有两个孩子要抚养。做母亲的学问，就在于懂得默默无闻地、不为人知地发扬自己的优点；她从不炫耀自己，却时刻忠于自己的事业，每做一件小事都表现出她的美德。她要亲自照看炉子上所煮的羹。你以为我会是个喜欢偷闲的女人吗？但是每一点琐细的照料都会在感情上有所收获。啊！当孩子吃得津津有味，露出满意的笑容时，你会觉得他笑得多么甜美。阿尔芒总是一个劲儿地点头晃脑，看了值得爱他一辈

---

① 英文：育儿室。

子。当娜依丝觉得匙子里的羹太烫嘴，你就得替她吹凉，这是一种关怀，也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权利，怎么能把它让给别的女人呢？要知道，她断奶才七个月，还时刻想着妈妈的乳房呢。一个保姆喂饭时烫了孩子的舌头和嘴唇，她会对跑过来的母亲说，孩子是因为肚子饿才叫嚷的。做母亲的一想到孩子的饭匙被不干净的气息吹拂过，让自己的孩子吞下那样的食物，她怎么能睡得安稳呢？母亲的天性不允许在她的乳房和孩子的嘴唇之间出现一个中间环节。为牙齿还未长齐的娜依丝切碎猪排，把它和土豆一起煮得恰到好处，是一件需要耐心的细活；也只有当母亲的才懂得，在孩子失去耐心时如何使他把一顿饭全部吃下去。无论有多少仆人，无论有哪一位英国保姆，都离不开孩子的母亲，只有她亲自干预，才能用温存去对付孩童时代的种种小脾气，减轻他们的痛苦。是啊，路易丝，你得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照料这些天真无邪的小人儿；当你为他们梳头，喂他们吃饭，哄他们睡觉的时候，你只能相信他们的眼神和手势。从原则上讲，当孩子啼哭时，凡是非自然的原因造成的痛楚，都应该责怪母亲或保姆的疏忽，这是一条无可辩驳的理由。自从我有了两个孩子要照料，而且第三个又将临盆，我的心里就只有孩子了；就说你吧，虽然我那样爱你，现在也好象成了记忆中的人物了。我经常直到下午两点钟还未打扮好。所以，我不相信能有那样的母亲，能够把自己的屋子、衣领和裙袍等物收拾得整整齐齐。昨天是四月初的一个好天气。我想自己快要临产了，该抓紧时机带孩子们出去散散步；咳，当妈妈的外出走走，简直象是一首诗，我们头

一天就盼着第二天了。阿尔芒将第一次穿上黑丝绒小礼服，外加一个绣花的绉领，戴一顶插着鸡毛、绣着苏格兰王徽的无边软帽；娜依丝要穿红白两色的小裙子，戴一顶可爱的“贝贝”帽，因为她还是一个 baby① 呢；等那个在我肚子里蹬脚的小家伙出世以后，她就要失掉这个漂亮的名字，因为这个被我称为小讨债鬼的孩子就是她的小弟弟了。我已经在梦里看到这个孩子，我知道他一定是小男孩。现在，小帽子、小绉领、小礼服、小袜子、小鞋子、扎裤腿用的粉红色小带子、用丝线绣花的平纹细布小罩衫，一应服饰都已经放在我的床上。当这两只欢快而和睦的小鸟打扮齐全，忽闪忽闪地映着小眼睛，用玛丽的话说，扬起一张非常 clean②（法语的意思是“洁净”）的小脸，示意我“快走！”的时候，我的心就怦怦直跳。这两只棕发的小鸟，一个是满头鬈发，另一个在红白相间的小帽下露出柔软的刘海；他们穿上小袜子，系好小鞋子，露出一段小腿，欢快地在这 nursery③ 里跑来跑去。是我用自己的双手为他们洗好澡，焐暖并擦干他们的身体，又选用艳丽的丝绒或绸子，把他们的肤色衬托得更加鲜嫩。喔！看看鲜嫩的皮肤底下那些蓝色的血管，简直比诗还要美呢！只要用一个简简单单的绉领，就能把他们的小头颈烘托得比绝色佳人的粉颈更加好看。我把他们叫回来，再一次热烈地吻着他们的脖颈，仿佛永远不知餍足！那些彩色的石印版画尽管制作粗劣，但一印上这类

① 见本卷第 173 页注①。

② 英文：洁净。

③ 见本卷第 213 页注①。

画面，也会使母亲们驻足观赏，而我，这样的画每天要画出好几幅呢！

我一出家门，就尽情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小阿尔芒有一种王孙公子的气派，我赞叹地看着他搀着baby的小手，走在你见过的那条小路上；不料，这时来了一辆马车；我刚要把他们搀到路边避让，两个孩子已经滚进了一个泥坑，这一下我的得意杰作全毁啦！于是，得把他们送回家里，换上别的衣衫。我抱着小女孩，也顾不得毁了自己的长裙。玛丽也一把抱起阿尔芒，一行人又回到家里。每当baby哭了，或者男孩弄脏了衣服，事情明摆着：他们的妈妈就再也顾不得自己，她的心全放在孩子身上了。

吃晚饭的时候到了，通常我还什么事情也没有干；这时又得伺候他们吃喝，给他们围上餐巾，卷上衣袖，哄他们吃饭，这是我每天都要解决两次的大问题，叫我怎么忙得过来呢？在这没完没了的关怀之中，在类似的欢乐或祸事之中，家里只有我是被遗忘的。每当孩子们顽皮不听话的时候，我经常连卷发纸也来不及拿掉。我的打扮总是取决于他们的脾气。若要给自己留出一点时间，例如象今天这样给你写上六页长信，就得让他们剪下我的诗集上的画，或者让他们用书本、棋子、螺钿筹码搭建城堡；或者让娜依丝按她自己的方式绕我的丝线或毛线，她绕得那样复杂，我敢向你担保，这小家伙准是不声不响地运用了小脑袋里的全部智慧！

总而言之，我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的两个孩子无拘无束，长得十分结实。他们只要花很少的钱，就玩得十分愉快。

他们见到任何东西都乐意玩，只要在小心照看之下给他们一定的自由，就比给他们买许多玩具更有意义。几块红、黄、黑、紫色的小石头，几只小贝壳，沙地里的奇珍异宝，都会使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他们喜欢搜集种种小玩意儿，建立起自己的宝库。我观察阿尔芒，发现他时常对着花儿自言自语，还和苍蝇、母鸡攀谈，并模仿它们的动作；他和昆虫和睦相处，一看起来就会流连忘返。凡是小东西都能引起他们的兴趣。阿尔芒已经开始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为什么了；他走来看我给他的教母写些什么；他还把你当作一位仙女，你瞧，孩子们总是对的嘛！

唉！我的天使，我可并不是存心用这一连串愉快的事给你添加忧愁。这里，我还要给你描述有关你教子的一件事。有一天，一个穷人跟在我们后面求乞，因为穷人们知道，当孩子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一个妈妈会拒绝施舍的。可是阿尔芒还不知道有些人会没有面包吃，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钱。正好，我给他买了一个小喇叭，于是他一本正经地把这玩具送给那老头，嘴里说：

“喏，拿去吧！”

“您允许我把它留下吗？”那穷人问我。

人世间还有什么东西能和我这时所得到的欢乐相比拟呢？

“夫人，因为我家也有孩子。”那老头一面解释，一面漫不经心地接过我给他的东西。

我一想到将来要把阿尔芒这样一个孩子送进学校念书，

不禁接连打了几个寒噤，因为我能把他留在身边的日子只剩下三年半了。他现在的童年时代每时每刻都受到我的祝福，而公共教育将会掐掉这个幸福的童年所开出的鲜花，将剥夺大自然所赋予他的恩泽和这类可贵的真诚！人们将剃去他这一头鬈发，那是我多么小心地梳理和濯洗，亲吻过多少次的秀发啊！人们将给我的阿尔芒一副什么样的心肠呢？

你呢，你的近况如何？你自己生活得怎样，你可一点儿也没告诉我呀。你始终爱着费利普吗？我对这个撒拉逊人倒很放心。就写到这里吧。娜依丝摔倒了，再说，如果我继续写下去，这封信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四十六

德·玛居梅夫人 致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善良温柔的勒内呀，你一定从报上看到了降临在我头上的巨大不幸；当时，我一个字也没能给你写，一连二十来个日日夜夜，我都守在他的床头，一直守到他咽气。我替他合上眼皮，和神甫们一起虔诚地为他守灵，我为他的灵魂作了祈祷。我用这种揪心的苦痛惩罚了自己。然而，见到他临终前嘴边还浮现出一丝安详的微笑，我还是不能相信，是我用爱情葬送了他的性命！而今他已去了，我却活着！你是非常了解我们的，我还能对你说些什么呢？以上这句话就包含着千言万语了。唉！要是有人对我说，他可以使费利普起死回生，那我宁愿不上天堂，也乐意听他的许诺，因为这意味着和费利普重新相

会！……即便是把他再留住两秒钟，我也可以松一口气，不象现在这样钢刀扎心了！—你能否尽早来对我说这句话呀？你这样爱我，总不会骗我吧？……当然不会的！你早就对我说过，是我深深地伤了他的心……难道真是这样？是的，我不配享受他对我的爱情，你说得对，我是把它偷来的。至于幸福，是我用缺乏理智的拥抱把它窒息了！喔！直到现在我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才觉得头脑不再发热了，可是我现在感到孤独！主啊，在您的地狱里还有什么比孤独二字更可怕的？

人们从我身边把他抬走以后，我跟着就躺倒在这张床上，我想死，因为在我和他之间只隔着一道门；我发现自己还剩下一点力气，足以推门而入！可是，唉！我还太年轻，经过四十天的疗养，人们施展了惊人的技巧，使我吞下了这门可悲的科学所发明的许多药物。我终于发现自己回到了乡下，坐在我的窗前，置身于美丽的鲜花丛中；那些花都是他特地为我栽培的。如今，我又在这里领略秀丽的景色；这也是他生前频频注目的地方。由于我喜欢这里的景致，他还常常为这一发现欢欣鼓舞。啊！亲爱的，当一个女人的心死了以后，迁居所带来的痛苦是前所未有的。花园里潮湿的土壤使我冷得发抖，大地犹如一个巨大的坟墓，我走在上面，就象踩在他的身上！在我第一次外出时，我竟害怕起来，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如今是鲜花依旧，伊人难觅，这是何等凄凉的景象！

这会儿，父亲和母亲都在西班牙，我那两个哥哥你是了解的，你自己又不得不留在乡间；不过，请放心：已经有两位天使飞到了我的身边。可爱的索里亚公爵夫妇赶到了他们哥哥的

病榻前。在他临终前的那几个夜晚，我们三人怀着痛苦的心情静静地、默默地围在他的床头，眼看着一个高贵的人正在慢慢地死去。他是世间罕见的、真正称得上伟大的一个人，他在任何事情上都比我们高明。费利普的耐心实在是人间少有的。当他看到自己的弟弟和玛丽的时候，他的神志稍稍清醒了一些，痛苦也有所减轻。

"亲爱的，"他用对待任何事物所惯用的简练语言对我说，"我临死前差一点忘了把玛居梅的男爵领地交给费尔南，该把我的遗嘱重新写过。弟弟会原谅我的，他懂得什么叫爱！"

亏得这位小叔和他的妻子，我才保住自己一条性命；他们想把我带回西班牙去！

啊！勒内，关于这场灾难，我只能对你谈谈它造成的后果。一想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我的心就直往下沉。可怜的卡珊德拉①，我把你的劝告当作了耳边风，现在再向你倾诉，也无非是自我解嘲罢了。是我用种种苛求、毫无来由的嫉妒，以及接二连三的忧烦害死了他。由于我们俩有着同样细腻而敏锐的感情，所以我对他的爱就使他更难以忍受。我们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因此我的任何思想都瞒不过他，有时候，我随便说着玩，谁知却伤了他的心。你很难想象，这个可爱的奴隶对我顺从到何等地步：有几次我要他走开，让我独自一人待一会儿。对于这样一个怪念头，他也不加争辩地服从了，可是他心

① 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亚公主，善卜凶吉的预言家。

里也许很痛苦。直到他临终前，他还为我祝福，并一再声称，和我单独相处一个上午，胜过和另一个爱侣常年厮守，就连玛丽·埃雷迪亚也不例外。我给你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又痛哭了一场。

现在，我晚上七点钟就上床，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才起身，我把用膳的时间拖长到可笑的地步，我走得很慢，对着花草一站就是一个小时，我观看树上的枝叶，我极其认真、严肃地忙于一些针头线脑的小事，我喜欢阴影、寂静和黑夜；总之，我在和时间搏斗，我以一种阴暗的乐趣把它们和过去联结在一起。花园里的静谧是我唯一喜爱的伴侣；在那里，处处都留有我们幸福的印记，它们的形象虽然已经消失，别人也不可能看到，但在我的眼前，它们却历历在目，清晰可辨。

有一天，我对索里亚公爵夫妇说：

"你们真叫我受不了！西班牙人的心灵有着比我们法国人更伟大的东西！"

我的妯娌一听此言，立即扑到我的怀里。

啊！勒内，如果说我这次没能死去，那一定是上帝给我们分配痛苦时，考虑到了人们对不幸的承受力。当我们失去了毫无虚情假义的理想的爱情，当我们失去了持久不衰、能为我们带来欢乐、使我们的身心同时得到满足的感情时，只有我们女人才能体会到这一损失是多么严重。他具有那样多的优秀品质，确实值得我们去爱，而又不降低我们的身分；这样的人，我们什么时候还能遇到呢？结识这样一位男子，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在我们一生中难得有第二次。真正的强者和伟人

啊，你们的道德情操蕴藏在一片诗情之中，你们的灵魂具有某种高雅的魅力，你们生来就是为了受人崇拜的；可是你们不能去爱，因为这会给女人和你们自己造成不幸！这就是我在林中小径上大声疾呼的话！可惜，我没能为他生个孩子！这本是一种称心如意、永不枯竭的爱情，它曾为我倾注了多少的欢乐，绽出了多少朵鲜花，但是竟不能结出果实。我真是一个该受诅咒的人哪！难道如此纯洁而强烈的爱一旦成了某种专制的感情，竟会不结子实和遭人嫌弃，如同沙漠的酷热和极地的严寒制止着生命的存在？难道非得嫁一个路易·德·莱斯托拉德那样的男子，才能组成一个家庭？莫非上帝也嫉妒爱情？我在胡言乱语了。

我相信，你是唯一能和我相处的人；你来吧，只有你才能和服丧期的路易丝生活在一起。我戴上寡妇帽的那个日子是多么可怕啊！当我发现自己穿上了黑色的丧服，我就跌坐在椅子上，一直哭到深夜；就是现在和你谈起这一骇人的时刻，我还在簌簌掉泪。再见，我写信也感到累了；我的头脑里千头万绪，也不想把它们都写下来。带孩子们一起来吧，你可以在这里给小家伙喂奶，我再也不嫉妒了；他已经不在了，再说我也很想见见我的教子；费利普生前也希望有一个小阿尔芒那样的孩子。快来分担我的痛苦吧！……

一八二九年

四十七

勒内 致 路易丝

亲爱的，当你收到我这封信时，我已与你近在咫尺；我将它寄出后不久就启程了。我们将会单独待在一起。路易为了即将举行的选举，不得不留在普罗旺斯；他想再度当选为众议员，可是自由党人正在策划阴谋，反对他连任。

我不是来安慰你的，我只是为你带来一颗心，让它和你的心作伴，并帮助你继续生活下去。我还要让你痛哭一场：你得用自己的眼泪换取新的幸福，争取有朝一日和他重新相会，因为他只是走在投奔上帝的旅途之中；今后你每走一步路，都会朝着他这个目标前进。你每尽一项义务，就是在把你们分开的那条锁链上砸碎一个环节。坚强些，我的路易丝，你会在我的怀抱中振作起来，使他原谅你无心的过失，带着你在尘世替他立下的功德，纯洁地、高尚地走到他的面前。

我在为自己和孩子们打点行装的同时，匆匆给你写上这几笔，阿尔芒还在一边吵着说："教母！教母！快去看教母！"我听了几乎也要妒忌你了：他简直就象你的儿子！

一八二九年

第 二 部

四十八

玛居梅男爵夫人 致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嗨，勒内，是的，他们说得对，他们告诉你的是事实。我卖掉了自己的住宅，卖掉了尚特普勒和塞纳-马恩省的庄园；至于说我疯了，破产了，这话就说过头了。现在让我们来算一笔账！在一切都安排就绪以后，可怜的玛居梅留给我的还剩下约一百二十万法郎。现在让我作为一个能干的妹妹，向你如实报一下账目。我用一百万法郎买下了三厘利率、每张售价五十法郎的公债券，这样，我的年收入便达到六万法郎，而按过去的地产收入，总共才只有三万。再者，我每年要用一半时间到外省去签订租约，听佃户们诉苦，由着他们随意付地租，我困守在那里犹如雨天的猎人；我还要出售农副产品，有时竟得降价出手；同时，我在巴黎还占着一座公馆，计算起来，每年也可以有一万利勿尔的出息；我还要研究财产抵押法，将资金委托公证人管理，并等着收取利息，万不得已时，还要钉着一些人讨债；总之，我必须来往于尼维尔内、塞纳-马恩和巴黎之间，处理产业上的事务。对于一个年仅二十七岁的寡妇来说，那是一副多么沉重的担子，是多么乏味、多么不上算的事，简直是一种浪费！现在我已经将全部财产作了抵押，所以非但

不需要向国家缴纳税金，而且每半年还可以向国库支取三万法郎纯利息；每次我去国库时，那个年轻漂亮的小职员一见我上门，就笑眯眯地付给我三十张面值一千法郎的钞票。也许你会问：法兰西会不会宣告破产？那么我首先要说：

远在天边的祸事我难以预见①。

况且，即使法兰西宣告破产，最多也不过减掉我一半收入；那样的话，我还是和抵押以前同样富有；再者，从现在起一直到灾祸发生，这段时间内我的收入已经增加一倍。灾祸的出现往往是以世纪来计算的，所以我还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省吃俭用攒下一笔资金。再说，在七月王朝这半吊子的共和主义法兰西，莱斯托拉德伯爵不是贵族院的议员吗？人民把王冠献给了法国人的国王②，你的丈夫不就是这顶王冠的一个支柱？既然我有这样一位朋友，既然他是审计院的院长，他本身就是一位金融巨子，那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谁还敢说我疯了？我的计划几乎和你那位"开明君主"同样精明。你是否知道，是谁把这代数方面的才智给了我这样一个女人？是爱情！咳！现在是时候了，我该向你交待一下我的行动的秘密。你虽然精明强干，别具慧眼，并深切地关怀着我，但还是未能洞察我的奥秘。我即将在巴黎附近一个村庄秘密举行婚礼。我爱上一个人，同时也被他所爱。我象一个懂得什么叫爱情

① 引自拉辛的诗体悲剧《安德洛玛刻》。

② "法国人的国王"和下文中的"开明君主"均指七月王朝的路易-菲力浦。

的女子那样爱他。他也象一位受人崇拜的男子那样爱我。勒内，请原谅我背着你，背着大家，做了这件事。如果说你的路易丝遮住了众人的耳目，瞒过了所有人的好奇心，那么你得承认，那是由于我对可怜的玛居梅的感情要求我蒙骗众人。你和莱斯托拉德一定会把我骂得无地自容，让我死于你们的猜疑之中。况且，周围的环境也会帮助你们这样做。只有你才能了解我的嫉妒心是何等严重，所以你对我的折磨也一定是徒劳无益的。我的勒内，你会责备我疯了，但我宁愿独自一人承担这疯狂的后果，就象一个存心蒙骗父母的年轻姑娘，疯在脑袋里，疯在自己的心中，我的情人欠了别人三万法郎，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这笔债我替他偿还了。这是指责我的一个多么好的话题！你可能要向我证明，加斯东是个阴谋家，而且你丈夫还可能暗中监视这个可爱的孩子。但我宁愿亲自对他进行考察。他已经追求我二十二个月了；我已经二十七岁了，他才二十三岁，男女之间这一年龄上的差距确实是太大了。当然，其他方面也有不幸的根子！简单点说吧，他是一个诗人，只能靠自己的创作度日；这就等于告诉你，他的生活是够清苦的。这位懒惰的诗人虽也躲在阴暗的小屋子里写点东西，但他更象一条晒太阳的壁虎，在阳光底下建造他的空中楼阁。然而，作家和艺术家之流都是靠自己的思想生活的，这种人通常会遭到实利主义者的指责，说他们用情不专。他们是那样随心所欲，所以，认为他们的思想会影响他们的感情，也是很自然的。尽管我替他还了债，尽管有年龄上的差别，尽管他写诗，我还是在九个月当中用崇高的感情抵制了他的追求，甚至不

让他吻我的手，就是在产生纯洁和甜蜜的爱情之后，我也不象八年前一样，缺乏经验、一无所知、仅仅受好奇心的支配就以身相许。到我决定下嫁的时候，他已经极为顺从地等待很久了，所以我能把婚期推迟到一年以后。但是，这里面丝毫没有屈辱的味道：这是顺从，而不是屈就。在我的未婚夫身上，我发现了一颗前所未见的高贵的心，他在温情脉脉之中充满着机智，他的爱情有着无尽的活力。唉！我的天使，这可能是他祖上遗传的吧！现在我简略地把他的身世告诉你。

我的朋友名叫玛丽·加斯东，没有其他头衔。他不是私生子，而是漂亮的布朗东夫人的奸生子①，后来，这位女士遭到杜德莱夫人的报复，被活活气死了。有关布朗东夫人的情况，你一定听人谈起过。但这可爱的孩子并不了解那段可怕的历史。玛丽·加斯东的哥哥路易·加斯东把他送到图尔中学念书，直到一八二七年他才离开学校。他的哥哥把他安置好以后，没隔几天就飘洋过海，独自谋生去了。这是玛丽的保护人——一位老太太告诉他的。不久他的哥哥当了一名海员，从此音讯渐疏；不过，他的封封来信都表现出发自美好心灵的慈父般的感情；他一直在遥远的地方为生活而挣扎。在最后一封来信中，他告诉玛丽·加斯东，他已经被美洲某个共和国任命为海军上校，要他等着他的好消息。谁知转眼三年过去了，我那可怜的懒虫再也没有得到哥哥的音讯。他非常

---

① 私生子指一般的非婚生子，奸生子指触犯法律所生的子女，一般指以下三种情况：暴力行为产生的结果；有夫之妇与有妇之夫通奸所生子女；有夫之妇与未婚男子通奸所生的子女。

爱这个哥哥，甚至想渡海前往寻找。我们那位大作家达尼埃尔·德·阿泰兹阻止了这个荒唐的举动，并慷慨地给了他种种照顾，用诗人自己富有表达力的语言说，这位作家经常为他提供食和巢。事实上，你也能从以下情况对这个孩子的困境作出判断。他原以为天才是发财致富的一条捷径！这类想法不是可以叫人笑上一天一夜吗？在一八二八至一八三三年间，他曾试图在文学方面作出成就。他这样做势必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种种难以想象的忧虑和企望；辛勤劳动和节衣缩食自不待言了。由于他雄心勃勃，德·阿泰兹虽曾一再好言相劝，他还是象滚雪球似的背了一身债。尽管如此，当我在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家和他邂逅相遇时，他已经崭露头角了。那次相遇使我对他一见钟情，而他自己却毫不觉察。他怎么至今还未被人所爱？人们怎么会把他留给了我？喔！他既有天才又很风趣，既善良又刚毅；女人们对这样完美无缺的高贵品质往往会感到害怕。约瑟芬不是在矮小的波拿巴打了上百次胜仗以后，才在他身上发现后来的拿破仑，并成了他的妻子吗？这个头脑简单的人自以为知道我多么爱他！可怜的加斯东！他根本猜不到；但勒内，我要告诉你，你应该知道，因为这封信本身就有点遗嘱的味道。望好好体会一下我这番话的用意。

现在，我深信自己已经被人所爱，就象世界上一个女人所能得到的那种爱，而且，我对这种为人称道的夫妇生活充满着信心，往里灌注了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爱……是的，我终于感受到这种刚萌生的激情的乐趣。当今的女性想在爱情中得到的，这次结合都会给我。我觉得，就象可怜的费利普对我那样，

我对加斯东由衷地产生了爱慕之情。我已经不能自持，在这个孩子面前，我会表现得战战兢兢，如同那个阿邦塞拉热人当初见了我一样。所以，与其说我被他所爱，不如说我更爱他。现在我往往毫无来由地担惊受怕，有时简直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我怕被他撇下不管；我怕自己人老珠黄，而加斯东还是那样年轻英俊；我还怕不能得到他足够的欢心！然而，我还是相信自己具有足够的能力、忠诚和智慧，在这个远离花花世界的荒僻去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维持这种爱情。万一我失败了，万一这首用秘密的爱情谱写的壮丽诗篇必须交待它的结局（是的，我说的是结局！），万一加斯东有朝一日不象前一天那样爱我，而且我也觉察到这一点，那么我告诉你，勒内，该受责备的不是他，而是我自己。这不是他的过错，是我错了。我了解自己，我身上情人的气质多于母亲的气质。为此，我要事先通知你：即便我有了孩子，我还是会去死的。勒内呀，为此，我要在缚住自己的手脚之前恳求你，万一这不幸的事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就把孩子托付给你，请你担负起母亲的责任。你忠于职责的狂热感情，你极为可贵的品质，你对孩子们的挚爱，你对我个人的深情，以及我所了解的你的一切优点，即使谈不上让我死得愉快，也会使我临死时感到不那么痛苦。我暗中下定的决心，使这庄严的婚礼带上了某种难以名状的可怕气氛，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愿邀请熟人当我的证婚人；所以我的婚礼就得秘密举行。那样，我可以听任自己的心房怦怦跳动，也不会看到你眼中流露出的焦虑神色；只有我自己才意识到，签订这一新的婚约，弄不好就是为自己签署死刑判决书。

这个婚约联结了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但我不会反悔的；我向你吐露了真情，为的是让你意识到责任重大。我这次结婚是夫妻分产，尽管加斯东知道我相当富有，足以使我们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但他不了解我究竟有多少钱。我将花一天的时间，按照自己的意愿将我的财产一一分配好。因为不愿让他丢脸，我将一万二千法郎年息的款项转入他的名下；在我们结婚的前夕，他可以看到书桌里放着取款的凭证；如果他拒绝接受，我要把一切事情都停下来。我还曾以拒绝和他结婚为要挟，才换来替他还债的权利。今天给你写了这么多，我感到有些累了；后天，我将告诉你更多的情况，因为明天我不得不去乡下待一整天。

一八三三年十月十五日

以下就是我为隐藏自己的幸福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因为我不想给任何人提供嫉妒我的理由。我有点象那位美丽的意大利公主①，在抓住自己所爱的猎物以后，就象一头母狮似的躲进瑞士的某个城镇，慢慢地享受爱情的乐趣。因此，我是为了向你求得一份恩典，才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你的：我希望，除非我特别发出邀请，你平时不要来看我，以免扰乱我生活中的宁静。

两年以前，我在通往凡尔赛的路上，在达弗赖城的水塘地带，购置了约二十阿尔邦的草地、一片狭长的树林和一个美丽

① 此处可能指意大利公主贝尔乔若索，一八二九年，她曾带着情人隐居日内瓦等地。——原编者注。

的果园。我让人在草地尽头挖了一个面积约三阿尔邦的人工湖，湖中央留出一个巧夺天工的小岛。两个林木葱茏的山岗将一条狭谷夹在中间。山岗上流下的几股清泉，被建筑师巧妙地设计成一道道小溪，时隐时现地汇入皇冠形的小水池内。这位建筑师根据天然的地形，就地筑起了篱笆、围墙和界沟，使整个花园的规模一目了然。在半山腰一处秀美的平地上，工人们为我建造了一座瑞士式的木屋别墅，别墅两侧是龙斯树林①，正前方是一片泻向池塘的草地。木屋别墅的外貌无论在哪一点上，都酷似游人们在西翁到布里格②之间一路上赞赏不已的那种建筑；我从意大利回来的时候，一见这种木屋就着了迷。屋子内部，其装饰之雅致堪与最著名的别墅媲美。距这所乡间别墅百来步的地方，还有一处漂亮的附属建筑，它通过一条地道和主楼相连接；这里面有厨房、杂物间、马厩、车库等。在这一片砖木建筑之中，路人只能看到造型简朴的外表，以及周围的一个个花坛。另有一排小屋是给园丁们住的，这排房屋挡住了果园和菜园的入口。

别墅的大门隐藏在靠树林一边的围墙中间，外人很难发现。别墅周围的树木已经长得很大，再过两、三年，会把房屋建筑完全隐蔽起来的。到此游逛的人只能在冬天落叶季节，或根据山岗上升起的炊烟，才能看出这里还有人居住。

别墅园林的布局完全按照凡尔赛那座“王家花园”设计，除此以外，从屋里还可以看到人工湖和湖中的小岛。无论

---

① 龙斯树林，位于龙斯城堡和达弗赖城附近。

② 西翁和布里格均为瑞士南部地名。

从哪个角度看，小山岗都显得郁郁葱葱，岗上的大树全靠你那位新国王的年俸① 而得到了良好的管理。我吩咐园丁，屋子周围全部种上各种香花，而且要成千成千地栽培，所以，这大地的一角就成了一块馥郁芬芳的碧玉。五叶地锦蜿蜒爬向小别墅的屋顶，整个别墅被包围在啤酒花、铁线莲、茉莉、杜鹃、吊钟花以及许许多多攀附植物之中。谁要是能发现我的窗子，谁就可以自夸目光锐利！

亲爱的，现代建筑艺术足以在一百平方尺的地面上盖起几座宫殿；我这座小别墅也装有供暖系统和各种现代化设备，称得上是一座漂亮而实用的住宅。我和加斯东在这座屋子里各有一套住房。底层有一个过厅、一间会客室和一间餐室。三楼还有三个房间，可以辟为婴儿室。我拥有五匹骏马，一辆轻便型轿式马车和一辆双驾四轮双座轿式马车。我们离巴黎有四十分钟的路程。要想听歌剧，或观看新上演的戏剧，我们可以在晚饭后出发，散场后也来得及返回自己的窝。一条漂亮的道路穿过藩篱的树荫，通向外面的大道。仆人们，包括厨师、驭手、马夫、园丁、我的贴身女仆，都是些非常可靠的人，那是我经过六个月的挑选才雇佣的，他们将听从我的老仆菲利浦的指挥。尽管我对他们的勤勉和谨慎颇为放心，我还是采用了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雇佣方法；他们的薪金不算高，但我言明每年元旦还要给他们一笔钱，而且这笔钱将逐年增加。仆人们都明白，任何一个微小的过失，或被怀疑办事不够谨慎，

---

① 在君主立宪制国家，王室的全部开支由立法机关表决通过，在国家预算中支付。七月王朝时代，王家园林的保养费也在其中支付。

都会使他们丧失巨大的利益。再说，情人们都性情宽厚，通常是不会给下人们找麻烦的；因此我尽可能充分信赖自己的仆人。

渡船街公馆里那些精美雅致的艺术珍品，现在都搬进了木屋别墅。伦勃朗①的画年久发黑，只配挂在楼梯上；霍贝玛②和卢本斯③的画对称地挂在他的书房里；我的妯娌玛丽从马德里寄来的提善④名作，点缀着我的小客厅；费利普生前选购的漂亮家具，经过建筑师的精心修饰，都安放在底层会客室里。别墅内部的陈设简朴得令人叫绝，可是这种简朴却让我花掉了十万法郎。房屋的地基先挖成一个坑，坑里铺上大磨盘石，然后用水泥浇注。屋基周围种满鲜花和小灌木，使底层几乎全被掩盖起来，住在那里只觉得清凉宜人，丝毫也不感到潮湿。此外，还有一队白天鹅在湖中缓缓漂游。

喔！勒内，这个小峡谷里安静得几乎连亡灵也会感到欣慰！每天清晨，小鸟的歌唱和微风吹拂白杨的簌簌声把我们唤醒。建筑师在挖土垒墙的过程中，在靠树林的一边挖到了一处水源。水从山岗上顺坡而下，沿着银白色的细沙河床，流经两岸的水芹菜畦，一直注入湖中；真不知道这样一道山泉金钱能否买到。但会不会因幸福过于完美而引起加斯东的厌恶呢？这样的美景实在令我心悸；虫子往美果里钻，飞虫扑向美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名画家。

② 霍贝玛(1638—1709)，荷兰名画家。

③ 卢本斯(1577—1640)，弗朗德勒名画家。

④ 提善(约1488—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著名画家。

丽的花。这些可怕的棕色幼虫，凶狠得象一群死神，它们所咬噬的不总是树林的骄傲吗？我已经知道，圆满的幸福总要受到一种无形的、嫉妒的力量的攻击。这一点，你早就在提醒我，而且，你也总觉得自己的预言灵验。

前天，我去那里看看我最后的那些狂想是否都已实现，我感到眼泪涌上了眼眶；当建筑师递上账单时，他惊异地看着我写上"照单付款"这几个字。

"夫人，这样您的经纪人不会付钱的；这是一笔三十万法郎的巨款。"

于是我摆出十七世纪地道的绍利厄小姐的架势，又添上了一笔"照付无误！"

"不过，先生，"我补充说，"我确认这笔支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请勿向任何人谈及这里的建筑和花园。别让任何人知道这里的主人是谁。请您以自己的荣誉担保，切实执行这项付款的条件。"

现在你该明白了，为什么我总是这样突如其来地、秘密地来回奔忙。人们以为被我卖掉的东西都到哪儿去了，你现在看到了吧？我的财产变化的根本原因，你现在找到了吧？亲爱的，爱上一个人是件大事，谁要是真心爱人，心里就不该牵挂着别的事。今后，钱财不会分散我的精力；我已经使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多了，除了每天早上用十分钟以女主人的身分向老管家菲利浦发些指示，我就不用再当家庭主妇了。我曾经仔细观察过生活以及生活中危险的转折；既然死亡给了我惨痛的教训，我就要吸取这些教训。我唯一关心的事，就是

要得到他的欢心，我要爱他，要使庸俗之辈视为单调乏味的东西变得丰富多采。

加斯东对此还一无所知，他应我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户口迁到达弗赖城；明天，我们将一起去木屋别墅。那里的生活费用不会太高；但如果我把花在穿着打扮上的支出告诉你，你倒是有理由说："她疯了！"别的女人打扮自己是为了在社交界出风头，我可是要为他而打扮，而且要天天如此。我计划每年花二万四千法郎，作为在乡间的穿戴费用，日间的装束还不是最贵的。如果他乐意，他可以穿他的布罩衣！你别以为我存心把这种生活当成一场决斗，为了使爱情维持下去而尽心竭力地要手段；我只是想做到问心无愧就是了。我还可以当十三年的美妇人，我要使他在第十三年的最后一日比神秘的新婚之夜更爱我。这一次，我要表现得谦让、恭敬，再也不说尖酸刻薄的话了；如果说那一次我惯于指手划脚，那么这一回我却要当个顺从的仆人。勒内啊！要是加斯东也象我这样理解爱情的无限威力，我就有把握使生活过得美满。别墅周围的自然环境非常优美，林子也赏心悦目。每走一步路，都有十分清新的景色；再看看树木，更可以调剂身心，使人进入美妙的意境。这片树林里到处充满着爱的欢乐。但愿我不致用这里的木柴为自己准备一个高大的火化堆！后天，我将是加斯东夫人了。上帝啊，我暗自思量，这样爱一个男人，是不是一个好基督徒。

"不过，这是合法的。"我的经纪人这样对我说，他也是我的证婚人之一。当他终于明白我清理财产的原因时，当即惊

叫起来："这次婚礼让我失去了一位主顾。"

至于你，我漂亮的小鹿，我现在不敢使用"亲爱的"这个词了，你可以这样说："这次婚礼使我失去了一个妹妹。"

我的天使，以后你写信给加斯东夫人，可以写上这个地址：凡尔赛，邮局待领。有人会每天去那儿取信的。我不愿让当地人认识我们，一应生活必需品都将派人去巴黎采购。我希望能在此秘密地生活。这次隐居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谁也没能发觉；购置这块地是在七月革命后的大动乱时期进行的。在这里经常出头露面的人只有那位建筑师：当地人只认识他一个，但是他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别了！我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写下这段告别辞；我热爱加斯东，但同样舍不得丢下你，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十月二十日

四十九

玛丽·加斯东　致　达尼埃尔·德·阿泰兹

亲爱的达尼埃尔，我需要两位证婚人；明天晚上请你和我们憨厚的好友约瑟夫·勃里杜一起来我的住处。即将和我结婚的那位女士希望远离社交界，在默默寂寂中生活。因为她已经推测到我的最大心愿。在我贫困潦倒的日子里，你曾帮我减轻了许多痛苦，可是你对于我的恋爱史却一无所知；现在你可以想见，此事严守秘密是多么必要。这也是近一年来我们俩逐渐疏远的根本原因。举行婚礼以后，我要和你

长期分离了。达尼埃尔，你一直是最能理解我的；你一定懂得：朋友不见情意在。也许我将来还需要得到你的帮助，但就在那时，我也不能和你相会，至少不能在我家里和你相会。在这方面，她首先按我们的愿望这样做了。为了我，她牺牲了一位童年女伴的友谊，而这位女伴待她确实情同手足；为了她，我也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朋友。听了我这番话，你一定会明白，我这里所谈的不是什么一般的感情，而是专一、完整、神圣的爱，是建立在我们两人相互了解、亲密无间的基础之上的爱。我所得到的幸福是纯洁的、无限的；可是，人世间还存在一项不为人知的法则，使我们得不到尽善尽美的幸福，所以，在我思想深处最隐蔽的角落里，有一种念头正暗中折磨着我，而她却一无所知。你曾经在我常年的贫困中给了我那么多帮助，不会不了解我当时那种可怕的处境。那么，在我的希望屡遭破灭的情况下，我从什么地方汲取生活的勇气呢？在你身上，在你过去的经历中。我的朋友，那时，我就是从你那儿得到了那么多的慰藉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亲爱的朋友，现在是她替我还清了一身债务。她非常有钱，而我却不名分文。每当我实在懒得动笔的时候，我曾多少次说过这样的话：“啊！要是某个有钱的女人愿意嫁给我，那该有多好！”可是，一旦此话成为现实，年轻人那种落拓不羁的态度，不幸者那种孤注一掷的主意，全都烟消云散了。尽管她对我百般温存，我总是感到屈辱。尽管我深信她有着高贵的心灵，我还是感到屈辱。虽然我明知这种屈辱感正是一种爱情的见证，可毕竟还是感到屈辱。总之，她眼睁睁看着我接受了这种低声下气的地位。有

一点是明摆着的：我非但不是保护者，反而成了被保护者。我要向你吐露的正是这种心头的隐痛。亲爱的达尼埃尔，除此以外，就连最细微的小事也完全符合我的理想。我终于找到了无疵的善，无瑕的美。总之，就象人们所说的，新娘长得实在漂亮：她在温柔之中透着风趣；她有魅力，有风度，足以使我们的爱情生活过得多姿多采；她很有学问，什么都懂；她是一位金发美人，身材修长，略显丰腴，活象是拉斐尔和卢本斯合作的一幅美人像！我不知道自己有无可能象喜欢金发女子那样去喜欢一位棕发女郎，因为我总觉得棕发女子有点假小子的味道。她现年二十七岁，是一位寡妇，但没有生过孩子。她虽然活泼、机敏、精力充沛，但也喜欢沉思默想。她是丽质天生，端庄而高贵，令人肃然起敬。虽然她出身于最看重贵族血统的名门世家，但她不嫌弃我身世凄凉，真心地爱着我。我们暗中相爱已经很久了，彼此都经受过考验；我们俩同样嫉妒，双方的思想恰似同一个惊雷迸射出来的两道闪电。我们俩都是第一次恋爱；这个美妙的春天具有无穷的乐趣，它包含着人类的想象力所能设想的许多最瑰丽、最甜美、构思最为深刻的场景。我们的爱情之花竞相开放，天天都过得异常充实。每一次分手以后，我们就互赠情诗。我的心头虽然失去了宁静，但从未产生过一丝欲念，使这春光明媚的季节因而黯然失色。她是一位寡妇，也是一个自由的人；她能充分理解我长期的克制对她所包含的美意；就为这个，她不止一次感动得落下了眼泪。亲爱的达尼埃尔，对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的女性，你总可以有一个概念了吧？我们至今还未接过初恋的一吻，因为我们

相互怀着敬畏的心情。

“我们两人都有事感到愧疚。”她曾经对我这样说。

“我看不出你有什么可责备自己的。”

“我结过婚。”她回答。

你是一个大人物，并且也爱上了我的阿尔芒德所属的那个阶级里的一位奇女子，她这句话就足以使你窥见她心灵的一斑，以及我未来的幸福了。

你的朋友

玛丽·加斯东

一八三三年十月

五十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致　德·玛居梅夫人

怎么，路易丝，在婚姻之中双方相爱的激情给你带来了这么多的忧患，你现在又想和一个丈夫在孤独之中生活啦？你在出入社交界的时候，已经害死了一个丈夫，如今又要躲在一边吞掉另一个吗？你这是何苦呢！不过，从你办事的方式来看，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一位男子能消除你对再醮的抵触情绪，那他一定具有天使般的智慧和一颗圣洁的心；所以只好让你抱着幻想不放了。可是，你曾经评论年轻男子的性格，说他们涉足肮脏下流的场所，往往在人生道路最危险的十字路口，将廉耻心丧失殆尽。这话你还记得吗？是谁变了？你，还是他们？你相信会获得幸福，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所以我没有

勇气指责你，虽然出于对你的爱护，我本能地想阻止你这门亲事。是的，这话我还要说一百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有一种默契，即不让人们获得完美无缺的幸福；因为，这种幸福违背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可能是上帝惟恐失掉自己的权利吧。总之，我对你的情谊使我预感到会发生某种难以预测的不幸：我不知道这不幸将来自何处，因何而起；不过，我亲爱的，你将来可能会乐极生悲的。人们往往容易忍受最大的痛苦，而难以享受过度的欢乐。我并没有反对他的意思，因为你爱他，而且我多半从来没见过他。我希望有朝一日，当你闲暇的时候，能在给我的信中，为这只漂亮和奇异的怪物勾画一幅肖像。

你看，我已经痛痛快快地死了这分劝你的心了，因为我深信，在你们度过蜜月以后，你们两人会一致同意象所有的人那样立身处世的。可能在两年后的某一天，当我们俩在那条路上散步的时候，你会这样说："我居然曾经想把自己关在这所木屋别墅里呢！"那时，你会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由衷地放声大笑。关于你的事，我还没有对路易提起过，他会笑话我们的。我想以后再把你的婚事简单地告诉他，同时转达你的愿望，要求他保守秘密。可惜的是，你已经不需要母亲，也不需要姐姐替你准备新床上的用品了。现在是十月份，从冬天起，你将作为一个勇敢的女人，开始你的新生活。如果涉及的不是你的婚礼，我一定会说：你这是迎难而上。话得说回来，你还是可以把我当作最谨慎、最有头脑的朋友。非洲大陆神秘的腹地，吞没过许多游客。我觉得你在感情上也在投身于一

次类似的旅行，而不知道有多少开拓者被那里的黑人或沙漠夺去了生命。好在你的沙漠离巴黎只有七、八公里，所以我还能轻松地对你说：一路顺风！你还会回到我们中间来的。

五十一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致　玛丽·加斯东夫人

亲爱的，近况如何呀？两年不见来信，勒内对路易丝自然要放心不下啦。爱情原来就是这样！它夺去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使它变得一钱不值了。要知道，如果说我爱我的孩子胜过你爱你的加斯东，那么在我这颗慈母的心中还留有广阔的天地，丝毫不排斥其他的感情，使我至今还是你真诚和忠实的朋友。现在我收不到你的来信，也看不到你那甜蜜可爱的脸蛋，所以只能对你作种种猜测。唉，你这个路易丝！

至于我们的情况，我可以简略地奉告一二。

我重读了你前一封来信，我发现，你对我们的政治地位说了一些尖刻的话，你讥笑我们继续留任审计院院长，并保留伯爵的封号，因为这些都是查理十世给予我们的恩典①。可是，每年仅靠四万利勿尔的地产收入，而且其中三万还要用来购置一块册立世袭领地的地产，你叫我将来怎样让阿苔娜依丝和可怜的小叫化子勒内成家立业呢？难道我们就不该靠俸禄为生，明智地将田产上的收入积攒起来吗？二十年内，我们可

---

① 写信时查理十世已被推翻，由路易-菲力浦执政。

以积蓄起大约六十万法郎，以便用来给女儿作嫁资，为勒内办婚事。我打算让勒内这个穷小子参加海军，他每年将有一万利勿尔的收入。我们也许可以给他留下一笔钱，使他得到的一份和他姐姐的一样多。等他当了海军上校，这个小叫化子就可以体体面面地攀一门亲，象他哥哥那样在上流社会有一席立足之地了。

这一整套明智的计划促使我们接受了事物的这种新秩序。新王朝也就理所当然地将路易任命为贵族院议员，并授予他荣誉勋位二级勋章。既然莱斯托拉德宣过誓，他就不敢稍有懈怠，而且也确实为议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现在已经功成名就，可以安心地留任终身了。他办事手腕灵活，说起话来比真正的演说家更动听，这就足以应付政治上的需要了。无论是处理公文，还是担任行政管理，他的精明强干和业务知识都受到了高度的评价，所以各党各派都把他看作必不可少的人物。有人曾经想请他掌管一个使馆，但我让他拒绝了。阿尔芒已经十三岁，阿苔娜依丝也快十一岁了，他们要上学，这使我们不得不留在巴黎。小勒内已经开始读书，所以我希望在巴黎一直待到他毕业。

要想忠于波旁王朝长系和返回领地生活，我们真不该生育并同时供养这三个孩子。我的天使，做母亲的当然不能效法德修斯①，尤其在德修斯这样的人不多的时代更是如此。再过十五年，莱斯托拉德就可以将阿尔芒安置在审计院当审核

① 德修斯，公元前三四四年的罗马执政官，相传他为了打败敌人，自愿献身给恶魔，后世将他看成为事业而自我牺牲的象征。

官，自己则带着一笔可观的退休金归隐克朗帕德。至于勒内，海军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名外交家的。这孩子现在才七岁，可是已经精明得象个年迈的红衣主教了。

路易丝啊，我真是一个幸福的母亲！孩子们正在不断地给我带来数不尽的欢乐。(Senza brama sicura richezza!①)阿尔芒在亨利四世中学念书。虽然我决意让他接受公共教育，但还是下不了决心让他离开我去寄宿，我仿效的是奥尔良公爵的做法②；当年公爵这样做，也许正是为了日后能成为路易-菲力浦。每天早上，你见到过的那个老仆吕卡，在上课前把阿尔芒送进学校，下午四点半再把他接回家。我请了一位博学的老先生住在家里，担任他的辅导教师，晚上督促孩子复习功课，第二天清晨，在中学生起床的时间把他叫醒。中午休息时，吕卡给孩子送去一份点心。这样，每天吃晚饭时，还有临睡前，我都能看到他，早上也可以看着他上学。阿尔芒还是那样讨人喜欢，象从前一样诚实善良，这都是你所喜爱的；他的辅导教师对他也很满意。我把娜依丝和小勒内都留在身边，这两个小家伙嘴里叽叽喳喳地没个完，但我自己也和孩子们一样天真。我说什么也不能失去这几个小宝贝对我的亲昵和爱抚。晚上，只要一想起阿尔芒，我完全有可能奔到他的床边，看看他睡得怎样，或者是去强夺、央求或接受这个天使的一吻，这些，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种需要了。

---

① 见本卷第126页注①。

② 奥尔良公爵不请家庭教师，而把自己的儿子们送往亨利四世中学就读，这引起了正统派的极大愤慨。

话虽如此，把自己的孩子长期留在家里，毕竟有许多不妥之处，我已经看到这一点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爱嫉妒，它不允许人们违背它的规律，绝不容忍任何人打乱它的秩序。所以，谁要是把孩子关在家里，他们反而会过早地受到社会的不良影响。他们会看到人们的七情六欲，会研究他们怎样弄虚作假。他们因为无法识别大人行为的优劣，到头来就会要求社会服从自己的感情和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和要求服从社会的需要。他们容易接受华而不实的作风，因为这看起来比真正的美德更有气派；而且在社会上，人们本来就喜欢做那种表面文章，披上欺骗性的外衣。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如果老练得象个熟谙人情世故的大人，那他就成了一头怪物，二十五岁上就会变得老气横秋。孩子过早地学会这一套，就不再去钻研学问，因而不可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切实可靠的学识。社会是个伟大的演员；它象演员那样接受一切，然后又抛弃一切，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所以，做母亲的在把孩子留在身边的同时，应该断然阻止他们涉足社会，勇于遏制孩子和她自己的种种欲望，不让它们表露出来。既然科内莉①可以藏起她的宝贝儿子们，那么我也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就是我的全部生命。

我已经三十岁了，一天里最炎热的时刻已经过去，最艰难的路程也已经走完。再过几年，我将成为老太婆；为此，我要在完成功业的感受中汲取巨大的力量。人们会说，这三个小

① 科内莉（约公元前180—110），古罗马母亲的典范。

家伙很能理解我的心情，和我的思想息息相通。这三个孩子从未离开过我，在他们和我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总而言之，他们给了我莫大的欢欣，仿佛已经懂得应该怎样报答我了。

阿尔芒上学的头三年显得笨头笨脑，常常喜欢沉思默想，当时还着实使我担心。现在，他突然脱颖而出了。他显然理解了这些准备工作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孩子们通常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这些准备工作旨在使他们养成学习的习惯，锻炼自己的头脑，培养起服从的品德，因为服从乃是一切社会的原则。亲爱的，就在几天以前，我在巴黎大学举行的中学优等生会考上，亲眼见到了阿尔芒夺魁的情景，我当时的感觉真有点如醉如痴。你的教子获得了翻译比赛的第一名。在亨利四世中学的授奖会上，他又夺得了两个第一：诗歌和外语。我听到宣布他的名字的时候，激动得脸色苍白，当时，我真想大声宣告：*我是他的母亲！*娜侬丝抓住我的手，捏得我好痛；在这样的时刻，我总算还能有痛的感觉。啊！路易丝，我宁愿失去几次爱情，也要领略一下这样的乐趣。

阿尔芒取得的胜利激励了他的弟弟，小勒内也想效法哥哥，进中学读书。有时候，三个孩子在家里又叫又闹，吵得我头都要裂开了，也不知道我是怎样经受住的，因为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我从来就不相信别人会照顾好我的孩子，连玛丽也不例外。妈妈这个行当确实是其乐无穷！看着自己的孩子丢下手中的玩具，仿佛出于某种需要，跑过来吻我……这是多么大的欢乐！再说，亲自照料孩子，可以更好地观察他们。母亲

的责任之一，是从孩子的童年时代起，就善于发现他们的才能、性格和志向，这一点是任何一位教育家都难以做到的。凡是由自己的母亲抚养长大的孩子，都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懂得处世之道，这两类后天获得的知识可以弥补天生智能的不足，而天生的智能却绝不可能替代人们从母亲那里学到的知识。在沙龙里，我已经发现，男人身上确实存在着这类细微的差别，我可以在某个年轻人的言谈举止中看出女人留下的痕迹。我们怎么能剥夺孩子们的这种权利呢？你看见了吧，我自己完成的功业，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和欢乐的源泉。

我深信，阿尔芒一定会成为一个杰出的行政官员，一位廉洁奉公的政府要人，一位不可多得的、认真负责的众议员；而小勒内必将是世界上最大胆、最富于冒险精神、又是最狡猾的水手。这个小怪物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他想要的东西都会弄到手，他千方百计要达到他的目的，如果第一个计谋不成，他会想出第一千零一个计谋。每当阿尔芒这个好孩子顺从地不声不响地寻找事物发生的原因时，勒内却总是暴跳如雷，嘴里喋喋不休，心里可是在想方设法，最后还是会找到关键的所在；往往在只能插进小刀子的地方，他竟会推进一辆小车。

至于娜依丝，她简直是我的化身，连我自己也分不清哪儿是她的皮，哪儿是我的肉。啊！她是我的宝贝女儿，我喜欢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我在替她卷头发、编小辫的时候，倾注了一片深情。我希望她生活得幸福：我要把她许给爱她并且也被她所爱的人。可是，我的上帝！当我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时候，当我给她系上粉红色缎带，或替她娇小的双脚穿上小

鞋子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会突然出现一种念头，这种念头几乎使我支撑不住自己的身子。谁能掌握女儿的命运呢？她也许会爱上一个配不上她的男子，也可能她所爱的男子不喜欢她。我对她凝神细看的时候，我的眼睛里常常会涌出泪花。这个如花似玉的可爱的小姑娘生活在我们怀抱里的时候，如同花萼上的一朵玫瑰，要把她嫁给一个男子，任其带着她远走高飞，叫我如何割舍得下！就说你吧，两年来竟连“我很幸福！”这几个字都不给我！你使我想起了结婚这出悲剧，使我这个母亲感到心寒。再见吧，我不知道还能写点什么，你真不配接受我的友谊。喔，我的路易丝，给我回信吧。

一八三五年

五十二

加斯东夫人　致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两年不通信，你就受不了啦；亲爱的勒内，你问我为什么不给你写信，可是我找不出任何句子、任何字眼、任何一种语言来表达我的幸福呀。我只能用几个字加以概括：我俩的心灵有足够的力量，使幸福持久不衰。我们无须作出任何努力，但生活一直过得很愉快，我们在任何事情上看法都完全一致。三年来，我们夫唱妇随，从未发生过任何不协调。我们在感情上从未表现出丝毫的分歧，就连最微小的愿望也没有任何差别。总之，亲爱的，在上千个日子里，每天都有每天的成果，每时每刻，幻想都会变成美妙的现实。我们俩坚信，我们的生活

非但不会过得单调，而且还具有无比广阔的天地，足以为我们的爱情容纳下大自然那样丰富多采的诗情画意。果然，我们的估计不错！我们比初次见面时更能博取对方的欢心，每时每刻都会发现互相爱慕的新的理由。每天傍晚，我们在饭后散步的时候，总要相约逛逛巴黎，就象人们说："我要去瑞士看看。"

"好啊！"加斯东叫道，"有一条大马路已经铺成，玛德莱娜教堂也已完工。是该去看一看了！"

咳！一到第二天，我们都赖在床上起不来了，我们就在卧室里用饭；一到正午，天气热了，得睡个午觉；醒来以后，他要我让他好好看看，他看起我来就象欣赏一幅名画，一看就是大半天；当然，你可以想见，这种欣赏完全是相互的。看着看着，我们的眼睛湿润了，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激动得浑身颤抖。我至今还是他的情妇，就是说，我故意装作不象他爱我那样爱他。这一假象倒是值得玩味的。对于我们这些女人来说，看着男人用爱情来克制自己的情欲，看到自己还比较胆怯的主人按我们的意旨却步不前，确实有无穷的乐趣！你问我他是个怎样的人；可惜，我的勒内，对于自己所爱的人是不可能加以描绘的，因为这种描绘往往不确切。说句知心话，我们得承认，我们的生活习惯往往会产生一种奇特而可悲的效果，这就是：没有什么比社交界的男人和懂得爱情的男人之间差别更大的了。这种差别之大，可以说在这两类人中间找不出任何一点共同之处。往往有这样的事：某位男子装出一副潇洒的神态（潇洒得可与最潇洒的舞蹈家媲美），黄昏时来到壁炉的

一隅，向我们说上一两句调情的话。可是，我们在他身上竟看不到一点内在的魅力。相反地，一位貌不惊人、没有风度，黑礼服毫不合身的男子，却可能是一位具有爱情头脑的多情种子；任他摆出什么姿势，也不会显得滑稽可笑；而换了我们女人，那样的姿态足以使我们，连同婀娜的外表毁于一旦。这种天赋的优雅既不能伪装，也不是后天学成，古代的雕塑艺术，在刻画肉欲的和贞洁的婚姻时、曾对此作过大力的表现；古人把这种无拘无束的天真写在诗歌中传诵。这种人即便赤身裸体，对心灵来说仍象是穿着衣衫。它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它承袭了和谐的宇宙本质，无疑是事物的精髓。现在，我在一个男子身上发现了外表和内心世界的奇妙统一；我所遇到的，正是在婚后的秘密生活中具有天赋的优雅和无拘无束的天真的男子，从而解决了女人们用自己的想象力刻意探究的一个大问题，加斯东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答案。啊！亲爱的，我过去体会不到怎样才算将爱情、青春、智慧、美貌融为一体。我的加斯东从来不会矫揉造作，他的风度完全是本能的，无须花费任何力气。每当我们在林中小道上散步的时候，他总用手搂着我的腰，我也把手搭着他的肩，他的身体紧偎着我的身体，我们俩头靠着头，迈着同样大小的步子缓步前行，那动作之协调和优美，如果让外人看到，他们一定会以为踏着小径上的细沙缓缓走去的只有一个人，就象荷马史诗中所描绘的神祇。这种和谐一致在我们的欲望、思想和语言中随处可见。有时候，一阵云头雨刚过，树叶上还挂着水珠，傍晚的草地被雨水洗刷得青翠欲滴，我们俩默默无声地漫步在树荫之下，倾听

着雨水落地的滴答声，欣赏着树梢上的一抹晚霞，或被夕阳碾碎在灰色树皮上的点点胭红。此时此刻，我们的思想就是一阵无声的祈祷，它诚惶诚恐，仿佛为我们的幸福向上天致歉。有时候，当我们发现曲径通幽，眼前又出现一片美景的时候，我们会异口同声地发出欢呼。我不知道你能否体会到，在这神圣的大自然里，那几乎怯生生的一吻包含着多少甜蜜和深刻的内容……我们可以认为，上帝创造了我们俩，就是专为向他祈求这种幸福的。于是，每次散步归来，我们就更加互相依恋了。对于巴黎这样一个社会来说，我们这对夫妇的爱情简直是对它的莫大侮辱，所以我们必须在树林深处，象一对情侣似的投身在爱情之中。

如同一切充满活力的男子，加斯东中等身材，肥瘦适度，体型极好，身体的各部分都很匀称；他动作敏捷，只须轻轻一跃，就能象野兽似的越过沟沟坎坎。他无论采取什么姿势，似乎总有一个器官使他保持平衡；在惯于沉思默想的人身上，这种情况是罕见的。他虽然是褐色皮肤，但褐中见白。他的头发象煤玉一般乌黑发亮，与白皙的前额和脖子构成强烈的对比。他有一副路易十三式的感伤表情。他开始蓄起两撇唇髭，下唇留一撮短须。我让他剃去了鬓脚和胡须，因为这太一般化了。他虽然很穷，但日子过得清白，丝毫未沾染上毁掉了无数青年的那些恶习。他长着一口白牙，有一副铁打的体格。他的蓝眼睛炯炯有神，对我却充满富有磁力的柔情。每当他心情激动时，他目光如炬，熠熠生辉。如同所有体格强壮、才智超群的男子，他心性平和，你见了以后一定会感到惊讶，当初

我见到他的时候也是如此。不少女子曾向我吐露内心的苦闷；确有一些男人不安本分，他们有层出不穷的欲望、各种各样的烦恼；这种人人老心不老，想起狂热的青年时代老是自怨自艾；他们血管里含着大量毒素，眼神中充满了忧伤；为了掩饰对别人的猜忌，就故意互相戏谑；这些人给你一小时的平静，为的是使你几个上午不得安宁；由于得不到我们的欢心，他们就对我们施加报复，对我们的美貌怀恨在心；这一切痛苦，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这都是鸳鸯错配所造成的呀。哦！亲爱的，你一定要把阿苔娜依丝嫁给一个年轻人。加斯东脸上始终露着笑意，他那灵敏而体察入微的头脑不断赋予它新的涵义。这微笑代替了言语，这微笑包含着爱恋和无声的感谢，并把过去和现在的欢乐随时联结在一起。可惜你不知道这微笑是多么值得回味！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任何事物被忽略。我们让自然界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成为我们寻求幸福的同谋：在这迷人的林子里，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一切都在和我们喁喁私语，议论着我们。大路上看门人的小屋边，有一株长满青苔的老橡树。这株树告诉我们：有一次，我们曾困乏地坐在它的树荫下，加斯东指着我们脚下的青苔，对我讲解它的生长过程；然后，我们从这些青苔说起，从这门科学谈到那门科学，一直谈到世界的末日。我们之间灵犀相通，以至于我把二者看作一部著作的两个版本。你看，我成了一个文学家啦。我们俩都有这样一种习惯或天赋：无论看待什么事物，我们都力求看得远一些，广一些，所以每一次总能得到新的乐趣，不断向对方提供心灵纯洁的证据。我们把这种思想感情上的亲密

无间视为爱情的一种表示，要是没有它，简直就象别的夫妇各自有了外遇。

我的生活不但充满着乐趣，而且过得非常勤勉。亲爱的，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路易丝-阿尔芒德-玛丽·德·绍利厄的卧室现在是她自己收拾的。我绝不能容忍那些雇来的女工，那些外国女人去发现我房里的秘密。在我这个教派里，我的偶像所需的大小物件早就一应俱全了。这并不是出于妒忌，而是为了尊重自己。所以，我收拾自己卧室的时候，就象一位年轻的情人为自己精心打扮。我细致入微，活象一个老处女。我的盥洗室里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是一间雅致的小梳妆室。经过精心研究，这里所需要的东西我都事先作好了安排。我的主人和君主任何时候都可以进来；他的眼睛里绝不会露出苦恼、惊讶或不愉快的神色，因为这里有鲜花和香水，有雅致的陈设，所有的东西看上去全都赏心悦目。每天清晨，当他还在酣睡的时候，我就偷偷地起床，走进这间屋子。我运用妈妈传授的经验，用冷水消除睡眠留下的痕迹。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由于皮肤受到的刺激减少，它的功能就有所下降；它渐渐发烫，渗出一层薄雾似的汗气。经过浸水的海绵擦洗，一个妇人就变得象少女一般。维纳斯从水里诞生的神话也许就是这样产生的。洗完澡，我就象一道曙光，优美动人；然后我梳好头，在头发上洒遍香水；精心打扮以后，我象条水蛇似的钻回被窝，为的是让我的主人醒来时，发现我象春天的清晨那样娇艳。他见了这朵刚刚绽开的艳丽花朵，一方面为我着迷，另一方面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过了一会，我就

在更衣室内改换日间的装束，这就是我贴身女仆的事了。当然，你会想到，我临睡时还要梳洗打扮。所以，我每天要为自己的夫君打扮三次，有时甚至四次；亲爱的，这里面还和其他一些古代神话有关哩。

我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我们非常关心这里培植的鲜花，关心暖房和树上长出的硕果。我们是毫不含糊的植物学家；我们酷爱种花，小别墅里到处都是花。这里的草坪四季常青，花坛得到精心管理，比得上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家的私人花园。所以，再也找不到比我们的小天地更美的地方了。我们俩都贪吃水果。我们非常关心这里的蜜桃、苗圃、果树的行距和修剪。有时候，这类农活还难以满足我所崇拜的人精神上的需要，于是我就劝他将未完成的几个剧本写完。那些作品是他在贫困中开始创作的，写得都非常出色。在文艺方面，可以写写停停的唯一工作就是写剧本，因为作家需要长期的酝酿，在文体方面倒不必过于雕琢。总写对白是不行的，作者还需要将自己的思想作简略的叙述和归纳，把重点加以突出，植物开花也与此类似；这样的东西靠搜索枯肠是不行的，只能在等待中获得。这种动脑筋的事对我也很合适。我是加斯东的合作者，而且这样也可以和他寸步不离，就连他在神游广阔的天地时也不例外。现在你该猜得到，冬天的夜晚我们是怎样消磨的。仆人们对我们俩照料得非常周到，所以，我们自结婚以来从未对他们有过一句责备的话、一个不满的表示。每当有人盘问我们的来历，他们都会巧施计谋，谎称一位是女主人雇佣的女伴，另一位是女主人的秘书，而两位主人正在外旅行；仆

人们想要外出，必然事先请假，因为他们知道肯定不会遭到拒绝；再者，他们也过得很愉快，知道除非犯了过失，他们这种生活条件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让园丁出售多余的水果和蔬菜。管理奶牛房的女工同样也可以出售多余的牛奶、奶油和新鲜黄油。当然，凡是最好的产品都给我们留下了。这样做仆人们自己也有利可图，所以都十分乐意，我们也为得到这些丰富的产品而非常高兴。要是在可怕的巴黎，任你有多大的财富，也不能、甚至无从买到这么多的东西；在那里，上等桃子每个要卖一百法郎。亲爱的，以上这一切包含着这样一个内容：我愿成为加斯东生活的一个小天地；只要这个小天地里意趣盎然，我的丈夫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就不会觉得烦闷。过去我总以为，我之所以爱妒忌，是因为有人爱我，或者是想让人爱上我；今天我才尝到了正在恋爱中的女人嫉妒的滋味，这才是真正的嫉妒。因此，如果他用冷冰冰的眼光看我，我就会浑身哆嗦。我心里常常这样想："他以后会不会不再爱我？……"一想到这个，我的手脚就会发抖。喔！我站在他的面前，简直象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基督徒的幽灵。

唉！我的勒内，我至今还没有孩子。总有一天，我们会产生做父母的感情，希望让这种感情活跃我们的隐居生活。那时，我们双方都需要看到小裙子和小斗篷，希望在这些花坛里，在开满鲜花的小径上，看到跳跳蹦蹦的棕发或金发的小脑袋。喔！只开花不结果，那是多么可怕的事。一想到你那美满的家庭，我的心就象刀扎似的。我的生活天地缩小了，你的生活领域却扩大了，并且正在大放光彩。爱情是非常自私的，

母爱却可以丰富我们的感情。我在阅读你那亲切温柔的来信时，深深感到了这一点。看到你生活在三个孩子的心中，我真羡慕你的福气！是啊，你是幸福的：你明智地按照社会生活的规律办事，而我却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只有爱自己的母亲，同时也被母亲所爱的孩子，才能安慰一个失去了美貌的女人。我很快就要满三十岁了，一个女人到了这样的年龄，心里就充满了悲哀。即使我目前还有几分姿色，我也已经看到了女人生活的局限性；以后，何处是我的归宿呢？当我四十岁的时候，他还不到这个年龄，他还非常年轻，而我已经衰老了。每当这种想法深入到我心中，我就跪倒在他的脚下，一连几小时地央求他，我要他起誓：当他感到对我的爱情开始淡薄的时候，就立即向我直说。他真是个孩子，他的誓言给了我这样一种印象：他对我的爱情似乎永远不会减弱，而且他又是那样的英俊……我就相信了他，这你一定能够理解。再见吧，亲爱的天使，难道我们还要几年互不通信吗？表现幸福的语言，往往是单调的；也许正因为存在这种困难，所以对情人们来说，但丁在《天堂篇》里要比在《地狱篇》里更伟大。我不是但丁，我只是你的朋友，所以不想让你感到厌烦。你尽管给我来信，因为你的幸福还在孩子们身上不断增长，可我……不说这些了。顺致深切的情谊。

于木屋别墅

五十三

德·莱斯托拉德夫人 致 加斯东夫人

亲爱的路易丝，我反复阅读了你的来信，随着我对信中内容的理解，我愈来愈觉得你不过是个孩子，不配作一个妻子；你不但没有变，而且还忘了我对你说过千百次的话，爱情是人的社会属性向他的自然属性犯下的一种偷窃行为；它在自然界中毕竟只是过眼烟云，社会不论有多大本领也难以改变它本来的处境；正因为如此，所有高贵的灵魂试图将这个孩子抚养成人；谁知这样一来，这位小爱神正如你所说的，就变成了一头怪物。人类社会始终希望不断繁衍。它用持久不衰的感情代替性质短暂的欢乐，创造了人类最伟大的业绩和各种社会的永恒基础——家庭。它将男人和女人都奉献给这项事业；因为，有一点我们不能误解：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将他的全部劳务、精力和财富奉献给自己的妻子。妻子难道不是这一切牺牲的受益者吗？一切荣华富贵不几乎都是为了她吗？光荣和气派，家庭的温暖和幸福，这都是给她的。喔！我的天使，你又一次曲解了生活的涵义。受人崇拜是年轻姑娘的生活主题，但这只能涉及几个春秋，对于当了母亲的妻子来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也许，女人知道自己能受别人崇拜，虚荣心便可以得到满足。你要是想当贤妻良母，那就回巴黎去。让我再向你重复一遍：你将毁于自己的幸福，正如别人毁于自己的不幸。寂静、面包、空气，凡是能使我们永不生厌的东西

都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们本身并非美味；可是，味美的东西固然能激起欲望，最终却会使人感到厌倦。听我说，我的孩子！即便现在有个男子爱上我，而我也象你对待加斯东那样，对他产生爱恋之心，我还是会忠于自己珍视的义务，忠于这个温暖的家庭。我的天使，母爱在女人心中是一件简单、自然、丰硕、永不衰竭的东西，就象是生命的一大要素。记得大约十四年前的某一天，我立下了忠贞不渝的誓愿，象一个海上遇难的人，在绝望中抱住了船上的桅杆；今天当我追忆往事，回顾我的一生时，我仍然要选择这种感情作为今后生活的准则，因为这是一切感情中最可靠、最丰富的感情。你的生活是建立在利己主义的基础上的，这种利己主义尽管被你心中的诗情画意所掩盖，但它毕竟是冷酷无情的；所以，你的先例更坚定了我的决心。这些话我以后再也不会提起了，只是由于知道你的幸福生活眼下正受着最严峻的考验，所以还得在此作最后的陈言。

你的乡居生活引起了我的深思，从而使我产生了另一种想法，并不得不向你陈述。我们的生活，无论对我们的肉体还是心灵来说，都是有一定的运动规律的，越过了这个规律，就会给这个机体带来欢乐或痛苦；然而，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从本质上看，都产生于内心短暂的激动，因为这种激动是难以长期忍受的。把放纵当作生活本身，岂不就是抱病过日子吗？你现在正是抱病活着，因为你使婚后的感情一直处于激情的状态，而这种感情本来应成为一种均衡的、纯洁的力量。是啊，我的天使，我今天才认识到，家庭的荣誉恰恰存在于夫妇

间这种相安无事、深入了解、祸福与共的生活之中，而这些倒成了庸人们嘲笑的对象。喔！苏利公爵夫人①，就是那位伟大的苏利之妻，她那句名言是多么伟大！有人对她说，她的丈夫看上去道貌岸然，可是毫无顾忌地养着一个情妇。公爵夫人回答："这很简单，我是家庭的荣誉，如果仅仅扮演一个高等妓女的角色，那我一定会感到痛心的。"现在，你既想做妻子，又想当情妇，与其说温情脉脉，不如说耽于逸乐。你有爱洛伊丝的灵魂，圣泰蕾丝②的感官，虽然你没有违反法律，却已经走上了歧途；总而言之，你破坏了婚姻的基础。是啊，当初，在我结婚的前夕，由于我采取了种种谋取幸福的手段而被你视为伤风败俗，并受到你严厉的呵责；如今，你竟然一切都唯你所用，你应该把指责我的话用到你自己头上才是。嗨，怎么！你想让大自然和人类社会都服从于你的心血来潮？你真是本性难移，就妻子的本分而言，你一点儿也没有变好；你保留着年轻姑娘的随心所欲和种种苛求，你在自己的激情中隐藏着最精明、最讲求实利的打算！你这不是在高价出卖你的服饰吗？我发现，你的种种谨慎措施实际上是对人们的不信任。亲爱的路易丝哟，做母亲的都愿意温柔体贴地照料好自己的家人，你真该体验一下这项工作给她们带来的乐趣啊！我自己坚持过的独立和高傲的个性，已经融化成为淡淡的忧伤，但从母性

---

① 苏利公爵夫人，亨利四世时代一位贵妇，她的丈夫是国王的密友、顾问和财政大臣，在经济方面有过重大贡献。

② 泰蕾丝·德·阿维(1515—1582)，西班牙加尔默罗修女会的革新者，以神秘主义和显圣术著称。一六二二年被尊为圣徒。

的欢乐中得到的补偿又使之烟消云散了。如果说，早上曾是我艰难的时刻，那么夜晚则将是清澈明朗的。我担心，你的生活恰恰和我相反。

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我祈求上帝，让你来到我们中间生活一天，以便促使你皈依家庭，享受这种持久、永恒、难以言表的欢乐，因为这类欢乐是真实的、淳朴的，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唉！可惜，对于这样一种使你觉得幸福的过失，我讲的道理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写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了。我曾天真地认为，在你结婚几个月后，你那夫妇之恋会使你感到餍足，从而迷途知返；可是我发现你欲壑难填；看来，你在害死了一位情人以后，还会扼杀爱情的。别了，亲爱的迷路人；我很失望，因为我本想在信中通过对自己幸福的描绘，使你回到社会生活中来，谁知这番描写反而为你的自私增添了光彩。是的，在你的爱情中只有你自己，你爱加斯东，与其说是为了他，还不如说是为了你自己。

五十四

加斯东夫人　致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勒内，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不，它以雷霆万钧之势，突然降临到可怜的路易丝头上。你一定懂我的意思：我的不幸产生于猜疑。如果是确信，那就只有一死了。前天，我在第一次梳妆以后，想在饭前和加斯东一起散散步，我找了他好久，但遍寻无着；我找到马厩，发现他的牝马浑身是汗，小马倌正在用

小刀为它除去汗斑，准备给它刷洗。

“谁把菲代尔塔弄成这般模样的？”我问孩子。

“是先生。”孩子回答说。

我在马脚上认出了巴黎的泥土，这种泥土和乡下的土色完全不同。

“他去巴黎了。”我心想。

这一念头在我心里又引出了无数别的念头，把我全身的血液都汇集到一处。在我让他单独活动的时候，他不对我说一声就去巴黎，而且是来去匆匆，几乎把菲代尔塔累垮了！……猜疑把它那根可怕的带子愈收愈紧，几乎使我喘不过气来。我离开马厩，在相隔几步远的一条长凳上坐下，试图稳定一下情绪。正在这时，加斯东看见了我：“你怎么啦？”他忙不迭地问。从他那充满忧虑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一定发现我的脸色白得吓人。我站起身来，挽住他的手臂；但我觉得两腿的关节软弱无力，不得不重新坐下；他见状忙把我抱进附近的一间会客室，仆人们也慌了手脚，纷纷跟进屋里；加斯东挥了挥手，把他们打发走了。当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人时，我什么也不想说，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卧室，想关起门来痛哭一场。加斯东在我身边站了将近两个小时；他一面听着我抽泣，一面用天使对待信徒的耐心盘问我，但我什么也没有回答。

“等我眼睛的红肿退了，等我的嗓音不再发抖时，我再见您。”最后，我这样对他说。

这您字一出口，他便蹦到了房外。我倒了一点冰水，用来洗洗眼睛，擦擦发烫的脸颊。当我打开房门的时候，他已经站

在门外，我连他的脚步声也没听到。

“你怎么啦？”他问。

“没什么，”我说，“我发现菲代尔塔无力的腿上沾满了巴黎的泥土，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要去巴黎；不过，你是自由的。”

“你这种怀疑是极端错误的，为了惩罚你，我要到明天才把去巴黎的动机告诉你。”他回答。

“看着我。”我说。

我逼视着他的两眼：我用自己心中的无限去发掘他心中的无限。可是，在他的眼睛里，我看不到丝毫不忠的痕迹，因为人的心灵上有了不忠，眼珠就会变得浑浊不清。我装出放心的样子，可心里还在嘀咕，男人们和女人一样，也会欺骗人、说假话的！这一天，我们俩一直没有分开。喔！亲爱的，我愈是看他，就愈觉得片刻也离不开他。他撇下我一人才不多一会儿，当他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心里就翻腾得那么厉害！我的生命已经和他合为一体，而不由自己掌握了。我曾经作过严峻的申明，以答复你严峻的来信。当初我和那个神圣的西班牙人在一起的时候，何曾感到过这样的依赖性？现在，这残忍的孩子却用我对待费利普的态度来对待我了。我多么恨这匹牝马！我真傻，竟养了这么些马！可是总得把加斯东的脚砍掉，或者把他关在这个小别墅里。我的头脑里充满了这类愚蠢的念头，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出，我是多么缺乏理智！如果连爱情也不能把他关在笼子里，那就没有其他力量能留住一个感到厌倦的男子了。

“我使你感到厌倦了吧?”我突如其来地问。

“瞧你还在这样毫无来由地折磨自己!”他的眼睛里满含着情意绵绵的怜悯,“我从未象现在这样爱你。”

“我所崇拜的天使啊,如果你说的是真心话,”我接过他的话头说,“那就让我把菲代尔塔卖了。”

“卖吧!”

这句话压得我头也抬不起来,加斯东似乎在说:“这里只有你是财主,我自己一无所有,我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就算他本人没有这样想,我也认为他是这样想的;于是,我又一次离开了他,独自回房睡觉去了,这时天色已经不早了。

勒内哟!人在孤独的时候,只要把心一横,就足以走上轻生自戕的绝路。这景色优美的花园,这繁星点点的夜空,这带来阵阵花香的清新空气,还有我们的丘陵和山谷,全都显得阴沉、黑暗和荒凉了。我如同掉进了峭壁下的深谷,处于毒蛇和毒草的包围之中;我遥望长空,但看不到上帝。度过这样一个夜晚,一个女人就会大大见老。

“骑上菲代尔塔,去巴黎吧,”第二天早晨我对他说,“别卖它;我喜欢它,它会把你带回来的!”

然而,他一听我的口气就明白了;因为,我虽然试图隐藏起心中的怒火,但我说话的语气还是把它流露出来了。

“相信我!”他向我伸出手来,又朝我看了一眼,他的动作和眼神是那样庄严,使我觉得自己矮了半截。

“我们女子都是小人之辈!”我大声说。

“不,你是为了爱我,没有别的意思。”他把我紧紧搂在

胸前。

“别管我，你自个儿去巴黎吧。”我想让他明白，我已经消除了怀疑。

他走了；我原以为他会留下来陪伴我的。我不想向你描述内心的痛苦。我的身上附有另一个我，我原先不知道她的存在。首先，对于一个正在恋爱的女子，这种场面具有某种悲剧性的庄严气氛，那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前半生的情景会一幕幕地呈现在你的眼前，你在那里看不到一点儿前景；点滴小事都会变成了不起的大事，眼神就象一本书，话音里含着冰凌，对方一动嘴唇，就象宣读一份死刑判决书。我希望他会拨转马头，因为我刚才的态度已经够高尚、够伟大的了。我径直登上木屋别墅的顶层，目光追随着他在大路上的身影。唉！亲爱的勒内，我眼看着他消失了踪影，他的速度快得实在惊人。

“瞧他急成这般模样！”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现在又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又一次陷入假设这个地狱，头脑里乱哄哄地，充满了怀疑。有时候，我认准自己遭到了背叛；但这种想法与可怕的猜疑相比，反倒成了一种慰藉！猜疑是我们内心的一场决斗，足以使我们的身心遭受巨大的创伤。我多次徘徊在花园的小径上，返回别墅后又发疯似的冲出来。加斯东是七点左右离开我的，但一直到十一点钟才回家；可是，取道圣克鲁公园和布洛涅森林，到巴黎只需半小时就够了，他显然在那里停留了三个小时。他兴冲冲地走进屋子，送给我一条配有金柄的橡皮马鞭。

两个星期以来，我就没有鞭子可用了；我原先的那条本来

就很破旧，现在已经断了。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把我折磨得好苦？”我边说边欣赏这条做工精巧的鞭子，它的把手顶端还镶有一个放香料的小盒。

后来我才明白，这件礼物后面隐藏着一个新的骗局；但我还是勾住他的脖子，免不了温和地责备他几句。我责怪他，为了这么一点小事，竟让我遭受那样大的痛苦。他自以为很精明，但我当场就从他的姿态和眼神中，发现了骗人得逞以后流露出来的那种内心的喜悦；它象我们头脑里的一道闪光，思想上的一个意念，表露在我们脸部的线条和身体的姿势之中。我一面把玩着这件漂亮的东西，一面抓住双方对视的时机问：

“这件艺术品是谁替你做的？”

“一位朋友，是个艺术家。”

“啊！是韦迪埃啊。”我看着刻在马鞭上的制造商姓名，紧接着说。

加斯东的脸红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看到他因为欺骗我而感到羞愧，作为报偿，我向他表示了百般温存，我是故作天真，他却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

五月二十日

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我穿上一套骑马装，七点钟就出其不意地找到了韦迪埃。我在他的铺子里发现有好几条同一类型的鞭子。我把自己的那条给他们辨认，一个店伙计确认是他们店的出品。

“那是我们昨天卖给一位年轻人的。”伙计说。

我再把加斯东这个小骗子的相貌描述了一番，事情就水落石出了。在前往巴黎的路上，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场小戏中，我的心几乎从胸膛里跳了出来，这些我不想在这里赘述了。我七点半就回到家里；加斯东见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换上一身晨装，显得楚楚动人了。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和他一起散步。我去巴黎一事，除了老仆菲利浦以外，对谁都保守着秘密；我肯定，他也一无所知。所以当我们围着人工湖转的时候，我就说：

“加斯东，为了爱情而专给某人定制的艺术品，和那些用一个模子造出来的东西是有区别的，我看得出这种区别。”

加斯东的脸色一下子变白了，两眼盯住我递给他的这件可怕的物证。

“我的朋友，”我接着说，“这不是什么鞭子，这是为你遮掩秘密的一个屏风。”

亲爱的，说到这里，我得意地看着他在这谎言的曲径上左冲右突，在这欺骗的迷宫中寻不到出口，千方百计想找到一道可以翻越的墙。可是，他站在对手面前，感到束手无策；虽然这个对手最终宁愿继续受骗，可是就象在其他类似的纠纷中一样，我这个好意表示得太晚了。再说，我还犯了母亲试图让我小心提防的那个错误。我的嫉妒心现在已经暴露无遗，它在我和加斯东之间酝酿着一场冲突，还为我制定了斗争的策略。亲爱的，嫉妒本质上就是愚蠢和蛮不讲理的。所以，我已经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暗暗地忍受痛苦，同时又要在一旁偷偷地窥伺秘密，为的是抓住确凿的证据，向加斯东摊牌，要不

就只有忍气吞声：对于一个有教养的女子来说，再也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那么，他究竟向我隐瞒了什么呢？他确实对我隐瞒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和某个女人有关。是不是年轻人常有的那种风流韵事，说出来会使他脸红呢？究竟是什么？亲爱的，是什么？这几个字已经用火烙在一切事物上了。我在平滑如镜的湖面上，在一个个花坛里，在天上的云彩中，在屋里的天花板上，在桌子上，在地毯织出的花朵中，到处都看见这句制人死命的问话。我在睡梦中也恍惚听到有人向我高喊："是什么？"从这一天早晨起，我们两人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种严酷的现实，我感到自己的思想变得愈来愈尖刻，足以腐蚀掉我们的心，因为我总觉得，我是和一个不忠实的人生活在一起。喔！亲爱的，这种生活既在天堂，又在地狱。这以前，我向来被视若神明，从未踏进过这个火热的熔炉。

"唉！你不是曾经希望闯进这个阴暗、炽热、充满着痛苦的宫殿吗？"我暗自寻思。"好呀！魔鬼们已经听到你那要命的心愿了：不幸的人，往前走啊！"

五月二十五日

加斯东平素象个富有的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总要反复揣摩，写起东西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懒散得很；可是从那天起，他突然勤奋得象一个靠笔墨为生的职业作家。他每天要花四个小时来写那两个未完成的剧本。

"他缺钱花了！"

有个声音在我心里提醒我。他平时几乎没有什么花费；

我们生活在绝对的互相信任之中，我的眼睛和双手可以探索他书房里的每一个角落，他个人的开支每年还不到两千法郎；我知道，不算新的积蓄，他抽屉里也放着三万法郎。你猜到我要做的事了吧。我趁他睡熟的机会，半夜里前去查看这笔款子是否还在原处。当我发现抽屉里空空如也的时候，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就在同一个星期，我发现他常去塞夫勒城取信，他准是读完来信后当场把它撕掉了，所以我纵有费加罗的计谋，也从未发现任何痕迹。唉！我的天使，尽管在马鞭那件事情上，我对自己曾许下种种诺言，还发了不少动听的誓愿，可我的内心还是骚动得厉害，甚至可以说，有一种疯狂的念头正在驱使着我，所以，有一次他在匆忙赶往邮局的时候，我竟在他后面跟踪。我当场发现，加斯东骑在马上，一手持信，一手付邮资；这一下可把他吓坏了。他两眼直愣愣地盯着我，然后策马疾驰；他跑得那样快，以至于到达大门口的时候，我觉得全身象散了架，可是由于我思想上十分痛苦，一时间竟忘了肉体的疲劳。加斯东在门口什么也没有说，他打过铃，就等人开门，始终一言不发。我已经痛苦得死去活来。但是，不管我有理没理，我这样的间谍活动总是和阿尔芒德-路易丝-玛丽·德·绍利厄的身分不相称的。我已经堕落到卑污的社会泥淖之中，比轻佻的巴黎小女工和缺乏教养的女孩子还不如，几乎和娼妓、女戏子、没受过教育的女人差不多了。这是多么惨痛的事啊！大门终于打开了，加斯东把马交给小马倌，我也随之下马，落到他伸向我的臂膀中间；我将骑马服的裙裾撩在左手的手臂上，然后把右手伸向他，两个人就默默地……向前

走去。我走的路总共才百来步，可就象在炼狱里①熬了一百年。我每跨出一步，就有千百种念头在我脑海中涌现；它们象一条条火舌，在我的眼前跳跃，几乎看得见，摸得着；每一种念头都是一条蛇舌，向我喷出一股毒液！待到小马倌牵着马走远以后，我挡住了加斯东。我两眼盯着他，用你可以想见的动作，指着他手上那封要命的信问道：

"让我看看行吗？"

他把信交给我，我打开封口读起来，那是剧作家拿当写来的。拿当在信中告诉他，我们合写的一个剧本已被采用和排演，目前已经进入彩排，下星期六即将公演。信中还附有一张包厢入场券。就我而言，这件事虽然比得上脱离磨难，上升天国，但魔鬼又来扫我的兴了，它还在一个劲儿地喊着："那三万法郎到哪儿去啦？"可是，尊严和荣誉，还有过去的那个我，都阻止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我的嘴边；我明白，如果我的思想变成语言，那我真该投湖自尽了，可是我又止不住想把它提出来。亲爱的，这难道是一个女人所能忍受的吗？

"可怜的加斯东，你感到厌倦了吧！"我把信还给他，"你要是愿意，我们就回巴黎。"

"回巴黎，为什么？"他问，"我是想知道，我究竟有没有才能，并且想尝尝一举成名时那种甜酸苦辣呀！"

我本可以趁他写作的时候，装作随便翻翻他的抽屉，对于

① 天主教认为，有些善人生前曾犯轻罪，死后虽不致入地狱，但必须在炼狱中受罚，以洗尽前愆，方能升上天堂。

那三万法郎，不翼而飞，表示诧异；可是这样做不就等于要他回答“我用来资助某某朋友了”吗？象加斯东这样有头脑的人准会这样说的。

亲爱的，这件事的寓意应该是：眼下全巴黎对这出戏正趋之若鹜，虽然荣誉主要由拿当享受，但剧本的巨大成就应该归功于我们。在*某某、某某先生合编*①这句话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首场公演的时候，我躲在舞台前侧的一个包厢里观看了演出。

五月三十日

加斯东写个不停，也常去巴黎；他已经开始写另几个剧本了，这样既可以为去巴黎找到借口，也可以得到一笔稿费。我们有三个剧本已被采用，还有两个已经接受稿约。唉！亲爱的，我这下可完了，我好象在黑暗中行走。为了见到光明，我真想放一把火，把这个家烧毁。他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接受了我的财物而感到羞愧？他的心灵十分高尚，绝不会产生这种傻念头的。况且，当一个男子开始对某件事有所顾虑的时候，这种顾虑往往产生于某种心病。人们可以接受妻子的任何馈赠，但不会从自己已经不爱或准备抛弃的女人手里再接受什么。他之所以需要那么多钱，无疑是用来花在一个女人身上；如果他仅仅为了自己使用，那他为什么不

① 当时巴黎上演戏剧和通俗笑剧的时候，通常有三名编剧署名。主要编剧（或其中最著名的）在海报上单列一行，另两人置于下一行，两人姓名前有两个缩写字母M（先生）。——原编者注。

直接从我口袋里掏呢？我们已经积蓄了十万法郎呀！漂亮的小鹿，总之，我作了各式各样的假设；经过反复盘算，我认定自己有了情敌。他想抛弃我，那么，他究竟是为了谁呢？我很想见见她。

七月一日

事情很明显：我完了。是的，勒内，今年我正好三十岁，称得上才思敏捷，风华正茂，打扮以后就更有魅力；我容光焕发，神态高雅，却遇到了一个负心郎；那他又是为了谁呢？原来是为了一个骨骼粗大的英国女人。这个女人长着一双大脚，挺着一个肥大的胸脯，活象一头不列颠母牛。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以下就是我最近几天遇到的事。

怀疑已使我感到厌倦；我想，如果加斯东资助了某个朋友，他会对我直说的，他的沉默就是对他的指控。我还发现，他非常热中于靠写作挣钱；因此，我对他的写作也产生了忌恨，对他无休无止地跑巴黎更感到不安；所以我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使我的身分降低到那样的程度，我简直无法如实相告。三天以前，我知道加斯东又去了一次巴黎，走进主教城街的一所房子。他采取了在巴黎独一无二的谨慎措施，在那里和他的情人幽会。看门人口紧得很；虽然他没说出多少事，却已经够使我绝望的了。这时，我已经豁出去，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亲自前往巴黎。在他出入的宅院对面借了一套房子，终于亲眼看到他骑着马进了那个院子。喔！我

真不该这么早就看到这一幕可憎可怕的景象。这个英国女人看起来约有三十六岁，被称为加斯东夫人。这一发现对我是致命的一击。后来，我还看到她带着两个孩子去杜伊勒里宫花园……喔！我亲爱的，这两个孩子活脱是加斯东的缩影。看到他们的长相如此令人气愤的相似，谁能不感到震惊？……可是，那两个孩子长得实在漂亮！他们的穿着显得很阔气，英国妇女就是会打扮孩子。她还给他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全清楚了。这位英国女人很象一尊希腊的大理石雕像，好象被人从某座纪念碑上取下来的。她的皮肤白皙，神情冷漠，走起路来从容不迫，俨然是一位幸福的母亲。她长得很美，这一点必须承认，可是她笨重得象一艘战舰。她看起来一点儿不秀气，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显然，她不是一位Lady①，而是穷乡僻壤的农家女，或者某个穷大臣的第十一位小姐。我从巴黎返回的时候，已经离死不远了。一路上，千百种念头象瘟神似的向我扑来。她是否正式结过婚？加斯东和我结婚以前是否认识她？也许她是某个富翁的情妇，被遗弃后忽然又受到加斯东的供养，我作了各种各样的推测，好象在这两个孩子面前还需要进行假设似的。第二天我重返巴黎，在看门人身上花足了钱，为的是使他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加斯东夫人履行过合法的结婚手续吗？"

"是的，小姐。"看门人说。

七月十日

① 英文：贵妇，夫人。

亲爱的，从这天上午起，我对加斯东的热情增加了一倍，我也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要待我好；他是多么稚嫩！在我们起床的时候，下面这个问题足足有二十次到了我的嘴边："这么说，比起主教城街的那一位，你现在更爱我啦？"可是，连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我这种克己精神的奥秘。

"你很喜欢孩子吧？"有一天我这样问他。

"当然罗！"他回答说，"我们会有孩子的！"

"此话怎讲呀？"

"我请医道最高明的大夫检查过，他们都建议我出去作两个月旅行。"

"加斯东，"我说，"倘若我能爱一个不在身边的人，那我早就该留在修道院里终老了。"

他笑了，可就是这旅行二字要了我的命。喔！我宁愿从窗口跳下去，免得在楼梯上一级一级往下滚……别了，我的天使，我已经使死亡变得轻松、高雅、但又不可避免了。我的遗嘱昨天已经写好；禁令也已解除，你现在可以来看我了。快来为我送终吧。我的死将和我生前一样，打上卓越和雅致的印记：我要死得神形俱灭。

永别了，最亲爱的姐姐，你对我的感情从未有过厌倦的时刻，没有过高低起伏，你始终象一道月光，时刻温暖着我的心；我们俩的感情虽称不上炽烈，但是我们也未尝过爱的辛酸。你对待生活确实是明智的。永别了！

七月十五日

五十五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致 加斯东夫人

亲爱的路易丝，我在亲自奔赴你的别墅以前，给你寄上这封快信。你要冷静一点。我看，你最后那句话实在不够理智。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该把一切都告诉路易，因为这关系到能否挽救你的生命。如果说我们象你一样，也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甚至动用警察（但此事只局限于警察局长、我们夫妇和你本人之间），那么，由于结果圆满，你也肯定会同意我们这种做法的。加斯东真是一位天使！以下就是事实：他的哥哥路易·加斯东原来在一家海运公司供职，正当他幸运地发了财，成了亲，准备回法国的时候，竟不幸死在加尔各答。他辛辛苦苦地干了十年，为的是寄钱养活自己疼爱的弟弟，而且他在来信中从未流露过本人的失望情绪，免得让弟弟看了伤心。后来，一位英国商人的寡妇为他带来了一笔极为可观的财产。想不到由于著名的哈默公司宣告倒闭，他突然遭到重大的打击：那位寡妇也随之破产了。这次打击是如此猛烈，竟使路易·加斯东丧失了理智。一个人的情绪低落，疾病就会控制他的躯体，结果，在他去孟加拉为他可怜的妻子讨债的时候，不幸在那里去世。这位好心的船长生前曾将三十万法郎的本金存入一家银行，准备寄给自己的弟弟；可是那个银行家由于受哈默公司的拖累，席卷加斯东夫妇最后这笔财产逃之夭夭了。被你误认为情敌的那位美妇人，就是路易·加斯东的遗

孀，那两个孩子就是你的侄儿。当他们母子三人来到巴黎的时候，身上已经不名分文了。她母亲留给她的首饰仅够一家人路上的花费。路易·加斯东为了寄钱给你的丈夫，曾将他的情况告诉了银行，这样，那位寡妇总算找到了你丈夫的老地址。由于你的加斯东突然不知去向，也未告诉别人去了哪儿，人们就把路易·加斯东夫人送到德·阿泰兹的家里，因为只有他可能提供有关玛丽·加斯东的消息。路易·加斯东也知道德·阿泰兹是他兄弟的朋友，四年前当他结婚的时候，曾向他了解过弟弟的情况，所以，这位著名作家十分慷慨地替这位少妇解除了燃眉之急。当时，船长曾要求作家设法将这笔钱妥善地交给玛丽·加斯东。德·阿泰兹回信说：玛丽·加斯东由于和玛居梅男爵夫人结婚，已经很富有了。这两兄弟的美貌分别在巴黎和印度把他们从一切不幸中解救出来，这是他们的母亲送给这对兄弟的一份厚礼。这段故事不是很动人吗？德·阿泰兹自然把孤儿寡母的处境写信告诉了你丈夫，并让他知道印度的加斯东对巴黎的加斯东有过哪些慷慨之举，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而未能付诸实施。现在你总该明白了，当你疼爱的加斯东闻讯以后，他就立即赶到了巴黎。这就是他第一次奔赴巴黎的内情。五年以来，他从你迫使他接受的那笔年金中积攒下五万法郎，他利用这笔款子，给两个侄儿每人存入一笔年息一千二百法郎的基金；然后，他为你妯娌所住的房子置办了家具，并答应每月给她一千法郎生活费。这段故事说明他为何辛勤地编剧，他的第一个剧本的成功为何使他如此喜悦。所以，加斯东夫人绝不是你的情敌，他使用你

的姓氏也完全是合法的。象加斯东这样一位高尚体贴的男子，自然要把这件意外的事瞒着你，因为他担心你会再次慷慨解囊。你的丈夫从未把你给他的财物看作自己的东西。德·阿泰兹给我读过一封信，那是加斯东和你结婚时请他担任证婚人时写的。玛丽·加斯东在信中说，要是他很富有，要是他没有让你替他还债的话，他的幸福就十全十美了。一个纯洁的心灵不可能不产生这样的感情：无论这种感情当时是否已经产生；而一旦产生以后，势必会形成敏感和苛求的性格。事情很简单，加斯东决心独自一人暗暗地使他哥哥的遗孀过上象样的日子，尤其是这位女子曾经动用自己的财产，寄给他十万埃居。她长得很美，心地也好，举止高雅，就是智力方面欠缺一些。这位女子还是一位母亲；这就是说，当我一见她手上抱着一个孩子，一个穿得象爵士家的 baby，我就对她一见倾心了。一切为了孩子！这一点在种种最细小的事情上都有所表现。因此，你非但不应该责怪你所崇拜的加斯东，反而应当加倍地热爱他！我也曾看过他一眼，他确实是全巴黎最可爱的青年。是啊！我亲爱的孩子，我远远地一见他，就明白为什么有个女子发疯似的爱上了他；他的相貌就反映出他的心灵。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会把这母子三人接回家去，为他们兴建一座精致的英国式乡间小别墅，把孩子们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待！所以你务必冷静一些，并作好准备，给加斯东也来个出其不意。

七月十六日

五十六

加斯东夫人 致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我亲爱的人哪，愚蠢的拉法夷特向他主子和国王所说的那句可怕的、致命的、刺耳的话，现在你也听听吧：太晚了！①喔！我的生命，我美好的生命哪！哪一位大夫能把它还给我呢？我的创伤是致命的。唉！我这个女人莫非是一粒鬼火，在闪闪发光以后注定要熄灭？我两眼泪如泉涌，而且……我只能远离着他独自哭泣……我总是躲着他，他还在到处找我。我的绝望完全是隐藏在内心的。但丁忘了在《地狱篇》里描绘一下我的痛苦。快来和我诀别吧！

五十七

莱斯托拉德伯爵夫人 致 莱斯托拉德伯爵

我的朋友，你带着孩子们回普罗旺斯吧，我不能陪你作这

---

① 拉法夷特（1757—1834），法国政治家，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初期任国民自卫军司令，属君主立宪派，王政复辟时期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袖，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年七月二十六日，查理十世颁布了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恢复专制制度的“七月法令”，触发了二十七至二十九日的市民起义，起义者占领了王宫，查理十世逃亡国外。三十日有人以国王的名义，向拉法夷特提出废除“七月法令”以缓和双方矛盾的妥协方案，拉法夷特回答：“太晚了，太晚了，查理十世已经下台了！”

次旅行；我要留在路易丝身边，她已经没有几天好活了；我要对她和她的丈夫尽自己的责任；看来，她的丈夫也快疯了。

自从我读了那封简短的来信，我又带着医生飞速赶到达弗赖城，今天已经是第十五个夜晚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离开过这个可爱的女子，所以没能给你写信。

我刚到的时候，发现她还是很美，而且经过梳洗打扮；她面露笑容，看起来很愉快。加斯东在一旁陪着她。真是骗人的假象啊！这两个漂亮的孩子已经消除了误会。一时间，我也象加斯东一样，受了她这种大无畏精神的蒙骗；后来，路易丝握着我的手悄悄地对我说：

“别让他知道，我快要死了。”

我感到她的手心发烫，又看到她两颊潮红，顿时觉得全身都凉了。我庆幸自己的谨慎。我一开始就想，先不去惊动任何人，所以打发几位医生到林子里去走走，需要时再派人去请。

“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吧，”她对加斯东说，“两个女人阔别五年，一旦重逢，总是要说说女人家的秘密，勒内一定有不少知心话要对我说呢。”

加斯东走后，她一头扑倒在我的怀里，止不住热泪纵横。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不管是否用得着，我已经把市立医院的外科主任、内科主任，还有毕安训都请来了；一共来了四位大夫。”

“喔！他们要是能救我就好了，要是还来得及，那就让他们来吧！”她大声说，“同样是这种感情，先前要我的命，现在却

要我活下去了。”

“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我在几天之内,让自己得了最严重的肺病。”

“怎么会?”

“我夜里让自己出汗,又在清早跑到湖边挨冻。加斯东以为我得了感冒,哪知道我快要死了!”

“打发他到巴黎去吧;现在我亲自去把大夫找来。”我边说边发疯似的向医生们散步的地方跑去。

唉!我的朋友,这些名医经过检查,没有一个能给我一线希望。他们一致认为,秋霜打叶的时节,路易丝必死无疑。说来奇怪,她的体质居然使她实现了自己的意图;这个可爱的孩子本来就容易得这种疾病,而她自己又把它诱发出来了;她原可以活得很久,可是在几天之内,她把一切都弄得不可收拾。我无法告诉你,这个理由充足的宣判给了我什么样的感受。你知道,我和路易丝一直是生死与共的。我神情沮丧,一动不动地呆坐着,也没能送一送这些狠心的大夫。我的脸上挂满了泪珠,痛苦得自己也说不清愣了多久。后来,我的耳边响起了仙乐般的说话声:“完了!我没有希望了!”路易丝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她的话把我从麻木状态中解脱出来。她要我站起来,把我带到她的小客厅。

“别离开我了,”她用哀求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不想看到自己周围充满绝望的情绪;我更要瞒着他,这点力量我还是有的。我的意志坚强,充满青春的活力,我会站着死去。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要在三十岁上年轻美貌时身心俱灭地死去,

这是我自己的夙愿。至于他，我一定会使他不幸，这我看得出来。我被卷进了孽海情波，又象一只被捕的小鹿，愈是挣扎，死得就愈快；在我们两人中间，我就是那只小鹿……而且是野性未驯的。我这毫无来由的嫉妒已经伤了他的心，使他感到阵阵隐痛。如果我的猜疑遇到了冷漠的对待，那么，我为嫉妒所付出的代价一定是……我也许早就死了。再说，我也已经活够了。有些人混迹社会六十年，实际上象样的日子只不过两年；相反，看起来我只活了三十岁，实际上却享受了六十年的爱情。所以，无论是对我还是对他，这样的结局已经够圆满了。而对于你我之间来说，则是另一回事：你失去了一个热爱着你的妹妹，这一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在这里，只有你应该为我的死感到痛心。"说到此处，她停了好一会儿。这时，我只能透过模糊的泪水看到她的身影。"我的死带来了一个惨痛的教训。我亲爱的女博士说得对：无论是情欲还是爱情，都不可能成为婚姻的基础。你的一生是美好而高尚的一生；你一直走在正道上，对自己的路易也爱之愈甚；而我开始过夫妇生活的时候，感情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所以只能是渐渐衰减。我犯了两次错误，接着是死神两次登门，她用瘦骨嶙峋的手掌恣意破坏我的幸福生活。她从我身边劫走了人世间最高尚、最忠诚的男子；如今，这个塌鼻子① 又要从世界上最英俊、最可爱、最富有诗意的丈夫身边把我掳走。不过，我总算见识了理想的心灵美和形体美。在费利普身上，精神控制了他的肉

① 在西方文艺作品中，死神的形象是哭丧脸，塌鼻子。

体，并使之转化为精神力量；在加斯东身上，心灵、智慧和美貌相争妍。我临死还受到他的崇拜，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也许，我过去忽视了上帝的存在，现在我要返本归真，带着全部的爱投向他的身边，请求他有朝一日把这两个天使还给我，使他们回归天国。没有他们，天堂对我来说也是荒凉的。我的事也许在冥冥中早有安排：因为，象我这样的人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不可能经常遇到费利普和加斯东这样的男子，所以在这一点上，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倒是协调一致的。是的，女人永远是个弱者，她在结婚的时候就得为男人牺牲自己的全部意志，而后者就应该牺牲他的利己主义作为报答。近来，我们女性有声有色地掀起的那种反抗浪潮，连同我们洒下的眼泪，只不过是为人所不齿的傻事，赢得的只是无数哲学家赠予我们的称号'孩子'。"

就这样，她用你熟悉的那种甜美的声音侃侃而谈，露出最最高雅的神态，说了许多最有见地的话，一直说到加斯东带着他的嫂子和两个侄儿，还有嫂子的英国女仆，一起来到她的身边：他们是路易丝打发他去巴黎找来的。

"这就是杀害我的那两个漂亮的小刽子手，"她一见这两个侄儿就这样说。"他们多象自己的叔叔啊！叫我怎么能不产生错觉呢？"

她对于长房的这位加斯东夫人十分亲切，请她在别墅里千万不要见外。她摆出十足的绍利厄家的气派，殷勤地接待了这位夫人。我当场给绍利厄公爵夫妇、雷托雷公爵、勒农库-绍利厄公爵①，以及玛德莱娜等人写了信。这事我总算办

得不坏。路易丝由于那一天劳神过度，第二天就不能走动了；她甚至躺到晚饭时才起来看看。玛德莱娜·德·勒农库、路易丝的母亲和两个哥哥当晚就赶到了别墅。她和家里人在婚姻问题上所产生的隔阂一下子都消除了。从那一天起，路易丝的父亲和两个哥哥每天上午骑马前来探视，两位公爵夫人每天晚上都在木屋别墅里度过。死亡既可以使人分离，也可以使人亲近，它能抑制一切卑劣的感情。路易丝总是显得非常亲切，十分可爱，很有理智，非常风趣，富有同情心。直到最后一刻，她仍然表现出使她享有盛名的那种情趣，这种使她能在巴黎成为一位女王的精神财富，却正是我辈所欠缺的。

"就是进棺材，我也要漂漂亮亮的。"她一面露出自己特有的微笑对我说，一面躺倒在床上，开始了十五天的衰竭期。

在她的卧室里看不到养病的痕迹：药水、胶布、所有的医疗器械全都被藏起来了。

"我算是死得轻松的吧？"昨天她对自己所信任的塞夫勒的本堂神甫这样说。

所有在场的人都象守财奴似的守着她。加斯东已经在无限的忧虑和可怕的现实之中经受了考验，所以看起来还不乏勇气，但他受了严重的打击：如果他要追随自己的妻子而去，我也不会感到奇怪的。昨天他在绕着水池徘徊的时候对我说：

"我应该当这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指着自己的嫂子以及她领着散步的两个孩子说。"可是，虽然我不想自寻短见而

---

① 路易丝的二哥，即前文提到的勒农库-吉弗里公爵。

离开这个世界，我还要请你当他们的第二位母亲，并让你丈夫接受我和嫂子的共同委托，充作他们非正式的监护人。”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没有一点夸张的味道，完全象个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人。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来回答路易丝对他的微笑，但只有我还能不受这种微笑的迷惑。他正在表现出路易丝那样的勇气。路易丝曾表示要见见她的教子；可是我并不因为孩子在普罗旺斯而感到遗憾，因为她可能又要慷慨解囊，从而使我感到难堪。

再见，我的朋友

八月七日，于木屋别墅

昨天晚上路易丝说过几次胡话；只是她的胡话听起来非常高雅；这说明，平素有头脑的人绝不会象小市民或蠢人那样变成一个疯子。她用压抑的嗓音哼着《普里塔尼》、《索姆南布拉》和《摩西》① 中的意大利曲子。我们在场的人全都含着热泪，静静地守在她的病榻边，就连她的哥哥雷托雷也不例外；她的灵魂显然正在渐渐地消逝。她已经看不清我们了！在这微弱的歌声和恬静得出奇的神态中，她仍然表现出自己的全部风韵。弥留的时刻从半夜里开始。早上七点钟，我亲自去扶她坐起来；那时，她似乎又有了点力气，她想坐到窗前，并要加斯东把手伸给她……我的朋友啊，不一会儿，我们的天使只留下了一具躯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再也找不出这样可爱的

① 意大利著名作曲家贝利尼和罗西尼的歌剧，当时正在巴黎上演。

人了。头天晚上，她趁加斯东打盹的时候，瞒着他行了圣礼，完成了这场可怕的仪式。当时她就要求我，让她面对自己创造的这一自然美景，由我给她用法语诵读 De profundis[①]，她默诵着这段经文，紧紧地抓住跪在安乐椅旁边的丈夫的双手。

八月二十五日（她的忌日）

我的心碎了。我刚去看了她的遗容。她躺在灵柩里，脸色已经发白，皮肤上出现了紫斑。喔！我要看看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快领着他们来接我吧！

八月二十六日

一八四一年，于巴黎

刘益庾 译

① 即拉丁语 De profunndis clamavi ad te, Domine，我从心灵深处向主呼吁。(《圣经·诗篇》第一百二十九篇，在超度亡灵的晚祷中诵读。)

入 世 之 初

给 洛 尔①

但愿为我提供这一场景主题的、杰出
而又谦逊的灵魂，能获得她应有的荣誉。

她的哥哥

在距今不远的将来，铁路会使某些行业销声匿迹，又使另外一些行业改弦易辙，尤其是那些和巴黎郊区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有关的行业。因此，不久以后，本书中的人和物，也许就只具有考古学的价值了。我们的后辈将来会把这个时代叫做旧时代，但是，他们难道会不乐意知道旧时代的社会文物吗？被人们诗意地称作布谷鸟的双轮公共马车，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停在协和广场上，挤得王后大道水泄不通。一八三〇年，这种马车还多得不计其数，现在却不见踪影了；到一八四二年，即使乡间有最引人入胜的盛会，也难得在路上看见一辆这样的马车。

---

① 洛尔·絮尔维尔(1800—1871)，作者的妹妹，也是他的挚友，这篇小说的题材就是她提供的。

在一八二〇年，巴黎和以风景闻名的郊区之间，并不都有定时的班车来往。然而，在巴黎方圆十五法里以内人烟稠密的市镇中间，图沙父子车行却垄断了客车运输，并且成了圣德尼城郊大道生意最兴隆的车行。虽然它牌子老，资金多，办事勤快，经营有方，有统筹划一的种种方便，但它却发现圣德尼城郊的双轮公共马车，在和它拼命争夺周围七、八法里以内的生意。巴黎人对郊游的兴致是这样高，因而郊区的小车行也利用当地的便利条件，和图沙父子的小运输行竞争起来了。把图沙车行叫做小运输行，那是和蒙马特尔大街的大运输行相对而言的。这个时期，图沙车行生意兴隆，使得许多投机商人眼红。于是不管到巴黎郊外哪个小地方去，都有一些车行会派出漂亮、快速、舒适的马车，定时从巴黎出发，定时回巴黎去。结果，在巴黎周围十法里以内，在各条城镇交通线上，都出现了激烈的竞争。那种叫做“布谷鸟”的双轮公共马车被挤垮了，不能再走五、六法里的长途，它就改走短程，这样又维持了几年。最后，四轮公共马车显示了用两匹马拉十八个旅客的优越性，双轮公共马车才不得不服输。今天，这种行动不便的鸟儿如果还能幸存，那也只是在专门拆卖马车零件的旧货店里，才偶尔看得见一辆，它的结构和装备都成了文物研究的资料，就象居维埃① 从蒙马特尔石膏矿里找出来的古生物化石一样。

从一八二二年起，投机商人就和图沙父子车行展开竞争，

① 居维埃(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自然史教授，比较解剖学的创立者。

同时使当地的小车行也受到威胁，好在小车行的车辆往来于城镇之间，通常都能得到当地居民的同情和支持。小车行老板一般是车夫兼车主，又兼旅店老板，对当地的人情世态、利害关系全都了如指掌。他做生意非常精明，常帮旅客一些小忙，却并不要求相应的代价，这样一来，他赚到的甚至比图沙运输行还多。他会逃关漏税。在必要时，他还会违犯规章，多捎几个乘客。总而言之，他和老百姓有交情。因此，即使在有竞争的时候，老车夫虽然不得不和他的对手平分一个星期的生意，但是总有些人宁愿晚点动身，也要和他们熟悉的老车夫作伴同行，尽管他的车马在安全方面并不太叫人放心。

有一条路线图沙父子车行企图垄断，结果竞争更加激烈，那就是从巴黎到瓦兹河畔的丽山那条线。直到今天，有人还在和图沙的继承人图卢兹竞争。这条路上的生意好得出奇，在一八二二年，已经有三家车行同时跑这条线。尽管图沙运输行降低票价，增加开车班次，购置美观的车辆，竞争还是没有停止；因为这条路线的收益非常大，路上有圣德尼和圣布里斯这样的小市镇，还有皮埃菲特、格罗莱、埃库昂、蓬塞尔、穆瓦塞勒、巴耶、蒙苏尔特、马伏利耶、弗朗孔维尔、普雷勒、努万泰尔、内尔维尔等村镇。图沙运输行后来把这条路线延长到尚布利，竞争也就延伸到尚布利。今天，图卢兹运输行竟把这条线一直延长到博韦了。

在这条通往英国的大路上，有个地方名叫地窖，从地形的观点看来，这个名字取得相当妙。这里有一条路，通过瓦兹河流域一个风景秀丽的峡谷，直到亚当岛。这个小城出名的理

由有两层：一来它是绝了后嗣的伊勒-亚当家族的发祥地，二来它是波旁-孔蒂王族的老家。亚当岛是个美得迷人的小城，两旁有两个大村子：诺让村和帕尔曼村。这两个村子都因产优质石矿而远近闻名，矿石不但运到巴黎，而且供出口，去建筑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比如布鲁塞尔大剧院圆柱的基石和雕饰就是用诺让石做的。这一带地方虽然风景美妙，还有一些王公、高僧或者杰出的画家修建的著名堡邸，例如卡桑、斯托尔、勒瓦尔、努万泰尔、佩尔桑等地便是，但在一八二二年，这一带地方的交通运输居然没有出现竞争，而是由两个马车夫商量好了来共同经营的。这一带地方处在竞争之外的理由不难解释，因为它不在通往英国的大路上，而只有一条石子路从大路上的地窖通到亚当岛。这是孔蒂王族出钱铺的路，全长只有两法里；没有哪家车行愿意从大路绕这么大的弯子到这里来，何况那时亚当岛又在路的尽头，石子路到这里也就完了。最近几年，有一条大路把蒙摩朗西峡谷和亚当岛峡谷连了起来，从圣德尼起，沿着瓦兹河，经过圣勒-塔韦尼、梅鲁、亚当岛，一直通到丽山。但在一八二二年，到亚当岛的唯一道路，就是孔蒂王族筑的这条石子路。

因此，皮埃罗坦和他的同行垄断了从巴黎到亚当岛的交通运输，地方上的人都喜欢他们。他们的马车来往于斯托尔、勒瓦尔、帕尔曼、香槟、穆尔、普雷罗尔、诺让、内尔维尔、马伏利耶等地之间。皮埃罗坦是这样出名，以致处在大路上的蒙苏尔特、穆瓦塞勒、巴耶和圣布里斯等地的居民，也来搭他的车，因为在他的马车里找到座位的机会更多，而驶往丽山的

班车却老是满座的。皮埃罗坦和他的同行相处得很好。他们一辆马车从亚当岛出发，另外一辆就从巴黎开回来，交叉往返，其实谈不上什么竞争。皮埃罗坦已经得到了当地人的好感。再说，在这两个马车夫之中，只有皮埃罗坦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并非完全虚构的故事里出场。因此，只要知道他们两个一面进行正大光明的竞争，客客气气地争取乘客，一面还是和睦相处，也就够了。他们为了节省开支，在巴黎住的是同一家旅店，合用一个院子，一个马房，一个车棚，一个营业处，一个办事员。这些细节也足以说明皮埃罗坦和他的同行，用当地人的话来说，是怎样一对随和的人了。

他们住的旅店叫做银狮旅馆，坐落在昂吉安街的拐角上，现在还在那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家旅店就专门接待马车夫。旅店老板自己也开了一家车行，专走达马尔坦一条线，他的车行地位如此巩固，连它对门的邻居图沙小运输行也不敢派车去抢它的生意。

虽然到亚当岛去的马车应该有固定的开车时刻，皮埃罗坦和他的同行在这方面却总有点拖拖沓沓，如果说这种拖沓使他们得到了本地人的好感，却也的确该受到习惯于按时开车的外地客人的严厉批评；但他们的马车是半公半私的班车，所以他们在老主顾里面总找得到为他们说好话的人。下午，四点钟的班车一直要拖到四点半才出发；早上，虽然规定是八点开车，却从来没有在九点以前开出过。此外，他们自己的这套规矩还有非常大的伸缩性。夏天，那是马车夫的黄金时代，开车时刻是要陌生旅客严格遵守的，对本地人却有伸缩的余

地。这个办法使皮埃罗坦有可能把一个座位卖两次钱，如果有个本地人临时来买票，而又有一个订了座的旅鸟①来晚了的话。在循规蹈矩的人看来，这种伸缩性当然是不足为训的；但皮埃罗坦和他的同行却推说世道艰难啦，冬天亏了本啦，不久要买新马车啦，最后，还推说应该严格遵守章程上的规定，其实章程只有极少几份，而且只给那些硬要看的旅客看看。

皮埃罗坦是个四十岁的人，已经是一家之主了。一八一五年军队遣散的时候②，他离开骑兵队，继承了父亲的旧业。他父亲也是马车夫，驾着一辆不大好使的双轮马车，来往于亚当岛和巴黎之间。皮埃罗坦娶了一个小客店老板的女儿之后，扩充了亚当岛的交通业务，使班车正规化起来。他为人精明，还象军人一样一丝不苟，使得大家对他刮目相待。皮埃罗坦（这个名字可能是个绰号③）手脚麻利，行事果断，面部表情灵活多变，在那饱经风霜的红脸膛上，刻下了一种狡狯的神态，看上去好象挺机灵。此外，他见多识广，随便碰到什么人都能攀谈起来。他的嗓音，因为习惯于和马说话，习惯于吆喝"当心马车"，也变得有点粗声大气；不过他和大老板们说话的时候，倒还是柔声细气的。他的服装和一般二流马车夫的一样，包括一双本地制的、底上打钉的笨重结实的靴子，一条深绿色的粗绒长裤，一件同样料子的上衣。在他赶着载满客人的马

---

① "旅鸟"，过路客的俗称。

② 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败，军队遣散。

③ 皮埃罗原是小丑的名字，皮埃罗坦由此变化而来。

车上路的时候，上衣外面还套了一件蓝罩衫，罩衫的领口、肩头、袖口，都绣了五颜六色的花纹。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军人的生活使他养成了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服从上层人物的习惯；虽然他对老百姓随随便便，但不论对哪个阶层的妇女，他都非常尊重。然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由于他用车子运人运得多了，结果把旅客都看成是会走路的货物，这种货物上了车后，并不象运输行的主要商品那么需要小心照料。

皮埃罗坦知道，自从议和①以来，大势所趋，他那一行有了很大的变革，他不甘心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因此，从春天起，他就常常提起那辆在大名鼎鼎的法里·布雷依曼造车厂定做的大马车，加之旅客越来越多，也使他不得不买一辆大客车了。那时，他的资产只有两辆车。一辆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属于“布谷鸟”那一类，在冬天使用，他向税务局呈报纳税的也只是这一辆。这辆马车的两侧凸起，车厢里有两条板凳，坐得下六个旅客。板凳上虽然蒙了一层乌得勒支②黄丝绒，坐下去还是硬得象铁。两条板凳中间，背脊那么高的地方，有根横木为界，横木两端安装在车厢两壁的凹槽内，可以随意装上去，拆下来。

这根横木外面装模作样地包了一层丝绒，皮埃罗坦把它叫做“靠背”，旅客们却苦于它既难拆，又难装。如果说它装拆起来很困难，那么装好之后，旅客的肩胛骨却只会更加难受；要是你让它横在车厢里，则上车下车都不安全，对于妇女尤其

---

① 指一八一五年法国战败议和。

② 乌得勒支，荷兰城市，乌得勒支省的省会。

危险。这辆马车两侧鼓起，活象一个孕妇的大肚皮。虽然每条板凳只应该坐三个旅客，却时常有八个人坐在两条凳上，挤得象装在桶里的鲱鱼一样。皮埃罗坦居然认为旅客这样坐得更稳当，因为他们紧紧挤在一起，动也动不了；而三个旅客坐一条板凳却经常会撞来撞去，路上颠簸得厉害的时候，他们的帽子还可能在车篷上撞坏。车厢前面有条木板凳，这是皮埃罗坦的座位，那里也坐得下三个旅客。大家都晓得，坐在那里的旅客叫做兔子①。有时皮埃罗坦还要搭上四只兔子，自己只好坐在旁边一个木箱上。木箱钉在车厢的前下方，本来是给兔子做踏脚用的，里面总是塞满了稻草，或者是不怕踩的行李。这辆马车的车厢外面漆成黄色，上部漆了一道理发店标志似的蓝色长条作为装饰。在车厢两侧的蓝色长条上，都漆了银白色的大字：亚当岛—巴黎，车厢后面漆着：亚当岛班车。我们的后代要是当真以为这辆马车只能拉十三个人，而且包括皮埃罗坦在内的话，那就错了。这辆马车还有一个四方的行李厢，上面盖着一块油布，里面堆着一些大小箱笼和包裹。每逢盛大的节日，这里也坐得下三个旅客；不过谨慎小心的皮埃罗坦只让他的老主顾坐在那儿，而且还要走过检查站三、四百步以后才能上车。车夫们把这个行李厢叫做鸡笼，每逢路上有个村镇，而村里又有个警察岗哨，那里面的旅客就得提前下车步行。那时，警厅保证旅客安全的规章明文禁止超额载客，如果皮埃罗坦公然违章，警察虽然大都是他的朋友，

---

① 巴黎人将坐在马车夫旁边位置上的旅客称作“兔子”。

也不便于包庇。因此，皮埃罗坦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在星期六下午或者星期一早上，装上十五个旅客。为了要拉得动这辆车，他就给他那匹名叫“红脸”的超龄老马找一个伙伴。这个伙伴只有一匹小驹那么大，但他却把它说得好得不得了。这匹小驹是匹雌马，名叫“小鹿”；它吃得少，劲儿大，永远不会累垮，真算得上是一匹价值千金的好马。

“我老婆宁肯不要红脸这样的大草包，也舍不得小鹿哩！”遇到旅客跟皮埃罗坦开玩笑，说他的小鹿算不上一匹马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嚷着说。

另外一辆马车和这一辆不同，它有四个轮子，构造古怪，被称为四轮马车，坐得下十七个旅客，虽然只该坐十四个。它走起来响声这样大，只要一走出峡谷前山坡上的那片树林，亚当岛的人就会说：“瞧！皮埃罗坦来啦！”它的车厢分成两间，一间叫做内座，里面有两条板凳，坐得下六个旅客；另外一间有点象带篷轻便车，在车子前部，叫做“前座”。前座有一扇镶着玻璃的门，奇形怪状，开关很不方便，要描写它，就得花费很多的笔墨才能讲清楚。这辆四轮马车还有一个带软篷的顶层，里面塞得下六个旅客，外面用皮制的门帘挡风。皮埃罗坦坐在前座的玻璃门下一个几乎看不见的位子上。

所有的公共马车都得纳税，这位亚当岛的马车夫却只给他的双轮马车上捐，并且说它只能坐六个旅客，但他每次驾驶四轮马车的时候，也用这张行车执照。这在今天看来，可能显得非常奇怪；但在开始征收车捐的时候，税务局也不敢过分认真，只好容忍马车夫要的那些欺骗手段。这使车夫们相当满

意，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以耍一耍那些税务员。但不知不觉地，吃不饱的税务局也变得厉害了。现在，马车必须贴上双重印花，证明它的载重量经过鉴定，捐税都已缴清，否则就不准通行。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幼稚时期，连税务局也不例外；在一八二二年底，税务局的幼稚时期还没结束。夏天，皮埃罗坦的四轮马车常常和双轮小马车同时上路，装着三十二个旅客，却只上六个旅客的捐税。在这些幸运的日子里，四点半钟从圣德尼城关开出的班车，很神气地在晚上十点钟到达亚当岛。皮埃罗坦因此得意洋洋，虽然不得不额外租几匹马，他还是说："我们干得不坏！"为了要用这套车马在五个钟头之内跑完九法里，他就取消了大路上一般马车都停留的那几个站头：圣布里斯，穆瓦塞勒和"地窖"。

银狮旅馆占了一块很长的地盘。虽然旅店在圣德尼城郊大道的门面只有三、四个窗户，但它的院子很深，整个房屋是紧靠着一堵公共的分界墙建筑的，院子尽里头是马房。旅店的入口象条走廊，门檐下面停得下两、三辆马车。一八二二年，所有在银狮旅馆租了房间的运输行，都由旅店老板娘代办售票事宜，旅店里有几家运输行，老板娘就有几本帐簿；她管收钱，登记旅客的姓名，和颜悦色地把行李搬到旅店的大厨房里。旅客们也很满意这种一家人似的无拘无束。如果他们来得太早，就坐在大壁炉的炉台下，或者站在门廊里，或者去棋盘街转角处的棋盘咖啡店。棋盘街和昂吉安街平行，两条街之间只隔几幢房屋。

这一年初秋，一个星期六的早上，皮埃罗坦双手穿过罩衫

上开的口子，插在裤子口袋里，站在银狮旅馆大门口。从门口往里看，看得见旅店的厨房和又深又长的院子，在院子尽头，隐隐约约还可以看见阴暗的马房。往达马尔坦的客车刚开出去，笨重地追赶着图沙车行的几辆客车。时间已经是早上八点多钟了。门廊上方看得见一块长方形的招牌，上面写着：银狮旅馆。在高大的门廊下面，小马夫和运输行的搬运夫正在瞧着马车起跑。这种起跑往往叫旅客上当，使他们以为马永远能跑这么快。

“要不要套车，老板？”皮埃罗坦的小马夫见没什么可看的，就这样问他。

“已经八点一刻了，我还没有看见我的旅客呢！”皮埃罗坦回答，“他们钻到哪里去了？还是照旧套车吧。管它有货没货。老天爷！天气这么好，谁晓得我那位同行今晚会把旅客送到哪里；而上我这里登记的却只有四个旅客！真是星期六的好生意！你急着要钱用的时候，总是这样的！真是个倒霉的行当！干这一行倒霉透了！”

“要是旅客太多，你叫他们坐到哪里去呢？你今天只有一辆小马车呀！”搬运夫兼马夫设法安慰皮埃罗坦。

“我还有辆新车呢！”皮埃罗坦说道。

“新车在哪儿呀？”胖胖的奥弗涅马夫露出杏仁般的大板牙笑着问他。

“大饭桶！明日星期天，它就要上路了，要坐十八个旅客哩！”

“哎唷！好一辆漂亮马车，这下大路上可热闹了，”奥弗涅

人说道。

“这辆车象开到丽山去的大客车一样，哼！崭新的！漆的是金红两色，美得会把图沙父子活活气死！我要用三匹马来拉车。已经找到了一匹和红脸配对的马，那小鹿就可以挺神气地走在前头了。喂，得了，还是套车吧，”皮埃罗坦说，一面往圣德尼门那个方向瞧着，一面把短烟斗里的烟草压压紧；“我看见那边来了一个妇女和一个挟着包袱的小伙子；他们是来找银狮旅馆的，因为他们不理会那些兜生意的双轮马车。嘿！嘿！我看那个妇女还象是个老主顾呢！”

“你总是空车出去，抵达的时候却满载着客人，”他的搬运夫对他说。

“但是没有货运！”皮埃罗坦说：“老天爷！多倒霉！”

墙脚下有两块很大的界石，那是为了防止车轴把墙基撞坏。皮埃罗坦在一块界石上坐了下来，神情不安，精神恍惚，有点反常。

刚才的谈话表面上听起来没什么，实际上却触动了皮埃罗坦内心深处的莫大忧虑。什么东西能够使皮埃罗坦心绪不宁呢？还不就是一辆漂亮的马车，可以在大路上显显身手，和图沙车行比个高低，扩大他的业务，使旅客称便，夸奖他的马车大有改进，不再听见人家不绝口地抱怨他的破木鞋①，这就是皮埃罗坦值得称赞的抱负。

这个亚当岛的马车夫被自己的欲望牵着鼻子走，想要挤

---

① 指他的蹩脚马车。

掉他的同行，希望有朝一日，他的对手也许不得不把亚当岛的班车生意让给他一个人干，他已经做了一件不自量力的事。他的确在法里·布雷依曼公司定做了一辆马车。这家造车厂刚用英国的方形弹簧代替法国的鹅颈弹簧和其他过时的发明；不过这些不信任人、又难通融的工厂老板，只肯见钱交货。这些老练的商人不太愿意造好了马车留在厂里占地方，一定要皮埃罗坦先交两千法郎才肯动工。为了满足他们公平合理的要求，这个要争口气的马车夫把他借来的钱和所有的财源都用光了。他的老婆、丈人、朋友都曾为他慷慨解囊。他头一天晚上还到油漆店去看过这辆漂亮的大马车，它已经一切齐备，只等上路了；不过要它明天上路，一定得先付清车款。

但是，他还差一千法郎呢！他不敢向旅店老板借这笔钱，因为他欠他的房租。但缺少这一千法郎，就有可能会丢掉预付的两千法郎。至于买新“红脸”的五百法郎，买新马具的三百法郎，还不计算在内。新马和马具都是赊来的，要在三个月内付款。刚才，由于失望而恼羞成怒，又为了要争一口气，他已经大言不惭地宣布：明天星期日，他的新马车要上路了。其实他心里暗自盘算：两千五百法郎当中先付一千五百，也许能使车厂老板软下心来，让他提取车辆。但他考虑了三分钟之后，忽然大声嚷起来：

“不，他们是些不通人情的狗东西！是卡住人脖子的枷锁！——还不如去找普雷勒的总管莫罗先生呢，”他起了一个新念头，就自言自语说，“他是个好说话的人，说不定会接受我开出的六个月的期票。”

这时，一个没穿号衣的仆人，扛着一个皮箱，从图沙车行出来，他在那里没有订到下午一点钟开往尚布利的班车座位，就来问马车夫：

“你是皮埃罗坦吗？”

“什么事？”皮埃罗坦说。

“如果你能等一刻钟的话，我的主人就坐你的车走；如果不能，我就把他的箱子扛回去，那他就只好坐出租马车去了。”

“我可以等两、三刻钟，再多等一会儿也行，小伙子，”皮埃罗坦说，一面斜着眼睛瞧瞧那个漂亮的小皮箱，箱子关得紧紧的，上面有一把刻着爵徽的铜锁。

“那好，交给你吧，”仆人说，一面把箱子从肩上卸下来。皮埃罗坦接过箱子，掂了掂，瞧了瞧。

“拿去，”马车夫对搬运夫说，“用软一点的稻草把它包好，放在车子后面的柜子里。皮箱上面没有姓名。”他又补说了一句。

“有我家大人的爵徽，”仆人说。

“你家大人？那比金子更可贵了！去喝一杯吧，”皮埃罗坦眨眨眼睛说，接着就把仆人带到棋盘咖啡店去。“伙计，来两杯茴香酒！”他一进门就大声嚷道。“你的主人是谁？他要到哪里去？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呀！”皮埃罗坦碰杯的时候问仆人道。

“你不认识我，这也难怪，”仆人接着说，“你们那个地方，我的主人一年也去不了一回，要去也总是坐自备马车去。他更喜欢奥尔热幽谷，那里有巴黎近郊最美丽的花园，真比得上

凡尔赛宫。那是他家祖传的领地，人家就用这块领地的名字称呼他。你不认得莫罗先生吗？"

"你是说普雷勒的总管？"皮埃罗坦说。

"对，伯爵大人要到普雷勒去两天。"

"啊！德·赛里齐伯爵要坐我的车？"马车夫叫了起来。

"是的，伙计，正是这样。但是你得留神！有件事千万得记住。如果你车上有本乡人，你可别说出伯爵大人的真名实姓。他要 en cognito① 地旅行，他让我嘱咐你，并且答应给你一大笔酒钱。"

"呵！这次秘密旅行，说不定和穆利诺的佃农莱杰老爹来商量的买卖有关系？"

"我不知道，"仆人回答，"不过家里准是出了点岔子。昨天晚上，我去吩咐马房备车：今天早上七点，老爷打算坐道蒙式马车② 到普雷勒去；但是，到了七点，老爷又说不用车了。老爷的亲随奥古斯丁认为他改变主意，是一个女人来访的结果，看样子，那女人是从普雷勒来的。"

"是不是有人说了莫罗先生的坏话？他可是个最正派、最规矩的人，真是人中的君子！哎！要是他想赚钱的话，他可以大大地捞上一把，真的！……"

"那他就做错了，"仆人一本正经地说。

"那么，德·赛里齐先生真的要到普雷勒来住吗？既然公

---

① 意大利文，本应为 incognito，意思是隐匿姓名身分，仆人误说成 en cognito。

② 一种由两名车夫赶的四驾马车。

馆已经修理好，也布置好了，”皮埃罗坦停了一会又问。“听说已经花了二十万法郎，是真的么？”

“如果你我有人家浪费掉的那笔钱，我们就够格当老板了。要是伯爵夫人也去普雷勒，啊！你瞧吧，那莫罗一家可休想再享福了，”仆人带着神秘的神气说。

“莫罗先生真是个好人哪！”皮埃罗坦又说，他老在想着向总管借一千法郎的事，“他叫人乐意为他干活，待人也不苛刻，又会尽量利用土地的收益，这都是为了他的主人呀！多好的人啊！他时常到巴黎来，总是坐我的车，赏我的酒钱真不少，并且总有一大堆事托我在巴黎代办。每天都有三、四包东西要带去，不是替先生带，就是替太太带；为了这些托带的小东西，每个月给我一张五十法郎的领款单。莫罗太太很喜欢她的孩子，要是说她也稍微摆摆阔，那就是让我去学校接他们，又把他们送回去。每次她都赏我一百个苏，一个摆阔的贵夫人也不过如此了。啊！每逢我车上有他们家的人，或是有人要去他们家里，我总是把车子一直开到公馆的铁栅门前……照理应该如此，你说对不对？”

“听说莫罗先生在伯爵大人派他做普雷勒的总管以前，手上连一千埃居都没有，”仆人说。

“不过，从一八〇六年起，这位先生一连干了十七年，也该攒点家私了！”皮埃罗坦回嘴说。

“这倒是真话，”仆人点点头说，“不过，这样一来，主人可要给人家笑话了。为莫罗着想，我倒希望他已经装满了他的腰包。”

"我从前时常运送时鲜货，"皮埃罗坦说，"送到昂丹大道你们公馆里，不过我从来没福气碰上你家老爷或夫人。"

"我家老爷是个好人，"仆人诡秘地说，"不过，既然他要你为他的身分保密，那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至少，我们公馆里的人都是这样想的；不然为什么不坐道蒙式马车？为什么要坐公共马车呢？难道一位法国贵族老爷还坐不起一辆出租马车吗？"

"出租马车一个来回可能向他要四十个法郎；因为你要晓得，这条路哇，若是你不熟悉的话，真是象松鼠走的路一般难走呢。呵！总是一上一下，"皮埃罗坦说。"贵族老爷也罢，财主老板也罢，每个人都得精打细算呀！假如伯爵大人这次旅行和莫罗先生有关系的话……我的天，万一他出了什么事，那叫我多么着急！老天爷！难道没有办法预先关照他一声？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好人，十足的好人，人中的君子呵！……"

"咳！伯爵大人也很喜欢莫罗先生呀！"仆人说，"不过，如果你要我给你出出主意的话，你就听我的：少管闲事为妙。我们照顾自己还忙不过来呢。人家要你怎样做，你就怎样做好了，千万不要在伯爵大人面前耍什么花招。你要晓得，说到底，伯爵是慷慨大方的。只要你帮了他这么一点忙，"仆人说时指着一个手指甲，"他就会帮你这么大的忙，"他说时伸出一只胳膊。

这个考虑周到的意见，尤其是这个形象化的比喻，出自德·赛里齐伯爵的二等亲随之口，使皮埃罗坦对普雷勒领地总管的热心，也不得不冷下去了。

“算了吧，再见，皮埃罗坦先生，”仆人说。

为了了解皮埃罗坦的马车里将要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这里需要赶快交代一下德·赛里齐伯爵和他的总管的生平。

于格雷·德·赛里齐先生是由弗朗索瓦一世①封为贵族的大名鼎鼎的于格雷议长的嫡系子孙。

于格雷家族的纹章是一半金黄，一半黑色，上有一道昏暗的金边，中间有两个菱形，一个黑的里面套个金的。纹章上的铭文是：I, SEMPER MELIUS ERIS②。这句铭文和两旁的两个线轴图案说明了：在等级森严的时代，平民之家是何等谦逊，同时也说明了我们古老风俗的淳朴，人们用音义双关的文字做游戏，从拉丁语铭文中拼出了伯爵领地的称呼：赛里齐③。

伯爵的父亲在大革命④之前是议会的议长。至于伯爵本人，早在一七八七年他才二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是大议会的议员了，那时他就以善于解决难题而出名。大革命期间他没有逃往国外，而是住在阿帕戎附近的赛里齐庄园，人家对他父亲的敬重使他幸免于难。他在那里住了几年，照料德·赛里齐议长。到一七九四年，他的父亲去世后，他被选入“五百人议会”，担任立法方面的工作，这样可以减轻他丧父的悲痛。

---

①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法国国王。

② 拉丁文：日臻完善。

③ melius 最后一个字母 s 和 eris 拼成“赛里”(séri)，eris 最后一个字母 s 和铭文第一个字 I 拼成“齐”(sy)，合成“赛里齐”(Sérisy)。

④ 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雾月十八日①以后，德·赛里齐先生象议会中所有的名门望族子弟一样，成了首席执政拉拢的对象。执政把他安置在国务委员会，要他整顿一个最混乱的部门。这位贵族世家的后裔，竟成为拿破仑庞大宏伟的国家机构中一个最起作用的成员。因此，这位国务委员不久又离开了他原来的部门，去担任大臣的职务。皇帝封他为伯爵和上议员，他还先后做过两个王国的总督。一八〇六年，这位议员四十岁的时候，和前侯爵德·龙克罗尔的妹妹结了婚。侯爵的妹妹原来是共和国一位赫赫有名的戈贝尔将军的夫人，二十岁就守寡，继承了戈贝尔的遗产。这桩亲事门当户对，为德·赛里齐伯爵锦上添花，使他巨大的财产增加了一倍，还使他成了被皇帝封为伯爵兼御前常侍的前侯爵德·鲁弗尔的连襟。

一八一四年，德·赛里齐先生由于公务繁重，心力交瘁，健康欠佳，需要休息，便辞去一切职务，离开皇帝委派他主管的总督府，回到巴黎。拿破仑见他情况属实，只好照准。这位不知疲劳的皇上，也不相信别人会疲劳，最初竟把德·赛里齐伯爵的辞职，看作是眷恋故主的背叛行为。所以，虽然这位上议员没有失宠，人家却以为他对拿破仑心怀不满。因此，到波旁王朝复辟的时候，德·赛里齐先生既承认路易十八是正统君主，路易十八就对这位成了法兰西贵族的上议员信任备至，派他掌管枢密事宜，封他为国务大臣。三月二十日，德·赛里齐先生并没有到根特去②，但他通知拿破仑说：他要继续效忠

① 一七九九年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政变，自任首席执政，后来称帝。本书中的“首席执政”和“皇帝”都指拿破仑。

波旁王室，并且拒不接受百日皇朝授予他的贵族爵位。在这短命的朝代，他一直住在他的领地上。皇帝第二次退位后，他理所当然地又成了枢密院的成员，被任命为行政法院的副院长兼清算大臣，代表法国处理战胜国提出的赔款问题。他不讲究个人排场，也没有个人野心，但对公家的事却起着很大的作用。没有和他商量，政府就不能作出任何重要决定；但他从来不到宫廷去，就是在他自己的客厅里也很少露面。这位贵族的生活，开始是专心于工作，后来却变成连续不断的工作了。伯爵一年四季都是清晨四点钟起床，一直工作到中午，再去处理法兰西贵族院或行政法院副院长的公务，晚上九点就睡了。为了酬谢他的劳绩，国王曾授予他骑士团勋章。德·赛里齐先生很久以前就得过荣誉勋位大十字勋章，还得了西班牙的金羊毛勋章、俄国的圣安德烈勋章、普鲁士的黑鹰勋章，总而言之，他几乎得过欧洲各个宫廷的勋章。在政治舞台上，没有谁象他这样少露面而起大作用的。大家知道，对于这种品格的人，浮华虚荣，显赫恩宠，成败得失，都无足轻重。不过除了神甫以外，要是没有特殊的原因，谁也不会过他那样的生活。他这种莫测高深的行为自有他难以启齿的原因。

他娶他的夫人之前，早已爱上了她，这种狂热的恋情，使他能够忍受和一个寡妇结婚所带来的、不足为外人道的一切痛苦。这个寡妇在再醮之前和之后，一直保持着私生活的自

---

② 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拿破仑重新夺取政权。三月十九日，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逃到比利时的根特（又译冈城），一些效忠王室的大臣也随驾前往。

由。她再醮后享受的自由甚至更多，因为德·赛里齐先生对她非常纵容，就象一个母亲纵容一个娇惯坏了的孩子一样。他只好把经常不断的工作当作挡箭牌，不让人看出他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悲哀，而政治家是知道如何小心在意地掩盖这类秘密的。此外，他也明白，他的妒忌心理在外人看来，会显得多么荒唐可笑，人家怎么想象得到，一个象他这样年高德劭的达官贵人，还会有这样强烈的夫妇感情？他怎么从结婚的头几天起，就被他的夫人迷得神魂颠倒？当初，他是怎样忍受痛苦而没有报复的？后来，他又怎么不敢再报复了？他怎样用希望来欺骗自己，让时光白白溜了过去？一个年轻、漂亮而又聪明的妻子，又用了什么手腕使他甘心当奴隶的？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很长的篇幅，而那样则会喧宾夺主，何况其中的奥秘，即使男人猜不到，女人至少能猜到八九分。我们只想提示一下：正是伯爵繁重的工作和内心的痛苦不幸地凑合在一起，使他失去了一个男人在危险的竞争中想要博得女人欢心所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因此，伯爵最难堪的、不可告人的隐痛，就是他因为工作过度劳累而得来的毛病，使得他的妻子不喜欢他变得情有可原。他对他的妻子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太好了。他让她当家作主，自由自在；她可以在家里接待全巴黎的人士，下乡或者回城，完全象她孀居的时候一样独来独往；他为她照管财产，尽量供她挥霍，好象是个管家。伯爵夫人对她丈夫也非常尊敬，她甚至挺喜欢他的聪明才智；她善于说上一句赞同他的话，使他受宠若惊；因此，她只要和他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这个可怜的男人。象

从前的大贵族一样，伯爵小心在意地保护他妻子的名誉，损害她的名誉就是对他的莫大侮辱。社会上非常钦佩他这种美德，德·赛里齐夫人也因而受惠不浅。换了任何别的女人，即使出身于德·龙克罗尔这样的名门望族，也会意识到自己这样胡作非为可能要身败名裂的。伯爵夫人非常忘恩负义，但是她连负心时都能令人倾倒。她懂得找机会给伯爵的创伤敷上一层香膏。

现在，让我们来说明这位国务大臣隐匿身分旅行的原因吧。

瓦兹河畔的丽山有一个名叫莱杰的富裕佃农，他经营着一片田地，田地的每一个零星小块都嵌插在伯爵的领地内，这有损于普雷勒领地的完整美观。这片田地属于瓦兹河畔的丽山一个名叫马格隆的业主。一七九九年，这片地租给莱杰的时候，还看不出农业发展的前途；现在，租约就要满期，地产主却拒绝了莱杰续订租约的建议。很久以来，德·赛里齐先生就想摆脱这些小块插花地所造成的麻烦和纠纷，存心要把这片田地全买下来，因为他知道马格隆先生唯一的希望，不过是使他的独生子（那时还是一个普通的税务员），能够被委任为桑利斯地区的税务官。莫罗对他的东家提到过，有人想要抢买这片田地，那就是莱杰老爹。这个农夫知道，如果把这片地零零碎碎地卖给伯爵，可以把价钱抬得多么高；他完全可以出一大笔钱来买这地，这笔钱得比小马格隆当税务官能赚到的还多。两天以前，伯爵急于要了结这桩事，已经把他的公证人亚历山大·克罗塔和他的诉讼代理人但维尔找来，一起研究这

笔买卖。虽然但维尔和克罗塔都对莫罗总管办这桩事的热心表示怀疑，正是因为有人写匿名信告发莫罗，伯爵才找他们来商量的，但是伯爵反倒替莫罗说好话，说他十七年来，一直是忠心耿耿地为他办事的。

"那么，好吧，"但维尔回答，"我建议大人亲自到普雷勒去一趟，并且请这位马格隆吃一顿饭。克罗塔也派他的首席帮办去，要带一张留了空页、空行的卖田文契，好填写田地的方位和其他名目。最后，请大人带一张银行支票，必要的时候可以预付一部分田价，还有，千万不要忘了委任他的儿子做桑利斯地区的税务官。要是您不一口气办完这桩事，这片田地就会从您手里溜掉！伯爵先生，您还不知道这些农夫多么滑头。农夫和外交官打交道，外交官总是要认输的。"

克罗塔也支持这个意见，根据仆人对皮埃罗坦透露的秘密，意见当然是为法兰西的贵人所采纳了。头一天，伯爵要丽山班车带信给莫罗，叫他邀请马格隆来吃晚饭，好了结穆利诺田产的事。在这桩事之前，伯爵已经吩咐修复普雷勒的公馆。一年以来，一位很走红的建筑师葛兰杜先生，每个星期都要到普雷勒来一趟。德·赛里齐先生来购置田产，同时也是想察看一下装修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他把修缮房子的事看得很重，因为他打算把他的夫人带来，让她感到意外的高兴。但是，伯爵头一天还想堂而皇之地到普雷勒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使他要坐皮埃罗坦的马车旅行呢？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谈谈总管的身世了。

普雷勒领地的总管莫罗，是一个外省检察官的儿子。这

位检察官在大革命时期成了凡尔赛的检察委员。凭了这个身分，莫罗的父亲差不多就保全了德·赛里齐先生父子的生命财产。但莫罗公民是一个丹东派；罗伯斯比尔对丹东派毫不容情，到处追捕他，最后发现了他，就把他在凡尔赛处决了。小莫罗继承了他父亲的思想感情，在首席执政初掌政权的时候，参与了密谋造反的事件。那时，德·赛里齐先生以德报德，不肯后人，及时地使已被判决的莫罗免于一死。到了一八〇四年，他又为他请求恩赦，得到特许。他先要莫罗在他的办公厅工作，后来又用他做秘书，负责处理他的私人事务。

莫罗在他的保护人结婚之后不久，就爱上伯爵夫人的一个侍女，并且和她结了婚。为了避免这种有失身分的结合所造成的尴尬局面——这种情况在宫廷内不乏先例——他就请求去管理普雷勒的领地。到了那里，他的妻子可以摆夫人的架子，在那个小天地里，他们两人都不会感到有损尊严。伯爵在普雷勒也需要有一个靠得住的人，因为他的夫人喜欢住在离巴黎只有五法里的赛里齐领地。三、四年来，莫罗已经掌握了办事的诀窍，他很聪明；而且早在大革命以前，他就在他父亲的事务所学过这一套；于是德·赛里齐先生对他说：

"你已经栽了跟头，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不过，你会有好日子过的，我将为你作出安排。"果然，伯爵给莫罗一千埃居的固定薪水，让他住在下房尽头一所漂亮的楼房里；此外，他砍多少木柴取暖，用多少燕麦、稻草和干草喂马，数量不限，还让他从地产收益中抽取一部分实物。一个区长还没有这么好的待遇呢。

莫罗当总管的头八年，称得上是细致认真、专心一意地经营着普雷勒。当伯爵来视察领地，决定是否添置产业，或者批准修建工程的时候，对他的忠心耿耿印象很深，非常满意，并且给了他大笔赏金。可是等到莫罗生了一个女儿，第三次做爸爸的时候，他在普雷勒已经过惯舒服的生活，就不再把德·赛里齐先生对他的莫大恩情放在心上了。因此，到了一八一六年，一向只在普雷勒享福的总管，居然接受了一个木材商人二万五千法郎的贿赂，签订了一个使商人有利可图的租约，准许他在十二年内伐取普雷勒领地上的木材。莫罗寻找借口说：他也许得不到退休金，而他又是有儿女的人，为伯爵干了将近十年，捞一笔也无可厚非；况且，他已经合法地积蓄了六万法郎，再加上这笔款子，就可以在瓦兹河右岸、亚当岛上首的香槟地区，买一个价值十二万法郎的田庄。政局的变化使伯爵和地方人士都没有注意这份用莫罗太太名义购置的产业，人家都以为这是她从圣洛老家一个姑奶奶那里继承到的一份遗产。

自从总管尝到地产的甜头以后，他的行为在表面上还是无懈可击的；不过他再也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增加秘密财产的机会，他三个孩子的利益，冲淡、扑灭了他的耿耿忠心。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虽然他接受贿赂，做买卖时多照顾了自己，甚至有时还滥用职权，但从法律观点看来，他还是个无罪的人，没有人提得出任何罪证来控告他。根据手脚最干净的巴黎厨娘对法律的理解，他这不过是和伯爵分享他凭本事赚来的钱而已。他这种中饱私囊的办法，不过

是个良心问题罢了。莫罗为人机灵，很会为伯爵打算，他决不放过为主人购置便宜田产的好机会，他自己也可以从中捞到一份厚礼。普雷勒领地每年收入七万二千法郎。因此，当地方圆十法里之内流传着一句话："德·赛里齐先生真是分身有术，找到了莫罗这样一个替身！"莫罗是个谨慎的人，从一八一七年起，就把他每年的收入和薪水都买了公债，这样，他的利息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增长起来，越积越多。他曾经谢绝做生意，推辞说自己没有钱。他在伯爵面前很善于装穷，结果他的两个孩子都在亨利四世中学得到了全官费补助。这时，莫罗有十二万法郎的资本买了贬值公债，公债的利息是百分之五，后来涨到八十法郎。这笔没人知道的十二万法郎，加上在香槟不断添置的田产，合起来大约值二十八万法郎，每年可以给他增加一万六千法郎的收入。

以上就是伯爵要买穆利诺田产时总管的经济情况。伯爵想在普雷勒过安静的日子，就非把穆利诺的田产买到手不可。这片田产包括九十六块土地，每块土地都紧靠或挨近普雷勒领地，并且常常象棋盘上的棋子似的插在领地中间，还不用说那些公共的篱笆和分界的沟渠。有时为了砍一棵树，如果树属于哪一家并不明确的话，就会发生令人恼火的争执。换上另外一位国务大臣，为了穆利诺的田产，每年少说也要打上二十次官司。莱杰老爹想买这片田产，也只是打算转手卖给伯爵而已。这个农夫为了更有把握赚进三、四万法郎，早就打主意要疏通莫罗了。在星期六这个紧要关头的前三天，莱杰老头实在沉不住气了，就在地里向总管摊了牌，说他不妨把

德·赛里齐伯爵的钱投资在商量好了的田地上，可以净得百分之二点五的纯利，这就是说，莫罗可以象平常一样，表面上为他的东家出力，暗地里却能得到莱杰送他的四万法郎外快。

“的确，”总管晚上睡觉的时候对他的老婆说，“要是我能从穆利诺地产的买卖中挣到五万法郎——因为大人大约会赏我一万的——那我们就不干了，搬到亚当岛那所诺让石盖的小公馆里去住。”

这所精致的小公馆是孔蒂亲王为一位夫人修建的，陈设考究，无美不备。

“那我可高兴啦！”他的老婆回答说，“现在住在那里的荷兰人把房子好好地修理了一番，只要我们出三万法郎就肯把房子出让，因为他不得不回到东印度群岛去。”

“那我们离香槟就只有两步路了，”莫罗接着说，“我还打算花十万法郎，买下穆尔的田庄和磨坊。这样，我们一年可以有一万法郎的土地收益，还有一所全区最讲究的房子，房子离地产又只有几步远。此外，公债券一年大约还有六千法郎利息。”

“你为什么不去亚当岛捞个治安法官当当呢？那我们就更有地位，而且可以多挣一千五百法郎啦。”

“啊！我也打过这个算盘。”

莫罗正在盘算这些事情，忽然听说他的东家要来普雷勒，并且要他邀请马格隆星期六来吃晚饭，他赶快派了一个专差，给东家送去一封信。不料信交到伯爵第一亲随奥古斯丁手里的时候，已经是深更半夜，当然不便禀报德·赛里齐先生；不

过奥古斯丁碰到这种情况，总是照例把信放在伯爵的办公桌上。在这封信里，莫罗请伯爵不必劳神远来，并且请他相信他会尽力把事办好。在他看来，马格隆不愿意整批卖田，说过要把穆利诺的田产分成九十六块出卖；因此，非得使他打消这个念头不可，总管又说，可能不便用真名实姓和他打交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冤家对头。总管夫妇在普雷勒也得罪过一个名叫德·雷贝尔的退役军官和他的妻子。他们先是唇舌相争，然后挖苦讽刺，最后弄得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了。德·雷贝尔先生一心只想报复，他要弄得莫罗丢掉饭碗，自己取而代之。这两个主意本来就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总管两年来的作为，雷贝尔夫妇全都看在眼里，知道得清清楚楚。就在莫罗派专差送信给伯爵的同时，雷贝尔也打发妻子到巴黎去。德·雷贝尔太太急着要求谒见伯爵，可她到达的时候伯爵已经就寝，她头天晚上九点钟被打发出来，但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她还是被领进了伯爵的公馆。

"大人，"她对国务大臣说道，"我丈夫和我，我们都不是那种写匿名信的人。我是德·雷贝尔的妻子，娘家姓德·科鲁瓦。我丈夫每年只能领到六百法郎退休金。我们住在普雷勒，您的总管一次又一次地欺侮我们这种安分守己的人。德·雷贝尔先生一点也不会巴结讨好，他当了二十年兵，但是总和皇帝离得很远，他一八一六年退伍的时候才是个炮兵上尉，伯爵大人！您当然知道，军人不在主子跟前，要晋升是多么困难；加上德·雷贝尔先生老老实实，不会逢迎，更得不到他上司的欢心。我丈夫三年来一直把您的总管所作所为看在眼里，

想要使他丢掉他现在的差事。您看，我们是有啥说啥的。莫罗把我们当作对头，所以我们也不放过他。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告诉您，在穆利诺田产的买卖中，他们把您要了。他们打算从您这里多赚十万法郎，再由公证人、莱杰和莫罗三个人私分。您说要请马格隆吃饭，您打算明天到普雷勒去；可是马格隆会装病，而莱杰以为田产十拿九稳可以到手，已经到巴黎来提取现款了。我们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您，是因为如果您需要一个不捣鬼的总管的话，我丈夫就可以为您效劳；虽然他是个贵族，可是他准会象服兵役一样为您办事。您的总管已经捞到二十五万法郎私产，他也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了。”

伯爵冷淡地向德·雷贝尔太太道了谢，空洞地许了许愿，因为他瞧不起告密的人；但一想起但维尔的猜测，他心里也动摇了；后来忽然一眼看见总管送来的信，他一口气把信读完；读到总管请他放心，并且十分委婉地埋怨伯爵不信任他，要亲自过问这区区小事时，伯爵就猜到了莫罗的用意。

“贪污总是伴着财富而来的！”他心里想。

于是伯爵向德·雷贝尔太太随便问了几个问题，与其说是要了解详细情况，不如说是争取时间来观察她。他还给他的公证人写了一张字条，叫他不要派他的首席帮办去普雷勒，而要他亲自去赴宴会。

“要是伯爵先生认为，”德·雷贝尔太太临走之前说，“我不应该瞒着德·雷贝尔先生私自来拜见您，那现在至少也该请您相信，关于您那个总管的情况，我们都是听其自然地得到的，丝毫没有做什么欺心的见不得人的事。”

德·科鲁瓦家出生的德·雷贝尔太太笔直地站着，好象一根木桩。伯爵抓紧时间打量她，看到的是一张漏勺似的、到处是洞的麻脸，平板干瘦的身材，两只目光灼灼的眼睛，金黄色的鬈发紧贴在心事重重的额头上，头戴一顶有粉红衬里的、褪色的绿缎子帽，身穿一件带紫色圆点的白袍，脚上着一双皮鞋。伯爵一望而知这是一个穷上尉的老婆，一个订阅《法兰西邮报》的清教徒，做人规规矩矩，但对一个肥缺能够带来的舒服生活也很敏感，并且非常眼红。

"您说只有六百法郎的退休金?"伯爵说，与其说他在回答德·雷贝尔太太刚才讲的话，不如说他在自言自语。

"是的，伯爵先生。"

"您的娘家姓德·科鲁瓦?"

"是的，先生，这是梅桑地方的名门望族，我丈夫也是梅桑人。"

"德·雷贝尔先生在第几联队服过役?"

"在炮兵第七联队。"

"好的!"伯爵记下联队的番号时说。

他想到不妨把领地交给一个退伍军官管理，因为此人的经历，可以到陆军部去调查清楚。

"太太，"他拉铃叫亲随进来时说，"您同我的公证人一道回普雷勒去，他会去赴宴的，您的事我会给他打招呼；这是他的地址。我自己要秘密地到普雷勒去一趟，我会叫人通知德·雷贝尔先生来见我的……"

因此，德·赛里齐先生要坐公共马车外出，吩咐不得泄露

他的身分。这个消息使马车夫吃了一惊，但并不是一场虚惊。马车夫预感到，他的一个老主顾就要大祸临头了。

皮埃罗坦走出棋盘咖啡店，看见银狮旅馆门口有一个妇人和一个小伙子，他职业性的敏感使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他的主顾；因为那妇人伸长脖子，露出着急的神情，显然是在找他。她身穿一件重新染过的黑绸连衣裙，头戴一顶淡褐色帽子，披着法国制的旧开司米披肩，脚上穿的是粗丝袜子和羊皮鞋，手里拿着一个草提篮和一把天蓝色雨伞。这妇人从前一定很漂亮，现在看来有四十岁光景；她蓝色的眼睛不再闪耀着幸福的光辉，这说明她已经很久不过社交生活了。因此她的装束和姿态，都表明她是个全心全意为家务和儿女操劳的母亲。她的帽带已经褪色，帽子的式样说明至少已经戴了三年。她的披肩是用一枚断头针加上一团火漆扣住的。这个不知名的妇人着急地等待着皮埃罗坦，要把儿子托付给他。孩子当然是头一次出门，所以母亲要把他一直送到车上，一半是不放心，一半也是心疼孩子。母亲配上这么一个儿子，真可以说是相得益彰；要是没有这个母亲，儿子也就不会给人一眼看穿。母亲不得已让人看见了她那缝补过的手套，儿子穿的橄榄色长外衣，袖子太短了一点，没有遮住手腕，这说明他正在发育成长，正象那些十八、九岁的青年一样。他穿着母亲补过的蓝色长裤，如果上衣一不凑趣，衣摆忽然掀开，就会露出屁股上的补钉。

"不要把你的手套扭来扭去，这样会把它扭得越来越皱的，"她正说着，皮埃罗坦露面了。"您是车把式吗？……啊！

您呀，皮埃罗坦！”她接着说，并且暂时把儿子丢下，拉着马车夫走了两步。

“您好吗，克拉帕尔太太？”马车夫回答，他脸上的神情既流露了几分尊重，也表示了几分随便。

“好，皮埃罗坦。请照顾照顾我的奥斯卡吧，这是他头一次一个人出门。”

“哦！他一个人到莫罗先生家里去？……”马车夫嚷着说，他想弄清楚这个年轻人是不是的确到那儿去。

“是的，”母亲回答说。

“那么，莫罗太太同意他去？”皮埃罗坦带着一点明白内情的神气接着问道。

“唉！”母亲说，“可惜情形不象您说的那么好，可怜的孩子；不过为他的前途着想，也不得不去了。”

这个回答深深地打动了皮埃罗坦的心，使他不敢把他为总管担忧的心事向克拉帕尔太太吐露，同样，她也不敢叮嘱得太多，把马车夫当监护人看待，那会有损她儿子的体面。他们心里各有各的考虑，嘴上只好谈谈天气、道路、沿途的车站等等。趁着这个当儿，不妨来解释一下皮埃罗坦和克拉帕尔太太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刚才谈了那么两句会心的话。时常，这就是说，每个月总有三、四回，当皮埃罗坦路过地窖到巴黎去的时候，他总是发现莫罗总管一看见他的马车来，就向一个园丁做做手势。于是园丁就来帮皮埃罗坦把一两筐装得满满的水果或者时鲜菜蔬，还有母鸡、鸡蛋、黄油、野味等等，一齐装上马车。总管除了把运费交给皮埃罗坦之外，如果运

送的东西里面有过关卡时应该纳捐上税的，还会另外给钱。不过这些菜篮、果筐、大包小件，从来不写收件人的姓名地址。只是在头一回，总管为了免得以后再麻烦，才亲口把克拉帕尔太太的住址告诉了懂事的马车夫，并且叮嘱他千万不要把这件他看得非常重要的事情转托别人代办。皮埃罗坦猜想总管大约是和什么小娇娘有了暧昧关系，不料他一到兵工厂区樱桃园街七号，看到的却不是他想象中的年轻漂亮的美人儿，而只是刚才描写过的克拉帕尔太太。送信人的身分使他们可以深入许多家庭的内部，接触到不少的秘密；但是盲目的社会也是半个命运的主宰，它使他们不是没受教育，就是缺乏观察力，结果他们也并不危险。因此，几个月后，皮埃罗坦虽然隐隐约约看到一些樱桃园街的内部情况，还是摸不清克拉帕尔太太和莫罗先生的关系。

虽然这时兵工厂区一带的房租不算贵，克拉帕尔太太还是住在一座楼房后院的四层楼上。当王朝的达官贵人都聚居在图尔内勒宫和圣保罗大厦的旧址时，这座楼房也曾是某个大贵族的公馆。到十六世纪末，这些名门望族才瓜分了从前王宫御花园所占用的大片土地，因此，这些街道还保留着当年的名字，叫做樱桃园街、大栅栏街、雄狮街等等。

克拉帕尔太太住的这套房全都镶着古老的护壁板，它包括三个相通的房间：一间餐厅，一间客厅，一间卧房。楼上还有一间厨房和奥斯卡的卧室。这套房间对面，在巴黎人叫做“楼梯口”的地方，看得见一间向外凸出去的房子。这种房间每一层楼都有一间，加上楼梯井，形状象一个四方的塔楼，外

墙是用大石头砌成的。这就是莫罗在巴黎过夜时住的房间。皮埃罗坦把筐子、篮子放在头一间房里的时候，看见那里有六把带草垫的胡桃木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只碗橱；窗子上挂着赤褐色的小窗帘。后来，他也进过客厅，看到一些褪了色的、帝国时代的旧家具。此外，客厅里只有些起码的陈设，没有这些陈设，房东会怀疑房客付不起房租的。根据客厅和餐厅的摆设，皮埃罗坦猜想得到卧房里的情况。护壁板的横头涂了厚厚一层不红不白的劣等油漆，使得花边、图案、雕像都看不清楚，不但不象装饰，反而叫人看了难受。地板从来没打过蜡，颜色灰暗，就象寄宿生宿舍里的地板一样。有一次马车夫无意中在克拉帕尔夫妇用餐的时候走进去，发现他们的杯盘碗盏，任什么东西都显得非常寒酸；虽然他们使的还是银质餐具，但是碟子和汤盘跟穷人家用的并无不同，不是破了一只角，就是修补过，看了叫人觉得可怜。克拉帕尔先生穿一件窄小的蹩脚上衣，拖着一双肮脏的拖鞋，鼻子上老挂着一副绿眼镜。一脱下他那顶戴了五年的、难看得要命的鸭舌帽，就会露出一个尖尖的脑壳，头顶上垂下几根细长而油污的须须，这种须须，诗人是不肯把它叫做头发的。这个脸色苍白的人看起来畏畏缩缩，其实非常蛮横霸道。在这套朝北的寒酸的房间里，除了对面墙上的葡萄藤和院子角落里一口水井之外，看不见别的景色。但是在这套房间里，克拉帕尔太太却摆出一副皇后的气派，走起路来，象是一个只习惯坐车而不用脚走路的女人。在向皮埃罗坦表示谢意的时候，她的眼神往往流露出不胜今昔之感；有时还把几个十二苏的铜板，悄悄地塞到他的手

里。她的声音也很娇媚动人。皮埃罗坦不认识奥斯卡，因为这个孩子过去在学校里寄宿，马车夫还没有在他家里碰见过他。

下面就是皮埃罗坦怎么也猜不到的一段辛酸史，虽然他近来向看门的女人打听过消息，但是那个女人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克拉帕尔夫妇交二百五十法郎的房租，只有一个女佣人每天早上来几个钟头，帮忙做做家务，克拉帕尔太太有时还得自己洗衣服，她每天付清她的邮资①，仿佛累积起来，这笔债就无法偿还了。

世界上没有，或者不如说，很少有一个犯人是百分之百有罪的。因此，人们很难碰到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一个人向他的老板报帐的时候，可能会报假帐，揩点油，尽量多占一点便宜；一个人为了挣到一笔钱，或多或少，手脚总会有点不干净；但是很少有人一辈子不做几件好事的。哪怕是为了好奇，为了面子，或者是反常，或者是偶然，一个人也总有做好事的时刻；他会认为这是错误，可能再也不肯重蹈覆辙了；但是在他一生之中，总有一两次会拔一毛以利天下的，正如一个最粗鲁的人也会有一两次显得文雅一样。如果莫罗的错误情有可原的话，难道不是因为他一心想要救济一个可怜的女人？这个女人对他的情意，曾经使他感到骄傲，而在他有危难的时候，她还为他提供过藏身之所呢。这个女人在督政府时期非常出名，因为她和当时的五大巨头之一有亲密的关系。由这个有

① 在发明邮票以前，邮费是根据邮件的重量和距离的远近由收信人支付的，收费很高。

权有势的靠山撮合，她和一个军用物资承办商结了婚。这个商人赚了几百万家私，但到一八〇二年，却给拿破仑搞得破了产。这个商人名叫于松，因为从豪华阔绰的生活突然堕入贫穷困苦的境地而发疯，跳了塞纳河，丢下了年轻貌美、怀有身孕的于松太太。莫罗和于松太太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那时他已被判死刑，不但不能娶军用物资承办商的寡妇，甚至还不得不暂时弃乡背井，离开法国。当时于松太太年方二十二岁，在逆境中，下嫁给一个名叫克拉帕尔的小职员。克拉帕尔是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从外表看来，人家认为他前途大有希望。但愿上帝保佑女人，不要一看见前途无限的美男子就上当吧！在那个时期，小职员摇身一变就可以成为大人物，因为皇帝正在搜罗人才。可惜克拉帕尔虽然天生一副好皮囊，却俗里俗气，没有一点才智。他以为于松太太非常有钱，就假装对她一往情深；但是不管现在也罢，将来也罢，他不但不能满足她过阔绰生活的需要，反而成了她的负担。克拉帕尔相当不称职地在财政部干一个小差事，每年的收入还不到一千八百法郎。莫罗回到德·赛里齐伯爵身边的时候，知道了于松太太的难堪处境，就在他自己结婚之前，设法把她安插到皇太后身边当一等女侍。虽然有了这个有权有势的靠山，克拉帕尔却没有升过一次级，他的庸碌无能一眼就给人看穿了。一八一五年皇帝倒台，这位督政府时代引人注目的阿斯帕西① 也跟着没落了。她没有别的收入，只是巴黎市政厅看在德·赛里

① 阿斯帕西，古希腊名妓，雅典民主派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情妇，以聪明、美貌著称。

齐伯爵的份上，给了克拉帕尔一千二百法郎年俸。莫罗是这个女人唯一的靠山，当年他曾见过她有百万家产，现在他却不得不为奥斯卡·于松在亨利四世中学弄一笔巴黎市政厅的半官费，还得时时托皮埃罗坦去樱桃园街，送上一切不会引起流言蜚语的东西，去接济一个处境困难的家庭。

奥斯卡是他母亲的唯一希望，是她的命根子。要说这个可怜的女人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对她的孩子溺爱得过了头。这孩子却是他继父的眼中钉。奥斯卡不幸生来有几分愚蠢，这一点虽经克拉帕尔多次点破，做母亲的总是不太相信。这种愚蠢，或者不如说得更确切一点，这种自负，使总管也感到非常担心，他曾经请克拉帕尔太太把这个年轻人送到他那里去住个把月，好研究和摸索一下他到底干什么行当合适；其实，总管打算有朝一日能把奥斯卡推荐给伯爵，来接替自己的职务。不过，凡事不管好歹，总有一个来龙去脉，因此，指出奥斯卡愚蠢而自负的根源，也许不会是多余的。应该记得，他是在皇太后宫中长大的。在他幼年时代，皇家的荣华富贵已经使他眼花缭乱。他正在塑造中的心灵自然会保存这些灿烂景象的痕迹，留下黄金时代的欢乐印象，并且希望重享这种乐趣。中学生本来就喜欢吹牛夸口，大家都想抬高自己，压低别人，这种炫耀的天性又有幼年时代的回忆作基础，就更发展得漫无止境了。说不定他母亲在家里谈起自己当年是督政府时代的巴黎名媛时，言下也不免有点得意洋洋，忘乎所以。最后，奥斯卡刚念完中学，在校时，交得起学费的阔学生对体力不如他们的公费生毫不客气，动不动就横加侮辱，奥斯卡也得

有一手对付他们的办法。至于他的母亲，旧时代殒灭了的荣华富贵，一去不复返的青春美貌，忍受苦难的慈善心肠，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做母亲的盲目溺爱，和承担苦痛的英勇精神，都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崇高的形象，自然会引起好管闲事的巴黎人瞩目。

皮埃罗坦猜不到莫罗对这个女人的深厚感情，也看不出这个女人对她在一七九七年曾经保护过、后来成了她唯一朋友的莫罗的感情，所以不肯把他猜测到的莫罗所面临的危险，过早地泄露给她。仆人那句厉害的话："我们照顾自己还忙不过来呢！"，还有服从长官的观念，又回到了马车夫的心头。何况这时皮埃罗坦感到心里千头万绪，正如一千法郎里有好多个五法郎的钱币一样。一次七法里的旅行，在这个可怜的母亲心目中，当然是一次长途跋涉，因为在她娴雅的一生中，是很少走出城关一步的。皮埃罗坦不断重复说："好吧，太太！——是的，太太！"这也足以说明马车夫是多么想摆脱这些显然罗嗦而又无益的叮嘱了。

"请您把包袱放好，万一变天的话，也不至于淋湿。"

"我有防雨布哩，"皮埃罗坦说，"再说，太太，您瞧，我们装行李是多么小心啊。"

"奥斯卡，不要在那里待半个月以上，不管人家怎样恳切地留你，"克拉帕尔太太又回过头来对儿子说，"不管你做什么事，你都不会讨莫罗太太喜欢的；再说，你到九月底也该回来了。要知道，我们还得到美城区你姑父卡陶那儿去呢。"

"是的，妈妈。"

“最要紧的是，”她低声对他说，“千万不要提什么仆人不仆人……时刻都要想到莫罗太太当过女仆……”

“是的，妈妈。”

奥斯卡象所有特别爱面子的青年人一样，看见自己在银狮旅馆门口这样听教训，显得很不耐烦。

“好吧，再见，妈妈；我们要走了，马已经套好了。”

这位母亲忘记了她是在圣德尼城关的大街上，居然搂住奥斯卡就亲吻，并且从提篮里拿出一块好看的小面包来，对他说道：

“咳，你几乎忘了你的小面包和巧克力啦！孩子，我再对你说一遍，千万不要在路上的饭店里吃东西，那里随便什么都卖得比外面贵十倍。”

奥斯卡看见母亲把小面包和巧克力塞进他的衣袋，真恨不得能离她远远的。但是这个情景却偏偏给两个年轻人看在眼里，他们比这个中学毕业生大几岁，衣服也穿得讲究些，又没有母亲来送行。他们的举动、打扮、派头，都说明他们已经自立了，这正是一个还受母亲管束的孩子求之不得的。在奥斯卡看来，这两个年轻人简直是身在天堂。

“乳臭未干的孩子在叫妈妈呢！”两个陌生的年轻人当中的一个笑着说。

这句话传到奥斯卡的耳朵里，使他打定主意，非常不耐烦地嚷了一声：“再见，母亲！”

应该承认，克拉帕尔太太说话的声音太高了一点，仿佛要让过路的人都知道她多么疼爱儿子似的。

“你怎么啦，奥斯卡？”这个可怜的母亲有点伤心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她显出严厉的神色说，以为自己能够（这是所有惯坏了孩子的母亲的通病）叫儿子不得不敬重她。“你听我说，奥斯卡，”她立刻又换成温和的声调说，“你喜欢随便说话，不管你知道的也好，不知道的也好，你都喜欢乱说，这是年轻人愚蠢的自负；我要对你再说一遍，记住祸从口出，不要随便开口。你还没有见过世面，我的好宝贝，哪里能识别你碰到的那些人，因此，千万不要在公共马车上瞎说一通，那会出乱子的。再说，在公共马车上，有教养的人是不随便乱说话的。”

那两个年轻人大约已经走到了旅馆尽里头，转过身来，旅馆大门下面又响起他们穿着马靴走路的声音；他们可能听见了母亲对儿子的训戒；因此，奥斯卡感到面子攸关，不能不甩掉他的母亲，他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大胆的办法。

“妈妈，”他说，“你站在这里两面都有风，当心你会受凉发烧的；再说，我也要上车了。”

孩子的话打动了母亲的心，她又搂住他亲吻，仿佛他要出远门一样，并且一直把他送上马车，眼睛里还含着泪水。

“不要忘了给仆人五个法郎的赏钱，”她说，“这半个月至少要给我写三封信！要规规矩矩，记住我的嘱咐。你带的衣服够换洗的了，用不着给人家洗。总而言之，要记住莫罗先生的好心好意，要象对待父亲一样听他的话，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奥斯卡上车的时候，因为裤脚忽然往上一提，露出了他的

蓝色长袜，又因为长上衣的下摆掀开了，露出了他裤子上的新补钉。这些小户人家不体面的迹象，一点也逃不过那两个年轻人的眼睛，他们相视一笑，这对奥斯卡的自尊心又造成一道新的伤痕。

“奥斯卡定的是一号座位，”母亲对皮埃罗坦说道。“坐到尽里头去吧，”她接着又对奥斯卡说，眼睛温柔地望着他，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

啊！奥斯卡多么惋惜：苦难和忧伤使他的母亲不再象从前那么美丽，贫穷和克己又使她穿不起好衣裳！那两个年轻人里面有一个穿着带马刺的长统靴，他用胳膊肘捅了捅另外那个年轻人，要他看奥斯卡的母亲，另外那个捺了捺嘴唇上边的小胡子，意思好象是说：“身段还不错！”

“怎样才能甩掉我的母亲呢？”奥斯卡心里在嘀咕，脸上也露出着急的神气。

“你怎么啦？”克拉帕尔太太问他。

奥斯卡假装没有听见，这个没有良心的小畜生！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克拉帕尔太太也未免太不知趣，但是，感情太专一就不会为别人着想了！

“乔治，你喜欢同小孩子一道旅行吗？”一个年轻人问他的朋友。

“喜欢的，如果他们都断了奶，如果他们都叫奥斯卡，如果他们都带了巧克力糖的话，我亲爱的亚摩里。”

这几句话说得不高不低，让奥斯卡爱听就听，不爱听也行；不过奥斯卡的举止却让乔治看出，一路之上，他可以拿这

个孩子开玩笑开到什么程度。奥斯卡真愿没有听见。他东张西望，看看象梦魇一样压在他心上的母亲是不是还在那儿。他晓得她太疼他了，不肯这么干脆离开他的。他不由自主地把他旅伴的穿着和他自己的作了比较，并且感到多半是他母亲的打扮成了那两个年轻人的笑柄。

“要是他们能够走开就好了，这两个家伙！”他心里想。

可惜！亚摩里只用手杖轻轻敲了一下马车的轮子，对乔治说：

“你信得过这老马破车吗？”

“有什么法子呢！”乔治无可奈何地说。

奥斯卡叹了一口气，看到乔治骑士派头十足，歪戴着帽子，有意露出一头漂亮的金色鬈发，而他自己的黑发却按照继父的意思，推成士兵式的平头。这个爱虚荣的孩子长着圆鼓鼓的脸颊，脸色非常健康；而他旅伴的面孔却俊秀、瘦长，色泽苍白，不过天庭倒还饱满，一件仿开司米的毛背心紧紧裹住他的胸脯。奥斯卡一方面羡慕他深灰色的紧身裤，带有胸饰的卡腰上衣，同时也觉得这个传奇式的陌生人似乎生来高人一等，所以盛气凌人，就象一个丑媳妇见到美人儿，总会怪她锋芒外露一样。他长统靴的铁后跟走起路来太响，仿佛一直钻进奥斯卡的心里。总而言之，奥斯卡穿着也许是他家里做的、用他继父的旧衣服改成的服装，感到局促不安的程度，正和那个令人倾倒的青年穿着合身的衣服，感到自由自在的程度不相上下。

“这小子钱包里至少也该有十来个法郎吧，”奥斯卡心

里想。

那年轻人转过身来。奥斯卡一眼看见他颈脖上挂着一条金链子，链子那头当然是一只金表了，于是在奥斯卡眼中，这陌生人成了个了不起的人物。

从一八一五年起，奥斯卡就生活在樱桃园街。每逢节假日，总由他继父到学校去接他，再把他送回去。从他进入青年时代以来，除了他母亲这个穷困的家庭之外，他没有见过别的地方可以进行比较。按照莫罗的意见，他受着严格的管教，不常看戏，最多也只能去昂必居喜剧院。到了剧场，一个孩子除了看戏之外，即使他能分心看看剧场，也看不到什么高雅的格调。他的继父按照帝国时代的风习，还把挂表放在裤腰间的表袋里，让一根粗粗的金链子挂在肚皮上，表链的另一头系着一束希奇古怪的小玩意儿，几个印章，一把圆形的扁头钥匙，钥匙头上镶嵌着一幅风景画。奥斯卡一直把这件过时的装饰品当作好得不能再好的东西。这时，看见人家漫不经心地摆出一副这样高雅的派头，他就不禁头晕目眩了。那年轻人故意摆弄他的精工细制的手套，而且似乎想叫奥斯卡眼花缭乱，又潇洒地挥舞起一根雅致的金柄手杖。奥斯卡已经到了青春时期的最后阶段，到了这个年龄，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能使他喜不自胜，或者悲不可言；他宁愿咬紧牙关吃苦，也不愿衣服穿得惹人笑话；他爱面子，并不是想在生活中干出一番事业，而是要在琐事上，在穿着上出出风头，装作大人。于是他就爱说大话，越是鸡毛蒜皮般的小事，越要吹得天花乱坠；不过，人们虽然妒忌一个衣冠楚楚的草包，却也会羡慕有才能的人，崇

拜天才。这些缺点如果根源不是在心灵里，那只可以归咎于血气方刚，头脑发热。一个十九岁的孩子，而且是独生子，继父又是一年只赚一千二百法郎的穷职员，管他管得挺严，母亲却爱他如命，为他不惜吃苦受罪。一个这样的孩子，看到一个二十二岁的阔绰青年，怎能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怎能不羡慕他波兰式的、有绣花绲边和绸缎里子的长上衣，仿开司米的毛背心，还有那用一个趣味低劣的圆环扣在胸前的领带？社会上哪个阶层的人没有这种眼睛朝上看的小毛病？就是天生的圣人也得服从这种天性。日内瓦的天才卢梭不也羡慕过旺图尔和巴克勒[①]吗？不过奥斯卡的小毛病却发展成了大错误，他感到自己丢了脸，他怨恨他同路的伙伴，并且心里暗暗起了一个念头，他也要向他的旅伴露一手，表明他并不低人一等。

那两个漂亮小伙子老是走来走去，从大门口走到马房，又从马房走到大门口，一直走到街上；他们转回头的时候，老是瞧着缩在车子角落里的奥斯卡。奥斯卡相信他们的讪笑和自己有关，就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开始哼起一支自由派喜欢唱的流行歌曲结尾的迭句："这点要怪伏尔泰，那点却要怪卢梭。"[②]他想这样大约会使人家把他当作一个诉讼代理人的小帮办。

---

① 旺图尔是卢梭爱慕的音乐师；巴克勒是卢梭十九岁时形影不离的旅伴。见卢梭《忏悔录》第三卷第一章。

② 当时教会反对伏尔泰和卢梭，把社会上与他们毫不相干的过错，都推到他们身上，于是自由派就编了一些讽刺歌曲，如："隆泰尔出了个丑八怪，这点要怪伏尔泰；帕莱佐出了个蠢家伙，那点却要怪卢梭。"

“咳，他说不定是歌剧院合唱队的，”亚摩里说。

可怜的奥斯卡气得跳了起来，拿起那条做座位靠背的横档对皮埃罗坦说：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开车呀？”

“马上就开，”马车夫回答，他手里拿着马鞭，眼睛却瞧着昂吉安街。

这时场面更加热闹，因为又来了一个年轻人，带着一个真正的顽童，后面还跟着一个搬运夫，用一根皮带拖着一辆小车。这个年轻人悄声地对皮埃罗坦说了几句话，皮埃罗坦点点头，就把他车行的搬运夫叫来。搬运夫跑来帮着把小车上的行李卸下，小车上除了两口大箱子之外，还有几个木桶，几把大刷子，几个奇形怪状的大箱子，数不清的大包小包，以及其他用具。两个新来的旅客中，更年轻的那个一下就爬上了马车的顶层，眼明手快地把这些用具搬上去摆好。可怜的奥斯卡这时正笑眯眯地瞧着站岗似的在街道对面为他送行的母亲，竟没有分心来看一看这些用品，要不然，它们会泄漏天机，说明这两个新旅伴是干哪个行当的。那个顽童大约十六岁，穿一件灰色罩衫，腰间扎一根漆皮带。他的鸭舌帽与众不同地歪戴在头上，露出一头乱蓬蓬的、非常别致地一直披到肩头的黑色鬈发，显示了他开朗的性格。他那黑色的闪光缎领带在他洁白的脖子上划出一道黑线，使他灰色的眼睛显得特别灵活。他那涨红了的、富有生气的褐色脸孔，他那相当厚的嘴唇，招风的耳朵，翘起的鼻子，几乎脸上的每一个细微表情都显示了费加罗的讽刺精神和年轻人的无忧无虑；同样，他那活

泼的姿态，含讥带讽的眼神，说明他从小就得干活谋生，智力已有相当的发展。这个孩子仿佛已经有自己的是非观念，艺术或者职业已经使他成熟，根本不把衣着问题放在心上。他瞧着他没有擦亮的皮靴，显得漠不关心，又在他的粗布裤子上寻找污点，但与其说是要把污点擦掉，不如说是要看看它的效果。

"我身上的色调很美呀！"他抖抖身上的尘土，对他的同伴说。

他同伴的眼神流露出师傅对徒弟的尊严，稍有阅历的眼睛都可以看出：这孩子是个快活的学画的艺徒，用画室里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小画匠。

"放规矩点，弥斯蒂格里①！"师傅用绰号叫他，这个绰号当然是画室里的伙伴给他安上的。

他的师傅是个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一头浓密的黑发乱得出奇；不过这一头乱发对于他的大脑袋，倒是个不可缺少的衬托，他宽阔的脑门也显示了早熟的智慧。他那五官不端正的面孔太奇特，不能说是难看，但是凹了下去，仿佛这古怪的年轻人得了慢性病，或者穷得缺乏营养——这也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再不然，就是他近来有什么难以忘却的伤心事。他的衣着和弥斯蒂格里的差不多，只是大小不同。他穿一件蹩脚的、美洲绿的旧上衣，不过洗刷得还干净。一件黑背心和上衣一样，钮扣一直扣到颈下，只稍微露出一点围着脖

---

① "弥斯蒂格里"的意思是"小灰猫"。

子的红绸巾。一条和上衣一样旧的黑裤子，松松地绕着他的瘦腿，飘飘荡荡。最后还有一双沾满污泥的靴子，说明他是走了远路来的。这个艺术家敏锐地打量了一下银狮旅馆的内部，它的马房，各式各样的窗口，还有其他细微的部分。他瞧瞧弥斯蒂格里，他的学徒也学他的样子，讥讽地瞧了旅馆一眼。

“真美！”弥斯蒂格里说。

“是的，真美，”他的师傅跟着说。

“我们还是来得太早了，”弥斯蒂格里说，“能不能去随便找点东西吃吃？我的肚子也和大自然一样，它最不乐意空着。”

“我们能去喝杯咖啡吗？”他的师傅语气柔和地问皮埃罗坦。

“不要去太久了，”皮埃罗坦说。

“好！我们可以去个一刻钟，”弥斯蒂格里说，他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巴黎画室里的小徒弟生来善于察言观色的本领。

这两个旅客走了。那时，旅馆厨房里的钟敲了九点。乔治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皮埃罗坦了。

“咳！伙计，人家降格来坐你这样的破轱辘车，”他用手杖敲敲车轮子说，“你至少也得按时开车才象个样子呀。真见鬼！坐这种车子可不是开心的事。要不是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坐你这样的车子谁不害怕摔断自己的骨头呢！再说，你耽误了我们这么多时间，你这匹叫做红脸的瘦马怎么也捞不回

来啊！"

"趁这两位旅客去喝咖啡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套上小鹿好了，"皮埃罗坦答复说，"去吧，你，"他对搬运夫说，"你去看看莱杰老爹是不是坐我的车走……"

"这个莱杰老爹在哪里呀？"乔治问道。

"就在对面，五十号门牌，他没有买到丽山的车票，"皮埃罗坦对搬运夫说，却不回答乔治，就找小鹿去了。

乔治和他的朋友握手告别之后，就上了马车。他摆出一副要人的架势，把一个大公事包放在坐垫底下。他坐在奥斯卡对面的角落里。

"这个莱杰老爹真麻烦，"他说。

"他总不能霸占我们的位子啊，我的位子是一号，"奥斯卡回嘴说。

"我是二号，"乔治接着说。

皮埃罗坦牵着小鹿出来的时候，搬运夫也拖着一个至少有一百二十公斤重的大胖子来了。莱杰老爹是个大肚子、宽背脊的农夫，头发上扑了粉，身穿蓝帆布上衣。他的白色护腿套一直套到膝盖，把用银扣子扣紧的条纹绒裤也套在里面。他的打着铁钉的皮鞋每只至少有两斤①重。最后，他手里还拿着一根带红色的、发亮的粗柄硬木棍子，棍子是用一根小皮带套在手腕上的。

"您就是莱杰老爹吗②？"这农夫正要把一只脚踩上踏板

① 法国古斤，按巴黎的标准，每斤相当于今 490 克。

② 法语"莱杰"(Léger)是身轻如燕的意思，乔治故意来取笑他。

的时候，乔治一本正经地问道。

“不敢当，您有什么吩咐？”农夫说，同时仰起那张很象路易十八的脸孔。在他胖乎乎的红光满面的两颊中间，耸起一个大鼻子，这个鼻子随便长在另外哪张脸上，都会显得太大。他笑眯眯的眼睛，给周围的肉团子挤成了一条线。

“喂，帮帮忙吧，伙计，”他对皮埃罗坦说。

马车夫和搬运夫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农夫抬上车，乔治还在旁边打气：“加把劲呀！啊嘿！抬呀！”

“啊！我的路程不远，到了‘地窖’①，我就不再往前走了。”农夫用玩笑来回答别人的玩笑。

在法国，大家都懂得开玩笑。

“坐里边去吧，”皮埃罗坦说，“里边一共要坐六位。”

“你还有一匹马呢？”乔治问道，“难道它也和驿车的第三匹马一样是不存在的吗？”

“瞧，少老板，”皮埃罗坦用手指着一匹不用人牵就自己走过来的小牝马说。

“他竟把这样一只小虫也叫做马，”乔治惊讶地说。

“咳！这匹小马可不错啊，”农夫坐下之后说，“先生们，我向各位问好啦。——可以开车了吧，皮埃罗坦？”

“还有两个旅客喝咖啡去了，”马车夫答道。

这时，那个脸颊凹下去的年轻人和他的小徒弟也来了。

“开车吧！”这是大家一致的呼声。

---

① “地窖”本是马车要经过的一站名，法语又作“墓穴”解，此处语意双关。

"马上就走,"皮埃罗坦回答。"喂,开车吧,"他对搬运夫说,搬运夫于是把挡住车轮的石头搬开。

马车夫拿起红脸的缰绳,喉咙里发出"起!起!"的喊声,叫这两匹牲口使劲。虽然看得出来牲口反应迟钝,但总算拉动了车子,皮埃罗坦却又把马车停在银狮旅馆门前。做完这个纯粹是预备性的动作之后,他又瞧瞧昂吉安街,然后把马车交给搬运夫,自己却走开了。

"喂,你的老板是不是老犯这类毛病?"弥斯蒂格里问搬运夫道。

"他到马房里拿饲料去了,"奥弗涅人回答,他已经学得很世故,会用各式各样的花招来搪塞敷衍等得不耐烦的旅客。

"总之,"弥斯蒂格里说,"时间是个伟大的老西(师)。"

当时,画室里把成语格言改头换面的风气非常流行。人们窜改一两个字母,或者换上个把形似或者音近的字,使格言的意思变得古怪或者可笑,便感到十分得意。

"建设巴黎非一席(夕)之功啊!"他的师傅说。

皮埃罗坦领着德·赛里齐伯爵从棋盘街回来了,当然,他们已经谈了好几分钟。

"莱杰老爹,请您和伯爵先生换个座位好不好?那样,我的车子可以走得稳些。"

"要是你这样折腾下去的话,我们再过一个钟头也走不了,"乔治说,"要换位子,又要拆掉这根该死的横木,而我们刚才好不容易才把它装上去。为了一个后到的人,却要大家都下车。还是登记哪个位子就坐哪个位子吧;这位先生的位子

是几号？喂，点点名吧！你有没有一张旅客名单？你有登记簿吗？这位百角①先生的位子在哪儿？是什么地方的伯爵呀？"

"伯爵先生……，"皮埃罗坦显得很为难地说，"您要坐得很不舒服了。"

"难道你不会算帐吗？"弥斯蒂格里问道，"账目清，一身轻嘛！"②

"弥斯蒂格里，放规矩点！"他的师傅板着脸说。

德·赛里齐伯爵显然是被旅客们当作一个名叫百角的阔佬了。

"不用麻烦别人，"伯爵对皮埃罗坦说，"我就坐车子前头您旁边那个位子好了。"

"喂，弥斯蒂格里，"师傅对徒弟说，"要尊敬老人，你不知道自己将来也会老得怕人吗？行万里路，省得读万卷书嘛！③把你的位子让给这位先生吧。"

弥斯蒂格里打开马车的前门，象青蛙跳水一样迅速敏捷地跳了下去。

"您可不能当兔子呀，老先生，"他对德·赛里齐先生说。

"弥斯蒂格里，助人为快乐之本④，"他的师傅回嘴说。

---

① "百角"为"伯爵"之误。

② 法语"伯爵"与"帐目"同音。原来的格言是"帐目清，朋友亲"。

③ 从格言"旅行使青年增长见识"变化而来。

④ 从成语"狗是人类的朋友"变化而来。

“谢谢你，先生，”伯爵对弥斯蒂格里的师傅说，随即在他身边坐下。

这位政治家向车子里扫了一眼，他锐利的目光使奥斯卡和乔治非常反感。

“我们已经耽误了一个钟头零一刻，”奥斯卡说。

“谁要在车子里当家作主，就该把所有的位子都包下来，”乔治提醒大家说。

德·赛里齐伯爵断定没有人认识他，就对这些风言风语一概不理，并且装出一个浑厚阔佬的样子。

“你们要是到晚了，让人家等等你们，不是也很开心吗？”农夫对两个年轻人说。

皮埃罗坦拿着马鞭，朝圣德尼门望望，他还在犹豫要不要爬到弥斯蒂格里坐得直摇晃的那条硬板凳上去。

“如果您还等人的话，”伯爵说道，“那我就不是来得最晚的了。”

“说得有理，我也同意，”弥斯蒂格里说。

乔治和奥斯卡放肆地笑了起来。

“这老头子并不凶，”乔治赏脸对奥斯卡说了一句，使他受宠若惊。

皮埃罗坦坐上驾驶座右边的位子，还扭转身子向后瞧瞧，但在人丛中找不到为了满座他所需要的两个旅客。

“说真的！再加两个旅客，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还没有付车钱呢，那让我下车吧！”乔治吓得赶快说。

“你还等什么呀，皮埃罗坦？”莱杰老爹说。

皮埃罗坦吆喝一声，小鹿和红脸都听得出来，这一回是真的要走了，就加了一把劲，赶快向城郊的斜坡冲了上去，但没走几步，步子又放慢了。

伯爵脸色通红，红得象火，在他的满头白发衬托之下，有些地方红得格外鲜明。只有年轻人才看不出，这种脸色是工作繁重引起的充血现象。这些火红的粉刺有损于伯爵的尊容，若不细心观察，就不会从他碧蓝的眼睛里看出司法官的精明老练，政治家的高深莫测，立法委员的渊博学识。他面部扁平，鼻子仿佛塌陷下去了。一顶帽子遮住了他优雅俊美的额头。最后，他银白色的头发和那又粗又浓、依然乌黑的眉毛显得很不协调，无怪乎这班不懂事的年轻人看了觉得好笑。伯爵穿一件蓝色的长上衣，钮扣象军服似的一直扣到颈下，脖子上围一条白领巾，耳朵里塞了棉花，衬衫领子相当大，两边的脸颊各衬上一块方方的白领。他的黑色长裤罩住了靴子，只露出一点靴尖。他翻领上的扣襻没有戴什么勋章；一副鹿皮手套把手也遮住了。当然，年轻人一点也看不出此人是法兰西的贵族议员，是一个对国家最起作用的人物。莱杰老爹从来没有见过伯爵，伯爵对莱杰也只闻名而未谋面。伯爵上车时敏锐地瞧了一眼，使奥斯卡和乔治都起了反感，其实，他只是在找他公证人的帮办，万一帮办也象他自己一样，不得不坐皮埃罗坦的马车，那他就要帮办守口如瓶；但是看见奥斯卡和莱杰老爹的举止，尤其是看到乔治那种军人气派，看到他嘴唇上的小胡子和与众不同的骑士作风，伯爵放心了。他想，他的

字条大约已经及时送到公证人亚历山大·克罗塔手里。

“莱杰老爹，”皮埃罗坦到了圣德尼城郊陡峭的斜坡那儿，就要走上精忠街的时候说道，“下车好吗？嗯！”

“我也下车，”伯爵听见这个名字就说，“太重了怕马拉不动。”

“啊！要是这样走下去的话，十五天也走不了十四法里！”乔治嚷起来。

“这能怪我吗？”皮埃罗坦说，“有旅客要下车呀！”

“给您十个金路易，只要你别把我的秘密说出去，”伯爵拉住皮埃罗坦的胳膊，悄悄地说。

“我欠的一千法郎有着落了，”皮埃罗坦心里想，同时对德·赛里齐先生挤挤眼，意思是说：“包在我身上！”

奥斯卡和乔治待在车上没有下来。

“听着，皮埃罗坦，既然天底下有皮埃罗坦这个人，”乔治叫道，那时马车已经上坡，旅客也都各归原位，“要是你不想走得比现在快些，那就打开窗子说亮话吧！我会给你车钱，到了圣德尼就骑马去，因为我有急事在身，到晚了就要耽误。”

“啊！他会叫车走快些的，”莱杰老爹回答说，“现在路不宽呀。”

“我从来没有迟到过半个钟头以上，”皮埃罗坦也回嘴说。

“车上毕竟没有坐个教皇呀，对不对？”乔治又说，“还是快点走吧！”

“你不该只照顾一个人，要是你怕这位先生受颠簸才不赶

快的话，"弥斯蒂格里指着伯爵说，"那就不太好了。"

"公共马车的旅客不分什么高低贵贱，就象在宪法面前人人平等一样，"乔治说道。

"放心吧，"莱杰老爹说，"不消到中午时分，我们就可以到小圣堂了。"

小圣堂是个紧挨着圣德尼关卡的村子。

凡是出过门的人都知道，偶然凑合在一辆车上的人是不会马上交谈的；除非是极罕见的情况，总要走了一段路以后，才会聊起天来。在这段相对无言的时间里，大家不是互相打量，就是安顿自己。心灵也象肉体一样，需要有点时间才能安定下来。等到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已经猜出了同车人的真实年龄、职业、性格，那时，最爱说话的人就打开话匣子了。旅途越是无聊，大家越发需要消愁解闷，谈话就越起劲。在法国坐马车就是这样。在别的国家，风俗习惯却大不相同。英国人以为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可以抬高身价；德国人坐车总是闷闷不乐；意大利人谨小慎微，不会轻易开口；西班牙人还不大看见公共马车；而俄国人则没有公路。因此，只是在法国笨重的客车里才有说有笑。在这个喜欢唠叨、无话不说的国家里，卖弄聪明、寻开心，谁都不甘落后。因此，玩笑开得有声有色，死的可以说成活的，不管是下层社会的苦难，还是大老板发的横财，都可以拿来开玩笑。加上警察也管不住人的舌头，议会更使得辩论蔚然成风。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就象顶着乔治这个名字的年轻人，有点小才气，尤其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特别会滥用自己的一点小聪明。首先，乔治自命不凡，马

上就自封为高人一等的人物。他把伯爵当作磨刀师傅，二流的手工厂厂主；把弥斯蒂格里那个衣衫褴褛的伙伴看成丑角演员；奥斯卡是个小傻瓜，而大肚皮的农夫则是个最容易上当的乡巴佬。这样揣摩一番之后，他就打定主意，要拿同车的人来开心了。

"我想想看，"皮埃罗坦的马车从小圣堂下坡，冲向圣德尼平原的时候，乔治心里盘算，"我到底是冒充艾蒂安①，还是冒充贝朗瑞②为好呢？……不行，这些草包既不会知道艾蒂安，也不会知道贝朗瑞。冒充烧炭党③怎么样？……见鬼！说不定他们会把我抓起来送官府的。假如我说我是奈伊元帅④的儿子？……算了吧！这有什么牛皮好吹呢？吹我的父亲被判处死刑吗？那有什么好笑呢？假如说我是从避难营⑤回来的？……说不定他们会以为我是来刺探消息的，反而要对我严加提防。冒充一个化名的俄国王子吧，那可以向他们大吹一通沙皇亚历山大⑥的宫廷秘史……还不如假装是哲学教授库赞……啊！那我可以哄得他们晕头转向！不行，那个头发乱蓬蓬的穷小子看起来倒象在巴黎大学混过些日子。要是早

---

① 艾蒂安(1777—1845)，法国政论家。

② 贝朗瑞(1780—1857)，法国著名的歌谣作家。

③ 烧炭党，十九世纪意大利的革命党。

④ 奈伊元帅，拿破仑部下的勇将，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时，当了贵族院议员，百日皇朝时又投向拿破仑，第二次王政复辟时期被判处死刑。

⑤ 避难营，波旁王朝复辟之后，拿破仑派和自由派都逃往国外，在墨西哥避难。

⑥ 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

想到要吓唬吓唬他们，那办法就多了。我模仿英国人简直可以以假乱真，怎么没想到冒充隐姓埋名、微服旅行的拜伦爵士呢？……该死！我错过机会了。冒充一个杀人魔王的儿子怎么样？……这倒是一个大胆的好主意，可以在酒席桌上骗到一个座位……啊！有了，我就说我带过兵，是约阿尼纳总督阿里①手下的人！”

在他心里这样盘算的时候，马车已经走上了尘土飞扬、人来马往的交通大道。

“好大的尘土！”弥斯蒂格里说。

“亨利四世②死了，还用得着你来报丧？”他的伙伴马上回嘴说。“如果你说尘土闻起来有香草味，那倒算是个新鲜见解。”

“你以为这好笑吗？”弥斯蒂格里回答，“唉，的确，有时候，尘土真会叫人想起香草。”

“在东方……”乔治要开始吹牛皮了。

“在东风③？”弥斯蒂格里的师傅打断乔治的话头说。

“我是说在东方，我刚从那边回来，”乔治接着说，“那里尘土的味道倒蛮好闻；不象这里，只有碰到一个这样的粪堆，尘土才有点味儿。”

---

① 阿里（1741—1822），土耳其占领希腊时的总督，还占领过阿尔巴尼亚，是杀人如麻的混世魔王。

②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他早已死了，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老生常谈”，“废话连篇”。

③ 此处东方指地中海东岸的国家，法文“东方”（Levent）和“风”字同音。

"先生从东方来?"弥斯蒂格里带着不相信的口气问道。

"你看先生这么疲倦,所以他早就坐在西方① 了,"他的师傅回答。

"您怎么没有给太阳晒黑呢?"弥斯蒂格里又问。

"啊! 我病了三个月,前不久才起床。据医生说,病源是一种潜伏的瘟病。"

"您得过瘟病?"伯爵做出一个惊慌的样子叫道,"皮埃罗坦,停车!"

"走你的吧,皮埃罗坦,"弥斯蒂格里说,"人家分明说了这种瘟病是潜伏的,"他又对德·赛里齐先生说。"那就只是一种口里说说的瘟病。"

"就象人家说的'发瘟'那样,"师傅也叫起来。

"或者象人家骂一声'该瘟死的有钱人'那样,"弥斯蒂格里接着说。

"弥斯蒂格里!"师傅喝道,"如果你胡言乱语、惹是生非的话,我就要把你赶下车去了。——这样说来,"他转过身来对乔治说,"先生去过东方。"

"是的,先生,先到埃及,后到希腊。在希腊,我在约阿尼纳总督阿里手下当兵,后来,我们两个闹翻了。——那里天气太热,谁也受不了。——天气一热,人就容易生气,这样,东方生活就使我肝火变旺了。"

"啊! 您当过兵?"大肚子的农夫问道,"您多大岁数?"

---

① 此处西方(Ponant)与"屁股"的俗称是同一个字,此处一语双关。

“我二十九了，”乔治答道，这时，同车人的眼睛都盯着他。“十八岁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就参加了赫赫有名的一八一三年战役；我只打了哈瑙[①]一仗，就升了上士。在国内再打了蒙特罗[②]一仗，我又升了少尉。我还受过勋呢……(车上没有密探吧？)是皇帝授的勋。”

“您受过勋，”奥斯卡说，“为什么不佩戴十字勋章呢？”

“这种十字勋章？……去它的吧。再说，哪个有身分的人旅行时会戴勋章呢？就说这位先生吧，”他指着德·赛里齐伯爵说，“我敢用任何东西打赌……”

“用任何东西打赌，在法国，就是不用什么打赌的意思，”师傅对弥斯蒂格里说。

“我敢用任何东西打赌，”乔治装模作样地重复说，“这位先生身上一定满是高级荣誉勋章[③]。”

“我得过，”德·赛里齐伯爵笑着回答，“荣誉勋位大十字勋章，俄国的圣安德烈勋章，普鲁士的黑鹰勋章，撒丁王国的最高骑士勋章，还有金羊毛勋章。”

“您实在太谦虚了！”弥斯蒂格里说。“得了这么多勋章，怎么还来坐公共马车呢？”

“啊！别看这老头儿土头土脑，他还有两手呢，”乔治对奥斯卡附耳说道。“嘻！我刚才讲到哪里了？”他又提高嗓门说道，“不瞒大家说，我是崇拜皇帝的……”

---

① 一八一三年，拿破仑在普鲁士的哈瑙大败奥军。

②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在蒙特罗大败英、普联军。

③ 当时“高级荣誉勋章”的俗称在原文中和“唾沫”是同一个字。

“我也为他效过劳，”伯爵说。

“多么了不起的人啊！你说是不是?”乔治叫着说。

“对他这个人，我真是感激不尽，”伯爵一副憨态，装得挺象。

“您那些勋章呢？……”弥斯蒂格里问道。

“他一天要吸多少烟啊！”德·赛里齐先生只顾说自己的。

“啊！他连口袋里都装满了烟，”乔治说。

“我也听说过，”莱杰老爹带着几分疑惑的神气说。

“咳，岂但如此，他不光吸烟，而且嚼烟叶，”乔治接着说，“我还见过他在滑铁卢抽烟呢，那样子真好笑，那时苏尔元帅①把他拦腰抱住，推他上车，他却抓了一支步枪，要向英国人冲过去哩！……”

“您去过滑铁卢?”奥斯卡目瞪口呆地问道。

“是的，年轻人，我参加过一八一五年的大战。在圣约翰山②打仗时，我已经升上尉了，战败遣散的时候，我就退隐到卢瓦尔河畔。说实在的，在法国呆腻味了，我再也呆不下去。我要不走，早就给逮起来了。因此，我同两三个没有牵挂的伙伴一起离开法国，塞尔夫、贝松，还有别人，现在还在埃及，在穆罕默德总督手下当差。这个总督真是个古怪的家伙，你们

---

① 苏尔(1769—1851)，即达尔马提亚公爵，拿破仑封的帝国元帅，一八一四年曾投靠路易十八。一八一五年百日皇朝时又投向拿破仑。一八一六至一八一九年流亡国外，后被查理十世封为公爵和贵族院议员。七月王朝时期归附路易-菲力浦，曾任陆军大臣、外交大臣、议长等职。

② 即滑铁卢，一八一五年，英普联军在此打败拿破仑。

看！他本来不过是卡瓦勒地方一名普通的烟草贩子，现在却要成为一国之君了。贺拉斯·凡尔奈[1]的图画《马穆鲁克[2]的大屠杀》里还画了他。多么威风啊！我呢，我可不愿背叛祖先的宗教，去改奉伊斯兰教，何况改宗还要动外科手术[3]呢！这种罪我可不想受。再说，谁瞧得起叛教的人呢？啊！要是他们一年给我十万法郎，倒也罢了，也许……还有？……而总督只赏了我一千塔拉里……”

“这合多少钱？”奥斯卡问道，他正听得出神。

“哦，没多少。一个塔拉里大约合一百个苏[4]。说真的，在这个天打雷劈的国家，如果这也算是一个国家的话，我赚到的钱，比起我养成的坏习惯，真是得不偿失。我现在一天不抽两袋水烟就没法活，这烟可是贵得很哪……”

“埃及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国家？”德·赛里齐先生问道。

“埃及么，那只是一片沙漠，”乔治面不改色地答道，“除了尼罗河流域，没有一点绿色。只消在一张黄纸上画一条绿线，那就是埃及。不过，这些埃及人，这些乡巴佬也有一点比我们强的，那就是他们没有警察。啊！哪怕你走遍全埃及，也找不到一个。”

“我想埃及人大概很多吧，”弥斯蒂格里说。

“恐怕没有你猜想的那么多，”乔治接着说，“更多的倒是

---

① 凡尔奈(1789—1863)，法国著名风景画家。

② “马穆鲁克”，埃及骑兵，曾败在拿破仑手下。

③ 信奉伊斯兰教需行割礼。

④ 二十个苏等于一法郎。

阿比西尼亚[1]人，不信回教的土耳其人，韦夏布人，到处流浪的贝督因人，信基督教的科普特人……总而言之，和这些畜生待在一起真没意思，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坐上一条热那亚的三桅船离开，虽然那条船要到伊奥尼亚群岛去为阿里·德·戴贝兰[2]运军火。你们知道，英国人把军火卖给所有的人，不管是土耳其人还是希腊人，甚至是魔鬼，只要魔鬼肯出钱，都能买到军火。这样，我们就从赞特岛逆风沿希腊海岸驶去。你们别小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在那一带地方，大家都知道我乔治的鼎鼎大名呢。我是那个赫赫有名的采尔尼-乔治[3]的孙子，我的祖父和土耳其打过仗，但不幸的是，他没有打败土耳其，却被土耳其打得大败，结果送掉了性命。他的儿子逃到法国驻士麦那[4]的领事家里避难，一七九二年回国后死在巴黎，遗下了怀有身孕的妻子。后来我母亲就生了我，我是她的第七个孩子。我们的金银财宝都给祖父的一个朋友拿走了，弄得我们倾家荡产。我母亲只好靠变卖首饰维持生活。一七九九年，她改嫁一个姓云的商人，那便是我的继父。我母亲一死，我就和继父闹翻了。不瞒诸位说，我继父真不是个好东西；他现在还活着，不过我们没再见过面。这个可恶的商人甚至不问我们是属狼还是属狗，就把我们七个孩子抛下不管了。因

---

① 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② 指约阿尼纳总督阿里。

③ 采尔尼-乔治（1762—1817），塞尔维亚（现属南斯拉夫）独立战争的领袖，他起义反抗土耳其人，于一八一七年被杀害。

④ 士麦那，土耳其城市，伊兹密尔的古称。

此，万般无奈，我只好在一八一三年当了兵……你们很难想象，这个老阿里·德·戴贝兰见了采尔尼-乔治的孙子是多么高兴。在这里，人家不拘礼节，随便管我叫乔治。但是在那边，总督却赏了我一个后宫……”

“您还有过一个后宫？”奥斯卡问道。

“难道您还做过旗帜上装饰着马尾的总督①？”弥斯蒂格里问道。

“你们怎么不知道，”乔治接着说，“只有苏丹能封总督，而我的朋友戴贝兰，虽然我和他就象和波旁王族一样熟，他却是反对大皇帝的！你们知道，也许你们并不知道，土耳其君主的真正称号是大皇帝，既不是国王，也不是苏丹。你们不要以为有一个后宫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那就和有一群母羊差不多。后宫的女人真笨，蒙巴那斯‘茅庐’游乐场的小娘儿们，要比她们强一百倍。”

“这倒说得象那么回事，”德·赛里齐伯爵说。

“后宫的女人一句法文也不懂，而要互相了解必须语言相通。阿里给了我五个老婆，还有十个女奴。在约阿尼纳，这简直算不了什么。你们知道，在东方，有几个老婆并不算有气派，因为人人都有好几个，就象我们这里人人都有几本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一样；不过谁打开过他的伏尔泰或卢梭的著作呢？谁也没有。有气派的人只讲究争风吃醋。根据他们的法律规定，对一个女人哪怕只有一星半点的猜疑，就可以把她缝在袋

---

① 当时土耳其总督旗帜上装饰的马尾越多，官就越大。

子里，扔到河里去。”

“您有没有扔过？”农夫问道。

“我吗，您说哪里话来，法国人怎么干得出这种事！何况我还爱过她们呢。”

说到这里，乔治又捻捻嘴唇上的胡子，使它翘了起来，并且装出若有所思的神气。到了圣德尼，皮埃罗坦把马车停在一家饭店门前，这家饭店的酪饼很出名，旅客们就都下车了。乔治吹起牛来有鼻子有眼，连伯爵也摸不透他的底细，好在皮埃罗坦说过，这个莫测高深的人物有一个公事包放在坐垫底下，所以伯爵下了车又赶快回到车上，果然看到公事包上烫有几个金字：“公证人克罗塔”。伯爵也不客气，立刻打开了公事包，谁敢担保莱杰老爹不会灵机一动，因为好奇，也干出同样的事来呢？伯爵把那张出卖穆利诺田产的文契拿出来，折好之后，放在上衣侧面的口袋里，又回到旅客们当中，察言观色。

“这个乔治原来是克罗塔的第二帮办。他的老板真会办事，怎么不派他的首席帮办来呢？”他心里想。

看见莱杰老爹和奥斯卡毕恭毕敬的样子，乔治明白他们对他一定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当然就摆出大阔佬的架势，请他们吃了几张酪饼，喝了杯阿利坎特[①]酒，顺便也请了弥斯蒂格里和他的师傅，并且趁自己摆阔的时候，问了他们两个人的姓名。

---

① 阿利坎特在西班牙。

“啊！先生，”弥斯蒂格里的师傅说，“我不象您那样出生于名门望族，也不是从亚洲回来的……”

这时，伯爵怕人猜到他的发现，已经赶快回到了饭店的大厨房，刚好听见弥斯蒂格里的师傅的后半句回答：

“……我只不过是一个穷画家，五年前政府派我公费出国，得到过罗马画展的大奖。我的名字叫施奈尔。”

“喂！老板，我请您喝杯阿利坎特酒，吃几张酪饼吧？”乔治对伯爵说。

“谢谢，”伯爵说，“我出门前喝过牛奶咖啡了。”

“您在正餐之前不吃一点零食吗，就象住在沼泽区、王家广场、圣路易岛的贵族人家一样？”乔治说道，“他刚才吹牛皮，谈勋章，我还以为他有两手呢，”他低声对画师说，“我们来戳穿他的勋章吧，他不过是个杂货店的小商人。——来吧，小家伙，”他转过身对奥斯卡说，“把老板这杯酒吸干了，喝了会长胡子的。”

奥斯卡有心要装大人，就喝光了第二杯，并且又吃了三张酪饼。

“好酒哇，”莱杰老爹说着，把舌头顶着上颚，发出啧啧的响声。

“这是贝西[①]窖藏的名酒，”乔治说，“当然格外好！我到阿利坎特去过，那个地方出产的酒，经过我们窖藏，立刻身价十倍。我们加工仿制的酒比当地卖的酒要好得多呢。——喂，

---

① 贝西在巴黎附近。

皮埃罗坦，来一杯吧？咳！可惜你的马不能每一匹喝一杯，它们加加油也许可以走得快些。”

“哦！那倒不必费心，我的马不喝酒就醉了，”皮埃罗坦指着小灰马[①]说道。

说了这样一句不足为奇的双关语，皮埃罗坦的形象在奥斯卡看来忽然显得高大了，简直成了一个天才。

旅客上车之后，皮埃罗坦挥了一个响鞭，大声对马喝道：

“上路！”

这时已经十一点钟，多云的天气开始转晴，高空的风驱散了流云，有些地方露出灿烂的蓝天。皮埃罗坦的马车离开圣德尼，冲上一条衣带似的小路，向皮埃菲特走去。这时，象透明的轻纱一般笼罩着郊区幽美景色的水蒸气，已经给太阳吸干了。

“那么，您为什么离开那位做总督的朋友呢？”莱杰老爹问乔治。

“他是个荒唐透顶的人物，”乔治答道，他的神气令人莫测高深，“你们想想看，他居然把骑兵交给我指挥！……那好。”

“啊！怪不得他靴子上有马刺，”可怜的奥斯卡心里想。

“当我在那边的时候，阿里·德·戴贝兰一定要搞掉柯斯留总督[②]，那也是一个古怪的家伙！你们这里管他叫科雷夫，土耳其人却管他叫科瑟勒。你们从前在报上也许读到过老阿里打败柯斯留的事吧，打得真狠。不过，要不是我，阿里·

---

① 法文的“灰色”也可以当“半醉”讲。

② 柯斯留（1769？—1855），土耳其将军，后成为马赫穆德二世的首相。

德·戴贝兰可能早就一败涂地了。那时我在右翼，看见老奸巨猾的柯斯留要突破我们的中军……啊呀呀！真凶，简直象是缪拉元帅①从天而降。好！我伺机而动，等到柯斯留的纵队突破中央之后，两侧没有掩护，我就挥师前进，发起猛攻，把他的纵队切成两段。结果怎样不用说了……啊！天哪，打完仗之后，阿里就拥抱我……”

“东方人也来这一套？”德·赛里齐伯爵听到话里出了漏洞，就带着挖苦的神气说。

“不错，先生，”画师说，“到处都一样。”

“我们把柯斯留打得倒退了三十法里……就象打猎一样，咳！”乔治接着说，“不过，土耳其骑兵到底还是好样的。阿里送了我不少弯刀，长枪，马刀！……你要多少，就给多少。班师回朝之后，这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出了一个鬼主意，一点也不合我的口味。这些东方人真好笑，只要他们起了一个念头……你们想得到吗？阿里居然要我当他的宠臣，做他的继承人。我呢，我过够了这种生活；因为，说来说去，阿里·德·戴贝兰到底是背叛土耳其朝廷的头领，我还是早点离开他为妙。不过，说句天公地道的话，这位德·戴贝兰先生真够朋友，他送了我不少礼物：钻石，一万塔拉里，一千块金币，一个漂亮的希腊姑娘做侍女，一个小阿尔巴尼亚人做娈童，还有一匹阿拉伯骏马。哎，约阿尼纳的阿里总督真是个难以理解的人物，得有一个史官才说得清他的事。只有在东方才碰得到这种硬汉子，

① 缪拉元帅(1767—1815)，拿破仑手下的名将，以作战勇敢著称。

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他可以卧薪尝胆二十年。一眼看去，他白花花的胡子真是漂亮得无以复加，他的脸孔却又严酷无情……”

“可是，您那些财宝都干什么用了？”莱杰老爹问道。

“啊！问题就在这里。那地方不象法国，既没有国库券，又没有国家银行，因此，我只好带着我的金银财宝，上了一条希腊帆船，不料这条船落入了水师提督的罗网。别看我现在这样有说有笑，在士麦那，我几乎丢了性命。真的，要不是里维埃大使先生①碰巧在场，他们的确会把我当作阿里总督的同党处死的。我好不容易保全了脑袋，现在才能一五一十地对你们讲，但是那一万塔拉里，一千金币，还有那些刀枪，都给贪得无厌的水师提督没收了。更倒霉的是，那水师提督不是别人，正是柯斯留。那个莫名其妙的家伙吃了败仗之后，不知怎的又捞到了这个官职，而这个官却等于我们法国的海军元帅。”

“不过，你刚才不是说他带的是骑兵吗？”用心听故事的莱杰老爹插嘴说。

“啊！塞纳-瓦兹省的乡巴佬哪里懂得东方的事！”乔治嚷起来，“先生，土耳其人就是这样：你分明是一个农夫，皇帝却可以封你做元帅；要是你办事办得不合他的心意，那你就倒霉了，他会砍你的头！这就是他撤销官职的办法。一个园丁可以一步登天，升作县长，一个首相也可以削职为民。土耳其人

① 里维埃公爵(1763—1828)于一八一六年被任命为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既不管什么晋升条例，也没有什么等级观念！柯斯留本来是个骑兵，摇身一变却成了海军。马赫穆德皇帝派他到海上去捉拿阿里，他的确不辱使命，把他捉拿归案，不过还多亏英国人帮忙。英国人分起赃来可不客气，得了好大一份，这些无赖！他们攫取了很多金银财宝。可是柯斯留没有忘记我在马上给他的教训，一眼就认出了我。你们可以想见，这一下我要完蛋了。啊！怎么转得过这个弯子来呢！幸亏我想起了我是个法国人，可以说是走江湖卖艺的，就请里维埃大使为我说情。大使先生喜欢出头露面，乐得为我讨个顺水人情。土耳其人的脾气就有这么一点好处，放你走也罢，砍你的头也罢，他们都不在乎。碰上法国领事也是一个好人，又和柯斯留有交情，居然还替我讨回了两千塔拉里；他的大名，我真是铭记在心……"

"他叫什么名字？"德·赛里齐先生问道。

乔治面无难色地说出了当时法国驻士麦那总领事的大名，反而使德·赛里齐先生的脸上露出了几分惊讶的神色。

"顺便说一句，土耳其皇帝命令柯斯留处决士麦那的城防司令，执行死刑的时候我也在场。我见过的怪事也不算少，不过没有一件比得上这桩事的，等吃午餐的时候再讲吧。我又从士麦那到西班牙，听说那里爆发了革命。啊！我立刻直接去见米纳①，他起用我做副官，并且授给我上校军衔。我于是去为保卫宪法而战斗，他们的宪政眼看就要垮台，因为我们法

① 米纳(1781—1836)，西班牙将军，维护宪法，反对西班牙国王和法国侵略军。

国人就要打进西班牙了。”

“您是法国的军官吗？”德·赛里齐伯爵严厉地责备他说。“您能相信听您说话的人都会为您保密？”

“可是，这里并没有密探呀！”乔治说。

“难道您没有想到，乔治上校，”伯爵说道，“目前，贵族院正在审判一起谋反案？对于那些拿起武器反对法国的军人，那些里通外国，密谋推翻合法君主的军人，政府能不严办吗？……”

听到这个厉害的责备，画家不禁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根，他瞧着弥斯蒂格里，他的学徒也发楞了。

“那么，”莱杰老爹问，“后来呢？”

“万一，比如说，我是一个法官，那我的责任，”伯爵回答说，“难道不是要皮埃菲特宪警队的警察来逮捕米纳的副官，并且要同车的旅客作证吗？……”

这一段话吓得乔治哑口无言，因为马车刚好来到宪警队门口，而宪警队的白旗，用文雅的话来说，正在迎风飘扬呢。

“您得过这么多勋章，不会干出这种有失身分的事来的，”奥斯卡说。

“我们再来一次左右夹攻，”乔治对奥斯卡咬着耳朵说。

“上校，”莱杰叫道，德·赛里齐伯爵话中带刺，使他感到气氛沉闷，他想换个话题，“您去过的那些国家里是怎样种地的？他们也用轮种法吗？”

“首先，您要知道，我的老好人，那些人只顾抽他们的烟，

就顾不上肥他们的田①……"

伯爵听了这句双关话，忍不住微笑了一下。这样一来，吹牛的人又放心了。

"他们耕种的办法，你听了会觉得奇怪。他们根本就不耕种，这就是他们的耕作法。土耳其人、希腊人，这些家伙全吃葱头或是大米……他们摘罂粟制鸦片，赚的钱可多哩；再说，烟叶自己会从地里长出来，这就成了有名的拉塔基亚烤烟！还有枣子！这一大堆甜甜的果子都不用耕种就会生长。真是一个物产丰富、商业繁荣的国家。士麦那盛产地毯，但是一点不贵。"

"不过，"莱杰说，"地毯是羊毛织的，羊毛只长在羊身上；而要养羊，就得有草地，农场，耕作……"

"当然应该有一些这一类东西，"乔治回答，"但是，首先，水稻长在水里；再说，我只走过沿海的地方，看到的只是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何况，我对统计数字又是深恶痛绝的。"

"那么捐税呢？"莱杰老爹问。

"啊！捐税挺重。什么都抽重税，剩下的一点才留给老百姓。埃及总督看见这套办法大有好处，正要他的官府如法炮制呢，那时我就离开他了。"

"怎么？……"莱杰老爹听得莫名其妙，问道。

"怎么？……"乔治接着说，"有些收税的人拿走了农夫的谷子，只给他们剩下一点吃的。这样一来，就用不着糟蹋纸张，也不需要官老爷了，而这些在法国却泛滥成灾！……难道

① 法文的"抽烟"和"肥田"是同一个字。

事情不是这样吗？……”

“他们凭什么这样干？”农夫问道。

“他们是个专制国家，这不就够了吗？难道你不知道孟德斯鸠给专制下的很好的定义：‘野人伐木取果……’”

“有人还想把我们带回专制的老路上去呢，”弥斯蒂格里说，“我们可是一朝被蛇咬，石（十）年怕井神（绳）啊！”

“将来总要走上这条老路的，”德·赛里齐伯爵大声说道，“因此，有田地的人最好还是把田卖掉。施奈尔先生去过意大利，应该知道意大利走回头路有多快呵。”

“Corpo di Bacco①！教皇是不会答应的！”施奈尔回答，“不过事情已经如此了。意大利人真是老实！只要让他们在大路上谋财害命，他们就谢天谢地了。”

“可是，”伯爵又说话了，“您怎么也没有佩戴您在一八一九年得到的十字勋章？难道现在不流行这一套吗？”

弥斯蒂格里和这位冒名顶替的施奈尔连耳根都羞红了。

“我吗！我可不是那回事，”施奈尔接着说，“我怕人家认出我来。请您不要暴露我的身分，先生。我情愿让人当作一个无名的小画师，一个装饰房间的艺术家。现在我要到一家公馆去，我不该引起别人猜疑。”

“啊！”伯爵叫道，“是要发大财，还是有艳遇？……啊！你们年轻人真福气……”

奥斯卡人不出众，语不惊人，憋了一肚子的闷气，几乎要

---

① 意大利文：我敢用酒神的名义起誓。

爆炸了。他瞧瞧采尔尼-乔治上校，瞧瞧大画家施奈尔，心里也在盘算，想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什么人物。不过，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下乡到普雷勒总管家里去住个十几二十天，又能够变出个什么名堂来呢？阿利坎特烈酒冲昏了他的头脑，加之自尊心又使他热血沸腾，因此，当冒牌的施奈尔故意要人以为他艳福不浅，而且这场艳遇的幸福程度和它的危险程度不相上下的时候，奥斯卡的眼睛紧紧盯着他，又是妒忌，又是羡慕。

"啊！"伯爵也装作又羡慕、又容易上当受骗的神气说，"一定是爱得很深，才肯作出这么大的牺牲啊……"

"什么牺牲呀？……"弥斯蒂格里问道。

"难道您不知道，我的小朋友，一位这样出名的大画家画的天花板是价值万金的吗？"伯爵回答说，"算算看，您在卢浮宫两个大厅里画的天花板，如果王家金库付给您三万法郎的话，"他瞧着施奈尔，接着说道，"那么，给一个大老板，象你们在画室里那么称呼我们的，画一块天花板，大约也要两万法郎了。但是，如果请一个不出名的装饰画家来画，人家恐怕连两千法郎也不肯出啊。"

"少得点钱并不是最大的损失，"弥斯蒂格里回嘴说，"只要想到这是一幅杰作，而且画上还不能留名，免得连累了她！"

"啊！我真想把我得到的十字勋章都还给欧洲各国的君主，只要我能象一个多情的年轻人一样，得到心上人的爱慕！"德·赛里齐先生叫了起来。

"啊！就是这么回事，"弥斯蒂格里说，"人家年纪轻，所以

有人爱！爱他的女人有的是，俗话说得好，多多益省①。”

“那么，施奈尔夫人对这件艳事有什么看法呢？”伯爵又说，“因为，您不是爱上了美丽的阿黛拉伊德·德·鲁维尔，并且和她结了婚吗？还是她的靠山，年高德劭的凯嘉鲁埃海军上将，要他的侄儿封丹纳伯爵照应您，才请您去卢浮宫画天花板的啊。”

“难道画家出了门还算是有妇之夫？”弥斯蒂格里发表高见了。

“这就是你们画家的道德吗？……”德·赛里齐伯爵装傻地叫道。

“难道给您授勋的宫廷又有什么道德？”施奈尔说。在伯爵说出真施奈尔所画的天花板时，假施奈尔发窘了，这时才镇定下来。

“我没有向人家要求过什么勋章，”伯爵回答说，“我的勋章可都是正大光明得来的。”

“您戴起勋章来，正象公证人装了条假腿②一样，真是得其所哉！”弥斯蒂格里回嘴说。

德·赛里齐伯爵不愿暴露身分，便装出一副老好人的神气，瞧着格罗莱峡谷。到了交叉路口，左边通到圣布里斯，右边通到尚蒂伊，对面就是峡谷。

“这下他可没说的了，”奥斯卡咕哝说。

“罗马有人家说的那么美吗？”乔治问大画家。

---

① 从谚语“财多不碍事”变化而来，意为：多多益善。

② 这句话的意思恰恰是“完全不相称”。

“罗马只是在情人眼里才是美的，要有一个情人才会喜欢那个地方；光以地方而论，我还是更喜欢威尼斯，虽然我几乎在那儿送了命。”

“的确，要不是我，”弥斯蒂格里说，“你可要倒大霉了！都怪那个轻浮可恶的拜伦爵士。啊！这个古怪的英国人脾气真大！”

“嘘！”施奈尔说，“不要把我和拜伦爵士决斗的事宣扬出去。”

“你总得承认，”弥斯蒂格里说，“幸亏我学会了两手拳脚。”

皮埃罗坦时不时和德·赛里齐伯爵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色，任何比这五位稍见过点世面的旅客，都会看出其中必有缘故。

“爵士，总督，花三万法郎画的天花板！啊！”亚当岛的马车夫叫起来，“难道今天我车上坐的都是大人物？那我该得到多少酒钱啊！”

“车钱还不计算在内呢，”弥斯蒂格里机灵地说道。

“这下来得真凑巧，”皮埃罗坦接着说，“因为，莱杰老爹，您知道我那辆漂亮的新马车，我已经付了两千法郎定钱……哎呀，那些可恶的车厂老板，明天还得再付他们两千五，我想先付一千五，另外一千，两个月内还清，他们却不答应！……这些该死的家伙要我一次付清。我做客车生意做了八年，已经有了妻室儿女，他们却对我这样无情！要是我弄不到这该死的一千法郎，那定钱和马车，两样都要落空！——吁！快！小

鹿。——他们对大运输行可不会来这一手，唉！”

“当然罗！一手交钱，一手交祸（货），”小徒弟说道。

“您只要再凑八百法郎就够了，”伯爵说，他把皮埃罗坦向莱杰老爹诉的苦当作向他讨钱的帐单。

“这倒是真的，”皮埃罗坦说，“唏！唏！快点！红脸。”

“您在威尼斯应该见过一些画得漂亮的天花板了，”伯爵接着又对施奈尔说。

“我那时正沉醉在热恋中，哪有心情去管这些区区小事！”施奈尔回答说，“不过我的相思病倒是治好了，因为就在威尼斯公国的达尔马提亚，我受到了一次惨痛的教训。”

“什么教训？能够谈谈吗？”乔治问道，“我也去过达尔马提亚。”

“那好，如果你也去过那儿，那你应该知道，在亚得里亚海上，尽是些老海盗，走私贩，洗手不干的江洋大盗，如果他们侥幸没有吊死的话，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乌斯柯克①，”乔治说道。

伯爵曾被拿破仑派去治理过伊利列纳各省，听到这个用得很确切的字眼，不禁非常惊讶地转过头来。

“就是在那个以出产樱桃酒著名的城市……”施奈尔一面说，一面回想那个地名。

“扎拉！”乔治说，“我也去过，在海边上。”

“你说对了，”画家接着说，“我去看看这个地方，因为我最

① 原指斯拉夫强盗，因他们的故乡巴尔干为土耳其人所占领，不得不闯荡江湖。后用来泛指亡命之徒。

喜欢风景。我总起过二十回念头，要去画点风景。在我看来，除了弥斯蒂格里以外，没有人能欣赏我的风景画。而有朝一日，弥斯蒂格里总要成为第二个霍贝玛、吕依斯达埃尔、克洛德·洛兰、普桑，① 或者其他大画家的。”

“不过，”伯爵大声说，“这样的大画家，只要画得象其中的任何一个，就已经了不起了。”

“若是您老插嘴，先生，”奥斯卡说，“我们就不知道讲到什么地方了。”

“况且，画家先生并不是在对您讲话，”乔治也对伯爵说。

“打断别人说话是不礼貌的，”弥斯蒂格里一本正经地说，“不过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毛病，如果光听别人吹牛，不掺进几句有趣的话，不交换一点想法，那未免太不上算了。老乔治的孙子刚才说过：在公共马车里人人平等。因此，说您的吧，好脾气的老先生！……吹您的牛吧。上流社会里不也常常这样么，您知道俗话说：进了狼窝就得学狼笑（叫）。”②

“人家把达尔马提亚吹得天花乱坠，”施奈尔接着说，“因此，我就把弥斯蒂格里留在威尼斯的旅馆里，自己观光去了。”

“留在 locanda③！”弥斯蒂格里说，“说话要有地方色彩。”

“扎拉真是名不虚传，是一个坏地方……”

---

① 吕依斯达埃尔（1600—1670），荷兰风景画家；克洛德·洛兰（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普桑（1594—1665），法国著名风景画家和历史画家，古典派大师。

② 意为入乡随俗。

③ 意大利文：旅馆。

"不要紧，"乔治说，"它还有城墙。"

"的确！"施奈尔说，"城墙和我的艳遇大有关系。扎拉有许多药剂师，我就住在一个药剂师家里。在外国的许多地方，大家的主要职业都是出租房屋，其他职业只是附带的。晚上，我换了衣服，就上阳台乘凉。在对面阳台上，我看见一个女人，啊！一个美人，一句话归总，一个希腊美人，她是全城独一无二的美人儿：一双杏仁眼，眼皮好象卷帘，睫毛好象画笔；一张鹅蛋脸能使拉斐尔① 神魂颠倒，肤色浓淡适中，看来柔软光滑，令人心醉……还有一双纤纤玉手……啊！……"

"不是大卫② 派画的奶油色的手，"弥斯蒂格里说。

"嗐！你们老是谈油画！"乔治叫起来了。

"啊！对了，三句不利（离）本行嘛！"弥斯蒂格里回嘴说。

"而且她穿的那一身衣服，纯粹是希腊美人的装束！"施奈尔接着说，"你们想想看，我怎能不欲火中烧！我问我的狄亚福吕斯③，他告诉我这位女邻居名叫泽娜。为了娶泽娜做老婆，她那老不要脸的丈夫出了三十万法郎的聘金，因为她美丽出众，远近闻名，简直是全达尔马提亚、全伊利列纳、整个亚得里亚海岸绝无仅有的美人儿。在那些地方，老婆都是花钱买来的，而且连面都没有见过……"

"我才不去那种鬼地方呢，"莱杰老爹说。

"有好几夜，我在睡梦中都看见泽娜明媚的眼睛，睡不着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

② 大卫（1748—1825），法国古典派大画家。

③ 房东的名字。——原编者注。

觉，"施奈尔接着说，"她那个'如意郎君'已经六十七岁了。那好！但他却妒忌得连老虎也相形见绌，因为人家说老虎妒忌得象达尔马提亚人，而这位郎君却比达尔马提亚人更厉害，他抵得上三个半达尔马提亚人。他是一个乌斯柯克，双料的王八蛋，用金屋藏娇的老王八蛋。"

"总而言之，他是一个不用土（肉）包子打狗①的老王八蛋……"弥斯蒂格里说。

"真了不起！"乔治笑着说。

"我那个古怪的对头在做过走私贩或者海盗后，杀起基督徒来就象我吐口痰一样不费事，"施奈尔接着说，"这倒不错。不过，这个老王八蛋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他那副尊容可丑得象一个让总督割了耳朵的独眼大盗……但他充分使用他剩下的那只眼睛，如果我说他眼观六路，那并不是言过其实。我的小房东告诉我：'他对他的老婆真是寸步不离。'我就对小房东说：'要是她有什么事用得着你，我就化妆去顶替；在我们演的这出戏里，使用这条妙计，十拿九稳可以成功。'要向你们一五一十地细讲我这一生最美妙的时光，也就是说，我每天早晨换上新衣，在窗前和泽娜眉来眼去的那三天，那太费事。我只消告诉你们：她的一举一动都含意很深，而且还冒着风险，这就使我心里痒痒得更加厉害。最后，泽娜盘算来，盘算去，大约认为敢于逾越万丈鸿沟、向她眉目传情的，惟有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外国人，一个法国的艺术家了。因为她讨厌透了那个

① 意为精于算计，不干蚀本买卖。

其丑无比的海盗，她也就回了我几个秋波，这些秋波简直赛过滑车，可以使一个人抛下天堂乐园，降生到尘世来。我象堂吉诃德一样着了魔。我快活得要发狂了，要发狂了！最后，我叫道：'管他呢，哪怕老家伙要杀我，我也要去！'我不再研究风景画，却来研究这个老王八蛋藏娇的金屋。夜里，我换上一身香喷喷的衣服，穿过街道，走进了……"

"走进了那所屋子？"奥斯卡问道。

"走进了那所屋子？"乔治也跟着问。

"走进了那所屋子，"施奈尔顺着他们说。

"好哇，您真是一个色胆包天的汉子！"莱杰老爹嚷道，"若是我，我才不去呢……"

"恐怕您也胖得进不了门啊，"施奈尔回嘴说。"于是我就进去了，"他接着说，"我碰到两只手拉住了我的手。我不作声，因为这双象剥了皮的葱头一样滑润的手叫我不要开口。她在我的耳边用威尼斯话低声说道：'他睡着了！'后来，我们肯定不会碰到人了，泽娜和我就到城墙上去散步。不过，你们看怪不怪？有一个老保姆跟着我们。这个保姆丑得象个看门的老头，她象影子似的一步也不离开我们，我也没有办法要这位海盗夫人摆脱这个不通人情的伙伴。第二天晚上，我们又照样散步；我想打发老保姆走开，泽娜却不答应。因为我的情人说希腊话，我说威尼斯话，两个人解释不清楚；结果不欢而散。我换衣服的时候心里想：'只要下一回没有老保姆在场，我们各说各的话也会言归于好的……'哎呀！没想到却是老保姆救了我！你们马上就会知道。那天天气很好，为了免得

人家疑心，我就去溜达溜达，观赏风景，当然，这是在我们彼此取得谅解，言归于好之后。我沿着城墙散了一会儿步，从容不迫地走了回来，两只手还插在衣袋里，忽然看见街上挤满了人。啊！一大堆人！……嘿！好象是看杀头。不料这堆人却向我涌了过来，把我捉住，绑住，交给警察带走了。啊！你们不知道，但愿你们永远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一群忿怒的老百姓把你当作杀人犯，跟着你又是叫喊，又扔石头，从大街的一头走到另一头，高喊要你偿命！……啊！所有的眼睛都在冒火，所有的嘴巴都在咒骂，怒火加上骂声，显得更加吓人。从远处听到这样一片喊声：'叫他偿命！打死凶手！……'简直象是男低音合唱……"

"难道这些达尔马提亚人都说法国话？"伯爵问施奈尔，"您讲的这件事，好象是昨天刚发生的。"

施奈尔给问倒了。

"普天下闹事的人都有共同的语言，"弥斯蒂格里这个善于辞令的外交家来解围了。

"最后，"施奈尔接着说，"等我到了地方法院，到了法官面前，我才知道那个该死的海盗给泽娜毒死了。我真希望还能再换一次衣服去见见她。凭良心说，我并不了解这出悲喜剧的内幕。看来大约是我的希腊美人在海盗喝的热甜酒里放了点鸦片(刚才那位先生还说，那儿有的是罂粟呢！)，好偷空出去多散一会儿步。不料头一天晚上，我不幸的美人儿放多了点鸦片，于是海盗就一命呜呼了。这个该死的老海盗财产太多，结果反而给泽娜带来了麻烦；好在她老老实实地认了罪，

加上老保姆的旁证，首先开脱了我和案件的关系，不过市长和奥地利的警察局长还是勒令我出境，叫我到罗马去。听说泽娜让那个老王八蛋的继承人和地方法院拿走了大部分财产，她被判在修道院里幽禁两年，现在还在那儿。我要去给她画像，因为再过几年，一切都会忘个一干二净。这就是一个人在十八岁上干的蠢事。”

“而你却让我一文不名地待在威尼斯的 locanda①，”弥斯蒂格里说，“我从威尼斯到罗马去找你，一路给人画像，只收五个法郎一张，人家还不给钱。不过，说来说去，这还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常言说得好：*幸福不在金碧辉煌的庇护板（护壁板）下面*。”②

“你们想想这是什么滋味，我有什么想法！一个人关在达尔马提亚的监牢里，没有靠山，不得不回答奥地利人的审问，并且还有杀头的危险。其实我只不过同一个硬要带着老保姆的美人儿散了两次步。你们看倒霉不倒霉！”施奈尔嚷道。

“怎么，”奥斯卡天真地问道，“您偏偏会碰到这种事情？”

“为什么这位先生不可以碰到这种事情呢？既然在法国占领伊利列纳的时候，有一位漂亮的炮兵军官已经碰到过一次了，”伯爵意味深长地说。

“而您就相信了炮兵军官的事？”弥斯蒂格里也意味深长地说道。

“事情就这样完了吗？”奥斯卡问道。

---

① 见本卷第 360 页注③。

② 意为有钱不一定幸福。

“您还想要知道什么?”弥斯蒂格里说,“炮兵军官怎么能告诉您人家砍了他的头呢?真是:人越服毒(糊涂),就越快活……”

“先生,那个地方有农村吗?”莱杰老爹问道,“他们是怎么种地的?”

“他们种樱桃树,”弥斯蒂格里说,“长得齐我的嘴巴这么高,果子可以酿成樱桃酒。”

“啊!”莱杰老爹叫道。

“我在城里只待了三天,却在牢里蹲了半个月。我什么也看不到,甚至连樱桃园也没看见,”施奈尔答道。

“他们在拿您寻开心,”乔治告诉莱杰老爹,“樱桃酒是一桶一桶运来的。”

那时,皮埃罗坦的马车走下圣布里斯峡谷的一个陡坡,向坐落在大镇中心的一个客店走去,他要在那里停上个把钟头,让他的马匹歇歇脚,吃吃燕麦,喝喝水。那时大约是下午一点半。

“嗯!是莱杰老爹哟,”客店老板看见马车停在门前,问道:“吃午饭吗?”

“每天要吃一顿,”胖胖的农夫回答道,“我们随便吃点吧。”

“给我们准备午饭吧,”乔治说道,他象骑兵托枪似的把手杖放在肩上,在奥斯卡看来,真是神气十足。

奥斯卡看到这个见过世面的冒险家满不在乎地从侧面口袋里拿出一个加过工的麦秆编成的烟匣,抽出一根棕黄色雪

茄，在门口一面抽烟，一面等饭吃的时候，更是气坏了。

“您抽烟吗？”乔治问奥斯卡。

“有时也抽抽，”这个刚出校门的中学生答道。说时他挺起胸膛，想要冒充内行。

乔治把打开的烟匣送到奥斯卡和施奈尔面前。

“好阔气！”大画家说道，“十个苏一支的雪茄烟呀！”

“这是我从西班牙带回来剩下的几支，”冒险家说，“你们用午饭不用？”

“不用，”艺术家说，“公馆里还等着我吃饭呢。再说，我动身前也吃过东西了。”

“您呢？”乔治问奥斯卡。

“我吃过了，”奥斯卡说。

只要能象乔治那样穿上长统靴，系上护鞋带，奥斯卡真是情愿少活十年。现在，他给雪茄烟呛得又是打喷嚏，又是咳嗽，又是吐口水，一副狼狈样，简直是欲盖弥彰。

“您不会吸烟，”施奈尔对他说，“瞧我的！”

施奈尔面不改色地吸了一口烟，然后从鼻子里喷出来，连眉头也没有皱一皱。他又吸了一口，这回却把烟留在喉咙里，然后拿掉嘴里的雪茄，悠然自得地把烟吐出来。

“瞧，年轻人，”大画家说。

“瞧，年轻人，也可以这样抽，”乔治说，他照施奈尔的样子吸了一口，但把烟全吞下去了，一点也没有吐出来。

“我父母还以为我算受过教育呢！”可怜的奥斯卡心里想，一面学人家那样自然地抽烟。

他忽然觉得作呕，因此乐得让弥斯蒂格里把雪茄抢走。弥斯蒂格里抽起烟来喜形于色，但却问了一声：

“您没有传染病吧？”

奥斯卡只恨自己力气不够大，不能揍弥斯蒂格里一顿。

“怎么！”他指着乔治上校说，“阿利坎特酒和奶酪饼花了八个法郎，雪茄烟又花了四十个苏，还有一顿午饭要花……”

“至少十个法郎，”弥斯蒂格里接嘴说，“就是这个样子，条条小鱼汇成河①呵！”

“啊！莱杰老爹，我们来喝一瓶波尔多酒吧，”乔治又对农夫说道。

“这顿午饭要花他二十个法郎！”奥斯卡叫道，“这样，现在可以算出来，他一共得花三十几个法郎。”

奥斯卡自惭形秽，就在一块界石上坐下，胡思乱想起来。他这一坐不打紧，不料裤脚却提高了，露出了旧袜统和新袜底的接缝，这是他母亲的精工细作。

“我们的袜子倒是天生的一对，”弥斯蒂格里说，他也撩起一只裤脚，露出袜子上的补钉；“不过，鞋匠总是穿臭鞋②的。”

这句俏皮话使得德·赛里齐先生莞尔一笑。他两臂交叉地待在客店大门口，站在别的旅客后面。不管这些年轻人怎样胡闹，这位庄重的政治家还是惋惜自己失去了这些青春时代的缺点，他喜欢他们说的大话，赞赏他们开玩笑开得生动有趣。

---

① 从谚语“涓涓细流汇成河”变化而来。

② 从谚语“鞋匠总是穿旧鞋”变化而来。

"嗐，你不是到巴黎筹款去了吗？穆利诺的田产能弄到手吗？"客店老板对莱杰老爹说，他刚带他去马厩看过一匹打算卖掉的小马。"要是你能够从一个法兰西贵族院议员、一个德·赛里齐伯爵这样的国务大臣身上拔毛，那才够意思哩！"

这位老成持重的大臣不动声色，转过身去打量农夫。

"他输定了，"莱杰老爹低声对客店老板说。

"那敢情好，我喜欢看到这些大人物做'冤大头'……你不是还缺两万法郎吗？我可以借给你。不过，图沙车行六点钟那一班车的车夫弗朗索瓦刚才告诉我：德·赛里齐伯爵今天要请马格隆先生去普雷勒赴宴呢。"

"那是伯爵大人的如意算盘，不过我们也有对付他的妙计，"莱杰老爹回答。

"伯爵可以给马格隆先生的儿子安排个一官半职，而你有什么官职可以送人情呢？"

"没有；不过，虽然伯爵有大臣们撑腰，我却有王上帮忙，"莱杰老爹贴着客店老板的耳朵说，"只要我给莫罗那家伙送上四万路易十八①，我就可以抢在赛里齐先生前头，花二十六万法郎现款，把穆利诺的田产买下来。如果伯爵不愿眼巴巴地看着这些田地一块一块地拍卖，他就得乖乖地给我三十六万法郎，再把这片田产买去。"

"主意不坏呀，老板！"客店老板嚷起来。

"这一手干得不错吧？"农夫说道。

---

① 指有路易十八头像的硬币。

“话又得说回来，”客店老板说道，“对他来说，这片田产也值这个价钱。”

“这片田产除了上税以外，可以净收六千法郎地租，如果他再把田产租给我十八年，我可以出七千五百法郎租钱。这就等于是两分半以上的利息了。伯爵先生也不算吃亏。为了不让莫罗先生露马脚，他还可以推荐我做伯爵的佃户；我会按时交租，使伯爵差不多可以得到三分利，这样一来，表面上莫罗好象是为他主人效劳……”

“他总共可以捞到多少？我是说莫罗老头。”

“唷，要是伯爵赏他一万法郎的话，他从这笔买卖里可以赚到五万法郎，不过这笔钱也不是白白赚来的。”

“说来说去，伯爵虽然这样有钱，还是很在乎普雷勒的哟！”客店老板说道，“可是我还没见过他。”

“我也没见过他，”莱杰老爹说，“不过，他到底要住到这里来了；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花二十万法郎来修理房屋。那房子简直修得象王宫啊！”

“这样说来，”客店老板说道，“莫罗要捞油水就得赶快了！”

“是的；因为主人主妇一来，”莱杰说，“他们的眼睛可不是藏在口袋里的哟！”

谈话虽然低声细气，伯爵却一句也没有漏掉。

“这样看来，不用到那边去，这里就提供了我要寻找的证据，”他一面想，一面瞧着胖胖的农夫走进厨房里去。“说不定，”他心里捉摸，“他们是在打如意算盘呢。会不会莫罗并没

有接受他的钱呢?……"他还是不愿意相信他的总管会干出这等欺上瞒下的勾当来。

皮埃罗坦来给马喂水。伯爵担心马车夫会同客店老板和农夫一起吃饭,而他刚才听到的谈话,又使他害怕马车夫会泄漏他的秘密。

"这些人串通一气来对付我,老天有眼,一定要叫他们的打算落空,"他心里盘算。"皮埃罗坦,"他走到马车夫身边,低声说道,"我答应过给你十个金路易,要你替我保守秘密;现在,只要你继续隐瞒我的身分(我自会知道在今天晚上以前,你有没有对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甚至在亚当岛,说出过我的名字,泄露出一点风声,暴露我的身分),那么明天早上,你路过的时候,我会凑足你所缺的一千法郎,让你去买你的新马车。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伯爵拍着皮埃罗坦的肩头说,马车夫一听,高兴得连脸色都发白了,"不要在这里吃午饭了,早点带马走吧。"

"伯爵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请放心好了!这是不是和莱杰老爹有关系?"

"和大家都有关系,"伯爵答道。

"请您不用担心……"皮埃罗坦把厨房门推开一半,对里面说道,"我们可得快一点,我怕要迟到了!听我说,莱杰老爹,您知道,前头要上坡;好在我不饿,那我就慢慢地先走了,您回头准能赶上我,再说,多走点路对您也只会有好处。"

"皮埃罗坦,你是不是发疯了?"客店老板说道,"怎么!你不来和我们一道吃午饭?上校请我们喝五十个苏一瓶的好

酒，还要开一瓶香槟呢。”

“不行呀。有一条鱼要在三点钟送到斯托尔，酒席上要用。这些老主顾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鱼也不能闹着玩呀。”

“这么办吧，”莱杰老爹对客店老板说，“把你要卖给我的那匹马套上你的轻便车，那我们就赶得上皮埃罗坦了。现在，我们还是安心吃午饭吧。我还要试试你那匹马的脚力呢。我看，你那辆破车坐得下我们三个人的。”

看见皮埃罗坦自己来给马套车，伯爵才放了心。施奈尔和弥斯蒂格里已经先走了。皮埃罗坦在圣布里斯到蓬塞尔的中途，把这两位艺术家接上车。他刚到大路的坡顶，看见埃库昂、默尼尔的钟楼和一片美景周围的树林时，一匹飞跑的小马拉着一辆旧轻便车发出的叽里嘎啦的响声，宣告莱杰老爹和米纳的伙伴① 赶上来了，他们又重新坐上皮埃罗坦的马车。

当皮埃罗坦驱车冲下城墙和壕沟之间的坡道，向穆瓦塞勒奔去的时候，乔治还在不停地和莱杰老爹大谈圣布里斯美貌的老板娘，忽然他叫起来：

“瞧！风景不坏吧，大画家？”

“呸！这也不值得您大惊小怪呀，您不是去过东方和西班牙吗？”

“我这里还有两支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雪茄呢！要是抽烟不碍事的话，施奈尔，您就给我抽掉吧。这个小家伙刚才还没有吸几口，就呛得受不了。”

---

① 指乔治。

莱杰老爹和伯爵都没说话，他们以为这就等于不反对。

奥斯卡因为人家把他叫做“小家伙”，心里很恼火。当那两个年轻人点着雪茄的时候，他开腔了：

“虽然我没有当过米纳的副官，先生，虽然我还没有去过东方，说不定我将来也会去的。我的家庭给我安排好了前程，我希望，等我到了您这么大的年岁，就不必再坐这样不舒服的公共马车外出了。等到我成了大人物，有了地位，我就要高高在上……”

“Et coetera punctum①！”弥斯蒂格里模仿小公鸡初学打鸣的声音说，这使奥斯卡说的大话显得更加可笑，因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正处在长胡髭、变嗓音的阶段。“总而言之，”弥斯蒂格里又加了一句，两极不通②。

“天哪！”施奈尔说，“车上这么多要人，我看马都拉不动了。”

“年轻人，您的家庭打算给您安排一个前程，什么样的前程呀？”乔治一本正经地问道。

“外交官，”奥斯卡回答道。

三声大笑突然从弥斯蒂格里、大画家和莱杰老爹的嘴里爆发出来，连伯爵也不禁微笑了，只有乔治不动声色。

“真主在上，这没有什么可笑的！”上校对哈哈大笑的人们说道，“只不过，年轻人，”他接着又对奥斯卡说，“在我看来，您

---

① 拉丁文：如此、这般，等等。

② 从成语“两极相通”变化而来，意思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从某个观点看，却具有类似的性质，可以引出相同的结果。

那位可尊敬的母亲目前所处的地位和大使夫人的身分未免太不相称……她手里拿一个令人敬重的布提包，鞋后跟还加了鞋掌。”

“我的母亲吗，先生？……”奥斯卡作出一个不屑一顾的神气说道，“那是我们家里的女佣人……”

“我们家里的，好大的口气！”伯爵打断奥斯卡的话，说道。

“王上就自称*我们*，”奥斯卡傲慢地回嘴说。

大家又要发笑，乔治递了一个眼色，画家和弥斯蒂格里立刻会意：要不断地拿奥斯卡开心，就得细水长流。

“这位先生说得对，”大画家指着奥斯卡对伯爵说，“上流人总自称*我们*，只有下等人才说*我家里*。人总喜欢打肿脸充胖子。对于一个受过勋的人……”

“先生是装饰师[①]？”弥斯蒂格里装聋卖傻地问道。

“您不太懂得宫廷的用语。——请您大力协助，大使阁下，”施奈尔转过身来对奥斯卡说。

“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居然能和三位当代的或未来的名人一同旅行：一位是已经成名的大画家，”伯爵说道，“一位是未来的将军，还有一位是总有一天会把比利时并入法兰西版图的青年外交家。”

奥斯卡做出不认亲娘这种昧良心的丑事之后，猜到他的旅伴在取笑他，心里气得要命，于是打定主意，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打消他们的疑心。

---

① 法语“勋章”和“室内装饰”是同一个字。弥斯蒂格里存心装傻，故意把伯爵说成“装饰师”。

“不要以貌取人嘛，”他说，眼睛里居然射出了炯炯的光芒。

“您说得不对，”弥斯蒂格里叫道，“应该说不要以貌欺人①。如果你成语掌握得不好，在外交界也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即使我没有掌握成语，我也知道我的前途。”

“您的前途大概很远大吧，”乔治说道，“因为你们家里的女佣人悄悄地塞给您吃的东西，仿佛您是要飘洋过海似的：又是饼干，又是巧克力……”

“不对，先生，那是一种精制的面包，自然还有巧克力，”奥斯卡接着说，“因为我的肠胃太娇嫩，消化不了饭店里的粗粮。”

“粗粮也不会比您的肠胃更粗呀，”乔治说道。

“啊！我可喜欢吃粗粮杂烩！”大画家叫了起来。

“杂烩这个词儿即使在上流社会也是很时兴的，”弥斯蒂格里接着说，“我在‘黑母鸡’咖啡馆就常说：‘来个杂烩’。”

“您的老师当然是一位名教授了，是法兰西学院的安德里欧先生，还是鲁瓦耶-科拉尔先生②？”施奈尔问道。

“我的老师是洛罗修道院院长，目前是圣絮尔皮斯教区的副主教，”奥斯卡想起他中学里听忏悔的神甫的名字，这样回答道。

① 奥斯卡并没有说错，倒是弥斯蒂格里把成语篡改了。

② 安德里欧（1759—1833）和鲁瓦耶-科拉尔（1763—1845），都是法兰西学院院士。

“您有一个老师专门培养您，这样做很对，”弥斯蒂格里说，“因为大学教育令人生厌①；不过，您打算怎样酬谢您的院长呢？”

“当然要谢，他不久就要升主教了，”奥斯卡说。

“是不是靠你们家帮忙？”乔治一本正经地问道。

“也许是我们的力量使他升到这个位置，因为弗雷西努修道院院长常到我们家来。”

“啊！您认识弗雷西努修道院院长？……”伯爵问道。

“他受过我父亲的恩典，”奥斯卡回答说。

“这么说来，您一定是到你们家的领地去罗？”乔治说道。

“不是，先生；不过，我可以告诉您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去普雷勒公馆，去德·赛里齐伯爵家里。”

“见鬼！你也要去普雷勒？”施奈尔脸红得象樱桃一般，叫了起来。

“您认识德·赛里齐伯爵大人吗？”乔治问道。

莱杰老头转过身来看奥斯卡，神色慌张地嚷起来：

“德·赛里齐先生会在普雷勒吗？”

“那还用说，既然我要到那里去，”奥斯卡答道。

“您常常见到伯爵吗？”德·赛里齐先生问奥斯卡。

“就象我现在看见您一样，”奥斯卡回答说，“我和他的儿子同学，他和我年龄差不多，都是十九岁，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骑马。”

---

① 从俗语“千篇一律令人生厌”变化而来。

"我们也见过国王取笑牧羊女①呀，"弥斯蒂格里一本正经地说。

皮埃罗坦给莱杰老爹递了一个眼色，使农夫完全放心了。

"的确，"伯爵对奥斯卡说，"我很高兴碰到一个了解这位大人物的青年人；我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要找他帮忙，而帮这点忙并不费他多少力气：那就是我要向美国政府提出一项申请。如果您能告诉我德·赛里齐先生为人怎么样，那我真是感激不尽了。"

"啊！您若想要把事办成，"奥斯卡装出一副调皮捣蛋的神气答道，"那就不要去求他，还是去求求他的夫人吧；他爱她爱得要发疯，谁也没有我清楚他爱她爱到什么程度，但是他的夫人却受不了他。"

"为什么呢？"乔治问道。

"伯爵有皮肤病，看了叫人恶心，虽然阿利贝尔医生②想尽办法要把他的病治好，也不见效。所以，伯爵只要能有我这样好的胸脯，真会心甘情愿地拿出一半财产来！"奥斯卡说着拉开他的衬衫，露出小孩子的皮肤。"他一个人住在公馆里，不见外客，因此，一定要有人引荐才见得到他。他大清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工作，从清早三点钟工作到八点；八点以后，他就治病：洗矿泉澡，或者是蒸汽浴。人家把他关在铁蒸笼里蒸，因为他还总想治好呵。"

---

① 从俗语"我们也见过国王娶牧羊女"变化而来，原意是：高贵者有时也与低贱者为伍。

② 阿利贝尔，路易十八的御医，圣路易医院的主治医师。

“既然国王对他这么好，他为什么不请王上摸摸呢①？”乔治问道。

“那么，他的夫人不是有一个蒸老了的丈夫吗！”弥斯蒂格里同时说道。

“伯爵答应送三万法郎给一个正在为他治病的苏格兰名医，”奥斯卡继续说。

“那么，他的夫人另有新欢也是无可厚非……”施奈尔说到这儿就住嘴了。

“我也这样想，”奥斯卡说，“这个可怜人一身硬茧，样子又那么衰老，你会以为他有八十岁了！他干瘪得象一张羊皮纸，不幸的是，他也感到他的处境……”

“他大概也感到不妙吧，”嬉皮笑脸的莱杰老爹说道。

“先生，他拜倒在他夫人裙下，简直不敢说她一声不是，”奥斯卡接着说，“他在她面前的表演真要把人笑死，就跟莫里哀喜剧里的阿尔诺耳弗② 一模一样……”

伯爵气得说不出话来，瞧着皮埃罗坦，马车夫看见伯爵不动声色，心想克拉帕尔太太的儿子一定是在造谣诬蔑。

“因此，先生，要是您想把事办成，”奥斯卡对伯爵说，“还是去求哀格勒蒙侯爵吧。如果夫人的这个老相好肯为您说情，那您就可以一下子得到伯爵夫妇两个人的帮助了。”

“这就是俗话说的一肩双挑③，”弥斯蒂格里说。

---

① 据旧时迷信，病人经国王抚摩可以痊愈。

② 阿尔诺耳弗是莫里哀的喜剧《太太学堂》中的人物。

③ 从成语“一石双鸟”（相当于中国的“一箭双雕”）变化而来。

“唷！这样说来，”画家说道，“您是见过伯爵脱掉衣服的喽，难道您是他的贴身仆人？”

“我怎么会是他的贴身仆人！”奥斯卡叫起来。

“哼，一个人不应该在公共场所谈熟人的私事，”弥斯蒂格里又说，“年轻人，*轻声为安全之母*①。我可不听您这一套。”

“这正好用得上一句谚语，”施奈尔叫道，“*观其交游，可以欺人*②！”

“您要晓得，大画家，”乔治一本正经地回嘴说，“要是您不认识一个人，您怎能说他的坏话呢？可是，这小家伙刚才谈起赛里齐来，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要是他光谈伯爵夫人的话，人家还要以为他是夫人的相好呢……”

“不要再谈德·赛里齐伯爵夫人了，年轻人！”伯爵高声说道，“我是她哥哥德·龙克罗尔侯爵的朋友，谁要是打主意败坏伯爵夫人的名声，我可不答应。”

“这位先生说得对，”画家叫道，“不应该拿妇女来开玩笑。”

“天哪！《贞操和女人》，我看过这出妙剧，”弥斯蒂格里说。

“虽然我不认识米纳，却认识掌玺大臣，”伯爵望着乔治，继续说道，“虽然我没有佩戴我的勋章，”他望着画家说，“却可以使那些不配受勋的人得不到勋章。总而言之，我认识很多人，也认识普雷勒的建筑师葛兰杜先生……——停车，皮埃罗

---

① 从格言“谨慎是安全之母”变化而来。

② 从谚语“观其交游，可知其人”变化而来。

坦，我要下去一下。”

皮埃罗坦把马车一直赶到穆瓦塞勒村的尽头，那里有一家旅客歇脚的小店。走这段路的时候，谁也不再开腔。

“这个傻小子是到谁家去的呀？”伯爵把皮埃罗坦拉到小店的院子里问道。

“到您总管的家里。他是住在樱桃园街的一个穷女人的孩子。我还时常送些水果、野味、鸡鸭到她家去，她姓于松。”

“这位先生是谁？”伯爵离开皮埃罗坦后，莱杰老爹就来向马车夫打听。

“说真的，我也不认识，”皮埃罗坦答道，“他这是头一回坐我的车；不过，他可能有点来头，说不定是马伏利耶城堡的主人；他刚才还说要在路上下车，不到亚当岛去了。”

“皮埃罗坦猜想他是马伏利耶的主人，”莱杰老爹回到车上，告诉乔治。

这时，那三个年轻人象当场被抓住的小偷一样，正在发愣，谁也不敢瞧谁一眼，显得忧心忡忡，不知道他们说的谎话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就叫做*吃得多，做得少*①，”弥斯蒂格里说。

“你们看我是认识伯爵的吧，”奥斯卡对他们说道。

“这很可能；不过我看您一辈子也当不上大使了，”乔治回答说：“一个人要在公共马车上说话，就得象我这样小心在意，说了半天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

① 从俗语“说得多，做得少”变化而来。

“卖爪子(瓜)的说爪(瓜)甜，”弥斯蒂格里这一句话包总了。

那时，伯爵回到了他的座位上，于是皮埃罗坦又开车往前走，大家都不作声。

“唷，怎么，朋友们，”伯爵到达卡罗森林的时候说道，“我们大家都哑巴似的，难道我们要上断头台了？”

“挤奶也该恰到好处呀①，”弥斯蒂格里一本正经地说。

“天气很好，”乔治说道。

“这是什么地方？”奥斯卡指着弗朗孔维尔城堡问道。城堡在圣马丁大森林的衬托下，显得庄严肃穆。

“怎么！”伯爵高声说道，“您说您时常到普雷勒来，怎么连弗朗孔维尔也不认得？”

“这位先生，”弥斯蒂格里说，“他只认得人，不认得城堡。”

“未来的外交官也难免心不在焉的！”乔治叫道。

“记住我的名字！”奥斯卡气愤地回答，“我叫奥斯卡·于松，十年之后，我会出人头地的。”

说完这几句大话之后，奥斯卡就缩在角落里不开腔了。

“哪一个于松家的呀？”弥斯蒂格里问道。

“那是一家名门望族，”伯爵回答，“樱桃园的于松。这位先生是在金殿玉阶之下出生的。”

那时，奥斯卡连头皮都羞红了，并且觉得心烦意乱。马车就要走下“地窖”的陡坡，坡下一个狭窄的盆地上，圣马丁大森

---

① 法语“挤奶”与“闭嘴”谐音，这里一语双关。

林的尽头，就是豪华的普雷勒堡。

“先生们，”伯爵说道，“我祝你们事事称心如意。——上校先生，还是和法国国王言归于好吧，采尔尼-乔治家的人也不该和波旁家族闹别扭啊。——亲爱的施奈尔先生，我不能预料您还会碰到什么好运气；您已经功成名就，不过，您是当之无愧，用精彩的作品取得盛名的；可是，您太叫人放心不下，象我这样有家室的人，都不敢请您光临舍下。——至于于松先生，他用不着大人物帮忙，他对国务大臣的隐私了如指掌，可以吓得他们魂不附体。——至于莱杰先生，他就要拔德·赛里齐先生身上的毛了，我只希望他下手的时候不要留情！——皮埃罗坦，我在这里下车，你明天再来这里接我，”伯爵补说一句，就下了车，使他同路的旅伴们莫名其妙。

“*逃跑的时候，不会嫌腿多*①，”看见伯爵轻松地走上一条凹路，弥斯蒂格里说道。

“哎哟！伯爵租下了弗朗孔维尔城堡；他现在到那里去了，”莱杰老爹说。

“要是以后我再在公共马车里吹牛，”冒名顶替的施奈尔说道，“我真要跟自己决斗了。——这也要怪你，弥斯蒂格里，”他又补说一句，同时在小徒弟的头上打了一下。

“哟！我不过是信口开河，跟着你说去过一趟威尼斯而已，”弥斯蒂格里说，“不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耻（辞）*！”

“您晓得吗，”乔治对他邻座的奥斯卡说，“万一他真的

---

① 从成语“升官的时候，不嫌官阶高”变化而来。

是德·赛里齐伯爵，那我才不愿意处在您的地位哩，虽然您没有病。”

这句话提醒了奥斯卡，他想起他母亲的叮嘱，脸色立刻变得煞白，仿佛大梦方醒一般。

“你们都到了，诸位先生，”皮埃罗坦把马车停在一扇漂亮的铁栅门前，说道。

“怎么！我们都到了？”画家、乔治和奥斯卡都异口同声说。

“这倒怪了！”皮埃罗坦说，“啊！诸位先生，难道你们谁也没有来过这里？这就是普雷勒公馆呀。”

“嗯！很好，伙计，”乔治又放下心来，说道，“我要到穆利诺村去，”他补充一句，不想让同行的旅客看出他是到公馆去的。

“怎么，你要到我那里去？”莱杰老爹问道。

“什么？”

“我就是穆利诺的佃户。上校光临，有什么贵干呀？”

“尝尝你们的黄油嘛，”乔治拿起公事包来，口里答道。

“皮埃罗坦，”奥斯卡吩咐，“把我的行李送到总管家里去，我直接去公馆。”

说了这句话，奥斯卡就埋头走上一条小路，自己也不知该往哪里走。

“喂！大使先生，”莱杰老爹叫道，“您要走到森林里去了。要进公馆，该走这个小门。”

奥斯卡不得不进了小门，他不知所措地走进公馆的大院子，院子里有一个大花坛，花坛用拴在石柱上的铁链围起来。

莱杰老爹把奥斯卡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这时，乔治连忙溜之大吉，因为他听到这个胖胖的农夫说他就是穆利诺的佃户，犹如听到一个晴天霹雳一般，等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大胖子来找他的上校时，却连影子也找不到了。皮埃罗坦叫开了铁栅门，得意洋洋地把大画家施奈尔成百上千的绘画用具都搬到门房里。奥斯卡看见弥斯蒂格里和大画家也住进公馆，更觉得头昏脑胀，因为他们亲耳听见他大吹牛皮啊。不到十分钟的时间，皮埃罗坦就卸完了画家的大包小件、奥斯卡·于松的行李和一个漂亮的小皮箱，他神秘地把它交给门房的老婆。然后，他又转身走上回头路，噼噼啪啪地挥动马鞭，向亚当岛森林走去，脸上露出精打细算的乡下人捡了便宜的神气。

他算是交了好运，明天，一千法郎就可以到手了。

奥斯卡相当尴尬，围着大花坛转来转去，留神看他的两个旅伴会受到怎样的接待，这时，他忽然看见莫罗先生从那间叫做侍从室的大厅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头。总管身穿蓝色长上衣，下摆一直拖到脚后跟，腿上套着黄皮短裤，脚穿马靴，手执马鞭。

“好哇，我的孩子，你到底来了？你亲爱的妈妈好吗？”他握住奥斯卡的手问道。——“早哇，两位先生，你们大约是葛兰杜建筑师介绍来的画家吧？”他对画师和弥斯蒂格里说。

他用马鞭的把手当哨子吹了两下，门房就闻声而来了。

“把这两位客人领到十四号和十五号房间，莫罗太太会把房门钥匙给你；你陪客人去吧，好教他们认路；如果需要的话，今晚可以生火，还要把他们的行李送到他们房间里去。——伯

爵先生给我交代过了，请你们二位和我一同用饭。”他接着又对两位艺术家说：“象在巴黎一样，我们五点钟用晚饭。如果你们喜欢打猎，那可够你们玩个痛快的了，我有使用森林、池塘的许可证，在这周围一万二千阿尔邦森林里都可以打猎，我们的领地还不在内。”

奥斯卡、画家和弥斯蒂格里都感到不大自在，互相瞟了一眼；但弥斯蒂格里面不改色地叫道：

“呸！*握了手也不该甩掉袖子呀*①！还是随它去吧。”

小于松跟着总管走了，总管带着他快步走进花园。

“雅克，”他对他的一个儿子说道，“去告诉妈妈，说小于松来了，还告诉她，我有事要到穆利诺去一下。”

总管那时约莫五十岁，身材中等，面带褐色，显得非常严肃。乡居的生活习惯已经使他顾虑重重的面孔印上深深的颜色，叫人乍见之下，容易猜错他的性格。他的灰白头发，蓝色眼睛，一个鹰钩鼻子，都会增加人们对他的错觉，加上他的眼睛离鼻子太近一点，更使人觉得他阴险；不过他厚厚的嘴唇，面部的轮廓，和蔼的态度，在明眼人看来却是善良的征象。他做事果断，说话生硬，他对奥斯卡很亲切，了解也很深，使奥斯卡对他又敬又怕。奥斯卡听惯了他母亲推崇总管的话，在总管面前，他总觉得自己矮了一截；不过，到了普雷勒，他却觉得心绪不宁，仿佛预感到他这位父辈，他唯一的靠山，会使他遭到什么灾祸似的。

---

① 从谚语“丢了斧头，也不该丢掉斧柄”变化而来，意谓不该灰心丧气。

“怎么，我的奥斯卡，你到了这里怎么不高兴？”总管说道。“你可以去玩玩；去学骑马，射击，打猎。”

“可我都不会呀，”奥斯卡傻里傻气地答道。

“我要你来，正是要教你呀。”

“妈妈叫我在这里只待半个月，说莫罗太太……”

“嗯！那再说吧，”莫罗答道，他心里不大痛快，因为奥斯卡竟敢怀疑他怕老婆。

莫罗的小儿子，一个身材结实、行动灵活的十五岁的小伙子，跑过来了。

“你来得正好，”他父亲对他说道，“带这个伙伴去见见你妈妈。”

于是总管抄条近路，向着花园和森林之间的、护林人住的房子走去了。

伯爵给总管的住宅，是在大革命前几年，由著名的卡桑庄园的承包人修建的。总包税人贝日雷①拥有巨资，以其奢侈豪华和博达尔、帕里斯、布雷②等大家族齐名。他在卡桑修筑了一些园林小河、山庄别墅、中国式的亭台楼阁，还有耗资巨大、堂皇富丽的高楼大厦。

这座住宅坐落在一个大花园的中央，花园和普雷勒公馆的平房大院有一堵分界墙，住宅的大门原来开向村里的大路。买下这片产业之后，德·赛里齐老伯爵只消拆掉这堵分界墙，

---

① 贝日雷，路易十五的总包税人，卡桑和努万泰尔的业主。

② 博达尔(1738—1787)，海军部的总财务官；帕里斯(1668—1733)，十八世纪著名财政家；布雷(1710—1777)，总包税人。

堵上开向村里的大门，就把住宅和平房大院连成一片了。再拆掉另一堵墙，就把承包人以前为扩展园地而买下的小花园全都并了进来，更扩大了他的园林。住宅是路易十五式的石块建筑，(只消看看窗户下的护壁板上那些僵直、生硬的凹槽，和路易十五广场上廊柱的饰纹一模一样，也就足够说明这一点了。)一楼有个漂亮的客厅，客厅通到卧室，还有一个餐厅，餐厅和弹子房相连。在客厅和餐厅之间是楼梯，楼梯前面有个回廊，用作前厅。客厅和餐厅的门相对，门上都有雕饰，成了前厅的装饰品。厨房就在餐厅底下，走进住宅要上十级台阶。

莫罗太太把住室安排在二楼，把原来的卧房改成一个小客厅。大小客厅都从公馆的旧家具中挑了一些漂亮的摆设，装潢富丽，比起一个名媛的小公馆来，肯定也毫不逊色。大客厅墙壁上挂了外蓝内白的帷幔，这是用原来接待贵宾的一张大床的帐幔改制的。古色古香的烫金木椅，蒙的是同样颜色的锦缎。白闪光缎衬里的窗帘和门帘，显得十分宽大。有些壁画是从原来的窗间壁上取下的，一些花盆架，几件时髦的漂亮家具，一些美丽的花灯，还有一盏枝形水晶吊灯，使大客厅看起来很有气派。地毯是波斯古国的产品。小客厅却完全是新式设计，按照莫罗太太的口味，改装成了一个以蓝色丝索支起的灰顶帐篷。古雅的长躺椅上摆着靠枕，脚下有放脚的软垫。还有花匠师傅剪成金字塔形的盆花，看来十分悦目。餐厅和弹子房的家具是桃花心木的。住宅周围是一片花坛，总管太太要花匠精心地栽满了花，使花坛和大花园连接起来。

一排外国品种的树木撒下一片浓荫，遮蔽了下人住的平房。总管太太为了使来访的客人进出方便，还把原来堵死的大门换成一扇铁栅门。

就是这样，莫罗夫妇巧妙地掩饰了他们所处的从属地位；尤其是因为伯爵和夫人都不来压低他们的身分，他们看起来更象是顺便为朋友代管产业的阔佬；何况德·赛里齐先生给他们的特殊照顾，也使他们能过富裕的日子，在乡下简直可以说是奢侈了。就这样，乳制品、蛋类、家禽、野味、水果、饲料、鲜花、木柴、蔬菜，总管夫妇真是要多少有多少，除了新鲜牛羊肉，陈年美酒和从殖民地进口的奢侈品外，他们简直不用花现钱买东西，就可以过王侯般的生活。饲养家禽的女工兼管烤面包。最近几年，莫罗还用自养的猪去还肉帐，同时留下自己吃的猪肉。

伯爵夫人对她往日的侍女始终恩深义重。一天，也许是为了作个纪念，她又送她一辆旧式小型旅行马车。莫罗把马车油漆一新，用两匹好马来拉，同他妻子坐了出游。再说，这两匹马在园地里也可以派用场。除此以外，总管还有他自己的坐骑。他在园里的耕地足够养活他的马匹和他手下的工人；园里可以收三十万捆上等干草，伯爵随便说过一声，至少要收十万捆，于是帐上就只登记十万。用不完的干草，他卖掉一半，也不上帐。他大手大脚地用园里种植的东西喂养他自己的家禽、鸽子和奶牛；不过牛粪马粪也可以用来给园里的土地施肥。这些揩油沾光的做法，说起来也都情有可原。总管太太有一个园丁的女儿侍候，既当女仆，又当厨娘。一个饲养

家禽的女工，既管牛奶房，又帮着收拾房间。莫罗还雇用一个名叫勃罗雄的退伍老兵，帮他洗马，干些粗活。

在内尔维尔，绍弗里，丽山，马伏利耶，普雷罗尔和努万泰尔，这位美丽的总管太太到处都被人奉为上宾，人家不是不知道、就是装作不知道她的出身，因为莫罗能够帮人大忙。他仗着主人的势力，能做一些在巴黎看来是微不足道、而在乡下却是了不起的大事。一年之内，靠了他的关系，丽山和亚当岛的司法官得到任命，总护林官没有免职，丽山的军需长得到了荣誉勋位十字勋章。因此，有钱人家设宴待客，莫罗夫妇没有一次不是座上的贵宾。普雷勒的本堂神甫和镇长，每天晚上都来莫罗家打牌。如果不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要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这样舒服的安乐窝，那真是谈何容易！

一个贵妇人的女仆，如果有几分姿色，而且又会撒娇，结婚之后，总是喜欢模仿她的女主人，所以总管太太也把伯爵夫人的那一套照搬到乡下来了。她穿的是价钱奇贵的半统靴，而且只有天气晴朗的时候才不坐车出门。虽然她丈夫只给她五百法郎买化妆品，但这个数目在乡下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尤其是在使用得当的时候。因此，这位头发金黄、容光焕发的总管太太，虽然将近三十六岁，还是显得娇小玲珑、苗条可爱，尽管生了三个孩子，还在故作少女的姿态，装出王妃的派头。当她坐着马车到丽山去的时候，如果碰到一个外乡人问道："这是谁呀？"要是有个不识相的本地人回答说："这是普雷勒的总管太太，"莫罗太太准会气得要命。她喜欢人家把她当作堡邸的女主人。在乡下，她喜欢装得象个贵妇人一样，以老乡的保

护人自居。事实也已证明，她丈夫在伯爵面前说话能起作用，有点产业的人都不敢小瞧她，在农民眼里，她更显得是个大人物了。再说，艾斯黛尔（这是她的芳名）从来不管田产的事，就象证券经纪人的妻子不管证券交易一样，甚至连家务和财务也都要靠丈夫。她相信他有办法，万万没有想到，这样过了十七年的美好生活，还会受到什么威胁。可是，一听到伯爵打算修复豪华的普雷勒公馆，她觉得形势不妙，好景不长，就怂恿她的丈夫和莱杰暗中勾结，以便搬到亚当岛去住。在她旧日的女主人跟前，她又得恢复几乎是女仆的从属地位，那实在是太难堪了。再说，她的女主人看到她在小公馆里模仿贵妇人的体面生活，也会笑话她的。

雷贝尔家和莫罗家结下不可解的冤仇，是因为德·雷贝尔太太刺到了莫罗太太的痛处。雷贝尔家刚到这里的时候，莫罗太太怕这个娘家姓德·科鲁瓦的贵妇人一来，就会贬低她自己的地位，于是首先恶语伤人。德·雷贝尔太太也不示弱，向全乡人泄露了，也可能是揭穿了莫罗太太的老底。女仆这两个字立刻不胫而走，口口相传。在丽山、亚当岛、马伏利耶、香槟、内尔维尔、绍弗里、巴耶、穆瓦塞勒，那些看见莫罗一家就眼红的人，哪能不散布流言蜚语？结果雷贝尔太太点起的这一把火，不少火星都落到莫罗家里来了。因此四年来，雷贝尔夫妇一直受到漂亮的总管太太排挤，受到莫罗一伙的恶意攻击，要不是报仇的念头支持着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是待不到今天的。

莫罗夫妇和建筑师葛兰杜关系很好，他们得到葛兰杜的

通知，不久要来一位画师，给大画家施奈尔刚绘完的壁画的边缘加绘一些花草图案。施奈尔推荐的画师，就是和弥斯蒂格里同来的那个旅客。因此，两天以来，莫罗太太一直处在临战状态，可以说是引颈相望。一个艺术家在几个星期之内都要和她同席，当然会要增加开销。施奈尔和夫人住在公馆里的时候，伯爵有过吩咐，要把他们当作伯爵大人一样款待。葛兰杜是和莫罗夫妇同席用餐的，他对这位大艺术家表现得如此崇敬，结果总管也罢，他的妻子也罢，对大画家都不敢随随便便，不拘礼节。加上当地的贵族阔佬，个个大摆宴席，争先恐后邀请施奈尔夫妇赏光，因此，莫罗太太对于座上客中有位画家，也非常引以为荣，就在地方上大吹大擂，把她所等待的画师，说成是一个能和施奈尔分庭抗礼的大艺术家，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这位漂亮的总管太太在头两天已经换过两次新装，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是不要以为她就只有这两手，既然明知星期六艺术家要来吃晚饭，她怎么会不留一手花样翻新的高招呢？所以她就穿上古铜色的半统皮靴和苏格兰细纱袜，一件细条子的粉红长裙，腰间束一条有金扣的粉红雕花皮腰带，颈上挂一个小小的金质十字架，赤裸的胳膊上戴着丝绒花饰（德·赛里齐夫人也是这样袒露出她美丽的双臂的），这样一来，莫罗太太看起来就象是一位巴黎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了。她还戴上一顶漂亮的意大利草帽，帽子上装饰着一束纳蒂埃花店买来的玫瑰，帽缘下露出珠帘似的金黄鬈发。她吩咐厨房做一顿精致的晚餐，再看了一遍房间里的陈设，然后装作散步似的

走到大院的花坛前面，在马车经过的时候，恰好象堡邸主妇似的亭亭玉立在那里，头上还撑一把小巧玲珑的阳伞，阳伞也是粉红色的，里面衬了白绸，边上还有流苏。一见皮埃罗坦把弥斯蒂格里的千奇百怪的包裹搬进公馆的门房，而没有看到一个旅客露面，艾斯黛尔失望而归，懊悔她又白白地打扮了一番。象大多数存心打扮得象过节的人一样，她也闲得无聊，只好待在客厅里捱时间，等待丽山班车。班车虽然是下午一点钟才从巴黎出发，却只比皮埃罗坦晚一个钟头就经过这里。于是她又折回家去，却不知那两位艺术家此刻正在郑重其事地梳洗打扮哩。原来那位年轻的画师和弥斯蒂格里向园丁打听过情况，听到园丁对漂亮的莫罗太太赞不绝口，两个人都觉得必须好好化化妆（这是画室里的术语），就穿起他们最高级的服装来，准备去总管家登门拜访。带他们去的是莫罗的大儿子雅克，他是个胆大包天的孩子，穿着英国式漂亮的翻领上衣，放假期间住在他母亲当家作主的领地上，真是如鱼得水。

"妈妈，"他说，"施奈尔先生介绍的两位艺术家来了。"

客人意外的光临使莫罗太太格外高兴，她站起来，叫儿子给客人把椅子挪上前，就开始卖弄风骚了。

"妈妈，小于松也来了，和爸爸在一起，"孩子在母亲耳边又说了一句，"我去给你把他带来……"

"别忙，你们先一起玩玩吧，"他的母亲说。

仅从别忙这两个字，两个艺术家就看透了他们同车来的小旅伴是个微不足道的客人，这里面还透露出一个后母对继

子的厌恶情绪。的确，莫罗太太结婚已经十七年，不会不知道总管对克拉帕尔太太和小于松的一片深情，她对这母子二人恨得如此露骨，连总管以前都不敢贸然把奥斯卡叫到普雷勒来。

"我的丈夫和我，"她对两位艺术家开口说，"我们是你们二位的东道主。我们很喜欢艺术，尤其喜欢艺术家，"她故作献媚的姿态，接着说道，"因此，请你们在这里不必客气。在乡下，你们二位知道，大家都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惯了的，否则，那就太没有意思了。我们曾经招待过施奈尔先生……"

弥斯蒂格里调皮地瞧瞧他的同伴。

"你们当然认识他罗？"艾斯黛尔停了一下，接着说道。

"谁不认得他呢，夫人！"画师答道。

"他是个吓吓有名① 的大人物，"弥斯蒂格里接口说。

"葛兰杜先生提到过您的大名，"莫罗太太道，"可是我……"

"约瑟夫·勃里杜，"画师答道，他急于弄清楚他在和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打交道。

弥斯蒂格里对漂亮的总管太太说起话来以东道主自居的口气，心里开始起了反感；但是他和勃里杜都在等着看一个泄漏天机的姿式，等着听一句暴露本来面目的言语，就是那种狗嘴里装象牙似的不伦不类的字眼。画家对可笑的人物是天生的冷眼旁观者，他们一见可笑的形象，立刻抓住不放，把它当

① 应该是"赫赫有名"，弥斯蒂格里故意说成"吓吓有名"。

作画笔的饲料。这两个艺术家头一眼就看见了艾斯黛尔的粗手大脚，原来她是圣洛附近的农家姑娘；然后，她一不小心又漏出了一两句女仆的口头禅，遣词造句，也和高雅的服装不太相称，于是画师和他的学徒马上抓住了狐狸尾巴；他们只递了个眼色，就彼此心照不宣，假装正正经经地和艾斯黛尔谈起话来，这样，他们可以称心如意地在这里住些日子。

"您喜欢艺术，夫人，说不定您自己对艺术也很有修养吧？"约瑟夫·勃里杜说道。

"不。我受的教育虽然还不算太差，但到底是商业性的；不过我对艺术的感情非常深厚细致，连施奈尔先生画完一张画，都要我去提提意见呢。"

"就象莫里哀请拉福蕾提意见一样，"弥斯蒂格里说。

莫罗太太不知道拉福蕾是个女仆，竟然欠身答谢，这暴露了她的无知，简直把挖苦当作恭维了。

"他怎么没有提出给您描一描？"勃里杜说道，"画家看见美人，总是馋得神魂颠倒的啊！"

"'咬一咬，①'这是什么意思？"莫罗太太好象一个受到冒犯的女王，怒形于色地质问道。

"这是画室里用的字眼，我们勾个头像，就说是画一幅素描，"弥斯蒂格里委婉地解释道，"我们只画美人的头像，因此俗话说：恨不得一口把美人儿咽下去！意思就是她美得可以入画。"

① 法语Croquer本意是嚼、咬，但也作"素描"解，莫罗夫人不懂绘画，因而误解。

“原来这个字眼还有来历!”她说道,并且卖弄风情地向弥斯蒂格里飞了一个媚眼。

“我的学生莱翁·德·洛拉先生,”勃里杜说,“画起像来真是惟妙惟肖。美丽的夫人,如果趁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他能够给您留个纪念,画下您令人神魂颠倒的头像来,那真是他莫大的幸福了。”

约瑟夫·勃里杜对弥斯蒂格里使了一个眼色,仿佛是说:“好啦,再进一步吧!她已经有点意思了,这个女人。”看见这个眼色,莱翁·德·洛拉溜到长沙发上,挨到艾斯黛尔身边,握住她的一只手,她也就顺水推舟,让他握着。

“啊!为了给您丈夫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夫人,如果您愿意让我偷偷地画上几次,那我一定使出平生的本领,画出超人的杰作来。您是多么美丽,多么娇艳,多么令人倾倒!……有您这样的模特儿,一个没有才能的画家也会变成天才!您的眼睛里有取之不尽的……”

“我们还要把您亲爱的孩子们画进装饰图案里,”约瑟夫打断弥斯蒂格里的话头说。

“那还不如画在我的客厅里呢,不过,那是不是不太合适?”她用卖弄风情的神气瞧着勃里杜说。

“夫人,美人是画家崇拜的无冕之王,我们对她无不唯命是听。”

“这两个人真是可爱,”莫罗太太心里想,然后问道,“你们喜欢逛逛吗?黄昏时候,晚饭以后,坐着马车,在树林里……”

“哈!哈!哈!哈!哈!”弥斯蒂格里每听一句,就发出

一声心醉神迷的大笑，“这样一来，普雷勒不是变成人间乐园了吗？”

“还有一个夏娃，一个金发的年轻美人作伴，”勃里杜跟着说。

莫罗太太得意洋洋，正神游于七重天上，忽然象风筝一样，被绳子一拉，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

“太太！”女仆象一颗子弹似的冲进来，口里喊道。

“什么事，罗萨莉，谁教你这样不等叫唤就擅自进来的？”

罗萨莉好象根本没有听见这句责问，就在女主人耳边说道：

“伯爵先生到公馆里来了。”

“他找我吗？”总管太太反问道。

“不，太太……可是……他要他的箱子和他房间的钥匙。”

“叫人给他好了，”她说时做出不耐烦的样子来掩饰她的慌张。

“妈妈，奥斯卡·于松来了！”她最小的儿子领着奥斯卡，口里喊道。奥斯卡脸红得象朵罂粟花，一见两个衣冠楚楚的画师，就不敢再往前走了。

“你到底来了，我的小奥斯卡，”艾斯黛尔绷着脸说，“你怎么不去换件干净衣服？”她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只打量了一眼就说，“你穿得这样邋遢，难道你母亲从来没有让你见过客人？”

“啊！”弥斯蒂格里毫不饶人地说道，“一个未来的外交官应该有点家当呀！……两套衣服总比一套好些①。”

“未来的外交官？”莫罗太太大声问道。

这时，可怜的奥斯卡含着眼泪，瞧瞧勃里杜，又瞧瞧莱翁。

“这是在路上开的一个小玩笑，”约瑟夫回答，他觉得奥斯卡怪可怜的，有心帮他渡过难关。

“小家伙想跟我们一样开玩笑，他也大吹牛皮，”弥斯蒂格里毫不容情地说，“现在，他却好象驴落平川了②。”

“太太，”罗萨莉又回到客厅门口说：“大人吩咐准备一桌八个人的晚餐，要在六点钟开饭。该怎么办？”

在艾斯黛尔和她的头号女仆谈话的时候，两个画师和奥斯卡面面相觑，吓得手足无措。

“大人，哪一位大人呀？”约瑟夫·勃里杜问道。

“就是德·赛里齐伯爵大人，”小莫罗回答。

“难道他也会坐公共马车来？”莱翁·德·洛拉说。

“啊！”奥斯卡说，“德·赛里齐伯爵总是坐四驾大马车的。”

“德·赛里齐伯爵先生是怎样来的？”当莫罗太太神魂不定地回到她的座位上时，画师向她问道。

“我也莫名其妙，”她说，“既不晓得大人为什么来，也搞不清楚他来干什么。偏偏莫罗又不在家！”

“大人请施奈尔先生到公馆去，”一个园丁来对约瑟夫说，“他请您赏光和他一起吃晚饭，也请弥斯蒂格里先生光临。”

“糟了！”学徒笑着说。“那个在皮埃罗坦的马车上给我们

---

① 从俗语“两个主意总比一个好些”变化而来。

② 这句成语原来是“受罪的灵魂”，法文“灵魂”和“驴”音近，“受罪”和“平川”形近。

当作大阔佬的就是伯爵。俗话说得好：踏破铁鞋无益（觅）处。”

奥斯卡听得呆若木鸡，一知道事实真相，他觉得他的嘴里比海水还要苦了。

“你还对他胡说什么他的妻子有情人，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疾病哩！”弥斯蒂格里对奥斯卡说道。

“你们说什么呀？”总管太太看着这两个艺术家边走边笑奥斯卡的样子，不禁叫了起来。

奥斯卡好象雷劈了一般，目瞪口呆，一言不发，不管莫罗太太怎样质问，抓住他的胳膊使劲地捏，拚命地摇，他仍然什么也听不进去。最后，莫罗太太一无所得，只好让他待在客厅里，因为罗萨莉又来叫她，说要桌布餐巾，要银质餐具，还要她亲自去督促下人执行伯爵吩咐办的杂事。仆人、园丁、门房和他老婆，大家全都穿梭一般来来往往，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主人突然从天而降了。

的确，伯爵在“地窖”下车之后，顺着一条他认识的小路往上走，早在莫罗之前，就已经到了护林人住的房子。护林人一见自己真正的主人，不禁愕然不知所措。

“莫罗是不是在这里？这不是他的马吗？”德·赛里齐先生问道。

“不在，大人；不过，他晚饭前要到穆利诺去，所以把马留在这里，等他在公馆里办完事再来。”

护林人不知道这个回答的重要性。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一个明眼人看来，这等于证明了伯爵所怀疑的一切。

“如果你还在乎你这个差事的话，”伯爵对护林人说，“你就赶快骑这匹马到丽山去，我要写个条子，你去交给马格隆先生。”

伯爵走进房子，写了几个字，把字条折起来，折得不可能偷偷拆开而不被发觉，他一见护林人上了马，就把条子交给他。

“不准对任何人提这件事！”他说，“至于你呢，太太，”他又对护林人的老婆说，“要是莫罗找不到他的马，觉得奇怪，你就对他说，是我骑走了。”

于是伯爵匆匆朝花园走去，他作了个手势，花园的铁栅门就打开了。虽然一个人对宦海浮沉，感情起伏，算计失误，都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到了伯爵这个年龄还能谈情说爱的人，对于背信弃义的事，反倒没有什么准备。德·赛里齐先生多么不愿意相信自己是受了莫罗的骗啊！马车到达圣布里斯的时候，他还以为莫罗不是莱杰和公证人的同伙，只不过是给他们拉了过去而已。因此，在客店门前，当他听到莱杰老爹和客店老板谈话的时候，他还只想好好申斥他的总管一顿，就宽恕他算了。奇怪的是，自从奥斯卡当众泄露这位拿破仑的行政官光荣地积劳成疾的隐私之后，他的心腹人的背信弃义行为反倒只成了一段不值得放在心上的插曲。如此严格保守的秘密只可能是莫罗泄露出去的，他不是同德·赛里齐夫人往日的侍女，就是同督政时代的美人嘲笑过他的恩人。因此，走上这条近路的时候，这位法兰西贵族议员，这位国家大臣，竟象个年轻人一般哭了起来。他已经流尽他最后的眼泪了！但一个人的各种感情同时受到这样厉害、这样沉重的打击，连这位如

此沉得住气的大人物走进花园的时候，也显得象一只受了伤的野兽了。

当莫罗来问到他的马时，护林人的老婆回答说：

“伯爵先生刚骑走了。”

“谁呀！伯爵先生吗？”他大声问道。

“德·赛里齐伯爵大人，我们的东家，”她说，“他说不定已经在公馆里了，”她又说了一句，免得总管多问。总管对这件事一点摸不着头脑，转身就向公馆走去。

但是他马上又折了回来，因为他的东家不告而来，行动反常，他总觉其中必有缘故。他再来找护林人的老婆打听，把她吓坏了。她觉得自己在伯爵和总管之间左右为难，好象给老虎钳夹住一般，爽性关起门来，躲在房里，要等丈夫回家才肯开门。莫罗越来越心神不定，虽然他穿的是长统靴，也赶快跑到门房来，这才打听到伯爵正在更衣。他又碰到罗萨莉，她对他说：

“大人请了七个客人吃晚饭……”

于是莫罗朝自己的房子走去，忽然看见饲养家禽的女仆在和一个漂亮的年轻人拌嘴。

“伯爵先生吩咐了，要请米纳的副官，一位上校！”这个可怜的女仆叫道。

“我可不是上校呀，”乔治答道。

“那您是不是乔治呢？”

“什么事呀？”总管插进来说。

“我叫乔治·马雷斯特，我父亲是圣马丁大街有钱的五金

批发商，我是公证人克罗塔先生的第二帮办，是克罗塔先生派我到德·赛里齐伯爵先生这里来的。”

“嗐，我只是照大人吩咐的讲：‘如果有一个叫做采尔尼-乔治的上校来了，就请他在接待室等一等。他是米纳的副官，坐皮埃罗坦的马车来的。’”

“跟爵爷可不能随便闹着玩，”总管说，“去吧，先生……不过，大人怎么没有通知我就来了？伯爵先生又怎么会知道您是坐皮埃罗坦的马车来的呢？”

“不消说，”帮办答道，“伯爵是和我同车来的，要不是一个年轻人客气地让座的话，他还得在皮埃罗坦的马车上当兔子呢！”

“在皮埃罗坦的马车上当兔子？……”总管和饲养家禽的女仆叫起来。

“我敢这样说，就是根据这个姑娘刚才讲的话，”乔治·马雷斯特又说。

“怎么回事？……”莫罗问道。

“啊！事情是这样的，”帮办大声说，“为了骗骗同车的旅客，寻寻开心，我捏造了一大堆关于埃及、希腊和西班牙的故事。因为我皮靴上有马刺，我就冒充骑兵上校，这不过是说来逗笑而已。”

“我问您，”莫罗说道，“您说伯爵先生和您同车而来，您说说他的模样看。”

“那好说，”乔治道，“他的脸红得象耐火砖，头发完全白了，眉毛却是黑的。”

“那正是他!”

“那我可完蛋啦!”乔治·马雷斯特说。

“为什么呢？”

“我拿他的勋章开过玩笑。”

“那不要紧!他不会计较的,您说不定倒使他乐了。快到公馆去吧,”莫罗说,“我也要去见大人。伯爵先生是在什么地方和您分手的?”

“在山坡上。”

“我简直弄糊涂了!”

“话说回来,我只是拿他开了开玩笑,并没有得罪他,”帮办自言自语说。

“您来干什么的?”总管问道。

“我带来了穆利诺的卖田文契,只等签字了。”

“我的天!”总管叫道,“我真的莫名其妙了。”

莫罗在他主人门上敲了两下,他听见门内说:

“是您吗,莫罗先生?”

那时,他觉得他的心简直跳得受不了。

“是的,大人。”

“进来吧!”

伯爵换了一条白色长裤,一双精致的长统靴,一件白背心和一件黑上衣,上衣右边闪耀着荣誉勋位大十字勋章;左边扣眼里挂着带金链的西班牙金羊毛勋章。蓝色的勋章饰带在白背心上更加显得光彩夺目。伯爵自己梳了头发,这样盛装当然是要对马格隆聊尽地主之谊,说不定也是要用自己的气派

来对他施加影响。

“怎么样，先生，”伯爵让莫罗站在面前，自己坐着说道，“没办法和马格隆订约吗？”

“目前要买他的田产，他会要大价钱。”

“不过，他自己为什么不肯来呢？”伯爵假装寻思地说。

“他病了，大人……”

“是真的吗？”

“我去过……”

“先生，”伯爵显出严厉得可怕的样子说，“要是一个您信任的人看见您包扎伤口，您叫他保守秘密，他却在一个下贱的女人面前拿这件事开玩笑，您说该怎么办？”

“该痛打他一顿。”

“要是他还辜负了您的信任，偷窃了您的钱财，那又该怎么办？”

“那就该当场抓住他，罚他去做苦工。”

“您听我说，莫罗先生！您一定是在克拉帕尔太太家里谈过我的疾病，并且同她一起嘲笑过我对德·赛里齐伯爵夫人的爱情；因为今天早上，小于松当着我的面，在公共马车里谈了一大堆我治病的情况，天知道他用的是些什么字眼！他居然敢诬蔑我的妻子。还有，莱杰老爹也坐皮埃罗坦的马车从巴黎回来，他亲口谈到您和他，还有丽山的公证人一起制定的关于穆利诺田产的计划。您刚才到马格隆先生家里去，那也只是去叫他装病；其实他没有什么病，马上会来吃晚饭，我正等着他呢。好啦，先生，您十七年里赚了二十五万法郎，这一点我原

谅您……我也能理解您。其实，您背地里拿走的，或者是私下里接受的，如果您公开对我说，我都会给您的：因为您也有家室之累嘛。即使您受贿舞弊，我想，您也不会比别人更坏……但是，您明知我为国操劳，为法兰西、为皇上日以继夜地工作，不分冬夏，每天多达十八小时；您明知我多么爱德·赛里齐夫人，怎能当着一个孩子的面胡说八道？怎能把我的隐私，把我的深情给于松太太当笑料……”

“大人……”

“这是不可原谅的。损害一个人的利益，这还不算什么；但是伤一个人的心！……啊！您知道您干的什么好事！”

伯爵双手捂住脸孔，好一阵说不出话来。

“您拿走了的东西，我不会要回来，”他接着说，“但是我要把您忘掉。为了自尊心，为了我，也是为了您的面子，我们客客气气地分手吧，因为我现在还记得您父亲帮过我父亲的忙。您要好好向德·雷贝尔先生交代，由他来接替您。您要象我一样平心静气。不要出丑给傻瓜看。尤其是不要失身分，也不要故意刁难。您虽然失掉了我的信任，也不能有失体统。至于那个几乎把我气死的小鬼，不许他住在普雷勒！让他住旅店去！要是让我再看见他，我就忍不住要发脾气。”

“我不配得到大人这样宽大的处理，”莫罗含着眼泪说道，“但是，假如我一点都不诚实的话，我现在可能有五十万法郎的财产；不谈这点，我想详细地给您开一张我的财产清单。但是，我特别要向大人禀明的，是我和克拉帕尔太太谈到您的时候，决没有半点嘲笑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表示的只是一片惋

惜之心，我问她是不是知道什么民间流传的、不为医生所知的秘方……我在孩子面前谈过您的爱情，但那也是在他睡着了的时候（现在看来，他却听见了我的谈话），而且始终用的是充满敬爱的言词。不幸我的疏忽大意象犯罪一样受到了惩罚。虽然我罪有应得，但还是希望您明了事情的真相。啊！我和克拉帕尔太太谈起您来，说的都是心坎里的话。最后，您还可以问问我的妻子，我们之间从没有谈过这类事情……"

"不要罗嗦，"伯爵深信不疑地说道，"我们并不是小孩子；过去的一切已不能挽回。还是去安排一下您的和我的事务吧。您可以在这里住到十月。德·雷贝尔夫妇就要搬到公馆里来；你们一定要好好相处，即使你们怀恨在心，也要顾全面子。"

伯爵和莫罗一同走出来，莫罗脸色雪白，就象伯爵的头发一样，伯爵却象没事人一般，令人肃然起敬。

这时，一点钟从巴黎开往丽山的班车停在铁栅门口，把公证人克罗塔送到了公馆。他按照伯爵的吩咐在客厅里等候，却发现他的帮办非常尴尬地和两个画师待在一起，三个人都因为冒充过名人而感到局促不安。德·雷贝尔先生是一个年约五十岁、面孔不讨人喜欢的汉子，他同马格隆老头和丽山的公证人一起来了，公证人还带了一沓文件和地契。大家看见伯爵穿着国家大臣的服装出现的时候，乔治·马雷斯特吓了一跳，约瑟夫·勃里杜有点发抖；而弥斯蒂格里因为穿了好衣服，加上他又问心无愧，所以照常大声说道：

"唷，这么一来，他真是体面多了。"

"小顽皮，"伯爵扯着他的耳朵，把他拉过来说，"让我们两

个一起来挂勋章① 吧。”伯爵又指着天花板上的图画，对画师说，“您认出了您自己的作品吗，我亲爱的施奈尔？”

“大人，”画师答道，“我不该瞎说，冒充名人，窃取荣誉；不过从今以后，我倒要尽心竭力，为尊府锦上添花，同时也为约瑟夫·勃里杜这个名字增光。”

“您也为我说过话，”伯爵赶快说，“我希望您能赏光，和我一道用晚饭，还有聪明伶俐的弥斯蒂格里。”

“大人不知道这会给您惹什么麻烦，”放肆的小徒弟满不在乎地说道，“饥饿起道（盗）心啊！”

“勃里杜！”大臣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就高声问道，“您和一个赤胆忠心、为帝国捐躯的师长，是不是亲戚？”

“我是他的儿子，大人，”约瑟夫鞠躬答道。

“欢迎欢迎，”伯爵双手拉住画师的手说道，“我认识您的父亲，您可以把我当作一个……美洲来的叔叔②，”德·赛里齐先生微笑着说。“不过您太年轻，要收徒弟还不够资格：那么，弥斯蒂格里是谁的得意门生呢？”

“是我朋友施奈尔的高足，临时借来帮我忙的，”约瑟夫接着说。“弥斯蒂格里的真名实姓是莱翁·德·洛拉。大人，既然您还记得我父亲，那就请您关照关照他那个被控谋反、受到贵族院传讯的儿子吧……”

---

① “挂勋章”和“画装饰画”是同一个词，伯爵一语双关，暗指弥斯蒂格里把他称作“装饰师”的事。

② 美洲来的叔叔，法国喜剧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一个年轻人欠债，往往有一个在美洲发了财的叔叔来替他还债。

“啊！是有这么回事，”伯爵说道，“我会留意的，您放心吧。”伯爵一面朝着乔治走去，一面说：“至于采尔尼-乔治亲王，阿里总督的朋友，米纳的副官……”

“他吗？我的第二帮办！”克罗塔叫起来。

“您弄错了，克罗塔大师，”伯爵带着严肃的神气说道。“一个将来要做公证人的帮办，怎么会把重要文件随便放在公共马车上让人捡走！一个打算做公证人的帮办，怎么会从巴黎到穆瓦塞勒路上花掉二十个法郎！一个打算做公证人的帮办，怎么会冒充叛徒、不怕拘捕……”

“大人，”乔治·马雷斯特说，“我本来只想哄哄那些同路的老板们，寻寻开心，不想……”

“不要插嘴，”他的老板用胳膊肘重重地捅了他一下说道。

“一个公证人从来就不应该随便说话，而要谨慎小心，决不能把一个国务大臣错当作卖蜡烛的杂货商……”

“我承认错误，但我没有把文契丢在车上……”乔治说道。

“您现在又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想在一个国务大臣，一个法兰西贵族议员，一个贵人，一个长者，一个主顾面前抵赖错误。那好，您就找出您的卖田文契来吧！”

帮办在他的公文包里乱翻了一通。

“不要乱翻您的文件了，”国务大臣从衣袋里拿出那张文契来说，“您要找的东西在这里。”

克罗塔把那张文契翻来覆去看了三遍，觉得莫名其妙，文件怎么会落到他高贵的主顾手里。

“这是怎么回事，先生……？”公证人问乔治。

“要是我不把它拿来，”伯爵接着说道，“莱杰老爹可不象您想象的那么蠢，他向您提出的耕作问题，不也说明了一个人应该随时想到自己的本行吗？要是我不把文契拿来，莱杰老爹就可能顺手把它拿去，并且猜到我的计划……算了，我也请您赏光，和我一道用晚饭吧，不过有个条件，您得给我们讲完那个士麦那的穆斯林被判死刑的故事，大约您在某个主顾的案情公布之前，已经读过他的案情实录，那就给我们把故事讲完吧。”

“用军棍来对付牛皮，”莱翁·德·洛拉低声对约瑟夫·勃里杜说。

“诸位先生，”伯爵对丽山的公证人、对克罗塔、对马格隆和德·雷贝尔说，“请到那边去吧，我们先订契约再用晚饭；我的朋友弥斯蒂格里说得对：挤奶也该恰到好处呀。”

“唷，他真是宽宏大量，”莱翁·德·洛拉对乔治·马雷斯特说。

“是的，可惜我的老板没有这么宽宏大量，他会打发我到别的地方吹牛去的。”

“那怕什么！您不是喜欢旅行吗？”勃里杜说。

“那个小家伙可要挨莫罗先生和太太一顿臭骂了！……”莱翁·德·洛拉叫道。

“那是个小傻瓜，”乔治说，“要不是他，伯爵本来也许会觉得蛮有意思的。不过反正都一样，这是一个教训，要是以后我再在公共马车上胡说八道呀！……”

“啊！那未免太蠢了，”约瑟夫·勃里杜说。

“也未免太俗气了，”弥斯蒂格里说，“何况言多必有失(失)呢！”

马格隆先生和德·赛里齐伯爵在双方的公证人协助下处理买卖田产的事务，德·雷贝尔先生也在场，而这时候前任总管却慢步朝他的小楼走去。他视而不见地走进去，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坐下。小于松看见他母亲的恩人脸色惨白，吓得躲在一个角落里，怕他看见。

“怎么，我的朋友，”艾斯黛尔忙了半天，相当疲乏地走进来说，“你怎么啦？”

“我亲爱的，我们完蛋了，而且没有挽救的余地。我不再是普雷勒的总管了！我失去了伯爵的信任！”

“那是怎么搞的……？”

“莱杰老爹坐皮埃罗坦的马车来，他让伯爵知道了穆利诺事情的真相；不过，使我的保护人疏远我的，还不是这件事……”

“那是什么事呢？”

“奥斯卡说了伯爵夫人的坏话，还当众泄露了大人的病情……”

“奥斯卡吗？……”莫罗太太叫道，“你这叫做罪有应得，我亲爱的。这就是你在怀里养蛇的报应！……我对你说过不知多少遍……”

“不要说了！”莫罗用嘶哑的声音喊道。

这时，艾斯黛尔和她丈夫发现奥斯卡缩在一个角落里。莫

罗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扑向这个倒霉的孩子，一把抓住他那件小小的橄榄色上衣的领子，把他揪到玻璃窗前。

"说！你在马车里究竟对大人说了些什么？哪个魔鬼叫你嚼舌头的？而我每次问你话的时候，你却总是木头木脑。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总管说话的样子凶得吓人。

奥斯卡吓得哭都哭不出来，只是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好象一座雕像。

"快去请求大人宽恕！"莫罗说道。

"难道大人还会把这样一条毛虫放在心上？"艾斯黛尔气冲冲地叫道。

"去，快去公馆！"莫罗又说。

奥斯卡象一团烂泥似的倒在地上。

"你到底去不去？"莫罗的火气越来越大了。

"不去！不去！饶了我吧！"奥斯卡叫道，他不愿去低头认罪，在他看来，这比死还难受。

于是莫罗抓住奥斯卡的衣服，象拖死尸一样拖过几个院子，不管他又哭又叫，还是把他拖上台阶，拖进客厅，因为生气，手也格外有劲，一下就把他推倒在地。奥斯卡僵得象根木桩，发出一声牛哞，就倒在伯爵跟前了。伯爵那时刚办好购买穆利诺田产的手续，正要陪客人到餐厅去。

"跪下！跪下！该死的东西！赶快请求大人宽恕。不是大人帮你弄到中学的官费补助，你哪里来的钱读书！"莫罗叫道。

奥斯卡的脸伏在地上，好象是气疯了，一句话也不说。大家都在为他担心。莫罗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因为充血，脸涨得

通红。

"这个年轻人太虚荣，"伯爵白白地等了一会儿，奥斯卡还是毫无悔过之意，伯爵就说，"一个骄傲的人也有低头认错的时候，因为低头认错有时反而是一个人高尚的表现。我怕这个孩子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于是国务大臣就出去了。

莫罗又把奥斯卡拉起来，带回家去。当马夫给他备马套车的时候，他给克拉帕尔太太写了下面这封信：

> 我亲爱的：奥斯卡坏事了。今天早上，他坐皮埃罗坦的马车来，和微服出行的伯爵大人同车。他当着大人的面谈了伯爵夫人的轻浮行为，还泄露了大人由于工作繁重、不断熬夜而得的可怕疾病。伯爵把我解职了，还吩咐我不许留奥斯卡在普雷勒居住，要我打发他回家去。因此，为了遵从他的命令，我现在就把我的马套上我妻子的马车，要我的马夫勃罗雄把这个倒霉的小家伙给你送回去。我的妻子和我，我们都很苦恼，这点不用我来描述，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再过几天，我会去看你的，因为我要另找出路。我有三个孩子，不得不为将来打算，但是我还没有决定做什么好，我的打算是要给伯爵瞧瞧：一个象我这样的人，给他干了十七年，到底配得到什么报酬。我已经有了二十六万法郎，希望有朝一日，我的财产能够使我不再处在大人之下。现在，我觉得我简直能够推翻大山，克服重重困难。一场这样大的屈辱可以变成多么大的动力啊！……奥斯卡的血管里流的到底是什么血液？对于他，我真是不敢恭维，他的行为象个蠢才：就在我写信的时候，他还是说不出一句话来，也不回答我妻子和我提的问题……他会不会变成一个傻瓜？或者已经是一个傻瓜了？亲爱的朋友，难道在他出门之前，

你没有叮嘱他一番？假如你照我说的那样陪他同来，那就可以免得我遭殃了！即使你怕见艾斯黛尔，你也可以待在穆瓦塞勒呀。但是，事情已经如此，再说也没有用。再见，希望不久就能会面。

你忠实的仆人和朋友

莫罗

晚上八点钟，克拉帕尔太太刚同丈夫散步回来，家中只点了一支蜡烛，她就在烛光下给奥斯卡织冬天的袜子。克拉帕尔先生在等一个名叫波阿雷的朋友，他有时来和他打骨牌，克拉帕尔先生从来不敢斗胆去酒吧间消磨晚上的时光。因为他的收入不多，花钱总要精打细算，而酒吧间的饮料名目繁多，老主顾们又会撺掇捉弄，一旦身临其境，恐怕他会不由自主开怀畅饮的。

“我怕波阿雷已经来过了，”克拉帕尔对妻子说。

“我的朋友，要是他来过了，门房会告诉我们的，”克拉帕尔太太答道。

“她也可能忘记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觉得她会忘记呢？”

“她忘记我们的事难道是头一回吗？谁叫我们没有车马随从呢？难怪人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算了，”可怜的女人想要避免无谓的争吵，就换个话题说，“奥斯卡现在在普雷勒了，在那个美丽的地方，有那么美丽的花园，他会很幸福的……”

“对，等着他的好消息吧，”克拉帕尔回嘴说，“他不出乱子

才怪呢。”

“你为什么总跟他过不去？他什么事得罪了你？唉！我的天，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说不定都得靠他哩，因为他心眼好……”

“要等这个小鬼出头，恐怕我们的骨头早已烂了！”克拉帕尔叫道，“除非他能脱胎换骨！你还不了解你自己的儿子呢，他又吹牛，又说谎，又懒惰，又无用……”

“你出去看看波阿雷先生来了没有？”可怜的母亲惹来一顿臭骂，伤心地说道。

“他在班上从来没得过奖！”克拉帕尔叫道。

在一般市民看来，在班上得了奖，就肯定说明一个孩子有光明的前途。

“你得过奖吗？”他的妻子反问道，“而奥斯卡考哲学，还得过第四名呢。”

这一问问得克拉帕尔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样说来，莫罗太太会象钉子一样喜欢他罗，你知道她会把他钉到哪里去……她会使他变成她丈夫的眼中钉……奥斯卡还想做普雷勒的总管！……那也该会测量，懂得耕种呀……”

“他可以学会的。”

“他吗？我的小猫！我们打个赌吧：即使他捞得到那个差事，不出一个星期，要是他不做出几件蠢事，叫德·赛里齐伯爵打发他滚蛋，那才怪呢！”

“我的天呀！你怎么这样恨他，巴不得他没出息？你怎么

不看看他的长处？他的脾气多好，象天使一般和气，没有害人的坏心眼。”

正在这时，马车夫挥舞马鞭的噼啪声，马车疾驰的辘辘声，两匹马停在大门前的踢蹬声，把樱桃园街闹翻了天。克拉帕尔听见人家的窗户都打开了，就走到楼梯口的平台上看看。

“马车给你把奥斯卡送回来了！”他叫道，在惶惶不安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幸灾乐祸的心情。

“啊！我的天呀，出了什么事啦？”可怜的母亲说道，她浑身发抖，就象秋风中的一片树叶。

勃罗雄上来了，后面跟着奥斯卡和波阿雷。

“我的天呀！出了什么事啦？”母亲又问马车夫道。

“我也不晓得，只知道莫罗先生不再做普雷勒的总管了；据说都是你家少爷干的好事，伯爵大人吩咐把他送回家来。此外，这里有倒霉的莫罗先生给你的信，太太，他看上去变了样，真叫人害怕……”

“克拉帕尔！倒两杯酒给马车夫和波阿雷先生，”母亲说道，她倒身坐在一把软椅上，读起这封要命的信来。“奥斯卡，”她拖着两腿走向床边，说道，“你难道要气死你母亲吗？……今天早上，我是怎样叮嘱你来的！……”

克拉帕尔太太话还没有说完，就难过得晕倒了。奥斯卡却还是呆头呆脑地站着。克拉帕尔太太苏醒过来的时候，听见她丈夫摇着奥斯卡的胳膊问道：

“你到底回答不回答？”

“睡觉去吧，少爷，”她对她的儿子说道。

“让他去吧，克拉帕尔先生，不要把他逼疯，他那样子够吓人的了。”

奥斯卡没有听见他母亲说的这句话，他一听到母亲叫他去睡，便立刻走了。

经过了一个如此变化莫测、心情激荡的日子，奥斯卡又犯了大错，却居然心安理得地睡了一大觉，凡是记得自己青春往事的人，对此是不会大惊小怪的。第二天，奥斯卡发现自己的本能并没有象他所想象的那样发生变化。头一天他还不肯忍辱偷生，现在竟然觉得肚子饿了，这使他感到诧异。其实，他不过是精神上吃了一点苦头罢了。在他这个年龄，心灵得到的印象一个接着一个，来得太快，无论头一个印象多么深刻，也不会不被后一个印象冲淡的。因此，体罚制度近来虽然受到一些慈善家的强烈抨击，但在某些情况之下，对于儿童说来，还是必不可少的；再说，体罚也是自然的需要，因为人的本能就是如此，一定要感到痛苦，所受的教训才会在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头一天奥斯卡心灵上受到的羞辱可惜转瞬即逝。假如在羞辱之外，总管再加以痛苦的体罚，也许这个教训才能收到圆满的效果。可是必须辨别在什么情况之下才能运用体罚，运用不当，反而使人振振有词地反对体罚；因为本能虽然不会出错，而执行体罚的教师却难免不出偏差。

克拉帕尔太太考虑得很周到，特意把丈夫打发出去，好和儿子单独待在一起。她现在的样子真是可怜：她泪眼模糊，脸孔由于彻夜不眠而憔悴不堪，声音微弱低沉，一切都叫人看了心酸，显示出无以复加的悲痛，这种打击是她再也经受不起

第二次的。看见奥斯卡进来，她就招呼他在身边坐下，并且用温柔而感人肺腑的声调，对他谈起普雷勒总管的厚道行为。她对奥斯卡说，尤其是最近六年以来，她全靠莫罗多方设法周济，才能维持生活。克拉帕尔先生的职位和奥斯卡上学所享受的半官费补助，都是靠德·赛里齐伯爵的力量才弄到的，如今克拉帕尔迟早要被辞退，而那笔半官费补助也会停发。克拉帕尔又没有资格领退休金，因为他在财政部和市政厅的供职年限都还不够。等到克拉帕尔丢掉了他的饭碗，他们一家人怎么办呢？

"我自己呢，"她说，"只要我去看护病人，或者到大户人家去帮佣，总还可以挣碗饭吃，并且养活克拉帕尔先生。但是你呢，"她对奥斯卡说，"你怎么办？你没有财产，一定要自己去挣钱，才能维持生活。对于象你这样的年轻人，只有四条正当的出路：做生意，当职员，自己开业或者当兵。随便做什么生意都要有本钱，我们却没有钱可以给你。没有本钱，年轻人就要忠实可靠，精明能干，做起生意来，要特别稳重，而你昨天的言行，却使人不敢相信你在这方面能够有大发展。要进政府机关当职员，一定要经过长期的实习，还要有得力的后台，而你却得罪了我们唯一的、有权有势的靠山。再说，即使你有非凡的本领，不管做生意也好，当职员也好，都能出人头地，但在实习的阶段，哪里来的钱给你吃饭穿衣呢？"说到这里，这个母亲象普天之下的娘儿们一样，不禁罗罗嗦嗦地诉起苦来：没有莫罗利用普雷勒总管的职权给她大开方便之门，送上接济她的实物，她将来怎么办呢？而使她的恩人倒运背时的，偏偏

又是奥斯卡！因为她负担不起，她的儿子就不能指望做生意或者是当职员，那剩下来的出路就只有自己开业当公证人、律师、诉讼代理人或执达员了。但是这得先学习法律，读三年书，而交注册费、考试费、讲义费、文凭费，又要花上一大笔钱；何况想领执照的人很多，没有高人一等的本领，也不容易露头角；说来说去，怎样才供得起奥斯卡读书，始终是个问题。

"奥斯卡，"她最后说，"我本来希望你能为我争口气。我这辈子到了晚年，还在吃苦受罪，总指望你能找到一条好出路，选择一门好职业，将来有出头的日子，所以，我六年来省吃俭用，也要维持你上中学，虽然你有半官费补助，每年还是要花掉我们七、八百法郎。现在我的希望破灭了，你的前途真叫我担心！我不能在克拉帕尔先生的薪水里拿出一文钱来，用在不是他亲生的儿子身上。你打算怎么办呢？你的数学不够好，不能进技术专科学校，即使能进，我又到哪里去弄三千法郎的寄宿费呢？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的孩子！你也十八岁了，身体还算结实，那就当兵去吧，这是你挣饭吃的唯一出路了……"

奥斯卡对人生还茫然无知。象那些受到小心照顾、不知道家庭困难的孩子一样，他还不懂得发财致富的重要性，也不晓得做生意是怎么回事，更不觉得当职员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不了解这些出路对他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只是乖乖地听着，甚至做出惭愧的样子，其实，母亲的谆谆教诲他一点没听进去。虽然如此，一想到要当兵，看到母亲眼里的泪水，这孩子也哭了。克拉帕尔太太一看见奥斯卡脸上的泪痕，心又软了

下来；普天下做母亲的碰到这种情况，都会象克拉帕尔太太这样，赶快找几句话来收场，可怜她们不但自己痛苦，还得为孩子们的痛苦而痛苦。

"好了，奥斯卡，答应我以后凡事都要谨慎小心，不再随便说话，不要逞强好胜，不要……等等。"

母亲说什么，奥斯卡就答应什么，克拉帕尔太太反而怪自己教子太严，温和地把他拉到身边，又吻起他来。

"现在，"她说，"你要听妈妈的话，照我说的去做，因为母亲总是给儿子出好主意的。我们明天到你姑父卡陶家里去。这是我们最后的指望了。卡陶受过你父亲的大恩，还和你姑姑于松小姐结了婚，得了一大笔陪嫁，那在当时是个大数目，使他的绸缎铺发了大财。我想，他会把你安插到卡缪索先生铺子里去的，卡缪索是他的女婿和继承人，住在布尔东奈街……不过，你要知道，你的卡陶姑父也有四个子女。他把他的'金茧'绸缎铺给了大女儿卡缪索太太。卡缪索虽然有百万家财，他的前妻、后妻也给他生了四个子女，而且他几乎不知道有我们这家穷亲戚。卡陶的二女儿玛丽亚娜嫁给普罗泰兹－希弗维尔商行的老板普罗泰兹先生。大儿子是公证人，开事务所花了四十万法郎；二儿子约瑟夫·卡陶刚和玛蒂法药房攀了亲。因此，要是你的卡陶姑父不肯帮你的忙，那也是情有可原的，何况他一年也不过见你四次面。他从来不到我们这里来看我；虽然我当年服侍皇太后的时候，他常来宫中找我，要我帮他向皇亲国戚、皇帝陛下以及宫廷大臣们推销他的绫罗绸缎。现在，卡缪索一家却充起保王党来了。卡缪索前妻的

儿子娶了一个王室侍从官的女儿。世界上的人真会卑躬屈节，见风使舵！你看，他们多么能干，在帝国时代，他们做皇室的生意；到了波旁王朝，'金茧'绸缎铺又做上了王室的生意。明天，我们去看看你的卡陶姑父吧。我希望你去了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因为，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点指望了。"

冉-热罗姆-赛弗兰·卡陶先生做鳏夫已经六年了。于松小姐当年嫁给他的时候，正是她那当宫廷供应商的哥哥的全盛时期，他给了她十万法郎现款作陪嫁。卡陶本是巴黎一家最老的"金茧"绸缎铺的大伙计。一七九三年，他的老板们由于限价政策，彻底破产。他趁机买下了绸缎铺；于松小姐的陪嫁使他在十年之内发了一笔大财。为了使他的子女都成家立业，他想出一个好办法：在他妻子和他自已名下存了三十万法郎的终身年金，有三万法郎年息。然后把他的资产分成三份，每份四十万法郎，分给他的子女。"金茧"绸缎铺是大女儿的嫁妆，也折价四十万法郎，卡缪索当然同意了。因此，这个老头虽然快七十岁了，却能放心大胆每年花掉三万法郎，而不致损害他子女的利益；他们也都已自立门户，过着优裕的生活，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没有掺杂一点贪图钱财的念头。卡陶姑父住在巴黎市郊美城区、库尔蒂耶上首的一栋高级住宅里。他每年花一千法郎，在二楼租了一套坐北朝南的房间，可以俯瞰塞纳河流域，还有一个专用的大花园；因此，虽然这所郊区的大房子里还住了另外三、四家房客，他也不大在乎。房子的租期很长，他可以安心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不过他的生活还相当节俭，只有他的老厨娘和已故的卡陶太太的女仆服

侍他。她们指望在他去世以后，每人能够得到他遗赠的五、六百法郎年金，所以平时不敢揩他的油。这两个女佣人伺候她们的主人真是无微不至，因为谁也不象他这样省事，这样马虎，她们伺候他也就越发周到。他住的那套房子还是已故的卡陶太太生前布置的，六年来一直维持原状，老头子对此心满意足；其实他在这里花的钱，一年还不到一千金币，因为他每个星期要在巴黎吃五顿晚饭，每天半夜才从库尔蒂耶关卡他经常光顾的那家马车行租一辆马车回来。因此，厨娘只消做顿午饭就够了。这个老好人每天十一点钟用午饭，饭后就换衣服，打扮得香喷喷的到巴黎去。老板们一般是打算进城吃晚饭才关照家里一声；卡陶老头却与众不同，他只有回家吃晚饭才打个招呼。这个小老头又矮又胖，身体结实，脸色红润，永远象人家说的那样，打扮得无懈可击，这就是说，老是穿黑色丝袜，丝绸裤子，白细布背心，鲜艳的衬衫，深蓝的上衣，紫色的丝手套，鞋子上和裤子上都钉着金钮扣，头发上扑一点粉，小辫子上还系一条黑丝带。他脸上引人注目的是两道荆棘般的浓眉，下面闪烁着灰色的眼睛，还有一个又长又大的方鼻子，看起来活象从前靠俸禄供养的神甫。他的外貌说明了他的内心。卡陶老头的确是生活放荡的皆隆特①一类的人物，这类人一天比一天少了，现在随处可见的，是十八世纪小说和喜剧中的杜卡莱②那类人物。卡陶姑父看见女人就称她们漂亮

① 皆隆特，法国喜剧中的小老头，爱寻欢作乐，也容易上当。

② 杜卡莱，勒萨日(1668—1747)的喜剧《杜卡莱先生》中心毒手狠的包税人。

的太太！碰到没有男子陪伴的女人，就用马车把她们送回家；他对待她们有求必应，按照他的说法，这是骑士风度。他那满头的白发和心平气和的样子，使人看不出他还是一个经常寻欢作乐的角色。在男人中间，他肆无忌惮地公开主张享乐主义，说些有伤大雅的笑话。他不反对他的女婿卡缪索追求那位漂亮迷人的女戏子柯拉莉，因为他自己暗地里也是快活剧院舞蹈明星弗洛朗蒂纳小姐的梅塞纳①。不过，他这种生活，他这些主张，都没有在他身上和他家里流露出一点痕迹。卡陶姑父道貌岸然，彬彬有礼，人家几乎会以为他是个冷淡无情的人，因为他如此假装正派，一个真正虔诚的女教徒是会把他叫做伪君子的。这位神气十足的先生特别恨神甫，他是那一大伙订阅《宪政报》的糊涂虫之一，但又非常担心死后不能按照宗教仪式下葬。他崇拜伏尔泰，虽然他更喜欢皮隆、瓦代、科莱②。当然，他欣赏贝朗瑞，并且别出心裁地把他叫做丽赛特③教派的大主教。他的女儿卡缪索太太和普罗泰兹太太，还有他的两个儿子，要是有人向他们解释老父亲所谓的唱唱戈迪雄大妈是什么意思④，那他们真如俗话说的，会象从云端上跌下来一样。这个老滑头从来没有对子女们谈过他有终

① 梅塞纳，公元前一世纪罗马政治家，以保护文艺著称。这里喻指卡陶是那位舞蹈明星的保护人。

② 皮隆(1689—1773)、瓦代(1720—1757)、科莱(1709—1783)都是法国诗人。

③ 丽赛特是法国喜剧中的风流侍女，在贝朗瑞笔下，她成了巴黎轻佻女郎的典型。

④ 意思是“大摆筵席”。——原编者注。

身年金的事，他们看见他日子过得这样节俭，还以为他把财产全都分给他们了，因此对他更是温柔体贴。有时他也对两个儿子说："不要花光你们的财产，因为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们了。"他发现卡缪索和他气味相投，两个人一道吃喝玩乐，无所顾忌，因而只有他大女婿一个人知道这三万法郎终身年金的秘密。卡缪索认为老丈人的人生哲学无可非议，在他看来，卡陶老人已经尽了父母的责任，为子女安排了幸福的生活，自己也该快快活活地过个晚年了。

"你看，我的朋友，"这位"金茧"绸缎铺的老老板对卡缪索说，"我本来可以再结一次婚的，对不对？一个年轻的女人可能还会给我生几个孩子……是的，我本来可能再添几个子女；我那时的年龄还可以有孩子呢。不过，弗洛朗蒂纳不会象一个老婆那样花我很多钱，她不给我添麻烦，又不会给我生孩子，也绝不会吃掉你们的财产。"

卡缪索认为卡陶老人具有非常细腻的家庭感情；他认为他是个十全十美的老丈人。

"他懂得如何协调他子女的利益和他自己的消遣，"卡缪索说，"一个人在生意场中劳累了一辈子，自然也该欢度晚年了。"

无论是卡陶家，或是卡缪索家，或是普罗泰兹家，都没有想起过他们还有一个舅母克拉帕尔太太。亲戚关系仅仅表现在婚丧喜庆的时候送个通知，新年时节寄张贺年片。自尊心强的克拉帕尔太太不屑屈尊求人，只是为了奥斯卡的利益，才肯对她唯一的患难之交莫罗开口。她不大去老卡陶家，也不

麻烦他帮忙，免得人家讨厌；不过她还是和他联系，因为对他还是有所指望，所以她每三个月去看他一次，和他谈谈已故的、可尊敬的卡陶太太的内侄奥斯卡·于松，而且每年在放假的日子里，还要带奥斯卡去看望他三次。每一次，老好人都带奥斯卡去蓝钟餐厅吃一顿，晚上还带他去快活剧院看戏，然后把他送回樱桃园街。有一次，老好人给他买了一套新衣服，把他打扮得焕然一新，还送给他一个银杯和一套银餐具，那是学校规定寄宿生要带的行头。奥斯卡的母亲尽量向老好人表示：他的内侄非常爱他，她常常向他谈起这个银杯、这套餐具和这身漂亮的衣服，其实衣服穿得只剩下了一件背心。不过在一个象卡陶姑父这样的老滑头面前，弄巧可能成拙，对奥斯卡反而害多利少。卡陶老头从来没有爱过他那高大干瘦、满头褐发的亡妻；再说，他也了解已故的于松和奥斯卡的母亲结婚的内情；虽然他一点没有瞧不起她的意思，但也不是不知道小奥斯卡是个遗腹子；因此，在他看来，他可怜的内侄和卡陶家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奥斯卡的母亲没有料到她的儿子会闯下这场大祸，从来也没有设法补救奥斯卡和他姑父之间所缺少的天然联系，没有使孩子从小就和他的姑父建立感情。象普天下把感情都集中在母爱上的女人一样，克拉帕尔太太也没有设身处地替卡陶姑父想一想，总以为他会非常关心一个这样讨人喜欢的孩子，因为他到底和已故的卡陶太太是一家人。

“先生，您的内侄奥斯卡的母亲来了，”女仆对卡陶先生说，他已经让理发师刮过脸，扑过粉，正在花园里散步，等待吃午饭。

“早上好，漂亮的太太，”绸缎铺的老老板穿着白细布的便袍，招呼克拉帕尔太太说。“嗬！嗬！您的小家伙长大了，”他又捏着奥斯卡的一只耳朵说。

“他念完了中学，非常遗憾的是，他亲爱的姑父没有参加亨利四世中学的授奖仪式，因为他也得了奖。姓于松的学生受到表扬，我们希望他将来不辱没他的姓氏……”

“喔唷！喔唷！”小老头站住说。

克拉帕尔太太和奥斯卡陪着他在橙子树、香桃木树和石榴树前面的一个平台上散步。

“他得了什么奖？”

“他哲学得了第四名，”母亲得意地回答。

“啊！这小家伙要弥补浪费的时间，还得走一大段路呢，”卡陶姑父嚷着说，“毕业时只有一门课得了个第四名……这可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和我一道吃午饭吧？”他又说道。

“我们听您吩咐，”克拉帕尔太太说，“啊！我的好卡陶先生，看到自己的子女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开了步子，做父母的是多么惬意啊！在这方面，象在其他方面一样，”她赶快修正说，“您是我所认识的最有福气的父亲了……您好心眼的女婿和惹人爱的女儿经营的‘金茧’绸缎铺，直到现在还是巴黎头一家大商号。您大儿子的公证人事务所，十年来在首都一直位居第一，而且他还阔气地结了婚。您的小儿子又刚和发了大财的药房结亲。再说，您还有可爱的孙女儿。您亲眼看到自己成了四个大户人家的家长……奥斯卡，不要听大人谈话；你到花园里去玩玩吧，但是不要摘花。”

“他不是十八岁了吗！”卡陶听见她嘱咐奥斯卡就象嘱咐一个小孩一样，不由得微笑了。

“唉！是的，我的好卡陶先生，能够把他带到现在这么大，既不驼背，又不瘸腿，身心都算健康，说来真不容易！为了他的教育，我已经牺牲了一切，要是他没有出息，那我真要难过死了！”

“那位莫罗先生呢？他不是给您在亨利四世中学弄到过一笔半官费补助吗？他会帮奥斯卡找一条好出路的，”卡陶姑父装出一副老好人的神气，敷衍地说道。

“莫罗先生也不能长命百岁呀，”她说，“何况他和他的东家德·赛里齐伯爵又闹翻了，简直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喔唷！喔唷！……听我说，太太，我看您是来……”

“不，先生，”奥斯卡的母亲突然打断了老头子的话，老头子本来会生气的，但是看在漂亮的太太分上，他并没有发作。“唉！您一点也不了解一个母亲的难处，七年来，我不得不从我丈夫一千八百法郎的年薪里，拿出六百法郎来给我儿子交学费……啊！先生，我们就只有这么一点财产。因此，我能帮我的奥斯卡做些什么呢？克拉帕尔先生这样讨厌这个可怜的孩子，我不可能把他留在家里。一个可怜的女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她不该来找找她儿子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吗？”

“您说得对，”老好人卡陶答道。“不过您可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些事呀……”

“啊！先生，”克拉帕尔太太自负地接着说，“不是万不得

已，我怎肯来找您诉苦啊！全都怪我自己，我嫁了一个这样不中用的丈夫，他的无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啊！我实在太不幸了！……”

“听我说，太太，”小老头认真地接着说道，“不要哭了。看见一个漂亮的太太伤心落泪，我也会难过得要死的……说来说去，您的儿子到底也是于松家的人，要是我亲爱的亡妻还活着的话，她也会给她父亲和她哥哥一家人帮点忙的……”

“她对她哥哥多么好啊！”奥斯卡的母亲叫道。

“不过我的财产全都给了我的子女，他们对我再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老头子继续说，“我把我的两百万财产都分给了他们，因为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看见他们有钱，幸福。我自己只留下一点养老金，到了我这种年龄，生活习惯也很难改了……您晓得应该要这个小家伙走哪条路吗？”他又把奥斯卡叫来，拉住他的胳膊说，“让他学法律吧，我替他付注册费和讲义费。把他安插到一个诉讼代理人那儿去学习出庭辩护的本事；要是他学得好，要是他干得出色，要是他喜欢这一行，要是我还活着，到适当的时候，我会要我的子女每人借给他四分之一的款项，我自己借给他一笔保证金。这样一来，从现在起，您只要管他吃饭穿衣就行了；当然他要稍微吃一点苦，但是这样可以学会过日子。嘿！嘿！我当年离开里昂的时候，身上只有祖母给我的两个双路易①，我是步行到巴黎的，瞧我现在怎么样。生活苦点反而对身体有好处。年轻人，谨慎点，诚实

① 一个路易等于二十法郎，双路易等于四十法郎。

点，勤快点，你会有出息的！自己挣钱发财才是一件乐事；到了晚年，只要你牙齿还咬得动，你爱怎么吃用就怎么吃用，也可以象我这样，高兴起来就唱唱戈迪雄大妈。记住我说的话：诚实，勤快，谨慎。”

“听见没有，奥斯卡？”母亲问道，“你姑父用三个词概括了我的千言万语，尤其是最后那两个字，你一定要象用火漆封住似的，牢牢记在心上……”

“啊！我记住了，”奥斯卡答道。

“那好，谢谢你姑父吧；你没有听见他说，你的前程由他负责吗？总有一天，你会在巴黎当上律师的。”

“他还不知道他的前程远大呢，”小老头看见奥斯卡迟钝的神气，就这样说道，“他只是刚从中学毕业出来。听我说，我不是个喜欢罗嗦的人，”姑父接着又说，“记住，在你这个年纪，一定要经得起考验，才能得到好名声，而在巴黎这样一个大都市里，每走一步，都会碰上歪门邪道的。所以还是在你母亲家里住一间阁楼吧；每天出了家门就进学校门，出了学校门又进书房门，早晚都要在你母亲家里刻苦用功；到了二十二岁要当上二等帮办，到了二十四岁就可以做首席帮办；要精通业务，那你的事业就大有可为。要是你不喜欢这个职业，也可以进我儿子的公证人事务所，做他的接班人……因此，勤快，耐心，谨慎，诚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吧。”

“上帝保佑您再活三十年，好亲眼看到您的第五个孩子实现我们对他的期望！”克拉帕尔太太高声说道，她拉住卡陶姑父的手，风度不减当年。

“我们吃午饭去吧，”好心的小老头拉着奥斯卡的一只耳朵说。

午饭的时候，卡陶姑父不露声色地观察他的内侄，发现他对人生一无所知。

“隔些时候就打发他来一次，”他送克拉帕尔太太走的时候，指着奥斯卡说，“我来帮您教他做人。”

这次拜访使这个可怜的女人不再伤心了，她没有料到会有这样好的结果。在以后的半个月里，她一直带着奥斯卡散步，对他管得几乎是过分的严格，就这样到了十月底。一天早上，奥斯卡看见那个使他害怕的总管来了。总管碰到樱桃园街这个贫穷人家正在吃午饭，吃的菜只有一个腌鲱鱼凉拌莴苣，饭后再喝一杯牛奶。

“我们已经搬到巴黎，不再象在普雷勒那样过日子了，”莫罗说，他想这样告诉克拉帕尔太太，在奥斯卡闯祸之后，他们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不过我在巴黎的时间也不多。我和丽山的莱杰老爹，还有马格隆老头合伙做地产生意。我们一开始就买进了佩尔桑的土地。我是我们这家公司的经理，我用我的财产抵押，已经为公司筹集了一百万法郎资金。一有生意，莱杰老爹和我就商量着办，我的合伙人每人分四分之一的红利，我分一半，因为一切事都由我操持，所以我总是东奔西走。我的妻子住在巴黎鲁勒郊区，一切从简。等我们做了几笔大生意，不必再动本钱，只消用利息去冒风险的时候，要是奥斯卡表现得叫人满意的话，我们也许还可以雇佣他。”

“好哇，我的朋友，我可怜的孩子不小心闯下的大祸，说不

定会叫你发一笔大财呢；因为，说实在的，你在普雷勒真是埋没了人才……”

然后，克拉帕尔太太就讲起她拜访卡陶姑父的事，目的是向莫罗说明，她和她的儿子可以不再要他负担了。

“他说得有理，这个老好人，”前任总管又说，“对奥斯卡一定要严加管束，强制他走这条路，那他的确会当上公证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但是不要让他越出这条开辟好了的道路！啊！有了。地产商人也免不了要和法律打交道，有人对我谈起过一个诉讼代理人，他刚买了一个空头资格，这就是说，买了一个没有主顾的事务所。这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年轻人，他埋头工作，象一匹马似的苦干；他的名字叫德罗什；我可以把我们的法律事务全都交给他办，只要他附带替我管教奥斯卡；我去提出我们出九百法郎要他把奥斯卡收下来，这九百法郎里面我出三百，那么你的儿子就只要花你六百法郎了。我还可以拜托修道院院长照顾奥斯卡。如果希望这个孩子成人的话，那就只有严加管教才行；这样，他出来后，不是公证人，就是律师或者诉讼代理人。”

“好啦，奥斯卡，赶快谢谢这位好心的莫罗先生吧，不要待在那里象根木头似的！世上干过蠢事的年轻人，谁有你这么好的运气，连累了自己的恩人，还能得到恩人的关怀……”

“你要我不生你的气，”莫罗握住奥斯卡的手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工作，好好做人……”

十天以后，奥斯卡由前任总管介绍给诉讼代理人德罗什律师，律师新近才在贝蒂西街开业，事务所设在一个狭小的院

子尽里头一套宽敞的房间里，房租比较便宜。德罗什是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出身贫寒，受过父亲非常严格的管教，他过去的处境和奥斯卡现在的处境差不多；所以他对奥斯卡的事很关心，不过他即使关心一个人，表面看来还是很严厉，这是他的性格。这个干瘦的年轻人脸色灰暗，头发剪得象把刷子，说话简短眼光锐利，灵活而又深沉，光是这个外貌就把奥斯卡吓坏了。

"我们这里工作不分昼夜，"诉讼代理人说，他坐在一把靠背椅上，面前是一张长桌子，桌上文件堆积如山。"莫罗先生，我们不会把他累死的，不过，他也得跟着我们的步子走。"他又叫道："高德夏先生！"

虽然这天是星期日，他的首席帮办还是一叫就到，手里还拿着笔。

"高德夏先生，这就是我对你讲过的那个法科见习生，莫罗先生对他很关心；现在他在我们这里吃住，就住你房间隔壁的小阁楼；你给他算一算，从这里到法学院来回要走多少时间，最多给他留五分钟的余地；你要督促他把法典学好，功课要学得出色，这就是说，不但要做好学校的功课，你还要指定他读一些书；总而言之，由你负责直接指导他，自然我也会指点指点。希望他能象你一样，努力做一个能干的首席帮办，为将来当律师打好基础。——跟高德夏去吧，我的小朋友，他会带你去看你住的地方，你就搬过去好了……——您看见高德夏了吧？……"德罗什又转过来对莫罗说，"这是一个象我一样白手起家的小伙子；他是著名的舞蹈演员玛丽埃特的弟弟，靠

他姐姐积攒的钱，准备十年后开业。我的帮办都是朝气蓬勃的，都只能靠自己的十个指头来挣一笔大钱。因此，我的五个帮办和我，我们工作起来要顶十二个人！十年之后，巴黎最有钱的主顾都会来找我的。我们这里对生意、对主顾，都很热情，这一点已经开始闻名了。高德夏是从我的同行但维尔那儿要来的，半个月前，他还是那里的第二帮办，但是，我们在那个大事务所已经互相认识了。到了这里，我每年给他一千法郎，还管吃管住。这个小伙子也真顶用，他孜孜不倦地工作！我就是喜欢他这样的小伙子！他会用六百法郎过日子，象我当年做帮办的时候一样。对一个帮办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老实可靠，没有半点虚假；要是在艰苦的情况下能够毫不动摇，那一定是一个人物。要是在这方面犯了一点错误，那就不能在我这个事务所做帮办，只好请他另找出路。”

“好哇，您这里倒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莫罗说道。

整整两年，奥斯卡都住在贝蒂西街，住在“讼师的老巢”；这个陈旧过时的名称，如果还能应用于哪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话，那么用来称德罗什的事务所是最合适的了。这里的管教真是无微不至，老练到家，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结果奥斯卡虽然生活在巴黎这个花花世界，却好象是住在修道院里。

不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五点，高德夏就起床了。他同奥斯卡一起下楼到办公室去，这在冬天可以节省一点烤火费，但他们总是发现老板起得更早，已经在工作了。奥斯卡为事务所发送文件，同时预备学校的功课；但功课的分量非常重，压

得他喘不过气来。高德夏，有时是老板本人，亲自指点他查阅哪些书籍，解决哪些困难。奥斯卡不敢放过法典里的一章一节，非得经过认真钻研，答得出老板或高德夏提出的问题，通得过他们的预备考试才罢，而预考却比法学院的正式考试还要严格，时间也更长。他上完课立刻回来，毫不耽搁，又坐下来温习功课，有时还到法院去走一趟，然后，在晚餐前，由一丝不苟的高德夏给他辅导。说到晚餐，连老板的也不例外，都只有一大盘肉，一盘素菜，一盘凉拌生菜。点心只有一块格吕耶尔① 干酪。晚餐之后，高德夏和奥斯卡又回到事务所，一直工作到夜里。每个月奥斯卡到他姑父卡陶家吃一餐午饭，星期天就回母亲家去。有时，莫罗到事务所来办事，也把奥斯卡带到王宫市场去大吃一顿，还带他去看一场戏。至于讲究穿着的念头，奥斯卡自己明白：还没出笼就会给高德夏和德罗什驳回去，爽性不去想了。

高德夏常对他说：一个好帮办只消有两件黑上衣（一新一旧），一条黑长裤，几双黑袜子和几双鞋也就够了。皮靴太贵，等到做了诉讼代理人再穿不迟。一个帮办的全部开销不该超过七百法郎。应该穿质地结实的粗布衬衫。啊！一个人要白手起家，就得节衣缩食。瞧德罗什先生！他过去也是这样干的，现在不是大功告成了吗？

高德夏以身作则。他不只是口头上对荣誉、谨慎、诚实这些原则有严格的要求，在行动上也严于律己，实行起来毫不费

① 格吕耶尔，瑞士地名，以盛产乳酪著名。

力，就象呼吸、走路一样自然。这是他灵魂的本能，正如走路是两条腿的本能，呼吸是口和鼻的本能一样。奥斯卡来后十八个月，第二帮办在他小小的现金帐上出了两次小小的错误，高德夏就当着全事务所的人对他说：

"我亲爱的戈代，你自动离开这儿吧，免得人家说是老板辞掉你的。你不是疏忽，就是算错，这类缺点即使微乎其微，在这里也是不能容许的。我不会向老板汇报，对于一个同事，我也只能帮这一点忙了。"

奥斯卡二十岁的时候，当上了德罗什律师事务所的第三帮办。虽然他还没有薪水，但是吃住不用花钱，因为他干的是第二帮办的事。德罗什用了两个得力的帮办，而第二帮办的担子也压得很重。奥斯卡在法学院读完二年级的时候，已经比许多法学士都强，他做出庭的工作也显得很精明，有时还充当临时审理案件的辩护人。最后，高德夏和德罗什都表示对他满意。唯一遗憾的是，虽然他看起来差不多可以说是懂事了，却还会流露出贪图享受的倾向和出头露面的愿望，不过这种倾向和愿望都被生活中严格的管教和繁重的工作压下去了。地产商人对第三帮办的长进感到满意，就放松了对他的监督。到一八二五年七月，当奥斯卡以优秀成绩通过毕业考试的时候，莫罗还给他买了一套漂亮的衣服。克拉帕尔太太对儿子的成绩感到高兴和自豪，就给这个未来的法学士、未来的第二帮办准备了一副上等行头。贫苦人家不送礼则已，要送总是送实用的东西。到十一月，假期过完，奥斯卡·于松到底补上了第二帮办的缺，住进了他的房间，除了吃住以外，

一年还有八百法郎薪水。卡陶姑父曾暗地里向德罗什了解他内侄的情况，因此，他答应克拉帕尔太太，只要奥斯卡继续好好干，事务所开业的事，他可以帮忙。

奥斯卡·于松表面上虽然老实听话，内心深处却常常在进行艰苦的斗争。他有时真不想再过这种和他的性格爱好都如此格格不入的生活。他甚至觉得犯人都比他更幸福。严厉的管教象铁链似的在他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一看见街上穿着讲究的年轻人，他真恨不得能溜之大吉。他时常想女人想得要命，却又不得不克制自己，这样就变得对人生感到非常厌倦。全靠高德夏的榜样支持，他才走上一条这样艰巨的道路，这与其说是自觉自愿，不如说是迫不得已。高德夏也观察着奥斯卡，他的原则是不让他的师弟受到引诱。因此，他经常不让第二帮办把钱带在身上，要带的话，钱也少得可怜，绝不够他去外面纵情作乐。最近这一年来，慷慨的高德夏自己出钱，同奥斯卡痛痛快快地玩过五六回，因为他也知道，对一条拴住的小山羊，有时也该松松绳子。虽然严厉的首席帮办把寻欢作乐说成是放荡行为，这种放荡行为却使奥斯卡觉得生活还可以过下去；他在卡陶姑父家里没有什么玩乐，回到母亲家里玩乐就更少，因为母亲的生活比德罗什还要清苦。莫罗不能象高德夏一样对奥斯卡那么亲热，说不定小于松的这位真诚保护人，正要利用高德夏来使这个可怜的孩子知道一点人生的奥秘呢。奥斯卡变得谨慎了，通过人事的接触，他到底明白了那次坐公共马车旅行时，他犯下的错误有多大的影响；不过，他那一大堆被压下去的不切实际的念头，青年时代的狂

热冲动，仍然可能将他引入迷途。然而，随着他对社会的认识、对人情世故的了解越来越深，他也慢慢有了些头脑，因此，莫罗以为克拉帕尔太太的儿子只要在高德夏身边，就不会出乱子。

“他的情况怎么样了？”地产商人有一次离开巴黎好几个月后回来时问道。

“还是虚荣心太重，”高德夏回答，“您给他买了漂亮的服装和漂亮的内衣，他自己又买了经纪人用的漂亮绉领，一到星期天，就打扮得象个花花公子，到杜伊勒里公园找艳遇去了。您有什么办法呢！他年轻呀。他还老缠着我，要我带他到我姐姐家去见见世面，见见那些女演员，舞蹈明星，时髦人物，挥金如土的阔佬……我怕他还无意做诉讼代理人呢。不过他的口才倒是不错，可以做个律师，经过一番准备，他也能在办案时辩护得头头是道……”

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奥斯卡·于松走上了新的岗位，正在准备为学士论文进行答辩，那时德罗什事务所新来了一个第四帮办，以填补奥斯卡提升后留下的空缺。

第四帮办名叫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他刚念完三年法科，打算做法官。根据事务所打听到的消息，他是一个二十三岁的漂亮小伙子，从一个去世的独身伯父手里继承了一笔年息一万二千法郎的遗产，他母亲马雷斯特太太又是个有钱的木材商的寡妇。这个候补法官其志可嘉，想要了解业务上的细枝末节，所以到德罗什事务所来学习诉讼程序，希望两年内能补上首席帮办的空缺。他打算在巴黎当见习律师，使自

己能够胜任未来的工作，一个象他这样有钱的年轻人是不愁当不上律师的。到三十岁的时候，随便在哪个法院当一名检察官，这就是他的雄心大志。虽然这个弗雷德里克就是那个乔治·马雷斯特的堂兄弟，但是，由于那个在普雷勒旅途中招摇撞骗的旅客只把他的真名实姓告诉了莫罗，小于松却只知道他是乔治，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这个名字，并不能使他联想起那桩往事。

“诸位同人，”高德夏在吃午饭时对全体帮办说，“我向你们宣布，有一个新帮办要来了；因为他顶阔气，我希望他请我们吃一顿顶呱呱的入会酒席……”

“把记录簿拿来！”奥斯卡瞧着一个小帮办说，“我们可得假戏真做。”

小帮办象只松鼠一样爬上书架，取下一本为了蒙上几层灰尘才故意放在最高一层的记录簿。

“本子发黑了，”小帮办指着记录簿说。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当时在大部分律师事务所里，都有这么一种记录簿，它制造了无穷无尽、妙趣横生的乐事。伙计只重午餐，老板只重晚餐，贵族老爷只重夜宵。这句十八世纪的老话说得不错，只要你花两三年时间，在诉讼代理人事务所学过诉讼程序，或者在公证人事务所学过公证手续，就会觉得关于伙计的那句话，实在是言之有理。在一个帮办的生活中，工作多，娱乐少，因而就越想寻欢作乐；如果能够骗人上当，那更是莫大的开心事。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说明了乔治·马雷斯特为什么要在皮埃罗坦的马车上招摇撞骗。即使是一个不苟

言笑的帮办，也会觉得需要热闹热闹，开开玩笑的。帮办们生来就能抓住机会骗人上当，开心取乐，这种天生的本领说来真是妙不可言，只有画家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画室中和事务所里，开起玩笑来连喜剧演员也要甘拜下风。德罗什买下这个空头衔的时候，简直象是建立一个朝代一样，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在创业伊始的年代，自然不得不打断一切有关迎新送旧的惯例。新搬进一套从来没做过办公室的房子，德罗什的当务之急是摆下几张新桌子，购置一些全新的蓝边白纸夹。他的事务所是由几个帮办拼凑而成的，帮办的来历各不相同，从前互不相识，碰巧凑在一起，可以说是连他们自己也都感到意外。高德夏曾在但维尔律师事务所初试刀笔，他可不是一个肯让这宝贵的迎新传统自行湮没的帮办。欢迎的方式是由新来的人请事务所的老同事大吃一顿。说来话长，还是在小奥斯卡初来事务所，德罗什刚开业六个月的时候，一个冬天的晚上，事务所的工作早已干完，帮办们都在烤火，准备走了，高德夏忽然心血来潮，要假造一本所谓太上古老的律师事务所的记录，并且假说这本记录是革命大风暴的劫后遗物，由沙特莱法院检察官博尔丹移交给诉讼代理人索瓦涅斯特，索瓦涅斯特又连同事务所一起卖给德罗什的。大家先去旧书废纸铺搜寻一本十八世纪印刷的记录簿，封面要用羊皮纸精装，封里还俨然印有大议会的决议。找到这样的记录簿之后，大家就把它在灰尘里、火炉里、壁炉里、厨房里拖来拖去，甚至把它扔在帮办们所谓的评议室①里，让它发霉，结果连古董商见了

① 指厕所。

都会如获至宝，封皮破破烂烂，裂痕累累，四角残缺不全，好象老鼠咬过似的。簿子裁开的那一边颜色发黄，仿古仿得惟妙惟肖，令人叫绝。簿子一旦准备就绪，我们再来引用几段记录在案的原文，以便使头脑迟钝的人也能看出这本宝贵的文献在德罗什事务所派过什么用场。簿子前六十页写满捏造的集会记录，第一页开宗明义写道：

托庇圣父、圣子、圣灵，万事如意。今日乃巴黎守护神圣热内维埃弗之华诞，自一五二五年始，本事务所全体帮办，即已蒙受其庇护矣。本所大小帮办，均蒙热罗姆-塞巴斯蒂安·博尔丹大律师录用，博尔丹乃故主盖尔贝之继任人，盖尔贝生前曾荣任沙特莱法院检察官。本所同人一致认为，律师联谊会档案及帮办入会记录，有另立新册之必要，因原记录簿已满载先人之荣迹，应呈请法院档案保管处归档。吾等并赴圣舍弗兰教堂参加弥撒，为新记录簿举行开笔仪式，以示隆重。

本所同人特此签名作证：

首席帮办马兰

第二帮办格勒万

帮办阿塔纳兹·费雷

帮办雅克·于埃

帮办雷纽·德·圣冉-德·安杰利

跑街小帮办伯多

耶稣纪元一七八七年

听弥撒后，吾等同赴田园餐厅，合资会餐，痛饮达旦，直至翌晨七时。

字写得龙飞凤舞，连专家看了都会发誓说是十八世纪人

的手迹。接着是二十七次迎新会的记录，最后一次是在多灾多难的一七九二年。然后记录中断了十四年，直到一八〇六年，记录簿才记载了博尔丹担任塞纳省初审法院诉讼代理人的事。下面就是恢复律师帮办联谊会以及其他事项的说明：

上帝真是慈悲为怀，尽管惊天动地的大风暴席卷了法兰西大地，法兰西还是成为一个大帝国，鼎鼎大名的博尔丹大律师事务所的宝贵档案仍得以保存；以下签名者，都是德高望重的博尔丹大律师的帮办，我们认为在这么多地契、执照、特权证书都荡然无存的时候，这本记录簿居然得以保全，真是闻所未闻的奇迹。我们毫不怀疑地把这奇迹归功于本事务所的保护神圣热内维埃弗的保佑，也归功于家学渊源的最后一任检察官①对古风旧习的尊重。不能确定在这次奇迹中，哪一分功劳属于圣热内维埃弗，哪一分属于博尔丹大律师，我们决定去圣艾蒂安·杜·蒙教堂望弥撒，——弥撒将在这位送羊群给我们剪毛的牧羊圣母②的祭坛前举行，并决定和我们的东家会餐，希望由他付帐。

签名人：首席帮办瓦尼亚

第二帮办普瓦德万

帮办普鲁斯特

帮办布里尼奥莱

帮办但维尔

小帮办奥古斯丁·科雷

一八〇六年十一月十日于事务所。

翌日下午三点钟，下列帮办在这里记下了他们对他们杰出的

① 指博尔丹。

② 指圣热内维埃弗。

东家的衷心感谢，他请他们在时运街的罗兰酒家大吃了一顿，喝了波尔多酒、香槟酒、勃艮第酒，吃了特别考究的名菜，从下午四点钟一直吃到七点半。餐后还有咖啡、冷饮，甜酒大量供应。不过因东家在场，我们不便大唱赞美的圣歌。全体帮办都尽情欢乐，但是谁也没有放肆过度，因为这位慷慨大方、令人敬佩的东家还答应请帮办们去法兰西剧院看塔尔玛主演的《布里塔尼居斯》①。敬祝博尔丹大律师万寿无疆！……但愿上帝圣恩广布，保佑我们事务所这位可尊敬的老板！但愿他能高价卖出这样一个有光荣历史的事务所！但愿有钱的主顾源源而来！但愿顾客都如数付清他们的费用！但愿我们未来的新东家也能象他一样！但愿他能永远得到帮办们的爱戴，直到他百年之后！

接着是三十三次帮办联谊会的记录，记录的字体和所用的墨水各不相同，措词和签名也各有特色，对好菜美酒赞不绝口，似乎可以证明，记录是在inter pocula②时一挥而就，当场签名的。

最后，到了一八二二年六月德罗什宣誓就职时，有这样一篇宪章性的妙文：

签署人弗朗索瓦-克洛德-玛丽·高德夏，受德罗什大律师的委托，为一个主顾尚告阙如的事务所执行首席帮办的艰巨任务。本人来所之前，曾自但维尔大律师处得知，本所存有法院著名的太上古老的帮办联谊会档案，当即呈请东家恩准，向他的前任索取，因为得到这本一七八六年的文件，关系至为重大，它和法院其他档案相连。其他档案的存在，已经档案专家泰拉斯和杜克洛二先生

① 《布里塔尼居斯》，拉辛的名剧。

② 拉丁文：开怀畅饮。

证明属实，借助这些档案，可以了解远至一五二五年的帮办生活及烹调艺术，实属无价之宝。

申请一经批准，本所即已据有上述档案，档案证明，我们的先辈常用佳肴美酒庆祝盛典。

因此，为了给后人树立榜样，为了恢复时代的传统以及和酒杯的联系，本人邀请第二帮办杜布莱、第三帮办瓦萨尔、帮办埃里松和格朗德曼，以及小帮办杜迈等，星期日去圣贝尔纳码头红马饭庄午餐，祝贺我们得到的这本记事册，其中有我们举行盛宴的宪章。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我们喝了十二瓶各式各样的美酒。大家同声赞美那两个甜瓜、罗马酱汁肉糜、牛肉里脊、香菌馅饼。首席帮办大名鼎鼎的姐姐玛丽埃特小姐，是王家音乐舞蹈学院的舞蹈明星，她送了本事务所几张正厅前座的好票，以便本所同人观赏当晚演出的音乐舞蹈，大家欣然领受了她的盛情，并且立此为证。此外，全体帮办一致决定集体登门拜访，向这位高贵的小姐表示谢意，并且向她声明：如果魔鬼硬把官司送上她的门来，头一场官司除预付费用外，不再收费，特此记录在案。

大家一致公认高德夏是帮办联谊会的优秀会员，是一个先人后己的大好人。但愿这样一个大好人，能够早日开办一个事务所！

还有一些酒痕墨渍，焰火似的签名。如果要弄清楚他们如何使这本记录簿所叙述的显得真有其事，那只要看看虚构的奥斯卡入会的欢宴记录，便可见一斑：

今天是一八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昨天在兵工厂区樱桃园街帮办联谊会候补会员奥斯卡·于松的母亲克拉帕尔太太家欢宴之后，下列签名人一致声明，入会的盛宴超过了我们的期

望。拼盘中有小红萝卜、紫萝卜、黄瓜、鳀鱼、黄油和橄榄；滋味鲜美的米粉汤显示出慈母的殷勤好客，因为我们在汤里尝到了非常可口的鸡味，我们的新会员承认，的确有克拉帕尔太太精心准备的鸡头、鸡爪、翅膀、杂碎，恰如其分地掺在火锅里，因此富有家庭风味。

Item①，这位母亲精心烹制的炖牛肉，周围是汪洋大海似的肉冻。

Item，番茄牛舌，只有木头人②才食而不知其味。

Item，美味无比的清炖鸽子，令人以为是在天使们指导下调制的。

Item，奶油巧克力、通心粉馅饼。

餐后果点有十一碟精致的小吃，尽管十六瓶上等美酒已经使我们酩酊大醉，我们还是要指出，果点中有一碟蜜桃饯，又香又甜，好得出奇。

鲁西荣和罗讷河畔出产的葡萄酒简直赛过了香槟和勃艮第的名酒。再加一瓶马拉什樱桃酒和一瓶德国樱桃酒，虽然喝过醒酒的咖啡，我们还是陷入了精神恍惚的状态，结果我们中间的埃里松先生到了布洛涅森林，还以为自己身在神庙街；年方十四岁的小帮办雅基诺，竟和五十七岁的老太婆勾勾搭搭，把她当成风流娘儿；特立此存照。

本会章程严格规定，凡有志加入帮办联谊会者，入会欢宴的规模，要看自己的经济情况而定。因为众所周知，家有恒产的人都无意拜法律女神为师，而帮办又都被他们的父母管得很紧。因此，我们认为克拉帕尔太太的慷慨行为特别值得颂扬，她的前夫于松先

① 拉丁文：此外，还有。

② 法语"番茄调制的"与"木头人"同音，这是一个文字游戏。

生就是我们新会员的生父，我们认为也该对他表示敬意，吃果点时我们发出的欢呼，他是受之无愧的；特此签名为证。

已经有三个帮办上过这个当，因而有三次确有其事的入会欢宴实况，登记在这本令人肃然起敬的记录簿上。

每个新帮办来到事务所的日子，小帮办都把这本太上古老的帮办联谊会的档案摆出来，放在纸板夹上。当新帮办翻看这些可笑的记录时，大家就注意他的脸部表情，等待好戏上演。Inter pocula① 之后，新会员才恍然大悟，明白联谊会搞的是什么名堂；但秘密一揭穿，大家可以想见，他也反过来想要后来的帮办上当。

现在轮到奥斯卡来捉弄人了，因此，一听见他说："把记录簿拿来！"大家可以想象得出，这四个帮办和那个小帮办的脸上会有什么表情。

十分钟后，一个身材修长、容貌可爱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找德罗什先生，并且落落大方地对高德夏作了自我介绍。

"我是弗雷德里克·马雷斯特，"他说，"是到这里来当第三帮办的。"

"于松先生，"高德夏对奥斯卡说，"告诉这位先生他的座位在哪儿，并且给他介绍一下我们这里工作的规矩。"

第二天，新帮办发现记录簿横摆在文件夹上；不过，他只翻了前几页就笑了起来，也不谈请客的事，便把记录簿放回原处。

---

① 见本卷第440页注②。

“先生们，”他在五点钟左右离开事务所之前说，“我有一个堂兄，在莱奥波德·阿讷坎公证人事务所当首席帮办，我要和他商量商量，应该怎样请大家吃入会的酒席。”

“这可不妙，”高德夏叫道，“这个未来的法官似乎不象一个新手啊！”

“那更要敲他一笔竹杠了，”奥斯卡说。

第二天两点钟的时候，奥斯卡看见阿讷坎的首席帮办走进来，一眼就认出原来是乔治·马雷斯特。

“啊！阿里总督的老朋友驾到，”他毫不拘谨地叫起来。

“怎么！您在这里，大使先生，”乔治记起往事，就回答道。

“唷！怎么你们是老相识？”高德夏问乔治。

“不错！我们在一起干过些蠢事，”乔治说，“说来已有两年多了……唉！我出了克罗塔的门，又进了阿讷坎的门，就正是为了这桩事……”

“什么事呀？”高德夏问道。

“啊！没什么，”乔治看见奥斯卡的眼色，就回答道，“我们本来想骗一个法兰西贵族议员，不料反而弄巧成拙……怎么！你们真要敲我堂弟的竹杠……”

“不是敲竹杠，”奥斯卡一本正经地说，“看，这是我们的会章。”

于是他拿出那本宝贵的记录簿来，翻出一条开除出会的决议案，说是一七八八年，有一个违犯会章的小气鬼被迫离开了事务所。

“这不是敲诈吗？要不要我来抓住你们的狐狸尾巴？”乔

治指着那本滑稽可笑的档案簿答道，“不过我的堂弟和我有的是钱，我们就来请你们开开眼界，过一个空前盛大的节日吧，那更可以提高你们捏造档案的本领了。明天是星期日，两点钟在牡蛎岩饭店再见。饭后我带你们到拉·弗洛朗蒂娜·伊·卡比罗洛侯爵夫人府上去见见世面，我们可以在那儿赌钱，你们还会看到上流社会的时髦女人。就这样，初审法院的先生们，”他摆出一副公证人的傲慢神气，接着说道，“要懂规矩，要象摄政时期的贵族那样会喝酒……”

“乌拉！”整个事务所的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好哇！……Very well①！……Vivat②！马雷斯特兄弟万岁！……”

“那是肉山酒池啦！”小帮办也叫道。

“怎么回事？”老板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问道。“啊！是你来了，乔治，”他对首席帮办说，“我猜得到，你要来带坏我的帮办了。”

他把奥斯卡叫到他的办公室。

“拿去，这是五百法郎，”他打开钱柜对奥斯卡说，“你到法院去一趟，到档案副本缮写室去把旺德奈斯兄弟打官司的审判书取回来，如果可能的话，今晚就要通知我们的委托人。我答应给缮写室的西蒙二十法郎‘加快费’；如果审判书还没有缮写好，你就在那里等着，千万不要上别人的当；因为但维

① 英文：妙哇，好极了。

② 拉丁文：万岁！太好了。

尔为了他委托人的利益，很可能会设法绊我们的腿。费利克斯·旺德奈斯伯爵比他的兄弟大使先生更有势力，而大鞭却是我们的委托人。因此，你一定要擦亮眼睛，哪怕有一点问题，也要回来告诉我。”

奥斯卡走了，心里想要在这场小小的官司中显显身手，这是他提升第二帮办后第一次出马。

乔治和奥斯卡走后，高德夏就开始用玩笑的口吻问他的新帮办，想要探听出这个拉·弗洛朗蒂娜·伊·卡比罗洛侯爵夫人的底细；但是弗雷德里克却象个总检察官一样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地玩他堂兄那套骗人的把戏；他象煞有介事地一口咬定，拉·弗洛朗蒂娜侯爵夫人是一个西班牙大贵族的寡妇，他的堂兄正在向她求爱。这年轻有钱的寡妇是一个白种人在墨西哥生的女儿，她正象在热带地方成长的女人那样以放荡不羁而引人注目。

“她喜欢笑，喜欢喝酒，喜欢唱歌，都和我们一样！”新帮办低声引用贝朗瑞的著名歌谣说。“乔治很有钱，”他又说道，“他的父亲是个鳏夫，给他留下年息一万八千法郎的遗产，再加上我们的伯父给我们每人留下的一万二千法郎年息，他每年有三万法郎收入。因此他已经还清债务，要离开公证人事务所。他打算做拉·弗洛朗蒂娜侯爵，因为那个年轻的寡妇是侯爵夫人，她的丈夫就有权分享她的爵位。”

虽然帮办们对侯爵夫人的身分还非常怀疑，但一想到牡蛎岩饭店的酒席和参加时髦人物的晚会，他们就快活得不可开交。关于这个西班牙寡妇，他们采取全盘保留的态度，要等

她出庭当面对证时，再对她作出终审判决①。

这个拉·弗洛朗蒂娜·伊·卡比罗洛侯爵夫人，说穿了就是快活剧院的芭蕾舞明星阿伽特-弗洛朗蒂纳·卡比罗勒小姐，卡陶姑父就是在她家里大唱戈迪雄大妈的。卡陶太太去世了，这个损失并不难弥补，一年之后，快活的商人碰巧看到弗洛朗蒂纳从库隆舞蹈训练班出来。当时弗洛朗蒂纳才十三岁，就已经是一朵含苞欲放、美丽得耀眼的鲜花了。退休商人尾随着她，一直跟到牧羊女街，才打听到这个未来的芭蕾舞明星原来是一个普通门房的女儿。不到半个月，看门的母女二人就搬到克吕索尔街，过上一种俭朴的小康生活。后来剧院得到这个年轻的人才，用句行话来说，还多亏了这位热心艺术的保护人。这位慷慨的梅塞纳送了她们一套红木家具，还有窗帘、地毯、厨房用具，使她们快活得几乎要发疯；他还给她们雇了个女佣人，每月送她们二百五十法郎生活费。卡陶老头装上鸽子的翅膀，真象是一位天使，她们对他也是感恩戴德。对一个钟情的老好人来说，这就是他的黄金时代了。

三年以来，这个大唱戈迪雄大妈的歌手手腕高明，把卡比罗勒小姐和她母亲安顿在离剧院不远的这套小小的房间里；后来，因为他宠爱的人儿喜欢舞蹈，他又给她请了一位教师。这样，大约在一八二〇年的时候，他才有眼福看到弗洛朗蒂纳在一出名叫《巴比伦的废墟》的芭蕾舞剧中初露锋芒。这时，弗洛朗蒂纳算起来已是芳龄十六。在她登台之后不久，卡陶老头在她看来就已经象一个老守财奴了；不过他总算为人精细，

① 这里故意玩弄法律术语，意思是必须亲眼看见才能作出判断。

懂得一位快活剧院的舞蹈演员需要维持的身分地位，于是把每月的津贴增加到五百法郎，这样一来，即使他不再是一个天使，至少还是一个终身的朋友，再世的父亲。这算是他的白银时代。

从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二三年，弗洛朗蒂纳也取得了十九到二十岁的女演员都会有的经验。她的女友当中颇有些出名的人物：歌剧院的领舞玛丽埃特和蒂丽娅；还有佛洛丽纳，后来还有那可怜的，早早地和艺术、爱情、卡缪索永别了的柯拉莉。由于卡陶小老头又增加了五岁，更陷入这种宽容的半父女关系不能自拔，大凡老头子对自己一手栽培的年轻人才总不免怀有这样一种感情，甚至把年轻人的成就当作他们自己的成就。再说，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头到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能够重新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重新找到一个弗洛朗蒂纳，一个这样熟悉他的生活习惯，而且在她家里，还可以同朋友们大唱戈迪雄大妈的人呢？于是，卡陶小老头只能在一种无法抗拒的、半婚姻式的束缚下生活。这是他的青铜时代。

卡陶在他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那五年里，省下了九万法郎。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头儿早就预见到，等他七十岁时，弗洛朗蒂纳也成年了；说不定可以去歌剧院小试身手，那当然就要摆出舞蹈演员的排场了。在举行帮办联谊会的前几天，卡陶老头已经花了四万五千法郎，好让他的弗洛朗蒂纳有点派头，他为她把已故的柯拉莉和卡缪索寻欢作乐的那套房间租了下来。在巴黎，有些住宅也和街道一样，都是注定要住什么人的。快活剧院的女演员有了一套讲究的银餐具，就要

摆摆酒席，每个月花三百法郎化妆费，出门坐出租马车，还要有女仆、厨娘和小跟班。总而言之，她还眼巴巴地等着歌剧院召唤登台。"金茧"绸缎铺送礼给老老板的时候，就送上等丝绸来讨好弗洛朗蒂纳·卡比罗勒小姐，正如三年以前，对柯拉莉也是有求必应一样。不过这类事情总是瞒着卡陶老头的女儿，他们翁婿二人为了顾全家庭的体面，互相包庇得不漏一点风声。卡缪索太太不知道她丈夫的放荡生活，也不知道她父亲的风流韵事。这样一来，旺多姆街弗洛朗蒂纳小姐家令人眼花缭乱的豪华生活，已经足以使最有野心的配角心满意足了。当了七年的靠山，卡陶觉得自已情意缠绵，脱不了身，就象给一条力大无穷的拖船拖住了似的。这个倒霉的老头子还在自作多情呢！……弗洛朗蒂纳会给他送终的，他也打算给她留下十万法郎的遗产。他的黑铁时代已经开始了。

乔治·马雷斯特每年有三万法郎收入，人又年轻漂亮，正在追求弗洛朗蒂纳。女演员都有恋爱的要求，就象她们的靠山迷恋她们一样，她们也喜欢有个年轻人陪着散步，给她们安排妥当，到郊外去纵情狂欢。一个舞蹈明星虽然不是存心要花她"如意郎君"的钱，但她的奇思异想好比嗜好一样，总要使他破费一点。比如说上馆子吃饭，坐包厢看戏，乘马车去巴黎郊外，又乘马车回来，好酒总要喝个畅快，因为舞蹈演员的生活象古代竞技场上的斗士一样，是要吃得好，玩得好的。乔治也象一般摆脱了严父管束而独立生活的年轻人一样吃喝玩乐，他伯父一去世，他的财产几乎增加了一倍，这更改变了他原来的主意。在他只有父母留给他的一万八千法郎年息的时

候，他的抱负是做个公证人；但是，他的堂弟对德罗什的帮办们说过，如果从事一种职业只能挣到多少钱，而已经有了那么多钱还去从事那种职业，那真是愚不可及。因此，首席帮办要摆一次酒宴，来庆祝他自由的新生活，同时一举两得，把这当作他堂弟的入会宴席。弗雷德里克比乔治要稳重得多，他一心一意要走法官的道路。象乔治这样一表人才，聪明伶俐，年轻漂亮的男子，当然可以娶一个家庭富有、在美洲出生的白种女人，照弗雷德里克对他未来的同事们说的，等到拉·弗洛朗蒂娜·伊·卡比罗洛侯爵夫人老了，他还可以再娶一个漂亮的妙龄少女，而不再要一个门第高贵的夫人。德罗什事务所的帮办都是贫穷出身，从来没有见过大世面，因此都穿上节日盛装，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见这位墨西哥的侯爵夫人拉·弗洛朗蒂娜·伊·卡比罗洛。

"真幸运，"奥斯卡一早起来就对高德夏说，"我正好定做了一件新上衣，一条新长裤，一件新背心、一双长统靴，这回我升第二帮办，我亲爱的母亲还给我准备了一套新行头！她给我买了一打衬衫，里面有六件既带绉领又是好料子……我们也要出头露面了！假如我们有谁能把这个乔治·马雷斯特的侯爵夫人弄到手……"

"那才是德罗什律师事务所帮办的好差事呢！……"高德夏叫道，"你怎么老也克服不了你的虚荣心，小伙子？"

"啊！先生，"恰巧克拉帕尔太太给她儿子送领带来，听到首席帮办的话就说，"上帝保佑我的奥斯卡听您的话就好了！我对他说过不知多少遍：'要学高德夏先生的样，要听他

的话！’”

“他还可以，夫人，”首席帮办答道，“不过不该再象昨天那样毛手毛脚了，那叫老板怎么信得过呢？老板想不到这种事还会办不成。他头一回给你儿子一桩差事，要他去弄一份继承案的审判书的副本，那是两兄弟争夺产权的官司，而奥斯卡却上当受骗了……老板气得要命。幸好我对这件办糟了的事还能补救，今天一早六点钟我就去找那个缮写员，他答应明天七点半钟把审判书给我。”

“啊！高德夏！”奥斯卡叫起来，走到首席帮办面前，握住他的手说，“你真够朋友。”

“啊！先生，”克拉帕尔太太说，“一个母亲知道她的儿子有一个象您这样的朋友，真是高兴。您可以相信，我会终身感激您的。奥斯卡，你对那个乔治·马雷斯特可得当心，你一生中头一次栽跟头，就是他惹出来的。”

“那是怎么回事？”高德夏问道。

这个不存戒心的母亲，就对首席帮办简单地讲了讲她可怜的奥斯卡在皮埃罗坦的马车上碰到的倒霉事。

“我敢肯定，”高德夏说，“这个牛皮大王今天晚上又要耍什么花头了……我吗，我不到拉·弗洛朗蒂娜侯爵夫人家里去；我姐姐要我给她拟一个新合同，所以我吃果点的时候就走；不过，奥斯卡，你可得小心提防着点儿。他们说不定要你赌博的，德罗什事务所的人当然不能临阵退缩。拿去，这是一百法郎，我们两个合伙，”这个好伙伴说着就把钱给了奥斯卡，因为奥斯卡付了裁缝和鞋店的欠帐，钱袋准是空空的。

“要有心眼，记住，输光一百法郎就不要再赌；赌博也好，喝酒也好，都不要忘乎所以。哎！一个第二帮办说话要有分寸，不能下空头赌注，无论什么事，都不应该超过一定的限度。一当上第二帮办，就要想到做诉讼代理人。因此，喝酒不要过量，赌博不要过度，什么都要适可而止，这就是做人的道理。千万不要忘了夜里十二点以前回来，因为明天七点钟你还要到法院去取审判书。玩是可以玩的，不过公事还得先办。”

“你听清楚没有，奥斯卡？”克拉帕尔太太说，“瞧高德夏先生对你多么好，他多么懂得青年人应该工作娱乐两不误。”

克拉帕尔太太看见裁缝和鞋匠找奥斯卡来了，就单独留下和首席帮办谈谈，好把他刚才给奥斯卡的一百法郎还给他。

“啊！先生！”她对他说，“不管您在什么地方，不管您做什么事情，总有一个母亲会给您祝福的。”

当母亲看到儿子穿得焕然一新的时候，真感到无比的幸福。她还给他带来一只用自己的积蓄买下的金表，用以奖励他端正的品行。

“下星期征兵要抽签了，”她对他说，“万一你抽到一个倒霉的号码怎么办？我们也该作点准备，所以我去看了你的姑父卡陶；他对你非常满意。听说你二十岁当上第二帮办，在法学院考试成绩又好，他高兴得不得了，答应出钱给你雇一个当兵的替身。一个人只要品行端正，就会得到多少鼓励和支持！你知道了难道不觉得高兴吗？虽然你现在要省吃俭用，但是想想五年之后，自己可以开一个事务所，那是多么幸福！最

后，你想想看，我的宝贝，你会使你母亲多么快活啊……”

奥斯卡因为用功，脸颊稍显清瘦，办事的习惯又使他的面部显出一种认真的表情。他已经发育完全，胡子也长出来了，正处在青、壮年交替的时期。母亲看着儿子，不由得越看越喜欢，就温存地吻着他说：

“好好玩一回吧，不过千万要记住高德夏先生的话。啊！我差点忘了，这是我们的朋友莫罗送给你的礼物，一个漂亮的皮包。”

“我正需要皮包，因为老板给了我五百法郎，要我去取那份该死的、旺德奈斯兄弟打官司的审判书，我正不想把钱留在房间里。”

“你要把钱带在身上吗？”母亲惊讶地问道，“万一丢了这笔钱怎么办！把钱交给高德夏先生不是更稳当点吗？”

“对！高德夏！”奥斯卡喊道，他觉得母亲的主意非常好。

但是，高德夏象所有的帮办一样，星期天十点钟到两点是办私事的时间，他早已走了。

母亲走后，奥斯卡也到大马路上去逛逛，等着吃饭的时刻到来。打扮得这么漂漂亮亮，得意洋洋，怎么能不出去给人家瞧瞧呢？对于一个初入人世就熬过艰辛的青年人来说，这是一件终生难忘的大事。一件漂亮的、蓝底子交叉领的开司米背心，一条折褶分明的黑色克什米尔呢长裤，一件可体的黑上衣，一根自己积钱买的、镀金的银柄手杖，这一切使他回想起自己去普雷勒那一天的装束，想起当时乔治给他的印象，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怎能不自然而然地感到高兴呢！奥斯卡眼见自

己就要快快活活过一天，晚间要去上流社会开开眼界，见见世面！一个和花花世界隔绝了的帮办，很久以来就向往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旦能够纵情欢乐，哪里还记得高德夏和他母亲的金玉良言呢？恐怕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使一个青年人感到羞耻的，是总要别人来开导，来出主意。其实，即使没有早上这番叮嘱，奥斯卡自己也对乔治感到厌恶；因为这个人在普雷勒的客厅里，亲眼看见莫罗把他推倒在德·赛里齐伯爵的脚下，所以他觉得在这个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精神领域内也有毫不容情的客观规律，谁不承认，总要吃亏。其中尤其有一条，连动物都毫无例外，并且要永远遵守，那就是叫我们避开那些有意或无意、有心或无心地伤害过我们的人。一个伤害过我们的身体或心灵的人物，对我们说来永远是不吉利的。不管他的地位多么高，对我们的感情多么深，我们还是不得不和他断绝关系，因为他是我们的灾星。虽然这和基督教的教义有抵触，但是这条严格的规律还是在社会上留存下来。约克二世① 的女儿篡夺了她父王的宝座，其实在她篡位之前，恐怕早已伤害过他多次了。犹大早在出卖耶稣之前，也一定给过他摧残性的打击。在我们身上有一种直觉，那是灵魂的眼睛，它会预感到灾难的来临，我们对那个不吉利的人所感到的厌恶，就是这种预感的结果；虽然宗教要求我们克服这种感情，但是怀疑的心理却依然存在，而这种内心的警告是不容忽视的。不过奥斯卡才二十岁，他能有多少先见之明呢？唉！到了两

---

① 约克二世（1633—1702），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儿子。

点半钟，奥斯卡走进牡蛎岩饭店，看见餐厅里除了事务所的帮办之外，还有三个客人：一个是龙骑兵的老上尉吉鲁多；一个是能把弗洛朗蒂纳捧上歌剧院舞台的新闻记者斐诺；还有一个是给蒂丽娅捧场的作家杜·勃吕埃，而蒂丽娅是玛丽埃特在歌剧院的对手。第二帮办和这些年轻人刚一握手，一畅谈，面对着堂皇富丽地摆了十二副餐具的餐桌，他感到他那不足为外人道的敌意早已烟消云散，何况乔治还特别向他讨好呢。

"你现在走的是私人外交的道路，"乔治对他说，"一个大使和一个诉讼代理人有什么区别？还不就是一个代表国家打官司，一个代表私人打官司。大使就是全国人民的诉讼代理人啊！如果你有什么事用得着我，请不必客气。"

"老实说，"奥斯卡说道，"我今天不妨实话告诉你，就是你使我闯下了一场大祸……"

"呸！"乔治听帮办讲了他所受的磨难之后说道，"那是德·赛里齐先生自己做得不对呀。他的妻子吗？……这种女人我才不要呢！伯爵虽说是个国务大臣，法兰西贵族议员，我可不愿摊上他那身红皮。他是一个小气鬼，我才不买他的帐呢。"

奥斯卡听了乔治挖苦德·赛里齐伯爵的话，觉得很合胃口，因为这些话在某种程度上使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显得不那么严重；他也完全同意前任帮办满怀敌意、半开玩笑式的预言，乔治预言贵族就要倒运，而这正是当时资产阶级的梦想，不料一八三〇年竟使这个梦想成了现实。

三点半钟，宴会开始。餐后果点直到八点才摆上来，每一

道菜都要吃上两个钟头。只有帮办们才会这样大吃！十八岁到二十岁的胃口，是医学无法解释的事实。酒也不愧为博雷尔的名酒，博雷尔那时已经取代了久享盛名的巴莱纳，①巴莱纳就是这个位居全巴黎、乃至全世界酒家之首的、烹调精美、设备完善的饭店的创办者。

吃餐后果点的时候，大家来为这次伯沙撒②的欢宴撰写记录，开头是这样的：Inter pocula aurea restauranti, qui vulgo dicitur Rupes Cancali。③根据这个开头，大家猜想得到，在这本帮办联谊会的聚餐记录簿上，又会增添多么精彩的一页。

高德夏在记录簿上签好名之后就走了，剩下十一名酒友，在前御林军上尉的带动下，开怀痛饮，一面喝着芬芳的甜酒，一面吃着堆积得如金字塔和底比斯方尖碑般的新鲜果品。到十点半钟，事务所的小帮办已经烂醉如泥，再也支持不下去；乔治把他塞进一辆马车，付了车钱，把他打发回他母亲家里去了。还有十个酒友，一个个醉得象皮特和邓达斯一般④，见当晚天气很好，还说要从大街步行到拉·弗洛朗蒂娜·伊·卡比罗洛侯爵夫人那里去，他们还想半夜在那儿会见社交界名流呢。大家都想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不过除了乔治、吉鲁

① 巴莱纳是牡蛎岩饭店的创办人，博雷尔是他的继承者。

② 伯沙撒（公元前？—539），又译伯尔沙扎尔，古巴比伦摄政王，常沉溺于狂欢宴饮，后为居鲁士所灭。

③ 拉丁文：在举世闻名的牡蛎岩饭店狂欢痛饮之际。

④ 皮特（1759—1806）和邓达斯（1742—1811），英国的两位政治家，又是两位酒友，以贪杯闻名于世。

多、杜·勃吕埃、斐诺这几个巴黎酒会上的常客以外，谁也走不动了。乔治打发人去马车行租来三辆马车，在环城大马路上逛了一个钟头，从蒙马特尔逛到御座门，再经过贝西，沿着塞纳河岸和环城林荫道，一直到旺多姆街。

酩酊大醉能使年轻人有飘飘欲仙之感，帮办们正在神游奇幻仙境时，他们的东道主把他们带进了弗洛朗蒂纳的客厅。在那里，舞台上的公主们个个光彩夺目。当然，她们早就知道了弗雷德里克要开的玩笑，都在装模作样，学着上流社会仕女的举止风度，开心取乐。这时，她们正在吃冷饮。辉煌的烛火使大烛台闪闪发亮。蒂丽娅，杜·瓦诺布勒夫人和佛洛丽纳的跟班都穿了金线镶边的号衣，用银盘子盛着精致的点心，川流不息地侍候客人。帷幔都是里昂的名产，用金线编的绳子束起，看来令人目眩神迷。地毯上绣的花好象真的花坛。丰富多采的奇珍异宝令人眼花缭乱。帮办们，尤其是奥斯卡，一开始就给乔治摆布得迷迷糊糊，对拉·弗洛朗蒂娜·伊·卡比罗洛侯爵夫人的事都信以为真了。卧室里摆着四张赌桌，桌上的金币闪闪发光。客厅里，女客们全神贯注地在赌二十一点①，由著名作家拿当坐庄。帮办们醉意蒙眬，在环城林荫道上逛了半天，醒过来还真以为自己置身于阿尔米德②的宫殿呢。奥斯卡由乔治介绍给冒牌侯爵夫人时，简直目瞪口呆，

---

① “二十一点”是一种赌博，一人坐庄，其余的人下注，和庄家比点数，点数多的人胜，但是最多不能超过二十一点。

② 阿尔米德，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女主人公，她的美貌迷住了十字军英雄列诺特，使他宁愿脱离军队，留在她身边。

一点也看不出这个女人就是快活剧院的歌舞演员，因为她象个贵族夫人那样袒胸露肩，衣服上还装饰着花边，几乎象是诗集插图上的美女。她接待奥斯卡的优雅姿态，对一个受着严格管束的帮办说来，无论在记忆里还是在想象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奥斯卡一看见这套房间富丽堂皇的陈设，这些寻欢作乐、争妍斗艳来为盛会增光添彩的漂亮女人，早已神魂颠倒，这时，弗洛朗蒂纳来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一张赌"二十一点"的台子前面。

"来，我来给您介绍我的朋友，美丽的昂格拉德侯爵夫人……"

她于是把可怜的奥斯卡带到漂亮的法妮·鲍普莱面前，两年来，法妮已经在卡缪索心中取代了已故的柯拉莉。这个青年演员因为刚在圣马丁门剧院轰动一时的情节剧《昂格拉德之家》中扮演侯爵夫人而获得盛名。

"瞧，亲爱的，"弗洛朗蒂纳对法妮说，"我给你找来一个讨人喜欢的、可以合伙打牌的小伙子。"

"啊！那可太好了！"女演员打量了奥斯卡一眼，带着迷人的微笑答道，"我正输了钱要翻本呢，您加入半股好不好？"

"侯爵夫人，我听您吩咐，"奥斯卡在漂亮的女演员身边坐下说。

"拿出钱来，"她说，"我来下注，您会给我带来好运气的！瞧，这是我最后的一百法郎了……"

这个冒牌侯爵夫人从钱袋里拿出五个金币，开关钱袋的

活动环上还镶着钻石。奥斯卡也拿出一百法郎，但却是二十个银币，把这些不体面的银币和金币混在一起，他已经觉得丢脸了。才打了十盘，女演员就把这两百法郎输光了。

“唉，真倒霉！”她叫起来，“我要坐庄。我们还是合伙赌下去，好不好？”她对奥斯卡说。

法妮·鲍普莱已经站起来，年轻的帮办看见自己和她一样成了全桌注视的目标，不好意思临阵退却，也不敢说他钱袋里已经一个钱也没有了。他好象成了哑巴，舌头变得沉重，仿佛粘在上颚上了。

“借五百法郎给我，”女演员对舞蹈演员说。

弗洛朗蒂纳从乔治那里拿来五百法郎，乔治刚刚一连赢了八盘。

“拿当赢了一千二百法郎，”女演员对帮办说道，“庄家总是赢的；我们不必担心，”她低声凑着他的耳朵说。

所有心肠好、想象力丰富而又有一定阅历的人自然不难理解，可怜的奥斯卡怎样不得不打开他的皮包，拿出五百法郎钞票来。他瞧着那个名作家拿当和佛洛丽纳一起下着大注，想要倒庄。

“喂，小伙子，抓钱吧！”法妮·鲍普莱对奥斯卡叫道，同时示意把佛洛丽纳和拿当押的两百法郎收进来。

女演员对输家冷嘲热讽，毫不容情。她还插科打诨，使得赌局更加热闹，却使奥斯卡觉得她有失身分；但是头两盘就赢了两千法郎，人一高兴，就懒得仔细思考了。奥斯卡真想假装不舒服，撇下他的合伙人，自己溜之大吉；可是面子问题把他

钉在那儿。再打三盘，赢来的钱又都输掉了。奥斯卡感到背上冷汗直流，酒意也已完全消失。最后两盘把他们共同的赌本一千法郎输了个一干二净；奥斯卡觉得口渴得要命，一口气接连喝了三杯冰冻五味酒。女演员还在胡聊瞎扯，把倒霉的帮办带到卧室去。但是，一进卧室，奥斯卡便感到自己闯下的大祸沉重地压在心头，德罗什的脸孔也如梦幻一般出现在眼前，他躲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坐在一张漂亮的长沙发上，用手帕遮着眼睛，哭泣起来！弗洛朗蒂纳一眼看见这个老实人的痛苦模样，连一个喜剧演员也不得不感动了；她跑到奥斯卡面前，掀起他的手帕，看见他在流泪，就把他带到小客厅里。

“你怎么啦，我的宝贝？”她问道。

听见这种声音、这种字眼、这种语调，奥斯卡在女性的慈爱中听出了母性的慈爱，就回答道：

“我输掉五百法郎，那是老板给我，要我明天去取回一张审判书的。我现在没脸见人，只好去投水自尽了……”

“你怎么这样傻！”弗洛朗蒂纳说道，“等一等，我去给你拿一千法郎来，你好去翻本；不过，你只许赌五百法郎，剩下的钱要还你的老板。乔治打双人扑克打得很好，你去和他押一边吧……”

奥斯卡处在这样苦命的地位，只好接受女主人的提议。

“啊！”他心里想，“只有侯爵夫人才有这种派头……又漂亮，又高贵，又有钱！这个乔治真是幸运！”

他从弗洛朗蒂纳手里接过一千法郎金币，就来和那个叫他吃过苦头的人一同赌博。乔治在奥斯卡来到以前已经赢了

四盘。赌客一见来了一个新手，都很高兴，因为他们凭着赌客的直觉，一起去押帝国时代的老军官吉鲁多那一边了。

"诸位先生，"乔治说道，"你们中途变卦要吃亏的，我觉得我的好手气还没有完哩。——来，奥斯卡，我们要叫他们输个精光！"

不料乔治和他的伙伴却一连输了五盘。输掉一千法郎之后，奥斯卡也赌红了眼，想要自己打牌。头一次赌博的人总会走运，他居然赢了；但是乔治出的主意使他乱了方寸：乔治要他换掉几张牌，并且时常把牌从他手里抢过去，结果两个人意见不一致，各有各的灵感，反而破坏了这一点好运气。所以，快到早上三点钟的时候，老在喝五味酒的奥斯卡在运气好转，意外地赢了几盘之后，最后又输得只剩下一百法郎。他站起来，头重脚轻，昏昏沉沉，走了几步，就倒在小客厅的一张长沙发上，闭上眼睛，沉入梦乡了。

"玛丽埃特，"法妮·鲍普莱对半夜两点钟才来的高德夏的姐姐说，"你明天来吃晚饭吗？卡缪索会同卡陶老头一起来，我们来气气他们两个好吗？……"

"怎么！"弗洛朗蒂纳叫道，"我的鬼老头可没有关照我呀。"

"他今天早上会来告诉你的，他还要来唱戈迪雄大妈呢，"法妮·鲍普莱接着说，"这是他来祝贺乔迁之喜最起码的见面礼啊，这个小气鬼。"

"让他们这些胡闹的酒客见鬼去吧！"弗洛朗蒂纳叫道，"他和他的女婿，真比法院的法官、戏院的老板还坏。不过话

说回来，我们这里的确吃得挺好，玛丽埃特，”她对歌剧院的舞蹈演员说，“卡陶总是在舍韦酒家定菜；你同你的摩弗里纽斯公爵一起来吧，我们来好好地玩玩，叫他们跳三步舞！”

听见卡陶和卡缪索的名字，奥斯卡挣扎了一下，要和睡意作斗争；但他只模模糊糊地说了一句谁也不懂的话，又倒在天鹅绒椅垫上睡着了。

“瞧，你今晚还有过夜的客人呢，”法妮·鲍普莱笑着对弗洛朗蒂纳说。

“啊！这个倒霉的小伙子！他赌运不好，又喝多了五味酒，就醉倒了。他是你弟弟那个事务所的第二帮办，”弗洛朗蒂纳对玛丽埃特说，“他输掉了他老板给他去办事的钱，要去自杀。我借了一千法郎给他，却又给斐诺和吉鲁多这班强盗赢去了。倒霉的老实人！”

“那得把他叫醒，”玛丽埃特说，“我弟弟从来不说玩笑话，他的老板更加认真。”

“啊！要是你做得到，你就把他叫醒，并且把他带走吧，”弗洛朗蒂纳说，随后转身回到客厅，去送那些要告辞的客人。

大家又跳起了一种所谓性格舞，一直跳到天亮，弗洛朗蒂纳玩得精疲力尽，才去睡觉，根本忘记了奥斯卡，谁也没有想起他，他自己更是沉睡不醒。

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帮办给说话的声音吵醒了，他吓了一跳，听出这是他姑父卡陶的声音，为了避免麻烦，他就假装还在熟睡，把脸埋在漂亮的黄天鹅绒椅垫里，他在这上面已经过了一夜。

"真的，我的小弗洛朗蒂纳，"道貌岸然的老人说，"你真是不懂事，又不听话。昨天晚上刚跳过《巴比伦的废墟》，怎么又狂欢暴饮过了一夜？这会毁掉你的青春的！更不用说祝贺乔迁之喜居然没有我的分，反而瞒着我同些陌生人在一起胡闹，这的确有一点忘恩负义！……谁晓得出过什么事呢？"

"老怪物！"弗洛朗蒂纳叫道，"你不是有一把钥匙，随时随刻都可以进来吗？舞会五点半钟才完，十一点你就把我吵醒了，真是狠心！……"

"已经十一点半了，蒂蒂纳①，"卡陶低声下气地指出，"我起了一个大早，到舍韦酒家去定了一桌大主教才配吃的好酒席……他们把地毯都踩坏了；你招待的是些什么人呀？……"

"你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法妮·鲍普莱告诉我说你同卡缪索要来，为了讨你喜欢，我就请了蒂丽娅、杜·勃吕埃、玛丽埃特、德·摩弗里纽斯公爵、佛洛丽纳和拿当。这样，你一下子就见到舞台灯光下出现过的五个最漂亮的美人了！她们还会给你跳和风舞②呢。"

"过这样的生活简直等于自杀！"卡陶老头叫道，"打破了多少玻璃杯啊！简直象抢劫！看了这前厅真叫人寒心……"

这时，好好先生忽然一愣，仿佛是一只给毒蛇威慑住的小鸟一样，一动不动。原来他一眼看见一个黑衣青年的侧影。

"啊！卡比罗勒小姐！……"他到底开腔了。

"怎么，什么事呀？"她问道。

---

① 蒂蒂纳是弗洛朗蒂纳的爱称。

② 和风舞是一只脚跳，一只脚摇摆的舞蹈。

舞蹈演员的眼光随着卡陶小老头的眼光望去；当她认出第二帮办的时候，禁不住狂笑起来，这不但使得小老头莫名其妙，也使奥斯卡不得不露面了。弗洛朗蒂纳拉住他的胳膊，一看见这位姑父和他内侄不知所措的脸孔，又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你怎么来了，我的侄子？……”

“啊！他是你的侄子？”弗洛朗蒂纳叫道，她狂笑的声音又迸发了。“你可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个侄子呀。”——“怎么，玛丽埃特没有把你带走？”她对发呆的奥斯卡说。——“这个倒霉的小伙子，他该怎么办呢？”

“随他自己的便，”卡陶老好人冷冷地回答，并且朝着门外走去。

“等一等，卡陶爸爸，你来帮帮你侄子的忙吧，这都怪我，他拿他老板的钱来赌博，输掉他老板的五百法郎，还输掉我给他翻本的一千法郎。”

“该死的东西，年纪轻轻就输掉一千五百法郎？”

“啊！姑父，姑父！”可怜的奥斯卡叫道，他听了他姑父的话，才彻底明白他的处境多么可怕，就双手合十，跪倒在他姑父面前。“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我完蛋了，没脸见人了……德罗什先生是严酷无情的！这是一场重要的官司，他要不赢，就会丢面子，所以要我今天早上去找缮写员取旺德奈斯兄弟打官司的审判书！但是出了什么事呀？……叫我怎么办呢？看在我父亲和我姑母的份上，救救我吧！……同我去找德罗什先生，替我讲讲情，给我找个借口吧……”

奥斯卡一边说，一边哭，一边抽噎，连卢克索沙漠里的斯芬克司听了也会感动的。

“怎么，老吝啬鬼，”舞蹈演员流着眼泪叫道，“难道你要让你的侄子丢脸么？你发财都是靠了他父亲啊。他不是叫奥斯卡·于松吗？救救他吧，否则，莫怪蒂蒂纳翻脸不认人！”

“他怎么会在这里的？”老头问道。

“哎！就因为耽误了去取那张审判书的时间；难道你没看见他喝醉了酒，又困又累，就倒在那里睡着了吗？都怪乔治和他的堂弟弗雷德里克，他们昨天请德罗什的帮办们在牡蛎岩饭店大吃了一顿。”

卡陶老头瞧着舞蹈演员，有点踌躇。

“你得了罢，老猴子，如果事情不是这样，我不会把他藏起来吗？”她又叫道。

“拿去，这是五百法郎，坏东西！”卡陶对他的内侄说，“从今以后，你再也休想得到我的钱了！你自己去向老板求情吧，要是你做得到的话。至于小姐借给你的一千法郎，我替你还；不过，我再也不愿听到你的事了。”

奥斯卡也不愿再听下去，赶快一走了之；但是一到街上，他又茫然不知所措了。

在这个可怕的早晨，毁人的命运和救人的命运在奥斯卡身上可说是势均力敌；不过，碰到一个遇事不肯放松的老板，他也只好自认倒霉。玛丽埃特回到家里，怕她弟弟的小伙计会出岔子，就给高德夏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奥斯卡醉酒和输钱的事，信里还放了一张五百法郎的钞票。这位好心的女子嘱

咐她的女仆在七点钟以前把信送到德罗什事务所去，自己就去睡了。而高德夏六点钟起床的时候还没有看见奥斯卡，心里也猜到了八九分。他在自己的积蓄里拿出五百法郎，立刻跑到缮写员那里去取审判书，好在八点钟的时候，让德罗什能在给当事人的通知书上签字。德罗什总是四点钟起床，七点到办公室。玛丽埃特的女仆在顶楼上没有找到她女主人的弟弟，下楼到办公室来，看见德罗什，自然就把信交给他。

"是事务所的公事吗?"老板问道，"我就是德罗什先生。"

"您看看吧，先生，"女仆答道。

德罗什打开信来读了一遍，看见信里还有一张五百法郎的钞票，就回到他的小办公室去，对他的第二帮办非常不满。七点半钟，他听见高德夏在口授关于审判书的通知，另一个首席帮办在抄写，又过了一会，好心眼的高德夏得意洋洋地走进老板的房间。

"是奥斯卡·于松今天早上到西蒙那里去的吗?"德罗什问道。

"是的，先生，"高德夏答道。

"那么，是谁给他钱的?"诉讼代理人又问。

"是您星期六给他的，"高德夏回答。

"怎么，五百法郎的钞票满天飞啦?"德罗什叫道，"听我说，高德夏，你是一个好心肠的年轻人；不过对小于松不能太宽宏大量，他不配。我恨傻瓜，但我更恨那些不管人家怎样象父兄般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却还要明知故犯的人。"

他把玛丽埃特的信和她送来的五百法郎钞票交给高德

夏。“对不起，我拆了这封信，”他接着说，“因为你姐姐的女仆说这是事务所的公事。你给我把奥斯卡辞掉吧。”

“这个可怜的小倒霉鬼给我添了不少麻烦！”高德夏说，“乔治·马雷斯特这个大流氓真是他的灾星，他应该象躲避瘟神一样躲开他；要是他们第三次再碰头的话，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是怎么回事？”德罗什问道。

高德夏就把普雷勒旅途中发生的招摇撞骗的故事，简单地讲了一遍。

“啊！”诉讼代理人说，“从前，约瑟夫·勃里杜对我讲过这件荒唐事；要不是有这次巧遇，我们还得不到德·赛里齐伯爵的照顾，帮不了勃里杜兄弟的忙呢。”

这时，碰巧莫罗来了；因为在旺德奈斯兄弟争夺继承权的官司里，他也有一笔大买卖可做。侯爵打算把旺德奈斯的地产零售，他的弟弟伯爵不同意。地产商人进来，当头一棒似的听到德罗什对他的前第二帮办大发雷霆。他抱怨这个年轻人不争气，认为他不会有出息，结果连这个倒霉孩子最热忱的保护人也心灰意懒，认为奥斯卡的虚荣心简直重得不可救药了。

“让他去做律师吧，”德罗什说，“他只要通过学位论文就可以了；干那一行，他的缺点也许会变成优点，因为律师的口才有一半是自尊心促成的。”

这时克拉帕尔已经病倒，由他的妻子照料护理，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事。小职员折磨着他可怜的老婆，在这以前

她还不知道，一个半痴半呆、贫穷潦倒、阴险凶狠的人整天和你面面相对的时候，会做出多么残酷的无聊事，开出多么恶毒的玩笑。他最得意的事，是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来刺伤这个母亲心灵上最敏感的地方，他对于这可怜女人的心事也猜到了几分：她最担心的是奥斯卡的前途、他的行为和他会出的差错。的确，一个母亲受过一次类似普雷勒事件的打击之后，总是不断地为她的孩子担惊受怕的；每当妻子夸奖奥斯卡的成绩时，克拉帕尔都能透过外表看出她是想掩盖内心的忧虑，他偏要随时揭她的疮疤。

"奥斯卡毕竟算是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我早就想到，普雷勒路上的事不过是年轻人的轻率大意而已。哪有年轻人不犯错误的？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总算熬过来了，假若他可怜的父亲还活在世上，他就用不着吃这些苦了。但愿上帝保佑他学会克制自己！"如此等等。

在旺多姆街和贝蒂西街的祸事接连发生的时候，克拉帕尔还穿着一件蹩脚的寝衣，坐在火炉边上，瞧着他老婆在卧室的壁炉前，忙着为他煎汤熬药，同时为自己做午饭。

"天呀，我多么想知道奥斯卡昨天怎么过的！他要去牡蛎岩饭店吃饭，晚上还要到一个侯爵夫人家里去……"

"啊！你就耐心等着瞧吧，早晚总会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丈夫对她说，"难道你还真相信有这么一个侯爵夫人吗？一个象奥斯卡这样五官齐全、又爱花钱的小伙子，哪怕花金子也要到空中楼阁里去找个侯爵夫人的！总有一天，他会背着一身债来找你……"

“你为什么要凭空捏造一些事来气我！”克拉帕尔太太叫道，“你怪我的儿子吃掉了你的薪水，其实，他从来没有用过你一文钱。近两年来，你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说奥斯卡的坏话了，因为他现在当上了第二帮办，而他的一切都是靠他的姑父和莫罗先生供给的，再说，他自己还有八百法郎薪水呢。等到我们老了还有饭可吃，恐怕都得靠这个孩子哩。你的确是不公道的了……”

“我是有言在先，你却说这是不公道！”病人尖酸地回嘴说。

这时，门铃响得很急。克拉帕尔太太跑去开门，把莫罗带进头一间房。莫罗先来报信，免得这可怜的母亲突然听到奥斯卡闯下的祸事，会经受不起这个沉重的打击。

“怎么！他输掉了事务所的钱？”克拉帕尔太太哭着叫道。

“哼！我不是早说过了吗！”克拉帕尔叫起来，他出于好奇，象个幽灵似的溜到客厅门口。

“那么，将来怎么办呢？”克拉帕尔太太问道，她心里太痛苦，对克拉帕尔的冷嘲热讽已经充耳不闻了。

“假如他是我家里的人，”莫罗答道，“我会心平气和地让他抽签当兵去；要是他抽到一个倒霉的号码，我也不会出钱雇人顶替他。这是你儿子为了虚荣做出的第二桩蠢事。不过话得说回来，虚荣心也许会使他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那么当兵正是适得其所。再说，当六年兵会使他变得稳重一点；既然他只差通过论文就可以得到学位，如果他还想干律师这一行的话，那正如俗话说的，死里逃生之后，二十六岁能当上律

师也不算倒运了。这个挫折对他说来至少是一次严厉的惩罚，他也该取得一点经验，养成一点听话的习惯。在去法院实习之前，在人生的道路上也该有个实习的阶段啊。”

“要是你对自己的儿子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克拉帕尔太太说，“那在我看来，父亲的心和母亲的心是大不相同了。我可怜的奥斯卡去当兵？……”

“难道你宁愿看着他在做出丢脸的事情之后，就头朝前、脚朝后地跳下塞纳河去？他做诉讼代理人都不够格；难道你还认为他可以当上律师？……在他这样不懂事的年龄，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只会变成一个不中用的家伙。而军队里的严格纪律，说不定还可以成全他……”

“他不能到另外一个事务所去吗？他的姑父卡陶一定会雇人替他当兵的，他会把他的学位论文献给他的姑父。”

这时，一辆马车装着奥斯卡的全部动产，叽叽嘎嘎地驶来，这个倒霉的年轻人说到就到了。

“啊！你回来了，我的花花公子？”克拉帕尔叫道。

奥斯卡拥抱了他的母亲，把手伸出来和莫罗握手，莫罗却连手也不伸出去，这种瞧不起人的无言责备，使奥斯卡狠狠地瞪了莫罗一眼，孩子还从来没有这样大胆过。

“听着，克拉帕尔先生，”成了大人的孩子说道，“你把我可怜的母亲折磨得要死，那是你的权利；因为她不幸是你的妻子。至于我呢，那却是另外一回事！我还有几个月就成年了：即使我还没有成年，你也没有资格管我。我从来没有要你帮过一点忙。多亏在座的这位先生，我没有花过你一文钱；我

对你没有什么感激之情；因此，别来管我的事。”

克拉帕尔听了这番责备，又一声不响地坐到炉边的靠背椅上去了。二十岁的年轻人刚受了他的朋友高德夏一顿批评，肚里正没有好气，说起话来还象第二帮办一样头头是道，驳得这个愚昧无知的病人无言对答。

“您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要是受到同样的引诱，恐怕也难免不犯错误，”奥斯卡对莫罗说道，“德罗什认为这个错误严重得不得了，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我懊恼的是自己瞎了眼，把快活剧院的弗洛朗蒂纳当成侯爵夫人，把一些戏子和舞女当成上流社会的贵妇人，而不是逢场作戏，输了一千五百法郎。在那种花天酒地的场合，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连高德夏也不例外，更何况我呢！不过这一次，我最多也只害了我自己一个人。现在我已经知过改过了。如果您还愿意帮助我的话，莫罗先生，我敢向您发誓，在我当帮办的这六年里，在我正式开业之前，我保证不会……”

“算了吧！”莫罗说道，“我自己还有三个孩子呢，我什么也不敢保证……”

“好了，好了，”克拉帕尔太太用责备的目光瞧了莫罗一眼，对她的儿子说道，“还有你姑父卡陶呢……”

“再也没有什么姑父不姑父了，”奥斯卡答道，他把旺多姆街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克拉帕尔太太觉得两腿发软，再也支持不住了，她倒在餐室里的一张椅子上，好象受了电击似的。

“祸事全都来了！……”她说着就晕了过去。

莫罗把这个可怜的母亲抱起来，走进她的卧室，把她放在床上。奥斯卡却一动不动地待着，也象受了电击一样。

“你只好去当兵了，”地产商回来后对奥斯卡说，“克拉帕尔这个蠢货恐怕活不了三个月，丢下你母亲一个钱的收入也没有，难道我不该省下一点钱来留给她用吗？这是我不能当着你母亲的面对你说的话。当了兵，你有现成饭可吃，还可以仔细思考思考，对一个没有财产的孩子来说，生活是多么不容易。”

“也许我会抽到一个走运的号码，”奥斯卡说。

“那以后怎么办呢？你母亲对你已经仁至义尽：她让你受了教育，把你引上正路，但是你自己不争气，你还打算怎么办？没有钱，什么事也做不成，这一点你今天总该明白了吧；而你又不能脱掉礼服，换上工装去干粗活。再说，你母亲这样爱你，要是看见你干下贱活，她也会活活气死的，你又怎么忍心呢？”

奥斯卡一坐下，眼泪就禁不住簌簌地流了出来。他今天才懂得了这番话，而在他第一次犯错误的时候，这种话却是一句也听不进去的。

“没有财产的人就应该没有缺点，”莫罗说时，没有想到这句严酷无情的至理名言说得多么深刻。

“我的命运不会长久悬而不决的，后天我就去抽签，”奥斯卡答道。“从现在起，我要决定我自己的前途。”

莫罗的样子虽然严峻，心里却非常难过，他无可奈何地让樱桃园街这家人难过了三天。三天之后，奥斯卡抽到了二十七

号。普雷勒的前任总管为这个可怜的孩子着想，还是鼓起勇气去向德·赛里齐伯爵先生求情帮忙，把奥斯卡调进了骑兵团。原来这位国务大臣的儿子以不太好的成绩在综合理工学院毕业之后，也应征入伍了，因为受到照顾，他在德·摩弗里纽斯公爵的骑兵团当少尉。这一来奥斯卡不幸中还有点儿小运气，就是在德·赛里齐伯爵的保举下，编入了这个光荣的骑兵团，而且可望在一年之后升为军需官。这样一来，命运就把前任帮办安排在德·赛里齐先生的公子麾下了。

克拉帕尔太太受到这些灾难的沉重打击，心灰意懒，几天之后，却又悔恨交加，一个青年时代行为轻佻，老来幡然醒悟的母亲总是这样的。她认为自己是个苦命人。再醮后所受的折磨，她儿子闯下的祸事，她以为都是上天的报应，谁叫她年轻时一味寻欢作乐呢？到老来只好落得个受苦受罪了。她越想越觉得有道理。这个可怜的母亲就到圣保罗教堂去忏悔，这是她四十年来头一回啊！戈德隆神甫劝她虔诚修行。一个象克拉帕尔太太这样心地善良而又受过苦难的人，自然而然要变成信女了。这位督政府时代的阿斯帕西一心想要赎罪，好祈求上帝降福给她可怜的奥斯卡，所以不久就参加了各种宗教活动，投身于最虔诚的宗教事业。在她细心照料之下，克拉帕尔先生竟然死里逃生，继续折磨着她，而她却以为她的苦心已经引起上天的眷顾，并且把这个懦弱无能的人对她的虐待，看成是上帝恩威并施的考验。此外，奥斯卡的行为也无懈可击，到一八三〇年，他已提升为德·赛里齐子爵骑兵连的军士长，等于常备军的少尉，因为摩弗里纽斯公爵的骑兵团是直属王

家近卫军的。奥斯卡·于松那时已经二十五岁。由于王家近卫军总是驻扎在巴黎或者京郊三十法里以内，他有空就常来看看母亲，对她诉说他的苦恼。他已相当懂事，看出了他升官的机会甚微。那个时期，骑兵中的官衔几乎全包给贵族家庭的次子幼弟，姓氏前面没有贵族称号的平民很难得到提升。因此，奥斯卡的雄心大志就是脱离近卫军，到常备军的骑兵团去当少尉。一八三〇年二月，戈德隆教士已经升为圣保罗教堂的本堂神甫，克拉帕尔太太求他帮忙，得到太子王妃的保荐，奥斯卡才被提升为少尉。

虽然从外表看来，雄心勃勃的奥斯卡对波旁王室非常忠诚，但在内心深处，这个前任帮办却是自由派。因此，在一八三〇年的斗争①中，他就转到民众这边来了。这次变节碰上了一个关键时刻，显得非常重要，奥斯卡于是引起了公众的注目。在八月庆功授奖的时候，奥斯卡升了中尉，获得荣誉勋位十字勋章，当了拉斐特将军的侍从副官，到一八三二年，将军又提升他为上尉。当这位热爱共和国的将军被解除王国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职务的时候，奥斯卡·于松对新王朝的忠诚简直近乎狂热，到王太子第一次远征非洲时，他就当上了骑兵团上尉②。那时，德·赛里齐子爵是这个团的中校团长。在马克塔战役③中，他们在战场上被阿拉伯人打败，德·赛里齐先生

① 指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

② 骑兵上尉等于炮兵少校。

③ 指一八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国殖民军在阿尔及利亚奥兰省马克塔河畔与阿卜杜·卡迪尔亲王率领的地方武装之间的一次战斗，结果法军大败，死伤惨重。

受伤，压在他那战死的坐骑下面。于是奥斯卡对他的骑兵连说：

“弟兄们，为国捐躯的时候到来了，我们决不能丢下我们的团长……”

他带头向阿拉伯人冲去，他的士兵受到鼓舞，也跟着他向前冲。阿拉伯人意外地受到反击，措手不及，竟被奥斯卡把子爵救起，抱上战马，飞奔而去，可是在这场激烈的混战中，他的左臂被阿拉伯人的弯刀砍了两刀。论功行赏，奥斯卡的英勇行为，使他得到了荣誉勋位军官十字勋章，并被提升为中校。他把德·赛里齐子爵救回之后，又尽心照料，关怀备至，一直等到子爵的母亲赶来接子爵。但大家都知道，子爵由于伤势太重，还是死在土伦了。德·赛里齐伯爵夫人将这个舍己救人、尽心看护他儿子的恩人视同己出。奥斯卡的伤势危险，伯爵夫人带来为儿子治病的外科医生只得把他的左臂截去。德·赛里齐伯爵也原谅了奥斯卡在普雷勒旅途中所说的蠢话，他把独生子葬在赛里齐堡邸的教堂墓地之后，竟觉得自己在情义上欠了奥斯卡一笔债。

马克塔战役之后又过了好几年，在五月的一天早上八点钟，在圣德尼城郊大道银狮旅馆的旁门下，站着一个身穿黑衣的老妇人，她扶着一个三十四岁的男子，过往行人很容易看出这个男子是退伍军官，因为他断了一只胳臂，翻领的扣眼上还别着一枚玫瑰花形的荣誉勋章，他们当然是在等班车。皮埃罗坦现在是瓦兹河谷长途客车行的老板，他的马车经过圣勒-

塔韦尼和亚当岛，一直开到丽山，他当然很难认出这个脸孔晒得黑黑的军官，就是他当年送到普雷勒去的小奥斯卡·于松。克拉帕尔太太终于成了寡妇，她也和她儿子一样不容易认出来了。克拉帕尔在费希谋杀案中[1]无辜受害，他一辈子没给妻子带来什么好处，这一死反倒成全了她。他素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喜欢站在神庙街看热闹，炸弹一响他送了命，法令规定抚恤死难者家属，可怜的信女于是因丈夫的遭难而得到了一千五百法郎的终身年金。

马车前面套了四匹花斑灰马，这样四匹马，即使给王家驿运行拉车也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车子分为前座、内座、后座、上座，很象今天还在凡尔赛公路上同两条铁路竞争的威尼斯轻舟式马车。它既结实，又轻便，油漆一新，装饰华美，车厢壁上钉着精致的蓝色绒布，窗子上挂着绘有阿拉伯图案的窗帘，座位上有摩洛哥的红羊皮软垫。这辆瓦兹之燕坐得下十九个旅客。皮埃罗坦虽然已经五十六岁，看起来还是老样子，穿着一件罩衫，里面是件黑色上衣，他抽着烟斗，督促两个穿号衣的搬运夫把一些大包小箱抬到马车的大顶篷上去。

“你们订了位子没有？”他问克拉帕尔太太和奥斯卡，同时瞧着他们，仿佛在记忆里搜索，看看他们是不是旧相识。

“订了，我的仆人贝勒让伯给我们订了两个内座的位子，”奥斯卡答道，“他大概是昨天晚上来订的。”

“啊！先生是去丽山上任的税务官，”皮埃罗坦说，“您是来

---

[1] 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费希密谋在神庙街炸死国王路易-菲力浦，结果并未伤及王室成员。

接替马格隆先生的侄儿的……”

“是的，”奥斯卡答道，他捏捏他母亲的胳膊，让她不要开口。

这一回轮到军官要隐姓埋名了。

就在这时，奥斯卡忽然听到乔治·马雷斯特在街上的叫声，不禁打了一个哆嗦。

“皮埃罗坦，你车上还有空位子吗？”

“我觉得您叫我一声‘先生’，也不会把嘴叫破啊！”瓦兹河谷长途客车的车行老板毫不客气地答道。

要不是听见这熟悉的声音，奥斯卡简直就认不出这个招摇撞骗，叫他倒过两次大霉的人来。乔治的头差不多已经秃光，只有耳朵上边还剩下三四绺头发，他小心在意地梳了上去，想尽可能遮住他的光脑壳。他胖得不象样子，肚子鼓得象个大梨，昔日美少年的翩翩丰采已荡然无存。他的神态举止都不堪入目，满脸酒刺，相貌粗俗，仿佛醉醺醺的，说明他情场失意，一直过着狂嫖滥饮的生活。他的眼睛已经失去青春的光辉和蓬勃的朝气，那是只有养成生活规规矩矩、学习孜孜不倦的习惯，才能长久保持的。他的装束似乎是不修边幅，一条又皱又旧的束脚长裤，却没有一双漆皮鞋来配套。他的皮鞋后跟很厚，擦得也不亮，看来至少穿了三个季度，而巴黎的三个季度就等于外地的三年。一件褪色的背心，一条打得挺神气的旧缎子领带，都能叫人看出当年的公子哥儿多么不甘心陷入贫困的境地。最后，乔治一大清早出来，没有穿晨礼服，却穿了晚礼服，这更是穷途潦倒的明显征象！这套晚礼服参加过多少次

舞会啊！而今却象它的主人一样，从昔日的豪华气派沦落到日穿夜磨的地步。黑呢接缝的地方露出白线，衣领上满是油腻，袖口也磨成了犬牙状。而乔治居然还戴了一副黄手套，手套其实也有点脏，一只手套还有一块凸起的地方，惹人注目，表明手指上戴着一枚纹章戒指。领带装模作样地用一个金环别住，周围还有一根好象头发编成的丝质链条，链条另外一头当然有一块怀表。他的帽子虽然戴得与众不同，但比别的穷相更容易泄漏天机，说明他不得不过一天算一天，拿不出十六个法郎来买一顶新帽子。弗洛朗蒂纳当年的心上人还挥动一根手杖，镀金的圆柄上雕了花，但是现在已经凹凸不平了。蓝色的长裤，格子呢的背心，天蓝色的缎子领带和粉红的条纹布衬衫，说明他虽然垮了台，却还想露露脸，这种力不从心的鲜明对照，不但使他更加出丑，而且对别人是个教训。

“这个人是乔治吗！……”奥斯卡心里想，“我离开他的时候，他一年还有三万法郎的收入呢。”

“德·皮埃罗坦先生的前座还有空位子吗？”乔治讥讽地问道。

“对不起，我的前座已经包给一位法国贵族院的议员，莫罗先生的女婿德·卡那利男爵先生，还有他的夫人和岳母。只有内座还剩一个空位子。”

“真见鬼！看来不管哪个政府执政，法国贵族院的议员都看中了皮埃罗坦，要坐你的马车旅行。我就坐内座的位子吧，”乔治想起了德·赛里齐先生的事，这样答道。

他察言观色似的看了看奥斯卡和那个寡妇，但既没有认

出儿子，也没有认出母亲。奥斯卡的脸色给非洲的太阳晒黑了；他嘴唇上边的胡子非常密，连鬓胡子也很多，凹下去的脸孔和突出的五官，配上军人的姿态倒挺相称。还有玫瑰花形的荣誉勋章，断了的胳臂，朴素的衣着，都会使乔治不敢相信这是他当年坑害过的人。至于克拉帕尔太太，乔治本来就不太认识，她十年来一丝不苟地献身给最虔诚的修行，更加使她前后判若两人。谁也猜想不到这个穿灰色修女服的女人竟是一七九七年的名媛之一。

一个非常臃肿的老头，衣着并不讲究，样子却很有钱，缓慢而笨重地走来了，奥斯卡一眼就认出这是莱杰老爹；老头很熟悉地招呼皮埃罗坦，马车行老板对他毕恭毕敬，哪个地方的人不尊敬百万富翁呢！

“嘿！这是莱杰老爹！越来越发福了，”乔治叫道。

“请问尊姓大名？”莱杰老爹干巴巴地问道。

“怎么！您不认得阿里总督的朋友乔治上校了？有一回我们同车旅行过，还有微服出行的德·赛里齐伯爵呢。”

背时倒运的人最常做的蠢事，就是总要表示认识别人，同时希望别人记得自己。

“您变得太厉害，”年老的地产商答道，他已经成了双料的百万富翁。

“一切都变了，”乔治说，“您看银狮旅馆和皮埃罗坦的马车，是不是还象十四年前的老样子？”

“皮埃罗坦现在一个人包办瓦兹河谷的运输行业，他在路上跑的车子可漂亮哩，”莱杰先生答道，“他成了丽山的大

老板，还在丽山开了一家停歇马车的旅店；他的老婆、女儿都是他得力的助手……”

一个约莫七十岁的老人从旅馆里走出来，走到等候上车的旅客们中间。

“好啦，雷贝尔爸爸，”莱杰说，“现在就只等您那位大人物啦。”

“这不就来了，”德·赛里齐伯爵的总管指着约瑟夫·勃里杜说。

乔治和奥斯卡都认不出这位大名鼎鼎的画家，因为他的脸孔饱经风霜，他的态度充满自信，说明他已经功成名就。他的黑色大礼服上装饰着荣誉勋位勋章绶带。他的衣着非常讲究，说明他是下乡去过节的。

这时，一个伙计手里拿着一张乘客名单，从银狮旅馆在厨房旧址上新建的营业室里走出来，站在空着的前座外边。

“德·卡那利先生和夫人，三个位子！”他唱名了。

他走到内座外边，又接二连三地唱名：

“贝勒让伯先生，两个位子。——德·雷贝尔先生，三个位子。——先生……您叫什么名字？”他问乔治。

“乔治·马雷斯特，”败家子低声下气地回答。

伙计走到后座外边，那里站着一些保姆、老乡、小店主，他们正在话别；伙计把六个旅客送进后座，又喊了四个年轻人的名字，叫他们爬到上座的板凳上，接着就发出简单的开车命令：“走！……”皮埃罗坦也坐到马车夫旁边，车夫是一个穿罩衫的年轻人，他对马喊道：“拉！”

四匹从鲁瓦买来的骏马拉着车子，小步跑上圣德尼城郊的山坡；但是一到圣洛朗，马车好象邮车一样飞奔起来，四十分钟之内就跑到了圣德尼，经过卖酪饼的客店也没有停车，径直上了圣德尼左边去蒙摩朗西峡谷的大路。

一路上旅客们都没有说话，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直到这个转弯的地方，乔治才开了腔：

“车子走得比十五年前好一些了，”他一面掏出一只银表，一面说道，“瞎！对不对，莱杰老爹？”

“人家都很客气地称我莱杰先生，”百万富翁答道。

“这不是我第一次去普雷勒时同路的吹牛大王吗！”约瑟夫·勃里杜叫道，“怎么，您是不是又去亚洲、非洲、美洲打过仗？”大画家问道。

“别提啦！我参加过七月革命，真倒霉，因为它把我的命也革了……”

“啊！您参加过七月革命，”画家说道，“这也不足为奇，要是没人参加，革命怎么能爆发呢？不管人家怎样说，我从来不相信革命是自己爆发的。”

“我们怎么又碰到一起了，”莱杰先生瞧瞧德·雷贝尔先生说，“您看，雷贝尔爸爸，这就是那个公证人的帮办，要不是他，您还当不上德·赛里齐家的总管呢……”

“我们只缺弥斯蒂格里了，他现在是著名的莱翁·德·洛拉；还缺那个傻小子，他居然当着伯爵的面谈他的皮肤病和他的夫人。他的病终于治好了，而且终于离开了他的夫人，好安安静静地度一个晚年，”约瑟夫·勃里杜说道。

“还缺伯爵先生哩，”雷贝尔说。

“啊！我本来以为，”约瑟夫·勃里杜伤感地说，“他最后还会旅行一次，从普雷勒到亚当岛来参加我的婚礼。”

“他还能坐着车子在花园里遛遛呢，”老迈年高的雷贝尔接着说。

“他的夫人时常来看他吗？”莱杰问道。

“每个月来一回，”雷贝尔说，“她还是喜欢巴黎；她的心思都用到她侄女杜·鲁弗尔小姐身上去了，去年九月，她把侄女嫁给一个非常有钱的波兰贵族，年轻的拉金斯基伯爵……”

“那么，”克拉帕尔太太问道，“德·赛里齐先生的财产将来要落到什么人的手里呢？”

“自然是归那个给他料理后事的夫人，”乔治插嘴说，“伯爵夫人虽然已经五十四岁，可是风韵犹存，一直显得很漂亮，远远看去，还会引得人想入非非哩……”

“她总会引得您想入非非的，”莱杰说道，牛皮大王刚才对他不够客气，看来他还耿耿于怀。

“我怎敢妄图非分呢，”乔治对莱杰老爹说，“不过，顺便问一句，那位前任总管怎么样了？”

“莫罗吗？”莱杰说，“他可是瓦兹省的议员了。”

“啊！就是那位著名的中间派，瓦兹省的莫罗吗？”乔治问道。

“是的，”莱杰接着说，“就是瓦兹省的莫罗先生。他为七月革命比你多出了一点力，到底买下了普雷勒和丽山之间那块顶呱呱的土地。”

“啊！就在他当年管理的土地旁边，和他从前的主人做起邻居来了，这不大好吧！”乔治说。

“说话不要这样高声，”德·雷贝尔先生说，“因为莫罗太太和她的女儿德·卡那利男爵夫人，还有她那位做过大臣的女婿，他们都在前座。”

“那么，他出了多少陪嫁，才把女儿嫁给这位大演说家的？”

“大约两百万吧，”莱杰老爹答道。

“他对百万已经上瘾了，”乔治笑着低声说，“这个发财的瘾头还是在普雷勒开始……”

“不要再说莫罗先生的闲话了，”奥斯卡厉声叫道，“我看您也应该懂得在公共马车里要少说废话。”

约瑟夫·勃里杜把这个断了一条胳臂的军官端详了几秒钟，然后叫道：

“先生虽然不是大使，但是他的玫瑰勋章足以说明，他已经堂堂正正地立功受奖了，我哥哥和吉鲁多将军也常在报告里提到您……”

“奥斯卡·于松？”乔治叫了起来，“天呀！要不是听到您的声音，我真不认得您了。”

“啊！就是这位勇敢的先生把于勒·德·赛里齐子爵从阿拉伯人手里抢出来的吗？”雷贝尔问道，“伯爵先生不是给您找了丽山税务局的差事，等着蓬图瓦兹税务官出缺吗？……”

“是的，先生，”奥斯卡答道。

“那么，先生，”大画家说道，“希望您能光临亚当岛，参加

我的婚礼。”

“您和谁结婚呀？”奥斯卡问道。

“莱杰小姐，”画家答道，“也就是德·雷贝尔先生的外孙女。这是德·赛里齐伯爵作主为我订下的亲事；他为我这个穷画家帮过不少忙，在他离开人世之前，还好意要为我弄点财产，这我从前可没想到……”

“莱杰老爹难道娶了……”乔治问道。

“我的没有陪嫁的女儿，”德·雷贝尔先生答道。

“他原来有子女吗？”

“有一个女儿。对于一个做了鳏夫而又没有儿子的人，这已经很够了，”莱杰老爹答道，“就象我的合伙人莫罗一样，我也有一个名人做女婿了。”

“那么，”乔治忽然显出一副恭敬的神气对莱杰老爹说，“您一直住在亚当岛吗？”

“是呀，我已经在卡桑买了田产。”

“那好极了，我的运气真好，正巧今天跑到瓦兹河谷来了，”乔治说道，“诸位先生，你们都可以给我帮帮忙。”

“帮什么忙呀？”莱杰先生问。

“啊！请听我说，”乔治说道。“我是希望公司的职员，这家公司刚刚成立，国王不久就会颁布诏令，批准这家公司的章程。十年以后，这家公司会给闺女出嫁妆，给老人出养老金，给孩子付学费；总而言之，男女老少的福利，都由它管……”

“这一点我倒相信，”莱杰老爹微笑着说，“一句话，您是保险公司的掮客。”

“不是，先生，我是总视察员，负责替公司在全国建立联络网，物色代办人，在找到适当的人选之前，我先兼办这项业务；因为要找到老实可靠的代办人，那是既细致又困难的事情……”

“可你是怎样丢掉那三万法郎收入的呢？”奥斯卡对乔治说。

“就象你丢掉一只胳膊那样，”公证人的前任帮办针锋相对地回答诉讼代理人的前任帮办。

“难道你的法郎也使你立功受奖了？”奥斯卡话里带刺地挖苦乔治。

“唉！我得的奖太多了……可惜都是股票，我还有多余的出卖呢。”

马车到了圣勒-塔韦尼，换马的时候，旅客都下车来。马车夫把缰绳解开，皮埃罗坦把皮带从车前横木上解下，动作熟练，使奥斯卡暗暗赞叹。

“这个可怜的皮埃罗坦，”他心里想，“他也和我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算太得意。乔治已经穷途潦倒了。别的人有的会投机，有的有本事，差不多都发了财……”于是他拍拍车行老板的肩头，高声说道：“我们在这里吃午餐吗，皮埃罗坦？”

“我不是马车夫，”皮埃罗坦说。

“那么您高升了？”于松上校问道。

“我是车行老板，”皮埃罗坦答道。

“得了，不要生熟人的气，”奥斯卡指着他的母亲说，他还放不下那副屈尊俯就的架子。“您不认识克拉帕尔太太吗？”

正在奥斯卡向皮埃罗坦介绍他母亲的时候，说多巧有多巧，瓦兹省议员莫罗的太太也从马车前座下来，听见克拉帕尔这个名字，就用看不起人的眼光，瞧了瞧奥斯卡母子。

“的确，夫人，我简直不认识您了，先生，就连您也认不出来啦。看来非洲真是热得厉害？……”

奥斯卡对皮埃罗坦的怜悯，是虚荣心使他犯下的最后一次错误。他又会得到报应，不过这次报应相当温和，下文便知端的。

奥斯卡在瓦兹河畔的丽山定居两个月之后，就去追求乔热特·皮埃罗坦小姐，到一八三八年底，就和瓦兹省运输行大老板的女儿结婚了，嫁妆是十五万法郎。

普雷勒旅途中闯下的祸事使奥斯卡不乱说话，弗洛朗蒂纳的晚会又使他不乱花钱，严格的军队生活培育了他的等级观念和听天由命的思想。人既懂事，又很能干，怎么会不幸福呢？德·赛里齐伯爵去世之前，使奥斯卡当上了蓬图瓦兹的税务官。有瓦兹省议员莫罗先生的关怀，有德·赛里齐伯爵夫人和迟早要再当大臣的德·卡那利男爵先生的照顾，于松先生不愁当不上总税务官，就连卡缪索家也来认亲了。

奥斯卡是一个普通人，温和谦逊，安分守己，总是保持中庸之道，就象他的政府一样①。他既不会使人眼红，也不会遭人白眼。总而言之，他是一个现代的中产阶级人物。

一八四二年二月于巴黎

许渊冲 译

---

① 路易-菲力浦说过：“在内政方面，我们要保持中间路线。”

阿尔贝·萨瓦吕斯

献给爱弥儿·德·吉拉尔丹夫人①

王政复辟时期，在贝桑松②大主教经常露面的几家沙龙中，他最喜爱的就是瓦特维尔男爵夫人的沙龙。这位夫人，一言以蔽之，可能是贝桑松最显要的女人。

德·瓦特维尔先生是名噪一时的瓦特维尔的侄孙。那位最走运、最显赫的凶手和叛徒，他一生惊险不凡的遭遇，说来话长，不说也罢。和性格暴烈的叔祖恰恰相反，德·瓦特维尔先生是个安静的人。他在弗朗什-孔泰过了一段深居简出的日子，后来娶上了名门望族德·吕蒲家的女继承人。德·吕蒲小姐带来年收两万法郎的田产，和瓦特维尔男爵每年一万法郎进款的不动产合到了一起。这样，瑞士贵族的纹章——瓦特维尔祖籍瑞士——被置放在德·吕蒲家族古老纹章的正中心。这门亲事早在一八〇二年就定了下来，但直到一八一五年，即第二次王政复辟时才办成。德·瓦特维尔夫人的女

---

① 吉拉尔丹夫人(1804—1855)，法国诗人，小说家。丈夫爱弥儿·德·吉拉尔丹是新闻记者。

② 贝桑松，原法国弗朗什-孔泰省省会。

儿诞生三年以后，外祖父母相继去世，所有遗产也结算清楚。于是，他们把德·瓦特维尔先生的房子卖了，搬进坐落在省府路吕蒲家的漂亮公馆，这儿花园极大，一直伸展到石阶路。瓦特维尔夫人出阁前就是个虔诚的姑娘，婚后更加虔诚。贝桑松有个信徒会，给上流社会笼上一层阴沉沉的气氛，也带来一些和这座城市的风格并行不悖的一本正经的架势，德·瓦特维尔夫人正是这个信徒会里的王后之一。

瓦特维尔男爵先生是个既干瘦又无才气的人，看上去已未老先衰，旁人也说不上他的精力耗到哪儿去了，因为此人无知到了极点。但是他太太有一头火辣辣的金发，性格之生硬尽人皆知(人们现在还说：尖刻得象德·瓦特维尔夫人)，地方官员里一些爱开玩笑的人，说什么男爵的精力是在这块岩石上消耗殆尽的。吕蒲一词显然源出 rupes①。长于观察社会习俗的人士肯定会注意到，罗萨莉是瓦特维尔家和德·吕蒲家结亲的唯一果实。

瓦特维尔先生是在一间华丽的车工作坊里过日子的，他有车不完的活计，他还异想天开地收藏物品，作为自己生活的补充。对悉心研究癫狂症的哲学家医生来说，收藏物品的倾向，如果只注意小玩意儿，那就是精神错乱的第一步。瓦特维尔男爵搜集贝壳、昆虫和贝桑松地区的岩石碎片。某些持相反意见的人，尤其是妇女，谈到瓦特维尔先生时则说："他真高尚！他一结婚，就看到自己占不了妻子的上风，于是一头扎进

① 拉丁文：岩石。

机械活儿和口腹之乐里。”

吕蒲公馆不乏某种可与路易十四时代媲美的富丽堂皇，可让人感觉到一八一五年联姻的这两个家族的贵族气派。过了时的旧式排场随处可见。树叶形的水晶吊灯、花缎、云锦、地毯、金漆家具，一切都和年迈的仆役及其陈旧的号衣谐调一致。虽然上菜用的家传银餐具已经发黑，餐桌中央大玻璃盆周围配的是古萨克森瓷的碗碟，但菜餚仍堪称精美。德·瓦特维尔先生不想无所事事，也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添些情趣，自任家里的饮料总管，他选用的酒在省里颇有点名气。德·瓦特维尔夫人的财产如今已十分可观，而她丈夫的财产只是鲁克塞那块大约年收一万法郎的地，此外没有继承到别的遗产。毋须指出，德·瓦特维尔夫人和大主教之间关系亲密，使教区内三、四位才华出众而又并不憎恶美食的神甫，成了公馆里的座上客。

一八三四年九月初，在某次盛大的婚宴上，妇女们围坐在客厅的壁炉前，男人们三三两两站在窗前，这时，仆人通报，德·格朗塞神甫到，他的出现引起了一阵欢呼。

“嗨！官司怎么样了？”有人向他喊道。

“打赢了！”代理主教回答，“我们原来对法院的判决已不抱希望，其原因你们也知道……”

这是指一八三〇年以后王家法院的组成说的。支持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派这时几乎全都辞职了。

“……刚才宣判我们全盘胜诉，撤销了初审的判决。”

“大家都以为你们输了。”

“要是没有我，肯定是这个结局。我把我们的律师打发到巴黎去了，正要交锋的时候，我才找到一位新律师，我们这场官司打赢全仗他，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

“他在贝桑松吗？”德·瓦特维尔先生天真地问道。

“在贝桑松。”德·格朗塞神甫回答。

“噢！他是萨瓦龙。”一个坐在男爵夫人近旁，叫德·苏拉的漂亮青年说道。

“他熬了五、六个夜晚，翻遍了所有的文件和卷宗，和我研究了七、八次，每次都是好几个小时。”德·格朗塞先生接着说，这是他二十天来第一次在吕蒲公馆重新露面，“总之，萨瓦龙先生把我们的对手从巴黎请来的那位著名律师彻底打败了。据那些参事讲，这个年轻人真是了不起。这样，教务会取得了双重胜利：在法律上胜利了；在政治上打败了市政府的辩护士，从而打败了自由派。我们这位律师说：‘我们的对手想叫各教区破产，他们不必指望处处都能得到同情……’法院院长不得不叫大家安静下来。贝桑松人人拍手称快。就这样，原修道院的产权，还留在贝桑松大教堂的教务会手上。萨瓦龙先生走出法院时，还邀请他的巴黎同行共进晚餐。巴黎人接受了，对他说：‘胜利者的面子大！’并且毫无怨恨地祝贺他取胜。”

“这位律师您是打哪儿找来的？”德·瓦特维尔夫人说，“这个名字，我可从来没听到过。”

“从您这儿可以看见他家的窗子。”代理主教回答，“萨瓦龙先生住在石阶路，他家的园子和你们家的园子只有一墙

之隔。”

“他可不是弗朗什－孔泰本地人。”德·瓦特维尔先生说道。

“他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没人知道他的籍贯。”德·沙冯库尔夫人说。

“那他是干什么的？”德·瓦特维尔夫人问道，一面挽起德·苏拉先生的臂膀，向饭厅走去，“如果他是外乡人，那干吗到贝桑松来安家落户？对一个律师来说，这可真是个怪念头。”

“真是个怪念头！”年轻的阿梅代·德·苏拉随声附和。要了解这桩故事，就必须了解此人的历史。

自古以来，由于海关无法严格监督，法国和英国不断交流着一些虚浮的风尚，在巴黎我们称作英国式的风尚，反之也一样，在伦敦叫作法国式。这两大民族的敌意在两个问题上是不存在的：词汇和服装。《神佑吾王》是英国的国歌，却是吕利为《以斯帖》或《阿塔莉》的合唱队谱写的乐曲。①一个英国妇女带到巴黎来的鲸骨裙②，大家也知道为什么是由一位法国妇女、著名的朴次茅斯公爵夫人③在伦敦发明的；起初，大家

---

① 吕利（1632—1687），原籍意大利的法国作曲家，法国歌剧的奠基者。《以斯帖》（1689）和《阿塔莉》（1691）是拉辛的两部悲剧。巴尔扎克记述不确：这两部悲剧都是吕利死后才问世的；英国国歌系英国作曲家查理·伯尼根据无名氏的作品整理而成。

② 一种以鲸骨支撑的裙子。

③ 即路易丝·德·凯鲁阿尔（1649—1734），英王查理二世的情妇。——原编者注。

对鲸骨裙极尽嘲笑之能事，致使第一位在杜伊勒里宫花园出现的英国妇女差一点被人群踩死；但是鲸骨裙还是被接受了下来。这一风尚统治欧洲妇女达半个世纪之久。一八一五年签订和约①时，大家拿英国妇女上身长的衣服当笑话足有一年。观看波蒂埃和布律内演出《可笑的英国女人》②时，巴黎倾城出动。但是，法国妇女在一八一四年还紧系在乳房下的腰带逐年下降，到一八一六和一八一七年，竟然降到可以勾勒出臀部的轮廓。十年以来，英国在语言上给了我们两件小小的礼物。怪物、妙人、雅士，这三个继承了词源很不体面的纨袴子弟的词，现在已被花花公子和狮子③所取代。狮子并没有派生出母狮来。母狮一词源出阿尔弗雷德·德·缪塞④那首著名的诗歌："你可在巴塞罗那见过……那就是我的情妇，我的母狮。"这样就产生了这两个词儿和两个概念之间的融合，也可以说是混淆。巴黎一向既酷爱杰作，也热中于蠢事；一旦一件蠢事使巴黎开心，外省也就很难放弃。所以，当狮子在巴黎街头漫步，长发披肩，蓄着胡子和唇髭，穿着背心，夹鼻眼镜不用手扶，而靠面颊和眉脊的收缩来夹住，某些省的省会里就有些二等狮子应运而生，他们以华美的皮鞋系带来抵制同乡的马虎随便。到了一八三四年，贝桑松总算有了一只"狮

---

① 指一八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国与英、俄、普、奥等国签订的第二次巴黎和约。

② 当时的一出独幕滑稽歌舞剧。

③ "狮子"指公子哥儿。

④ 缪塞（1810—1857），法国作家，著名的诗人。

子"，此人就是阿梅代－西尔万－雅克·德·苏拉先生，在西班牙人占领期间①写成苏莱雅斯。在贝桑松城里，阿梅代·德·苏拉可能是唯一的西班牙家族的后裔。西班牙曾派人到弗朗什－孔泰来处理事务，但极少有西班牙人在这儿定居。苏拉家族留下不走，是因为和格朗韦尔红衣主教结了亲家。年轻的德·苏拉先生总说要离开贝桑松这个凄凉、虔诚而又没有文学气息的城市，这个军事重镇和驻防要地。但这儿的风貌也的确值得描绘一番。有了这样一个看法，对自己前途又觉茫茫然，他这才在新街的尽头，新街和省府路交叉的地方，凑合着在三间家具稀稀拉拉的屋子里安下身来。

年轻的德·苏拉先生少不了也有一只"老虎"②，这是他的一个佃农的儿子，一个十四岁的小佣人，身材矮壮，名叫巴比拉。"狮子"让自己的"老虎"穿戴得很入时：铁灰色呢料短礼服，束着一条漆皮腰带，深蓝色平绒短裤，红背心，有翻口的漆皮长统靴，绕以黑色绸带的礼帽，饰有苏拉家徽的黄钮扣。阿梅代还给这个男孩买了白纱手套，让他负责洗熨衣服；每月还给三十六个法郎，让他伙食自理。这在贝桑松俊俏的青年女工看来，就算是很优越了：为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孩子一年付四百二十法郎，礼物还不在内！所谓礼物，是指把旧衣服卖掉所得的钱，苏拉和别人换马时得的小费和卖掉厩肥的钱。苏拉有两匹马，拼命精打细算，合起来每年花费八百法郎。巴黎

① 贝桑松于一六四九年被西班牙占领，直到一六六八年才重新被路易十四征服。

② "老虎"是和"狮子"相对而言的，指公子哥儿的跟班或小厮。

供应的香水、领带、首饰、鞋油、衣着，开销一千二百法郎。如果再加上青年马伕，或者“老虎”，马匹，华贵的服饰和六百法郎的房租，那总数便是三千法郎。而年轻的德·苏拉先生的父亲留给他的，是不超过四千法郎的年金，这是几处相当贫瘠并需要保养的庄田的出产，而要保养庄田，就无法使收入稳定下来。这样，“狮子”每天能留下来生活、零花和娱乐的钱，几乎不到三法郎。因此，他常到旁人家用晚餐，午餐则非常节省。碰上非要自己掏钱吃晚饭不可时，就打发他的“老虎”去菜馆弄两盘菜来，给的钱不超过二十五个苏。旁人把年轻的德·苏拉先生看成是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的人，其实，这个可怜虫要动足脑筋，才能在年终时求个收支平衡，这套本领连高明的家庭主妇都会自愧不如。但大家还不知道，尤其在贝桑松，靴子或皮鞋上涂的六法郎的鞋油，五十个苏一双、但偷偷洗干净可用上三次的黄手套，十法郎一条、可戴三个月的领带，二十五法郎四件的背心，正好套住皮靴的长裤，这些能在一个省会引起多少尊敬！他不这样行吗？要知道，在巴黎，有些女人对一些傻瓜另眼相看，他们到她府上，比最杰出的男人更受欢迎，靠的就是这些花十五个路易能买到的空架子，其中包括卷曲的头发和荷兰细布衬衫。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只是个十分廉价的“狮子”，那你也得知道，阿梅代·德·苏拉已经去过三次瑞士，是坐车去的，每天赶路不多；巴黎去过两次，还有一次从巴黎去英国。他被认为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旅行家，一开口就是：“我去过的英国，如何如何。”老太太们则对他说：“您这位去过英

国的人，如何如何。"他的足迹远至伦巴第①，遍游意大利的各大湖。他阅读各种新书。还有，当他洗手套时，"老虎"巴比拉总回报来客说："先生正在工作。"因此，有人试图贬低他的身分时，便说："这个人思想太激进。"阿梅代的本领是带着贝桑松式的严肃神情，滔滔不绝地讲一些时髦的老生常谈，从而赢得了贵族中最开明人士之一的美名。他身上戴的是时髦的首饰，头脑中装的是由新闻界控制的思想。

一八三四年，阿梅代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中等身材，褐色头发，胸部轮廓分明，双肩也是这样，圆圆的大腿，脚已经很肥厚，一双手又白又胖，蓄着一圈络腮胡子，短髭可与驻军军官媲美，红红的大脸盘儿，塌鼻子，褐色的眼睛毫无表情；可以说，一点儿不象西班牙人。他迅速地发胖，对他的抱负十分不利。他的指甲和胡子都修饰得很好，衣着的每一个细节都以英国式的一丝不苟安排得井井有条。因此，大家把阿梅代看成是贝桑松最漂亮的男人。一位按时来给他整容的理发师（又是一笔每年六十法郎的阔气支出！）认为，谈到时装，谈到雅致，他是个权威的裁判。阿梅代起身很迟，盥洗完毕，中午前后骑马出门，到自己的一处庄园去练习枪法。他玩枪的劲头和拜伦爵士去世前的那段时间一样②。然后在三点钟回来，骑在马上备受一般青年女工和正好站在路口的人的赞美。接着做点儿所谓工作，似乎忙到四点钟，然后穿上衣服到别人

① 意大利北部地区名，多大湖，离贝桑松有二百公里左右。

② 拜伦于一八二三年去希腊参加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解放斗争，并病死在希腊。

家去吃晚饭，在贝桑松贵族的沙龙里打打惠斯特①，消磨一个晚上，十一点回家睡觉。没有比这更合乎时宜、更规矩、更无可指责的生活了，因为星期天和节日的宗教仪式他总是准时参加的。

要使你们懂得这样的生活又有多么荒唐，那就要简单介绍一下贝桑松。没有哪个城市对进步抵制得更死心眼的了。凡是政府，凡是巴黎派来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职员和军人，都笼笼统统被生动地称为客帮。客帮是个中立圈，和教堂一样，是城里的贵族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可以互相接触的唯一中立场所。在这个场所，一句话，一个眼色，一个动作，就可以挑起资产阶级妇女和贵族妇女之间的仇恨，这家对那家的仇恨，可以至死念念不忘，使分隔两个社会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愈加扩大。除了克莱蒙－圣让山家族、博弗尔蒙家族、德·塞伊家族、格拉蒙家族和其他几家只住在弗朗什-孔泰地区自己庄园上的贵族以外，贝桑松贵族的历史不超过两个世纪，仅仅能上溯到被路易十四征服的时代。贵族界都是议会派，目空一切，僵硬，严肃，讲实利，高傲，比起维也纳宫廷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贝桑松人在这些方面，连维也纳的沙龙也自愧不如的。维克多·雨果、诺迪耶②、傅立叶，这些贝桑松城的光荣，这儿压根儿没人提起，大家不感兴趣。贵族间的亲事，小孩儿在摇篮里时就安排定了。最严肃的事情也好，最无足轻重的事情也好，都是从小就规定好的。一个异乡人，一个外来户，

① 惠斯特，英国牌戏，桥牌的前身。

② 诺迪耶（1780—1844），法国作家。

根本混不进这些家门。当地驻军中，如果有出身于法国名门望族的上校，或是有爵位的军官，要想在这儿让人家接待，就得施展出塔莱朗亲王在国际会议上希望具有的那种外交手腕。一八三四年，阿梅代是贝桑松唯一系鞋套的人。这就已经说明年轻的德·苏拉先生的狮劲儿了。现在，还有件轶事，能让你好好认识贝桑松。

在这个故事开始前不几天，省政府需要从巴黎为自己的报纸请个编辑来，为的是驳斥大《新闻报》①在贝桑松产下的小《新闻报》和共和党人办的《爱国者报》。巴黎派来了一个年轻人，他不了解弗朗什-孔泰这地区，下车伊始，就来了一篇《哇啦哇啦》②派的"社论"。中庸政府党③的头头，市政府的一位人物把记者请了来，对他说道："先生，您得知道，我们是些严肃的人，严肃两字还不够，是令人厌倦的人，我们不要别人来使我们开心，我们给逗笑了，但我们为此感到恼火。您要学会象《两世界杂志》④那种长篇累牍的大作一样，叫人咽不下去。这样，您才有那么一点点贝桑松人的调子。"

这位编辑好好记住了，于是说一口艰涩难懂的哲学行话。他大获成功。

要说年轻的德·苏拉先生在贝桑松的沙龙内还受到器

① 显然是指当时拥护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派机关报《法兰西新闻》。——原编者注。

② 《哇啦哇啦》，一八三二年在巴黎创办的一家讽刺性小报——原编者注。

③ 指一八三〇年国王路易-菲力浦的政府。

④ 《两世界杂志》，法国一种文史哲杂志，一八二九年创刊。"两世界"指新大陆和旧大陆。

重，那纯粹是出于这些人家的虚荣心：贵族能显出顺应潮流的样子，能给路过弗朗什-孔泰的巴黎贵族提供一个和他们大致相似的年轻人，还是很惬意的。德·苏拉做的所有这些秘而不宣的工作，迷惑人的把戏，表面的挥霍，骨子里的谨慎算计，都有一个目的，否则贝桑松的"狮子"就不会留在本地了。阿梅代想结成一门有利可图的亲事，以便有朝一日证明他的庄田并没有抵押掉，证明他手头是有积蓄的。他想吸引全城的注意力，想成为城里最高贵的人，成为第一号美男子，以便赢得罗萨莉·德·瓦特维尔小姐的青睐，继而娶她为妻！

一八三〇年，年轻的德·苏拉先生开始其花花公子的生涯时，罗萨莉才十四岁。一八三四年，德·瓦特维尔小姐芳龄十八，正是少女们容易被阿梅代备受全城注意的种种与众不同的举止所打动的年纪。有许多狮子之所以成为狮子，是出于算计，是工于心计的结果。瓦特维尔家十二年来，每年收入高达五万法郎，虽然每逢星期一、五招待贝桑松的上流社会，但每年支出不超出两万四千法郎。星期一，大家来晚餐，星期五则是来消磨一个晚上。因此，十二年来，每年积攒下两万六千法郎，并以这些古老世家特有的审慎存了起来，现在这笔金额该有多可观？大家普遍认为，德·瓦特维尔夫人觉得自己的田产已经够多了，一八三〇年便以三厘的利息将自己的积蓄存了起来。罗萨莉的嫁妆，每年大约有四万法郎的收益。五年以来，"狮子"一方面象鼹鼠一样拼命努力，想要得到严厉的男爵夫人的分外器重，另一方面又装模作样，好打动德·瓦特维尔小姐的自尊心。阿梅代为在贝桑松维持场面而

想出来的种种花招，男爵夫人看得清清楚楚，而且颇为欣赏。男爵夫人三十岁时，苏拉已经处于她的卵翼之下，他大胆地赞美她，把她当作崇拜的偶像。他甚至可以向她，也只有他才能向她说一些虔诚女人都爱听的粗俗的笑话，反正她们德行高超，可以眼见魔鬼的陷阱而不堕落其中，静观重重的深渊而超脱其外。你们明白这位狮子为什么力戒自己不要发生最微不足道的风流韵事了吧？他让自己的生活清清白白，他可以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过日子，这样才能在男爵夫人面前扮演作出牺牲的情人角色，让她在思想上饱尝她肉体上不敢问津的种种罪过。一个能向虔诚女人的耳朵里灌放荡话的男人，在她眼里就是个可爱的男人。如果这位品格高尚的"狮子"谙熟人心的话，他本可以毫无顾忌地和把他看成国王的那些时髦女工风流风流：在这个严厉而一本正经的男爵夫人面前，他的事情本可以进展得更加顺利。当着罗萨莉的面，这位卡图①显得挥霍无度：他宣扬要过华贵的生活，给她指出一个时髦妇女在巴黎将出多大的风头，而他是要去巴黎做议员的。这种种工于心计的花招取得了完全成功。一八三四年，贝桑松上流社会有四十个贵族家庭的母亲们，都称道年轻的阿梅代·德·苏拉先生是贝桑松最可爱的年轻人，也没有人敢和吕蒲公馆这个最受人注目的人物争位子，贝桑松全城都把他看作是罗萨莉·德·瓦特维尔未来的丈夫。男爵夫人和阿梅代甚至已经就这件事交换过意见，大家知道男爵毫无主见，因此事

---

① 卡图（公元前234—149），古罗马裁判官，以道德高尚、执法不阿著称。

情就更加可信了。

德·瓦特维尔小姐有朝一日将十分可观的家产，使她身价极高。但她是在吕蒲公馆的高墙深院中长大的。母亲由于太喜欢亲爱的大主教，也难得离家一步，女儿受到纯粹的宗教教育的压抑，母亲又独断专行，用原则把女儿紧紧箍住。罗萨莉极端无知。难道学过格思里① 撰写的地理，学过《圣经》、古代史、法国史和加减乘除——这一切还得经过一个老耶稣会教士的严格审查——，就算是有了知识吗？绘画、音乐和舞蹈是不准学的，仿佛这些科目不是使生活更加美好，而是要使人腐化堕落。男爵夫人教给女儿绒绣的全套本领，教她种种女红：缝纫、刺绣、编织。十七岁的罗萨莉只读过《传教士书简集》②和有关纹章学的书。报纸可从来没有玷污过她的眼睛。每天早晨她由母亲带着去大教堂望弥撒，回来吃午饭；饭后在花园里散会儿步，做点活计，然后坐在母亲旁边接待来访的客人，一直到吃晚饭。饭后，除了星期一和星期五，她陪伴德·瓦特维尔夫人参加晚会，没有母亲的许可，不得随便说话。德·瓦特维尔小姐长到十八岁，成了个纤弱的少女，瘦削干瘪，白肤金发，毫不惹人注目。一双淡蓝的眼睛，眼皮垂下时给两颊笼上一层阴影，眼皮翻动时，倒还显得美丽。端端正正的额头上有几点雀斑，很煞风景。这张脸完完全全象丢勒③和佩吕然④

① 格思里(1708—1770)，苏格兰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其《地理》一书于一七九七年被译成法文出版。

② 《传教士书简集》为法国传教士蒙米尼翁所编，一八〇八年出版。

③ 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

④ 佩吕然(1446—1523)，又名佩吕奇诺，意大利画家。

以前的画家所画的女圣者的脸：虽然纤细，却同样丰满，同样因出神而使清秀的面庞带上几分愁意，同样有一副严肃而天真的表情。她身上的一切，包括她的姿态，都使人回想起那些处女像，她们的美貌只有在行家的仔细注视下，才能在神秘的光彩中显示出来。她的手很美，但很红；脚最可爱，是一双贵妇人的脚。她平常穿普通棉布的袍子；星期天和逢年过节，母亲才许她穿丝绸衣服。贝桑松制作的衣着，穿戴起来总有些难看。而母亲却靠了年轻的德·苏拉先生的关怀，想从巴黎的时装款式里借几分风韵、美丽和华贵，她的衣着打扮最细微的部分都是从巴黎学来的。罗萨莉从来没有穿过长统丝袜，也没有穿过高统皮靴，只穿过棉纱袜子和普通皮鞋。节日喜庆，她穿一件轻纱的袍子，头发挽在头顶，脚上着一双青铜色皮鞋。然而罗萨莉的这种教养和简朴的态度里，却隐藏着钢铁般的性格。生理学家和深刻的人生观察家会让你大吃一惊地告诉你，在家庭里，气质、性格、思想和天才，与所谓遗传病一模一样，会隔相当一段时期再现。才干就象痛风，有时候一跳就是两代。这种现象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乔治·桑。她是萨克森元帅的私生孙女；元帅的力量、威力和概括能力，在乔治·桑身上又复活了。大名鼎鼎的瓦特维尔的坚定性格，传奇般的勇敢，如今也回到他侄曾孙女的心灵之中，而且还加上了德·吕蒲家族的坚韧和对其血统的自豪。这些优点，你也可以说，这些缺点，深深地埋藏在这看起来十分孱弱的少女心中，就象火山爆发前在山丘内沸腾的熔岩。也许，只有德·瓦特维尔夫人猜度到两个家庭的这份遗产。她对罗萨莉

变得如此严厉，有一天，当大主教批评她对女儿心肠太硬时，她回答说："让我来指引她，主教大人，我了解她！她呀，她身上的魔鬼还不止一个呢！"

男爵夫人认为女儿与她做母亲的名誉休戚相关，所以更加仔细地观察着女儿。再说，她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克洛蒂尔德·德·吕蒲才三十五岁，丈夫只知道用各种木料一个又一个地车制蛋杯，专心一意地做六道条纹的硬木圆环，为熟人制作鼻烟盒，她几乎成了活寡妇，所以真心诚意地和阿梅代·德·苏拉调情。年轻人到她府上来时，她一会儿把女儿打发开，一会儿又叫女儿回来，想在她年轻的心灵里发现妒嫉的感情，以便有机会制服这感情。她是在仿效警察局对付共和党人的办法；不过她白费力气，罗萨莉丝毫不想闹什么事。这个无情的虔诚女人又责备女儿无动于衷到了极点。罗萨莉是了解她母亲的，她知道如果自己觉得年轻的德·苏拉先生不错，早就会招来呵责了。因此，对母亲的挑逗，她只用几句所谓耶稣会会士的狡猾词句来回答，其实这样说是不妥的，因为，耶稣会会士是强者，而这些吞吞吐吐的话，只是弱者赖以藏身的铁蒺藜。于是，母亲又把女儿看成是在遮遮掩掩。有时，瓦特维尔家和德·吕蒲家的真实性格不幸真的有所显露时，母亲就板起脸，利用子女对父母应有的尊敬，迫使罗萨莉就范。这样的勾心斗角在家庭生活的深宅内院里静悄悄地展开着。代理主教，这位亲爱的德·格朗塞神甫，他是已故大主教的朋友，不论他作为教区赦罪院主教有多大能耐，也猜不透这场斗争有没有在母女之间种下什么仇恨，猜不透母亲是不是一开

头就在吃醋，猜不透阿梅代借母亲追求女儿是不是越出了界线？代理主教作为全家的朋友，既不追问母亲，也不追问女儿。罗萨莉在道义上总是斗输，所以对年轻的德·苏拉先生，借用一句俚俗的话，已经“受不了啦”。因此，当他和她讲话，想打动她的心时，她的态度相当冷淡。这种厌恶情绪只有母亲才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总是引来一顿顿训斥。

“罗萨莉，我不懂你干吗对阿梅代这么冷冰冰的？难道就因为他是我们家的朋友，就因为你父亲和我喜欢他吗？……”

“哎呀，妈妈，”有一天这可怜的孩子回答道，“要是我对他笑脸相迎，我的错误不就更大了吗？”

“这是什么话？”德·瓦特维尔夫人叫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母亲也可能不对，但难道在你看来，你母亲总是不对吗？希望你以后对你母亲不要这样讲话！……”

这次争吵延续了三个小时又三刻钟。罗萨莉是看了钟点的。母亲气得脸色发白，把女儿打发回房里去。罗萨莉在房里琢磨这场争执的意义，但什么也没有琢磨出来，她还太天真！所以，贝桑松全城人以为年轻的德·苏拉先生离他追求的目标已经近在咫尺了，他也的确是领带飘飘然，鞋油在所不惜，耗费了多少黑染料染唇髭，用坏了多少马蹄铁①，穿旧了多少件漂亮的背心和紧身胸衣，因为他穿皮背心，这是“狮子”们的紧身胸衣；其实，阿梅代纵然有可敬而高尚的德·格朗塞神甫协助，离目标却比任何人都远。罗萨莉在这个故事开场

① 原文“马蹄铁”应是“烫发钳”之误。意思应为：用坏了多少“烫发钳”。——原编者注。

时，还不知道年轻的阿梅代·德·苏莱雅斯是配给她的。

“夫人，”德·苏拉先生向男爵夫人说，一边等太热的汤凉一凉，一边想让他讲的故事带上一点传奇色彩，“一天早晨，邮车在国民旅馆撂下一个巴黎人。此人找了一阵子住房，最后看中了石阶路加拉尔小姐家的二层楼。然后，这个外地人直奔市政府，申报自己居住的和办公的地址。最后，他交出各项证件，在法院所属的律师栏内注了册，并向他所有的新同行，向全体司法助理人员、法院的各位参事和法庭的全体成员投送了名片，上面印着：*阿尔贝·萨瓦龙*。”

“萨瓦龙是个有名的姓氏。”对纹章学颇有研究的罗萨莉说道，“萨瓦龙·德·萨瓦吕斯家族是比利时最古老、最高贵、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可他是法国人，又是南方人，”阿梅代·德·苏拉接着说，“他如果想袭用萨瓦龙·德·萨瓦吕斯家族的纹章，就得在上面加一道横线。今天布拉班特省① 只剩下一位萨瓦吕斯小姐，是个富有的继承人，还没有出嫁。”

“一道横线，其实是私生的标记；但是，一位萨瓦吕斯伯爵的私生子也是贵族。”德·瓦特维尔小姐接着说。

“够了，罗萨莉！”男爵夫人说道。

“你以前要她懂纹章，”男爵说，“她现在懂得很好嘛！”

“接着说呀，阿梅代。”

“你们会懂得，在贝桑松这样一个什么事情都清清楚楚分

---

① 比利时省名，即首都布鲁塞尔所在的省。

门别类、按号归档的城市里，阿尔贝·萨瓦龙毫无困难地就被我们的律师们接受下来了。大家只是说：'这是个还不认识贝桑松的可怜虫。哪个鬼家伙建议他到这儿来的？他想来这儿干什么？干吗给每个法官家投张名片，而不是亲自登门拜访？……多大的错误！'因此，三天过后，萨瓦龙就没人再提了。他雇用了已故加拉尔先生的贴身男仆做佣人，此人叫热罗姆，也能做做饭。反正阿尔贝·萨瓦龙谁也没见过，也没谁遇到过，大家也就把他忘了个干净。"

"那他不去望弥撒吗？"德·沙冯库尔夫人问道。

"他星期天去，在圣彼得教堂，是八点钟的第一次弥撒。他每天夜里一、两点钟起身，工作到早晨八点，吃饭，饭后继续工作。然后在花园里散散步，走上五六十圈；回到屋子里，吃晚饭，六、七点钟时就寝。"

"这些您是怎么知道的？"德·沙冯库尔夫人向德·苏拉先生问道。

"夫人，首先，我住在石阶路拐角处的新街，看得见这位神秘人物所住的房子；其次，我的老虎和热罗姆之间有礼尚往来。"

"这么说，您还和巴比拉谈天啦？"

"您说我在散步的时候怎么办呢？"

"哎！您怎么会请一个外地人当律师呢？"男爵夫人又回头问代理主教。

"首席院长捉弄了一下这位律师，指定他在刑事法庭上为一个被控犯有伪造罪的、傻里傻气的农民辩护。萨瓦龙先

生证明他的当事人是无辜的，他只是真正作案者的工具，从而使他被宣判无罪。不仅他的辩护取得了胜利，而且他还使法院逮捕了两名被证明有罪的证人，对他们判了刑。他的辩护词给法院和陪审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一个当批发商的陪审员请他处理一件很棘手的案件，他又赢了。我们当时的处境是，贝里耶先生①不可能到贝桑松来，德·加斯诺先生就建议我们请这位阿尔贝·萨瓦龙先生，并预言我们会成功。后来我一和他面谈就很信任他，而且我没有看错。"

"那么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德·沙冯库尔夫人发问。

"有的。"代理主教回答。

"好啊！那么请您给我们说说吧。"德·瓦特维尔夫人说。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德·格朗塞神甫说，"他是在候见厅后面的第一个房间(加拉尔老头的客厅)里接待我的。他叫人把房间漆成旧橡木色，我看到房内四壁全是法律书籍，摆放在漆成同样颜色的书柜里。除了油漆和书籍外，没有其他华贵的装饰，因为家具只有一张雕花的旧写字台，六张绒绣面的扶手椅，窗子上是镶有绿边的淡褐色窗帘，地板上铺了一条绿色地毯。这间书房的取暖也靠候见厅里的火炉。我在那儿等候时，想象这位律师已经不年轻了。这种别出心裁的布置和他的外表真是和谐之至，萨瓦龙先生进来时身穿黑色细毛料的晨衣，系一根红腰带，穿着红拖鞋、红法兰绒背心，头戴一顶

① 贝里耶(1790—1868)，法国名律师，路易-菲力浦时代的议员，属天主教正统派。

红圆帽。”

“真是魔鬼的打扮！”德·瓦特维尔夫人叫了起来。

“不错，”神甫说道，“不过脑袋很神气：一头黑发中夹杂着几根白发，就象画上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头发，一簇簇鬈发浓密发亮，可是硬得象马鬃，白皙而滚圆的颈子象女人的一般，高贵的额头上刻印着深深的皱纹，这是伟大的计划、伟大的思想和深刻的沉思刻印在伟人额头上的皱纹；黄褐色的脸上有些红斑点，鼻子方方正正，眼睛火辣辣的，两颊凹陷，划过两道长长的饱经沧桑的皱纹，嘴边挂着一丝苦笑，下巴尖削而过短；眼角上布着鱼尾纹，眉脊下转动着凹进去的眼睛，象两只火球。但是，别看有这些感情激烈的标志，他的神色可安详了，完全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声音温和得令人感动，但在法庭上却滔滔不绝，真叫我吃惊，这是演说家才有的声音，一忽儿清脆而诡诈，一忽儿委婉动听，需要时狂吼如雷，接着又含讥带讽，辛辣尖锐。阿尔贝·萨瓦龙先生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还有一双高级神职人员的手。我第二次去他家时，他在那间书房隔壁的卧室里接待我。我看到的是一只粗陋的衣柜，破旧的地毯，一张中学生睡的床，窗上挂着白布窗帘。他对我的惊讶却付之一笑。他正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热罗姆对我说，办公室谁都不得进去，他也不进去，只是敲敲门。萨瓦龙先生当着我的面亲自锁上了办公室的门。第三次，他正在书房内用午餐，饭菜简单极了；这一次，我是和我们的诉讼代理人一起去的，由于他为审阅我们的案卷熬了一夜，大家要在一起待很长时间，加之可爱的吉拉尔代先生很罗嗦，所以我有可能仔

细研究这个外地人。毫无疑问，这不是个凡夫俗子。在这个可怕而又温柔，耐心而又急躁，充实而又空虚的面具后面，隐藏着许多秘密。我发觉他的背有点儿驼，就象那些背着沉重包袱的人一样。”

“为什么口才这样好的人要离开巴黎呢？他来贝桑松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人家没对他讲过，外地人在贝桑松成功的机会很少吗？这儿，大家会利用他，但是贝桑松人可不会让他去利用他们。他来了以后又为什么不活动活动，而要等首席院长心血来潮，才发现他这个人才？”美丽的德·沙冯库尔夫人问道。

“我仔细研究了这个了不起的人，”德·格朗塞神甫接着说，并且意味深长地注视着打断他讲话的女人，使人感到他有些事情没有谈出来，“尤其是听了他今天上午驳斥巴黎律师界的一位才子之后，我想，这个三十五岁左右的人，今后必会引起很大的轰动……”

“我们管他干什么？你们的官司打赢了，钱也付给他了。”德·瓦特维尔夫人一边说，一边端详着女儿，从代理主教的讲话一开始，女儿的注意力仿佛就钉在主教的嘴巴上了。

话题转了，人们也就不再提起阿尔贝·萨瓦龙。

教区内最能干的代理主教所勾画出来的这个形象，对罗萨莉来说，真具有小说般的魅力，尤其是因为这里面也真有一部小说。她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上这种使年轻人想入非非的奇妙事情，处在罗萨莉这样好奇心很浓的年龄，这事是有吸引力的。这个阴沉、痛苦、口若悬河而又勤奋工作的阿尔

贝，被德·瓦特维尔小姐拿来和这位脸颊丰满、身体极好、满嘴甜言蜜语、面对德·吕蒲古老世家的排场大谈风雅的胖伯爵一比，真是多么理想的人物！阿梅代只给她招来争吵和责备，再说，她对他已经了若指掌，而这个阿尔贝·萨瓦龙却还是一个待解的谜。

“阿尔贝·萨瓦龙·德·萨瓦吕斯。”她不断地暗自念叨着。

现在要见见他，远远地见见他！……这就是一位从来没有欲望的少女的欲望。德·格朗塞神甫说过的每一句话，甚至片言只语，她都在自己心里，在自己的想象中，在自己脑子里重温着，因为每一个字都产生了效果。

“漂亮的额头，”她想着，同时望了望每个坐在桌边的男人的额头，“我看一个都不漂亮……德·苏拉先生的额头太凸出，德·格朗塞先生的额头是漂亮的，但他已七十高龄，已经秃顶，分不清额头到哪儿为止了。”

“罗萨莉，你怎么啦？你简直不吃东西……”

“我不饿，妈妈。”她说道。“高级神职人员的一双手……”她又往下想，“漂亮的大主教曾给我施过按手礼，而他的手，我也记不起来了。”

她在幻想的迷宫中左右驰骋的时候，终于想起她偶尔半夜醒来，从床上瞥见过一扇亮着灯的窗子，透过两个毗连的园子里的树丛在发光。

“原来就是他的灯光，”她自忖道，“我会看见他的！我一定要看见他。”

“德·格朗塞先生，教务会的官司全都打完了吗？”有片刻安静时，罗萨莉突然向代理主教冒出这个问题。

德·瓦特维尔夫人迅速地和代理主教交换了一个眼色。

“这和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好孩子？”她向罗萨莉说话时装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使女儿从今以后更加谨慎从事。

“他们可以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去，但是我们的对手要三思而后行。”神甫回答说。

“我真不敢相信，罗萨莉居然一顿晚饭的工夫都在想着那场官司。”德·瓦特维尔夫人接着说。

“我自己也不会相信。”罗萨莉说道，神情有点恍惚，引得大家笑了起来，“但是德·格朗塞先生谈得津津有味，这才引起我的兴趣。这有什么不好呢！”

用完晚饭，大家从桌子旁站起来，回到客厅。罗萨莉整个晚上倾听着，想等等是否有人再谈起阿尔贝·萨瓦龙；但是，每个来客除了祝贺神甫打赢官司外，没有人颂扬这位律师，也没有人再提起他。德·瓦特维尔小姐焦急地等待着夜晚的到来。她已经打算好凌晨两三点钟起床，好看一看阿尔贝办公室的窗子。时间一到，她透过叶子几乎凋零的树木，静静地注视着律师屋里的烛光，几乎感到某种愉快。少女的视力本来就很好，加上好奇心，更要好上三分，她看到阿尔贝在写东西，她相信自己甚至能分辨出家具的颜色，似乎是红色的。屋顶上，烟囱吐出一条浓浓的烟柱。

“人人都睡了，他却在熬夜……象上帝一样！”她自言自语道。

一个民族的未来就在母亲身上，而少女的教育中有一些极为严重的问题，长期以来，法国的教育界从来不加考虑。问题之一是：应该开导少女们呢，还是应该压抑她们的思想？宗教教育是压抑人的，这毫无疑问，如果你开导她们，那她们年龄还不到，就被你培养成一个个魔鬼；如果你不让她们思考，那你又会遇到晴天霹雳般的感情爆发，这种感情爆发，莫里哀在阿涅丝这个人物身上描绘得很精彩①，你会让这个受到压抑、没有经验，但洞察力强、象野蛮人一样行动迅速、有始有终的人听凭偶然事件的摆布，贝桑松小心谨慎的教务会中一位小心谨慎的神甫，在饭桌上脱口而出的一番不谨慎的描绘，给德·瓦特维尔小姐带来的致命危机，就是这种偶然事件。

第二天早上，德·瓦特维尔小姐起身穿衣时，当然要瞧瞧正在紧邻吕蒲公馆的花园里散步的阿尔贝·萨瓦龙。

"要是他不住这儿，"她想，"我会怎么样呢？我现在可以看到他，他又在想什么呢？"

罗萨莉远远看着这个不同凡响的人，这是唯一外表和平日所见的那些贝桑松人迥然不同的人，她忽然灵机一动，想了解他的内心深处，弄清楚这么多秘密的原委，听听他的口才，让这双美丽的眼睛瞅上一眼。这些，她都想要，但如何实现呢？

整整一个白天，她穿针引线在刺绣，但少女的神情象阿涅丝一样，懵懵懂懂，看起来不象在想什么，其实事无大小，都在

① 阿涅丝，莫里哀的喜剧《太太学堂》里的主人公，是个天真无知的少女。

深思熟虑，好使各种盘算万无一失。罗萨莉经过这一番沉思默想，拿定了主意要忏悔。第二天早晨弥撒以后，她在圣彼得教堂和吉鲁神甫碰了一下头，经过花言巧语的央求，才确定忏悔在星期天上午七点半进行，赶在八点的弥撒之前。她编了一大串谎话，为的是难得一次乘律师来望弥撒的时候，正赶上在教堂。还有，她对父亲也动了爱心，体贴入微起来，她到他的作坊里去看他，向他请教车工技术的大小问题，还进一步建议父亲车制一些大件，车制一些圆柱子。她让父亲一心一意制作螺旋形柱子，这是车工技术的难题之一。她又建议他利用花园里的一大堆石头，请人搭一个山洞，洞顶上盖一座象亭子那样的小神殿，可以用得上螺旋形的柱子，好让人人看了叫好。

这个无聊的可怜虫正为这个计划高兴时，罗萨莉亲了亲父亲，对他说："可别对母亲说这个主意是谁告诉你的，她会骂我的。"

"放心好了。"德·瓦特维尔先生回答说，他和女儿一样，受够了德·吕蒲家这个厉害婆娘的气。

这样，罗萨莉满有把握能很快看到造起一座美妙的瞭望台来，居高临下，可以把律师的办公室看得一清二楚。世上有些男人，他们十有八九象阿尔贝·萨瓦龙一样，女孩子为他们完成了这样高明的外交杰作，而自己还一无所知。

盼望已久的星期天到了，罗萨莉梳装打扮得分外细心，德·瓦特维尔夫人和小姐的侍女玛丽埃特看了笑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小姐这样细心的梳装打扮呢！"玛丽

埃特说道。

“你倒使我想起来，”罗萨莉边说边朝玛丽埃特看了那么一眼，使侍女两颊飞上几朵红晕，“有些日子你也比平时打扮得更细致周到呀。”

走下石阶，穿过园子，跨出大门，走上街头，罗萨莉的心怦怦直跳，就象我们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大事时一样。到那时为止，她还不懂得逛大街是什么滋味：她本来以为母亲会在她脑门上看出她的计划，会不让她去忏悔，她感到两脚有一股热血在翻涌，一提腿，就好象是在火上走路！当然啦，她和忏悔师的约会定在八点一刻，对母亲说是八点，为的是能在阿尔贝旁边待上大约一刻钟。她在弥撒开始前到了教堂，简单地祈祷过后，就去看看吉鲁神甫是否已在告解座①里，其实只是为了能在教堂里溜达溜达。这样，她拣的位置正好可以在阿尔贝走进教堂时看到他。

德·瓦特维尔小姐的好奇心已经勾起，在这样的心情下，一个男人除非奇丑无比，在她心目中总是漂亮的。而阿尔贝·萨瓦龙本来已经很出众，加上他的举止，他的步态，他的姿势，一切的一切，就连衣着都有某种说不出的神秘味儿，当然使罗萨莉的印象更加深刻。他走了进来。本来昏暗的教堂在罗萨莉眼前发亮了。那缓慢而近乎庄严的步态，是肩负世界重任的人才有的；深邃的目光和一举一动，又恰好反映出扫荡一切或者征服一切的思想；少女给迷住了。罗萨莉这才充

---

① 忏悔师听取忏悔的小室。

分领悟了代理主教的话。不错，这双闪着丝丝金光的黄褐色眼睛掩藏着一股激情，只有在投射出一闪即逝的目光时才外露出来。罗萨莉不顾玛丽埃特的注意，冒冒失失地来到律师要经过的地方，好和律师交换一个眼色；这样求得的一瞥使她变了一个人，她热血沸腾起来，仿佛全身血液的温度增加了一倍。阿尔贝一坐下，德·瓦特维尔小姐马上找好自己的座位，好在吉鲁神甫到来之前，清清楚楚地看看阿尔贝。当玛丽埃特说了声“吉鲁先生来了”时，罗萨莉觉得这段时间才不过几分钟。她走出告解座时，弥撒已做完，阿尔贝已经离开教堂了。

“代理主教说得对。”她想道，“他很痛苦！为什么这只鹰——他一双锐利的眼睛就象鹰——会扑到贝桑松来呢？哦！我什么都要知道，不过怎样才能知道呢？”

有了新的心愿的推动，罗萨莉做绒绣时，一针一线都准确无误，而沉思默想时，她带点儿天真的样子，装作幼稚不懂事，好哄骗德·瓦特维尔夫人。自从德·瓦特维尔小姐星期天被瞧了那么一眼，你也可以说，自从经受了一次“火的洗礼”（拿破仑的这句名言也可以用来形容爱情），她就一心扑在亭子的事情上了。

“妈妈，”两根柱子车好后她对母亲说道，“父亲脑子里出了个怪念头，他在车制圆柱子，想利用花园中间那堆石头，叫人盖个亭子，您同意吗？我呀，我可觉得……”

“你父亲做的事情我都同意，”德·瓦特维尔夫人干巴巴地反驳，“服从丈夫，这是女人家的义务，即使思想上不同意也

罢……眼前这件事情本身也无所谓，德·瓦特维尔先生又喜欢，我干吗要反对？”

“只不过，我们从亭子里可以望见德·苏拉先生的家，我们在亭子里的时候，德·苏拉先生也望得见我们。说不定人家会说……”

“罗萨莉，你自以为对人生、对体统比你父母亲懂得还多，想要管教我们啦，是不是？”

“我不说了，妈妈。还有，父亲说山洞可以做成一间屋子，里面很凉快，可以去那儿喝咖啡。”

“你父亲的主意真不错。”德·瓦特维尔夫人回答说，她也想去看看柱子了。

她赞同瓦特维尔男爵的计划，还在花园深处指定一处修建的地方，这个地方从德·苏拉先生家看不见，但可以把阿尔贝·萨瓦龙先生的家一览无余。他们请好一个建筑承包商负责造一个山洞，一条三尺宽的小径可通洞顶，路边的石隙间种些长春花、蓝蝴蝶花、铁线莲、常春藤、忍冬和爬山虎。男爵夫人还想出请人在山洞的内壁贴上粗木板（当时正流行用粗木制造花盆架），并在山洞尽头装一面镜子，放一张带顶盖的沙发床，和一张用带树皮的粗木造的镶嵌桌子。德·苏拉先生建议铺沥青地面。罗萨莉还设想在洞顶挂上一盏用粗木做的大吊灯。

“瓦特维尔这家人在花园里请人造了些精彩的东西。”贝桑松城里的人这么说。

“他们有钱，尽可以为一些奇思异想花上一千个埃居。”

“一千个埃居？……”德·沙冯库尔夫人说。

“不错，一千个埃居。”年轻的德·苏拉先生大声说，“人家从巴黎请了一个人来装饰内部，一切都带田园风味，但会很漂亮。德·瓦特维尔先生亲自做大吊灯，他已经动手雕刻做灯用的木料了……”

“有人说，贝尔凯① 还要挖一个地窖呢。”一位神甫说。

“不是，”年轻的德·苏拉先生接着说，“他要造一个亭子，造在一整块混凝土上，防止潮湿。”

“他们家里鸡毛蒜皮的事情你都知道啊。”德·沙冯库尔夫人酸溜溜地一边说，一边望了望她那个去年就到了出嫁年龄的女儿。

德·瓦特维尔小姐想到她亭子的成功，不无骄傲，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人高明多了。谁也没猜到，从事这项工程仅仅是因为一个被看作愚钝、幼稚的小姑娘，想把萨瓦龙律师的办公室看得更清楚些。

阿尔贝·萨瓦龙为大教堂教务会所作的一鸣惊人的辩护，由于惹动了律师们的嫉妒心，很快就不再有人提起了。而萨瓦龙不改深居简出的习惯，哪儿都不露面。他既无人吹捧，又不出去见别人，在外地人很容易被遗忘的贝桑松，就更有可能被人遗忘了。然而，他三次在商务法庭出庭辩护，三起都是打到最高法院的异常棘手的官司。他的主顾是本市最大的四个批发商，他们发现他很有见识，用外省的话说，他判断力极

① 建筑师名。

强，就把诉讼的事托付给了他。瓦特维尔家的亭子落成的那天，萨瓦龙也在树他的纪念碑。他靠着自己和贝桑松商界要人之间静悄悄的联系，在城里办了一份半月刊，取名《东部评论》，资本共四十股，每股五百法郎，股金存放在他的前十名主顾手中。他使他们感到有必要为贝桑松的未来出一把力，贝桑松应该是米卢斯[1]和里昂之间的中转站，莱茵河和罗讷河之间的一个重镇。

贝桑松要和斯特拉斯堡一争高低，不就应该既是贸易基地，又是文化中心吗？只有在这份《评论》上，才能探讨和东部利益有关的重大问题。把斯特拉斯堡和第戎对文学界的影响抢过来，开导法国的东部地区，和巴黎的中央集权相抗衡，这可是莫大的光荣。阿尔贝的这些分析和见解被这十个大批发商照学照搬，还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分析和见解。

萨瓦龙律师没有犯好出风头的错误，他让自己的第一个主顾布歇先生掌管财政，此人通过妻子和一家出版大部头宗教著作的大出版商建立了联系；但律师亲自担任编辑，作为创办人，也分享一份盈利。商界向多尔、第戎、萨兰、纳沙泰尔、汝拉山区、布尔格、南蒂阿、隆勒索涅[2]等地发出呼吁，要求比热、布雷斯及弗朗什-孔泰三省的一切好学之士献策出力，给予帮助。凭着商业上的联系和同业的襄助，加上价格便宜（《评论》每季订价八法郎），终于有了一百五十个订户。律师为了避免因拒绝刊用来稿而伤害本地人的自尊心，想出一

① 法国东北部的城市。

② 以上提及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皆在法国东部。

个点子，让布歇先生的大公子要求领导《评论》的文学编辑工作。这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人，贪求名位，还从来不懂得舞文弄墨的难处和辛酸。阿尔贝暗中加以操纵，把阿尔弗雷德·布歇变成自己的心腹。这位律师界的天之骄子在贝桑松也仅仅和阿尔弗雷德有密切的交往。阿尔弗雷德每天上午到花园里来，和阿尔贝商量本期的内容。不用说，试刊号上登载了一篇阿尔弗雷德写的、得到阿尔贝赞同的《沉思》。和阿尔弗雷德交谈时，阿尔贝谈出一些精彩的想法、一些文章题目，好让小布歇去利用。因此，批发商的儿子还自以为在利用这位大人物呢！对阿尔弗雷德来说，阿尔贝是一个天才，一个深刻的政治家。批发商们为《评论》的成功感到十分高兴，他们只要付十分之三的股金就行了。再添二百个订户，股东们就可得到五厘红利，因为编辑工作是没有报酬的。这样的编辑工作也无法付予报酬。

《评论》出到第三期，已能和阿尔贝在家阅读的法国各种报刊互相交换。这第三期上登了一篇署名为A·S·的短篇小说，大家认为是这位名律师写的。虽然贝桑松的上流社会对这份被控为自由主义的《评论》毫不在意，到隆冬时节，德·沙冯库尔夫人家里还是有人谈到了弗朗什-孔泰地区产生的这第一篇短篇小说。

“父亲，”罗萨莉说，“贝桑松出了一份《评论》，你该去订阅，但要留在你那儿，因为妈妈不会让我阅读的，你得借给我。”

这五个月来，罗萨莉对他很温柔体贴，德·瓦特维尔先生

因为急于满足爱女的要求，亲自去订了一年的《东部评论》，并把已出版的头四期借给女儿。夜里，罗萨莉贪婪地阅读着这篇小说，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读短篇小说；她也只是在这两个月才感到自己在生活！因此，不应该根据常情来判断小说对她所产生的影响。这篇作品出自一个把新文学流派的文风，或者可以说文采，带到外省来的巴黎人的手笔，姑且不说作品的价值是高还是低，但它对一个把自己白璧似的思想和纯洁的心灵托付给第一篇这类作品的年轻姑娘来说，不能不是一篇杰作。再说，罗萨莉根据自己听到的情况，直觉地产生一个念头，更大大抬高了这篇小说的价值。她希望从中找到阿尔贝的感情，或者找到和他生活有关的什么东西。她才看了不多几页，这个念头就更加坚定不移了，看完以后，她确信自己没有猜错。在沙冯库尔沙龙的批评家看来，阿尔贝大概是摹仿了某些现代作家，他们无力创造，讲的只是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生活中的隐私。下面就是这篇吐露隐情的作品。

《爱情产生的抱负》

一八二三年，两个年轻人定下了遍游瑞士的旅行目标，七月里一个晴朗的早晨，他们乘坐一艘由三名桨手驾驶的船，从卢塞恩出发，向弗鲁埃伦前进，打算在四州湖①边每一处有名的地方都逗留一下。从卢塞恩到弗鲁埃伦，处处是湖光山色，岩石溪流，更有绿树飞瀑，错落其间，真是美不胜收，令人叫

① 四州湖为瑞士一湖泊。卢塞恩在湖的北端，弗鲁埃伦在湖的南端。

绝。时而是朴素的荒野，优美的岬角，时而是娇媚而凉爽的山谷，陡直的花岗岩，崖上林木簇簇，有如翎饰，孤寂而清新的港湾张开着臂膀，梦幻似的远景把幽谷之美点染得分外悦目。

途经迷人的热尔索村时，两个朋友中的一个久久地注视着一所似乎刚修建不久、四周围有栅栏的木屋，它坐落在一个岬角上，几乎浸沉在湖水中。船打屋前经过时，从最高一层的房间里，探出一个女人的脑袋，想欣赏一下船行湖上的美景。凝视木屋的年轻人，正和这陌生女人漫不经心的目光相遇。

"在这儿停下吧，"他向朋友说，"我们本来想以卢塞恩为大本营，畅游瑞士；莱奥波德，倘若我改变主意，留在这儿看管衣物，你不会觉得不好吧？你呢，悉听尊便，我呀，我的旅行就结束了。船伕，请掉转船头，让我们在这个村子下船，我们在这儿吃午饭。我会到卢塞恩去取回我们的全部行李的，你离开这儿前，也要知道我在哪所屋子里住下来，回来时好找到我。"

"这儿和卢塞恩也差不多，"莱奥波德说，"我又何必阻挡你一时的豪兴呢。"

这两个年轻人是名副其实的一对朋友。两人同岁，同在一所中学里读书；念完法律以后，一同利用假期来瑞士作传统的旅行。莱奥波德由于父亲的意愿，将去巴黎一家公证人事务所工作。他为人正直，温文尔雅，举止安详，这决定了他顺从的性格。莱奥波德眼见自己将是巴黎的公证人：展现在他面前的生活仿佛是穿越法国平原的一条大路，他以明达的驯服态度来迎接自己的全部新生活。

他的旅伴，我们称之为罗道尔夫，性格和莱奥波德恰成对照，截然相反的性格使两人的友情更加牢固。罗道尔夫是一个大贵族的私生子，这位贵人还来不及给他心爱的女人和罗道尔夫作出能维持生计的安排，就过早地去世了。罗道尔夫的母亲受到命运的播弄，想出一个冒风险的主意。她把孩子父亲慷慨馈赠的东西全部出卖，凑了一笔十多万法郎的现款，以高利率存放起来，作为自己的终身年金。这样，每年大约可得一万五千法郎，她决心为儿子的教育牺牲一切，好让他具备今后发家致富的有利条件，靠着勤俭持家，给儿子成年时攒下一笔资金。这样做很大胆，全部指望系于自己寿命的长短①；话说回来，没有这份胆量，她也就不可能活下来，不可能象象样样地抚养这个孩子，这可是她仅有的希望，她的未来，她欢乐的唯一源泉。母亲当年是最可爱的巴黎女子之一，父亲是布拉班特省一位出众的贵族子弟，罗道尔夫是两人你恩我爱的激情的产物，他极为敏感，从小对什么事都有一股火一般的热情。在他身上，欲望成了强大的力量，生命的动力，想象的兴奋剂，行动的缘由。这位聪明的母亲一发现孩子的这种素质，很是害怕，几经努力，终归无效，罗道尔夫对欲望的执着，仍然象诗人之于想象，科学家之于计算，画家之于绘事，音乐家之于作曲。他象母亲一样温柔，但想做一件事情，就专心致志，全力以赴，从不计较时间。他一心想着完成计划，对于完成计划的手段则不加考虑。“我儿子自己有了孩子时，”母亲

① 终身年金是一种高利率的特种长期存款，按年支息，待存款人故世后，本金即没收。

说，“他会要求孩子马上长大成人的。”对这样可贵的热情引导得法，帮助罗道尔夫取得了出色的学习成绩，成为一个英国人所谓的十足的绅士。母亲为他感到骄傲，但总害怕他如此温柔、善感、暴烈而又仁慈的心，有朝一日会被某种激情所驱使，招来什么灾祸。因此，谨慎的母亲，在冷静而忠诚的公证人身上，看到了一个一旦罗道尔夫不幸失去她时，能取她而代之的监护人和贴心人，就从旁鼓励罗道尔夫和莱奥波德相互友善。罗道尔夫的母亲四十三岁时风韵犹存，使莱奥波德爱慕万分。这情况使两个青年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莱奥波德是很了解罗道尔夫的，所以看到他向小楼上瞥了一眼后就留在村子里，打消了去圣戈塔尔① 游览的计划，也并不感到惊讶。两个朋友在天鹅客栈就餐，趁人准备饭菜的时候，去村里转了一圈，走到那座漂亮新屋的附近，罗道尔夫边走边和村民聊天，发现有一家小市民按照瑞士很普遍的习惯，愿意供他膳宿。人家给他一个房间，从那儿可以饱览山水风景，望得见四州湖上备受游客赞颂的一个秀美的小湾。这座房子和罗道尔夫瞥见的那位陌生美人所在的新房子，隔着一个十字路口和一个小码头。

罗道尔夫每月付一百法郎，日常生活上的任何琐事就都不用管了。但是，斯托普弗两口子考虑到可能有的种种开销，要求预收三个月租金。你只要和瑞士人稍打交道，他总要露出高利贷者的本色。饭后，罗道尔夫马上在自己房间里安顿

① 即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

下来，放好为游览圣戈塔尔带来的行装，看着莱奥波德本着遵守决定的精神重新出发，去为罗道尔夫和他自己游完全程。当罗道尔夫坐在岸边的岩石上，已经望不见莱奥波德的小船时，就偷偷注视那座新房子，希望能看见那位陌生女人。唉！房子里毫无动静，他只好回来。以前在纳沙泰尔当箍桶匠的斯托普弗先生和太太端来晚饭时，他向他们询问了附近的情况，由于两位主人不用请求就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没了，他终于把他想知道的有关陌生女郎的底细全部摸清了。

陌生女郎叫法妮·洛弗拉斯。洛弗拉斯这个姓氏，读音和英语中的无情一样，属于英国古老的世家；但理查逊以这个姓氏创造了一个有名的人物①，却败坏了这个名字。洛弗拉斯小姐来湖边住下，是为了她父亲的健康，医生嘱咐他要呼吸卢塞恩州的空气。这两个英国人，身边没有别的佣人，只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孩，一个小哑巴，她对法妮小姐很忠心，侍候得很周到。他们从去年冬天以来寄寓在贝尔格曼先生和太太家。贝尔格曼先生从前在大湖②中的isola Bella和isola Madre③上，为博罗梅伯爵阁下当花匠领班。这两个瑞士人虽然有将近一千埃居年金的收入，还是把自己楼上的房间租给了洛弗拉斯一家，每年二百法郎，租期三年。老洛弗拉斯已是老态龙钟的九旬老人，家境的拮据使他不能有什么挥霍，他很少出

① 即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哈洛》中诱骗克拉丽莎的花花公子洛弗拉斯。

② 意大利和瑞士之间的湖泊。

③ 意大利文：美丽岛和母亲岛。

来走动。女儿为了养活他只得工作，据说在翻译英语书，自己也在著书。所以，洛弗拉斯父女俩不敢租船游湖，也不敢租马和雇导游参观游览周围地区。贫困到如此省吃俭用的地步，使瑞士人少了一个赚钱的机会，但也因此而更得到瑞士人的同情。这家人的女厨娘包下了这三个英国人的伙食，每月一百法郎。但是，热尔索全村人都相信，从前的花匠虽然想当士绅，私下里却借女厨娘的名义，赚了这笔包伙的钱。贝尔格曼夫妇在住宅周围开出了几个美丽的园子，建造了一座华丽的暖房。正是这个人家的花卉、果木和奇花异草，使年轻的英国小姐路过热尔索村时选中了这座房子。大家估计法妮小姐有十九岁，她是老人最小的孩子，想必很受老人宠爱。不到两个月以前，她从卢塞恩弄来一架出租的钢琴，她似乎对音乐十分着迷。

"她喜欢花和音乐，"罗道尔夫想道，"她还没有嫁人吧？那好极了！"

第二天，罗道尔夫托人请求参观这些开始有点名气的暖房和园子，但没有马上得到同意。奇怪之极的是，从前的花匠要求看看罗道尔夫的护照。护照马上送去了，第二天才由女厨娘送回来，并向他传言：东家很高兴带他看看他们的住所。罗道尔夫去贝尔格曼家时可是哆嗦着去的。只有感情十分强烈的人才会这样哆嗦，他们这一刻倾注的激情抵得上有些人一辈子倾注出来的激情。为了让博罗梅岛屿的前花匠看了高兴，他穿得很讲究，因为他已经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珍宝的守护者。他在各个园子里转来转去时，不时小心翼翼地瞧瞧房

子：两位老房东显然对他存有戒心。但不久他的注意力就集中在那个哑巴英国女孩身上了。小女孩年纪虽小，但很精明，使他疑心她是个非洲女孩，至少也是个西西里姑娘。这个小女孩肤色金黄，象支哈瓦那的雪茄烟，炯炯有神的眼睛，亚美尼亚人的眼皮，长长的睫毛绝不是英国人的，头发乌黑，近乎橄榄色的皮肤下面，有着十二分强健、异常亢奋的神经。她向罗道尔夫投来讯问的眼光，放肆得令人难以置信，并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个小摩尔人①是谁家的？"他向可敬的贝尔格曼太太问道。

"英国人的。"贝尔格曼先生答道。

"她不会是在英国出生的！"

"他们可能是从印度把她带回来的。"贝尔格曼太太回答。

"我听说，年轻的洛弗拉斯小姐很喜欢音乐，如果在医生规定我在这湖边疗养的日子里，她肯让我和她一起玩玩音乐的话，我将不胜荣幸……"

"他们从不接待外人，什么人也不想见。"老花匠说道。

罗道尔夫咬咬嘴唇；出门以前，他没有被邀请到屋里坐坐，也没有被带到屋子正面和岬角之间那部分园子里去。在那边，屋子二楼上有一条木头走廊，被山区木屋那种很深的屋檐遮着，屋顶是瑞士的款式，伸向屋子的四角。罗道尔夫极口称赞这样雅致的布局，夸奖从这走廊上所见的景色，但都白费力

---

① 摩尔人的皮肤多为深褐色。

气。他辞别贝尔格曼夫妇时灰溜溜的，正象一切有才智、有想象力的人，相信计划一定成功，结果大失所望时那样。

晚上，他当然在这个岬角附近泛舟湖上，一直划到布吕南和施维茨，到夜色降临时才回来。他远远瞥见那扇开着的灯火通明的窗子，听到了钢琴声和宛转的歌声。他吩咐停船，如痴似醉地聆听一曲唱得出神入化的意大利曲子。歌声一完，罗道尔夫离船上岸，辞退了两个船夫。他也不怕弄湿自己的脚，走过去坐在受湖水浸蚀的花岗岩礁石上，岸上是一排密密的刺槐篱笆，篱笆内，是贝尔格曼园子里一条矮矮的菩提树小径。一小时以后，他听到头上有人讲话和走动，但是传到他耳朵里的话都是意大利语，是两个女人、两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他趁两个谈话人在小径一端的时候，轻轻地溜到了另一端。经过半小时的努力，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小径的尽头，占有了一个好位置，从这儿他可以看见两个女人，而她们即使向他走过来，也不会瞧见他。罗道尔夫认出一个女人是哑巴女孩，好不吃惊，她正用意大利语和洛弗拉斯小姐讲话。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湖上和屋子四周万籁俱寂，这两个女人当然觉得自己很安全：热尔索全村，只有她们两人还睁着眼睛。罗道尔夫认为，小女孩装哑巴是一种不得已的策略。从她们讲意大利语的腔调来看，罗道尔夫猜想这是两个女人的母语，他的结论是：英国人的身分只是一个幌子。

“这是些意大利的难民，”他想，“是害怕奥地利或撒丁岛警察的流亡者。① 两个少女要等到夜里，才能放心地出来散散步，讲讲话。”

他马上在篱笆旁边躺下来，象蛇一样匍匐前进，好在两株刺槐间找到一个缺口。当所谓的法妮小姐和假装的哑巴女孩到了小径的另一头时，他冒着勾破衣服和刺伤脊背的危险，穿过了篱笆；当她们走到离他二十步远的地方时还没有看见他，因为他躲在被月光照得十分明亮的篱笆投下的阴影里。他突然站了起来。

"请别害怕，"他用法语向意大利女人说，"我不是奸细。我猜得出来，你们是难民。我是法国人，只因为您瞧过我一眼，就把我拴在热尔索不走了。"

罗道尔夫被一件铁器在胁部猛刺一下，一阵痛楚，倒了下来。

"Nel lago con pietra，"② 厉害的哑女说道。

"啊呀！Gina③。"意大利女人叫了起来。

"她没刺中要害，"罗道尔夫说着从伤口拔出一把尖刀，刀碰上了一根下肋骨，"要是再朝上一点，可就捅到我心窝里去了。是我不好，弗朗切丝卡，"他记起来，小吉娜曾多次叫过这个名字，"我不怪她，您别责备她：有幸和您讲话，完全值得被尖刀戳一下！只是请给我指指路，我得回斯托普弗家去。请放心，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

① 拿破仑失败后不久，意大利为争取全国统一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斗争，为推翻奥地利统治而多次发动爱国起义，失败后遭到血腥镇压。当时撒丁岛的统治者站在奥地利一边。

② 意大利文：绑块石头，扔到湖里去。

③ 意大利文：吉娜。

弗朗切丝卡从惊讶中镇定下来以后，帮助罗道尔夫站了起来，又向吉娜说了几句话，吉娜两眼充满了泪水。两个女人逼着罗道尔夫坐在一条长凳上，脱下上衣和背心，解下领带。吉娜解开衬衣，猛吸伤口。弗朗切丝卡走开了一会儿，回来时带来了一大块药膏胶布，把胶布敷在伤口上。

“您这样就可以回家了。”她说。

两个女人各自扶着他一条胳膊，把罗道尔夫搀到一扇小门前，钥匙就放在弗朗切丝卡的罩衣口袋里。

“吉娜懂法语吗？”罗道尔夫问弗朗切丝卡。

“不懂。您别晃动了。”弗朗切丝卡稍稍不耐烦地说。

“让我看看您吧，”罗道尔夫柔声地回答，“因为，我也许很长时间不能来……”

他倚在小门的一根柱子上，凝视着美丽的意大利女人，她在最安宁的寂静中，在瑞士最美丽的湖上洒满月光的最美丽的夜色中，让他看了一会儿。弗朗切丝卡的确是古典的意大利女子，就象人们在想象中希望、塑造，或者说梦想的那种意大利女子。首先打动罗道尔夫的是她优雅妩媚的身段，多柔软的腰肢！虽然看起来柔弱，其实很矫健。脸上因为突如其来的关注，显出琥珀色的苍白，但仍掩盖不住一对水汪汪的乌黑眼睛包含着的柔媚。一双手，一双希腊雕刻家给光滑的雕像臂膀安上的最美丽的手，扶着罗道尔夫的胳膊；白皙的双手和黑色的衣服形成鲜明的对照。冒失的法国人只看得清一张略长的鹅蛋形脸，忧伤的嘴微微张开，在两片鲜艳红润的嘴唇里，露出两排白净发亮的牙齿。五官轮廓的秀美保证弗朗切

丝卡可以永远光彩照人；但是给罗道尔夫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完全沉浸于同情心时，忘了其他一切的落落大方和意大利式的坦率。

弗朗切丝卡向吉娜说了一句话，吉娜扶着罗道尔夫一直把他送到斯托普弗家门口，按一下铃，就象燕子一样飞走了。

“这些爱国者手下毫不留情！”罗道尔夫独自躺在床上，一面忍着痛楚，一面思量着：“Nel lago！①吉娜本来会在我脖子上绑块石头，把我扔进湖里去的！”

天亮后，他派人到卢塞恩去请最高明的外科医生；医生一来，他就嘱咐医生严守秘密，让他领悟到此事与荣誉有关。他下床的那天，莱奥波德游览归来。罗道尔夫给他编了个故事，打发他去卢塞恩取行李和信件。莱奥波德带回一个最悲惨、最可怕的消息：罗道尔夫的母亲去世了。早在这两个朋友从巴塞尔去卢塞恩的时候，由莱奥波德的父亲写的这封报丧信，就在他们出发去弗鲁埃伦的当天到了卢塞恩。虽然莱奥波德采取了预防措施，罗道尔夫还是因悲恸过度而发起烧来。未来的公证人一俟朋友脱离险境，就带着一份委托书动身回法国。罗道尔夫现在可以留在热尔索村了，这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抚慰他的痛苦的地方。这个法国青年旅途丧母的悲惨消息传开以后，他的处境、他的绝望引起了热尔索全村人的同情和关切。伪装的哑女每天早上来看望法国人，好回去向女主人报告。

---

① 见本卷第527页注②。

等到罗道尔夫可以出门的时候，他便去贝尔格曼家感谢法妮·洛弗拉斯小姐和她父亲对他的关怀。意大利老人自从在贝尔格曼家住下以后，第一次让一个外人走进自己的房间。罗道尔夫受到热忱的接待，既因他遭到了不幸，又因他是法国人，对他完全不必怀疑。①第一个晚上，弗朗切丝卡在灯光下真是美丽动人，在罗道尔夫这颗破碎的心里照进了一线阳光。她的微笑，给他的哀伤撒下了希望的玫瑰花。她不唱欢快的曲调，而唱和罗道尔夫的心情合拍的凝重而优美的歌曲，罗道尔夫注意到了这种令人感动的体贴。八点钟左右，老人毫无顾虑地留下两个年轻人，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弗朗切丝卡唱累了，就领着罗道尔夫来到外面的走廊，眼前是美妙的湖景，她示意他挨着她在一张粗木长凳上坐下来。

“cara② 弗朗切丝卡，问一下您的年龄，不知是否冒昧？”罗道尔夫说道。

“十九岁，”她回答，“都过了。”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减轻我的痛苦，”他又说道，“那就是希望从您父亲那儿得到您。不管您的经济情况怎样，象您这样美丽，在我看来，哪个公主都没有您富有。因此，我向您吐露衷情时都在战栗，但我对您的感情是深沉的，永恒的。”

“Zitto③！”弗朗切丝卡把右手的一个指头放在唇边说，

① 意大利内战时，法国是赞助革命党的。

② 意大利文：亲爱的。

③ 意大利文：嘘。

“别再说了，我不是自由的，我结婚都三年了……”

两人深深地静默了好一会儿。意大利女人看到罗道尔夫的姿势，心里害怕，凑近一看，发现他完全晕过去了。

“Povero①！”她想，“我还以为他是态度冷静呢。”

她去找了点嗅盐，让罗道尔夫嗅了几下，他苏醒过来了。

“结过婚了！”罗道尔夫望了望弗朗切丝卡，说道，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

“孩子，”她说，“还有希望，我丈夫已经……”

“八十岁了？……”罗道尔夫问。

“不，”她微笑着回答道，“六十五。他为了骗过警察局，化装得很老。”

“亲爱的，”罗道尔夫说，“再来几下这样的刺激，我就没命了……您得认识我二十年，才能了解我内心的感情有多强烈，我对幸福的渴求有多热切。”他说着指了指爬满栏杆的一株弗吉尼亚茉莉，“这株植物为了开花而向往阳光，也没有我这一个月来爱您爱得那么强烈。我爱您，忠贞不二。我对您的爱情，是我生命的秘密源泉，也许，我得为此而死！”

“噢！法国人，法国人！”她不胜感叹，撅了撅嘴，表示不信。

“难道不该等着您，从时间老人的手中得到您吗？”他一本正经地说，“您要知道，如果您刚才说过的话是真诚的，我可以等您，始终如一，决无二心。”

---

① 意大利文：可怜的。

她诡诈地瞧了他一眼。

“绝不变心，连胡思乱想也不会有。我要挣一份家产，您需要有一份巨额的家产，您天生是一位公主……”

听到这话，弗朗切丝卡不觉嫣然一笑，使她脸上增添了一种最迷人的表情，表情之细腻，正象伟大的列奥纳多在《蒙娜·丽莎》①中用生花妙笔勾画的那样。她这一笑使罗道尔夫停了一会儿。

“……是啊，”他接着又说，“流放生活使你们一贫如洗，您恐怕受够了苦。啊！如果您想使我成为最幸福的男人，使我的爱情成为神圣的爱情，您应该把我看作一个朋友。我不也应该是您的朋友吗？先母留给我六万法郎的积蓄。您拿一半去，好吗？”

弗朗切丝卡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洞察一切的眼光，直射进罗道尔夫的灵魂深处。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的工作够我们过阔绰的生活了。”她以庄重的口吻回答说。

“要弗朗切丝卡工作，我能受得了吗？”他叫了起来，“你们终归有一天要回国，收回你们丢下的财产……”年轻的意大利女人又看着罗道尔夫……“到那时候，再把你们向我借的钱还我好了。”他补充了一句，体贴入微地瞧了瞧她。

“换个话题吧。”她说，神情姿态显得无比高贵，“您去挣一笔可观的家产，在您国内做一个杰出的人物，这是我的祝愿。

① 即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的名作《蒙娜·丽莎》所刻画的微笑，被誉为“永恒的微笑”。

名声是一座可以帮您跨过深渊的活动桥。您要有抱负，应该有抱负。我相信您有卓越的才能；但是，您施展这种才能，与其是为了配得上我，不如去为人类谋幸福。这样，在我看来，您会显得更加伟大。”

这一番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罗道尔夫发现弗朗切丝卡对自由思想满腔热忱，十分崇尚激发了那不勒斯、皮埃蒙特和西班牙三地革命的自由信念。罗道尔夫出来时，由假哑巴吉娜领着走到门口。已经是十一点了，村里已没有人闲荡，不用怕被人撞见；罗道尔夫把吉娜拉到一边，用蹩脚的意大利语低声问她：“孩子，你的两个主人是谁？告诉我，我把这枚崭新的金币给你。”

“先生，”孩子接过钱回答说，“男主人是米兰的著名书商朗波拉尼，革命党的领袖之一，是奥地利一心要关进施皮尔堡① 的密谋分子。”

“书商的妻子？……嘿，那更好，”他想，“我们是平等的了。”“女主人出身于什么家庭呢？”他又高声接着问，“她的神气简直象一位女王。”

“意大利妇女都是这样的。”吉娜骄傲地回答，“她父亲姓科洛纳。”

弗朗切丝卡的低微身分使罗道尔夫壮了胆。于是他叫人在自己的小艇上装了天篷，船尾放了几个坐垫。装置完毕，这位情人来请弗朗切丝卡泛舟游湖。意大利女人接受了，当然

① 奥匈帝国在一八五五年以前的国家监狱，在今捷克境内。

是为了在村里人面前扮演年轻的英国小姐的角色；但她带了吉娜一起去。弗朗切丝卡·科洛纳的一举一动，都反映出她受过上等教育，出身十分高贵。看到意大利女人坐在船尾的样子，罗道尔夫感到自己总和她隔着点距离；他原想亲热亲热，现在碰到真正贵族的高傲表情，心也就凉了下来。弗朗切丝卡一个眼色，就变成公主模样，象中世纪的公主一样享有各种特权。她似乎猜到了这位胆敢充当她保护人的臣民的思想深处。罗道尔夫早就从弗朗切丝卡接待他的客厅的陈设上，从她的梳妆打扮和日常用品上，看到了她出身高贵、家庭富有的迹象。如今这种种观察到的现象统统给回想起来，而他遭到尊贵的弗朗切丝卡的冷淡之后，不禁陷入了沉思。吉娜这个尚未成年的心腹，似乎也戴着一副嘲笑人的面具，偷偷地斜眼瞅着罗道尔夫。意大利女人的现实境况和她言行举止之间明显的不一致，罗道尔夫觉得又是一个谜，他怀疑有和吉娜装哑巴相似的什么别的鬼把戏。

“您想去哪儿，Signora lamporani①？”他问道。

“去卢塞恩吧。”弗朗切丝卡用法语回答。

“好哇！”罗道尔夫想道，“她听到我直呼其名，并不感到惊讶，她肯定料到我会问吉娜的，好个有心计的女人！”

“您对我有什么不满呀？”他说着走了过来，终于坐在她身边，做一个手势要求她把手伸过来，弗朗切丝卡却把手缩了回去。“您冷冰冰的，一本正经，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叫人

① 意大利文：朗波拉尼夫人。

扫兴！”

“不错，”她微笑着答道，“是我不对，这样是不好，是小家子气，用你们的法语来说就是：没有艺术家风度。最好还是解释一下，而不要对一个朋友抱有不友好的或者冷漠的看法，何况您已经向我证明了您的友谊。也许，我对您的态度有些过分。您大概把我看成了一个平凡的女人……”罗道尔夫忙不迭地摆手，加以否认。“……是的，”书商的妻子继续往下说，对他的摇头摆手视而不见，“我也意识到了，当然啦，我也很后悔。好吧！我这就来说几句老老实实的话，了结这一切。罗道尔夫，您要知道，我感到自己身上有一股力量，能把和我对真正的爱情的观念和预见不合拍的感情压抑下去。我也会爱，象我们意大利人那样去爱；但我知道我的责任；我不会糊涂到忘掉我的责任。别人未经我本人同意把我嫁给了这个可怜的老人，他慷慨大方地给了我自由，我可以利用这种自由；但是，结婚已经三年，也就等于接受了有关夫妇之道的法律。因此，纵然有按捺不住的激情，我也不会产生——哪怕是不知不觉地——恢复自由的愿望。埃米利奥是了解我性格的。他知道，我可以把属于我的心给人家，但是我不会把我的手给人家①的，这就是我刚才从您那儿把手缩回来的原因。我希望有人忠实地、高尚地、热情地爱我，等我，而我只能报之以绵绵的柔情，但这柔情只表现在我的心里，不能越出一步。如果我这些话您都听懂了……啊！”她接着说，天真得象个少女，“我

① 西俗，手象征女方允婚或向女方求婚。

就又会变得活泼风流，爱说爱笑，快活得象个不懂得亲密交往会有危险的孩子。”

这一番表白那么清楚，那么坦率，加上语调和眼神，显得字字句句都是由衷之言。

“就是一位科洛纳公主，也不会说得更好了。”罗道尔夫笑眯眯地说道。

“这是不是责备我身分低贱？”她以高傲的神气回答，“难道您的爱情要有贵族纹章才行？在米兰，最显贵的姓氏斯福尔扎、卡诺伐、维斯孔蒂、特里维齐约、于尔西尼都写在店铺上面，还有姓阿尔山托的，开着药房；但是，请相信，虽然论地位我只是个女店主，但论感情，我可是个公爵夫人。”

“责备您？不，夫人，我是想赞美您……”

“是打个比方赞美吗？……”她狡黠地说。

“哎，您要知道，”他接着说，“如果我是词不达意，您就不要再折磨我了。我的爱情是绝对的，我的爱情里有无条件的服从，有无限的尊敬。”

她满意地点点头，说道：“那么先生是接受条件啦？”

“我接受。”他说道，“我懂得，一个体魄健美的女人，爱的机能是不会枯竭的，我也懂得，您有您的苦衷，您要限制这个机能。啊！弗朗切丝卡，在我这个年龄，能和一个象您这样高尚、象您这样仪态万方的女人共享这样一种温情，我算是心满意足了。象您所希望的那样爱您，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不就可以防止种种错误的疯狂行为吗？不就可以集中精力，专注于高尚的感情，使人日后可为此而骄傲，并且只留下美好的回忆

吗？……您要是知道，您已经给皮拉特山脉、给里吉山① 和这个优美的盆地，增添了多少色彩，多少诗情画意……”

“我想知道呀。”她带着意大利女人惯常的、有几分狡黠的天真说道。

“啊！此时此刻，将如同女王额头上的钻石，在我的今生今世永放光彩。”

弗朗切丝卡的唯一回答，是将手放在罗道尔夫的手上。

“噢，亲爱的，永远亲爱的，您说，您从来没有爱过人吧？”他问道。

“从来没有！”

“您允许我高尚地爱您，一切等老天安排吗？”

她微微地点了点头，罗道尔夫的脸颊上滚下两颗大大的泪珠。

“哎呀！您怎么啦？”她说道，已不再象一个女王了。

“我已经没有母亲，无法告诉她我有多么幸福。她离别了人世，不曾看到本来会减轻她弥留时痛苦的事……”

“什么事？”她问。

“她对我的温情已经被另一股同等的温情替代了。”

“Povero mio②！”受到感动的意大利女人叫道。停了一会她又说：“请相信我，对一个女人来说，知道自己就是她的爱侣在世界上的一切，看到他孤苦伶仃，无家可归，心中除了爱情，别无所有，总之自己能占有他的全身心，这真是一件甜蜜

① 瑞士的两处风景优美的名山。

② 意大利文：我可怜的人。

的事！也是忠贞不渝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对情侣这样倾吐衷肠之后，心里感到一阵甜蜜的安宁，一阵美妙的恬静。人类的感情需要以确信为基础，因为，宗教感情就永远是深信不疑的：人永远确信他会得到上帝的酬报。人的爱只有与对神明的爱相似的时候，他才觉得是可靠的。因此，只有自己完全体验过恬静安宁的境界，才能懂得一生中绝无仅有的此时此刻是如何令人心醉神迷，这种时刻和青春的激情一样一去不复返。信任一个女人，把她当作自己一生的信仰，自己生活的本源，照亮自己每一个思想的神秘的光！……这不就是再生吗？这时，一个年轻人多多少少把对自己母亲的爱掺进了爱情。罗道尔夫和弗朗切丝卡两人一时相对无语，而用友善和充满深意的眼神对答着。两人在大自然最富有诗情画意的景色中互相了解，外界的庄严璀璨因他们内心的庄严璀璨获得印证，使他们把此时此刻的点滴印象都铭刻在记忆里。弗朗切丝卡丝毫没有卖弄风情的样子，落落大方，真情实意，诚挚坦率。这样高尚的情操深深地打动了罗道尔夫，他从中看到了意大利女人和法国女人的区别。湖水、大地、天空和女人，在这片广漠辽阔而又多姿多采的景色中，一切都很壮美，很甜蜜，连他们的爱情也是这样。巍巍的雪峰，蓝天下削出的悬崖峭壁，都使罗道尔夫想起可以容纳他的幸福的环境：一个雪山环抱的富饶原野。

心头这股甜蜜的醉意不免受到干扰。从卢塞恩驶来一条船，盯着船已经望了一阵子的吉娜，做了一个快乐的姿势，但没有忘记她的哑巴角色。船驶近了，当船上人的面貌已历历

在目时，弗朗切丝卡看到一个青年人，便叫道，“蒂托！”她站起来，不顾翻身落水的危险，摇着手帕喊道：“蒂托！ 蒂托！”蒂托吩咐船夫划桨，两条船就拢到一条线上了。两个意大利人，一男一女，兴冲冲地交谈起来，他们讲的是一种方言，象罗道尔夫那样只懂一点书本上的意大利语、又从未去过意大利的人，对他们谈话的内容，既听不懂，也猜不出。蒂托的英俊，加上弗朗切丝卡亲热的样子和吉娜快活的表情，这一切使他很伤心。再说，哪个情人见到自己因故被撇在一边，都会不高兴的。蒂托使劲扔给吉娜一个无疑盛满了金币的小皮袋，又扔给弗朗切丝卡一包信件，她向蒂托做了个告别的表示，就读起信来了。

“赶快回热尔索。”她向船夫说道，“我不愿意让可怜的埃米利奥再多受十分钟的痛苦。”

“发生什么事情啦？”罗道尔夫等意大利女人读完最后一封信时问道。

“La liberta!①”她象艺术家一样热情洋溢地说。

“E denaro!②”吉娜终于能开口说话，象回声似的应和道。

“是呀。”弗朗切丝卡接着又说，“苦日子过完啦！我已经工作了十一个月，都开始厌倦了。我的的确确不是个搞文学的女人。”

“这个蒂托是干什么的？”罗道尔夫问。

---

① 意大利文：自由啦！

② 意大利文：也有钱啦！

“是科洛纳那家可怜的店铺里财政部的国务秘书，换句话说，是我们的 ragionato① 的儿子。可怜的孩子！他没法从圣戈塔尔、塞尼山② 或辛普朗③ 那边过来：他是从海上，从马赛过来的，他不得不穿过法国。好了，三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到了日内瓦，可以舒舒服服过日子了。得了，罗道尔夫，”她看到巴黎人脸上愁容满面，就说道，“日内瓦湖难道比不上四州湖吗？……”

“请允许我为贝尔格曼家这座可爱的房子表示惋惜吧。”罗道尔夫指着岬角说。

“今晚您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增加您的回忆，Povero mio④，”她说，“今天过节，我们没有危险了。母亲告诉我，再过一年，我们也许会得到大赦的。噢，la cara patria⑤ ……”

吉娜听到最后这句话就哭了，说道：“再过一个冬天，我会死在这儿的！”

“可怜的西西里小山羊！”弗朗切丝卡摸摸吉娜的头说道，这爱抚的动作使罗道尔夫羡慕不已，巴不得也让她抚摸一下，虽然其中并没有爱情的成分。

船靠岸了，罗道尔夫跳上沙滩，把手伸给意大利女人，把她带到贝尔格曼家的门口，然后回去更衣，好尽早返回。

---

① 意大利文：精明。（此处系巴尔扎克笔误，应写作 ragioniere，意为“会计”。——原编者注。）

② 位于法国和意大利国境线上的阿尔卑斯山。

③ 瑞士南部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口，与意大利毗邻。

④ 见本卷第 537 页注②。

⑤ 意大利文：亲爱的祖国。

罗道尔夫发现书商和妻子坐在室外的走廊上，他看到喜讯给九旬老人带来的惊人变化，压抑不住自己惊讶的表情。他看到的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六十岁上下的男子，一个瘦削的意大利人，腰杆挺直得象字母“i”，在虽则稀疏、但依然乌黑的头发下，露出一个白皙的前额，两眼炯炯有神，牙齿洁白齐全，一张恺撒型的脸，外交家式的嘴上挂着差不多是嘲弄的微笑，有教养的人就是借着这种几乎是虚假的微笑，来掩盖他的真实感情的。

“这是我丈夫的本来面目。”弗朗切丝卡郑重地说。

“他完全变了个人啦！”发窘的罗道尔夫说道。

“完全变了，”书商说，“我演过戏，很会化装成老人。噢！在帝政时代①，我在巴黎演过戏，和布里耶讷、缪拉夫人、德·阿布朗泰斯夫人，② è tutti quanti③……年轻时费过力气学到的东西，即使是无聊的，对我们也有用。如果我太太没有受过这种男人的教育——这在意大利是违背常理的——那我要在这儿生活，只好去当樵夫了。Povera④ 弗朗切丝卡！当初有谁会对我说，她有朝一日还会养活我呢？”

这位可敬的书商谈着话，怡然自得，和蔼可亲，精神抖擞，罗道尔夫听着，还以为是人家故弄玄虚，便象个受骗的人一

---

① 指拿破仑称帝的时期，即一八〇四年至一八一四年。

② 布里耶讷(1763—1834)，拿破仑的秘书。缪拉夫人，即拿破仑的妹妹卡罗琳娜(1782—1839)。阿布朗泰斯夫人(1784—1838)，帝政时期的将军阿布朗泰斯之妻。

③ 意大利文：和所有的人。

④ 意大利文：可怜的。

样，静静地观察。

“Che avete, signor?①”弗朗切丝卡天真地问道，“我们的幸福使你难过啦？”

“您丈夫可是个年轻人。”他附在她耳边说。

她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又爽朗，又有感染力，使罗道尔夫更发愣了。

“他充其量才六十五岁。”她说，“但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仍然是……叫人放心的。”

“我们爱情的条件是由您定下的，我可不喜欢看到您和我们这样神圣的爱情开玩笑。”

“Zitto!②”她跺着脚说道，一边看看丈夫是不是在听他们谈话，“千万不能破坏这个好人宁静的生活，他天真得象个孩子，我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她又说：“他是受我保护的。您不知道，由于我是自由党人，他以何等高贵的精神拿他的生命和财产来冒险！因为他并不赞同我的政治观点。这算不算爱情，法国人先生？——他们家都是这样的。埃米利奥的弟弟被他所爱的女人欺骗了，她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年轻人。他用剑刺穿了自己的心，而十分钟前，他对贴身男仆说过：‘我很可以杀死我的情敌，但是这样做，会使 la diva③ 太伤心的。’”

这种高贵与俏皮、伟大与稚气的融合，这时候使弗朗切丝卡成为世上最迷人的造物。这一顿晚饭、这一个晚上，充满了

① 意大利文：您怎么啦，先生？

② 见本卷第530页注③。

③ 意大利文：女神。

两个避难者重获自由所带来的欢乐，但使罗道尔夫很难过。

“她是个轻浮的女子吗?”他在回斯托普弗家的路上想道，“她分担过我丧母的痛苦，而我却不能分享她的欢乐!”

他责备自己，为这个少女模样的女人开脱。

“她没有半点儿虚伪，怎么想就怎么说……，”他想道，“而我倒希望她象个巴黎女郎吗?”

第二天和以后的日子，总有整整二十天，罗道尔夫都是在贝尔格曼家度过的，他不由自主地观察弗朗切丝卡。对某些人来说，有了敬佩之情，看事情反而一目了然。年轻的法国人在弗朗切丝卡身上看出少女的轻率，一个还没有驯服的妇人的真实天性，她有时和自己的爱情挣扎，有时又乐于沉浸于其间。老人和她相处，象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弗朗切丝卡对他是一片感恩之情，这使她本能的高尚情操又甦醒过来。罗道尔夫觉得这种情况和这个女人真是个解不开的谜，同时他对谜底的探求也更加急切了。

最后这些天，充满幽秘的快乐、掺杂着比罗道尔夫与弗朗切丝卡和睦相处时更美妙的忧愁、反抗和争吵。总之，这种无意识的温情，这种……已经为区区小事吃醋的温情，显露出她在一切事情上的那种天真，愈来愈使他着迷了。

“你很喜欢奢侈!”弗朗切丝卡因为在热尔索村缺少很多东西，想要离开，一天晚上他对她这样说。

“我!”她说，“我喜欢奢侈，就象我喜欢艺术，喜欢一幅拉斐尔的画，喜欢一匹骏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那不勒斯的海湾。埃米利奥，”她问道，“我们在这儿过苦日子的时

候，我抱怨过吗?”

“你不是那样的人。”老书商认真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资产者追求豪华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她接着说，一边向罗道尔夫和她丈夫狡黠地瞥了一眼。“我的脚，”她说着伸出两只可爱的小脚，“难道生来是为劳累的吗?我的手……”她向罗道尔夫伸去一只手，“这双手生来是为干活的吗？请走开一下，”她向丈夫说：“我有话对他说。”

老人笑呵呵地回客厅里去了：他对妻子是很放心的。

她对罗道尔夫说，“我不要你跟我们一起到日内瓦去。日内瓦是个爱搬弄是非的城市，虽然我对社会上的闲言闲语不屑一顾，但我不想被人诬蔑，这倒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这位老人毕竟是我唯一的保护人，成为他的骄傲，这就是我的荣誉所在。我们要走了，请你在这儿再留几天。你来日内瓦时，先来看我丈夫，让他把你介绍给我。别让世人发现我们始终不渝的深沉的感情。我是爱你的，这你也知道。我会向你证明这一点，证明的方式是：你在我的行为里，找不到任何会使你妒忌的事情。”

她把他拉到走廊的一角，捧住他的头，在他额角上吻了一下，一溜烟跑了，把他留在那里发愣。

第二天，罗道尔夫得知贝尔格曼家的房客一大早已经走了。从此，他觉得在热尔索村再也住不下去。他绕最远的道去弗韦①，一路上不必要地匆匆忙忙；但是，美丽的意大利女人等着他的那个湖在吸引他，他在将近十月底也到了日内瓦。

① 弗韦，瑞士莱芒湖畔的城市。

为了避免住城里有所不便，他在城墙外活水镇租了一间房子。安顿完毕，他第一件事就是向开过首饰店的旅店老板打听，前一阵有没有意大利难民，几个米兰人，在日内瓦住下来。

“据我所知是没有。”老板回答他说，“罗马的科洛纳亲王和王妃租了冉勒诺先生的山庄，为期三年。这是湖边最漂亮的山庄之一，坐落在迪奥达蒂别墅和由鲍赛昂子爵夫人租住的拉凡-德-迪厄先生的别墅之间。科洛纳亲王到这儿来，是为了女儿和女婿冈多菲尼亲王，女婿是那不勒斯人，或者说是西西里人也可以，他早先是缪拉王① 的支持者，也是上次革命的牺牲品。新近到日内瓦来的就是这几位，但都不是米兰人。为了让冈多菲尼亲王和王妃在这儿居住，可走了不少门路，还找了教皇当科洛纳家的靠山，才得到外国势力和那不勒斯王的准许。日内瓦可不愿意做让神圣同盟② 不高兴的事情，日内瓦的独立全靠神圣同盟。我们的责任不是抨击外国宫廷。这儿外国人很多：有俄国人，英国人。”

“甚至还有日内瓦人。”

“不错，先生。我们这湖真美！拜伦爵士大约七年前在湖边住过，住在迪奥达蒂别墅，现在，大家都去瞻仰，就象瞻仰科佩③ 和费尔奈④ 一样。

---

① 缪拉于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五年被封为那不勒斯国王。

② 即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失败后，由沙皇倡议成立的包括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的联盟。

③ 科佩，莱芒湖右岸离日内瓦不远的瑞士村庄，因斯塔尔夫人曾在此居住而闻名。

④ 费尔奈，瑞法边境的村庄，因伏尔泰曾在此定居而闻名。

“您能否知道，上星期有没有来过一位米兰的书商和他的妻子，姓朗波拉尼，是上一次革命的领袖之一？”

“我可以到外侨俱乐部去打听。”前首饰商说道。

罗道尔夫第一次散步自然是去迪奥达蒂别墅，这是拜伦爵士住过的地方，大诗人最近的逝世使别墅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死亡就是对天才的加冕礼。从活水镇沿日内瓦湖而修筑的路很窄，和瑞士所有的路一样；某些地方由于山地地形的关系，刚够两辆车子迎面而过。罗道尔夫不知不觉走近了冉勒诺的房子，还剩几步路，忽然听到身后传来车子的声音；他正好站在两山之间的窄道上，便爬上一块岩石，给车让路。自然，他望着车子过来，这是一辆由两匹漂亮的英国马拉的华丽的敞篷四轮车。看到坐在车厢里的竟是穿得雍容华贵的弗朗切丝卡，他的眼睛都花了。她旁边坐着一位老太太，僵硬得象一块玉雕。车厢后面站着一个跟班，穿着闪闪发光的金饰号衣。弗朗切丝卡认出了罗道尔夫，看到他竟然象一座站在底座上的雕像，不觉一笑。情人爬上高坡，目送着马车，马车一转弯，从山庄的门里进去了，他也奔了过去。

“谁住在这儿？”他问花匠。

“科洛纳亲王和王妃，还有冈多菲尼亲王和王妃。”

“回来的是不是两位王妃？”

“是的，先生。”

顷刻间，挡住罗道尔夫眼睛的幕布揭开了：往事看得一清二楚。

“但愿，”震惊不已的情人想道，“这是她最后一次故弄

玄虚！”

他想到自己曾是被人捉弄的对象，还心有余悸。因为他听人说起过，对一个意大利女人来说，Capriccio① 是怎么回事。但是，在女人眼里，把一位生来就是公主的公主当成了资产者，把中世纪以来最显贵的家族之一的千金小姐看成是书商的老婆，这是多大的罪过啊！罗道尔夫自知有错的心情，使他更加急于知道：人家会不会不认他，把他拒于门外呢？他求见冈多菲尼亲王，给他送去一张名片，他马上就得到假朗波拉尼的接见，他亲自出来迎接，接待时礼貌周到，表现出那不勒斯人惯有的和蔼可亲，他带着客人沿着平台散步，从平台上眺望日内瓦市、汝拉山脉及幢幢别墅点缀其间的山岗，还有那辽阔的大湖的湖岸。

他历数风景之后对客人说：“您看，我太太总是住在湖边。”回到华丽的冉勒诺山庄时他又说道：“今晚，我们有一个音乐会，我希望您肯给王妃和我赏光，前来参加。共患难两个月，抵得上好几年的友谊哩。”

罗道尔夫虽然好奇心切，但还是不敢求见王妃，只好慢慢走回活水镇，一路考虑着晚会的事情。这几个小时以内，由于焦急不安和对未来事件的期待，他本来已够深厚的爱情，更加增长了。他现在懂得，必须出人头地，才能在社会地位方面配得上自己的偶像。弗朗切丝卡在热尔索时生活又随便、又俭朴，使他更觉得她形象高大。科洛纳王妃那种天生的高傲神

① 意大利文：任性，喜怒无常。

情，使罗道尔夫感到心寒，弗朗切丝卡的父母亲即将成为他的敌人，至少他是这样想的，而冈多菲尼王妃向他千叮万嘱要保守秘密，现在在他看来是对他有情有意的绝好证据。弗朗切丝卡不想危害他们的未来，她不是说过她爱罗道尔夫吗？

终于，九点敲响了，罗道尔夫登上车子，带着容易理解的激动心情说道："去冉勒诺山庄，冈多菲尼亲王家！"终于，他走进了客厅，那儿高朋满座，都是身分显贵的外国人，因为正在演唱罗西尼的一曲二重唱，他只好待在靠近门口的一群客人中间。终于，他看到了弗朗切丝卡，但没有让她看见。王妃站在离钢琴两步的地方。她那又长又密的美发上，别着一只金发箍。她的脸在烛光照耀下，映出意大利妇女特有的那种白皙，只有在灯光下才显示了它的全部效果。她穿着舞会服装，露出迷人的双肩，显出少女一般的身材和古代雕像般的双臂。在场的有迷人的英国和俄国美人，日内瓦最漂亮的妇女，还有其他的意大利女子，其中有名媛瓦雷斯公主和正在演唱的名歌唱家坦娣，但相比之下，弗朗切丝卡才是国色天香，无与伦比。罗道尔夫靠着门框，凝视着王妃，向她投射出专注而有吸引力的视线，视线里有集中了人的全部意愿的欲望，现在，这欲望可以统率一切，指挥一切。这视线里的火花把弗朗切丝卡点燃了吗？弗朗切丝卡随时期待着与罗道尔夫相见吗？几分钟以后，她向门这边瞟了一眼，仿佛受到这股爱情的暖流吸引，她两眼毫不犹豫地直向罗道尔夫的眼睛里望进去，妩媚的脸上，美丽的躯体上，掠过一阵轻微的战栗：灵魂的震撼起了反应！弗朗切丝卡脸红了，罗道尔夫在这疾如闪电的

交流中，仿佛度过了整个一生。她爱着他！把他的幸福比作什么好呢？在华丽的冉勒诺山庄里，在众目睽睽之下，绝代佳人的王妃信守着寄居贝尔格曼家的任性的少妇、可怜的女流亡者许下的诺言。为了这片刻的陶醉，当一辈子奴隶也心甘！冈多菲尼王妃嘴角动了动，嫣然一笑，笑得又高贵，又狡黠，又天真无邪，又得意洋洋。她趁着自以为无人注意的时候，望着罗道尔夫，样子象是请求他原谅，她在自己身分问题上骗了他。一曲终了，罗道尔夫这才走到亲王身边，亲王温文尔雅地把他带到自己太太那儿。罗道尔夫和科洛纳亲王夫妇与弗朗切丝卡，经过正式介绍，相互问好。寒暄完毕，王妃要参加著名的四重唱«Mi manca la voce»①的演唱，除她以外，还有坦娣、男高音名歌唱家热诺韦兹和一位著名的流亡中的意大利亲王，这人如果不是亲王，凭他的好嗓子，也会是个艺术之王的。

“请这儿坐。”弗朗切丝卡指指她自己的椅子，向罗道尔夫说，“Oimè！②我想，名字弄错了：从刚才开始，我是罗道菲尼王妃了③。”

这句看来是玩笑的心里话，说得温文尔雅，富有魅力，而又天真烂漫，使人回想起在热尔索度过的幸福日子。罗道尔夫和她离得这么近，一边的脸颊几乎挨着她的连衣裙和薄纱

---

① 意大利文：我说不出话来。

② 意大利文：哎呀！

③ 弗朗切丝卡是冈多菲尼王妃。“罗道菲尼”是从“罗道尔夫”的名字演化出来的。

披巾，他聆听着自己所崇拜的女人的声音，感到其乐无比。而且，此时此刻正在唱《Mi manca la voce》，这支四重唱又是由意大利最美的歌喉唱出来的，这就不难理解罗道尔夫怎么会泫然泪下了。

爱情上如此，也许别的方面也一样，有些事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是过去千百件枝枝节节的事情发展的结果，这结果因为概括了过去，又联系着未来，所以意义重大。大家都成百上千次地感觉到自己所爱的人的价值所在；但一桩小事，比如散步时的一句话，或一个出乎意料的爱情表示所造成的心灵交融，能使感情发展到出神入化的顶点。这种精神现象，可以借助一个自古以来就很成功的形象来说明：一条长长的链条上，总有些必不可少的连接点，这些连接点比各个圆环本身的聚合力更牢固。这天晚上罗道尔夫和弗朗切丝卡当着大家的面相认，就是这些至关紧要的点之一，是这些点把未来和过去联在一起，把现有的感情更扎实地钉在心里。博叙埃是个对爱情极有感触并把爱情藏得很深的人，他谈到人生的幸福时刻多么稀少时，也许说的正是这些疏疏落落的连接点。

独自欣赏所爱的女人是一种乐趣，继之而来的是看到她被大家所欣赏的乐趣：现在，罗道尔夫两种乐趣全有了。爱情是一座回忆的宝库，虽然罗道尔夫的宝库里已经装满，可他还加进了最珍贵的明珠：有向他一人偷偷投来的微笑，有暗中递来的眼色，有弗朗切丝卡为他而唱的宛转的歌声，这歌声大受喝彩，使坦娣嫉妒得脸色发白。因此，他欲望的全部力量，他心灵的这种特殊形式，全都倾注在这个美丽的罗马女人身上，

她已经永远成了他一切思想、一切行为的起点和归宿。罗道尔夫的爱，就象所有的女人梦想得到的那种爱，强烈，坚贞，专注，把弗朗切丝卡变成他的心的实体。他感到弗朗切丝卡象更纯洁的血，和自己的血流在一起；象更完美的灵魂，和自己的灵魂融为一体。他一生最细小的努力里都包含着她，如同地中海金色的沙粒藏在波浪之下。终于，罗道尔夫最小的愿望也成为一种强烈的希望。

几天以后，弗朗切丝卡看出他的爱情无比深厚，但又是那么自然，那么两相情愿，所以她并不为此感到吃惊：她配得上这样的爱情。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她和罗道尔夫在花园平台上漫步的时候，发现法国人表达感情时很自然地流露了一个自鸣得意的动作，就对他说，"你爱上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有什么值得夸耀？何况她有相当的艺术才能，可以象坦娣一样自己谋生，还能满足你的虚荣心。在这种情况下，有哪个蠢人不会变成亚玛迪①呢？我们之间的问题不在这儿。我们需要的，是始终不渝地相爱，持之以恒地相爱，年复一年睽隔两地遥遥相爱，知道自己被对方所爱，这就是唯一的乐趣所在。"

"唉！"罗道尔夫对她说，"你看到我为雄心勃勃的工作而忙碌时，不会觉得我的忠诚毫无价值吗？你以为我愿意看到你有朝一日把冈多菲尼王妃这漂亮的姓氏，换成一个一钱不值的人的姓氏吗？我要成为我国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有

① 西班牙中世纪骑士小说《高卢的骑士亚玛迪》的主人公，游侠骑士和忠实情人的典型。

钱有势，要你能为我的姓氏和为你科洛纳的姓氏同样感到骄傲。”

“要是看不到你心里有这样的感情，我才会生气呢！”她嫣然一笑回答道，“但你也不要在雄心勃勃的事业上过于卖命，要保持青春……大家都说，政治催人老呢。”

快快活活而又不减脉脉温情，这在妇女身上是最难得的。深沉的感情加上年轻人的疯疯癫癫，这时候使弗朗切丝卡又增添了几分妩媚。她性格的关键就在这儿：她爱笑善感，兴奋过后能开巧妙的玩笑，而且态度洒脱自如，使她显得又可爱，又迷人，并且，这名声已经越出了意大利的国界。她外有女性的风韵，内有渊博的学识，这是她在科洛纳古老的城堡里度过的极端单调，几乎是修道院式的生活中获得的学识。这位富有的继承人，因为是科洛纳亲王和王妃的第四个孩子，本来是要进修道院的，两个兄弟和姐姐的去世突然把她从隐修地拉回到尘世，成为罗马教皇国①最理想的联姻对象之一。因为姐姐曾经许配给西西里岛最大财主之一的冈多菲尼亲王，为了不改变家庭的安排，就把弗朗切丝卡嫁给了他。科洛纳和冈多菲尼是世代联姻的两个家族。从九岁到十六岁，弗朗切丝卡在家中一名 monsignore②的指点下，读遍了科洛纳家的全部藏书，钻研科学、艺术和文学，以使她奔放的想象力有所寄托。但是，她通过学习，爱上了独立和自由思想，使她和丈夫都投身于革命。罗道尔夫还不知道，弗朗切丝卡除了现代五

① 十九世纪意大利统一以前，罗马教廷辖区的总称。

② 意大利文：大人（对主教、大主教等的尊称）。

种语言以外，还懂得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这位可爱的女人完全懂得，女人要有学识，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远远地躲起来。

罗道尔夫整个冬天都待在日内瓦。这一冬过得就象一天那样快。春天来了，尽管年轻、癫狂而又非常博学的才女家的社交生活能带来高雅的情趣，但这位情人却感到刺心的痛苦。虽说他勇敢地忍受着，却有时也在脸上、在一举一动和言词之间流露出来。也许，这是因为他觉得对方没有分担他的痛苦。弗朗切丝卡和英国女人一样，似乎自尊心表现在喜怒不形于色，脸上的安详和爱情各不相干。有时，他对她的镇定佩服之余，又很恼火；他真愿意她心神不安，他相信意大利女人狂热多变的偏见，怪她麻木不仁。

有一天，罗道尔夫在这个问题上和她打趣时，她当起真来，一本正经地回答他："我是罗马女人啊！"

这回答的口气有深奥的涵义，听起来象是尖刻的嘲讽，使罗道尔夫的心怦怦直跳。五月的大地，堆绒绣绿，太阳有时热得已如盛夏。这对情人靠在平台的石栏杆上，那部分平台临湖而筑，栏杆下是陡直的岸壁，从这儿有梯级与下湖登船的地方相通。紧邻的别墅有一座差不多一模一样的码头，从中象天鹅般闪出一条小艇，挂着狭长的船旗，暗红色天盖的雨篷下，一个娇媚的女人懒洋洋地坐在红色的坐垫上，头上戴着鲜花，驾驶小艇的是一个水手装扮的青年人，女人看着他划桨，所以他的姿势就更加优美了。

"他们多幸福！"罗道尔夫苦涩地说道。

"克莱尔·德·勃艮第，唯一能和法兰西王族一争高低的家族的最后一个女子……"

"噢！……她是私生子那一支的后裔，还是女方有私情……"

"反正她现在是鲍赛昂子爵夫人，而且毫不……"

"毫不犹豫地！……？和加斯东·德·纽埃尔先生一起隐居，是不是？"科洛纳家的女儿说道，"她只是个法国女人，而我是意大利女人，亲爱的先生。"

弗朗切丝卡离开栏杆，撇下罗道尔夫，走到平台的一端，从那儿可以俯视一望无际的湖水。罗道尔夫看到她慢慢走开，怀疑自己伤害了这颗那么天真又那么博学、那么高傲又那么谦恭的心灵。他打了个寒噤，跟着弗朗切丝卡走过去，她示意让她独自待一会儿，他不听，发现她正在擦眼泪。这样坚强的人竟然在哭泣！

"弗朗切丝卡，"他握着她的手说道，"你心里有一点点后悔吧？……"

她一言不发，抽出那只拿着绣花手帕的手，重新擦着眼泪。

"原谅我。"他又说。他一阵冲动，凑近她的眼睛，用一个一个的吻去抹掉她的眼泪。

弗朗切丝卡激动得厉害，竟没有觉察到这热情的表现。罗道尔夫以为对方同意，胆子更大了。他拦腰抱住弗朗切丝卡，把她搂在自己心口，吻了一下。但她象是受到侮辱，猛然挣脱开来，站在两步以外，看着他，并不生气，但十分坚决："你今晚

走吧，”她说，“我们到那不勒斯才能相见。”

虽然这命令太严厉，但还是不折不扣地给执行了，因为这是弗朗切丝卡的意志。

罗道尔夫回到巴黎，在家里看到冈多菲尼王妃的肖像，那是施奈尔的作品，也不愧是肖像画大师的作品。这位画家当时经过日内瓦去意大利。由于他确实好几次拒绝为妇女画像，虽然亲王千方百计想有一幅妻子的画像，罗道尔夫也不相信亲王能打破名画家的固执；但是弗朗切丝卡无疑迷住了画家，他竟破格给她画了像，她将原作给了罗道尔夫，一件复制品给了埃米利奥。这是她在一封可爱而甜蜜的信里告诉他的，信里思想的表达自由多了，不再受体统的约束。情人写了回信。这样，在罗道尔夫和弗朗切丝卡之间，开始了没完没了的书信往来，这是他们相互容许的唯一乐趣。

罗道尔夫为了爱情，胸怀壮志，马上干了起来。他先要发家致富，便冒险从事一项事业，投入全副精力和全部资本；但是他年轻，缺乏和虚伪诈骗作斗争的经验，因而失败了。三年的光阴，三年的辛苦和勇气，都在一项大事业中付之东流。

罗道尔夫是和维莱勒①内阁同时败下阵来的。顽强的情人马上想向政治去索取实业拒不给予他的东西。在投身政治生涯的风暴之前，他伤痕累累，痛苦不堪地来到那不勒斯包扎伤口，汲取勇气。在那不勒斯新王登基时，冈多菲尼亲王和王

---

① 维莱勒（1773—1854），法国保王党政客，曾任复辟王朝首相（1822—1828）。

妃被召回那不勒斯，发还了财产。罗道尔夫在冈多菲尼的别墅里逗留了三个月，陶醉在希望里，这只是斗争中甜美的休息。

罗道尔夫重新着手创建他发家致富的事业。他的才华已经引起注意，很快就要实现雄心壮志，人家为了报答他的忠心和效劳，已经许诺给他一袭相当显要的官职，但七月风暴①来临，他的船又一次翻了。

这个有才干的年轻人作过最勇敢的努力，最大胆的尝试，她和上帝就是两个见证人！迄今他所欠缺的，只是愚人之神的帮助，是幸运！于是，这个由爱情支持着的不知疲倦的斗士，由永远友爱的目光和忠诚的心指引着，又开始了新的战斗！普天下的有情人！请为他祈祷吧！

德·瓦特维尔小姐如饥似渴地读完这个故事，两颊火辣辣的，身上热血奔流；她哭泣，因为愤怒而哭泣。这篇受当时流行文学影响写成的短篇小说，是罗萨莉所能读到的第一篇这类作品。其中爱情的描写，如果说不是出自名家的高手，至少也象是作者在叙述亲身的感受。而真情实意即使写得再笨拙，也会感动一个童贞的心灵的。罗萨莉极为激动的情绪，她的兴奋和眼泪，其秘密也就在这儿：她忌妒弗朗切丝卡·科洛纳。她对这篇诗意盎然的故事的真实性毫不怀疑：阿尔贝隐去了姓名，也许还隐去了地名，津津有味地讲述他的前半部爱

---

①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

情故事。罗萨莉的好奇心使她痒得难受。哪个女人不和她一样，想知道自己情敌的真实姓名呢？她已经在恋爱了！她读着这篇对她有感染力的故事时，对自己说了一句庄严的话：我在恋爱！她爱阿尔贝，心上感到一股恼人的欲望，要把他争到手，要把他从这个不相识的情敌手中抢过来。她想到自己既不懂音乐，长得也不漂亮。

“他永远不会爱我的。”她心想。

越有这个想法，她越是想要知道：她弄错了没有？阿尔贝是否真的爱着一位意大利王妃？他是否也被她爱着？在这至关重要的一夜，当年大名鼎鼎的瓦特维尔当机立断的本领，在这个女继承人身上充分施展了出来。有一些糊涂的母亲把自己女儿禁锢在孤独之中，年轻姑娘遇上一个重大事件，平时束缚她们的那套戒律既未曾料到，也无法阻挡她现在想出来的种种古怪计划，那正是女孩子们受到重大事件的刺激后，盘算来盘算去的那些计划。她想从亭子那儿搭个梯子下到阿尔贝家的花园里，乘律师熟睡的时候，站在窗外探探办公室的究竟。她想给他写信，她想打破贝桑松社会的束缚，把阿尔贝引进吕蒲公馆的沙龙里来。这件大事，就是对德·格朗塞神甫本人来说，也是件难以完成的杰作，而她脑子一转就想出办法来了。

“噢，有了！”她想道，“父亲在鲁克塞田庄上有些争端，我这就去！如果没有官司好打，我就把官司造出来，他就会到我们家客厅里来了！”她嚷着，从床上一跃而起，奔向窗口，去看夜里照亮阿尔贝的神妙的灯光。时钟敲响清晨一点，他还睡着。

“我要看他起身，他也许会走到窗口来的！”

正在此时，德·瓦特维尔小姐目睹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把日后掌握阿尔贝秘密的钥匙交给了她。在朦胧的月光下，她瞥见两条胳膊从亭子里伸出来，帮助阿尔贝的佣人热罗姆翻过墙脊，钻进了亭子。罗萨莉马上认出来，热罗姆的内线是女仆玛丽埃特。

“玛丽埃特和热罗姆！”她想道，“玛丽埃特，一个那么丑的丫头！当然啦！他们都该感到难为情。”

玛丽埃特虽然丑得厉害，年纪已经三十六岁，但她继承了好几块地。她服侍德·瓦特维尔夫人已有十七年，夫人很赏识她，因为她虔诚，为人正直，在家里资格也老。她肯定把工资和外快节省下来，存放出去。按每年大概十个路易计算，利上滚利，加上遗产，她差不多有一万五千法郎了。在热罗姆眼里，一万五千法郎就改变了视觉原理：他发现玛丽埃特身材苗条，一场好厉害的天花在这张平板干瘪的脸上留下的麻点和疤痕，他再也看不见了；对他来说，歪歪斜斜的嘴巴也是正的，自从萨瓦龙律师雇用他，使他和吕蒲公馆接近以来，他便正正经经向这位和女主人一样死板、一样假正经的虔诚女仆发动攻势，而她象所有难看的老处女一样，要求反而比美人还高。半夜亭子里的一幕对明眼人是容易解释清楚的，但对罗萨莉来说，就很不好理解了。不过，她却受到了一次最危险不过的教育，这就是有了一个坏榜样。母亲对女儿严格管教，十七年来一直把她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可是在一个小时之内，一个女仆有时只用一句话，常常是一个动作，就把这漫长而艰苦的

工程破坏殆尽！罗萨莉重新睡下，盘算着她能从这次发现里得到什么好处。第二天清早，罗萨莉由玛丽埃特陪着（男爵夫人有点不舒服）去望弥撒，她挽起女仆的胳膊，使这个弗朗什-孔泰女人好不吃惊。

“玛丽埃特，”她对女仆说，“热罗姆的东家信任他吗？”

“我不知道，小姐。”

“别在我面前装蒜了。”罗萨莉语气生硬地反驳，“昨天半夜，在亭子里，你都让他拥抱了。难怪你那么赞成我母亲装饰亭子的计划。”

罗萨莉感觉到玛丽埃特胳膊的颤动，知道她在发抖。

“我对你没有恶意，”罗萨莉继续说，“你放心好了，我对母亲一字不提，你想见热罗姆多少次都可以。”

“不过，小姐，那是诚心诚意的，”玛丽埃特回答说，“热罗姆除了想娶我以外没有别的念头……”

“那你们干吗要在夜里幽会呢？”

玛丽埃特吓呆了，无话可答。

“你听着，玛丽埃特，我也是，我也在恋爱！我暗中在单相思。说到底，我是父母亲唯一的孩子，所以，你对我比对世界上任何人更可以寄予希望……”

“那当然，小姐，你永远可以相信我们。”玛丽埃特大声说道，她没有料到问题这样解决，好不高兴。

“首先，要不声张都不声张。”罗萨莉说道，“我不愿意嫁给德·苏拉先生，但是我无论如何要一样东西，你们要我保护，这是代价。”

“什么呀？”玛丽埃特问道。

“我要看看萨瓦龙先生叫热罗姆投寄的信件。”

“这干吗用啊？”玛丽埃特问道，她害怕了。

“噢！就是看看嘛！事后你再投到邮局好了。这不过把信稍微耽搁一下罢了。”

这时，罗萨莉和玛丽埃特走进教堂，各人想着各人的心思，没有去念弥撒常规经。

“我的天！这件事里究竟有多少罪孽呀？”玛丽埃特想道。

罗萨莉读了那篇短篇小说后，灵魂、头脑和心都受到了震动，她终于从小说里看出来，这是为她的情敌写的故事。她象孩子一样，对一件事情想呀想的，到头来竟想到，《东部评论》杂志定会寄给阿尔贝的心上人的。

“噢！”她跪着，把头埋在手里，做出悉心祈祷的姿态，思忖道：“噢！怎样才能促使父亲去查阅一下这份杂志的订户名单呢？”

午饭后，她哄着父亲陪她在花园里散步，把他带到了亭子里。

“亲爱的小爸爸，你相信我们这本《评论》寄往国外吗？”

“它刚办不久……”

“哎！我敢打赌它会寄往国外。”

“不大可能。”

“你去了解了解，查查国外订户的名单。”

两小时以后，德·瓦特维尔先生对女儿说：“我没说错，国外一个订户都还没有。他们希望纳沙泰尔①、伯尔尼和日内

瓦能有订户。他们也寄一份去意大利，但这是赠阅，寄给米兰一位太太，寄到她在贝尔吉拉特大湖畔的山庄。"

"她的姓名是……"罗萨莉马上问道。

"阿尔盖奥洛公爵夫人。"

"父亲，你认识她吗？"

"我当然听说过。她做姑娘时是索德里尼公主，佛罗伦萨人，是一位门第极高的贵妇人，和她丈夫一样有钱，她丈夫是伦巴第地区的大富翁，他们在大湖湖边的别墅是意大利的名胜之一。"

两天后，玛丽埃特把下面这封信交给了罗萨莉。

阿尔贝·萨瓦龙　致　莱奥波德·阿讷坎

哎！是的！我亲爱的朋友，你以为我在旅行，其实我在贝桑松。在成功尚无眉目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愿告诉你，现在，成功已露出曙光了。不错，亲爱的莱奥波德，这么多的事业都流产了，我耗尽了心血，白费了努力，挫伤了勇气，在这之后，我想步你的后尘：走人人走过的老路，这条大路最漫长，也最可靠。在你公证人的交椅上，我看到你是如何青云直上！但是你别以为我的内心生活有什么变化，我内心的秘密，世界上只有你知道，而且还在她规定的限度以内。朋友，我没有告诉过你：我在巴黎时厌烦得要命。我对第一项事业寄予了全部希望，一切全靠我的努力，可是由于两个合伙人卑鄙无耻，串通一气骗我，抢我，结果我一无所获。如此结局，白费了我三年大好光阴，其中一年全耗在打官司上，我于是干

① 瑞士地名。

脆放弃了发财致富的打算。如果我二十岁时没有被迫学习法律，也许结果还要糟！我想当一个政治家，仅仅是为了有朝一日，以阿尔贝·萨瓦龙·德·萨瓦吕斯伯爵的官爵，出现在颁布贵族院议员的敕令里，虽然我既不是合法子女，也没有得到承认，但我却要使一个正在比利时湮没的贵族姓氏，在法兰西重新复活！

“啊！我早就料到他是贵族啦！”罗萨莉叫出了声，信也掉了下来。

你知道我曾经怎样认认真真地读书，怎样当过默默无闻，但却是忠心而有用的记者，怎样给一八二九年上还对我很关心的那位政治家当过出色的秘书。正当我开始出名，要以行政法院审查官的资格，如同一个不可缺少的齿轮，进入政治机器的时候，七月革命使我前功尽弃，一切都化为乌有。我犯的错误是忠于失败者，他们下了台，我还为他们战斗。唉！为什么我那时才三十三岁呢？我怎么没有求你替我弄个候选资格呢？我的忠心耿耿，我的种种危险，都是瞒着你的。有什么办法呢？我那时有信仰嘛！我们俩的观点本是不一致的。十个月以前，你看见我快快活活、兴头十足地撰写政论文章，其实我已灰心失望：我已经三十七岁，全部家私只有二千法郎，默默无闻，刚刚在一件崇高的事业上遭到失败，那张适应未来的需要却不合当前潮流的日报失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明明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我忧郁、伤心，我到那撇开我的巴黎的冷僻角落，审度着我一次次受到挫折的雄心壮志，但我并不死心。唉！我写过多少封气愤不平的信，寄给她——我的第二良心，那另一个我！有时候，我想：“我干吗要给自己的一生制订这样庞大的计划呢？干吗什么都想要？干吗不找个近乎机械性的事情做做，等待幸福来临呢？”

于是我看中一个够我糊口的小差使。我正要去领导一家报纸（经理是个没什么见识的、野心勃勃的财迷），忽然我害怕了。

“她会要一个如此降低身分的情人作丈夫吗？”我想道。

这么一考虑，我又变成了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噢！亲爱的莱奥波德，人在苦闷彷徨时心老得真厉害！笼子里的老鹰，关起来的狮子，该有多痛苦？……它们的痛苦就是拿破仑所受过的痛苦，倒不是在圣赫勒拿岛①，而是八月十日，他在杜伊勒里宫的滨河大道上，看到路易十六根本无力抵抗②时所感到的痛苦，而他自己则能够制止叛乱，后来他在葡月，在同一个地方，就制止了叛乱③！哎！拿破仑在一天里感受到的痛苦，我已经忍受了四年。在布洛涅森林无人的小径上，我发表过多少次面向议会的演说？这些毫无用处的即兴演说，至少锻炼了我的口才，使我习惯于用言辞来表达思想。就在我暗自痛苦的时候，你结了婚，付清了盘进事务所的费用，在圣梅丽④负了伤，赢得了十字勋章，成为你区的区长助理。

你听着！我很小的时候捉弄过金龟子，这些可怜的虫子有一个动作，看了几乎叫我浑身发烧。我看着它们老是重复那个动作，努力想飞走，虽然鼓起了翅膀，却飞不起来。我们于是说：**它们在数数呢！**这难道是一种感应？是我的前途的一个幻影？噢！鼓着翅膀，却飞不起来！这就是那桩使我感到恶心、而使四家人发财的

---

① 南大西洋上的英属小岛，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失败后被囚禁于此。

②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的起义民众攻进国王居住的杜伊勒里宫，议会宣布废黜路易十六。

③ 葡月指法兰西共和历第一月，相当于公历九月下旬到十月下旬。此处指一七九五年十月，拿破仑镇压了保王党的叛乱。

④ 指圣梅丽修道院街事件，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至六日，共和党人发动起义，在圣梅丽修道院街和政府军展开激烈的街垒战。

美妙事业失败以后，我所产生的心情。

七个月以前，我看到巴黎有那么多律师高升，留下不少空缺，我决心在律师界打开一条出路。但是，想到我在新闻界耳闻目睹的种种勾心斗角，想到要在巴黎（那是名将高手荟萃的角斗场）做成点事有多难，我做了一个对我来说代价很大的决定，这个决定肯定会有效果，也许效果是最快的。我们谈天时，你给我明白地解释过贝桑松的社会结构，说过外地人在那儿绝无成功的可能，不会引人注目，不能结婚，进不了上流社会，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功。但我还是要去贝桑松树我的旗帜，因为我有理由想到在那里可以避免竞争，可以独自活动一个议员的席位。弗朗什-孔泰人不肯见外地人，外地人也不想见他们！他们不肯向他打开客厅的门，他就永远不去！他哪儿都不露面，甚至不上街！但是有一个阶层能造就议员，这就是商人阶层。我要特别研究我已经熟悉的商业问题，我将打赢官司，排解纠纷，成为贝桑松最厉害的律师。以后，我还要在这儿办一份杂志，维护本地的利益，所谓本地的利益，我要把它们制造出来，让它们存在或者复活。等我一张一张的选票赢够了，我的名字就会从选票箱里冒出来。人家可以长期无视这个无名律师，但总会有一次机会使他出名，比方一次义务辩护，一桩哪个律师都不愿承办的案子。我只要发一次言，就有把握成功。唉！亲爱的莱奥波德，我请人把我的藏书装了十一口箱子，我购买了可能对我有用的法律书，我把连同家具在内的全部东西，装进托运的车子里，运往贝桑松。我拿着各种文凭，带了一千埃居，来向你道了别。驿车把我扔在贝桑松，我三天内找到一套面对花园的小住房，我把自己神秘的办公室布置得很华丽，在那儿度过白天和黑夜，我偶像的肖像在那儿闪闪发光，我为了她才活着，她使我的生命变得充实，她是我勤奋的根源，勇敢的秘诀，才干的来由。随后，家具和书籍到了，我雇了个聪明的仆人，整整五个月，我象过冬的旱獭，足不出户。我当然托人在律师名册上登了记。终于，我被指定在刑事法庭上为一个可怜的家伙辩护，当然，这只是为了让人们至少听一

次我的发言！陪审团里有一个在贝桑松很有影响的批发商，他正有一件棘手的案子。我在这场官司里为我的主顾竭尽全力，赢得了彻底的胜利。他是无辜的，我出人意料地使法庭逮捕了混在证人里的真正罪犯，使法庭和听众同声叫好。我又指出，要发现策划得这样好的阴谋，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而保全了预审法官的面子。我那个大批发商的顾客全都成了我的主顾，因为我给他打赢了官司。大教堂的教务会选中我作律师，和市府打一件已经打了四年之久的大官司，我又赢了。我办了三件案子，就成为弗朗什-孔泰地区最大的律师。但是，我把自己的生活埋藏在深而又深的神秘之中，从而掩盖了我的抱负。我养成一些特殊的生活习惯，以便不接受任何邀请。外人只有早晨六点到八点才可以访问我，我晚饭后就寝，而在夜里工作。把教务会在初审中已经败诉的案子委托给我的那位代理主教，是个有才智、也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当然对我谈起要表示谢意。"先生，"我对他说，"你们的案子，我会打赢的，但我不要酬金，我要的更多……(神甫身子一震)，要知道，我与市府作对，是要吃大亏的；我来这儿，是想今后当议员，我只想管管商务案件，因为议员是由商人造就的，如果我为教士的案子辩护，他们就信不过我了，因为你们对商人来说是教士啊。我之所以承办你们的案子，是因为一八二八年我当过某部长的私人秘书(神甫做了个表示惊讶的动作)，又是行政法院审查官，当时名叫阿尔贝·德·萨瓦吕斯(又是一震)。我一直忠于君主政体的原则；由于你们在贝桑松不占多数，我得在资产阶级中获得选票。所以，我向您要的酬金，是请您在适当时机私下里为我拉选票。让我们彼此保守秘密，我将为本教区所有神甫的一切案子辩护，分文不取。对我的过去，您不要提一个字，我们彼此要守信。"他来向我道谢时，递给我一张五百法郎的钞票，还附在我耳边说："选票照办不误。"我和他谈过五次话，我想，我已经是这位代理主教的朋友了。现在，我忙得不可开交，我只受理和批发商们有关的案子，借口商业问题是我的专长。这个策略为我带来了商界人士，使我可以物

色有影响的人物。所以，事情一帆风顺。几个月以内，我得在贝桑松弄到一座待售的房子，使我的纳税额达到取得被选举权所需的数额。买房产所需的资金，我指望你能借给我。万一我死了，或是失败了，损失也不会大到足以影响你我之间的友谊。我将用房租来支付资本的利息，我还会留心等个好机会，务必使你在这笔万不可少的抵押借贷中不受丝毫损失。

啊！亲爱的莱奥波德，任何赌徒，口袋里装着剩下的财产，最后一夜在外侨俱乐部赌成个腰缠万贯或倾家荡产时，也不曾象我每天在名利的赌博中赌最后一盘时那样，耳朵里鸣声不断，手里捏着一把紧张的冷汗，脑袋里乱哄哄，身上阵阵寒战。唉！我唯一的亲爱的朋友，我眼看斗争了将近十年。在这场和人斗、和事斗的战斗里，我耗尽精力，算尽机关，可以说，我已经虚弱不堪了。看来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其实是虚有其表，我感到自己垮掉了。每过一天，我的内心就多一分损失。每作一次新的努力，我就感到下次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为了争取幸福，我才有力气，有力量。如果幸福不把玫瑰花冠戴在我的头上，我就要完了，我会成为行尸走肉，对这个世界再无所求，什么也不想当了。你知道，权力和荣誉，我所追求的这些巨大的精神财富，其实是次要的：对我来说，这只是获取幸福的手段，只是安放我偶像的基座。

象古代的赛跑运动员，到达终点时已经奄奄一息！眼看财富和死亡同时光临！爱情熄灭的时候才得到所爱的人！赢得幸福生活的权利时，再没有能力去享受！……噢！古往今来，有多少人都是这样的命运！

当然，坦塔罗斯①有时候也会停下脚步，抄着双手，视死如归，拒不充当永远被愚弄的角色。如果有什么事情使我的计划归于失

① 坦塔罗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吕狄亚的国王，因欺骗众神，被罚永受饥渴之苦。他站在大湖中央，湖水深及他的下颌，但想喝水时水即减退；他头顶上是果实累累的树木，但想摘美果时，树枝即升高。此典故后来用以形容可望不可即的痛苦。

败，如果在外省的灰土里滚爬以后，为了获得选票，象一只饥饿的老虎似的奴颜婢膝地围着这些批发商人、这些选举人打转以后，如果把我本来可以在大湖湖畔观望她所观望的湖水、在她的目光之下安眠和倾听她讲话的时间，耗费在一些针头线脑的乏味官司中以后，我还爬不上议会的讲坛，给我的姓氏争得荣光，以便取代阿尔盖奥洛这个姓氏，那么，我也会和坦塔罗斯一样的。不但如此，莱奥波德，有些日子我感到迷迷糊糊，萎靡不振；尤其在长久的遐想中，我预先体味着爱情的幸福和欢乐时，从我的灵魂深处，泛出一阵阵难忍的恶心！欲望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只有一定的力量？过度的损耗是不是会使它消失？话说回来，此时此刻，我的生活还是美好的，信心、工作和爱情照亮了我的生活。再见了，我的朋友，我拥抱你的孩子们，向你贤惠的妻子问好。

你们的阿尔贝

罗萨莉把信看了两遍，把大致的意思铭记在心里。她突然窥探到阿尔贝以前的生活，因为她敏锐的智力给她解释了种种细节，使她掌握了全貌。她把这封自白信和《评论》上刊载的小说一比较，对阿尔贝就认识得一清二楚了。当然啦，这颗可爱的心灵、这股刚强的意志本来已不同凡响，她自然又作了若干夸张。她对阿尔贝的爱情于是变成了激情，加上她正当青春妙龄，又孤独烦闷，性格里有藏而不露的毅力，这激情更加来势凶猛。在少女身上，恋爱本来就是自然法则在起作用，当钟爱的对象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男人时，热情就会在少女的芳心里泛滥。因此，仅仅几天之内，德·瓦特维尔小姐爱情的狂热就达到了几乎是病态的、十分危险的地步。男爵夫人对女儿很满意，女儿全神贯注地想着心事，对母亲不再违拗，仿佛用心做着各种女红，成为一个顺从的女儿，实现了母亲的

美好理想。

律师现在每周出庭辩护两三次。虽然他忙得不亦乐乎，但法院、商务诉讼和《评论》还应付得过来，他懂得他的影响越是不露形迹，不事张扬，就越是实实在在，所以他仍然躲在一团迷雾之中。但他毫不放松任何博得成功的手段，研究着贝桑松的选举人名单，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朋友以及厌恶的对象。一个想当教皇的红衣主教会这样用心良苦吗？

一天晚上，罗萨莉要参加一个晚会，玛丽埃特来为她穿戴时，给她带来一封信；女仆为这种背信行为十分苦恼，而德·瓦特维尔小姐一见信封上的地址便哆嗦起来，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意大利　大湖　贝尔吉拉特

阿尔盖奥洛公爵夫人（前索德里尼公主）　亲启

这地址在她眼前，就象伯沙撒眼前的 Mané,Thecel,Pharès 三字一样闪闪发光。[①] 她藏好信，下楼和母亲去德·沙冯库尔夫人家。整个晚上，她悔恨交加。私拆了阿尔贝写给莱奥波德的信，她已经感到羞耻了。她反反复复问自己，要是心地高尚的阿尔贝知道了这件罪行，——这种罪行必然受不到惩罚，所以更加卑鄙，——他还会看得起她吗？她的良心斩钉截铁地回答她：看不起！她用苦行来补赎过错：守斋，两臂交叉

① 《旧约·但以理书》载，巴比伦摄政王伯沙撒在饮宴时，忽见墙上显现三字，以阿拉米语可解为“算，量，分”，预告王国即将倾圮，其人死在旦夕。

于胸前跪倒在地，一连几小时默诵祈祷文，以此折磨自己。她也逼着玛丽埃特这样忏悔。她的激情中掺进了真正的苦行成分，变得更加危险了。

"这封信，我看还是不看呢？"她一边这样想，一边听着沙冯库尔的两个女儿讲话。她们一个十六岁，另一个十七岁半。罗萨莉把这两个朋友看成小姑娘，因为她们不曾偷偷摸摸地恋爱。"要是看这封信，"她在看和不看之间犹豫不决了一个小时之后想道，"那肯定也是最后一次。既然我好不容易读到了他写给朋友的信，干吗就不能知道他给她写了什么呢？要说这是罪大恶极，这不也是为了爱情吗？噢，阿尔贝，我不是你的妻子吗？"

罗萨莉一上床，便拆开信瞧，信是逐日书写的，好给公爵夫人提供一幅阿尔贝生活和感情的忠实图画。

二十五日

我亲爱的，一切都好。我不久前又赢得一件珍贵的战利品：我给对选举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帮了忙。就象评论家造就名人而自己不能成名一样，他造就议员而自己永远成不了议员。这位老兄想廉价地、几乎是不费分文地向我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对我说："你想进众议院吗？我可以让你当选。"我假惺惺地对他说："如果我决定投身政治生涯，那是为了献身弗朗什-孔泰，我热爱它，我在这儿受到了赏识。""好吧！我们会安排你的，你一定会在众议院大显身手，我们通过你也能在众议院施加影响。"

这样看来，我心爱的天使，不管你怎么说，我的坚持不懈将要开花结果了。要不了多久，我将站在法兰西的讲坛上，向全国，向全欧洲讲话。我的名字将由法国新闻界的无数喉舌，传到你的

耳边！

不错，正如你所说，我到贝桑松时已经老了，而贝桑松又催我老了不少；不过，我会和西克斯特五世①一样，当选的第二天，又变得年轻的。我将开始真正的生活，进入我的天地。那时我们不就门第相当了吗？萨瓦龙·德·萨瓦吕斯伯爵，驻某某国大使，当然能娶阿尔盖奥洛公爵的寡妻，一个索德里尼公主的！胜利会使经受得住不断斗争的人恢复青春。啊！我的命根子！我是多么快活地从书房奔到办公室，在你的肖像前，向你叙述了这些进展以后，再给你写信的！是的，我自已的选票，代理主教的选票，所有受我恩惠的人的选票，加上这位主顾的选票，已使我的当选稳操胜券了。

二十六日

自从那个幸福的夜晚，美[illegible]夫人瞟了我一眼，批准了流亡的弗朗切丝卡许下的诺言以[illegible]经到了第十二个年头了。啊！亲爱的，你三十二岁，我三十五岁，亲爱的公爵是七十又七岁，也就是说，他一个人比你我加在一起还要大十岁，而他身体仍然很健康！请代我向他祝贺。我的耐心几乎和我的爱情一样多。况且我还需要再经营几年，好让我的财产和你的姓氏相般配。你看，我是快活的，我今天都笑了：这就是抱有希望的结果。忧愁也好，快乐也好，一切都是从你那儿来的。事业成功的希望，使我永远觉得，我第一次看到你，还不过是昨天的事，从此我的生命便象大地依恋阳光一般和你的生命结合在一起！这十一个年头，Qual pianto!②今天又是十二月二十六日，这是我登门拜访你在康斯坦茨湖③畔别墅的周年纪念。十一年来我追求着幸福，而你则象光华灼灼、高

---

① 西克斯特五世(1521—1590)，罗马教皇。据说即位前老态龙钟，行不离杖，六十五岁被选为教皇后，立即投杖而起，健步如飞。

② 意大利文：多伤心啊！

③ 德国与瑞士交界处的湖泊。

悬夜空的明星，凡人是不可企及的。

二十七日

不，亲爱的，你别去米兰，待在贝尔吉拉特吧。米兰叫我害怕。我不喜欢米兰人天天晚上在斯卡拉歌剧院跟十来个人聊天的陋习，和这些人在一起，难免没有人给你灌些甜言蜜语。要我说，孤独就象一块琥珀，里面永远生活着一只小虫，日久天长，永远美丽。一个女人的灵魂和肉体这样才能保持纯洁，永葆青春。你留恋的是这些 tedeschi①吗？

二十八日

你的雕像还没有完成吗？我希望有你的大理石像、油画像、微型肖像，各种各样的像，借以安慰我焦急的心情。我一直在等待《贝尔吉拉特南部风景》和《长廊风景》，我就缺这两幅了。今天我太忙，只能给你写一丁点儿，但这一丁点儿就是一切。上帝不是用一丁点儿造出了一个世界吗？这一丁点儿，就是一句话，一句上帝的话：**我爱你！**

三十日

啊！你的日记我收到了！谢谢你准时寄来！你看到这样描绘我们初次相识的细节，真的很高兴吗？……唉！我一面隐去真相，一面还害怕会冒犯你哩。我们没登过短篇小说，而一本杂志没有短篇小说，等于一个美女没有头发。我这人生来不善编造，失望之余，我只好把我心灵中仅有的诗篇，把我回忆里仅有的奇遇，用适于发表的调子写出来，我一边不断地思念你，一边写这篇唯一出自我内心——我不好说是出自我笔下——的文学作品。腼腆的索尔玛诺变成了吉娜，你没觉得好笑吗？

---

① 意大利文：德国人。

你问我身体如何？比在巴黎时强多了。我虽然工作繁重，但环境的安宁对心灵也有影响。亲爱的天使，使人疲劳和催人衰老的，是那些虚荣心得不到满足的苦恼，是巴黎生活中那些没完没了的刺激，是追名逐利的勾心斗角。平静是一剂清凉的香膏。你这封长信把你生活里的细枝末节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要是你知道你的信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就好了。你们女人啊，你们永远不会知道，一个真正的情人对这些区区小事有多大的兴趣。看到你新袍子的衣料样品，真使我十分高兴！知道你穿什么，难道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吗？你高贵的额头上有没有皱纹？我们的作家有没有给你解闷？卡那利的诗歌是否使你激动？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吗？你读什么书，我也读什么书。你的一切，乃至你在湖畔的散步，都使我心动。你的信真美，象你的灵魂一样甘甜！啊，你真是国色天香，永远受我崇拜！要是没有这些可爱的信，我还能活到今天吗？十一年来，这些信在我坎坷的道路上支持着我，象光明，象花香，象一曲动听的歌，象琼浆玉液，象一切给生活带来安慰、带来陶醉的东西！可别忘了写信！但愿你知道，在接到你来信的前一天晚上我是多么焦急不安！信迟到一天，又使我多么痛苦！她病了吗？还是他病了？我摇摆在地狱和天堂之间，我疯了！O mia cara diva①，你要永远致力于音乐，训练你的歌喉，读书学习。我很高兴，这样工作和打发时光，使你我纵有阿尔卑斯山脉的阻隔，也仍然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想到这点，就使我心旷神怡，也给了我不少勇气。我还没有对你讲过，我第一次出庭辩护时，想象着你在听我发言，突然感到有一股使诗人凌驾于凡人之上的灵感朝我袭来。如果我进了众议院，噢！你一定要到巴黎来，看着我初试锋芒。

三十日晚

天哪！我多爱你。哎！我在爱情和希望中寄托的东西太多

---

① 意大利文：噢！我亲爱的女神。

了。一点意外就可能倾覆这只超载的小船，夺走我的生命！我有三年没见你面了，想到要去贝尔吉拉特，我的心就怦怦直跳，我只好不再想下去……能看到你，听到你孩子般柔和的声音！用眼睛亲吻你那象牙般细腻的、在阳光下容光焕发的脸，还可以猜出这里面所蕴藏的高贵思想！欣赏你抚弄琴键的纤指，从你的顾盼中接受你的整个灵魂，从你一声“Oimè!”①或者一声“Alberto!”②中接受你的芳心。在你花朵满枝的桔树前散步，在这如画的景色中生活几个月……这才是生活。啊！追求权力、名望和财富，真是愚蠢透顶！一切都在贝尔吉拉特：诗意在那儿，荣耀也在那儿！我真应该做你的总管，或者，按照我们奈何他不得的可爱暴君的建议，以男伴③的身分在你那儿生活，但是你我之间火热的激情不允许我们接受这个建议。别了，我的天使，我这分快活心情，有如希望的火炬迸射出的一道光明，那是一向被我当成磷火的；如果我以后又变得忧郁起来，请你看在眼前的快活分上原谅我吧。

“他真痴情！”罗萨莉喊了一声，这封显得沉甸甸的信从她手上掉了下来，“十一年以后，还写这样的信？”

“玛丽埃特，”第二天早上，罗萨莉向女仆说，“把这封信寄出去；对热罗姆说，我想知道的事情都知道了，叫他忠心地伺候阿尔贝先生。我们要为这些罪过忏悔，但不要说信是谁的，也不要说寄到哪儿去。我错了，是我一个人犯的罪。”

“小姐你哭过了。”玛丽埃特说。

“是的，我不想让母亲发觉。给我拿点冷水来。”

罗萨莉在急风暴雨般的激情中，经常倾听自己良心的呼

---

① 意大利文：见本卷第549页注②。

② 意大利文：阿尔贝！

③ 当时的贵妇人常由男伴陪同出入社交场所。

声。她深为这两颗忠贞不二的心所感动，她刚刚做了祈祷，心想她只好知命安命，尊重这两个相互般配的情侣的幸福，他们服从命运，一切寄希望于上帝，彼此不许有罪恶的行为，连罪恶的心愿也没有。她在年轻人常有的正义感的启发下抱定这样的决心，心灵上感到满足，觉得自己高尚了一点。少女的考虑也在鼓励她下这个决心：她要为他而牺牲自己！

"她不懂得爱情。"她想，"啊！要是我，一个男人这样爱我，我会为他牺牲一切的。被人爱？……而我，我什么时候，会被谁爱呢？这个矮小的德·苏拉先生只爱我的家产；如果我是穷人，他才不会留意我呢。"

"罗萨莉，我的小宝贝，你在想什么呢？你绣到图案外面去了。"男爵夫人向正给男爵做绒绣拖鞋的女儿说道。

一八三四到一八三五年之间的整个冬天，罗萨莉是在强烈的内心骚动中度过的；但一到春天，四月份，她十八岁时，她却不时想到，战胜一个阿尔盖奥洛公爵夫人也不是坏事。在寂静和落寞之中，对这场搏斗的展望，又点燃了她的激情和邪念。她制订了一个又一个计划，她那种传奇式的胆量也因而愈加发展。虽说这种性格极为少见，但罗萨莉这样的人不幸还是太多，我们这篇故事中的教训正可供她们借鉴。这年冬天，阿尔贝·德·萨瓦吕斯在贝桑松不声不响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对胜利很有把握，迫不及待地等着众议院解散。在路易-菲力浦中庸政府的支持者当中，他已经征服了贝桑松的投机商人之一，一个很有影响的富有的承包商。

古罗马人为了使罗马帝国所有城市有充裕的好水，在各

地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耗费了大笔钱财。在贝桑松，他们喝的是离城很远的阿尔西埃山的水。贝桑松城坐落在由杜河勾勒出来的一个马蹄铁形的地盘当中。所以，要在杜河环绕的城市里重建古罗马人的引水渠，喝到古罗马人喝过的水，这样的糊涂事只有在刻板透顶的外省才有人相信。如果这个古怪念头深入到贝桑松人的心里，那就要花费大笔的钱，而这又能使那个有权势的人从中谋利。阿尔贝·萨瓦龙·德·萨瓦吕斯坚决认为，杜河的水只宜在悬索桥下流动，只有阿尔西埃山的水才能饮用。《东部评论》发表了几篇文章，都反映了贝桑松商界的想法。不论是贵族还是资产者，是拥护中庸政府的人还是支持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派，是当权者还是在野党，反正人人都同意要喝古罗马人的水，要造一座悬索桥。阿尔西埃山的水的问题在贝桑松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了。如同凡尔赛的两条铁路问题，如同现有的种种弊端，这个想法在贝桑松，由于各种看不见的利害关系而具有了极大的生命力。为数不多的有识之士反对这项计划，却被看成是糊涂虫。大家只关心萨瓦龙律师的两项计划。进行了十八个月的地下工作以后，这个野心勃勃的人把法国最死气沉沉、最讨厌外地人的城市搅得天翻地覆，套用一句成语说，就是在这里“呼风唤雨，左右一切”，并且足不出户，就能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他竟然有办法做到并无民望，却有威望。这年冬天，他为贝桑松的教会人士打赢了七场官司。因此他有时竟预先闻到了众议院的气息。一想到即将取得的胜利，他就满心欢喜。这个宏愿，使他鼓起了多大劲头，想出了多少手段，把他无限紧张的心灵的

最后几分精力也耗尽了。大家夸奖他不重金钱，主顾给他多少酬金他从不计较。但是，这种轻财仗义却是精神上的重利盘剥。他期待着对他来说比世上所有的金子更昂贵的报酬。一八三四年十月，据说是为了给一个买卖蚀本的批发商人帮忙，他用莱奥波德·阿讷坎的款子买下一座房子，这就使他取得了被选举资格。这样有利可图的投资，似乎并不是期待已久，刻意追求的结果。

“你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德·格朗塞神甫对萨瓦吕斯说，他自然在观察他，并且猜中了他的心思。代理主教是带一位议事司铎来向律师请教的。他又向律师说，“你是一位不在教会中的教士。”这句话给萨瓦吕斯印象很深。

而罗萨莉这一方面呢，她专横任性的纤纤少女的脑袋里，已决定要把德·萨瓦吕斯先生带进客厅，引荐给吕蒲公馆的那些宾客。她的愿望还只限于能看到阿尔贝，能听到他谈话。可以说，她做了让步，而让步常常只是休战。

鲁克塞的田庄是瓦特维尔家的祖产，每年净入一万法郎；要是在别人手里，岁入本来还可以多得多。男爵仗着妻子可以有、也的确有四万法郎的收入，马马虎虎地把鲁克塞托给一个名叫莫迪尼耶的人管理，此人是瓦特维尔家的老佣人，是个雅克师傅①式的人物。不过，每当男爵和男爵夫人想去乡下走走时，他们就去风景如画的鲁克塞。那里有城堡，有园林，都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瓦特维尔一手创建的，他晚年精力充沛，

① 雅克师傅是莫里哀戏剧《吝啬鬼》里的角色，是吝啬鬼阿尔巴贡的厨师兼车夫。

对这处景色优美的地方十分醉心。

在阿尔卑斯山的支脉上，有两座光秃秃的山头，名叫大小鲁克塞。两山之间有一个峡谷，山里的水流到维拉尔峰，便注入峡谷，与杜河清澈的河源汇合。瓦特维尔想出在峡谷中间建造一座大水坝，坝上留两个口子，排泄过量的水。于是水坝上游形成一个美丽的湖，下游形成两股瀑布，瀑布泄下不远又汇成一股，流入一条可爱的小河，他就用这条河灌溉早先遭到鲁克塞山洪冲刷而变得干涸荒芜的谷地。他用一垛围墙，把这湖、这谷地、这两座山，统统围了起来。他又用挖掘河床和灌溉渠所得的全部泥土，在宽三阿尔邦的坝上，给自己造了一座山间别墅。当瓦特维尔男爵在水坝上游筑湖的时候，他已经是大小鲁克塞山的主人，可还没有得到被湖水淹没的谷地，那原是人们走惯了的一条路，一直到维拉尔峰脚下为止，形状象一个马蹄铁。但是，这个不近情理的老人竟有如此大的威慑力量，在他生前，维拉尔峰另一侧山坡上的小里塞镇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来要地。男爵死时，早已经用一垛厚实的围墙把维拉尔峰脚下大小鲁克塞山的山坡连成一片，免得维拉尔峰左右通向鲁克塞峡谷的两块谷地遭到水淹。所以，他死的时候，已经把维拉尔峰据为己有。他的继承者成了里塞村的保护人，使侵占土地的既成事实维持至今。德·瓦特维尔老神甫，这个老凶手，老叛徒，在结束他的事业时，还种上了树，在一座鲁克塞山的山腰上开了一条挺象样的路，和大路接通。从属于这座园林和住宅的还有几处种得很糟糕的田地，几座山间木屋和一些未曾开发的树林。这里又荒凉，又偏僻，在大

自然的照管下，任凭树木花草自生自灭，但处处高低起伏，错落有致。鲁克塞是个什么样子，你现在可以有个概念了。

为了不使这篇故事过于累赘，这儿大可不必叙述罗萨莉如何煞费苦心，巧于算计，神不知鬼不觉地达到了目的。只须交待一下，一八三五年五月，她服从母命，乘坐一辆由两匹租来的高头大马拉着的旧轿式马车，和父亲一起离开贝桑松来到了鲁克塞。

少女们是以爱情两字解释一切的。到达鲁克塞的第二天，罗萨莉早上起来，从自己房间的窗子里，看到一片美丽的湖面，水面上晨霭犹如轻烟，飘进枞树和落叶松之间，贴着山峰的石壁袅袅上升，直达峰顶，她不禁叫起好来。

"他们就是在湖畔相爱的！她就住在湖边！不错，湖水是情意绵绵的。"

由融雪灌注的湖，水色乳白，晶莹透亮，犹如一颗巨大的钻石；象鲁克塞湖这样，夹在两座长满枞树的花岗岩山中间，被大草原或荒原般的寂静笼罩着，人人见了都会和罗萨莉一样发出赞叹的。

"这一切，"父亲对她说，"都要归功于那位大名鼎鼎的瓦特维尔！"

"毫无疑问，"少女说道，"他是希望人家宽恕他的过错。我们乘船吧，到湖的尽头去。这样，吃饭时就有胃口了。"

男爵叫来两个会划船的年轻园丁，并且把他的总管莫迪尼耶也带了去。湖宽六阿尔邦，有时可宽到十至十二阿尔邦，长达四百阿尔邦。不一会儿，罗萨莉一行就到了湖的尽头，维

拉尔峰——这个小小瑞士的少女峰①——的山脚。

“我们到了，男爵先生，”莫迪尼耶说道，示意两个园丁拴住小船，“你们想不想看看……”

“看什么？”罗萨莉问道。

“噢，没什么。”男爵说，“好在你是个嘴巴很紧的姑娘，我们之间有些共同的秘密，我可以告诉你我所担心的事情：一八三〇年以来，为了维拉尔峰，在里塞镇和我之间有过不少麻烦，我想了结这个问题，而又不让你母亲知道，因为她这人太固执己见，尤其当她知道里塞镇镇长是个共和党人，为了讨好百姓，制造了这场争执，她会大发雷霆的。”

罗萨莉竭力掩饰自己的高兴，以便更好地对父亲施加影响。

“什么争执啊？”她问道。

“小姐，”莫迪尼耶说，“里塞人一向有权在维拉尔峰他们那一侧放牧砍柴。而从一八三〇年以来当镇长的尚托尼先生，竟扬言整个山峰都属于该镇所有，并且说一百多年前大家还从我们的地里经过……您知道，这样一来，我们脚下的地就不是自己的了。这个不近情理的家伙甚至还说，——老辈的里塞人也是这么说的——湖址是被德·瓦特维尔神甫抢去的。鲁克塞这不就完了吗？”

“唉！我的孩子，我们之间可以说说，这可是实情。”德·瓦特维尔先生天真地说，“这一片地是侵占来的，时间一长，就

① 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的主峰。

成了既成事实。因此，为了避免日后再有麻烦，我想提议客客气气地确定维拉尔峰我们这一侧的界限，然后我再砌一堵墙。"

"如果你在共和派面前让步，共和派会把你一口吞掉。你应该吓唬吓唬里塞人。"

"我昨天晚上也是这样和先生说的。"莫迪尼耶接嘴道，"正是出于这个想法，我建议先生来看看，维拉尔峰这边或那边，在任何高度上，到底有没有什么围墙的痕迹。"

维拉尔峰象是里塞镇和鲁克塞之间的一堵界墙，一百年来，双方都在山上开垦，由于并无多大收益，所以也都不走极端。争执的对象本身，一年倒有半年覆盖着白雪，也就使问题冷了下来。因此，直到一八三〇年革命给人民的捍卫者鼓起了热情，才会重提这件旧事。里塞镇长尚托尼先生想借这件事情，使自己在瑞士宁静的边境上的生活来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使自己的政绩留芳百世。从尚托尼这个名字，一望而知他是个纳沙泰尔人。

"亲爱的父亲！"罗萨莉回到小船上时说，"我同意莫迪尼耶的想法。如果你想争取在维拉尔峰筑界墙，就必须坚决果断，必须得到法律的裁决，使你摆脱这个尚托尼的攻击。你有什么好怕的呢？你去请大名鼎鼎的萨瓦龙当律师，赶快请他，别让尚托尼去托他维护镇上的利益。能替教务会打赢官司、打败市府的人，肯定也会给瓦特维尔家打赢官司，打败里塞镇！再说，"她又说，"鲁克塞早晚是我的（我希望越迟越好），可别把官司留给我来打。我喜欢这块地，我会经常到这儿来

住，我还要尽可能地扩充这块地呢。”她指着两座鲁克塞山的山脚说道：“我要在两岸修花坛，造出几个迷人的英国式花园……回贝桑松去吧，下次再来这儿，一定要带着德·格朗塞神甫和萨瓦龙先生，如果母亲愿意也可以一起来。那时候，你就会拿定主意了；可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早就打定了主意。你姓瓦特维尔，居然还怕斗争！如果你官司打输了……好吧！我绝不会责怪你的。”

“噢！如果你这样想，”男爵说，“我也很愿意，我会找这个律师的。”

“再说，打官司也怪有趣的。它使人活得更带劲，来来往往，东奔西走。你不是得四出活动才能打通法官吗？……我们有二十多天没看到德·格朗塞神甫，他当时可真忙！”

“那可是关系到教务会生死存亡的事情啊！”德·瓦特维尔先生说，“此外，还关系到大主教的自尊心和良心，关系到全体教士有没有饭吃的问题！萨瓦龙给教务会做了什么事，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可救了教务会。”

“你听我说，”她附在他耳边说道，“如果你有萨瓦龙帮忙，你肯定能赢，是不是？好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只有托德·格朗塞先生，才能使萨瓦龙先生给你帮忙。要是你相信我，我们一起和这位亲爱的神甫谈谈，但别让母亲参加，我倒有一个办法，好让神甫把萨瓦龙律师给我们请来。”

“不和你母亲说起，可不好办呢！”

“这可以由德·格朗塞神甫以后去解决。但是你得打定主意，答应下次选举投萨瓦龙律师的票，那你就瞧吧！”

“去参加选举！还要宣誓！”德·瓦特维尔男爵嚷了起来。

“那又怎么样！”她说道。

“你母亲会怎么说呢？”

“她也许会吩咐你去选举呢。”罗萨莉回答说，她从阿尔贝给莱奥波德的信中，已经知道代理主教的保证。

四天以后，德·格朗塞神甫一大清早溜进阿尔贝·德·萨瓦吕斯家里，他前一天晚上就告诉他要来拜访。老教士是前来为瓦特维尔家争取这位大律师的，这个举动表明罗萨莉私下办事是何等精明和有分寸。

“代理主教先生，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萨瓦吕斯说。

神甫和蔼可亲地把事情叙述了一遍，阿尔贝冷冷地听着。

“神甫先生，”他回答说，“我不能照管瓦特维尔家的利益，您能理解这是为什么。我在这儿的角色是严守中立。我不想沾上什么色彩，直到我当选的前夜，我应该一直是个谜。为瓦特维尔家辩护，这在巴黎没什么，而在这儿呢？……这儿，什么事都有人评头论足，那我在众人眼里就会成为你们的圣日耳曼区①的人啦。”

“哎！”神甫说，“你以为，选举那天，候选人彼此攻击时，大家还不认识你吗？那时候人家会知道，你的名字叫萨瓦龙·德·萨瓦吕斯，你当过行政法院审查官，你是王政复辟时代的人物！”

---

① 圣日耳曼区是巴黎的贵族区，此处指贝桑松城的贵族阶层。

"选举那天,"萨瓦吕斯说,"我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我。我打算在预备会议上讲话……"

"如果德·瓦特维尔先生和他的党派支持你,你就会得到整整一百张选票,比你能指望的选票更有把握。以利害关系为重,总可以制造分裂,以信念为重,就永远会抱成一团。"

"唉!真见鬼,"萨瓦吕斯接着说,"我的神甫,我是爱您的,可以为您多多效劳!也许,和魔鬼也能妥协。不论德·瓦特维尔先生要打什么官司,把吉拉尔代找来,给他指点指点,总可以把诉讼程序拖到选举之后。我当选后第二天就负责为他辩护。"

"请做一件事,"神甫说,"请到吕蒲公馆来。那儿有一个年方十八的姑娘,她将来有一天会有十万法郎的年金,你要装作向她献殷勤……"

"噢!就是我经常看到的亭子里的那位少女……"

"就是她,罗萨莉小姐。"德·格朗塞神甫接着说,"你是有抱负的人。如果你讨她喜欢,那么,凡有抱负者想实现的抱负,你也能实现:当大臣。十万法郎年金的财产,加上你非凡的才干,当个大臣是不成问题的。"

"神甫先生,"阿尔贝激动地说,"即使德·瓦特维尔小姐有三倍家产,即使她崇拜我,我也不可能娶她……"

"你结过婚了?"德·格朗塞神甫问。

"没在教堂,也没在市政府结婚,"萨瓦吕斯说,"但在精神上结了婚。"

"你坚持这一点就更糟糕。"神甫回答说,"没有成为事实

的事情，当然可以不算数。别让自己的命运和计划取决于女人一时的心愿，那无异于一个明智的人等着穿死人留下来的鞋子上路。"

"别谈德·瓦特维尔小姐了，"阿尔贝郑重其事地说，"把我们的事情说定了吧。我是敬爱您的，看在您的面上，我将为德·瓦特维尔先生辩护，但要在选举之后。在此之前，他的事情将由吉拉尔代根据我的意见去处理。我能办的就是这些了。"

"但是有些问题只有到现场作过调查，才能定得下来呀。"代理主教说。

"吉拉尔代会去的。"萨瓦吕斯回答说，"我可不能在自己十分熟悉的城市里，做任何可能影响我当选的事情，从而损害事关重大的利益。"

德·格朗塞神甫离开萨瓦吕斯时，狡狯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是在嘲笑年轻斗士毫不通融的政策，同时又很佩服他的决心。

第二天，罗萨莉从父亲嘴里知道了阿尔贝和德·格朗塞神甫晤谈的结果；她从亭子中望着办公室里的律师，想道："啊！我把父亲卷进了一场官司！我花了那么大气力想把你引到这儿来！我犯了弥天大罪！而你还不肯到吕蒲公馆的客厅里来？我还是听不到你抑扬顿挫的声音？瓦特维尔家和吕蒲家求你帮助，你竟提出条件！……哎！上帝知道，本来，我得到一点小小的幸福也就满足了：看到你，听到你说话，和你一起去鲁克塞，你的光临，可以使鲁克塞变成我的一块圣地。我本

来别无他求……但是现在，我非做你的妻子不可！……对，对，你望着她的肖像吧，你端详她的客厅，她的卧室，她的别墅的东西南北，她的花园的景致吧。你在等着她的雕像，我要替你把她本人变作大理石还给你！……再说，这个女人没有爱情。艺术，科学，文学，唱歌，音乐，占去了她一半的感官和智力，而且，她也老了，已经三十开外，我的阿尔贝不会幸福的！”

“罗萨莉，你站在这儿干什么？”母亲走过来对她说，打乱了女儿的思路，“德·苏拉先生在客厅里，他已注意到你的态度，你显然在胡思乱想，在你这个年纪是不应该的。”

“德·苏拉先生就那么憎恨思想吗？”她反问道。

“那么你是在想喽？”德·瓦特维尔夫人说。

“对，妈妈。”

“啊！不对，你不是想。你在瞧律师的窗子，那副全神贯注的样子，既不雅观，又不成体统，尤其不该让德·苏拉先生注意到。”

“哦！那为什么？”罗萨莉说。

“喔，”男爵夫人说，“也该让你知道我们的用意了：阿梅代对你印象很好，而你做苏拉伯爵夫人不会不幸福的。”

罗萨莉的脸白得象一朵百合花，一句话也没回答，她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当着这个她现在深为憎恶的男人的面，她设法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笑容，那种舞女对观众扮出来的笑容。她终于笑了，她竭力掩藏她的愤怒，使它平息下来，因为她决心利用这个又胖又傻的年轻人，为自己的打算服务。

“阿梅代先生，”她趁男爵夫人在花园里走在他们前面，好

让两个年轻人待在一起时，对他说，“您原来不知道阿尔贝·萨瓦龙·德·萨瓦吕斯先生是个正统派呀？”

“正统派？”

“一八三〇年以前，他是行政法院审查官，是内阁大臣的人，很受王太子夫妇的器重。您没有说过他的坏话，那很好；如果您今年去参加选举，支持他，别让那可怜的德·沙冯库尔先生代表贝桑松城，那就更好了。”

“您为什么突然对这位萨瓦龙先生发生兴趣呢？”

“阿尔贝·德·萨瓦吕斯先生是萨瓦吕斯伯爵的私生子（噢！我向您泄露了这个内情，请您保守秘密），如果他当选议员，就会在鲁克塞的案子里做我们的律师。父亲对我说，鲁克塞以后是我的财产，我要住在那儿，那儿才美哩！要是看到伟大的瓦特维尔创立的这份美好的产业毁掉，我会非常痛心的……”

“见鬼！”阿梅代走出吕蒲公馆时，自言自语道，“这个姑娘可不傻。”

德·沙冯库尔先生是个保王党，大名鼎鼎的“二百二十一人”①中的一员。因此，七月革命以后，他仿照英国 torys 反对 whigs② 的办法，鼓吹既宣誓效忠又和现行秩序进行斗争的理论。这个理论没有受到正统派的欢迎，他们失败之余，宁可为意见不同而分裂，主张消极抵抗，听天由命。由于德·沙

① 一八三〇年三月十五日，二百二十一名议员投票通过反对波利尼亚克内阁和查理十世的请愿书，揭开了七月革命的序幕。

② 英文，前者：托利党人；后者：辉格党人。

冯库尔先生在自己党内不受信任，在路易-菲力浦中庸政府的支持者眼中，就成了最适当的人选；他们宁愿他的温和主张取胜，也不愿看见一个共和党人把狂热者和爱国者的选票都抓到手里。德·沙冯库尔先生是贝桑松德高望重的人物，代表了一个古老的议员世家。他的家产约有一万五千法郎的岁入，谁看着都不会眼红，何况他还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有这样的负担，一万五千法郎的年收入就算不了什么了。在这种情况下，做父亲的仍能廉洁奉公，自然受到选民的尊重。选民们陶醉于议会道德的崇高理想，正象池座里的观众陶醉于台上表演而自己难得实行的高尚情操。德·沙冯库尔夫人已经四十岁，是贝桑松的美人之一。议会开会期间，她就住到一个小田庄上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以便省下钱来，供德·沙冯库尔先生在巴黎开销。冬天，她每星期二体面地在家招待一次宾客；但她还是很懂得持家之道。德·沙冯库尔的公子二十二岁，和一个名叫德·沃谢尔的青年绅士交情极好；此人不比阿梅代有钱，和他是同窗好友。他们一起在格朗韦尔散步，一起外出打猎。他们形影不离是出了名的，人家也就请他们一起去乡间小住。罗萨莉和德·沙冯库尔的几个女儿是知己，她知道那三个年轻人之间无话不谈。她想，要是德·苏拉先生说话说漏了嘴，那肯定也是对他的两个知心朋友说的。而德·沃谢尔先生和阿梅代一样，对自己的亲事已经打好了主意；他想娶沙冯库尔姐妹中的老大维克图瓦，一位老姑妈答应结婚时给她一个岁入七千法郎的田庄和十万法郎现款。维克图瓦是这位姑妈的教女，最得她宠爱。所以对雄心勃勃的阿

尔贝会给德·沙冯库尔先生带来什么危险，沙冯库尔的公子和沃谢尔显然会向他发出警告。但是，罗萨莉觉得这样还不够，她用左手给省长写了一封匿名信，署名"路易-菲力浦的一个朋友"，她在信中告诉省长，阿尔贝·德·萨瓦吕斯正暗中准备参加竞选，使省长领悟到一个保王党演说家给贝里耶帮助是何等危险；她还向省长揭露了这位律师两年来在贝桑松深谋远虑的所作所为。省长是个干练的人，和保王党是死对头，一心效忠七月政府，总之，格勒奈尔街的内政部对他的说法是："我们在贝桑松有个好省长。"省长看了信，遵照信中的嘱咐，把信烧了。

罗萨莉想教阿尔贝落选，好让他在贝桑松再留五年。

选举是各党之间的一场斗争，内阁为了取胜，通过选定合适的斗争时间，来选择有利的斗争场地。这样，选举定在三个月以后举行。如果一个人一生的成败全在一次选举的话，那么，从下令召集选举团到选举团真正选举的那一天为止，日常生活仿佛都停顿下来了。因此，罗萨莉懂得在这三个月里，阿尔贝忙东忙西，给她留下了多少活动余地。她说服玛丽埃特把阿尔贝寄往意大利的信，和从意大利寄给他的信全交给她，她向玛丽埃特许愿（这是她以后自己说出来的），说将来要同时雇用她和热罗姆。这个非凡的少女一面密谋策划，一面装出最天真无邪的神气，给父亲做拖鞋。她懂得自己天真烂漫的神气会有什么用场，就更加装得天真烂漫。

"罗萨莉变得可爱起来了。"瓦特维尔男爵夫人说。

选举前两个月，在老布歇先生家里开了一次会，参加的有

对阿尔西埃山建桥引水工程寄予希望的那位承包商，有布歇先生的岳父，有受过萨瓦吕斯的好处，准备提名他为候选人的颇有势力的格拉内先生，有诉讼代理人吉拉尔代，还有《东部评论》的印刷商和商务法庭庭长。总之，这次会议共有二十七位外省所谓的头面人物。平均每人代表六张选票；但是在统计时，增加到十张，因为大家一开始总是要夸大自己的影响。在这二十七个人里面，有一个是省长的人，一个叛徒，私下里指望从政府那里给自己或亲属谋得好处。在这第一次会议上，大家以贝桑松无人敢希望的热情，商定推萨瓦龙律师为候选人。阿尔贝一面在家里等阿尔弗雷德·布歇来找他，一面和德·格朗塞神甫聊天，神甫对他这番远大的抱负很感兴趣。阿尔贝早就看出教士有巨大的政治才干，而教士也为年轻人的恳求所感动，愿意在这场殊死搏斗中当他的导师和顾问。教务会不喜欢德·沙冯库尔先生，因为他妻子的姐夫是法院院长，使教务会在初审时打输了那场官司。

“你被出卖了，亲爱的孩子。”狡猾而可敬的神甫以老年教士惯有的温和安详的声音说。

“被出卖了！……”心上被捅了一刀的情人喊道。

“至于被谁出卖的，我一无所知。”教士接着说，“省政府已经知道你的计划，看清了你的策略。眼下，我对你提不出任何建议。这种事情需要研究。至于今天晚上的会议，你要挺身而出，迎接别人对你的攻击。把你以前的全部经历都讲出来，这样你会减弱这一意外发现对贝桑松人所产生的影响。”

"啊！我早就料到了。"萨瓦吕斯说，声音都变了。

"你不愿听我劝告嘛，你本来有机会在吕蒲公馆露面，你不知道这样做本来会得到多少好处……"

"什么好处？"

"选举时会得到保王党人的一致拥护，暂时的联合……总而言之，一百多张选票！加上我们所谓的'教会票数'，你还当选不了？只要第一轮无人票数过半，你就大局在握了。在这种情况下，再经过谈判，事情就成功了……"

阿尔弗雷德·布歇兴致勃勃地进来，宣布预备会议的建议，发现代理主教和律师都冷冰冰的，既安静，又严肃。

"再会啦！神甫先生，"阿尔贝说，"您的事情，我们选举后再深谈。"

律师跟德·格朗赛先生意味深长地握了握手，挽起阿尔弗雷德的胳膊走了。教士望着这个雄心勃勃的人的脸，那种庄严肃穆的神情，是将军们听到战场上第一声炮响时才有的。教士举眼望着天，出门时思忖道："他能当个多好的教士呀！"

辩才并不归律师界所有。一个律师极少在辩护时施展出真正的心力，要不然他几年之内就会完蛋。今天，宣道的教士也难得有辩才；真正的辩才只在国会的某些会议上还能遇到，比如野心勃勃的人孤注一掷的时候，身中无数毒箭而突然奋起反击的时候。但有些得天独厚的人，在宏图大略成败攸关的紧急关头，在不得不开口讲话的时刻，肯定是能言善辩的。所以，在这次会议上，阿尔贝·萨瓦吕斯感到必须为自己争取到一群忠实的信徒，便全力以赴，施展出浑身解数。他庄重地

走进客厅，既不笨拙，也不傲慢，没有一丝软弱和畏怯，看到有三十多人在场也不慌张。开会的消息和会上的决定，已经引来几只听到铃声就跑来的绵羊。没等布歇先生就布歇委员会的决定作个 speech①，阿尔贝就示意大家安静，握了握布歇先生的手，仿佛通知他突然发生了危险。

"我年轻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布歇先生，刚才对我宣布了给予我的荣誉。但是，在这项决议肯定下来之前，"律师说，"我想应该向你们解释一下你们的候选人是何许人，如果我的陈述使你们的良心感到不安，你们完全来得及收回你们的意见。"

听了这一段开场白，全场鸦雀无声。有些人觉得这个举动是难能可贵的。

阿尔贝说明了他以前的经历，报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叙述了他在王政复辟时期的作为，来到贝桑松以后改头换面做人的方式，以及对未来作出的承诺。这篇即席演讲，据说使全场听众听得屏息凝神。这个胸怀大志的人从心坎里、灵魂里喷涌而出的滔滔雄辩，降服了这些利害关系各不相同的人。赞美的心情淹没了起码的思考。大家所能理解的唯一事情，就是阿尔贝想灌入他们头脑里的事情。

对一个城市来说，有一个命里注定要统治全社会的人当议员，不是比有一架投票机器强吗？一位国务活动家会带来全部权力，一个平庸而廉洁的议员却只是一颗良心而已。普

---

① 英文：发言。

罗旺斯有多么光荣！它预见到了米拉波①，一八三〇年以后，它又送来七月革命产生的唯一的政治家②！

全体听众慑服于这滔滔不绝的口才，深信这副口才会成为他们的代表的卓越政治工具。每个人都把阿尔贝·萨瓦龙看作未来的萨瓦吕斯大臣。机灵的候选人猜透了听众们的算计，暗示他们首先有权利用他的影响。

据唯一有能力评价萨瓦吕斯、日后成为贝桑松一位干才的人物说，这样发表政见，阐明抱负，介绍身世和性格，简直是一个表现机智、情感、热忱，引起兴趣，使人着迷的杰作。这一股旋风把选民们给包围了。象这样的胜利，谁也没有得到过。但不幸"言语"这个面对面使用的武器，收效只是一时的。如果"言语"没有战胜"思考"，那就会被"思考"消灭。要是当场投票，阿尔贝的名字就会从票箱里跳出来！此时此刻，他是胜利者。但是他需要在两个月里天天这样取胜才行。阿尔贝出来时心突突直跳。他得到贝桑松人的喝彩，取得了先发制人的伟大成果，这就制止了他的往事可能引起的流言蜚语。贝桑松的商业界推举萨瓦龙·德·萨瓦吕斯律师做候选人。阿尔弗雷德·布歇的热情起先颇有感染力，时间一长却不能讨巧了。

省长给这个胜利吓得惊惶失措，开始计算政府派候选人

① 米拉波（1749—1791），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立宪派领袖之一，一七八九年以第三等级代表的身分选入三级会议，这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以口才出众闻名于世。

② 可能指生于马赛的梯也尔（1797—1877），也可能指曾任七月王朝首相的卡西米尔·佩里埃（1777—1832），或指巴尔扎克虚构的人物玛赛。不过佩里埃出生于格勒诺布尔，不是普罗旺斯人。——原编者注。

的票数，并和德·沙冯库尔先生安排一次秘密会谈，好和他在共同利益上联合起来。布歇委员会的选票一天天减少，阿尔贝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到选举前一个月，阿尔贝能指望的选票刚够六十张。省政府慢条斯理的工作却是锐不可当的。有三、四个手段高明的人对萨瓦吕斯的主顾说："他当了议员还能为你们辩护，为你们打赢官司吗？还能给你们出主意，订合同，办交涉吗？如果你们不把他送进众议院，只给他五年以后再进众议院的希望，那他还能给你们当五年奴隶。"由于有几个批发商的妻子已经这样打算盘了，所以对萨瓦吕斯就更加不利。与建桥工程和阿尔西埃山水利工程有利害关系的人顶不住，终于同意和一个狡黠的政府党人会晤，后者向他们证明：保护他们的是省政府，而不是一个野心家。虽然阿尔贝天天指挥着，调兵遣将去作战，动笔，动口，四处奔走，但是每天都以阿尔贝的失败告终。他不敢到代理主教家里去，而代理主教也不露面。阿尔贝从起床到睡觉，整日里浑身发烧，脑袋象着了火。终于，第一场搏斗来临了，即所谓的预选会议，会上要计算票数，候选人可估量自己获胜的机会，机灵的人则可以预见成败。这是货真价实的hustings① 的一幕，没有群众参加，却也相当惊心动魄：情绪的激动虽说不象在英国那样表现在肉体上，但其激烈程度也不相上下。英国人用拳头解决问题，法国人使的是唇枪舌剑。我们的邻居大打出手，法国人却凭着冷静的算计、镇定的手段来决定命运。这同一政治行为的实现方式

① 英文：议员竞选程序。

和这两个民族的性格恰好相反。激进党有自己的候选人，德·沙冯库尔先生也出场了，然后是阿尔贝，他被激进党人和沙冯库尔委员会指责为不妥协的右派，是又一个贝里耶。政府派也有它的候选人，这是个牺牲品，用来收集纯粹支持政府的选票。选票经几家一分，无法产生结果。共和党候选人得二十票，政府派五十票，阿尔贝七十票，德·沙冯库尔先生六十七票。但是阴险的省政府以三十张自己最信得过的选票去投阿尔贝，以此愚弄对手。德·沙冯库尔的票加上省政府实际上的八十张票，省长只要再从激进党那里挖几张来，选举就拿下来了。一百六十张票没有投，这是德·格朗塞先生和正统派的票。预选会之于选举，有如彩排之于正式演出，是最不可靠的。阿尔贝·萨瓦吕斯回到家里，态度还沉着，但心如死灰。这最后半个月，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天才，或者说幸运，拉过来两个忠实的人，一个是吉拉尔代的岳父，一个是十分机灵的老批发商，是德·格朗塞先生介绍来的。这两个好汉成了他的密探，混在对方阵营里，装作是萨瓦吕斯的死敌。预选会快结束时，他们通过布歇先生告诉萨瓦吕斯，他的票数里有三十张是对方骗他的，就和他们混在别人党内为他服务一样。他从为自己命运拼搏的会场回家时，心里比绑赴刑场的囚犯还要痛苦。绝望的情人不要任何人陪伴。十一点到半夜之间，他独自在街头徘徊。

凌晨一点钟，三天没有睡觉的阿尔贝，坐在书房一张伏尔泰式的扶手椅里，脸色苍白，象个要咽气的人；两手下垂，瘫软无力的姿态，和玛德莱娜不相上下①。泪珠在他长长的睫毛

里滚动，那是润湿眼睛却不淌到脸颊上来的泪珠，它们被思考吞饮，被内心的烈火吸吮干了！独自一人，他可以哭了。这时，他瞥见亭子里有个白色的形体，使他想起了弗朗切丝卡。

"我已经三个月没有收到她的信了！她怎么样啦？我两个月来一个字也没给她写，但我事先告诉过她的。她病了吗？噢！我的爱！噢！我的生命！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经受过的痛苦吗？"他感到心跳得厉害，在寂静中扑通扑通地响着，好象细沙撒在一面大鼓上似的。他想："我的身体真该死！是不是长了动脉瘤？"

正在这时，有人在阿尔贝的门上轻轻敲了三下，他马上去开门，看到代理主教脸上愉快得意的神色，几乎高兴得支持不住。他抓住德·格朗塞神甫，一句话也没有说，把他紧紧搂在怀里，把头靠在老人的肩上。他又变成了孩子，哭得象当年得知弗朗切丝卡·索德里尼已经结婚时一样。只有对这个脸上闪耀着希望之光的教士，他才流露出自己的软弱。教士一直表现得很高尚，而且很精明。

"原谅我，亲爱的神甫，您正好碰上一个人正在沉没的严重时刻，请不要把我看成一个庸俗的野心家。"

"是的，我知道，"神甫接着说，"你写过《爱情产生的抱负》！哎！我的孩子，一七八六年我二十二岁时，也是由于情场失意才成为教士的。一七八八年，我当了本堂神甫。我懂得生活。我已经三次拒绝升任主教，我只想在贝桑松了此一

---

① 玛德莱娜，即《新约·路加福音》中抹大拉的马利亚，她原是妓女，后真心悔悟，成为圣徒。

生。”

“请过来看看她！”萨瓦吕斯大声喊道，他拿起蜡烛，领着神甫走进挂着阿尔盖奥洛公爵夫人肖像的精美办公室，他举起蜡烛照亮了肖像。

“这是一个生来就该统治别人的女人！”代理主教说，他理解阿尔贝不用言词向他吐露衷肠的一片深情，“不过，这额头有多高傲，它是无情的，受到侮辱，她决不会宽恕！这是大天使米迦勒①，是行刑的天使，是铁面无私的天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是这种天使式性格的座右铭。这脑袋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野气！……”

“猜得对，猜得对。”萨瓦吕斯大声说道，“不过，亲爱的神甫，她支配我的生命已经十二年多了，可我没有一点需要引咎自责的思想……”

“啊！你要能这样对待上帝就好了！……”神甫天真地说，“谈谈你的事情吧。我已经为你忙了十天了。你要是个真正的政治家，你这回就得听从我的劝告。如果你当时就照我说的到吕蒲公馆去，你本来是不会落到目前这个地步的；好了，你明天去，明天晚上我把你介绍给他们。鲁克塞的地产受到威胁，两天以内就得打官司……而选举还得过三天才能举行。我们设法使选举办公室第一天成立不起来；投票得投好几次，第一轮没有谁能得过半数票，你就会成功……”

“用什么办法？……”

① 大天使是基督教中的天使之长，级别在众天使之上。米迦勒是率领天廷卫士的大天使。

“打赢鲁克塞的官司，你可以得到八十张正统派的选票，再加上三十张我掌握的票，我们就有一百一十张。而布歇委员会那儿还有你的二十张票，你手里总共掌握一百三十票。”

“嗳！”阿尔贝说，“还少七十五张呢……”

“不错，”教士说，“余下的票都是政府派的了。不过，我的孩子，你这儿有二百张票，而省政府只有一百八十张。”

“我有二百张票？……”阿尔贝象被弹簧弹了一下，站了起来，惊讶得愣住了。

“德·沙冯库尔先生的票也是你的。”神甫接着说。

“怎么会？”阿尔贝说。

“你娶西多妮·德·沙冯库尔小姐。”

“绝不！”

“你娶西多妮·德·沙冯库尔小姐。”教士冷冷地重复一遍。

“可是您看，她是无情的。”阿尔贝指着弗朗切丝卡说。

“你娶德·沙冯库尔小姐。”教士冷冷地说了第三遍。

这一次阿尔贝懂了。代理主教不想卷入一项终于使这个绝望的政治家看到希望的计划。再多说一句，就会损害教士的尊严和荣誉。

“明天你在吕蒲公馆会看到德·沙冯库尔夫人和她的二女儿，你要感谢她为你做的事情，说你对她感激不尽。总而言之，你要把身心全献给她，你的前途从此就是她家的前途，你不计利害，对自己有充分信心，所以可以把任命议员看作是一份很不错的嫁妆。你和德·沙冯库尔夫人有一场仗要打，因为她

要你做出许诺。这个晚上，我的孩子，对你一生的前途至关重要。不过，你得知道，这件事与我毫不相干。我只负责正统派的票，我为你争取到了德·瓦特维尔夫人。有了她，就有了贝桑松全城的贵族。阿梅代·德·苏拉和沃谢尔会投你的票，他们把青年人带来了，而德·瓦特维尔夫人会给你带来老年人。至于我这儿的票，那是万无一失的。”

“那么是谁把德·沙冯库尔夫人拉过来的？”萨瓦吕斯问道。

“不要问我，”神甫回答说，“德·沙冯库尔先生有三个女儿要出嫁，他已无力再增加他的财产。虽说沃谢尔因为老姑妈肯付嫁资，将娶没有嫁妆的长女，那还有两个女儿怎么办？西多妮十六岁，而你的远大抱负只要实现，就会有大把大把的钱。有人向德·沙冯库尔夫人说，与其叫丈夫到巴黎去浪费金钱，不如把女儿嫁掉。就是此人说动了德·沙冯库尔夫人，德·沙冯库尔夫人又说动了她的丈夫。”

“够了，亲爱的神甫！我懂了。一旦被任命为议员，我要为某人挣下一笔资产，这笔资产相当可观时，我的诺言也就算履行了。您对我就象慈父一般，我的幸福是您给的。天哪！我有什么功劳，配得上您如此厚爱？”

“你帮教务会打赢了官司。”代理主教微笑着说，“现在，对刚才说的话要守口如瓶！我们毫不沾边，也绝不过问。要是人家知道我们插手选举，我们会被坏事干得更多的右派清教徒活活地吃掉，某些自己人也要对我们求全责备。德·沙冯库尔夫人并没想到我参与这些事情。我仅仅向德·瓦特维尔夫

人透露过，对她我们是可以绝对放心的。”

“我会把公爵夫人带到您这儿来，由您给我们祝福！”雄心勃勃的人嚷道。

阿尔贝送走老教士以后，做着权势的美梦睡了。

第二天晚上九点钟，人人都想象得到，瓦特维尔男爵夫人的客厅里已经高朋满座，全是特意召集来的贝桑松贵族。大家正在讨论为了使吕蒲家的千金高兴，破例去参加选举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行政法院前审查官，一位最忠于王室长系的大臣的秘书，即将被介绍到这里来。德·沙冯库尔夫人是和穿得珠光宝气的二女儿西多妮一起来的，大女儿已经有了未婚夫，就无须倚仗花哨的打扮了。这类小事情在外省是很触目的。德·格朗塞神甫操着那张漂亮清秀的脸，从这一堆人走到那一堆人，侧耳倾听，似乎无意介入，只是说一些切中要害的话，对问题加以概括和引导。

“如果王室长系重新掌权的话，”他对一位七十多岁的前国务活动家说，“会采取什么政策呢？——贝里耶孤零零一个人，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如果他有六十票，他会有很多机会给政府带来麻烦，推翻一个又一个的内阁！——费兹-詹姆斯公爵要当图卢兹的议员了。——你会使德·瓦特维尔先生打赢官司的！——如果你们投德·萨瓦吕斯先生的票，共和党人也会学你们的样，而不会去支持中庸政府党。”如此等等。

九点钟，阿尔贝还没有来。德·瓦特维尔夫人认为这样姗姗来迟是一种失礼行为。

“亲爱的男爵夫人，”德·沙冯库尔夫人说，“可别这么小

题大作。也许靴子上油迟迟不干……也许有主顾上门，就把德·萨瓦吕斯先生耽误了。”

罗萨莉斜着眼瞧了瞧德·沙冯库尔夫人。

“她对德·萨瓦吕斯先生好得很呢。”罗萨莉轻轻地对母亲说。

“不过，”男爵夫人微微一笑，接着说，“这关系到西多妮和德·萨瓦吕斯先生的婚事呀！”

罗萨莉突然向一扇朝花园开着的窗子走去。十点了，德·萨瓦吕斯先生还没有露面。这时雷声隆隆，暴雨大作。有几个贵族实在等不下去，玩起牌来。德·格朗塞神甫也猜不透其中的缘由，向独自待在窗口的罗萨莉那边走去，他实在给弄糊涂了，高声说道：“他莫非死了不成！”代理主教从客厅走到花园里，后面跟着德·瓦特维尔先生和罗萨莉，三个人登上亭子。阿尔贝家里门窗全都关着，没有一线灯光。

“热罗姆！”罗萨莉看到仆人在院子里，就喊道。德·格朗塞神甫看了看罗萨莉。

“你主人在哪儿呀？”罗萨莉对走到墙根的仆人说。

“走了，坐邮车走的！小姐。”

“他完了！”德·格朗塞神甫叫道，“要不就是走运了！”

罗萨莉脸上压抑不住胜利的欢乐，被代理主教瞧在眼里，但他装作什么也没有发觉。

“罗萨莉在这里面起了什么作用呢？”教士心里纳闷。

三个人一起回到客厅，德·瓦特维尔先生宣布了这个希奇古怪、莫名其妙、难以置信的消息：阿尔贝·萨瓦龙·德·

萨瓦吕斯律师乘邮车走了，出走的原因不明。到十一点半钟，只剩下十五个人了，其中有德·沙冯库尔夫人，德·戈德纳尔神甫（他也是一位代理主教，年纪四十上下，很想得到主教的位置），还有沙冯库尔家的两位小姐，德·沃谢尔先生，德·格朗塞神甫，罗萨莉，阿梅代·德·苏拉和一个辞了职的法官，后者是贝桑松上流社会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极希望萨瓦吕斯能够当选。德·格朗塞神甫坐到男爵夫人身边，以便好好看看罗萨莉，她的脸色通常是苍白的，此时兴奋得通红。

“德·萨瓦吕斯先生可能遇到什么事了呢？”德·沙冯库尔夫人说。

正在这时候，一名穿号衣的仆人手托银盘，给德·格朗塞神甫送来一封信。

“看信吧。”男爵夫人说。

代理主教读完信，看到罗萨莉脸色猛然白得象她戴的头巾。

“她认得他的笔迹。”他从眼镜上面向少女瞥了一眼后这样想。他折起信，冷冷地放进口袋，一声没吭。三分钟时间内，罗萨莉朝他看了三次，这三眼使他把一切都猜透了。“她爱阿尔贝·萨瓦吕斯！”代理主教想道。他站了起来，罗萨莉身子一震；他行了礼，向门口走了几步，走到前面一间客厅，罗萨莉赶上来，对他说：“德·格朗塞先生，这是阿尔贝的信！”

“你怎么会对他的笔迹那么熟悉，老远就认出来了？”

这位姑娘哪里耐得住性子，又是在火头上，说了一句神甫觉得很崇高的话。

“因为我爱他！”她停了一下问，“他怎么了？”

“他放弃竞选了。”神甫回答道。

罗萨莉伸出一个指头放在嘴唇上。

“我要求保密，就象为忏悔保密一样。”回到客厅之前，她说道，“如果不竞选，也就没有和西多妮的婚事了！”

第二天早晨，罗萨莉去望弥撒的时候，从玛丽埃特嘴里得知了使阿尔贝在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出走的部分情况。

“小姐，昨天上午有一位老先生从巴黎来到国民旅馆，他乘的是自备车，一辆漂亮的四驾马车，前面坐着一个车夫，还有一个仆人。总之，马车离开时热罗姆看到了，据他说，那肯定是一位亲王，或者是个外国富翁。”

“车上有没有王冠形纹章？”罗萨莉问。

“我不知道。”玛丽埃特说，“敲两点的时候，老先生来到萨瓦吕斯先生家里，递了一张名片。热罗姆说，先生看到名片，脸色变得煞白；然后他请客人进来。他亲自把门锁上，所以这位老先生和律师谈些什么，就没法知道；但他们在一起待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老先生由律师陪着走出来，叫他的仆人上楼。热罗姆看到这个仆人出来时，捧着一个四法尺[①]长的大包，样子象一幅大绣画。老先生手上拿着一大包纸。律师的脸白得象垂死的人，他平时有多神气，多威严……那时可怜巴巴的……但他对老先生恭恭敬敬，恐怕对国王也未必更加尊重。热罗姆和阿尔贝·萨瓦龙先生陪着这位老人回到马车旁，四匹马已经套好。车子是三点钟出发的。先生径直去省政府，又从省

① 指法国古尺，一尺相当于325毫米。

政府去冉蒂耶先生家，买下了不久前去世的圣维耶太太的那辆敞篷四轮旧马车，然后他又去驿站定了马，说定六点钟要马。他回到家里收拾行李；当然，他也写了几封短信；最后，吉拉尔代先生也来了，一直待到七点钟，他向吉拉尔代先生交代了事务。热罗姆还给布歇先生送去一张便条，他家里在等先生去吃晚饭。那时已经七点半，律师动身时，给热罗姆留下三个月的工钱，叫他另找工作。他把钥匙留给吉拉尔代先生，并把他送回家，热罗姆说，律师就在他家里喝了点汤，因为吉拉尔代先生到七点半还没有吃晚饭。萨瓦龙先生再上车时，就象死人一般。热罗姆当然向主人行礼告别，听到他对车夫说："去日内瓦。"

"热罗姆有没有向国民旅馆打听过外国人的名字？"

"老先生只是路过，人家没有问他的名字。仆人肯定是奉了命令，装作不会讲法语。"

"那封德·格朗塞神甫很晚才收到的信呢？"罗萨莉问。

"那肯定是由吉拉尔代先生转交的；不过热罗姆说，这个可怜的吉拉尔代先生很爱萨瓦龙律师，和他一样受到强烈震动。房东加拉尔小姐说，来得神秘的人，走得也很神秘。"

听了这段叙述以后，罗萨莉显出一副专心致志，沉思默想的神色，这是有目共睹的。萨瓦龙律师的出走在贝桑松引起的纷纷议论，就不必多说了。大家知道，省长十二分愉快地同意立即给他发出国护照，因为他这样就摆脱了唯一的对手。第二天，德·沙冯库尔先生一下子就以一百四十票的多数当选为议员。

“冉赤条条而来，又赤条条而去。”① 一位选民得知阿尔贝·萨瓦龙逃离时说道。

贝桑松排外的偏见，在两年前共和党报纸事件中已经得到证实，这件事又进一步支持了这种偏见。过了十天，阿尔贝·德·萨瓦吕斯就再也没人提起了。只有三个人，诉讼代理人吉拉尔代、代理主教和罗萨莉，为律师的出走深感不安。吉拉尔代知道白发苍苍的陌生人是索德里尼亲王，他看过名片，他又对代理主教说了；而罗萨莉了解的情况远比他们要多，她差不多三个月以前就知道了阿尔盖奥洛公爵逝世的消息。

到一八三六年四月，谁都不知道阿尔贝·德·萨瓦吕斯的消息，谁也没有听到别人谈起过他。热罗姆和玛丽埃特快要结婚了；不过男爵夫人私下里叫自己的女仆等到罗萨莉成亲时再讲，说两个婚礼可以同时举行。

“罗萨莉该出嫁了，”有一天男爵夫人对德·瓦特维尔先生说，“她都十九啦，这几个月来，她变得叫人害怕……”

“我不知道她怎么啦。”男爵说。

“做父亲的不知道女儿的心事，做母亲的可猜得到，”男爵夫人说，“她得出嫁了。”

“我没意见，”男爵说，“在我这方面，我把鲁克塞给她，好在法院给我们和里塞镇做了调解，把我的地界划在离维拉尔峰山脚三百公尺的地方。我们在分界处挖一条沟，好承受各处流来的水，再把水引到湖里去。镇上没人提出上诉，判决就

① 这是法国寓言诗人冉·德·拉封丹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中的第一句诗。——原编者注。

不会改了。”

“你还没有想到，”男爵夫人说，“我为这个判决花费了三万法郎，是给尚托尼的。这个乡下人不要别的东西，他那副神气好象已经为镇上打赢了官司，这分太平是他卖给我们的。可是你把鲁克塞给出去，你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不需要什么东西，”男爵说，“我也快完了……”

“你饭量还大得很呢。”

“问题就在这儿：我的饭都白吃了，我觉得两腿越来越软……”

“是车东西车累的。”男爵夫人说。

“我不知道。”男爵说。

“我们把罗萨莉嫁给德·苏拉先生；你要是把鲁克塞给她，就要保留居住权；我呢，我从总帐里给他们两万四千法郎的年金。孩子们住在那儿，我看他们不会不幸福的……”

“不，我把鲁克塞完完全全给他们。罗萨莉很喜欢鲁克塞。”

“你待女儿好古怪！你就不问问我喜欢不喜欢鲁克塞？”

罗萨莉马上被叫来，她被告知将在五月初与阿梅代·德·苏拉先生结婚。

“谢谢你，母亲，也谢谢你，父亲，谢谢你们关心我的婚事，但我不想结婚，我和你们在一起很幸福……”

“废话！”男爵夫人说，“你不喜欢苏拉伯爵先生就是了。”

“实话对你们说，我永远不嫁给德·苏拉先生……”

“噢！一个十九岁姑娘嘴里的‘永远不’！”男爵夫人苦笑

着说。

"德·瓦特维尔小姐说'永远不'，就是'永远不'。"罗萨莉加重语气说，"我想，父亲不征得我同意，是不会把我嫁出去的吧。"

"噢！当然不会。"可怜的男爵温柔地望着女儿。

"好吧！"男爵夫人干巴巴地接口道，胸中按捺着一股被当场顶撞的怒火，"德·瓦特维尔先生，您女儿的婚事，您就一个人操心吧！罗萨莉，你得好好想想：你如果不照着我的意思结婚，你成家可别想从我这儿拿到一个子儿。"

德·瓦特维尔夫人和男爵的争执，从他支持女儿开场，越闹越严重，罗萨莉和父亲不得不去鲁克塞度过气候宜人的季节；他们在吕蒲公馆再也住不下去了。于是贝桑松城里得知德·瓦特维尔小姐干脆拒绝了苏拉伯爵先生。热罗姆和玛丽埃特婚后来到鲁克塞，以便有一天接替莫迪尼耶。男爵按照女儿的意思，修复了山间别墅。男爵夫人得知修复工程花费了大约六万法郎，罗萨莉和她父亲还叫人修建了一座暖房，这才发现女儿身上有刁钻狡猾的根子。男爵又买下了好几块外姓的田和一处价值三万法郎的小庄园。有人告诉德·瓦特维尔夫人，罗萨莉离开母亲身边以后，象个当家的姑娘，她研究增加鲁克塞收入的办法，做了一条长裙骑马；父亲和女儿在一起很快活，不再抱怨身体不好，人也发胖了，他常陪女儿出游。男爵夫人芳名路易丝，就在她生日临近时，代理主教来到鲁克塞，无疑是受德·瓦特维尔夫人和德·苏拉先生的嘱托，来为母女讲和的。

“这个小罗萨莉还真有点头脑。”贝桑松有人这么说。

男爵夫人大大方方地付了在鲁克塞支出的九万法郎，又每月给丈夫大约一千法郎，作为他在鲁克塞的生活费：她不愿意有什么理亏的地方。父女俩能在八月十五日回贝桑松，也是求之不得，这样可以在城里待到月底。代理主教用过晚饭后，把罗萨莉拉到一旁谈起结婚的问题，让她明白阿尔贝是没有指望了，他有一年没有音信了。罗萨莉一个手势打断了他的话。这个古怪姑娘抓住德·格朗塞先生的胳膊，把他拉到一条长凳上坐下，头顶上是一大簇杜鹃花，从花丛中望得见湖水。

“听着，亲爱的神甫，我象爱我父亲一样地爱您，因为您对我的阿尔贝也是有感情的，我应该向您坦白，我为了做他的妻子，犯下了一桩又一桩的罪过，他应该做我的丈夫……喏，请看吧！”

她从罩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递给他，指着五月二十五日佛罗伦萨一栏里的一段消息：

> 前大使绍利厄公爵先生的长子雷托雷公爵先生和前索德里尼公主：阿尔盖奥洛公爵夫人的婚礼，盛极一时。为婚礼而举行的多种庆祝活动使佛罗伦萨城热闹非凡。阿尔盖奥洛公爵夫人是意大利的巨富之一，因为已故的公爵指定她为全部财产的继承人。

“他心爱的女人已经结婚，”她说，“我把他们俩拆散了！”

“你？用什么办法？”神甫问。

罗萨莉正要回答，忽然一个重物落水的声音，接着是两名

花匠的惊叫声，把她打断了，她站起来，边跑边喊："噢，父亲……"男爵已经不见了。

德·瓦特维尔先生以为他在一小块花岗岩上看到一种贝类化石的痕迹，如果这是事实，他将批驳某种地质学理论。他向前走到湖边的斜坡上，想去取这块岩石，但没有站稳，滚进了湖里，湖水最深的地方当然正好是在湖边的堤岸下。花匠们把一根竿子插到冒水泡的地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男爵抓住竿子；他们终于把他拉了上来，浑身上下全是淤泥，男爵陷得很深，他越是挣扎，陷得越深。德·瓦特维尔先生晚饭吃得很饱，胃里刚开始消化，这一来消化停顿了。大家给他脱去衣服，擦洗干净，放到床上，他的样子显而易见很危险，于是两名仆人骑马出发，一个去贝桑松，另一个就近去请内外科医生。出事后八小时，德·瓦特维尔夫人带着贝桑松最好的两个内外科医生赶到，医生们发现，德·瓦特维尔先生虽然经过里塞镇医生的精心治疗，还是不中用了。恐惧使浆液渗入大脑，再加上消化中断，使可怜的男爵丧了命。

德·瓦特维尔夫人说，如果她丈夫留在贝桑松，本来是不会死的，她把这场灾祸归罪于女儿不听话，对女儿极为反感，同时，她又把自己的痛苦和惋惜渲染了一番。她称男爵是*她亲爱的羔羊*！瓦特维尔家这个最后的子孙安葬在鲁克塞湖中一个小岛上，男爵夫人叫人用白色大理石筑了一座哥特式小纪念碑，和拉雪兹神甫公墓①里爱洛伊丝的纪念碑②一样。

① 巴黎郊区的著名公墓。

② 见本卷第8页注①。

这件事发生一个月以后，男爵夫人和女儿在十分难堪的沉默中住在吕蒲公馆里。罗萨莉内心十分痛苦，但一点不流露出来：她把父亲的死归罪于自己，而且疑心还有另一桩在她看来更加严重的祸事要发生，那件事毫不含糊是她一手造成的；因为，诉讼代理人吉拉尔代和德·格朗塞神甫一点都不清楚阿尔贝的命运。杳无音讯使人害怕。她悔恨交加，感到有必要向代理主教交代她离间弗朗切丝卡和阿尔贝的种种鬼花招。那是些简单而又骇人听闻的计谋。德·瓦特维尔小姐截取了阿尔贝给公爵夫人的全部信件，和弗朗切丝卡告知情人丈夫得病的信，那封信告诉他，在她应该竭尽全力照料垂危病人期间，不能给他写回信。这样，在阿尔贝忙于选举的这段时间里，公爵夫人只给他写过两封信，一封告诉他阿尔盖奥洛公爵病危，另一封对他说，自己成了寡妇，这两封至诚而高尚的信都让罗萨莉给留下了。罗萨莉辛苦了好几夜，终于能惟妙惟肖地摹仿阿尔贝的笔迹。她用三封假信代替了忠实情人的真信；她把这三封假信的草稿交给老教士看过，恶的天才在信中竟表现得如此完满，他不禁为之颤栗。罗萨莉冒充阿尔贝，在信中让公爵夫人思想上对所谓不忠实的法国人的变心有所准备。对阿尔盖奥洛公爵的噩耗，罗萨莉回答的是阿尔贝即将和她罗萨莉结婚的喜讯。她算好叫这两封信在路上错过，结果的确在路上错过了。罗萨莉的信写得用心之恶毒，使代理主教惊讶不已，把信又看了一遍。接到最后一封信时，弗朗切丝卡被一个想要扼杀情敌的爱情的女孩子伤透了心，只答复了这么简单的一句："您请便吧，永别了。"

“使人间法律无能为力的纯粹道德上的罪恶，是最卑鄙最丑恶的。”德·格朗塞神甫严厉地说，“上帝经常在人世间惩罚这些罪恶：有些飞来横祸，我们觉得无法解释，其原因就在于此。在偷偷摸摸犯下的、埋藏在私生活的神秘之中的种种罪行里，最可耻的就是私拆信件，或者是偷看别人的信。任何人，不论是谁，不论他的动机是什么，只要他敢于这样做，他就给自己的品格涂上了抹不掉的污点。有一个年轻的侍从遭到诬陷，他带着一封下令杀他的信件，没有任何邪念地上路，于是上帝保护了他，救了他，我们说这是奇迹，你能感到这个故事里的全部动人而神圣的力量吗？……你知道奇迹是什么吗？德行和无辜的圣婴一样，头上有一轮灿烂夺目的灵光。我给你说这些，不是要教训你。”老教士带着十分忧伤的语调对罗萨莉说，“哎！我可不是赦罪院的大主教，你也不是跪在上帝的脚边，我是一个担心你会受到惩罚因而感到恐怖的朋友。这可怜的阿尔贝，他怎么样了？他不会轻生吧？他镇静的外表下面蕴藏着异常激烈的个性。我明白阿尔盖奥洛公爵夫人的父亲索德里尼老亲王此来，是要讨还女儿的书信和画像。这对阿尔贝是晴天霹雳，他肯定会试图去为自己辩白的……不过，他怎么会十四个月不捎点儿消息来？”

“噢！如果我嫁给他，他会那样幸福……”

“幸福？……他不爱你。再说，你也没有偌大一笔家产带给他。你母亲对你反感极了，你给了她一个刻毒的回答，伤了她的心，也会毁掉你自己。”

“什么！”罗萨莉说。

“昨天她对你说，服从是你补赎过错的唯一方法，她对你谈起阿梅代，提醒你该和他结婚。‘要是您这样爱他，母亲，您嫁给他好了！’你说，你有没有这样顶撞她？”

“顶了。”罗萨莉说。

“那好！我是了解她的，”德·格朗塞先生接着说，“要不了几个月，她就会成为苏拉伯爵夫人！当然啦，她还会有孩子，她将给德·苏拉先生四万法郎的年金；另外，她将给他许多好处，尽量在她的不动产里减少你的那一份。只要她活着，你就不会有钱，而她才三十八岁！就算她同意放弃对鲁克塞的权利，你的全部财产也不过是鲁克塞的田地和你父亲的遗产清理后留给你的那么一点点权利！从物质利益方面看，你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很糟；从感情方面看，我认为尤其荒唐……你不向你母亲……”

罗萨莉恶狠狠地把头一偏。

“不向你母亲，”代理主教接着说，“不向宗教讨教，在你刚有一点点心事的时候，这两者本来能开导你，帮助你，指点你；你却独断独行，你对生活一无所知，一味凭感情用事！”

这些明智的话，使罗萨莉听了十分害怕。

“那我该怎么办呢？”她停了一下说。

“你要补赎过错，先得知道你的过错有多大。”神甫说道。

“好！我将写信给唯一能知道阿尔贝消息的人，这人就是莱奥波德·阿讷坎先生，巴黎的公证人，他童年时代的朋友。”

“要写信，也只能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代理主教回答说，“你把真信和假信都交给我，象对你的忏悔师忏悔那样，对我

详细交代你的问题，同时，问我补偿过失的方法，听从我的安排。那时我再看情形……因为，第一，你要让这个不幸者在这世界上被他敬若神明的人面前恢复他的清白。阿尔贝即使已经失去幸福，也还是会坚持要辩白清楚的。”

罗萨莉答应照德·格朗塞神甫的话去做，心里希望这些努力也许会把阿尔贝带回到她身边来。

罗萨莉吐露秘密后不久，莱奥波德·阿讷坎先生的一位帮办，带着阿尔贝的全权委托书来到贝桑松，他先去吉拉尔代先生家，请他出售属于萨瓦龙先生的房子。诉讼代理人出于对律师的友情，承办了这件事。这位帮办卖掉家具，用所得的款子付清了阿尔贝欠吉拉尔代的钱；因为诉讼代理人在阿尔贝神秘地出走时，给了他五千法郎，并负责收回阿尔贝借出去的款项。吉拉尔代问到他深为关切的那位高尚、英勇的斗士的下落时，帮办回答说只有他东家才知道，还说公证人看了阿尔贝·德·萨瓦吕斯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后，好象对信中讲到的事情非常伤心。

代理主教听到这个消息后，给莱奥波德写了一封信。可敬的公证人复信如下：

致贝桑松教区代理主教

德·格朗塞神甫先生

唉！先生，没有任何人可以把阿尔贝拉回到世俗生活里来了：他已经出家了。他现在是格勒诺布尔①附近的沙尔特勒大修道院

---

① 法国东南部城市，斯丹达尔的故乡。

的初学修士。您比我更清楚，我是才知道的，一跨进这所修道院的门槛，一切就都完了。阿尔贝估计我会去看他，就请出修道院院长来挡驾。我很了解这颗高尚的心，我知道，他是我们看不见的卑鄙阴谋的受害者；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阿尔盖奥洛公爵夫人，现在是雷托雷公爵夫人，我觉得她未免太无情。阿尔贝赶到贝尔吉拉特时，她已经不在那里，却留下话来，使他相信她住在伦敦。阿尔贝从伦敦去那不勒斯找他的情人，又从那不勒斯追到罗马，她和雷托雷公爵在罗马订了婚。当阿尔贝终于在佛罗伦萨见到德·阿尔盖奥洛夫人时，她正在举行婚礼。我们这位可怜的朋友在教堂里晕了过去，而且从来没有，即使生命处于危险时也没有，从这个女人嘴里得到一句解释，我真不明白她心里是怎样想的。阿尔贝为了寻找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东奔西走了七个月，她却和他玩捉迷藏的游戏：他不知道去哪儿，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抓住她。我可怜的朋友途经巴黎时我见过他。如果您也象我一样见到他的话，您就会懂得，在他面前一个字也不能提到公爵夫人，除非您想使他神经错乱。如果他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他就有办法为自己辩解；但诬蔑他已经结了婚！怎么办呢！对人世来说，阿尔贝死了，完全死了。他期望安宁，现在他清静无为，悉心祈祷，我们希望他能从中得到另一种形式的幸福。如果您了解他，先生，您一定会同情他，也会同情他的朋友们的！顺致……

于巴黎

善良的代理主教一接到上面这封信，立即写信给沙尔特勒大修道院院长，下面是阿尔贝·萨瓦吕斯的复信：

阿尔贝修士致贝桑松教区代理主教

德·格朗塞神甫先生

敬爱的代理主教，我刚才从本会尊敬的院长和我的全部谈话中，认出了您温厚的灵魂和一颗仍然年轻的心。您猜到了我内心深处对世俗人生还留有的最后一点心愿：让那个对我如此不仁不义的女子明白我的感情！院长让我自由决定是否接受您的建议，但他希望知道我的志向是否已经选定；当他看到我决意对此事保持绝对的沉默时，便以难能可贵的仁慈之心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如果我经不住还俗的诱惑，我这个教士就会被逐出这所修道院。上帝肯定帮了我的忙；但是，斗争虽然短暂，却并不因此就不激烈，不痛苦。这不足以使您明白我再不会回到世俗中去了吗？因此，您请求我宽恕这个罪魁祸首，我完完全全同意，没有丝毫怨恨。我将祈求上帝象我一样宽恕这位小姐，同时，我还将祈求上帝把幸福生活赐予德·雷托雷夫人。唉！死亡也好，非要别人爱她不可的少女伸过来的手也好，变幻莫测的命运也好，我们不是应该永远听从上帝的安排吗？在有些人的心灵里，灾祸留下一片广袤的沙漠，沙漠上空响彻上帝的声音。浮生和永生之间的关系，我知道得太晚了，因为我已心力交瘁。我已不可能在教会的战斗行列①里出力效劳，在我奄奄一息的有生之年，祭坛圣殿就是我的归宿。我这是最后一次写信了。惟有您——您爱过我，我也深深爱过您，——才使我打破了跨进圣布律诺首创的修道院②时立下的忘怀一切的戒律。我也会特意为您祈祷的。

修士阿尔贝

一八三六年十一月，于沙尔特勒大修道院

“也许，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德·格朗塞神甫想道。

---

① 教会的活动同样充满争斗，而阿尔贝的愿望是作一个与世隔绝的修士。

② 第一所沙尔特勒修道院由圣布律诺（1035—1101）于一〇八四年在格勒诺布尔创办。

当他把这封信转给罗萨莉时，她虔诚地吻了信内宽恕她的那一段，他对她说：

"好了！现在你没法得到他了，你还不愿意和你母亲言归于好，嫁给苏拉伯爵吗？"

"除非阿尔贝给我下这个命令。"她说。

"你也清楚，现在不可能征求他的意见了。修道院院长不会允许的。"

"要是我去看他呢？"

"沙尔特勒修道院的修士是不会客的。再说，任何妇女，除非是法国王后，都进不了沙尔特勒修道院的大门。"神甫说，"因此，你再也没有理由不嫁给年轻的德·苏拉先生。"

"我不愿意使母亲不幸。"罗萨莉回答说。

"你这个撒旦！"代理主教失声喊了出来。

当年冬末，杰出的德·格朗塞神甫逝世了。在德·瓦特维尔夫人和她女儿之间，再也没有这位朋友为这两个铁一般倔强的人居中调解。代理主教预见到的事情也发生了。一八三七年八月，德·瓦特维尔夫人在巴黎和德·苏拉先生结了婚，她去巴黎是听从了罗萨莉的建议，女儿对母亲显得又亲热，又和气。德·瓦特维尔夫人以为女儿是出于好意；其实罗萨莉想去巴黎，只是为了痛痛快快地残酷报复一下：她一心一意想折磨情敌，为萨瓦吕斯报仇。

德·瓦特维尔小姐终于给解除了监护，而且她不久也快满二十一岁了。母亲为了和女儿清帐，放弃了对鲁克塞的权利，女儿则因继承了瓦特维尔男爵的遗产而不再要母亲负担

她的生活。罗萨莉鼓励母亲嫁给苏拉伯爵，并在财产上给他些好处。

“让我们各走各的路吧！”她对母亲说。

德·苏拉夫人对女儿的意愿感到不安，女儿这样慷慨大方使她非常吃惊，就从总帐里拿出六千法郎的年金送给罗萨莉，这样就问心无愧了。由于苏拉伯爵夫人的田产有四万八千法郎的年收入，她又无法用转让的办法来减少罗萨莉的份额，所以，德·瓦特维尔小姐还是一个拥有一百八十万法郎的待嫁姑娘：鲁克塞只要管理得法，每年可以收入两万法郎，还不算居住的便利，各项租金收入和储备。因此，罗萨莉和母亲不久就学会了巴黎的腔调和风尚，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上流社会。这把金钥匙就是：一百八十万法郎！……这几个绣在罗萨莉袍子上的字，比苏拉伯爵夫人自诩是德·吕蒲家的女儿，比她极不得体的自傲心理，甚至比她硬拉上的亲戚关系，更帮了她的忙。

一八三八年近二月的时候，被不少年轻人紧紧追求着的罗萨莉实现了吸引她来巴黎的计划。她想见见雷托雷公爵夫人，看看这位绝代佳人，叫她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罗萨莉穿着讲究，刻意打扮，好和公爵夫人平起平坐。第一次会面是在一八三〇年以来为前国家元首年俸领取者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舞会上。一个年轻人在罗萨莉的怂恿下，指着她对公爵夫人说：“瞧那位十分引人注目的姑娘，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她把一个名叫阿尔贝·德·萨瓦吕斯的重要人物打入了沙尔特勒大修道院，毁了他的一生。她就是德·瓦特维尔小姐，贝

桑松大名鼎鼎的遗产继承人……”

公爵夫人脸色发白，罗萨莉很快和她交换了一下眼色，这种眼色在女人之间，比决斗时的枪弹更能致人死命。弗朗切丝卡·索德里尼猜到阿尔贝是无辜的，她立即离开了舞会。突然被丢下的年轻人怎么也想不到，他刚才给美丽的雷托雷公爵夫人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

如果您想更多地了解有关阿尔贝的情况，请下星期二来参加歌剧院的舞会，手执金盏花为证。

罗萨莉寄给公爵夫人的这封匿名信，真的把不幸的意大利女人引诱到舞会上来了。罗萨莉把阿尔贝写的全部信件，代理主教写给莱奥波德·阿讷坎的信，以及公证人的回信，甚至还把她向德·格朗塞先生坦白的信，都交给了她。

“我不想一个人受苦，因为，我曾经和您同样残酷！”她对情敌说。

罗萨莉把公爵夫人漂亮脸庞上惊愕的神情玩味一番以后，就溜走了，再也没有在社交界露面，随着母亲回到了贝桑松。

德·瓦特维尔小姐独自在鲁克塞的庄园里生活，骑马打猎，每年拒绝两三门亲事，冬天到贝桑松来四、五次，为增加地产的收益而忙碌，被人看成是一个绝顶古怪的人。她成了东部的名人之一。

德·苏拉夫人生下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她变得年轻了；但是年轻的德·苏拉先生却老了很多。

“我为我的财产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对德·沙冯库尔的公子说，“不幸得很，要好好认识一个虔诚的女人，就非得娶她做妻子不可！”

德·瓦特维尔小姐可真是个不同凡响的姑娘。大家说她：她尽是些古怪念头！她每年都要去看看沙尔特勒大修道院的围墙。也许，她想步她曾叔祖的后尘，越过这座修道院的墙垣，去找自己的丈夫，就象当年瓦特维尔翻过修道院的围墙，重获自由一样。

一八四一年，她离开贝桑松，据说是要去结婚；但是这次旅行的真正原因，至今还无人知道底细；她旅行回来后，模样之可怕，使她今后再也不能在社会上露面。由于年迈的德·格朗塞神甫曾经暗示过的那种不测，正当她乘一艘轮船在卢瓦尔河上航行时，船上的锅炉爆炸了。德·瓦特维尔小姐受伤惨重，她被炸掉右臂和左腿，脸上留下难看的疤痕，芳容给毁掉了。如今她病魔缠身，很少遇上没有痛苦的日子。总之，她现在再也不出鲁克塞山间别墅[1]的大门，只在屋里过着一心一意诵经礼拜的生活。

一八四二年五月于巴黎

程曾厚 译

---

① 原书中此句为双关语。“山间别墅”原文词形和“沙尔特勒修道院”相同。

家族复仇

献给米兰雕塑家皮蒂纳蒂

一八〇〇年，将近十月底，一个外邦人，由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姑娘陪伴，来到巴黎的杜伊勒里宫前，在一所新近拆毁的房屋废墟旁，一待就是好半天。正是在这儿，如今开始兴建一溜边屋，要将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宫殿同瓦卢瓦王族的卢浮宫连接起来[1]。他伫立在那儿，抱着手臂，耷拉着头，有时抬起来，瞧瞧执政府宫，又瞧瞧挨着他坐在石头上的妻子。尽管那个外邦女人看来一心只在那约莫九到十岁的小姑娘身上，手里抚弄着女孩乌黑的长发，但她丝毫没有放过她丈夫瞅她的眼光。同样的感情，但不是爱情，把这两个人联在一起，使他们的动作和思想都一样的骚动不安。贫困也许是最强有力的纽结。外邦人头发浓密，头颅硕大沉重，此类头像往往出现在卡拉什兄弟[2]的笔下。这样墨黑的头发却夹杂着

---

① 即将杜伊勒里宫同卢浮宫接通，此工程至第二帝国时期完成。

② 卡拉什兄弟，指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三位画家：吕多维柯·卡拉什(1555—1619)、阿戈斯丁诺·卡拉什(1557—1602)和阿尼巴勒·卡拉什(1560—1609)，他们主张恢复后期文艺复兴传统，对十七世纪意大利绘画影响很大。

大量银丝。他的面容虽然高贵而傲岸，却有一股肃杀之气，使他的神采大为减色。尽管他孔武有力，腰板挺直，看来却已有六十开外。衣衫褴褛，表明他来自外邦。那女人早年十分俊俏、而今已经憔悴的脸上透着愁容，但她的丈夫一瞅她，她就竭力露出一丝笑容，装作安之若素。小姑娘一直站着，虽然被太阳晒黑的娇嫩的脸上，已明显地打上了疲劳的印记。她有意大利人的体态，弯弯的睫毛，黝黑的大眼睛，天生的高贵气质和真正的妩媚。这三个人不加丝毫掩饰，自然流露出深深的绝望，不止一个路人，对他们只看上一眼，便不由得不受感动；但巴黎人的情谊素来倏忽即逝，这点同情很快便告涸竭。外邦人一发觉有闲人注意他，便恶狠狠地怒目而视，这时连最大胆的行人也会加快脚步走开，犹如踩到了一条蛇。这个魁梧的外邦人这样游移了老半天，突然，他抹了抹前额，似乎要驱走脑里的思绪，抹平思考引起的皱褶，不用说，下了一个极大的决心。他对妻子女儿投去锐利的一瞥，从外套里掏出一把长匕首，递给妻子，用意大利语对她说：

"我去看看波拿巴兄弟是不是还记得我们。"

然后他迈着缓慢自信的步子，向宫殿的入口走去，不消说，在门口被一个执政府的卫兵挡住了。他同卫兵没争辩多久，卫兵见这陌生人十分固执，便对他端起刺刀，摆出最后通牒的姿态。凑巧这时换岗了，班长彬彬有礼地向外邦人指出警卫军官的所在地。

"请您禀报波拿巴，"意大利人[①]对值勤的警卫连长说，"巴托洛梅奥·迪·皮永博想拜见他。"

这个军官白费气力地向巴托洛梅奥说明，事先未经书面请求接见，是见不到第一执政的，外邦人非要军人去禀告波拿巴不可。军官根据禁令条文，斥之再三，断然拒绝听从这个奇怪的觐见者。巴托洛梅奥蹙紧眉头，恶狠狠地瞥了军官一眼，似乎如果因这拒绝而可能发生不幸，就该由他负责；之后，他缄默不语，使劲把双臂抱在胸前，走到回廊底下，杜伊勒里宫的前庭和花园之间就用它作为通道。大凡强烈渴望一样东西的人，几乎总是赶巧碰上机会。巴托洛梅奥·迪·皮永博正坐在靠近杜伊勒里宫入口的一块房基石上，这时驶来了一辆车，从车上下来的是吕西安·波拿巴②，他当时是内政部长。

"啊！是吕西安！"外邦人喊着，"我碰到你真是运气。"

吕西安奔到拱门下的当儿，听见这句用科西嘉方言说的话便停住了脚步，他瞧着他的同乡，认出了他。巴托洛梅奥在他耳边刚刚说了一句话，他便把科西嘉人带走了。缪拉、拉纳、拉普③正在第一执政的办公室里。看到吕西安进来，后面跟着皮永博这样一个异样的人，谈话便戛然而止；吕西安拉着拿破仑的手，把他带到窗棂前。第一执政同他的兄弟交谈了几句，然后做了个手势，缪拉和拉纳遵命退出去了。拉普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想留下不走。波拿巴厉声质问他，这个副官

---

① 科西嘉岛曾属于意大利，故有不少居民讲意大利语，这里，作者把科西嘉人看作意大利人，故而前面称他为外邦人。

② 吕西安·波拿巴（1775—1840），拿破仑的弟弟。

③ 拉纳（1769—1809），曾协助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后成为法国元帅；拉普（1772—1821），拿破仑的部下，后成为路易十八的侍从长。

满脸不乐意地走了出去。第一执政听到拉普的脚步声就在隔壁客厅停住，便蓦然跟了出去，他看见拉普在隔开办公室和客厅的那堵墙旁边站着。

“你怎么老是不想弄明白我的意思？”第一执政说，“我要同我的老乡单独谈话。”

“这是一个科西嘉人，”副官回答，“我实在不相信这些家伙，不得不……”

第一执政禁不住微笑了，轻轻推了推他忠实的副官的肩头。

第一执政回来对皮永博说：

“怎么，可怜的巴托洛梅奥，你到这儿来做什么？”

“求你保护并给一个安居的地方，如果你是个真正的科西嘉人的话。”巴托洛梅奥回答，口气很生硬。

“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逼得你离乡背井呀？在老家，你最富，最……”

“我杀光了波尔塔家的人，”科西嘉人皱紧眉头，用深沉的声音接过来说。

第一执政惊愕地退了两步。

“你要出卖我吗？”巴托洛梅奥对波拿巴投射出阴沉的目光。“科西嘉还有四个皮永博家的人呢，你知道吗？”

吕西安抓住他老乡的臂膀，摇晃着。

“你到这儿，是为了来威胁法国的救星吗？”他气冲冲地说。

波拿巴对吕西安做了个手势，吕西安默不作声了。然后，

拿破仑瞧着皮永博，对他说：

“你为什么要杀光波尔塔家的人呢？”

“我们本已言归于好，”他回答，“是巴尔邦蒂家为我们调解的。就在我们举杯祝贺消除龃龉的第二天，因为我有事要到巴斯蒂亚，便同他们分手了。他们留在我家，放火烧了我的龙戈纳葡萄园，杀死了我的儿子格雷戈里奥。我的女儿吉讷弗拉和我的妻子侥幸逃脱；母女俩在当天早晨领了圣体，圣母保护了她们。等我回来，再也找不到家了，我用脚在灰烬里搜寻了一遍。突然之间，我碰到了格雷戈里奥的尸体，借着月光，我认出是他。我心里想：‘哦！是波尔塔家的人下的毒手！’我马上到丛林里去，在那儿聚集了几个我以前替他们出过力的人。波拿巴，你听清楚了吧？然后我们向波尔塔家的葡萄园进发。我们是早上五点到的，七点，他们都去见上帝了。吉阿科莫认为艾丽莎·瓦尼救出了一个孩子，小吕依吉；但我明明是在放火烧房之前，亲手把他绑在床上的。我同妻女离开了科西嘉岛，始终弄不清吕依吉·波尔塔是不是当真还活着。”

波拿巴好奇地瞧着巴托洛梅奥，他已不再惊讶。

“波尔塔家一共几口？”吕西安问。

“七口，”皮永博回答。“过去，他们也迫害过你们家呢。”

这句话在两兄弟身上丝毫唤不起仇恨的表情。

“啊！你们不再是科西嘉人了，”巴托洛梅奥带着绝望的意味嚷了起来。他以斥责的语气添上一句：“再见。从前我保护过你们家呢。”

波拿巴把胳膊肘支在壁炉台上，陷入了沉思。巴托洛梅

奥冲着他说：

“没有我，你母亲到不了马赛。”

“说实话，皮永博，”拿破仑回答，“我不能包庇你。我已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元首，我领导着共和国，我应该让人们遵守法律。”

“啊！啊！”巴托洛梅奥应道。

“不过我可以闭上眼睛，”波拿巴接着说。他自言自语地补上一句：“家族复仇的陋习会长期阻碍法律在科西嘉的统治。然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半晌，波拿巴默默不语，吕西安示意皮永博什么也不要说。科西嘉人已经显出不以为然的神气，摇着头。

“你留在这儿吧，”第一执政接着对巴托洛梅奥说，“我们不会怠慢你的。我会叫人给你买下一套住宅，先让你有吃有住。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设法替你安排。但是，再不要搞家族复仇了！这儿没有丛林。如果你要在这儿耍刀弄枪的话，那就别指望得到赦免。这儿，法律保护一切公民，用不着自己去伸冤报仇。”

“他做了一个奇异国度的元首，”巴托洛梅奥抓住并握紧吕西安的手说，“可是，我身处逆境，你们还肯认我，从今以后，咱们就永远生死与共，凡是皮永博家的人，你们都可以支配。”

说完这几句，科西嘉人紧皱的额角舒展了，他满意地打量着周围。

“你们这儿真不错，”他微笑着说，似乎他想住在这里，“你

穿一身红，象个红衣主教。”

“你想不想发迹并在巴黎有一所官邸，现在就全看你了，”波拿巴一边打量着老乡，一边说，“我在自己周围不止一次观察过，想物色一个我可以信赖的、忠心耿耿的朋友。”

从皮永博宽阔的胸膛迸发出一声欢乐的感叹，他一边向第一执政伸出手去，一边说：

“你还不失科西嘉人本色！”

波拿巴微微一笑。他默默无言地瞅着这个人，皮永博可以说给他带来了故乡的气息，早先他在这个岛上，真是奇迹一般才逃过了“亲英派”① 的仇恨，如今他可能再也看不到故乡了。他向他的兄弟示意，于是吕西安把巴托洛梅奥·迪·皮永博带走了。吕西安关切地询问了自己家从前的保护人的经济情况。皮永博把内政部长带到窗口，将坐在一堆石头上的他的妻子和吉讷弗拉指给他看。

“我们从枫丹白露步行到这儿，”他说，“我们连一个子儿也没有。”

吕西安把自己的钱袋给了老乡，嘱咐他明天来找自己，他要想方设法保证皮永博一家有个好着落。皮永博在科西嘉拥有的一切财产，其价值还不足以使他阔气地在巴黎生活。

皮永博一家来到巴黎，已经度过了十五个春秋；但下面这个故事，要是没有以上这些场面的叙述，就不好理解。

---

① 指帕奥利领导的、借助英国人反对科西嘉岛归属法国的一派势力。

赛尔万是当时法国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他第一个想到为那些想学画的女孩子开设一个画室。他四十来岁，品行端正，全身心投到艺术中，同一个没有产业的将军之女恋爱结婚。起先，母亲们亲自领着女儿到画师那里；及至她们了解了他的为人，又很赞赏他照料周到，便都放了心，最后让女儿自己去上学了。画家的原定计划是只接受有钱或有地位的人家的小姐，免得在画室的成分上受到指责；但那些想成为艺术家，实际上连绘画的必修课都没学过的女孩子，他也同样拒绝接受。渐渐地，他的谨慎，他引导学生掌握艺术秘诀的过人本领，母亲们的信任（由于她们知道女儿的同伴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画家的性格、品行和婚姻使人产生的安全感，这些使他在各沙龙里获得了盛誉美名。一个少女表示出学习绘画或者素描的愿望，她的母亲为此请教别人时，人人都会这样回答：

"送她到赛尔万那儿去吧。"

赛尔万于是成了教女子绘画的专家，就象埃尔博是制帽专家，勒鲁瓦是时装专家，舍韦是食品专家①一样。凡是在赛尔万那里学习过的年轻女子，都一致被公认为可以审定博物馆的藏画，画得出上乘的肖像，能临摹名画和绘制风俗画。就这样，这位艺术家使贵族阶级的一切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他虽然同巴黎的名门望族有联系，却是一个独立不羁的爱国者，他对所有人都保持这种轻松的、睿智的、有时是讥讽的口吻，保持

① 三人都是复辟时期巴黎的商人。

着画家所特有的自由判断。他谨慎小心到亲自安排女学生们学习的场所。他把他住室上面的顶楼入口堵死。这个隐秘处所象后宫一样神圣，必须爬上一道设在室内的楼梯，才能到达那里。画室占了整个顶楼，从比例来看，占地极大。那些爬上这离地面六十法尺高的地方的好奇者，本以为艺术家们给安置在檐槽般的阁楼里，见此情状总是大吃一惊。这类画室，都有大格玻璃窗，照得里面亮堂堂的，还备有大幅绿斜纹哔叽布，画家可借此来调节亮光。深灰色的墙壁上，到处是漫画和头像的轮廓，有用彩色画的，有用刀尖刻的。由此可以证明，出身名门贵胄的女子，脑子里有着同男子一样多的疯狂念头，虽然表达的方式不同。一只小火炉，连同它粗大的烟囱管，是这个画室不可短少的装饰。那烟囱弯弯曲曲，十分吓人，一直伸到屋顶上面。四面墙壁都有搁板，杂乱地放着石膏模型，大部分都盖上一层灰蒙蒙的尘土。搁板底下，这儿，一只尼俄柏①的脑袋悬挂在一根钉子上，露出痛苦的神态；那儿，一座维纳斯像微笑着，骤然映入眼帘，她向前伸出一只手，象穷人乞讨一样；然后是几座人体模型，都被烟熏黄了，看起来活象头一天才从棺材里挖出来的肢体；末了，是一些画幅、素描、木制模型、没有画布的框架和没有装上框架的画布，这些东西把这间不规则的房间拼凑成一间画室的模样，其特点是既有装饰，却又空荡荡，既贫穷，又富有，既有小心照料，又有马虎大意，两者

① 尼俄柏，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底比斯王后，她因有七子七女而十分骄傲，曾嘲笑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的母亲勒托只有一子一女。勒托大怒，命阿波罗将尼俄柏的子女一一射死，尼俄柏因痛苦而变成一尊石像。

奇怪地混合着。在这宽敞的大厅里，一切，甚至连人，看起来都变得小了。这里颇有歌剧院后台的气氛；屋里堆放着旧衣服、镀金的盔甲、破布、器械。但里面有着某种伟大的东西，正如思想一样：天才和死亡并存，狄安娜和阿波罗与头骨或骷髅作伴，美和凌乱相混，诗意和现实合而为一，斑斓的色彩隐藏于暗影之中，常常象是一幕静止不动、悄然无声的惨剧场面。艺术家的脑袋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呀！

这个故事开始时，七月的骄阳正照亮了画室，两道光柱穿过房间，直达尽里，宛如两条又宽又长的、半透明的金带，内中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尘埃。一打画架，高耸着尖尖的木杆，活象港口船舰上林立的桅樯。几个少女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姿势，服装也各各不同，使这个场景充满了生气。根据各自画架的需要而陈放的绿色斜纹哔叽布，投下浓重的黑影，产生各种各样的对比和强烈的明暗效果。这一群是画室里所有画面中最美的部分。

有一个金黄头发的少女，衣着朴素，待在远离她同伴的地方热诚地画着画，好似预见到了不幸；没有人注视她，也没有人同她说话：她最漂亮，最朴实，却最不富有。在这个画室里，地位和财产本来是应该忘却的，但她们却分成两大群，彼此隔开一段短短的距离，表明了两个集团，两种精神。这些少女，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周围都是颜料盒，她们随意玩弄着画笔，抑或理好画笔，在五颜六色的涂料板上调颜色，一边作画，一边说笑、唱歌，自然地流露出天性，表现出各自的性格。这个景象是男子们所不曾见识的：这一个，趾高气扬，傲

慢任性，一头乌发，一双纤手，眼里不时闪射出火焰；那一个，无忧无虑，快乐自在，嘴角挂着微笑，栗色头发，双手白皙纤细，轻佻、开朗，爱及时行乐，是那种法国式的处女；另一个，爱作遐想，忧思重重，脸色苍白，象凋敝的花儿般耷拉着头；她的邻座却相反，高高大大，懒散慵倦，养成穆斯林式的习惯，她眼睛很长，眼眸乌黑湿润，少言寡语，爱沉思默想，还偷偷觑看安提努斯① 的头像。她们中间有个少女，她眼风一扫，便把所有的人都看在眼里，她象西班牙戏剧里的 jocoso②，充满睿智，机锋毕露，惹得她们格格地笑个不停。她不时抬起脸来，脸上的表情十分活泼，绝不至于显得不漂亮；她左右着第一群女学生，她们包括银行家，公证人和商人的女儿，个个有钱，其他出身贵族的女孩子对她们投以种种犀利而又不易发现的轻蔑。贵族少女听命于一个国王办公室引见官的女儿，她长得瘦小，既愚蠢又倨傲，因父亲在宫廷中任职而得意洋洋。她总想显得对老师的指点领悟很快，画起画来似乎轻松自如。她使用长柄眼镜，总是细心打扮，姗姗来迟，还要请求她的同伴们低声说话。这第二群女学生中，也有身材窈窕，面貌不俗的；但这些少女的目光，只有一星半点的天真无邪。她们举止风雅，动作妩媚，而脸上却缺少直率。不难发现，她们所属的社会圈子，早就使彬彬有礼铸成她们的品性，滥享社会特权泯灭了她们的感情，发展了她们的利己主义。这济济一堂全都到齐时，还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满脸稚气的脑袋，一些纯洁迷人的童贞

① 安提努斯，古希腊美男子，亚德里安皇帝的嬖臣，死后被当作神灵供奉。

② 西班牙文：无忧少年。

女，一些嘴巴半闭半合，露出白玉般的牙齿，挂着圣洁的微笑的脸蛋。画室这时不象后宫，倒象一群天使坐在云端。

晌午了，赛尔万还没有出现。这几天，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另一个画室里，为展览会完成一幅画。突然，这个小小议会的贵族党领袖阿美莉·蒂里翁小姐同她旁边的人作了一番长谈，使那个贵族圈子一片肃静；感到惊讶的银行党也寂然无声，竭力想猜出她们商议的主题；年轻的极端派的秘密不久就大白了。阿美莉站了起来，拿起离她几步远的一个画架，放到远离这群贵族少女的地方，靠近那面粗糙的板壁；板壁所隔开的是一间幽暗的内室，里面堆放着打碎的石膏像，画家弃置的画布，冬天用的劈柴之类。阿美莉的行动引起一阵惊讶的窃窃私语，但这丝毫拦不住这次搬迁。她把颜料盒和凳子迅速地推到画架旁边，统统挤到一幅普吕东[①]的画那里，这幅画是她缺席的同伴正在临摹的。这次政变发生后，右派小集团开始安静地绘画了，而左派小集团却长时间议论着。

"皮永博小姐会说什么呢？"一个少女问玛蒂尔德·罗甘小姐，她是第一群少女中最精明狡黠的。

"她这个人不爱说话，"她回答，"不过，即使再过五十年，她还会记得这场侮辱，就象是头一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她会狠狠地报复的。这个人，我可不愿同她干仗。"

"这些小姐挤占她的地方，打击她，太不地道了，"另外一个少女说，"尤其是前天，吉讷弗拉小姐还愁容满面，据说她的

---

① 普吕东(1758—1823)，法国画家。

父亲刚刚辞了职。她们这样做会增加她的不幸，而她在“百日时期”待这些小姐可真不错。她从没说过一句伤害她们的话。相反，她避免谈论政治。可是，我们这些极端派的所作所为，看来更多的是出于嫉妒，而不是出于党派精神。”

“我想去把皮永博小姐的画架取来，放在我的画架旁边，”玛蒂尔德·罗甘说。她站了起来，但又有什么考虑，重新坐下说：“同吉讷弗拉小姐这样性格的人打交道，还不知她会怎样对待我们出于礼貌的行动呢，等着瞧好戏吧。”

“Ecco la,①”黑眼珠的少女懒洋洋地说。

果然，有人上楼梯的脚步声传到了大厅。“她来了！”这句话口口相传，一片死寂笼罩着画室。

要了解阿美莉·蒂里翁这种排挤行为的意义，就必须补充说明，这个场面发生在一八一五年七月末光景。曾有不少友谊经受住了第一次复辟的冲击，而波旁王室的第二次返回，却把它们搅乱了。一切国家在内战或宗教战争期间，都有过玷污历史的可悲场面，现在，几乎所有因观点不同而四分五裂的家庭又都重新搬演了其中的几幕。儿童、少女、老人都和政府一样患上了君主制狂热。龃龉溜进家家户户的屋顶之下，猜疑使最亲切的行动和最体己的话儿都染上阴暗的色彩。吉讷弗拉·皮永博崇敬拿破仑，她怎能恨他呢？皇帝是她的同乡，又是她父亲的恩人。拿破仑手下有一批人，曾经成功地协助他从厄尔巴岛返回，皮永博男爵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皮永博老男爵

---

① 意大利文：瞧，她来了。

是不会否认自己的政治信仰的，甚至巴不得公开承认，因而他留在巴黎，等于处在敌营之中。吉讷弗拉·皮永博由于并不隐瞒第二次复辟在她家里引起的忧伤烦恼，更是被划入了可疑者之列。她生平也许只流过一次泪，那是在听到波拿巴在贝莱罗丰号[1]上被俘和拉贝杜瓦耶[2]被捕的双重坏消息后，禁不住夺眶而出的。

组成贵族小圈子的那些女孩都属于巴黎最狂热的保王党家庭。现在已很难想象当年的过火言行和拿破仑党人引起的恐惧了。尽管阿美莉·蒂里翁的行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和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十分自然的仇恨的流露。吉讷弗拉·皮永博属于赛尔万头一批女学生，自她到画室之日起，她占据的位置就有人想夺去；贵族少女群不知不觉已包围着她：把她从几乎专属于她的位置上赶走，不仅是侮辱她，而且是刁难她；因为大凡艺术家，工作时总有自己所偏爱的位置。然而，政治上的恶感可能会因一点芥末小事就渗进这个画室右翼小集团的行为之中。吉讷弗拉·皮永博是赛尔万最优秀的学生，深受人们嫉妒：对这位爱徒的才能和人品，老师一概赞不绝口，拿她作为尺度，来衡量其他所有的人；总之，不知怎么回事，这个少女对她周围的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她对这个小小的社会圈子，几乎如波拿巴对他的士兵那样享有极高的威望。

---

① "贝莱罗丰"号，英国战舰，一八一五年七月十五日，拿破仑在该舰上被俘。

② 拉贝杜瓦耶（1786—1815），法国军官，因曾在格勒诺布尔迎接从厄尔巴岛归来的拿破仑，于一八一五年八月初被波旁王朝逮捕枪决。

几天来，画室里的贵族决计要将这位王后赶下台；但是，还没有人敢疏远这个女拿破仑分子。刚才，蒂里翁小姐给以决定性的一击，为的是让她的伙伴同仇敌忾。在保王党圈子中，有两、三个女孩子真挚地爱着吉讷弗拉，因而在家里，几乎都在政治上受到呵斥，她们出于女性特有的敏感，决定对争吵不闻不问。吉讷弗拉一到，迎接她的是一片沉寂。在至今到赛尔万画室来就学的少女当中，她最漂亮，最高大，身材最美。她的举止带着高贵优雅的特色，令人肃然起敬。她的脸带着聪慧之气，光彩照人，流露出科西嘉人特有的活泼，而这种活泼丝毫不排斥宁静。她的长发、黑眼睛和黑睫毛表达着热情。她的嘴角虽说线条不够刚毅、嘴唇也厚了点，但刻写在上面的却是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强者所赋有的善良。出于造化的奇怪捉弄，她脸上的魅力可以说被大理石般的额头减弱了，她的天庭镌刻着一股近乎野性的傲气，散发出科西嘉的风尚色彩。她身上同故乡有联系的地方正在于此：她身体的其余部分，那种朴实，那种不加修饰的伦巴第式的美，是那样迷人，为了不使她难堪，就不要正视她。她是那样引人注目，以致她的老父出于谨慎，总是派人把她送到画室。这个富于诗情画意的女子，唯一的缺陷就来自那种得到广泛发展的美本身的威力：她有妇人的神态。她拒绝结婚，是出于对父母的爱，觉得他们的晚年需要自己。她对绘画的爱好，代替了通常激荡着女子的热情。

“小姐们，今天你们真是噤若寒蝉，”她在自己的伙伴中间走了两三步，这样说。她走近那个远离众人，在一边绘画的少女，“这个头画得很好，肌肤的颜色红了一点，但整个说来画得

好极了。"她用柔和抚爱的语调接着说，"你好，小洛尔。"

洛尔抬起头，感动地瞧着吉讷弗拉，两人的脸都显出喜悦的神情，流露出同等的友爱。一丝微笑牵动着这个意大利女子的嘴唇，她若有所思，缓步走向自己的位置，一面无精打采地瞧着一张张素描或画幅，一面向第一群少女中的每一个人问好，却没有发觉她的出现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好奇。她简直就象个王后出现在她的宫廷里面。她丝毫没有注意到笼罩在贵族少女之中的一片肃静，她一言不发地走过她们的地盘。她心事重重，坐到画架面前，打开颜料盒，拿起画刷，戴上褐色套袖，系好围裙，注视着她的画幅，察看她的调色板，但可以说，心里并没有想着自己所做的事。那群资产阶级少女个个都把头转向她，人人都急不可耐，蒂里翁阵营中的女孩子虽然表现得不象这么坦率，但她们的眼风仍然瞟着吉讷弗拉。

"她什么也没有发觉，"罗甘小姐说。

正在这时，吉讷弗拉收敛起沉思的态度，不再注视她的画幅，她把头转向那群贵族少女。她一眼就测出自己同她们之间相隔的距离，但仍保持着沉默。

"她没有想到人家有意要侮辱她，"玛蒂尔德说，"她的脸既不变白，也不泛红。要是她在新位置比在老位置舒服，那些小姐就会难受死了！"她高声对吉讷弗拉添上一句说："小姐，你在那儿太突出了。"

这个意大利女子假装没有听见，或许她是真没有听见；她陡然站了起来，慢悠悠地沿着那面分开黑洞洞的内室与画室的隔墙走去，好象在审查透进日光的窗格，一边郑重其事地登

上一张椅子，要把那幅截取亮光的绿色斜纹哔叽布再往高里系紧。站到这个高度，她就够到薄隔板的一条细裂缝，她的种种努力，真正目的就在这里，她往里窥视的目光，只能同吝啬鬼发现了阿拉丁① 宝库时的目光相比；她猛然跳了下来，回到自己的位置，调整她的画幅，佯装不满意光线，把一张桌子推到板壁那边，桌上再放一张椅子，轻捷地爬上这脚手架，重又往裂罅里瞧。她只往内室投了一瞥，由于打开了一扇气窗，内室这时被照亮了，她看到的情景在她身上产生了强烈的感触，她不由得战栗起来。

"吉讷弗拉小姐，你要摔下来了！"洛尔喊了起来。

所有的女孩子都瞧着这个冒失鬼摇摇欲坠。她生怕她的伙伴挨近她，于是来了勇气，恢复了力气和平衡，在椅子上摇摇晃晃地转向洛尔，用激动的声音说：

"嗨！这比王位还要稳固呢！"

她急匆匆地拉下那块斜纹哔叽布，下到地上，将桌子和椅子推到远离板壁的地方，重新回到画架前，装模作样地寻找合适的光束，还在画上涂了几笔。她的心不在画上，她的目的是挨近那间幽暗的内室，她有意待在门旁。然后她一声不吭地开始在画板上调色。在这个位置上，一会儿她就更清晰地听到轻微的响声，前一天，这种响声强烈地引起了她的好奇，她少女的想象在广阔的领域里驰骋，作着各种猜测。她很容易就听出刚才看到的那个睡着的男子发出的均匀而有力的呼

① 阿拉丁，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阿拉丁和神灯》的主人公，他靠了神灯获得大宗财产。

吸声。她的好奇心已得到满足，而且超出了她的愿望，她感到身负重任。透过裂缝，她刚才看见了帝国的鹰徽，在一张看不真切的帆布床上，露出一个近卫军军官的脸孔。她一切都明白了：赛尔万窝藏着一个流亡者。现在她心里发颤，生怕她的同伴过来观看她的绘画，听到这个不幸的人的呼吸声或者三两下过于响亮的呼噜声，就象上一课传到她耳朵里的响声一样。她决意待在门旁，自恃灵活，以防万一。

"我最好就待在这儿，"她思忖道，"以防发生不测，让这个可怜的失去自由的人受到某个冒失举动的播弄。"

吉讷弗拉当初发现自己的画架被挪动，表面上装作无动于衷，秘密就在这里；她心里乐滋滋的，因为她既满足了好奇心，又表现得相当自然；再者，此时此刻，她另有所思，昏昏然顾不得去找挪动位置的理由。对少女也好，对所有的人也好，再没有比看到受攻击者不屑一顾，使得恶意、侮辱或者俏皮话落空时，更感到受辱的了。当仇敌高高在我们之上时，对他的仇恨似乎也就随之上升到同一高度。吉讷弗拉的行为，对她所有的同伴来说，是一个谜。友和敌都一样感到惊讶；因为人人都认为虽然她一身具备着各种优点，可就是不会原宥别人的侮辱。在画室的日常事件里，给吉讷弗拉表现这一性格缺陷的机会虽然极少，但足以表现其报复心和刚强个性的例子，仍然在她同伴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罗甘小姐左猜右想，终于在这个意大利女子的沉默之中，找出一种无法用言语赞颂的心灵的伟大；她那个小圈子，受到她的启发，已作出计划，要侮辱画室里的贵族。她们发出冷嘲

热讽的排炮，轰倒右翼小集团的骄矜，达到了目的。

赛尔万太太的到来，中止了这场自尊心的搏斗。精明总是伴随着恶毒，阿美莉正是这样注意到，并分析和品评了吉讷弗拉达到惊人程度的心事重重，这场言辞尖酸刻薄的争吵关系到她，她却没有听见。罗甘小姐和她的女伴对蒂里翁小姐一伙采取报复行动的结果，反而促使那些极端派少女去探究吉讷弗拉·迪·皮永博保持沉默的原因。美丽的意大利少女于是成了众目睽睽的中心，她的友与敌都窥测着她。这十五个少女，好奇，无所事事，加之狡狯与精明，一味追求刺探秘密，玩弄诡计，戳穿阴谋，从一个手势、一个眼风、一言半语，就能悟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发现真正的涵义；要对她们隐瞒最细小的冲动，最轻微的情感，那是难上加难的。因而吉讷弗拉·迪·皮永博的秘密，马上就有被披露的极大危险。在这些少女的内心，默默无言地搬演着一场戏，戏里的情感、思想和剧情进展，都通过近乎寓意的辞句、狡黠的眼色、手势、以至往往比言语更有深意的沉默表现出来；而这时赛尔万太太的出现，产生的效果就不啻是演戏时的幕间休息。赛尔万太太一走进画室，眼光就扫向吉讷弗拉挨近的那扇门。在当时的场合下，这目光是不会被放过的。即使一开始没有一个女学生注意到，蒂里翁小姐过一会儿也会回想起来，那时，赛尔万太太眼里的不信任、恐惧和神秘，那种有点象野兽的目光，便不解自明了。

“小姐们，”赛尔万太太说，“赛尔万先生今天不能来了。”

然后她恭维起每一个女孩子，她们也报以一连串女子特有的友爱表示，这既反映在声音和目光中，也反映在手势上。

她径直走到吉讷弗拉身旁，吉讷弗拉坐立不安，无法掩饰。意大利女子和画家的妻子相互点头致意，两人都缄默不语，一个在那里绘画，另一个在看绘画。军人的呼吸声清晰可闻，但赛尔万太太好象没有发觉；她深藏不露，吉讷弗拉几乎真以为她耳聋得厉害。那个陌生人在床上辗转反侧。意大利女子盯着赛尔万太太，而赛尔万太太不动声色地对她说道：

“你这幅临摹同原作一样美。如果要我选择，我还真为难呢。”

“赛尔万先生没有把这个秘密透露给他的妻子，”吉讷弗拉思忖着。

她对少妇甜蜜地、表示不信地一笑，算作回答，然后哼起家乡的一支小曲，想盖过那个关在里面的人发出的响声。

听到这个勤奋用功的意大利女子唱歌，真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所有的女孩子都惊讶地看着她。后来，这一情况便为仇恨引起的种种仁慈设想作了证明。赛尔万太太不一会儿就走了，这堂绘画课没有发生别的事就告结束。吉讷弗拉让她的同伴先走，表示自己还要画很长时间；但她不知不觉流露出想要一个人单独留下来，随着女学生一个个准备离开，她看她们时那急不可耐的目光也就愈加掩饰不住。蒂里翁小姐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成为那个样样都比她强的少女的大敌；她出自仇恨的本能，看出她那对手假惺惺的用功，内中隐藏着一件秘密。她不止一次注意到吉讷弗拉倾听别人听不到的响声时那种聚精会神的样子。她终于在意大利女子的眼睛里抓住了一种表情，犹如一道亮光照亮了她。她最后一个走，到楼下赛尔

万太太那里，聊了一会儿；然后假装忘了拿提包，蹑手蹑脚地又上了楼，踅到画室，她看到吉讷弗拉爬上一个仓促搭成的脚手架，一心一意在凝视那个陌生的军人，竟然听不到她同伴发出的轻轻的脚步声。这也难怪，正象瓦尔特·司各特所形容的，阿美莉好象行走在蛋壳上；她快手快脚又回到画室门口，咳了几声。吉讷弗拉浑身一颤，转过头来，看到是她的仇人，便满脸通红，匆匆忙忙解下那块斜纹哔叽布，想掩盖自己的意图，她理好颜料盒就下楼了。她离开画室时，记忆里铭刻着一个男子的头像，象几天前她临摹的一幅吉罗德[①]的杰作恩底弥翁[②]的头像一样可爱。

"这样年轻就得流亡！他可能是谁呢？他又不是奈伊元帅。"

两天来，吉讷弗拉左思右想，这两三句话就是最概括的表达。隔了一天，她紧赶慢赶，想第一个到达画室，但蒂里翁小姐已经在那里了，她是坐车来的。吉讷弗拉和她的仇人很长时间都在你看着我，我观察着你；但两个人的脸彼此都捉摸不透。阿美莉已经看到那个不相识的男子迷人的头；但鹰徽和军服却放在通过裂缝看不到的地方，这既是侥幸，又是不幸。阿美莉于是左猜右想。这时赛尔万突然来了，比平时要早得多。

"吉讷弗拉小姐，"他朝画室扫了一眼，然后说，"你干嘛坐在那儿？那儿光线不好。往大家这边靠靠，把你的遮光布放

---

① 吉罗德(1767—1824)，法国画家，他的风格属新古典派，题材属浪漫派。

② 恩底弥翁，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牧童，宙斯使他永远沉睡，保持美貌。

低一点。"

说完，他挨着洛尔坐下，她的画是值得他耐心细致地修改的。

"怎么回事！"他嚷了起来，"这幅头像画得出色极了。你会成为第二个吉讷弗拉的。"

老师从这个画架走到那个画架，责备几句，说几句好话，开几个玩笑，而且象往常一样，叫人害怕的是他的玩笑，而不是斥责。意大利女子没有听从教师的指点，留在原位，执意不肯挪开。她拿了一张纸，开始用乌贼墨汁画速写，画的是那个可怜的隐匿者的头像。满怀激情创作出来的作品，总是带上某种特殊的印记。以真实的色彩表现自然或思维的形态这种本领，构成了天才，而激情往往与天才相等。因此，这时的吉讷弗拉，也许是留在记忆中的深刻印象所产生的直觉，也许是"需要"这个一切伟大事业之母，赋予了她一种超乎寻常的才能。在她以为是恐惧的一阵内心颤抖中，一个军官的头赫然落在纸上；心理学家在这颤抖中会看出灵感的勃发来。她不时向同伴偷偷瞥一眼，准备一旦她们冒冒失失闯过来，就马上把画稿藏起。尽管她小心提防，却没有发觉，她的仇人什么也没放过，躲在一个大画夹后面，用长柄眼镜对准了那幅神秘的画。蒂里翁小姐认出流亡者的脸庞，蓦地抬起了头，吉讷弗拉马上攥紧那张纸。

"小姐，干嘛你不听我的话，还待在那儿？"教师沉下脸来问吉讷弗拉。

女学生猛然把画架转过来，不让人看到她的水墨画，她指

着画，用激动的声音对老师说：

“难道您不是和我一样，觉得这儿光线更好一点么？难道我不该待在这儿么？”

赛尔万脸色煞白。由于没有什么能逃过仇恨的锐利眼睛，可以说，蒂里翁小姐在老师和女学生为之激动的事情中，也参与了自己的一分激动。

“你说得对，”赛尔万说。他强作笑容，又补上一句：“你很快就会比我懂得更多了。”

半晌，老师注视着军官的头像。

“这是一幅杰作，堪与萨尔瓦托·罗沙① 的画媲美。”他带着艺术家的激情，嚷道。

听到这声赞叹，所有的女孩子都站起来了，蒂里翁小姐以饿虎扑食的速度冲了过来。这时，流亡者被闹声惊醒，翻了个身。吉讷弗拉弄倒她的凳子，说着互不连贯的话，并且笑了起来；在她可怕的仇人看到之前，她已把肖像画折叠好，塞到画夹子里去了。画架被团团围住，赛尔万大声分析他心爱的门生这时画着的一幅临摹画怎么美，所有的人都被这一招骗过了，除了阿美莉，她站在同伴背后，看到那幅水墨画就放在画夹子里，她想打开它。吉讷弗拉一把抢过来，放在自己面前，一声不吭。于是两个少女默默地我看着你，你观察着我。

“好了，小姐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吧，”赛尔万说道，“要是你们想向皮永博小姐看齐，掌握同她一样多的技巧，那

---

① 萨尔瓦托·罗沙(1615—1673)，意大利画家、诗人兼音乐家。

就不该老谈时装或者舞会，一味玩乐。”

等到所有的女孩子都回到自己的画架前，赛尔万便在吉讷弗拉身旁坐下。

“这个秘密被我发现而不是被别人发现，不是更好吗？”意大利女子低声说。

“是的，”画家回答，“你是爱国者；不过，即使你不是，我还是会把这事告诉你的。”

老师和学生彼此心领神会，吉讷弗拉大胆地问道：

“他是谁？”

“拉贝杜瓦耶的挚友，力促第七支队①同厄尔巴岛的精兵会合的，除了不幸的上校，就数他了。他是近卫军骑兵营长，从滑铁卢回来的。”

“怎么您没有烧掉他的军服、军帽，给他换上平民服装？”吉讷弗拉急促地说。

“服装今晚才能给我拿来。”

“您本该关闭几天画室。”

“他马上就要走。”

“他想找死不成？”少女说，“在混乱初期，还是让他留在您这儿。在法国，毕竟只有巴黎还能安然无恙地窝藏个把人。”她又问：“他是您的朋友吗？”

“不是。把他引荐给我的，除了他的不幸，没有别的。他是这样落在我手里的：我的岳父在这次战役中重新服役，他碰上了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机智灵活地把他救了出来，逃过了抓住

① 即拉贝杜瓦耶率领的团队。

拉贝杜瓦耶的那些家伙的魔爪。他当时想保护拉贝杜瓦耶，他简直是发疯了！”

“您竟这样说他？”吉讷弗拉惊诧地看了画家一眼。

画家沉默了一会，又接下去说：

“我的岳父受到严密监视，不能在家里留人。上星期他趁夜里把年轻人带到我这儿来。我本指望把他放在这个角落，能避人耳目，因为这是楼里唯一安全的地方。”

“要是我能对您有用，您就使唤我吧，”吉讷弗拉说，“我认识费尔特元帅①。”

“好吧！以后再说。”画家回答。

这段谈话延续的时间太长，不能不引起所有少女的注意。赛尔万离开吉讷弗拉，又到每个画架前转了一圈，课拖得很长，直拖到学生平时要回家的时间，他还在楼梯上。

“蒂里翁小姐，你忘了拿提包。”教师一边嚷着，一边追赶那个姑娘，原来她为了发泄仇恨，竟降低身分，操起密探的营生来了。

好奇的女学生回来取她的提包，一边对自己的迷糊表示惊讶。然而，在她看来，赛尔万的关心又一次证明存在一件秘密，其严重性是无可怀疑的了；她已经想象过一切可能的情况，正如韦尔托神甫②所说：“我的主意已定。”她咯噔咯噔地

---

① 费尔特元帅(1765—1818)，一八〇七至一八一四年在拿破仑手下任陆军大臣，复辟时期投靠路易十八。

② 韦尔托神甫(1655—1735)，法国史学家，这里引用的是他写作《马耳他史》时的一句话。

走下楼梯，把那扇对着赛尔万卧室的门拉得吱嘎吱嘎响，好让人以为她走了；而她又轻手轻脚上了楼，站在画室的门背后。画家和吉讷弗拉以为没有人了，他于是按约好的方式敲阁楼的门，门马上打开了，绞链生了锈，吱吱嘎嘎地响着。意大利女子看见走出一个高大矫健的年轻人，他的帝国军服教她怦然心动。军官的手臂吊着绷带，脸色苍白，表明他忍受着剧烈的痛楚。他看到一个陌生女人，不禁战栗起来。阿美莉什么都看不见，再待下去又感到恐惧；不过，她听到门打开的轧轧声也就够了，于是悄悄地离开了这儿。

“不用怕，”画家对军官说，“这位小姐是皇帝最忠实的朋友皮永博男爵之女。”

青年军官盯着她，之后，对吉讷弗拉的爱国主义不再有疑惑了。

“您受了伤？”她问。

“哦！没关系，小姐，伤口已经愈合了。”

正在这时，报贩尖利的叫喊声一直传到画室：

“看死刑判决……”

三个人都毛骨悚然。军官第一个听到一个名字，脸色变得煞白。

“拉贝杜瓦耶！”他说着，跌倒在凳子上。

三个人默默对视着。年轻人苍白的额头上沁出粒粒汗珠，他做了个绝望的手势，揪着自己的绺绺黑发，臂肘靠在吉讷弗拉的画架边上。

“归根结底，”他蓦地站起来说，“拉贝杜瓦耶和我，我们知

道自己做的是什么。我们明白胜利或是垮台后等待着我们的命运。他为自己的事业去就义，而我呢，却躲在……”

他向画室的门口冲去；但吉讷弗拉比他更敏捷，一个箭步挡住了他的去路。

“您能让皇帝东山再起吗？”她问道，“在他自己也站不稳脚跟的时候，您认为能扶起这个巨人吗？”

“你们要我干什么呢？”流亡者对这两个萍水相逢的朋友说，“我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拉贝杜瓦耶是我的保护人和朋友，我眼下是孑然一身；也许明天我就会被放逐或被判决；我的财产只有我的军饷，为了前来搭救和设法弄走拉贝杜瓦耶，我花光了最后一个埃居；对我来说，现在只有一死了。一个人决心赴死时，先得知道他的头卖给刽子手值什么价。刚才我想，一个正直人的生命，完全抵得上两个叛徒的生命，一匕首捅得是地方，可以名垂千古。”

这绝望的迸发，吓坏了画家和吉讷弗拉，她十分理解这个年轻人。这意大利女子欣赏着这美丽的头颅和这动听的声音，这声音只是由于语调的激烈才变得不那么柔和。然后，她象是要给这不幸的人所有的伤口都敷上药膏，便说：

“先生，要是您苦于无钱，请让我把自己的私蓄给您。我的父亲有钱，我是独生女，他爱我，我拿得稳他不会责备我的。您不要推让了：我们家的财产都得自皇帝，没有一个生丁不是他慷慨赠与的结果。赞助他的一个忠诚的士兵，难道不就是感恩的表示吗？请您就象我给您这笔款子一样，落落大方地接受下来吧。”她又用不屑的语气补充说：“这只不过是一点儿

钱罢了。至于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找到！”说到这儿，她傲然抬起头，眼里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辉。她接着说：“明天在十二支枪面前倒下去的那颗头颅却救了您的头。等这场风暴过去，如果他们还没忘记您，您可以到国外去找工作，如果忘记了，您就可以在法国军队里找事做。”

一个女子给人以安慰时，里面总有细到之处，带着某种母性的东西，既富有远见，又十分周密。平和而又充满希望的话语，再加上优雅的手势和发自内心的声音具有的说服力，尤其是女恩人又这样漂亮，一个年轻人是很难抗拒的。军官全身的感官都在汲取爱情。他苍白的双颊泛起微微的红晕，也稍稍冲淡了那使得双眼暗淡无光的忧郁，他用异样的声调说：

“您真是个善良的天使！”接着又喊道：“可是拉贝杜瓦耶呢，拉贝杜瓦耶！”

听见这一声叫喊，三人默默相视，心领神会。他们已不是二十分钟的萍水之情，而是二十载的至交了。

“亲爱的，”赛尔万说，“您能搭救他吗？”

“我可以替他报仇。”

吉讷弗拉不寒而栗：这陌生男子虽然很英俊，但刚看到他时，少女一点儿也没动心；困苦本没有什么丑恶，大凡女人心里总是怜贫恤苦的，在吉讷弗拉身上，怜悯之心抑制了其他的感情；但是，当听到一声复仇的呼喊，在这个流亡者身上遇到一颗意大利的心灵、对拿破仑的忠诚，以及科西嘉式的豪爽时，对她来说，感受就太强烈了；她怀着敬重之情注视着军官，心中激动异常。生平第一次，一个男子使她领略到如此炽

烈的感情。同一切女人一样，她乐于让这个陌生男子的心灵，和他美得出众的容貌以及匀称的身材完全和谐一致；作为艺术家，她很欣赏他的体态。事出偶然，她从好奇被引向怜悯，从怜悯又引出强烈的兴趣，从这种兴趣再达到如此深切的感受，以致她觉得再待下去就有危险了。

"明天见。"她说，一面对军官莞尔一笑，算是安慰。

这微笑有如晨曦一样映照在吉讷弗拉的脸上，年轻人见了，一时间忘了一切。

"明天，"他忧郁地回答，"明天，拉贝杜瓦耶……"

吉讷弗拉又转过身来，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瞧着他，似乎在对他说：

"不要激动，要谨慎小心。"

年轻人于是叫道：

"O Dio! che non vorrei vivere dopo averla veduta!"①

他说这句话的特殊音调使吉讷弗拉心旌摇摇。

"您是科西嘉人吗？"她一面大声问，一面回到他身旁，心房快乐得怦怦乱跳。

"我生在科西嘉，"他回答，"但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到热那亚；一到服役年龄，我就入伍了。"

陌生男子的俊美，他对皇帝的热忱，他的受伤，他的不幸，甚至他的危险赋予他的异乎寻常的魅力，这一切都在吉讷弗

① 意大利文：噢，上帝！见到了她，谁还不想活着呢！

拉的眼前消失了，或者毋宁说，这一切都消融在一种单一的、新鲜的、美滋滋的感情里。这个流亡者是科西嘉人，他会讲可爱的科西嘉方言！半晌，少女动也不动，仿佛被一种有魔力的感触吸住了；她眼前有一幅活生生的图画，画上集中了人类的一切情感和偶然造成的鲜明色彩：赛尔万让军官坐在沙发上，先解开吊着他手臂的绷带，然后专心致志地撕开包扎用品，准备包扎伤口。吉讷弗拉看到马刀砍在年轻人前臂上的又长又宽的伤口，不禁战栗着，同情地喊出声来。陌生男子朝她抬起了头，露出微笑。赛尔万全神贯注地揭下纱布，抚摸着受伤的嫩肉，专注之中包含着某种激动人心的东西；那伤员的脸虽然苍白和呈现病态，但一看见少女，表达出的欢愉却多于痛苦。凡是艺术家，都会不由自主地欣赏这种感情的一正一反，欣赏白色的纱布，赤裸的臂膀同军官制服红蓝两色形成的对比。其时，画室笼罩着柔和的幽暗；薄暮的余晖照亮了流亡者的坐处，他高贵、苍白的面孔，他乌黑的头发，他的衣服，全都沐浴在光辉里。这样简单的效果，迷信的意大利女子却看作是个好兆头。陌生男子就象来自天堂的使者，让她听到了家乡的语言，使她沉浸在回忆童年的愉悦中。与此同时，她心里生出一种感情，象无邪的童年时代一样新鲜，一样纯洁。一时间她陷于沉思之中，堕入无限的联想里；接着，她觉得泄露了心事，脸羞得通红，同流亡者飞快地交换了一个柔和的眼色就溜走了，但他的形象却总留在她眼前。

第二天不是上课的日子，吉讷弗拉到画室来，囚禁在那里的年轻人得以待在他的女同乡身边；赛尔万有一幅画要画完，

给两个年轻人作了引见之后，便径自走了。两个年轻人不时用科西嘉方言交谈。可怜的士兵叙述他在远征莫斯科败退期间的苦难经历，渡过别列津纳河①时，他才十九岁，那些还能关心他这个孤儿的同伴全都丧命了，整团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他描述滑铁卢之役战火纷飞的大惨剧。他的声音，在意大利女子听来，象乐曲一样。吉讷弗拉在科西嘉长大，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不知道说谎，毫不掩饰地沉醉于自己的印象感受之中，并坦白承认，或者毋宁说，是让人看出这一点，而没有巴黎少女那种小器、做作的忸怩情态。这一天，她不止一次一只手拿着调色板，另一只手拿着画笔，愣在那儿，也不去蘸颜料：双眼盯着军官，嘴巴半闭半合，倾听着，一直保持着要画的姿势，却总也不画一笔。她在年轻人的眼里看到柔情蜜意，并不吃惊，因为她感觉到自己的眼睛也变得温柔多情，尽管自己一心想保持严肃或平静。

后来，她全神贯注地画了好几个小时，连头也不抬，因为他就在那儿，挨着她，看着她绘画。当他第一次过来坐下，静静地端详她时，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用激动的声调对他说：

“看人作画你感到很有趣吧？”

就在这天，她知道了他叫吕依吉。分手前，两人约定，上课的日子，如果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吉讷弗拉就低声哼意大利曲子，给他通消息。

次日，蒂里翁小姐私下告诉她所有的伙伴，吉讷弗拉·

① 别列津纳河，第聂伯河的支流，流经白俄罗斯。一八一二年十一月拿破仑从莫斯科败退，在强渡该河时几乎全军覆没。

迪·皮永博被一个小伙子爱上了，每当上课的时候，他就待在画室那间黑黝黝的内室里。

“你是站在她一边的，”她对罗甘小姐说，“你好好观察观察她，就会看清她泡在这儿是干吗的。”

于是，众目睽睽，都观察着吉讷弗拉。听着她唱歌，窥测着她的目光。她自以为没有人注意她的时候，却有十二双眼睛毫不间断地落在她身上。这些姑娘事先经人打了招呼，完全懂得从意大利女子容光焕发的脸上掠过的激动，懂得她的手势，哼小调的特殊音调，以及聚精会神的样子；只有她一个人能透过板壁听到那隐隐约约的声音，但她倾听的模样全落在别人眼里。

一个星期快过去了，赛尔万的十五个学生当中，只有洛尔一个人顶住了想透过板壁的裂缝观察路易① 的欲望；她还出于偏爱，维护着漂亮的科西嘉少女。罗甘小姐想让她下课后留在楼梯上不走，好叫她当场看到吉讷弗拉和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在一起，以证实两人的亲昵关系；但她拒绝降低身分去干刺探别人的勾当，那是难以用好奇心来解释的，为此洛尔受到众人的非难。

不久，国王办公室引见官的女儿认为，画家的见解带着爱国主义或者波拿巴主义的色彩——在当时，这两者被看成一回事——因而到这样一个画家的画室里来不太相宜；于是她不再到赛尔万这儿来了。阿美莉虽然把吉讷弗拉抛到脑后，

---

① 科西嘉语“吕依吉”即法语的“路易”。

但她播下的恶意却结了果。所有其他的女孩子，有的是无意，有的是出于偶然，有的是多嘴，有的是假装正经，都把画室里发生的风流韵事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有一天，玛蒂尔德·罗甘不来了，下一课轮到另外一个女孩子；末了，留到最后的三四个小姐也都不再来了。吉讷弗拉和她的小朋友洛尔小姐，有两三天是这个走空了的画室里仅有的学生。意大利女子一点儿没有觉察她被大家抛弃的处境，甚至不去追究她的伙伴不来的原因。自从不久以前她想出了同路易秘密联络的方法以后，她把画室当作其乐无穷的、世上独一无二的隐居地，心里只想着那个军官和威胁着他的危险。这个少女，虽然真心实意地赞佩不愿背叛自己的政治信念的崇高品德，却仍然催促路易赶快归顺王权，为的是能把他留在法国。路易不想走出他的隐藏所，因此不愿归顺。如果说，激情只在传奇性的事件影响下产生和增长，那么，促使这两个人心心相印的情境还从来没有这样多过。因此，吉讷弗拉对路易的情谊，或路易对她的情谊，在一个月之内的进展，较之沙龙中上流人士在十年中结下的情谊还要深得多。不幸难道不是品格的试金石吗？所以吉讷弗拉一下子就很看重路易，了解了他，他俩很快就互相敬重了。吉讷弗拉比路易年长，她被一个已经长得这样魁伟，历尽艰险，既有少年人的魅力，又有男子汉的老练的这样一个小伙子追求着，心里感到挺甜蜜。而在路易那方面，他表面上受到一个二十五岁的少女保护，也觉得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这难道不是爱情的表征吗？甜蜜和自豪、力量和柔弱的合而为一，在吉讷弗拉身上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因

而路易完全被她征服了。总之，他俩已经如胶似漆地相爱着，既不必加以否认，也用不着道破。

有一天，将近傍晚，吉讷弗拉听到了约定的信号：路易用一根别针敲着护墙板，声音小得简直象蜘蛛爬网，表示他要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她看了看画室，没看见小洛尔，便对信号作了回答；但路易一打开门，却看见那个女学生，赶忙缩了回去。吉讷弗拉吃了一惊，环顾四周，发现了洛尔，于是走到她的画架前，对她说：

“亲爱的，你待得真晚。我看这幅头像是画好了，只要在发辫上首画出反光就可以了。”

洛尔用激动的声调说：

“如果你肯给我修改这幅临摹像，那可太好了，我也就可以保存一点你的东西……”

“可以可以，”吉讷弗拉回答，满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她打发走。她在画上稍稍加了几笔，一面接着说，“我想，你从家里到画室，要走很远的路吧。”

“噢！吉讷弗拉，我就要走了，永远离开这儿了。”少女神色忧郁地喊道。

“你要离开赛尔万先生？”意大利女子问，听了这些话，她没有任何激动的表示，而一个月以前就绝不会是这副样子。

“吉讷弗拉，莫非你没有发觉，这一阵子，这儿只有你我两人了？”

“不错，”吉讷弗拉回答，仿佛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这些小姐是生病了，结婚了，还是她们的父亲都在宫里任职了？”

“所有的人都离开赛尔万先生了。”洛尔回答。

“那为什么？”

“因为你，吉讷弗拉。”

“因为我！”科西嘉少女站起来，气势汹汹，神情高傲，眼睛闪闪放光。

“噢！我的好吉讷弗拉，你不要生气，”洛尔痛苦地嚷道，“我的母亲也要我离开画室。所有这些小姐都说，你正在私下里谈情说爱，赛尔万先生为你作了安排，让一个爱你的年轻人待在那间黑暗的内室里。我从不相信这些诽谤，压根儿没有对我母亲说起。昨晚，罗甘太太在舞会上碰到我母亲，问她是不是还一直让我到这儿来。听到我母亲说是，她便把这些小姐的鬼话搬给我母亲听。妈妈好骂了我一顿，她咬定这些事我一定全都知道，我不对她讲，是辜负了母女之间应有的信任。噢，我亲爱的吉讷弗拉！我一直以你为表率，再也不能做你的伙伴，真叫我气死了……”

“我们会在生活中殊途同归的：姑娘总要结婚……”吉讷弗拉说。

“那要等到有钱的时候。”洛尔回答。

“你来看我吧，我的父亲有产业……”

“吉讷弗拉，”洛尔感动地接着说，“罗甘太太和我母亲明天会到赛尔万先生那里兴师问罪，至少要让他预先知道。”

这个透露真比一个霹雳落在离吉讷弗拉两步远的地方，还要使她吃惊。

“这关她们什么事？”她天真地说。

"人人都觉得这事很要不得。妈妈说，这有伤风化……"

"你呢，洛尔，你怎么想的呢？"

少女瞧着吉讷弗拉，两人的思想相互交融，洛尔再也忍不住眼泪，扑在女友的肩上，拥抱着她。正在这时，赛尔万来了。

"吉讷弗拉小姐，"他兴奋地说，"我的画已经大功告成，现在正让人上胶。你们怎么啦？所有这些小姐好象都在度假，或者到乡下去了。"

洛尔拭干眼泪，向赛尔万打了招呼，然后抽身走了。

"最近几天，画室里人都走空了，"吉讷弗拉说，"这些小姐都不再来了。"

"是吗？……"

"噢！您不要笑，"吉讷弗拉接着说，"您听我说：我无意中损害了您的声誉。"

艺术家微笑着，打断他的女学生说：

"我的声誉？……可是，再过几天，我的画就要展出了。"

"不是说您的才能，"意大利女子说，"而是说您的品行。这些小姐张扬出去，说路易就躲在这儿，您促成了……我们的爱情……"

"小姐，她们说的倒也确有其事，"教师回答。他紧接着又说，"这些小姐的母亲都是假正经。要是她们来找我，一切都会解释清楚的。我何必去操这分心呢？人生实在太短促呀！"

画家把手举过头部，拧着手指关节，发出嘎嘎的响声。路易听到了部分谈话，马上跑了出来。

“您快要失去所有的学生了，”他嚷着说，“我要把您毁了。”

艺术家拉住路易和吉讷弗拉的手，把它们合在一起。

“孩子们，你们同意结婚吗？”他问他们俩，一片好心好意，真叫人感动。

他们俩都垂下眼睛，默不作声就表示认可了。

“那么，”赛尔万接下去说，“你们会幸福的，不是吗？还有什么能抵偿你们这样两个人的幸福呢！”

“我家有的是钱，”吉讷弗拉说，“让我将来赔偿你……”

“赔偿！”赛尔万叫了起来，“等到大家知道我受到几个蠢娘儿们的诽谤，家里藏着一个流亡者，巴黎所有的自由党人都会把他们的女儿送到我这儿来！那时，我或许还要欠你们的情分呢……”

路易攥住他保护人的手，说不出一句话来；末了，他用激动的嗓音说：

“我的一切幸福都是您给的呀。”

“祝你们幸福，我把你们结合在一起。”画家诙谐地用行圣礼的腔调说，一面把双手按在两个情人的头上。

画家这个玩笑使他们从感动中恢复过来。他们三人相视而笑。意大利女子用力握紧路易的手，动作的朴实活现出她故乡的风尚。

“哎呀，亲爱的孩子们，”赛尔万又说，“你们以为现在万事如意了吗？嗨！你们错了。”

两个情人惊异地注视着他。

“你们放心好了，你们的鬼把戏只教我一个人为难！赛尔万太太有点儿古板，说实话，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她同咱们一条心。”

“上帝！我忘了！”吉讷弗拉喊道，“明天，罗甘太太和洛尔的妈妈要来找你……”

“我有数！”画家打断她的话。

“不过您可以为自己申辩。”少女扬起头，傲然地接着说。

她转向路易，狡黠地瞧着他：

“路易先生对王朝政府总不该再有什么反感了吧？”见他微笑着，她便接下去说：“那好，明天早上，我就派人送一份申请书给陆军部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这个人绝不会拒绝皮永博男爵之女的要求。咱们可以为路易营长争取到默默的宽恕，因为他们是不肯承认你的上校军衔的。”她对赛尔万添上一句：“您可以把真相告诉我这些大慈大悲的同伴们的母亲，让她们个个哑口无言。”

“你真是一个天使！”赛尔万喊了出来。

正当画室里这一幕在进行的时候，吉讷弗拉的父母不见她回家，十分焦急不安。

“都六点了，吉讷弗拉还没回来。”巴托洛梅奥嚷道。

“她从来没有这么晚还不回家。”皮永博的妻子回答。

两个老人面面相觑，满脸是异常焦虑的神情。巴托洛梅奥坐立不安，他站起来，在客厅里转了两圈，步履轻快，看不出他竟是个七十七岁的人。他体格健壮，自从来到巴黎，变化不大，他个儿虽高，身板依旧挺直。鬓发变白和稀疏了，露出宽

阔而隆起的脑门，由此可以想见他坚毅的性格。他那深深刻上皱纹的脸，现在丰满得多了，仍保持着苍白的颜色，令人敬畏。他的眉毛还没有全白，耸动起来依旧那样威严，他的眼睛迸射出奇异的火花，笼罩着激情狂飚。这颗头轮廓严峻，但人们感到巴托洛梅奥理当如此。只有他的妻子和女儿才了解他的善良温柔。那多年形成的庄严神态，在他任职时或在外人面前，是从不放下的。他习惯于锁住粗眉，蹙紧脸上的皱褶，作拿破仑式的凝视，使他待人接物显得冷冰冰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人人都畏惧他，他被人看成不好相与；这种名声的由来，是不难解释的。皮永博的生平、品行和忠心耿耿，对大多数官员都是一种批评。虽然，有些对别人说来有利可图的繁难任务，由于他谨慎小心都交给了他，但是，在他名下存入的公债至多不过三万利勿尔。倘使想一想帝国时期公债价贱，以及拿破仑对那些善于逢迎拍马的忠臣义仆何等慷慨大度，那就不难看出，皮永博男爵是个廉洁奉公的人；他得到男爵头衔，仅仅是因为拿破仑必须给他一个爵位，好把他派往外国宫廷。对于拿破仑以为用节节胜利便可加以制服的背叛者，巴托洛梅奥始终表露出一种不共戴天的仇恨。据说，在皇帝出发奔赴一八一四年那次赫赫有名的辉煌战役的前一天，正是他建议皇帝在法国甩掉三个人①，然后朝皇帝办公室门口跨了三步来表明他的用意。

波旁王室第二次复辟以后，巴托洛梅奥就不再佩戴荣誉

① 其中两人指塔莱朗、富歇；另一个可能是指陆军大臣费尔特，即克拉尔克将军。此三人后来均背叛拿破仑，投靠复辟王朝。——原编者注。

勋位勋章了。世间各类人中，至今还举不出一个比这些老共和党人更美的形象；他们是永不腐化堕落的帝国之友，是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政府①留下的活遗迹。说皮永博男爵得不到某些官员的欢心，他却有达吕、德鲁奥、卡尔诺②一类人作朋友。至于滑铁卢战役以后剩下的那些政治家，他并不放在心上，就象对待烟卷里吐出的缕缕青烟那样。

巴托洛梅奥·迪·皮永博用皇帝的母亲从科西嘉的产业中拨给他的微薄款项，买下了波唐杜埃的旧府邸，里面的陈设，他没作一点改动。从前，他的住宿费用几乎一直是靠政府支付的，只是在枫丹白露的灾难性事件③之后，他才住到这幢房子里来。男爵和他妻子保留着朴实而高尚的人们的习惯，丝毫不作奢华的陈设布置：家具都是府邸里原有的。这幢住宅里的一些大房间有两层楼高，幽暗而四壁空空，镶嵌在老旧的、几乎成了暗黑色的金黄框架里的大镜子，还有路易十四时代的家具，这些同巴托洛梅奥和他妻子这两个老古董倒也十分调和相称。

在帝国时期和"百日时期"，科西嘉老人的官职待遇丰厚，家里颇有排场，与其说这是想光耀门庭，还不如说是为了不辱没他的职位。他和妻子淡泊度日，消停安逸，所以他们那点微

---

① 指拿破仑先后两次当政时建立的政府。

② 达吕(1767—1829)，拿破仑时期的官员，著作家；德鲁奥(1774—1847)，拿破仑的部下，曾陪伴他到厄尔巴岛；卡尔诺(1753—1823)军事家、几何学家，当过拿破仑的陆军大臣，"百日时期"的内政大臣。

③ 指一八一四年四月六日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宣布逊位。

薄的家产也就足够他们开支。他们的女儿吉讷弗拉对于他们胜过世间一切财富。因而，一八一四年五月，皮永博男爵离了职，便辞退家中仆役，出空马厩，这时吉讷弗拉也象她双亲一样，朴素、节俭，对奢华毫无留恋：她效法崇高伟大的心灵，在深厚的感情之中自得其乐，正如在孤独和绘画中寄托自己的幸福一样。再说，这三个人相亲相爱，在他们眼里，生活的外表也就无所谓了。尤其是在拿破仑第二次惊心动魄的垮台后，巴托洛梅奥和他妻子常常听吉讷弗拉弹钢琴或者唱歌，来度过美妙的夜晚。对他们来说，只要女儿在眼前，只要听见她的一言半语，就可以得到无穷的乐趣。他们惴惴不安地目随着她。她的脚步声不管怎么轻，一走到庭院，他们就听见了。三个人象情侣一般，好几个小时默然相对，此时无声胜有声，彼此更加理解对方的心灵。这种深厚的感情，两位老人的生活本身，激励着他们的一切思想。他们不是三个人，而是一个，就象是炉火喷出的三叉火舌一样。

有时，他们回顾拿破仑的恩情和他的不幸。有时，当前的政治压倒了两个老人日常关心的事情，他们也会谈论政治，而不致打破全家思想上的浑然一体：吉讷弗拉不也和他俩有着同样的政治热情吗？难道还有什么比他俩在独生女的心中藏入的那股热情更为自然的吗？直到那时，繁忙的公务占去了皮永博男爵的全部精力；到离职的时候，科西嘉人就需要把自己的精力再投到他最后仅存的感情之中；而且，除开把父母同女儿联系起来的种种纽带，也许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可以说明他们彼此间的深情竟至这样狂热，那是这三个独行其事的

心灵自己也不知道的：他们全身心地相爱着，吉讷弗拉的整个心属于她父亲，就象皮永博的整个心属于她一样；末了，倘若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恋确实更多是由于缺陷而不是优点的话，那么，吉讷弗拉与她父亲的一切激情就真是同声相应了。由此，也就产生出这三位一体生活中仅有的瑕疵。吉讷弗拉完全象巴托洛梅奥在青年时期那样，独断专行，报复心重，急躁易怒。科西嘉人也乐意让这些粗犷的性情在女儿心中日渐发展，恰如狮子教会幼狮扑食猎物一样。但是，要学会报复，可以说，只有在父母家才能做到，因此，吉讷弗拉丝毫不原谅她的父亲，他却不得不迁就她。在这些人为的口角中，皮永博看到的只是孩子脾气；而他的孩子却由此养成了左右父母的习惯。巴托洛梅奥喜欢挑起大吵大闹，这时，一个温馨的字，一个眼色，就足以使他们恼怒的心灵平静下来，而他们越是剑拔弩张，就越是接近于抱吻。

可是，近五年来，吉讷弗拉由于变得比她父亲更明事理，总是尽量避免这类场面。她的忠诚不渝，她的献身精神，凌驾于她一切思想之上的爱，还有她那令人赞叹的理智，早已平息了她的怒气；但吉讷弗拉同父母在生活中平起平坐所造成的悲惨后果，却并不因此就不那么严重。

这三个人来到巴黎以后所起的变化还有这样一点：皮永博和他的妻子没有受过教育，只好任凭吉讷弗拉随心所欲地学习。她由着女孩儿的性子，什么都学，学了就丢开，每个想法拣起又放下，交替不迭，一直到绘画成了她主导的激情；要是她母亲能引导她学习，启迪她的思想，使天禀臻于和谐，那

她就完美无缺了：她的缺陷来自科西嘉老人过去为了自己高兴而施给她的有害教育。

好半天，老人的脚步踩得拼花地板嘎吱作响，后来他拉了拉铃。一个仆人应声出现。

“你去接一下吉讷弗拉小姐，”他说。

“她没有车接送，我总感到心疚。”男爵夫人深有所感地说。

“她并不在意。”皮永博回答，一面瞧着妻子，她四十年来习惯于服从的角色，于是垂下了眼睛。

男爵夫人已是七旬老妪，高大，干瘪，苍白，满脸皱纹，活脱脱象施奈兹[①]在风俗画意大利场景中描绘的那些老妇人；她沉默寡言惯了，竟至被人看作是又一个项狄太太[②]。然而，她一句话，一个眼色，一个手势，就能表明她的情感还保留着青年的活力和朝气。她的穿着不太高雅，往往显得俗气。平时她畏畏缩缩，埋在一张长靠背椅里，象一个苏丹母后，等候着或者欣赏着她的吉讷弗拉——她的骄傲和生命。女儿的美貌、服饰和妩媚仿佛都成了她自己的。吉讷弗拉感到幸福时，对她来说，一切都是美好的。她的鬓发已白，在她满布皱纹的白皙的前额之上，在凹陷的双颊两边，可以看见几绺白发。

---

① 施奈兹(1787—1870)，法国画家，他的画多以意大利社会风俗为题材，风格介于古典派和浪漫派之间，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七年曾任罗马法国美术学院院长。

② 指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的小说《项狄传》中的项狄太太。

"快半个月了，"她说，"吉讷弗拉天天都老晚才回家。"

"冉怎么这样慢吞吞地！"老人急不可耐，他把蓝外套的下摆一掖，抓起帽子戴在头上，拎起拐杖就出去了。

"别走远了。"他妻子朝他喊着。

这时，大门打开又关上，老母亲听见吉讷弗拉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响起来。巴托洛梅奥凯旋般地抱着在他怀里挣扎的女儿，突然重新出现。

"她在这儿，吉讷弗拉，吉讷弗蕾蒂娜，吉讷弗丽娜，吉讷弗罗拉，吉讷弗蕾塔，美丽的吉讷弗拉！"

"爸爸，你把我弄得痛死了。"

吉讷弗拉马上被恭恭敬敬地放到地上。她摇晃着头，姿态妩媚可爱，为的是让吓坏了的母亲放心，告诉她刚才只不过是一个花招。男爵夫人煞白的脸于是又有了血色，泛起快乐的神情。皮永博狠命搓着手，这是他确实快乐的征象；他在宫廷里，看着拿破仑对那些办事不力，或者犯了错误的将军、大臣们发火时，就是这副样子，久而久之他也养成了习惯。他脸上的肌肉一松弛下来，连脑门上细小的皱纹都显出善意。这两个老人这时的形象，恰如忍受了长期干旱的植物，一点儿水就使它们活过来了那样。

"开饭，开饭！"男爵喊着，一面把宽厚的手伸给吉讷弗拉，他管她叫signora① 皮永贝莉娜，这是他表示快乐的另一征象。他的女儿报之以微笑。

---

① 意大利文：夫人。

“嗨，你知道吗，”皮永博一面离开餐桌，一面说，“你母亲提醒我，一个月以来，你在画室比平时要待得晚得多？看来绘画要比我们重要喽。”

“噢，爸爸！”

“吉讷弗拉一定在准备什么，要让我们吃一惊。”母亲说。

“你大概要拿回一幅你的作品给我吧？”科西嘉人拍着手说。

“是的，我在画室很忙。”她回答。

“吉讷弗拉，你怎么啦？脸都变白了！”她母亲对她说。

“不！”少女叫道，作了一个手势，表明她下了决心，“不！不能让人说吉讷弗拉·皮永博这辈子撒过一次谎。”

皮永博和他妻子听到这奇怪的喊声，都愕然地瞧着女儿。

“我爱上了一个年轻人。”她用激动的嗓音补充说。

然后，她不敢正视双亲，垂下宽宽的眼皮，好象要掩盖眼里的火花。

“是个亲王吗？”她父亲讥讽地问她，那声调使母女俩胆战心惊。

“不是，爸爸，”她谦逊地回答，“这是一个没有财产的年轻人……”

“那他很漂亮喽？”

“他身世很不幸。”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拉贝杜瓦耶的战友；是个流亡者，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是赛尔万把他藏起来了……”

“赛尔万是个正派人，他干得好，”皮永博嚷道，“而你呢，我的女儿，你爱上另一个男人，而不是你父亲，这可很不得体呀……”

“我并没有不爱你。”吉讷弗拉温柔地回答。

“我一直自夸，”她的父亲接过话头，“我的吉讷弗拉至死都会爱我，将来她只能从我和她妈妈这里得到照顾，她的心灵受到的抚爱，大概也不能同我们的抚爱相媲美……”

“我指责过您对拿破仑的狂热吗？”吉讷弗拉说，“难道您只爱我一个人吗？您不是成年累月出使国外？您不在，我不是也鼓足勇气熬过来了吗？生活中有种种使人无可奈何的情况，必须善于适应。”

“吉讷弗拉！”

“不，您爱我不是为我着想，您的指责泄露了令人不能忍受的自私自利。”

“你竟然指控你父亲的爱！”皮永博两眼都要冒出火来。

“爸爸，我永远不会指控您。”吉讷弗拉回答，她变得更加温柔，这却是她那瑟瑟发抖的母亲所没有料到的，“您自私自利有您的道理，正象我恋爱有我的道理。上天可以给我作证，从来还没有一个做女儿的对父母这样孝顺。别人认为是责任，我只从中看到幸福和爱。十五年来，我没有离开过你们羽翼的保护；让你们颐养天年，在我是无上的快乐。但是，我陶醉在恋爱之中，盼望在你们百年之后有个丈夫保护我，难道这竟是忘恩负义？”

“啊！吉讷弗拉，你居然同你父亲算起账来了。”老人的声

调阴森森的。

一时间没有人敢说话，寂静得怕人。临了，巴托洛梅奥打破沉默，用一种令人心碎的声音嚷道：

“噢！同我们在一起吧，留在你的老父身边吧！我不愿看到你爱上一个男人。吉讷弗拉，你不用等多久，就会自由的……”

“爸爸，您想想，我们不会离开您的，我们俩都会爱您，只要您答应，他会无微不至地照顾我，那时您就会了解他了！我和他会双倍地孝敬您：因为他就是我，我就是整个的他。”

“噢，吉讷弗拉！吉讷弗拉！”科西嘉人攥紧拳头，“当初拿破仑让我习惯了嫁女的想法，给你介绍公爵和伯爵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想结婚？”

“他们是奉命爱我，”少女说。“况且我不愿离开您，他们会把我带走的。”

“你说不想离开我们，”皮永博说，“但是你要结婚，就是要丢下我们老两口！孩子，我了解你，你会不再爱我们的。”

他的妻子待在那里，一动不动，好象痴呆了一样；他瞧着她，补充说：

“艾丽莎，我们没有女儿了，她想结婚。”

老人举起双手，仿佛哀求上帝，然后坐了下来；他弯着腰，好象被痛苦压倒了。吉讷弗拉看到父亲心情激动，他想抑制自己的愤怒，这使她几乎心碎了；她本来等待着他发作，暴跳如雷，没有料到父亲反而以柔情相待。

“爸爸，”她用感人的声音说，“不，您永远不会被您的吉讷

弗拉抛弃。可是，您爱她，也要为她着想呀。您要知道，他是多么爱我！啊，他是不会叫我难受的！”

“她已经在作比较了，”皮永博变得疾言厉色，“不，想到这，我就受不了。要是他爱上你，你又值得他那样爱，那就等于杀了我；而如果他不爱你，那我定会把他刺死。”

皮永博双手哆嗦着，嘴唇哆嗦着，身体也哆嗦着，眼里象射出闪电；只有吉讷弗拉能顶得住他的目光，她的眼睛这时也炯炯发光，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

皮永博接着说：

“噢！爱你！哪个男人配爱你？谁能象一个父亲那样爱你，这不已经象生活在天堂里一样了吗？还有谁配做你的丈夫呢？”

“他，”吉讷弗拉说，“我自认为还配不上他呢。”

“他？”皮永博机械地重复着。“他？谁？”

“我心上的人。”

“难道他更能了解你，达到崇拜你的程度吗？”

“可是，爸爸，”吉讷弗拉不耐烦地接过来说，“即使他不爱我，既然我爱他……”

“你竟然爱上了他？”皮永博嚷道。吉讷弗拉点了点头。“那么你爱他超过了爱我们？”

“这两种感情不能作比较。”她回答。

“一定有一种比另一种更强烈。”皮永博接过话头。

“我相信是这样。”吉讷弗拉说。

“你不能嫁给他。”科西嘉人的声音使大厅的玻璃窗都震

响起来。

“我一定要嫁给他。”吉讷弗拉沉静地反驳。

“上帝！上帝！”母亲喊着，“这会吵成什么样子呀？Sancta Virgina①！劝劝他们吧。”

大步来回走着的男爵，这时坐了下来；满脸严峻，冰冷，一派阴沉，他直盯着女儿，用柔和微弱的声音对她说：

“唉！吉讷弗拉！不行，你不能嫁给他。噢！今儿晚上你就不肯答应我吗？……让我相信你不会嫁给他吧。你愿意看到你父亲跪下来，满头白发趴在你面前吗？我要恳求你……”

“不坚持一下就答应别人，这可不合乎吉讷弗拉·皮永博的习惯，”她回答，“我是您的女儿啊。”

“她有道理，”男爵夫人说，“我们来到世上，都要结婚。”

“你居然这样怂恿她不服从。”男爵对妻子说。

这句话吓得她又变成木头人。

“拒绝接受一个不正确的命令，不等于不服从。”吉讷弗拉回答。

“孩子！从你父亲嘴里说出来的话，不会不正确！为什么你要说我不对呢？我体验到的反感难道不是来自上天的忠告吗？兴许我能使你免除一场不幸呢。”

“他不爱我才是不幸。”

“总是不离他！”

“是的，总是要提他，”她接着说，“他是我的生命，我的财

---

① 意大利文：圣母。

产，我的思维。即使服从您，他也始终在我的心里。不许我嫁给他，岂不是让我恨您吗？”

“你不爱我们了。”皮永博喊着。

“不！”吉讷弗拉摇着头。

“那么，就忘了他，还是照旧爱我们。等我们死了……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爸爸，您想叫我盼望您死吗？”吉讷弗拉嚷着说。

“我会比你活得更久！那些不尊敬父母的孩子是要骤然夭折的。”她的父亲嚷着，愤怒到了极点。

“那我就更有理由马上结婚，得到幸福！”她说。

这种镇静，加上有理有据，使皮永博方寸大乱，热血直往他头上冲，他满脸变得绯红。吉讷弗拉哆嗦着，象只鸟儿一样扑到父亲的膝上，胳臂挽着他的颈项，抚摸他的头发，感动地喊着说：

“噢！是呀，就让我先死吧！爸爸，我的好爸爸，您死了，我也活不了！”

“噢，我的吉讷弗拉，你疯了。”皮永博回答，在这种爱抚之下，他的满腔怒火宛如骄阳下的冰块，全然消融了。

“你们早该别吵了。”男爵夫人激动地说。

“可怜的妈妈！”

“啊！吉讷弗蕾塔！我美丽的吉讷弗拉！”

父亲同女儿逗着玩，好象在逗一个六岁的孩子，他拆散她波浪起伏的发辫，在膝盖上颠着她玩；他的爱抚的表现，带着一点疯癫。过了一会儿，他的女儿一边拥抱着他，一边嗔怪

他，想在说笑之中能获准让她的路易到家里来；但父亲也同样在说笑中予以拒绝。她赌气走开，又回转来，然后又赌气走开；那一晚末了，她终于把自己对路易的爱情，还有婚期不远的想法，铭刻在她父亲的心上，对此她也就心满意足了。

第二天，她不再谈起自己的爱情，她到画室也是晚去早归；她对父亲从没有这样温存过，她表现出这样感激涕零，好象是感谢他默许了她的婚姻。每晚她都长时间地唱歌弹琴，不时嚷着说："这首抒情二重唱该有一个男声才好！"她是个意大利女子，不需要多讲了。过了一星期，她母亲对她做了个暗号，她便走过来，然后母亲在她耳边悄声说：

"我一步步引得你父亲同意接待他了。"

"噢，妈妈！您真成全了我的幸福！"

那一天，吉讷弗拉让路易挽着手臂，回到父亲的府邸时，心里真是充满了幸福。可怜的军官是第二次走出他的隐蔽所。吉讷弗拉在当时的陆军大臣费尔特公爵跟前积极斡旋，已经取得完全成功。路易刚被列入候补军官的名单。这是朝着更美满的前程迈出的一大步。年轻的营长经女友的点拨，知道到了男爵那里，有重重困难等待着他，他不敢承认害怕得不到男爵欢心。他不畏逆境，英勇善战，但一想到要去皮永博的客厅，却瑟缩发抖。吉讷弗拉感到他在颤抖，这种激动，就在于此行关系到他俩的幸福，在她看来，正是爱情的又一证明。

他们俩走到大门口时，她对他说：

"你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

“噢，吉讷弗拉！但愿这只关系到我一个人的生命就好了。”

虽然妻子事先对他打过招呼，他知道吉讷弗拉所爱的人要正式登门拜访，巴托洛梅奥还是没有去迎接客人，他坐在他习惯坐的那张靠椅里，脑门透着严峻，冰冷逼人。

“爸爸，”吉讷弗拉说，“我给您引见一个人，想必您乐意认识：这是路易先生，一个曾在圣约翰山皇帝身边战斗过的士兵……”

皮永博男爵站起身来，偷偷瞥了路易一眼，用讥讽的口吻说：

“先生没有得过勋章？”

“我现在不再佩戴荣誉勋位勋章了。”路易胆怯地回答，他谦卑地一直站着。

吉讷弗拉被他父亲的傲慢无礼刺伤了，她把一张椅子拉上前来。军官的回答使拿破仑的老部下深感满意。皮永博太太瞅见丈夫的双眉恢复原状，想活跃谈话，便说：

“这位先生的长相同尼娜·波尔塔象得惊人。你不觉得这位先生有波尔塔一家的相貌吗？”

“那是理所当然的，”年轻人回答，皮永博亮闪闪的眼光落在他身上。“尼娜是我的姐姐……”

“你是吕依吉·波尔塔吗？”老人问。

“是的。”

巴托洛梅奥·迪·皮永博站了起来，摇摇晃晃，不得不靠在一张椅子上，瞅着他的妻子。艾丽莎·皮永博向他走过来；

然后两个老人一言不发，互相挽着手臂，走出了客厅，丢下他们的女儿在那儿惊惶莫名。惊呆了的吕依吉·波尔塔瞅着吉讷弗拉，她的脸色变得象一尊大理石雕像那样苍白，两眼盯着她父母走出去时经过的房门：在这缄默和退场之中有着某种庄严肃穆的东西，也许是生平第一次，恐惧的情感渗入了她的内心。她合着手，使劲互相顶着，嗓音激动得只有情人才能听清，说道：

“在一个词里包含着多少不幸呀！”

“看在我们爱情的份上，告诉我：我说了些什么呀？”吕依吉·波尔塔问。

“爸爸从来没有向我谈起我家悲惨的历史，”她回答，“我离开科西嘉岛时太小了，所以不知道。”

“我们两家大概有世仇吧？”吕依吉颤抖着问。

“是的。我盘问过妈妈，知道波尔塔家的人杀死了我的几个兄弟，烧了我家房子。我父亲又灭了你们一家。他以为在放火烧你家房子之前，已经把你绑在床柱上，你是怎么幸免于难的呢？”

“我不知道，”吕依吉回答。“我六岁时被带到热那亚一个叫柯洛纳的老人家里。我家的事他压根儿没告诉我。我只知道我是孤儿，没有财产。这个柯洛纳就算我的爸爸，我用他的姓一直用到入伍为止。因为我需要有身分证，证明我的来历，柯洛纳老人于是告诉我，虽然我很弱小，几乎还是个孩子，但已有了仇人。他让我只用吕依吉的姓，好逃过仇人的毒手。”

“你走吧，你走吧，吕依吉，”吉讷弗拉喊着，“不，我应该陪

你走。只要你在我父亲家里，你丝毫不用害怕；但你一走出我家，就得小心提防！你每走一步都会有危险。我父亲有两个科西嘉人听他使唤，威胁你生命的要不是他，就是这两个人。”

“吉讷弗拉，”他说，“这个冤仇还要在我们之间存在下去吗？”

少女忧郁地微笑着，垂下了头。她马上又傲然抬起头来说：

“噢，吕依吉，我们俩的感情要非常纯洁真挚，我才有力量走我要踏上的这条路。这关系到我们一辈子的幸福，是不是？”

吕依吉以微笑作答，捏紧了吉讷弗拉的手。少女明白，此时此刻只有真正的爱情才不屑于作那些俗气的保证。吕依吉的镇静自若和深思熟虑的表情，可以说表明了他感情的力量和持久。这一对情侣的命运于是这样决定了。吉讷弗拉已隐约看到所面临的残酷战斗；而抛弃路易的想法，这个也许曾经在她脑子里转悠过的念头，却全然消失了。她决计要永远属于他，便霍地拽着他，使劲把他拖到外边，一直把他送到赛尔万为他租下的简陋住房，方才分手。等她回到家里，早已成竹在胸，满脸泰然自若；一举一动看不到丝毫不安。她的父母正准备吃饭，她小心翼翼地、充满柔情地抬眼望着他们俩；她看到，她的老母亲哭泣过，眼皮都哭红了，一时间她心动神摇；但她藏起自己的激动。皮永博仿佛忍受着剧烈的、竭力压抑着的痛苦，不是一般表情所能反映的。仆人上饭上菜，却没有人

去碰一碰。怕进饮食是一种征象，反映了心灵的巨大危机。三个人都一声不响地起身离席。走到阴森森的庄严的大客厅，吉讷弗拉坐在父亲和母亲中间，皮永博想开口，但说不出话来；他想走几步，却浑身无力，他回来坐下，拉了拉铃。

“皮埃特罗，”他终于对仆人说，“你去生个火，我觉得冷。”

吉讷弗拉打了个寒噤，忧虑地望着父亲。他内心的斗争必定非常激烈，所以容颜大变。吉讷弗拉知道威胁着她的危险有多大，但她并没有胆颤；而巴托洛梅奥向他女儿偷偷瞥了几眼，看起来他这时怕的是他亲自培植的女儿的烈性子。他们两人之间，本来什么都是爱走极端的。因此，男爵夫人确信父女两人的感情有可能发生变化，她的脸越发显出恐惧。

“吉讷弗拉，你爱上了你家里的仇人。”皮永博不敢正视女儿，终于开口说。

“不错，”她回答。

“你在他和我们之间必得选择其一。我们的世仇是家庭的一部分。谁不同我一起复仇，就不是我家的人。”

“我的选择已定。”吉讷弗拉镇定地说。

女儿的镇静被巴托洛梅奥误解了。

“噢，亲爱的孩子！”老人眼眶里充满泪水，他生平第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流出了眼泪。

“我要作他的妻子。”吉讷弗拉骤然说。

巴托洛梅奥感到头晕目眩；但他恢复了镇定，反驳说：

“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结婚，我永远不会同意的。”

吉讷弗拉默默无言。男爵继续说：

“你想过吕依吉是杀害你几个兄弟的凶手的儿子吗?”

“犯下这罪孽的时候，他才六岁，他应当是无辜的。”她回答。

“波尔塔家的人会无辜?”巴托洛梅奥喊着说。

“我怎么会和你们一样有这种仇恨呢?”少女猛丁地说。“你们把我带大，不是一直让我相信波尔塔家的人就是妖魔吗?我怎么会想到，您杀死的人当中还有一个活着呢?您让世仇向我的情感让步，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波尔塔家的人会无辜?”皮永博说。“要是他的父亲那时在床上找到你，你就活不了，他会叫你碎尸万段。”

“那是可能的，”她回答，“但他的儿子给我的超过了生命。看到吕依吉就是幸福，否则，我就活不下去。吕依吉给我显示了感情的大千世界。我兴许看到过比他更俊的面孔，但是，没有一个能同样地迷住我；我兴许听到过……不，不，永远不会有比他更动听的嗓门了。吕依吉爱着我，他将做我的丈夫。”

“永远不会，”皮永博说。“吉讷弗拉，我宁愿看到你躺在棺材里。”

科西嘉老人站起来，在客厅里大步走着，时断时续地说出这样几句话，表明他的情绪十分激动。

“也许你以为我会回心转意?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不想要一个波尔塔家的人做我的女婿。这就是我的判决。咱俩之间再也不要谈这件事了。我是巴托洛梅奥·迪·皮永博，吉

讷弗拉，你听明白了吗？”

“您话里有点什么秘而不宣的意思？”她冷冷地问。

“我的意思是说，我有一把匕首，我不怕人世间的司法。我们这些科西嘉人，我们会向上帝作解释的。”

“那么，”她站起来说，“我是吉讷弗拉·迪·皮永博，我宣布，再过半年，我就是吕依吉·波尔塔的妻子。”停了一会儿，她在可怕的静寂中又添上一句：“爸爸，您是一个暴君。”

巴托洛梅奥攥紧拳头，敲着壁炉台的大理石板，喃喃地说：

“啊！这儿是巴黎。”

他默不作声了，双手抱在胸前，头耷拉在胸脯上，整个晚上再没有说过一句话。少女表明自己的意志之后，装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镇定，开始弹琴和唱歌，悠闲自在，无所牵挂地弹奏着动人的乐曲，这样就战胜了她的父亲，他的额头一直没有舒展过。老人痛苦地经受着这无言的詈骂，采摘着他对女儿的教育的苦果。尊重是一道栅栏，既保护着父母，也保护着子女，使父母不用忧愁，使子女不用悔恨。

第二天，吉讷弗拉本想按平日上画室的时间出门，但大门对她关闭了；可是她马上心生一计，把父亲的严厉态度告知吕依吉·波尔塔。一个不识字的女仆把吉讷弗拉写的信交到青年军官手里。一连五天，两个情人就靠这种二十岁的年轻人都会耍的鬼花招互通音信。父女俩极少说话。两人内心都有怨恨，互不相让，傲岸地、默默地受着痛苦的煎熬。他们自己也发现，把彼此联系起来的爱的纽结是多么牢固，两人都想一

刀两断，然而办不到。巴托洛梅奥望着吉讷弗拉的时候，不再象从前那样，再没有一丝一毫甜蜜的意念涌现，使他严峻的面容开朗起来。少女每当瞧着她父亲的时候，总带着恶狠狠的意味，她天真无邪的额头上，常常带有责怪的神情；她沉浸在幸福的思念之中，然而有时悔恨又似乎使她双眼暗淡无光。不难看出，这一幸福既然造成了她双亲的不幸，那她就永远不会去安心享受。巴托洛梅奥也好，他女儿也好，他们固有的心地善良所导致的种种优柔寡断，都敌不过骄傲和科西嘉人特有的怨恨心。他们互相激怒，闭目不看未来。他们或许还在自诩，有朝一日，总有一方会让步的。

吉讷弗拉生日那天，她母亲看到父女这次闹翻，性质严重，正愁肠百结，一心考虑利用过生日的机会，让父女和解。三个人都聚在巴托洛梅奥的卧房里。吉讷弗拉看到母亲脸上流露的犹豫，便猜出这番意图了，她忧郁地微笑着。这时一个仆人通报，有两个公证人由几个证人陪着进屋来了。巴托洛梅奥定睛瞧着这些人，他们的脸冷若冰霜，咄咄逼人，象这个场景的三位主人公那样炽烈的心灵，都感到难以抵挡。老人不安地转向他的女儿，在她脸上看到一丝胜利的笑容，他猜到要有灾难临头了；但他装作粗野无礼的样子，有意一动不动，一面平静地、好奇地瞧着那两个公证人。老人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来客都坐下了。

“这位先生想必是皮永博男爵先生了？”年长的那位公证人问。

巴托洛梅奥躬了躬身。公证人的头做了个轻微的动作，

狡黠地瞧着少女，如同一个商务法警逮住一个债务人一样；他掏出鼻烟壶，打开来，取出一小撮烟末，一点点地吸着，一边斟酌词句，开始他的长篇讲话；他一面说，一面不时停顿一下（这是演说家的方式，下面的破折号并没有完全把这种味儿表达出来）。

“先生，”他说，“敝人是罗甘先生，令媛皮永博小姐的公证人，我等——我的同事和敝人——到府上，——无非是秉公执法，——了结家庭纠纷，——看来——您和令媛皮永博小姐之间——在——她——与吕依吉·波尔塔先生的婚姻问题上——起了纠葛。”

这些话说得文诌诌的，在罗甘先生看来，可能太漂亮了，对方不容易一下子明白，他便打住，一面带着经纪人所特有的表情，那种介乎谦卑和亲昵之间的态度，瞧着巴托洛梅奥。大凡公证人，都惯于对谈话对象装出关心备至的模样，最后形成一副怪脸，可扮可收，就象他们的白色祭袍①，可穿可脱。这副善意的假面具和他的鬼把戏，一眼就可以看穿，巴托洛梅奥不禁恼怒万分，他不得不调动全部理智，才没有把罗甘先生从窗口扔出去；连他的皱纹也带上了愤怒的表情，公证人瞧在眼里，思忖着：“我的话产生了效果。”

“不过，”他用甜蜜蜜的声音接着说，“男爵先生，此类场合，在下首先无非是着重进行调解。——如蒙俯允，请听鄙人详述。——毋庸置疑，吉讷弗拉·皮永博小姐——今日已

---

① 指教皇或主教行圣礼时穿的白色祭袍。

到——法定年龄，——即令未得父母许可，——只要签订有效婚约①，即可举行婚礼。但，——通常——凡享有一定声望，——属于上流社会，——尚能保持门风之人家，——其家庭内部不和之隐情，设法不令外人知悉，实属必要。——再者，如不愿因诅咒年轻夫妇倒运而累及自身（因必然要累及自身！）——鄙人是说——通常——在此类有名望之家，——则不让此种婚约成立，——因此类婚约无异于——家庭分裂之佐证，——故而最终——只得解除。——先生，如女方欲订有效婚约证书，立意坚决，不容父亲——”他转向男爵夫人，加添说，“母亲存有令其俯首听命之希望。——则其父执意不允亦无济于事——此其一。——其次，父命在法律上亦属无效，故而大凡通达情理者，往往对子女训斥一番，然后任其自由……”

罗甘先生意识到，他可以照这样讲两个小时，却得不到回答，便住了嘴。看到他想劝其回心转意的人那副模样，他不由得感到异常不安。巴托洛梅奥的面容激变：条条紧锁的皱纹赋予他一种不可名状的凶狠神色，他朝公证人瞥了老虎般凶恶的一眼。男爵夫人一言不发，瑟缩在一边。吉讷弗拉镇静而坚决地等待着，她知道，公证人的声音比她的更有力量，看来她决计保持沉默。罗甘住嘴的当儿，这个场面变得异常可怕，以致那些陌生的证人都不寒而栗：说不定他们还从未碰到过这样的静默。两个公证人面面相觑，好象在互相询问，他俩

① 指成年子女未征得父母同意签订的婚约。

站起身来，一起走到窗前。

“你以前碰到过这般模样的主顾吗？”罗甘问他的同事。

“连个闷屁也不放，”年轻的那位回答，“换了我，干脆就宣读证书。我看这老家伙不好说话，他怒气冲冲，你想同他商量，什么结果也得不到……”

罗甘先生于是拿出一张有印花的纸，宣读了预先起草的条文，板着脸问巴托洛梅奥有什么要说的。

“难道在法国，法律要取消父亲的权力吗？”科西嘉人问。

“先生……”罗甘用甜蜜的声音说。

“要从父亲身边夺走他的女儿吗？”

“先生……”

“要剥夺一个老人最后的安慰吗？”

“先生，您的女儿属于您，只是……”

“要把他杀害吗？”

“先生，能让我说完吗？”

没有什么比一个公证人在情绪冲动的场合，对他所干预惯了的事情保持镇定自若、谆谆说理的态度更有威力的了。皮永博觉得他看到的一张张脸仿佛是从地狱逃出来的。当他的小个儿对手用平静而近乎美妙的声音讲出这要命的“能让我说完吗”时，他憋在心里的不动声色的狂怒达到了极点。壁炉上的一颗钉子挂着一柄狭长的匕首，他向它扑过去，再冲向他女儿。那个年轻一点的公证人和一个证人赶了过来，拦在他与吉讷弗拉中间；巴托洛梅奥猛然掀倒那两个调解人，脸涨得火一样红，闪闪发光的双眼比匕首的寒光还要吓人。吉讷弗

拉面对着父亲，带着胜利的神色盯着他，缓步向他走去，双膝跪下。

“不！不！我下不了手。”他一面说着，一面用力把匕首掷出去，一直插入护壁板内。

“那么给我开恩吧！给我开恩吧！”她说，“您不忍制我死命，又拒绝给我生命。噢，爸爸，我从未这样爱过您，把吕依吉给我吧！我跪着恳求您同意：女儿可以在父亲面前低声下气；给我吕依吉，否则我宁愿一死。”

狂怒窒息着她，使她说不下去，她发不出声音来；她痉挛地挣扎着，说明她处于生死关头。巴托洛梅奥将女儿一把推开。

“你逃走吧，”他说，“吕依吉·波尔塔的女人不能作皮永博家的人。我没有女儿了！我没有力气来诅咒你；但我要抛弃你，你没有父亲了。”他按紧心窝，用深沉的声音喊道：“我的吉讷弗拉·皮永博就埋葬在这儿。”停了一会儿，又说：“你走吧，不幸的人；走吧，别再在我面前出现。”说完，他用胳臂挽着吉讷弗拉，默默无言地把她送出住宅。

“吕依吉，”吉讷弗拉一边走进军官那套简陋的房间，一边嚷着说，“我的吕依吉，我们除了爱情就一无所有了。”

“我们比人间的一切国王都要富有。”他回答。

“我的父母把我抛弃了。”她愁容满面地说。

“那我替他们爱你。”

“我们会幸福吗？”她在快乐之中带着恐惧。

“会永远幸福的。”他一面回答，一面把她搂在心窝上。

吉讷弗拉离家的第二天，她去恳求赛尔万太太给她一个落脚的地方，保护她一直到同吕依吉·波尔塔结婚的法定日期。社会总是给那些不遵从习俗的人带来忧伤烦恼，从这时开始，她初次尝到了这个滋味。赛尔万太太对吉讷弗拉的风流韵事给予她丈夫的损害非常恼火，冷冰冰地接待了这个离家出走的女子，彬彬有礼地对她说，不要指望她的支持。年轻的科西嘉少女生性高傲，便不再坚持，她和这种自私自利还没有打惯交道，感到非常惊愕，于是到离吕依吉住地最近的一家带家具出租的旅馆住下了。波尔塔家的儿子每天都来，整日在他未婚妻的脚下度过；这个被赶出家门的少女，父亲的斥责使她脑门上愁云密布；然而他的爱情是年轻人的爱情，他的话语又纯真无邪，这才驱散了她的愁云。他给她描绘的未来是这样美好，她终于露出笑容，但没有忘却双亲的严厉。

一天早上，旅馆的女仆给吉讷弗拉提来几只箱子，里面有布匹、衣服，年轻主妇持家的用品一应俱全；从这次馈赠中，她看出一个母亲有先见之明的好心，在一件件翻看这些礼物的时候，她找到一只钱袋，男爵夫人在里面放上了属于她女儿的一笔钱，还加上她自己的私蓄。钱里夹着一封信，母亲在信上给女儿出谋划策，说是放弃这倒霉的结婚计划，现在还为时未晚。信上说，为了使吉讷弗拉得到这微薄的接济，天知道要多么小心谨慎；她恳求吉讷弗拉，如果她以后撒手不管，千万不要误以为她心肠太硬，她只怕是爱莫能助了。她祝福吉讷弗拉，如果她坚持要结婚，她祝愿她在这招灾惹祸的婚姻中得到幸福，并叫她放心，她心里只有她这个宝贝女儿。就在这儿，

眼泪使信上的几个字都漫漶了。

“噢，妈妈！”吉讷弗拉感动得喊出声来。她真想投到母亲膝下，端详着她，呼吸到家里令人身心舒畅的空气。吕依吉进来的当儿，她已经要冲出去了；她瞧着他，血亲间的柔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眼泪也干了，她感到无力抛却这个身世不幸、情意绵绵的小伙子。她是这个高尚的人的唯一希望，她爱着他，却又要抛弃他，……这种行为不啻是一种背叛，年轻的心灵是断然作不出的。吉讷弗拉心胸博大，她把自己的痛苦埋入了心灵深处。

结婚的一天终于到了。吉讷弗拉四顾无人。吕依吉乘她穿戴的工夫，找签署结婚证书的证婚人去了。这些证婚人都是正直的人。有一个是以前的轻骑兵中士，在军队里曾受过吕依吉的恩惠，那在正派人心中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他以出租马车为业，拥有几辆车。另一个是泥瓦业承包商，新婚夫妇要搬过去的那间新居，房东就是他。他们两个都有一个朋友陪着，然后四个人同吕依吉一道回来接新娘。这几位证婚人看不惯社会上那一套虚文浮礼，也不曾把给吕依吉帮忙看成非同小可的事情，他们穿着干净，并不奢华，从他们身上丝毫看不到婚礼行列那种欢乐的气氛。

吉讷弗拉为了同自己的财产相称，也打扮得非常俭朴；但她天生丽质，加之气派这样高贵，举止这样庄重，几位证婚人一看到她，什么话都咽下去了，只觉应该恭维她才是；他们恭恭敬敬地向她致意，她也欠身作答；他们一声不响地瞧着她，惟有赞美而已。这种矜持在他们中间投下冰冷的气氛。只有

在相互平等的人们当中才会爆发出欢乐。这也是凑巧：这对未婚夫妇的周围，一切都是这样阴郁、沉重，丝毫反映不出他俩的幸福。

教堂和区政府离旅馆不远。两个科西嘉人，后面跟着法律规定的四个证婚人，为着简单从事，摆脱社会生活中这一场面的繁文缛节，他们便安步当车。

在区政府的院子里，他们看到一溜车马，说明陪送的人很多。他们登上台阶，来到一个大厅，在那里有两对新婚夫妇，他们的幸福都指定在这一天，正不耐烦地等待着区长的到来。

吉讷弗拉挨着吕依吉坐在一条长凳的边上，几个证婚人伫立着，没有坐的地方。

两个新娘，穿戴得花团锦簇，一身白纱婚服，系满丝带，缀满花边、珠宝，戴着桔花编成的花环，亮晶晶的蓓蕾在面纱下颤动着；她们周围簇拥着欢天喜地的亲人，两人的母亲也在作陪，两个新娘既心满意足又惴惴不安地望着她们；人人的眼里都映照出新嫁娘的幸福，每张脸都仿佛在向她俩表示祝愿。父亲们，证人们，兄弟们，姐妹们，来来往往，有如一群蜜蜂在落日的余辉中飞舞。每个人都似乎懂得这一短暂时刻的价值：在人的一生中，心灵有一刻要处在往昔的夙愿和未来的许诺这两种希望之间。

看到这种场面，吉讷弗拉感到心房在膨胀，她挟紧吕依吉的臂膀，他对她望了一眼。泪水在年轻的科西嘉人的眼里滚动着，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懂得吉讷弗拉为他所牺牲的一切。这宝贵的眼泪使少女忘却了她是个弃儿。爱情在两个

情侣之间倾泻着光辉的宝藏，他们在这喧闹的场合只看到自己：他俩独处在这人群中，正如在生活中那样。他们的证婚人对仪式不感兴趣，安然地谈论着生意。

"荞麦价格十分昂贵。"那位中士对泥瓦业承包商说。

"按比例，它还不象石灰那样贵。"承包商回答。

他们绕着大厅走了一圈。

"这儿真耗时间！"泥瓦业承包商一面嚷着，一面把一只银质大怀表放进衣袋。

吕依吉和吉讷弗拉彼此紧靠着，仿佛要变成一个人似的。他俩被同样的感情联结在一起，一样的气色，一样的抑郁和沉默，面前是两场叽叽喳喳的婚礼，闹闹嚷嚷的四家人，钻石和鲜花令人眼花缭乱，他们的快乐不过转瞬即逝；但对处在这一场面中的他俩，一个诗人是会赞赏不已的。这些喧嚣的、光怪陆离的人群流露在外的一切快乐，吕依吉和吉讷弗拉都埋藏在心底里。一边是欢乐的大吵大嚷；另一边是愉悦的灵魂细腻的沉默；一是地，一是天。但颤抖着的吉讷弗拉还不能完全摆脱妇女的弱点。她象意大利女子那样迷信，试图从眼前这一对比中看到一个预兆，内心深处保持着一种恐惧感，如同她的爱情一样不可克服。

突然，一个穿制服的办事员推开双扇门，大家静了下来，他的声音象吠声一样回响着，叫着吕依吉·达·波尔塔先生和吉讷弗拉·迪·皮永博小姐的名字。这对未婚夫妇一时有点茫然失措。皮永博这个名字的声望引起了注意，在场的人本想看到豪华的婚礼场面。吉讷弗拉站了起来，因倨傲而睨

视着的双眼使全场的人都肃然起敬，她让吕依吉挽着胳臂，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去，后面跟随着证婚人。一阵惊讶的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响，大家都交头接耳，这使吉讷弗拉意识到，人们在询问她双亲缺席的原因：父亲的诅咒看来仍在她身后紧追不舍。

"等一下亲人，"区长对那个马上要宣读结婚证书的职员说。

"父母表示反对。"秘书淡漠无情地回答。

"双方都这样？"区长又问。

"新郎是孤儿。"

"证婚人在哪儿？"

"在这儿。"秘书回答，一面指着那四个伫立不动，一言不发，抱着手臂，宛如雕像一般的证婚人。

"有没有抗议书？"区长问。

"有效证书手续都办妥了。"那职员回答，一面站起身把结婚证书所附的文件递给官员。

按照程序进行的这一问一答有点毫不容情，寥寥数语就包含着整篇故事。波尔塔家和皮永博家的世仇，惊心动魄的激情，都一一写在身分证的一页上，好比墓石上的几行字，有时甚至是一个词：罗伯斯比尔或者拿破仑，就刻写了一个民族的编年史。

吉讷弗拉颤抖着。她就象那只飞越重洋、只有挪亚方舟供它歇脚的鸽子，只能把目光停歇在吕依吉的眼里，因为她周围的一切都忧郁而冰冷。区长的神情透着不赞同和严厉，他

的办事员带着恶意的好奇望着这对夫妇，连一点儿喜庆的气氛都没有。正如人类生活一样，万事万物去掉了附属部分，从思维上来说虽然非常博大，但本身却很简单。这对夫妇回答了几句询问，区长喃喃地说了几句，他俩在登记簿上签了名，于是吕依吉和吉讷弗拉便算结合了。两个年轻的科西嘉人的结合，有着天才手笔写在《罗密欧与朱丽叶》① 中的诗情画意；他俩穿过两道人墙，这群快乐的亲戚没有一个是他俩的亲人，这宗看来凄凄惨惨的婚事让这些人等得几乎不耐烦了。少女走到区政府的院子，站在天穹之下，从她胸臆中发出一声叹息。

“噢！终生的体贴照料、坚贞不渝的爱情，够不够报答我的吉讷弗拉的勇气和温存？”吕依吉对她说。

听到这句含着幸福的泪花说出的话，新娘忘却了内心的辛酸；她本来因为当众索取家庭拒绝同意的幸福而痛苦万分。

“别人干嘛硬要夹在我们中间？”她稚气地说，逗得吕依吉乐了。

快乐使这对新婚夫妇变得身轻如燕。她俩看不见天，看不见地，也看不见房屋，好象长上了翅膀那样，一直飞往教堂。他俩来到一个幽暗的小礼拜堂，在一个朴素的祭坛前，一个年老的教士为他们的结合举行了仪式。象在区政府里一样，他们被举行那两场婚礼的人们包围着，缤纷的色彩折磨着他们。教堂里挤满了亲戚朋友，萦回着马车、教堂执事、守门人和教

① 《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

士的嘈杂声。一个个祭坛都闪耀着教门里的奢华，装饰圣母雕像的桔花花环看来是新编的。到处是鲜花、香气，闪烁的蜡烛，绣金线的丝绒靠垫。上帝好象也参与了这一天的欢乐。那闪闪发光的柔软的白缎披带，对有些人来说是轻盈的，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却象铅块般沉重；教士正要把这个永恒结合的象征物举到吕依吉和吉讷弗拉的头上时，却找不到完成这个快乐的祝愿的两个小男孩，只得让两个证婚人来代替。教士匆匆地教导新婚夫妇如何对待生活中的坎坷与责任，说有朝一日他们也要拿这些话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对吉讷弗拉双亲的缺席作了旁敲侧击的责备；随后，他在上帝面前结合了他俩，正如区长在法律面前结合他俩一样，他做完弥撒就走了。

“愿上帝降福于他们！”韦尼奥在教堂的门廊下对泥瓦业承包商说。“从来还没有过这样天造地设的一对。这个姑娘的父母难道有毛病不成。我还没有见过比路易上校更勇敢的战士！要是人人的行动都象他一样，那么皇帝一定还会在位。”

老兵的祝福，这一天他们得到的仅有的一次祝福，象药膏一样敷在吉讷弗拉的心上。

他们握过手后就分别了，吕依吉真诚地向房东致谢。

“再见，朋友，”吕依吉对中士说，“谢谢你。”

“甘愿为你效劳，上校。灵魂、肉体、马匹和车辆，我的一切都属于你。”

“他多爱你呀！”吉讷弗拉说。

吕依吉径直把新娘带往新居，一会儿他们就来到那套俭朴的房间，门一关上，吕依吉就把妻子抱在怀里，嚷着说：

“噢！我的吉讷弗拉！现在你属于我了，这儿才是我们真正过节的地方。”他接着又说：“这儿，一切都对我们微笑。”

他俩一起在新居的三个房间里转了一圈。进门那间用作客厅和饭厅。右首那间是卧室，左首是一间大工作室，吕依吉给他的爱妻安排好了，里面放着她的画架、颜料盒、石膏像、模型、木头躯体模具、画幅、画夹，总而言之，艺术家的全部家什。

“以后我就在这儿工作啦。”她稚气地说。她对着糊壁纸和家具看了又看，不时回身感谢吕依吉，因为这小小的隐居所居然还有点豪华的东西：一只书柜放着吉讷弗拉喜爱的书籍，尽里头放着一架钢琴。她坐在一张沙发榻上，把吕依吉拉到身边，捏紧他的手，声气柔和地说：

“你的趣味很高雅。”

“你的话让我高兴死了。”他说。

“让我们样样都看一看。”吉讷弗拉提议，吕依吉布置这套房间时一直不让她知道秘密。

他俩于是走向新房，新房象处女一样洁白鲜艳。

“噢！走呀。”吕依吉笑着说。

“我想样样都看一看。”

当然，一切都听吉讷弗拉的。她察看了家具，象古董商察看一枚纪念章那样津津有味、细致无遗，她抚摸着丝织品，怀着新嫁娘摊开新郎给她的珍珠宝贝时那种率真的满足心情，全部浏览了一遍。

“我们一开始就得破产。”她半是快乐、半是忧愁地说。

“不错！欠我的那笔军饷都用在这上面了，”吕依吉回答，“我把它转让① 给了一个叫羊腿子的好人。”

“干吗要这样？”她接口说，责备的口气中隐含着暗暗的满意，“你以为我住在草棚子里就不那么幸福了吗？”她又说：“不过，这一切都很漂亮美观，而且是属于我们的。”

吕依吉满怀激情地端详着她，看得她垂下了眼睛，对他说：

“去看看其余的吧。”

这三个房间的上头就是顶层，有一间吕依吉专用的工作室，一间厨房和一间佣人房间。吉讷弗拉对她的小天地心满意足，虽然邻屋那堵宽阔的墙限制了她的视线，而且透进亮光的天井也很阴暗。两个恋人心里充满了欢乐，希望使未来变得那么美妙，他俩在这秘密的栖身之地，一味只愿看到迷人的图画。他俩蛰居在这幢大房子里，隐没在无垠的巴黎之中，正如蚌壳里的两颗珍珠沉没在深海之中一样：这儿对别人也许是一座监狱，而对他俩却是天堂。他俩结合的最初几天是属于爱情的。他们一时很难骤然投身于工作，还不能抵御激情的魅力。吕依吉在他妻子脚边一蹲就是好几个小时，欣赏着她的发色、前额的造型、眼睛的柔媚，那拱形的眼白纯净洁白，眼珠慢悠悠地在眼白上滑动，表达出爱情如愿以偿的幸福。吉讷弗拉抚摸着吕依吉的长发，用她的话来说，对这个小伙子的

① 这笔拖欠的军饷不是以现金，而是以可以贴现的期票的形式偿付的，故而可以出让给他人。——原编者注。

bellà folgorante① 和面部线条的细巧百看不厌；她一直被他举止的雍容大度所吸引，同样她自己举止的妩媚也始终吸引着他。他们如同孩子，任什么也能玩耍一通，任什么都会把他们引回到爱情上来，只是在沉浸于虚无缥缈的幻想时他们才停止嬉戏。吉讷弗拉唱起一支曲子，能使他俩回味爱情的各种美妙的感受。随后，他们合着步子，正如他们的灵魂结合在一起一样，跑遍了原野，在花朵里，在苍穹上，在夕阳的浓烈色彩中，处处都重新发现了他们的爱情；甚至从变幻莫测、在空中搏击的云彩之上，他们都读到这爱情。每一天都与前一天毫不雷同，他们的爱情惟其真切，才与日俱增。没有几天，他们就相互经受了考验，本能地看出，他们的心灵属于那种蕴藏无限丰富，仿佛永远能提供新的享受的心灵。无休无止的交谈，说不完的话，长时间的静默，东方式的休憩，奔放的激情，这就是纯真的爱。吕依吉和吉讷弗拉懂得了爱情包含的一切。爱情难道不就象大海一样吗？凡夫俗子浮皮潦草或者匆匆一瞥，就妄称它单调，而某些得天独厚的人却一生都在赞赏它，不断发现时时变幻的现象，感到心旷神怡。

但有一天，年轻夫妇预感到要走出这人间乐园了，要活下去就必须工作。吉讷弗拉有临摹古画的专长，于是她就开始摹画，并在旧货商当中找到一批主顾。吕依吉也很努力找事做；但一个青年军官，他的一切才干只限于精通战略，在巴黎却很难找到工作。有一天，由于一无成效而心灰意懒，眼见生

① 意大利文：出众的俊美。

活的重担全都落在吉讷弗拉肩上，他心中十分痛苦。终于，他想到可以利用自己的书法，他的字写得很漂亮。他学习妻子的榜样，百折不挠地到巴黎的诉讼代理人、公证人和律师那里找活儿。他坦率的态度、困难的处境，引起了人们深切的关心，因而他找到不少誊写的事，以致不得不找一些年轻人协助。不知不觉地，他大批承办起了誊写业务。他的誊写室的收入，和吉讷弗拉作画所得，终于使这对年轻夫妇生活不愁了，惟其是自己劳动得来的，所以颇感自豪。对他们来说，这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

光阴在忙于工作和爱情的欢乐之中飞逝而去。傍晚，辛勤工作过后，他俩幸福地重聚在吉讷弗拉的小房间里。音乐使他们消除疲劳，得到安慰。愁容从未爬上少妇的面庞，使之黯然失色，她从来不叫一声苦。对着吕依吉，她嘴角总是露出微笑，双眼炯炯放光。两人都珍惜占据他们心头的一个思想，这思想使他们在艰苦繁忙的工作中找到乐趣：吉讷弗拉想着自己是为吕依吉工作，而吕依吉则想着他是为吉讷弗拉工作。

有时，丈夫不在身边的时候，少妇想到，如果这爱情生活是在她父母跟前度过的话，那她的幸福就尽善尽美了，于是她坠入深切的惆怅之中，感受到悔恨的压力；阴惨惨的画面象皮影一样在她想象中掠过：她看到她的老父孑然一身，或者看到她母亲在夜晚哭泣，背着铁面无情的皮永博掉泪；这两个白发苍苍、抑郁寡欢的头像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觉得她只能在回想的奇异光辉下看到他们了。这种想法象预感一样纠缠着她。她送给丈夫一幅他一再想要的自画像，以此纪念结婚一

周年。年轻的女艺术家还从没有创作过这样出色的画。惟妙惟肖且不说，她那光彩照人的美貌，感情的纯真，爱情的幸福，都象魔术般地再现出来。一幅杰作问世了。

他们又舒适地过了一年。他们的生活可以用这几个字来叙述：他们是幸福的。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

一八一九年初冬，画商们婉言提出，叫吉讷弗拉画一些别的东西，不要给他们临摹画了，因为随着竞争加剧，他们卖这些临摹画不再有利可图。波尔塔太太发现，以前没有练习画风俗画，为自己赢得一点声誉，是大大失算了，于是她下决心画肖像画；但她要同一批还不如她宽裕的艺术家竞争。不过，吕依吉和吉讷弗拉因为积蓄了一些钱，他们对未来并没有感到绝望。

这年冬末，吕依吉还一个劲儿地干活。他也有竞争者要对付：誊写价大大降低，他用不起人，只得花更多的时间工作，才能挣到同以前一样多的钱。他的妻子画好了几幅画，都不无价值；但画商连买名艺术家的作品都很勉强。吉讷弗拉廉价出售，仍然卖不出去。这对夫妇的景况有点儿不妙了；他们的心灵沉浸在幸福中，爱情的财富使他们享用不尽，而在这无穷无尽的欢乐中，贫困有如骸骨一样矗立着，他们互相隐藏自己的不安。吉讷弗拉看到她的吕依吉吃苦受累，几乎要落下泪来，因而对他百般温存。同样，吕依吉对吉讷弗拉倾吐缠绵悱恻的情意时，却忧心如焚。他们想通过感情的激发来抵消他们的不幸，而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欢乐，他们的嬉戏，都带着一种疯狂的烙印。他们对未来感到恐惧。有一种激情，它

到第二天就要消失，或者被死亡所扼杀，或者被贫困所窒息；还有什么样的感情，它的力量能同这种激情的力量相比呢？他们相互谈到手头拮据时，便感到需要自欺欺人，怀着同样的热情去攫取最微小的希望。

有一夜，吉讷弗拉环顾四周，找不到吕依吉，她全身悚然，一骨碌爬了起来。窄小的天井黑幢幢的墙上映出微弱的亮光，她猜到她的丈夫在连夜工作。吕依吉一俟他妻子睡熟，便上楼到他的工作室。四点敲响了，吉讷弗拉重新躺下，假装睡着，吕依吉困倦不堪地回到房间，吉讷弗拉痛苦地注视着这张俊美的面庞，工作和忧虑已经在上面刻下了几许皱纹。

"为了我他才熬夜抄写的。"她哭泣着说。

一个念头止住了她的眼泪。她想到仿效吕依吉。当天，她到一个富有的版画商那里去，凭着买她画的一个画商埃利•玛古斯的介绍信，她得到了一件上色的活儿。白天她作画和管家务；等到夜晚来临，她就给版画上色。这两个人，一往情深，上床只是为了下床。两人都假装睡着，等一个下了床，另一个出于忠贞不渝也马上离开。有一夜，吕依吉累得发起寒热，他已不堪重压，积劳成疾了。他打开工作室的天窗，想呼吸一下清晨洁净的空气来缓解痛苦。他往下一瞧，看到吉讷弗拉的灯火投在墙上的亮光，不幸的人一切都明白了。他下了楼，轻手轻脚地走着，猝不及防地闯进妻子的画室，妻子正在给版画上色。

"噢！吉讷弗拉！"他喊道。

她在椅子上痉挛地一跳，满脸通红。

“你累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我能睡得着吗？”她说。

“这样工作的权利只能属于我一个人。”

“当我知道每片面包几乎都要你付出一滴血时，我能优哉游哉吗？”少妇回答，不禁热泪盈眶，“如果我不和你共同努力，我宁可死去。我们之间，不管是欢乐还是苦难，难道不应该一切都共享吗？”

“她发冷呢，”吕依吉绝望地嚷了起来，“把披肩盖严你的胸脯，我的吉讷弗拉，夜里又潮又凉。”

他俩走到窗前，少妇把头靠在她心上人的胸脯上，他挽着她的腰，两人都沉浸在缄默之中，凝视着天空，晨曦慢慢照亮了天穹。灰色的云彩疾速地相继掠过，东方越来越明亮了。

“你看见吗，”吉讷弗拉说，“这是一个预兆：我们会幸福的。”

“是的，在天国，”吕依吉苦笑着回答。“噢，吉讷弗拉！你本应得到天底下的一切财富……”

“我有你的心就够了。”她用欢乐的声调说。

“啊！我死而无怨了。”他接过来说，把她搂得紧紧的。他吻遍这张秀丽的脸，它已开始失去青春的鲜艳，但表情依然这样温柔，这样甜蜜，他瞧着它总感到安慰。

“多么宁静呀！”吉讷弗拉说，“我的朋友，我觉得熬夜有很大乐趣。黑夜的庄严真有感染力，它让人肃然起敬，它引人坠入遐想；一切都沉睡着，而我在熬夜，这个想法里面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力量。”

“啊！我的吉讷弗拉！并不是从今天开始，我才感到你的

心灵是多么细腻高贵！你看天亮了，你快去睡吧。”

“好的，”她回答，“但是我不能独个儿去睡。那一夜，当我发觉我的吕依吉撇开我去熬夜时，我是多么痛苦呀！”

这两个年轻人同不幸作斗争的勇气，在一段时期之内颇见成效；可是，那几乎总是使夫妻达到极乐境界的事儿，对他们却是不祥之兆：吉讷弗拉有了一个儿子，用民间的话来说，他象白昼一样美。母爱的感情使少妇力量倍增。吕依吉为贴补吉讷弗拉产褥期的费用而借了债。所以，开初她没有感到景况的拮据，夫妻俩都沉浸在抚养孩子的幸福之中。这是他们最后的幸福。正如两个游泳者合力破浪向前那样，两个科西嘉人最初勇敢地搏斗着；但往后他们不时陷入麻木之中，宛如死亡之前的沉睡。不久，他们不得不变卖首饰。穷困倏然显现，它并不丑陋难看，而是穿着朴素，几乎并不使人感到难以忍受；它的嗓门一点儿不吓人，它身后并没有拖带着绝望，也没有拖带着幽灵和破衣烂衫；不过它叫人再也别想那宽裕的日子和往昔的生活习惯；它一步步销蚀了人的傲气。然后，随之而来的是狰狞可怖的赤贫，对衣衫褴褛毫不在乎，把人类的一切感情都踩在脚下。小巴托洛梅奥出生后七到八个月，从给这个瘦弱的孩子喂奶的母亲身上，已很难认出她就是四壁空空的卧房唯一的装饰品，那张出色的肖像的原型了。严冬也不生火，吉讷弗拉发觉自己的面庞秀美的轮廓慢慢地毁坏了，双颊变得象陶瓷一样苍白，眼睛也泛白，似乎生命的源泉在她身上正在枯竭。看到自己的孩子瘦削下去，面孔苍白无色，这么小就遭罪吃苦，她心如刀绞，而吕依吉则再也没有

勇气对他的儿子露出笑容。

“我跑遍了巴黎，”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怎么敢向毫不相干的人乞怜呢？我在埃及时的老伙伴，那个饲养牲畜的韦尼奥在一桩密谋案中受到牵连，被关进监狱，而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供给了我。至于我们的房东，一年来根本没有问我们要过房租。”

“不过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吉讷弗拉温柔地回答，装出平静的神色。

“每一天来临都多带来一层困难。”吕依吉惶惶然地说。

吕依吉拿走吉讷弗拉所有的画，还有那幅肖像，几件家里还用不着的家具，以贱价出卖了，所得的钱使一家人苟延残喘了一些日子。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吉讷弗拉表现出她性格的崇高和吃苦耐劳的幅度，她泰然自若地忍受着痛苦的磨难；她坚强有力的心灵支持着自己抗灾御难，她的手虽然有气无力，却仍然在奄奄一息的儿子身旁工作着，她以奇迹般的活力料理家务，一切都应付过来了。吕依吉看到她把他们蛰居的唯一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嘴角现出惊异的笑容，她瞧见时心里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

“我的朋友，我给你留着这块面包。”一天晚上，吕依吉筋疲力尽地回来，她对他说。

“那你自己呢？”

“我，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亲爱的吕依吉，我什么也不需要。”

促使他接受她留下不吃的食物的，与其说是她的话，还

不如说是她脸上的柔情蜜意。吕依吉搂着她，给她绝望的一吻，就象一七九三年那些一起登上断头台的人，临刑前的友好的抱吻一样。在这崇高的时刻，两人肝胆相照。不幸的吕依吉骤然明白了，他的妻子在忍饥挨饿，由此他也分担着吞噬她的寒热，他浑身颤抖，推说有件紧急的事出去了，因为他宁愿吞下最烈性的毒药，也不愿嚼下使他免于一死的家里最后一块面包。他踯躅在巴黎光彩夺目的车马中，在这辱没人的、处处辉耀的奢华中；他飞快地走过兑换商的店铺，金子在那里闪闪发光；临了，他决意出卖自己，作为替身去服兵役，希望以这一牺牲拯救吉讷弗拉，况且，他不在时，她可能会得到宽恕，回到巴托洛梅奥身边。他于是找到一个做这种寻替身生意的人，认出他是前帝国禁卫军军官，感到颇为幸运。

“我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他用缓慢而衰弱的声调说，“我的妻子饿得奄奄一息，对我却不发一声怨言，我想，她咽气时也会面带笑容的。”他苦笑着又添上一句：“朋友，你行行好，先把我买下来吧，我很强壮，我已经过了应征的年龄，我……”

那个军官按吕依吉服兵役所能得到的款子，先预支了一部分给他。不幸的人抓到一把金币时，脸上堆起一个痉挛的笑容，他拚命朝自己家里奔去，气喘吁吁，不时喊叫着：“噢，我的吉讷弗拉！吉讷弗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夜幕已开始降临。他悄悄地走进门来，生怕使他妻子过于激动，他离家时她已经衰弱无力了。落日的余辉从天窗射进来，落在吉讷弗拉的面庞上，她怀里抱着孩子，坐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

“你醒醒，我的心肝。”他说着，没有发觉他孩子的姿势，孩子这时透着异乎寻常的光辉。

听到这唤声，可怜的母亲睁开眼睛，遇上吕依吉的目光，露出了笑容；但吕依吉发出了惊惶的叫声：当他用粗犷有力的手势把金币指给他妻子看时，他才发现她几乎疯了。

吉讷弗拉开始机械地笑着，突然用恐怖的声音嚷起来：“路易！孩子已经冰凉了。”她瞧着她的儿子，晕了过去，原来小巴托洛梅奥已经死了。吕依吉把妻子抱在怀里，却不能使她把孩子放下，她用不可思议的力气紧紧地抱着；他将她放倒在床上，然后出去求援。

“噢，上帝！”在楼梯上他遇到房东，对房东说，“我有钱，而我的孩子饿死了，他妈妈也奄奄一息，给我们帮帮忙吧！”

他象一个绝望的人回到妻子身边，让那个正直的泥瓦业承包商和几个邻居去打点照料，尽其所能来解救这一至今不为人知的贫困，那两个科西嘉人出于自尊，一直小心翼翼地把它掩盖起来。吕依吉把他的金币都扔到地板上，跪在他妻子躺着的床头边。

“爸爸！照顾照顾我的儿子吧，他用的是您的名字。”吉讷弗拉在狂乱中叫喊说。

“噢，我的天使！你平静一点，”吕依吉抱着她说，“好日子就在我们前头呢。”

这话语和这温存使她稍稍平静了些。

“噢，我的路易！”她接着说，一面用特别专注的神情望着他，“你好好听我说。我觉得我要死了。我死是在情理之中，

我太痛苦了，再说，象我这样得到无上的幸福，也本该付出代价。是的，我的吕依吉，你可以安心。我曾经这样幸福，要是叫我从头开始生活，我还会接受我们这一命运。我是一个坏母亲：我依恋你，胜过依恋我的孩子。"她又用深沉的声音添上说："我的孩子。"两行眼泪从她快失去活力的眼里夺眶而出，她霍地抱紧了尸体，她再也不能使它温暖过来。她接着又说："把我的长发交给我父亲，作为他的吉讷弗拉的纪念。你告诉他，我从没有归罪于他……"她的头倒在她丈夫的臂膀上。

"不，你不能死，"吕依吉嚷着，"医生马上就来。我们有面包。你父亲就会宽恕你。我们已经时来运转了。留下来同我们在一起吧，美丽的天使！"

然而这颗忠贞不贰的、充满爱情的心变冷了，吉讷弗拉本能地把眼睛转向她热爱的心上人，虽然她对什么都已毫无感觉：模糊的影像出现在她脑际，这时她的脑子已接近于失去人世的一切记忆了，她知道吕依吉就在那里，因为她一直在越来越有力地攥紧他冰凉的手，仿佛她以为自己要掉下悬崖，极力想驻留在上面。

"我的朋友，"末了她说，"你身上冰凉，我来让你暖和暖和。"

她想把丈夫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但这时她咽了气。两个医生，一个教士，还有几个邻居跨进门来，带来了一切必需的用品，想要救助这对夫妇，抚慰他们的痛苦。来人最初闹哄哄的；而进屋之后，房间里却笼罩着一片可怕的沉寂。

正当这一幕发生的时候，巴托洛梅奥和他妻子坐在古老

的靠椅里，每人分占大壁炉的一角，熊熊的炉火刚够把这府邸的大客厅烧热。挂钟指着子夜。很久以来，老夫妇就夜不能寐了。此时此刻，他们默默无言，象两个返老还童的老人，眼睁睁瞧着，却什么也看不见。客厅里空荡荡，但对他们说来却充满了回忆，一盏就要熄灭的灯微弱地照射着，要是没有炉里闪烁不定的火焰，他俩就处在一片漆黑之中了。他们的一个朋友刚刚离去，他拜访时坐的那张椅子就放在两个科西嘉人中间。皮永博朝这张椅子瞥了不止一眼，这几眼意味深长，象是连绵不断的悔恨，原来这张空椅子就是吉讷弗拉的椅子。艾丽莎·皮永博窥测着她丈夫苍白的脸上掠过的表情。虽然她已习惯于从他面部线条的剧烈变化中猜出这个科西嘉人的感情，但是，这时他的脸一会儿咄咄逼人，一会儿又忧郁惆怅，她怎么也猜不透这难以捉摸的心灵。

巴托洛梅奥是不是堕入了这张椅子唤起的强有力的回忆里呢？他是否看到这张椅子自从女儿走后，第一次被一个外人坐了，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呢？他宽恕的时刻，这一直白白等到如今的时刻，是不是已经敲响了呢？

这些想法一个接一个地激动着艾丽莎·皮永博的心。有一阵她丈夫的容貌变得这样可怕，她想到自己竟敢耍一个普通的花招，好找机会谈起吉讷弗拉，便簌簌地颤抖起来。这时，北风劲吹，把雪片刮落在百叶窗上，两个老人都听见了沙沙的响声。吉讷弗拉的母亲埋下头，不让丈夫看到她的眼泪。老人的胸膛忽地发出一声叹息，他的妻子注视着他，他显得衰颓不堪；三年来她第二次壮着胆子对他谈起女儿。

“吉讷弗拉大概会挨冻，”她轻声嚷道。皮永博打了个寒噤。她继续说：“她说不定会挨饿。”科西嘉老人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她有一个孩子，却没法抚养，她的奶水干枯了。”母亲用绝望的声调冲动地又说。

“让她回来吧！让她回来吧！”皮永博喊着，“噢，我亲爱的孩子！你战胜了我。”

母亲站起身来，好象要去找她的女儿。正在这时，门砰然打开了，一个面无人色的人，陡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她死了！我们两家都在互相毁灭，瞧，这就是她留下的一切。”他一面说，一面把吉讷弗拉黑油油的长发撂在桌上。

两个老人浑身颤抖，仿佛受到雷电的轰击，一霎时，吕依吉已不在眼前。

“用不着我们朝他开枪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巴托洛梅奥望着地下，慢吞吞地嚷道。

一八三〇年一月于巴黎。

郑克鲁 译

题　解

两个新嫁娘

《两个新嫁娘》于一八四一年十月完稿，同年十一月至次年一月在《新闻报》上连载，一八四二年由苏弗兰书屋出版单行本。同年编入菲讷书屋出版的《人间喜剧》十六卷本第一卷，属“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

这部书简体小说，描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观和两种相反的结局。作者试图证明，家庭幸福的基础，是夫妇双方祸福与共的感情和对家庭义务的责任感，而不是狂热的爱或激情。路易丝沉溺于浪漫主义的爱情理想，结果给自己的两次婚姻都带来悲惨的结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勒内理智地对待现实，结果生活得幸福美满。

虽然这是一部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小说，但环绕着这两个年轻女子的经历，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贵族阶级的处境和家庭内部的复杂关系：在复辟时代，贵族为了恢复在大革命中失去的财产，维持阀阅世家的显赫地位，往往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剥夺她们的继承权，让她们在修道院度过一生。

入世之初

《入世之初》于一八四二年二月脱稿，同年七月二十六至九月四日在《宪政报》上连载，题为《招摇撞骗的危险》。一八四四年六月由杜蒙书屋出版单行本，分上、下两册(下册附有中篇小说《假情妇》)，篇名改为《入世之初》。一八四五年编入《人间喜剧》十六卷本第四卷，属“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

本篇由作者的妹妹洛尔提供素材，主旨在表现年轻人的成长及其心理特点，因而作者曾经考虑用《青年们》作为标题。小说以温和的态度批评了年轻人爱慕虚荣、贪图享受，喜欢吹牛说大话等弱点，也描写了他们通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如何从所犯错误中接受教训，逐步变得成熟、老练起来。作为风俗史家的巴尔扎克，善于结合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地位来分析和刻画他们的性格。特别是首尾呼应的两次公共马车旅行，巧妙地勾画出了从王政复辟到七月王朝时期社会各阶层人物的面貌和他们的变化发展，并充分显示了作家在对话中塑造形象的才能。

阿尔贝·萨瓦吕斯

《阿尔贝·萨瓦吕斯》于一八四二年五月脱稿，五月二十九至六月十一日在《世纪报》上连载。同年编入《人间喜剧》十六卷本第一卷，属“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

这篇小说以地位悬殊的不幸恋爱为题材，描写了一个才能出众，却没有财产和爵位的青年律师阿尔贝的悲剧故事。他

为了配得上他所爱的公爵夫人，呕心沥血，追名逐利，惨淡经营达十余年。就在他即将成功之际，一个偷偷爱上他的贵族少女罗萨莉施展种种卑鄙手段，拆散了这一对情人，断送了阿尔贝的一生。作者在小说中揭露了路易-菲力浦时代外省名利场中的种种肮脏交易，同时也指责了虚伪狭隘的宗教教育及上层社会妇女的自私、骄横和残酷无情。

家族复仇

《家族复仇》写于一八三〇年一月。其中部分章节曾分别在一八三〇年四月一日的《侧影》周刊和同年五月九日的《选民通讯》上刊载。全文于同年四月编入玛门、德洛奈-瓦莱书屋出版的《私人生活场景》两卷集。一八三五年编入贝歇夫人书屋出版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十二卷本第一卷，一八四二年收入《人间喜剧》第一卷，属"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

这篇动人的故事，描写了一宗违背家长意愿的、既幸福又悲惨的婚姻。男女主人公纯洁而坚贞的爱情，他们与厄运作斗争的勇气，充分表现了他们的高尚品格与情操。然而他们毕竟未能战胜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生活法则，这两个有才能、有勇气却没有财产的年轻人，在失去他们未满周岁的孩子以后，终于双双死于饥饿。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主要着意于描写性格悲剧：正是科西嘉岛族间仇杀的陋习和皮永博男爵极端强悍的科西嘉个性，酿成了他心爱的女儿的不幸。

艾 珉　王文融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人间喜剧　　第二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BaIzac，H.）著多人译
页数=704
SS号=10338855
DX号=000000456176
出版日期=1994年12月第1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